人民文学出版社

骑士蒂朗

（西班牙）马托雷尔　加尔巴　著

上

I551.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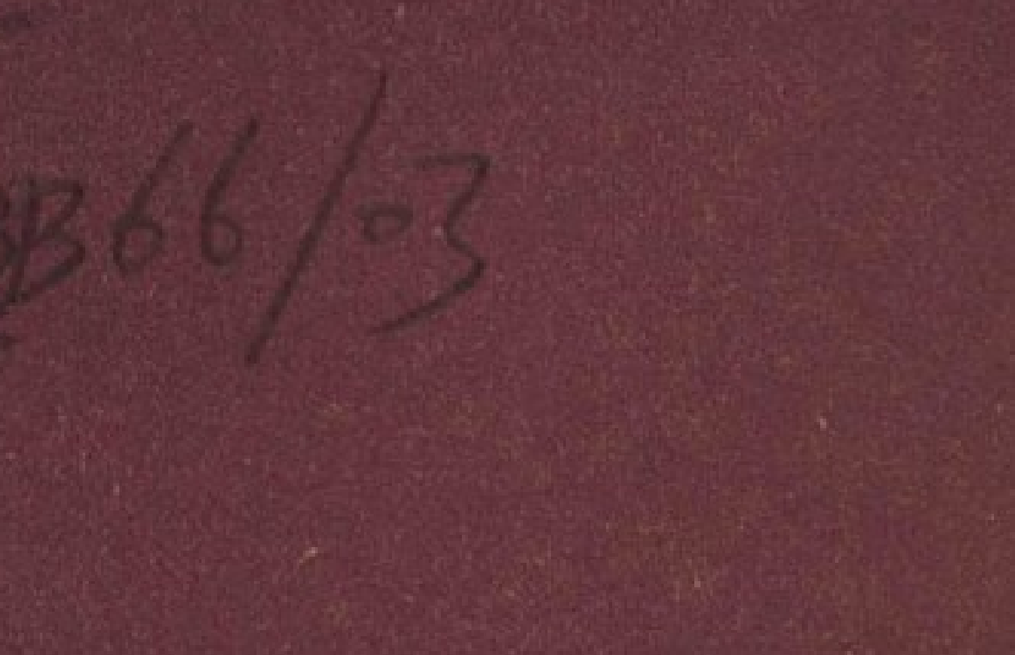
骑士蒂朗

上

〔西班牙〕朱亚诺·马托雷尔 合著
马蒂·朱安·德·加尔巴

王央乐译

RBB66/03



21503430

藏书章

150343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Joanot Martorell

Martí Joan de Galba

TIRANT LO BLANC

根据1988年巴塞罗那 Ediciones 62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三版翻译，并以J.F.Vidal Jové的卡斯蒂利亚文译本参照。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封面设计：秦　龙

骑士蒂朗（共两册）

Qishi Dil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730,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32$\frac{8}{4}$　插页4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02—001643—X/I·1434　定价 18.85 元

译者前言

《骑士蒂朗》，是中世纪时伊比利亚半岛出现的一部著名骑士小说，它的重要性可与同时代的《十日谈》、《巨人传》、《坎特伯雷故事》并列。

该书于一四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瓦伦西亚出版，共计印刷七百一十五部，如今仅保存下来三部：一部收藏在瓦伦西亚的大学图书馆，另一部收藏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第三部收藏在纽约的伊斯帕尼克学会。一四九七年在巴塞罗那印刷了第二版，共计印刷三百部，如今仅保存下来一部，也收藏在伊斯帕尼克学会；另外有一部残本，收藏在巴塞罗那的卡塔罗尼亚图书馆。一五一一年，在瓦利阿多利德出版了无名氏翻译的卡斯蒂利亚文译本；一五三七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丢皮埃尔的法文译本；一五三八年在威尼斯出版了孟弗雷迪的意大利文译本。后来，这三种译本多次重印，这部小说便广泛地流传于欧洲。

《骑士蒂朗》，原文是用卡塔兰文写成，作者在《献辞》中所说的原文是英文，翻译成葡萄牙文，然后翻译成卡塔兰文等等，也许是当时文人惯用的托辞，也许是由于该书开头的第一部分利用的素材是英国传说《沃里克的盖伊》的缘故。它的作者有两位。第一位作者朱亚诺·马托雷尔于一四六〇年开始写作，一四六八年因病去世。遗稿落到第二位作者马蒂·朱安·德·加尔巴之手；他也许是在一四七四年开始修改前稿，然后进行续写，到了一四八九年全部脱稿，交到印刷工人斯宾德莱尔的作

坊，却未及见到全书出版，就于一四九〇年四月去世。

朱亚诺·马托雷尔约于一四一三或一四一四年诞生在瓦伦西亚南边临近地中海的小城市冈底亚。他的家庭是一个小贵族；祖父纪列姆担任过王家财务顾问官，父亲佛朗切斯克，是瓦伦西亚的王家法官兼国王的侍从。当时瓦伦西亚是阿拉贡王国的首府，繁荣的地中海港口，贸易兴盛，商业发达，以美酒、水果以及各种农产品闻名。朱亚诺为次子，有兄弟姊妹六人。其中二妹伊萨佩尔，一四三七年与奥西亚斯·马尔克结婚；此人后来成为卡塔兰文学中著名的诗人。一四三三年，朱亚诺的名字及其父亲、长兄的名字，均出现在国王授予骑士头衔的档案记录之中。但是马托雷尔一家子女成人之后，便发生了处理家产的矛盾和纠纷。首先是刚结婚的二妹伊萨佩尔，她对分得的家产不满意，引起了对当家的长兄的争议。问题没有解决，一四三八年七月，伊萨佩尔却因病而死，尽管已经进了档案，此事便不了了之。当时朱亚诺正在英国，未曾参与其事。后来朱亚诺参与家族之间纠纷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朱亚诺的小妹达米亚塔，原来许婚表兄朱安·德·蒙伯劳，但是后来蒙伯劳毁约，不愿成婚，于是朱亚诺于一四三七年三月给其表兄去信，要求决斗，以恢复小妹的名誉。但是蒙伯劳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一直拖延了几乎两年之久。虽然信件往来，朱亚诺还上告到本国的和英国的几位王公爵爷，请求主持公道，决斗也未实现。

朱亚诺所表现的骑士精神，还远不是到此为止。一四四二年八月，有一个名叫贾克梅·德·里波尔的骑士，听见他好斗的名声，来信要求与他比武，他却借口因为没有国王的正式命令，予以拒绝。两年之后，他由于经济拮据，将家乡的庄园出让给蒙塔尔巴统领纪列姆·德·伊哈尔，对方付不出全部现款，补了一张借据。到了一四四六年，这笔债务仍然没有了结。于是朱

亚诺又给对方去信，要求决斗。到了一四五〇年，他还在写信给蒙塔尔巴统领，要求还债，否则便进行决斗。一直到了九年之后，这位统领病死，朱亚诺既未收回债款，也未得到显示精湛武艺的机会。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在阿拉贡王国的土地上，确实有着这样的游侠骑士，凭一支长矛，一柄剑，为了荣誉和名声，到处去建功立业，因而使号称“慷慨豪爽”的阿尔丰索五世(1396—1458年)的时代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浪漫的色彩。但是朱亚诺·马托雷尔却生不逢辰，他尽管有着骑士的头衔，却只落到为了家产债务、贵族名誉而到处寻衅报仇、要求拔剑决斗的地步。亏得在档案馆内保存至今的这些信件，才得以知道这位不幸骑士的家庭情况，他的为人处事，他的脾气性格。至于他的其它经历，只知道他勤于王事，去过英国和那不勒斯，而且一辈子没有结婚。

朱亚诺·马托雷尔不是一个好骑士，却成了一个好作家。他自称于一四六〇年初开始写长篇小说《骑士蒂朗》，用了八年，写成了三部分，但来不及完成，便于一四六八年因病去世。其第一部分写的是英国瓦洛亚克伯爵代替英国国王，率领军队打退摩尔人的侵犯后，仍然退隐林下，从而引出布雷塔涅来的一群青年，其中就有白郎·蒂朗，他们去到英国，参加英国国王和法国公主大婚的庆典。他们途遇退隐的瓦洛亚克伯爵，受到他关于骑士道规矩的教诲，因而使蒂朗与各国来参加庆典的骑士在比武中屡屡得胜，被英国国王封为袜带骑士团骑士，得到“骑士之最”或“骑士之花”的称号。第二部分接写蒂朗自英国返回家乡，随着布雷塔涅公爵在法国国王朝廷效力。他得知罗得岛的宗教骑士团受到摩尔人的围攻，就装备了一艘船，与法国国王的儿子菲利佩一起前往援助。他们途经西西里岛，受到西西里国王的热情招待。蒂朗促成了菲利佩与西西里公主的婚约，然后抵达罗得岛。

蒂朗设计火焚敌船，大获全胜，解除了宗教骑士团之围，并将入侵该岛的摩尔人全部逐出。之后，蒂朗返回西西里，为菲利佩与西西里公主完婚，回到法国后，参加了法国国王对北非的远征。第三部分开始，蒂朗正在法国国王朝廷，接到西西里国王转来君士坦丁堡皇帝受到土耳其人侵犯前来求助的信件。蒂朗得到国王允准，率领亲友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朝廷，被任命为统领，整顿军队，治理内务，同时也坠入情网，与皇储卡梅西娜相爱。蒂朗率军与土耳其人大战获胜，但是也卷入了宫廷内部的种种阴谋纠纷。此时，皇帝催促蒂朗再度出兵攻打土耳其人。蒂朗于是调集舰队，准备从海上出征。

朱亚诺·马托雷尔的这三部分手稿就到此中断。一四六八年以后，只知道这部未完成的稿件落到了一位名叫马蒂·朱安·德·加尔巴的手中。他就是《骑士蒂朗》的第二位作者。马托雷尔生前是否与他相识，他是否知道马托雷尔的写作意图，现在都已无法查考。只知道马蒂·朱安·德·加尔巴也是卡塔兰贵族，十四世纪初便定居于瓦伦西亚。他在一四五七年结婚，没有子女，其妻于一四八二年七月去世。据说他富有家产，而且藏书很多。他得到马托雷尔的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之后，是否经过修改，然后再进行续写，也已经无法查考。他只在书末自称：《骑士蒂朗》的作者莫森·马托雷尔①，写成了三部分之后，已经去世；在高贵的堂娜伊萨佩尔·德·洛里斯夫人的要求下，由我，骑士莫森·马蒂·朱安·德·加尔巴续写完成其第四部分及结尾等等。

马蒂所续写的第四部分，开始是蒂朗的舰队集结港口，准备出发，突遇强大风暴，将各舰刮向海上，有的沉没，有的漂到非洲

---

① 莫森：卡塔兰人尊称，等于卡斯蒂利亚人的"堂"。

海岸。蒂朗的座舰漂到北非海岸沉没，他被突尼斯王国的一位贵族搭救而当了俘虏。由于蒂朗英勇善战，不久便获得自由，而且掌握了军权。他在战场上结识了埃斯卡里亚诺大王，两人成为兄弟战友，一起南征北战，征服了全部柏柏里亚。但是他却将征服的土地都分封给同袍战友，自己则一无所取。后来君士坦丁堡皇帝得知他东山再起，又来求援，答应许婚卡梅西娜，并且晋封为储君凯撒。蒂朗就又率军与土耳其人作战，将希腊帝国的国土逐一光复，迫使苏丹和土耳其大王求和，双方订立了一百零一年的友好条约。此时蒂朗已经完成了复国大业，只待与皇储完婚，继承希腊帝国皇位，不料却在班师途中，突发急病身亡；皇储也在遗体旁边殉情自尽。

马蒂的这部分续写，是否属于他自己的构思，数百年间引起了许多人的疑问。有人认为，马蒂得到的《骑士蒂朗》这部稿件，是完整的稿件，从第一章直到第四百八十七章。也许他看过一遍，也许他一遍也没有看，在他手中收藏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他病死之前，才假托自己是合作者，交去排版印刷。也有人认为，马蒂确实是第四部分及其结尾的作者，其中有三点证据：一是马托雷尔前面的稿件中，从未写过怪力乱神，但在后续的第四部分中却出现了埃斯佩西乌斯搭救变成龙的公主的情节；在结尾部分中出现了大天使带着蒂朗和卡梅西娜的灵魂飞升天国的描写。二是马托雷尔对热那亚人怀有仇恨，总是把他们写成是摩尔人的帮凶，但在后续部分中，却写成他们与威尼斯人等等一起供给蒂朗租用船只。三是马托雷尔在前面的稿件中并未表示出对摩尔人改信基督教的兴趣，但在后续部分中却大用笔墨来描写摩尔人改宗。因此，认为马蒂在一四七四年以后修改续写，一四八九年全部脱稿是确实无疑的。但是一四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全书出版之时，马蒂·朱安·德·加尔巴却已经来不及见到了。

《骑士蒂朗》属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与当时流行的骑士文学却又有很大的区别。当时流行的骑士文学中那些魔法妖术，巨人恶龙，在《骑士蒂朗》中几乎是绝无仅有（只有亚瑟王乘船出现，以及古堡中变龙的公主两段情节）。它所着力描写的是：奋力抵抗异族侵略的战争，骑士道的准则和功业，英雄美人的恋爱和情愫，宫廷内部的矛盾和纠纷；它有着历史的轨迹，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拜占廷帝国已于《骑士蒂朗》动笔写作的一四六〇年灭亡），它描写的是一个英雄壮志未酬的悲剧，要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骑士蒂朗，虽然有其原型，却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而它是一部运用了高度的艺术想象创作的现实小说，尤其是描写骑士之间残酷的比武和决斗，海上和陆上的大规模战役，火攻、水淹和挖地道的攻坚战术，乃至使用苦肉计、反间计等破坏敌方阵营的策略等等，都写得十分真实，足以为后世现实主义小说的楷模。同时代的骑士小说，例如一五〇八年出版的《阿马迪斯·德·高拉》，或者一五一一年出版的《骑士西法尔》等，则完全是凭着艺术的幻想进行创作的，尽管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但是却离开中世纪的现实过分遥远。

根据后人对《骑士蒂朗》所进行的分析研究，马托雷尔所写的前面部分，其主要的素材来源有三。

其一是马托雷尔当时在英国时十分熟悉的《沃里克的盖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于十四、五世纪时广泛流传于英国：盖伊是一位英勇的武士，他击退了异族的入侵而保护了英国的土地。马托雷尔的第一部作品也许就是《沃里克的盖伊》的卡塔兰文译稿（马德里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内，至今保存着一部不知名译者翻译的卡塔兰文《沃里克的盖伊》手稿）。这个人物被他改写成为纪列姆·德·瓦洛亚克伯爵，一位退隐的英国老骑士。就是这位老隐士打败了入侵英国的摩尔人，并且当了刚出山的蒂朗的老师。

事实上摩尔人根本从未侵略过英国。

其二是马略卡作家拉蒙·卢尔(1235—1315年)写的一部骑士道作品名叫《骑士道规矩之书》。马托雷尔无疑从这部书中借用了一些材料，构成了老隐士念给蒂朗一伙听的那本《战役之树》的内容，以及教诲他们的种种骑士道的规矩和品德。

其三是蒂朗这个人物的原型的来源。有人认为，这个原型是十五世纪时勃艮第的骑士，名叫乔弗莱·德·托伊塞，他曾在一四四四年率领舰队去解救过摩尔人对罗得岛的围困。当时马托雷尔在瓦伦西亚，当然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有人认为，这个原型是十三世纪时的卡塔兰武士卢格·德·弗洛尔，他曾经是拜占廷帝国的雇佣军，抵抗过土耳其人对拜占廷帝国的侵略，因军功而授予凯撒的称号。他的事迹记载在卡塔兰作家拉蒙·蒙塔内尔所著的《纪年史》(1332年出版)内。马托雷尔肯定也读过此书。

不管怎么样，也许马托雷尔就是把这些素材糅合在一起，加上他丰富的艺术想象而写成了《骑士蒂朗》的前面三部分。至于后续的马蒂，他所续写的蒂朗在北非的经历以及光复希腊帝国的过程，仿佛也是顺着马托雷尔的构思而构思。有人认为马蒂对北非和中东的地理如此熟悉，完全是受了当时流行于阿拉贡王国的一本英国游记的影响，它就是约翰·曼德维尔所著的《世界名胜集》(约於1356年出版)。

《骑士蒂朗》的时代真实性，出版以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作家，以及许多欧洲的作家，都深受其影响。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卡斯蒂利亚的大作家米盖尔·德·塞万提斯。他在一百多年以后，把《骑士蒂朗》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堂吉诃德》之中，这样说道：

“上帝保佑!”神父高声地喊，“这里不是还有一本《骑士蒂朗》吗？把它放在旁边。老弟，这可是一部好书，可以拿来消磨时光，也可以

获得许多知识。里面写的有英勇的骑士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和他的兄弟托马斯·德·蒙塔尔巴，以及干泉骑士①；写的还有无畏的蒂朗如何勇斗猎犬，侍女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快嘴巧舌，逍遥寡妇又如何坠入爱河，进行蒙骗，皇后陛下又如何与她的侍从伊波利托谈情说爱。真的，我对你说，老弟，根据它的风格，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书；书中的骑士要吃饭，要睡觉，死的时候死在床上，而且还要先写好遗嘱。这些事情其它这类书中都是没有的。就凭着这些，我对你说，这位作家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把这些愚蠢的事情写得这样头头是道，他就该送去干一辈子苦役了。把它带回家去，好好地读一遍，看我对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堂吉诃德》，第一部，第六章）

塞万提斯的这一段话，不仅是对《骑士蒂朗》的崇高赞誉，而且也说明了它和其它骑士文学多么不同。塞万提斯本人，也深受这部小说的启发。他在《堂吉诃德》第二部中，利用普拉塞德米维达的原型，塑造了阿尔蒂西杜拉（第四十四章），利用逍遥寡妇这个人物，写成了堂娜罗德里格斯的一段情节（第四十八章）；甚至也让堂吉诃德临终时躺在床上，立下了遗嘱而后死去。

至于还有一些后世的作家，受到《骑士蒂朗》的影响的，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但是，有一位当代杰出的西班牙文作家，也十分推崇《骑士蒂朗》。他就是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于一九六八年发表了一篇长文，刊载在《西方杂志》第七十号上，题目就叫做《为〈骑士蒂朗〉而挑战》。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部中世纪的小说虽然已经出版了四个半还多的世纪，但却并不是一具僵尸。它仍然富有生命力，仍然值得一看。它并不是骑士小说，也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战争小说，也不是社会小说，也不是言情小说，也不是心理小说，凭着它对中世纪现实的描写，它应该说是一部“全面的小说”。它所反

① 查《骑士蒂朗》中并无此人物。

映的现实生活，其丰富的内容，可以和后世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等等相媲美。当然，它也有模仿，也有想象，也有夸张，甚至也有抄袭，但是这都不妨碍它要创造一个近似于真实的世界的愿望。它实现了这个愿望，而且使读者信服。另外，巴尔加斯·略萨还认为，《骑士蒂朗》的两位作者，十分善于使用写作的技巧，他们使用的安排布置材料的过程和方法，几乎已经预示了现代小说写作的种种手法。这些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骑士蒂朗》，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它应该列入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品之林。它所受到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不容忽视。据考证，对它最有影响的是十四世纪上半叶卡塔兰人文主义学者朱安·鲁伊斯·德·柯雷列亚；他的著作中的言论，经常在《骑士蒂朗》中的字里行间出现，使它闪烁出崭新的光辉。

《骑士蒂朗》是卡塔兰文化的重大贡献。大约在公元八世纪时，古老的卡塔罗尼亚人就开始不讲拉丁语，逐渐转变成为卡塔兰语。它是罗曼语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分支。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卡塔兰文文件，属于公元九世纪。经过摩尔人的入侵和基督教国家的兴起，到公元十二世纪时，卡塔兰语成为瓦伦西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通用语言，其通用范围包括瓦伦西亚、卡塔罗尼亚、巴利阿里群岛。十五世纪中，阿拉贡王国与卡斯蒂利亚王国合并；到了十六世纪，卡斯蒂利亚语成为官方语言。一度光辉灿烂的卡塔兰文化便陷于黯淡沉寂之中。此时西班牙已经成为统一国家，卡塔兰语开始受到政府的明令禁止。到了十八世纪初，就变本加厉地实行。在卡塔罗尼亚，开始于一七一四年；在卡塔罗尼亚北部，开始于一七〇〇年；在瓦伦西亚，开始于一七〇七年；在巴利阿里群岛，开始于一七一五年；禁止在官方

文件和任何正式文件中使用卡塔兰文，后来进而禁止在任何公共场所和印刷品(包括报刊、书籍)中使用卡塔兰文。这种状况，一直继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卡塔罗尼亚和瓦伦西亚民族自治的风潮开始高涨，冲破了对卡塔兰文化的禁锢，涌现了许多卡塔兰文的各种新的文艺作品。这个时期，被称为卡塔兰文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二十世纪开始，卡塔兰人民争取自治的斗争更加高涨。一九三一年，第二次共和成立时，卡塔罗尼亚、瓦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均获得自治。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爆发内战。一九三九年佛朗哥军队开进马德里，建立专制独裁政权。卡塔罗尼亚、瓦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的一切自治权利均被剥夺，卡塔兰文又一次被禁止使用，卡塔兰文化也又一次遭到摧残。一九七五年底，佛朗哥死后，胡安·卡洛斯成为西班牙国王，颁布新宪法，建立议会君主制。新政府成立不久，卡塔罗尼亚、瓦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的自治权利都完全恢复。现在，它们都有自己的议会，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总统。卡塔兰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在巴塞罗那，成立了卡塔兰文学院，旨在复兴卡塔兰古典文学，促进卡塔兰当代文学。卡塔兰文和西班牙文有了同样的地位，可以同样通用。在马路上，有两种文字的路牌；在书店里，有两种文字的书籍；在报摊上，有两种文字的报刊。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是《骑士蒂朗》的出版五百周年。这部无愧于世界文学宝库之列的古典文学作品终于走出了幽谷，屹立于高山之巅，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欣赏和赞扬。卡塔罗尼亚、瓦伦西亚、巴利阿里三个自治政府决定进行纪念活动。瓦伦西亚大学的讲堂里，巴塞罗那大学的演讲厅里，马托雷尔家乡冈底亚市议会的会议室里，《骑士蒂朗》的各种文字的翻译者，从法国、

美国、中国、意大利、荷兰、芬兰、瑞典、罗马尼亚等地，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里，与卡塔兰人民一起，共同庆贺《骑士蒂朗》骑着骏马走遍世界，共同祝愿卡塔兰文化日益发扬光大。

王 央 乐

1991年12月

目　次

献辞…… 1
绪言…… 3

第一卷　蒂朗在英国

第 一 章　白郎·蒂朗第一卷由此开始并回顾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于其晚年的功绩…… 7
第 二 章　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如何意欲前往圣地朝圣又如何告知其夫人及家人…… 8
第 三 章　伯爵如何与夫人告别和他申述的道理以及她的答复…… 9
第 四 章　伯爵又对夫人说安慰的话和她如何向他告别以及伯爵如何到的耶路撒冷…… 11
第 五 章　卡纳里亚大王率领舰队如何来到英国岛上…… 13
第 六 章　国王的伤心话…… 15
第 七 章　英国国王如何请求老隐士…… 17
第 八 章　老隐士给国王的答话…… 17
第 九 章　国王给老隐士的答话…… 18
第 十 章　老隐士给国王最后的答话…… 19
第十一章　英国国王对老隐士的感谢…… 21
第十二章　英国国王如何允准老隐士去配制火药…… 22

第十三章　卡纳里亚大王致英国国王的战书 ……23
第十四章　卡纳里亚大王如何派使臣将战书递
交英国国王 ……24
第十五章　御前会议如何决定由老隐士对卡纳
里亚大王给英国国王的战书发表意见 ……26
第十六章　英国国王在会议上讲了要去和卡纳
里亚大王决斗的道理以及众骑士的答复 ……27
第十七章　英国国王如何得到众爵爷和众骑士
的同意而把王冠、权杖和王国都交付给老隐士
并由他去和卡纳里亚大王决斗 ……28
第十八章　隐士国王在伯爵夫人恳求下如何不
肯说出自己姓名而只说明自己如何在鲁昂城之
战时认识的瓦罗亚克伯爵 ……30
第十九章　伯爵夫人听隐士国王说的一番话便
心甘情愿地将瓦罗亚克伯爵的甲胄借给他以及
他如何与摩尔大王决斗获得胜利 ……32
第二十章　受伤的隐士国王庄严立誓 ……35
第二十一章　隐士国王说明为何不能免除伯
爵夫人的儿子 ……36
第二十二章　伯爵夫人留下儿子时的哭诉 ……37
第二十三章　两位骑士与伯爵夫人之子回到战场
向隐士国王禀报经过 ……39
第二十四章　隐士国王如何在营寨周围筑壕以及
请求伯爵夫人提供两桶蒺藜 ……41
第二十五章　隐士国王如何与摩尔人战斗大获全
胜 ……43
第二十六章　隐士国王如何向伯爵夫人吐露自己

即是她的丈夫……45
第二十七章　隐士国王如何将王袍、王冠、权杖以及整个王国交出后重返隐修……49
第二十八章　英国国王如何迎娶法国公主以及举行的盛大婚礼……53
第二十九章　蒂朗如何向隐士说出了姓名家世……54
第三十章　蒂朗如何探问隐士之所思……55
第三十一章　蒂朗如何请求老隐士对他讲授骑士道……56
第三十二章　老隐士念给蒂朗听的《战役之树》中的一章……57
第三十三章　老隐士如何向蒂朗念了第二章……58
第三十四章　教皇之使臣如何在君士坦丁堡责骂土耳其人……59
第三十五章　老隐士如何向蒂朗阐明武器之意义……61
第三十六章　骑士如何被废黜……62
第三十七章　蒂朗如何要求老隐士对他讲在世界上什么年代有过完美的骑士……63
第三十八章　蒂朗如何又向老隐士询问前章的事情……64
第三十九章　蒂朗如何与老隐士告别并十分满意于他所教导的规矩……66
第四十章　蒂朗及其伙伴们如何庆祝英王大婚归来途经老隐士的隐舍……68
第四十一章　蒂朗如何对老隐士讲了英王大婚的盛大庆典实为空前以及由此引起行会之间的不和……69

第四十二章　国王如何率领全体朝野以及神职人
士列队出城 ……71
第四十三章　英国国王和法国公主如何领受降福 ……73
第四十四章　英国国王大婚之日白天举行的庆典 ……74
第四十五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5
第四十六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6
第四十七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6
第四十八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7
第四十九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7
第五十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7
第五十一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8
第五十二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78
第五十三章　蒂朗如何向老隐士描述岩石之宏伟 ……80
第五十四章　王后对爱神的请求 ……81
第五十五章　爱神给王后的答话 ……82
第五十六章　老隐士如何要求蒂朗讲出来谁是比
武的胜利者 ……84
第五十七章　国王对总兵的答复 ……86
第五十八章　迪亚费布斯为老隐士朗读英王签发
的文书称蒂朗为骑士之最 ……89
第五十九章　测验完毕的士绅如何被英王要求设
誓才授封为骑士 ……90
第六十章　蒂朗如何对败在手下的骑士说话 ……93
第六十一章　维勒塞默向蒂朗索取伊内斯给的胸
针以及蒂朗的答复 ……96
第六十二章　维勒塞默大人递交蒂朗的战书 ……97
第六十三章　蒂朗如何向一位护法请教维勒塞默

下战书之事 …… 97
第六十四章　护法耶路撒冷给蒂朗的忠告 …… 98
第六十五章　维勒塞默大人选择什么武器和方式 …… 101
第六十六章　护法以决斗裁判的身份说给两位骑士听的道理 …… 104
第六十七章　蒂朗与维勒塞默大人的决斗是如何进行的 …… 106
第六十八章　众教场裁判如何判定蒂朗获得决斗胜利之荣耀 …… 112
第六十九章　两位国王两位公爵结成的兄弟战友如何向英王表示意愿 …… 121
第七十章　第二位骑士如何向国王递交要求比武的文书 …… 122
第七十一章(甲)　第三位骑士向国王递交的文书之内容 …… 122
第七十一章(乙)　第四位骑士文书之内容为上述文书之继续 …… 123
第七十二章　蒂朗如何入场与三位骑士轮番比武并将其统统打败 …… 129
第七十三章　蒂朗如何战胜第四位骑士 …… 131
第七十四章　维拉费尔莫莎如何向蒂朗挑战 …… 134
第七十五章　蒂朗如何在国王面前被一位姑娘指控为背叛 …… 137
第七十六章　蒂朗如何在国王面前为背叛之罪进行辩解并接受了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之战书 …… 138
第七十七章　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致白郎·

蒂朗的战书 …… 141
第七十八章　英国国王率领全体朝臣如何前往圣
乔治教堂为两位国王两位公爵重行葬礼 …… 141
第七十九章　白郎·蒂朗之复书 …… 143
第八十章　护法及姑娘如何带回蒂朗之复书 …… 144
第八十一章　托马斯·德·蒙塔尔巴如何要求蒂
朗比武为两位国王及其兄长报仇 …… 147
第八十二章　蒂朗与托马斯·德·蒙塔尔巴如何
决斗而将其击败 …… 154
第八十三章　蒂朗决斗胜利之后所作之祷告 …… 155
第八十四章　蒂朗如何得到荣誉以及那位骑士如
何受到谴责 …… 156
第八十五章　袜带兄弟骑士团是如何建立的 …… 159
第八十六章　袜带骑士所设之誓言 …… 162
第八十七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 163
第八十八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 163
第八十九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 163
第九十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 164
第九十一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 164
第九十二章　以圣乔治名义建立的袜带兄弟骑士
团在圣乔治教堂内举行的仪式 …… 164
第九十三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 166
第九十四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 167
第九十五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 167
第九十六章　英国国王如何发现项圈上的铭文 …… 167
第九十七章　铭文之意义 …… 168

第二卷　蒂朗在西西里和罗得

第九十八章　蒂朗及其同伴与老隐士分别回归故乡 …… 173

第九十九章　罗得岛教主以及宗教骑士团如何被团内一骑士所拯救 …… 178

第一百章　蒂朗装备船只去援助罗得教主和法国王子菲利佩随往并欲与西西里之王女联姻 …… 182

第一百零一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要求蒂朗让他搭船到圣地耶路撒冷去 …… 189

第一百零二章　西西里国王启程前宴请菲利佩和蒂朗及蒂朗又如何补救了菲利佩的粗鲁行为 …… 193

第一百零三章　宴会后西西里国王之女的怨言 …… 194

第一百零四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将妻女托付给墨西拿公爵并征求他对女儿和菲利佩联姻的意见 …… 195

第一百零五章　蒂朗如何驾船到罗得岛来救援 …… 200

第一百零六章　热那亚统领的座船如何被焚以致使摩尔人逃离本岛 …… 204

第一百零七章(甲)　苏丹如何受到其臣属的谴责而死于大逆之罪 …… 208

第一百零七章(乙)　罗得岛教主偿还蒂朗船只损失的赠礼 …… 210

第一百零八章　蒂朗对罗得岛教主的答复而后蒂朗伴同西西里国王和菲利佩去圣地 …… 211

第一百零九章　蒂朗如何将在亚历山德里亚所赎出的俘虏都释放然后又回到西西里并为菲利佩与西西里国王之女缔结良缘 …… 215

第一百一十章　蒂朗为婚事说服西西里公主的道
理以及公主对菲利佩进行的各种考验 …… 221
第一百一十一章　西西里公主召来蒂朗表示同意
与菲利佩结婚 …… 230
第一百一十二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派出十艘战舰
四艘大船支援法国国王 …… 232
第一百一十三章　蒂朗及其他众骑士在国王面前
如何立下誓言 …… 233
第一百一十四章　里卡多如何当着国王的面要与
蒂朗进行生死决斗及法国国王又如何攻打的黎
波利·德·苏里亚并劫掠土耳其海岸 …… 237

第三卷　蒂朗在希腊帝国

第一百一十五章　君士坦丁堡皇帝致西西里国王
的信函 …… 245
第一百一十六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凭自己面子以
及君士坦丁堡皇帝名义请求蒂朗同意前去救援 …… 245
第一百一十七章　蒂朗如何来到君士坦丁堡以及
皇帝对他讲的一番道理 …… 248
第一百一十八章　蒂朗如何看见了皇帝之女而中
了爱神的箭 …… 251
第一百一十九章　迪亚费布斯看见蒂朗坠入情网
而对他说的一番安慰话 …… 253
第一百二十章　蒂朗的爱情悲歌 …… 262
第一百二十一章　迪亚费布斯如何向蒂朗说了一
番道理劝慰他的爱情 …… 263
第一百二十二章　皇帝在御前会议上对蒂朗的建

议 …… 266
第一百二十三章　蒂朗在御前会议上的答话 …… 267
第一百二十四章　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驳斥一名反
基督骑士而阐明的道理 …… 269
第一百二十五章　皇储如何劝告蒂朗提防马其顿
公爵的欺诈 …… 273
第一百二十六章　蒂朗如何答复皇帝的问话 …… 277
第一百二十七章　皇储如何诱使蒂朗说出他所爱
之人是谁 …… 280
第一百二十八章　皇储如何因为蒂朗向她求爱而
加以责备 …… 285
第一百二十九章　蒂朗向皇储解释他为何向她求
爱以及他的爱情何以致死 …… 286
第一百三十章　皇储如何请求蒂朗原谅自己对
他的冒犯 …… 290
第一百三十一章　使臣向御前会议禀报其使命 …… 292
第一百三十二章　皇储答复父皇的话 …… 294
第一百三十三章　皇帝如何命令蒂朗上战场又如
何向他提出要求和忠告 …… 299
第一百三十四章　蒂朗如何派圣乔治侯爵等人作
为军使去见马其顿公爵 …… 309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苏丹致蒂朗的信函 …… 314
第一百三十六章　苏丹的使臣如何阐明其使命 …… 315
第一百三十七章　蒂朗如何答复苏丹的使臣 …… 315
第一百三十八章　蒂朗给使臣们关于其使命中各
事项的答复 …… 319
第一百三十九章　圣胡安院长对皇帝的启奏 …… 324

第一百四十章　圣胡安院长如何向蒂朗说明自己的使命 …… 325
第一百四十一章　埃及国王如何设誓阐明自己的意图 …… 328
第一百四十二章　阿卜杜勒·所罗门如何向蒂朗阐明其使命 …… 337
第一百四十三章　阿卜杜勒长老给众人讲的故事 …… 339
第一百四十四章　众爵爷众将爷如何向统领要求颁赏阿卜杜勒 …… 347
第一百四十五章　总兵如何向皇帝禀报营中情况 …… 348
第一百四十六章　皇帝给予被俘的众骑士众爵爷的判决 …… 353
第一百四十七章　马其顿的埃斯特法尼亚写给迪亚费布斯的文书 …… 361
第一百四十八章　迪亚费布斯如何与皇帝及众贵妇告辞返回营地 …… 362
第一百四十九章　埃及国王召集会议商量对付蒂朗的策略 …… 365
第一百五十章　埃及国王致蒂朗的战书 …… 369
第一百五十一章　蒂朗如何与众爵爷商议答复 …… 369
第一百五十二章　统领蒂朗致埃及国王的复信 …… 372
第一百五十三章　马其顿公爵如何以言辞污蔑统领蒂朗 …… 373
第一百五十四章　蒂朗给马其顿公爵的答话 …… 376
第一百五十五章　潘塔纳莱大人对皇储说的话 …… 385
第一百五十六章　蒂朗对全军将士的讲话 …… 389

第一百五十七章　苏丹如何部署其队伍以及战斗
如何开始 …… 391
第一百五十八章　埃斯特法尼亚写给迪亚费布斯
的信函 …… 399
第一百五十九章　迪亚费布斯和蒂朗如何由于埃
斯特法尼亚的信函和解 …… 400
第一百六十章　皇储写给蒂朗的安全保证 …… 404
第一百六十一章　蒂朗如何得到保证便去向皇储
问安 …… 405
第一百六十二章　皇储给予蒂朗的答复 …… 415
第一百六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的梦 …… 419
第一百六十四章　众水手向蒂朗提出的建议 …… 427
第一百六十五章　蒂朗对卡拉曼大王以及印度酋
长讲的一番道理 …… 434
第一百六十六章　卡拉曼大王的答复 …… 435
第一百六十七章　蒂朗给卡拉曼大王的答话 …… 439
第一百六十八章　营中诸将士致蒂朗的信函 …… 441
第一百六十九章　皇帝如何命其女儿将营中来函
递交蒂朗 …… 442
第一百七十章　皇储责备蒂朗的话 …… 443
第一百七十一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 444
第一百七十二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445
第一百七十三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 448
第一百七十四章　蒂朗动问皇储怎么会发病 …… 450
第一百七十五章　皇储对蒂朗的答复 …… 451
第一百七十六章　皇帝回答蒂朗的话 …… 452
第一百七十七章　蒂朗如何安慰马其顿公爵夫人 …… 453

第一百七十八章　苏丹使臣如何说明其使命 …… 454
第一百七十九章　皇储如何安慰蒂朗 …… 457
第一百八十章　皇后安慰蒂朗的话 …… 458
第一百八十一章　皇储如何偏爱智慧 …… 460
第一百八十二章　皇后如何答复皇储说的一番关于智慧的道理 …… 461
第一百八十三章　皇储给母后的答复 …… 463
第一百八十四章　皇后再次给皇储的答复 …… 465
第一百八十五章　皇帝给皇后和皇储的答复 …… 466
第一百八十六章　皇帝命令宣读的判决词 …… 467
第一百八十七章　埃斯特法尼亚写给总兵大人的信函 …… 468
第一百八十八章　总兵大人给埃斯特法尼亚的复函 …… 468
第一百八十九章　皇帝下令举行庆典欢送苏丹委派的众使臣 …… 469
第一百九十章　希望所说的话 …… 483
第一百九十一章　皇帝说的话 …… 484
第一百九十二章　亚瑟王的话 …… 485
第一百九十三章　大自然的财富 …… 486
第一百九十四章　君主登位时的誓言 …… 487
第一百九十五章　荣誉从何而来 …… 487
第一百九十六章　习武之人所必需 …… 488
第一百九十七章　如何获得智慧 …… 489
第一百九十八章　幸运之赏赐 …… 489
第一百九十九章　高贵之品德 …… 489
第二百章　骑士征战失利者当作何思 …… 490

第二百零一章　君主应该如何对待臣属 …… 490
第二百零二章　皇帝给摩根王后的答话 …… 492
第二百零三章　蒂朗如何设下誓言 …… 493
第二百零四章　布朗契子爵设下的誓言 …… 494
第二百零五章　总兵设下的誓言 …… 494
第二百零六章　伊波利托设下的誓言 …… 495
第二百零七章　蒂朗给摩尔人的赏赐 …… 495
第二百零八章　皇帝给予众使臣的答复 …… 496
第二百零九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497
第二百一十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话 …… 499
第二百一十一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话 …… 501
第二百一十二章　蒂朗向逍遥寡妇以及其他姑娘讲的道理 …… 502
第二百一十三章　逍遥寡妇如何向蒂朗表示感谢 …… 505
第二百一十四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说的话 …… 505
第二百一十五章　逍遥寡妇如何在皇储面前说蒂朗坏话 …… 507
第二百一十六章　皇储的悲叹 …… 509
第二百一十七章　蒂朗给予皇储的安慰 …… 511
第二百一十八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话 …… 512
第二百一十九章　蒂朗对皇帝的请求 …… 516
第二百二十章　皇帝给蒂朗的答复 …… 516
第二百二十一章　传道士在讲道之后说的祝辞 …… 519
第二百二十二章　皇帝如何晋封总兵为马其顿公爵 …… 521
第二百二十三章　皇帝给蒂朗及其亲属的回话 …… 525
第二百二十四章　蒂朗给皇帝的答复 …… 525

第二百二十五章　马其顿公爵夫人与普拉塞德米
维达给蒂朗的忠告 …… 528
第二百二十六章　皇储如何询问公爵夫人的苦恼 …… 530
第二百二十七章　逍遥寡妇如何责备皇储 …… 532
第二百二十八章　马其顿公爵夫人说服皇储的一
番道理 …… 534
第二百二十九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鼓动蒂朗 …… 537
第二百三十章　蒂朗与皇储与普拉塞德米维达
三人的谈话 …… 541
第二百三十一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让蒂朗上
了皇储的床 …… 543
第二百三十二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对蒂朗的责备 …… 546
第二百三十三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话 …… 547
第二百三十四章　蒂朗的哀叹 …… 553
第二百三十五章　皇储如何斥骂逍遥寡妇 …… 558
第二百三十六章　逍遥寡妇给皇储斥骂的答复并
说起蒂朗遭到的灾祸 …… 559
第二百三十七章　皇帝如何安慰蒂朗 …… 564
第二百三十八章　蒂朗给皇帝的答复 …… 565
第二百三十九章　公爵如何杀了医生以及普拉塞
德米维达如何逃出宫去 …… 567
第二百四十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恳求蒂朗
宽恕 …… 570
第二百四十一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将蒂朗摔
下后发生的事加以复述 …… 571
第二百四十二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572
第二百四十三章　蒂朗致皇储的信函 …… 574

第二百四十四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回到皇储身边 …… 574
第二百四十五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皇储的答复 …… 576
第二百四十六章　皇储答蒂朗的复信 …… 576
第二百四十七章　蒂朗答皇储的复信 …… 577
第二百四十八章　伊波利托与皇后的爱情是如何开始的 …… 577
第二百四十九章　皇后动问伊波利托是谁这样害他 …… 578
第二百五十章　皇储给伊波利托的答复 …… 580
第二百五十一章　皇储给伊波利托的答复 …… 581
第二百五十二章　伊波利托给皇储的答复 …… 583
第二百五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对皇储讲的一番道理 …… 584
第二百五十四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假意谴责皇储 …… 585
第二百五十五章　皇后如何向伊波利托求爱 …… 587
第二百五十六章　皇后如何又对伊波利托说话 …… 588
第二百五十七章　伊波利托如何向皇后求爱 …… 589
第二百五十八章　皇后给伊波利托的答话 …… 590
第二百五十九章　伊波利托如何从皇后处获得了他的所求 …… 593
第二百六十章　皇后给伊波利托的答复 …… 593
第二百六十一章　伊波利托如何向其情妇表示满意 …… 597
第二百六十二章　皇后回答伊波利托的话 …… 597
第二百六十三章　伊波利托讲给皇后听的比喻 …… 605
第二百六十四章　皇后如何安排伊波利托的生活 …… 608

第二百六十五章　蒂朗对逍遥寡妇说的道理 …… 612
第二百六十六章　逍遥寡妇给蒂朗的答复 …… 614
第二百六十七章　蒂朗如何答复向其求爱的寡妇 …… 615
第二百六十八章　寡妇又如何对蒂朗的话予以答复 …… 616
第二百六十九章　蒂朗不顾寡妇的坏话而再次予以答复 …… 618
第二百七十章　蒂朗对皇储说的情话 …… 622
第二百七十一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623
第二百七十二章　蒂朗如何接受皇储应允的婚约 …… 624
第二百七十三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625
第二百七十四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 626
第二百七十五章　皇帝如何设宴为蒂朗送行 …… 627
第二百七十六章　蒂朗如何有求于普拉塞德米维达 …… 629
第二百七十七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630
第二百七十八章　皇储为蒂朗向上帝所作的祈祷 …… 632
第二百七十九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633
第二百八十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 635
第二百八十一章　皇储在蒂朗怀里的悲叹 …… 636
第二百八十二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责备蒂朗 …… 639
第二百八十三章　逍遥寡妇如何欺骗蒂朗 …… 642
第二百八十四章　逍遥寡妇如何安慰蒂朗 …… 646
第二百八十五章　蒂朗对逍遥寡妇安慰的答复 …… 647
第二百八十六章　逍遥寡妇如何向蒂朗求欢 …… 648
第二百八十七章　佩拉公爵如何猜疑马其顿公爵 …… 651
第二百八十八章　马其顿公爵给佩拉公爵的答复 …… 652

第二百八十九章　皇储如何对蒂朗讲述自己的病因 …… 656
第二百九十章　皇帝的伤心话 …… 656
第二百九十一章　蒂朗的悲叹 …… 659
第二百九十二章　犹太老妇如何给皇帝忠告拯救蒂朗 …… 664
第二百九十三章　蒂朗如何派阿格拉蒙特为使者向皇帝辞行 …… 668
第二百九十四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向蒂朗转达的话 …… 670
第二百九十五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671
第二百九十六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话 …… 674

第四卷　蒂朗在北非

第二百九十七章　蒂朗在海上漂流中的悲叹 …… 679
第二百九十八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责备蒂朗 …… 680
第二百九十九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以及蒂朗的座舰如何沉没 …… 680
第三百章　督爷给予蒂朗的安慰 …… 686
第三百零一章　蒂朗如何向督爷编造了一段故事 …… 687
第三百零二章　督爷之子临行时对其父说的道理 …… 691
第三百零三章　督爷如何抚慰蒂朗 …… 692
第三百零四章　蒂朗给督爷的答复 …… 693
第三百零五章　特莱姆森大王如何向蒂朗诉苦 …… 697
第三百零六章　蒂朗给特莱姆森大王的答复 …… 698

第三百零七章　特莱姆森大王如何又对蒂朗诉苦 …… 699
第三百零八章　蒂朗如何向埃斯卡里亚诺大王阐明其使命 …… 702
第三百零九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给蒂朗的答复 …… 703
第三百一十章　犹太人如何答复埃斯卡里亚诺大王 …… 708
第三百一十一章　蒂朗如何坦诚地求助于俘虏 …… 714
第三百一十二章　基督徒俘虏给蒂朗的答复 …… 715
第三百一十三章　阿尔巴尼亚人向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禀报的道理 …… 717
第三百一十四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给公主的安慰 …… 719
第三百一十五章　公主悲伤地给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的答话 …… 719
第三百一十六章　督爷如何奉承蒂朗意欲使其实现自己的意愿 …… 724
第三百一十七章　蒂朗给督爷的答复 …… 725
第三百一十八章　大王如何终于投降 …… 727
第三百一十九章　王女看见蒂朗和督爷时发出的哀叹 …… 729
第三百二十章　阿尔巴尼亚人如何要求蒂朗封他为骑士 …… 732
第三百二十一章　蒂朗给阿尔巴尼亚人的答复 …… 733
第三百二十二章　公主如何向蒂朗求爱 …… 737
第三百二十三章　蒂朗给王女求爱的答复 …… 738

第三百二十四章　王女给蒂朗的答复 …… 739
第三百二十五章　蒂朗再次给王女的答复 …… 741
第三百二十六章　王女又给蒂朗的答复 …… 742
第三百二十七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向蒂朗
要求也想改信基督教 …… 743
第三百二十八章　何为世界之至善 …… 745
第三百二十九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受洗 …… 747
第三百三十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向蒂朗立下
的誓言 …… 748
第三百三十一章　特莱姆森女王如何向蒂朗要求
缔结姻缘 …… 751
第三百三十二章　蒂朗给女王的答复 …… 752
第三百三十三章　女王给蒂朗的答话 …… 753
第三百三十四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向蒂朗请罪
并重申友谊 …… 755
第三百三十五章　印度次大陆之王如何号召其部
下 …… 759
第三百三十六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劝阻蒂
朗 …… 761
第三百三十七章　蒂朗给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的答
复 …… 761
第三百三十八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安慰蒂
朗 …… 764
第三百三十九章　蒂朗给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的答
话 …… 765
第三百四十章　出战前蒂朗所作的训话 …… 768
第三百四十一章　蒂朗立誓对敌人决不休战 …… 773

第三百四十二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给蒂朗的答复 …… 774
第三百四十三章　蒂朗给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的答话 …… 774
第三百四十四章　阿非利加大王如何宣布其意图 …… 777
第三百四十五章　突尼斯大王临死前的哀叹 …… 780
第三百四十六章　摩尔骑士向蒂朗说的一番道理 …… 782
第三百四十七章　摩尔老骑士在蒂朗面前的悲叹 …… 783
第三百四十八章　大马士革大王如何说明其意图 …… 785
第三百四十九章　特莱姆森大王说的道理 …… 786
第三百五十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打听到蒂朗的功业和成就 …… 791
第三百五十一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向蒂朗说明其使命 …… 794
第三百五十二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795
第三百五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对蒂朗的答复 …… 796
第三百五十四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798
第三百五十五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800
第三百五十六章　蒂朗对普拉塞德米维达提出的要求 …… 803
第三百五十七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答复蒂朗的要求 …… 805
第三百五十八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责备普拉塞德米维达 …… 807
第三百五十九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斥责埃斯卡里亚诺大王 …… 808
第三百六十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对蒂朗恳

求 …… 809
第三百六十三章　阿格拉蒙特大人如何要杀死普 …… 810
第三百六十一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810
第三百六十二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拉塞德米维达 …… 812
第三百六十四章　蒂朗受伤后对阿格拉蒙特大人
说的一番话 …… 813
第三百六十五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劝慰蒂
朗请他宽恕阿格拉蒙特 …… 814
第三百六十六章　姑娘向蒂朗如何表明她便是普
拉塞德米维达 …… 815
第三百六十七章　阿格拉蒙特如何向蒂朗请罪 …… 816
第三百六十八章　蒂朗如何与阿格拉蒙特大人重
归和好 …… 817
第三百六十九章　阿格拉蒙特大人如何向普拉塞
德米维达请求宽恕 …… 818
第三百七十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阿格拉蒙特
大人的答复 …… 819
第三百七十一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如何将城池以
及其它一切交还女王 …… 820
第三百七十二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阿格拉蒙特
大人的答复 …… 822
第三百七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讲述给蒂朗听
的冒险经过 …… 825
第三百七十四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安慰 …… 826
第三百七十五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829
第三百七十六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安慰 …… 830

第三百七十七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832
第三百七十八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833
第三百七十九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834
第三百八十章　蒂朗给普拉塞德米维达的答复 …… 835
第三百八十一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给蒂朗的答复 …… 836
第三百八十二章　蒂朗如何为普拉塞德米维达与
阿格拉蒙特两人缔结良缘 …… 837
第三百八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和阿格拉蒙特
两人的订婚大典 …… 838
第三百八十四章　蒂朗如何率领大军围攻一座有
三位大王躲避在内的城市 …… 839
第三百八十五章　蒂朗的使臣如何向众大王传达
使命 …… 840
第三百八十六章　众大王给使臣的答复 …… 841
第三百八十七章　蒂朗向全体将士的训话 …… 843
第三百八十八章　蒂朗派出的使臣如何抵达君士
坦丁堡 …… 847
第三百八十九章　使臣面呈皇帝的委托书 …… 848
第三百九十章　蒂朗的使臣如何说明其使命 …… 848
第三百九十一章　使臣得到皇帝允许如何晋见皇
储 …… 849
第三百九十二章　蒂朗致皇储的信函 …… 850
第三百九十三章　使臣如何携带皇帝和皇储的答
复返归营地 …… 851
第三百九十四章　蒂朗如何攻克卡拉曼城 …… 852
第三百九十五章　蒂朗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臣如
何回报 …… 855

第三百九十六章　君士坦丁堡皇帝致蒂朗的信函 …… 855
第三百九十七章　使臣如何向蒂朗回禀一切 …… 856
第三百九十八章　皇储致蒂朗的信函 …… 857
第三百九十九章　蒂朗如何受爱受苦之夹攻而昏迷 …… 858
第四百章　蒂朗的感叹 …… 858
第四百零一章　蒂朗如何将费兹和博基亚两王国交给阿格拉蒙特和普拉塞德米维达治理 …… 859
第四百零二章　蒂朗对全军所作的训话 …… 861
第四百零三章　蒂朗邀请的教士如何对摩尔人讲道 …… 862
第四百零四章　三十三万四千异教徒如何受洗 …… 865
第四百零五章　埃斯佩西乌斯如何抵达西西里岛 …… 866
第四百零六章　蒂朗的使臣如何阐明其使命 …… 867
第四百零七章　往君士坦丁堡运送麦子的六艘巨船如何抵达瓦洛那避难 …… 868

第五卷　蒂朗之死

第四百零八章　蒂朗率领全部舰队如何从康特斯丁出发 …… 873
第四百零九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给其本国百姓施洗 …… 875
第四百一十章　骑士埃斯佩西乌斯的奇遇 …… 878
第四百一十一章　埃斯佩西乌斯如何向龙变成的姑娘求爱 …… 882
第四百一十二章　姑娘对埃斯佩西乌斯的答话 …… 883

第四百一十三章　埃斯佩西乌斯如何带着姑娘回到同伴一起 …… 884
第四百一十四章　蒂朗的舰队抵达特洛伊港时如何派出使臣报知皇帝 …… 885
第四百一十五章　西内吉罗斯如何晋见皇后和皇储 …… 888
第四百一十六章　逍遥寡妇如何害怕蒂朗回来因而自寻短见 …… 890
第四百一十七章　蒂朗如何对麾下全体兵马的训话 …… 892
第四百一十八章　蒂朗如何俘获摩尔人的舰队 …… 892
第四百一十九章　蒂朗致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函 …… 896
第四百二十章　骑士西内吉罗斯如何回营 …… 899
第四百二十一章　皇帝致蒂朗的信函 …… 898
第四百二十二章　摩尔人如何商议对策后决定派遣使臣来见蒂朗 …… 899
第四百二十三章　蒂朗如何卸下麦子以及退回租船 …… 900
第四百二十四章　蒂朗如何派费兹王后率领舰队去君士坦丁堡 …… 902
第四百二十五章　苏丹和土耳其大王的使臣如何来到蒂朗的营寨 …… 904
第四百二十六章　使命的内容 …… 905
第四百二十七章　蒂朗召集会议商量如何答复 …… 906
第四百二十八章　西西里国王在会议上的发言 …… 907
第四百二十九章　费兹大王代表众王公爵爷的发言 …… 908

第四百三十章　费兹王后如何随同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 …… 909
第四百三十一章　皇储和费兹王后两人之间所讲的事理 …… 911
第四百三十二章　王后如何答复皇储痛苦的心里话 …… 913
第四百三十三章　皇储给王后的答话 …… 915
第四百三十四章　蒂朗如何回到君士坦丁堡与皇帝见面 …… 916
第四百三十五章　蒂朗如何对王后表示感激 …… 919
第四百三十六章　蒂朗如何以武力攻克爱情的城堡 …… 920
第四百三十七章　皇储如何责备蒂朗的爱情 …… 921
第四百三十八章　蒂朗如何向皇储叙述自己的苦难以及后来的发迹 …… 922
第四百三十九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话 …… 923
第四百四十章　蒂朗如何晋见皇帝 …… 924
第四百四十一章　皇帝如何对蒂朗说了一番问候的话 …… 925
第四百四十二章　蒂朗给皇帝的答复 …… 926
第四百四十三章　马其顿公爵夫人的悲叹 …… 928
第四百四十四章　蒂朗如何安慰马其顿公爵夫人 …… 928
第四百四十五章　皇帝如何将御前会议作出的决定告知蒂朗 …… 930
第四百四十六章　蒂朗如何给苏丹和土耳其大王使臣的答复 …… 932
第四百四十七章　皇帝的祷告 …… 935

第四百四十八章　蒂朗如何押送人质到达君士坦
丁堡受到皇帝的隆重接待 …… 936
第四百四十九章　皇帝如何将囚徒严加看管 …… 939
第四百五十章　西西里国王和费兹大王如何觐
见皇帝 …… 940
第四百五十一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 943
第四百五十二章　蒂朗要求皇帝允准前去光复希
腊国土以及皇帝如何为其缔结婚约 …… 944
第四百五十三章　皇帝在其女订婚以后宣布的公
告 …… 947
第四百五十四章　蒂朗如何率领大军离开君士坦
丁堡前往迎接埃斯卡里亚诺大王 …… 948
第四百五十五章　苏丹和土耳其大王的保证书 …… 949
第四百五十六章　蒂朗致埃斯卡里亚诺大王的信
函 …… 949
第四百五十七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同意让
王后到君士坦丁堡去 …… 953
第四百五十八章　蒂朗如何率领大军自埃斯特雷
内斯城开拔 …… 954
第四百五十九章　埃斯特朗其城守将如何投诚交
出钥匙 …… 955
第四百六十章　蒂朗如何安慰马其顿公爵 …… 958
第四百六十一章　马其顿公爵夫人致马其顿公爵
的信函 …… 959
第四百六十二章　其他囚徒如何与蒂朗见面 …… 960
第四百六十三章　埃塞俄比亚王后如何抵达君士
坦丁堡受到隆重接待 …… 961

第四百六十四章　蒂朗致马其顿公爵夫人的信函 …… 965
第四百六十五章　凯撒如何率领大军继续收复帝
国的几个行省 …… 966
第四百六十六章　海军统帅如何获胜返回君士坦
丁堡受到褒奖赐婚埃利塞亚 …… 967
第四百六十七章　蒂朗如何得病以致失去生命 …… 968
第四百六十八章　蒂朗如何对圣像祷告 …… 970
第四百六十九章　蒂朗口授的遗嘱 …… 971
第四百七十章　蒂朗致皇储的遗书 …… 972
第四百七十一章　皇帝即命派遣众医生但蒂朗已
于返回君士坦丁堡途中与世长辞 …… 972
第四百七十二章　皇帝如何为蒂朗之死而痛哭 …… 975
第四百七十三章　皇储对蒂朗遗体的哀号 …… 977
第四百七十四章　皇储对蒂朗遗体的悲哭 …… 978
第四百七十五章　皇储给其母后的答话 …… 981
第四百七十六章　皇储如何进行忏悔交托灵魂 …… 982
第四百七十七章　皇储的遗嘱 …… 984
第四百七十八章　皇储的临终祈祷 …… 987
第四百七十九章　皇储去世后众人如何悲哭 …… 989
第四百八十章　蒂朗诸亲友如何商议由谁当皇
帝 …… 991
第四百八十一章　埃斯卡里亚诺大王如何抵达君
士坦丁堡觐见皇后 …… 993
第四百八十二章　蒂朗诸亲友如何传达使命于皇
后请其下嫁伊波利托 …… 996
第四百八十三章　皇后给众人的答话 …… 997
第四百八十四章　新皇帝如何召集全体兵卒慷慨

酬劳之后予以遣散 …… 999
第四百八十五章　皇帝如何安排护送蒂朗和皇储
遗体回归布雷塔涅 …… 1000
第四百八十六章　蒂朗的遗念如何在布雷塔涅备
受尊荣 …… 1003
第四百八十七章　皇帝如何释放苏丹和土耳其大
王双方永保和平 …… 1004

献　　辞

我，莫森·朱亚诺·马托雷尔，惶诚惶恐，凭着吾主耶稣基督及圣母马利亚之神圣名义与无上荣耀，谨将

《骑士蒂朗》

由此开卷，呈献于葡萄牙亲王堂费朗多殿下。

尊贵的亲王殿下：

尽管殿下的英名一向人所周知，如雷贯耳，然而如今尤为重要，因为殿下命我搜集古往诗人学者著作中所记述吟咏的骑士英雄业绩，以供圣览。今悉其中有一位骑士，世上极为著名，几乎如同红日之于星辰，讳曰白郎·蒂朗。其人曾征服无数疆土，分封同袍，而本身仅以骑士称号为荣。其后，这位骑士又从土耳其人手里光复希腊帝国之全部版图，归还于希腊的正教徒。

鉴于骑士白郎·蒂朗的业绩全部以英文记述，而殿下由于我曾在该岛居住，熟稔该项文字，因命我移译成葡萄牙文。我窃以为此项任务，非我莫属，一则由于我的职责要求我赞颂往昔骑士的不朽功绩，二则也可将日趋式微的骑士道精神重新发扬光大。因此，尽管我自以为才力不足，公私事务纷繁，而且运气不佳，生活捉襟见肘，完全有理由加以辞谢，然而有鉴于殿下一向宽宏慷慨，诚心支持奖掖一切崇高事业，决不至于挑剔我的无知无能所造成的种种缺陷，因而斗胆将其全部译出，不仅从英文移

译成葡萄牙文，而且还从葡萄牙文移译成通行的瓦伦西亚文①，以便使我本乡本土的人士均能从中获得教益。因此，我在此恳请尊贵的殿下接受这部作品，作为我卑微的奉献。如果其中难免不无瑕疵，那也可能由于英文的缘故，因为其中某些词句实在无法翻译。我诚心诚意随时愿意为殿下效犬马之劳，请殿下不介意我的粗糙文笔，能将其在殿下臣仆之中广为传布，使他们亦能得到好处，激发他们不畏武器锐利，能够挺身而出，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弘扬并且建立武功之本。

此外，这部作品也充分阐明骑士道的真髓，列举榜样，谴责罪恶和暴行。如果其中存有任何谬误，我，朱亚诺·马托雷尔骑士，甘负全责，因为即是我本人，为了诚心侍候尊贵的堂费朗多亲王殿下，于纪元一千四百六十年正月二日所开笔翻译。

① 即卡塔兰文；此书写作时，卡塔罗尼亚系瓦伦西亚的一部分，在瓦伦西亚的统治之下，两地均通行卡塔兰文。

绪　言

经验证明，人们的记忆力甚为薄弱，不仅容易将时间久远的事情忘却，而且眼前发生过的事情也经常不能记住。因此，将古代英雄伟人的盛德伟业利用文字予以记载，确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用确当，可以明白清楚地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借鉴和榜样。那位罗马著名演说家塔利奥就是这样说的。

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便在《圣经》里面读到许多圣徒的神勋，例如：约书亚、列王、约伯、托比亚斯，以及强大的犹大·马卡比奥等；在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里读到希腊人、特洛伊人以及亚马松人的争战；在蒂托斯·利维乌斯的著作里读到罗马诸伟人如：西庇阿、汉尼拔、庞培、屋大维、马可·安东尼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事迹。我们也可以读到描写亚历山大和大流士战争的记述；读到描写朗斯洛和诸位圆桌骑士的冒险故事；读到维吉尔、奥维德、但丁以及其他诗人的寓言诗；读到列位圣者、使徒、殉教徒的神功和圣勋；读到施洗者约翰，圣女抹大拉，圣隐保罗，圣安东尼，圣奥诺弗里乌斯，埃及的圣马利亚等人的忏悔。无数的功绩，无数的历史，都一一编撰而成，终于在人们思想中存留，不再遗忘。

至于那些英勇的人士，尤其是那些为了祖国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而永垂不朽的人士，特别值得受到尊重、荣耀和赞扬。我们由此读到：光荣没有无数的功绩不能得到，幸福缺乏完全的德行不能享受，英勇的骑士宁可死在疆场而不可耻地夺命逃遁。

例如圣女朱迪斯，敢于勇气百倍地刺杀霍洛费纳斯，从而由其压迫下解放城邦。因此，以古代的功业和历史编撰而成的书籍如此众多，人们几乎难以将它们统统读到而且加以记住。

在古代，武功受到极大尊重，因此唯有强壮、勇敢、敏捷，精于武术的人士才能获得武士的称号。体力和勇气应该运用以智慧，这样，武士才能以灵活和技巧累累以寡敌众，骑士才能以智慧和胆量处处压倒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古人经常举行演习比武，将年幼孩童编入军旅，以便使他们经得起战阵，面对敌人无所畏惧。武功应当高度重视，这是理所当然，否则国家和城市就不可能保持和平。圣《路加福音》中有一段文字①，便如此说明此项道理。我们记忆中有许多英勇的骑士，然而其中尤为出众、非同一般的，却是那位白郎·蒂朗。为了纪念他的崇高品德和骑士精神，因而才写成本书。欲知其事如何，且看随后分解。

---

① 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的所有都平安无事。"

第一卷

蒂朗在英国

第一章

白郎·蒂朗第一卷由此开始并回顾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于其晚年的功绩

武功的地位是如此崇高，应该备受尊重，倘若一切骑士均能够恪守其为此而建立之目的。尽管如此，天命却另作安排，将七个星座作用于世界，控制人类的天性，使我们倾向于罪恶；然而我们的造物主却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如果掌握得好，便能减轻我们的弱点，过起道德的生活。由于这个道理，本书将分为七个部分，阐述骑士应该如何在人们之中显示其尊严和地位。

第一部分是骑士道的起源；第二部分是骑士道的职务和责任；第三部分是要求参加骑士道的士绅或贵人必须经过的考验；第四部分是成为骑士应有的仪式；第五部分是骑士的武器表示什么意义；第六部分是骑士做些什么事情；第七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是骑士应该受的荣耀。骑士道的这七个部分将在本书的随后各章中加以阐明。在此地，将首先叙述尊贵的骑士、号称骑士之父的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晚年的一些事迹，作为开始。

第 二 章

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如何意欲前往圣地朝圣又如何告知其夫人及家人

美丽丰饶的英格兰岛上，居住着一位英武的骑士，世代簪缨，品德高尚，长期以来，一直恪守骑士道的规矩，因此备受尊荣而闻名遐迩。他名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年轻时候武艺高强，曾经多次参与水陆争战，无不均获全胜。他身经百战，率领千万甲士，驰骋疆场，其中有七次战役，对付的均为国王或者王子；他还五次参加比武，每次也都得到胜利。

且说伯爵到了五十五岁，觉得自己年老，发了善心，决定放弃武功，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去的。而且如果有可能，他将就地在那里忏悔补赎他的罪过。因为伯爵年轻时征战杀戮太多，心里总是感到悔恨而痛苦。

经过这样深思熟虑，他当晚即将出门远游的打算告知伯爵夫人。夫人虽然贤惠，敬爱丈夫，听了却心里万分不安，不久便显示出她自己为此而产生的恼怒。

次日早晨，伯爵将全体男女家仆召集到面前，对他们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我的忠心耿耿的孩子们，神圣的天命要我与你们分别。我是否一定回来，那就得看耶稣基督的意愿了，因为旅途十分危险，所以我想现在便对你们给予我的忠心服侍重重地加以酬劳。”

于是他命令抬出一只硕大的钱柜，分给每个人一笔丰厚的钱财，使所有的人都欢欢喜喜。然后，他将领地和权力都托付给夫人，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个儿子，然而还在幼年。他又命令打造一枚金指环，能够巧妙地剖成两半，每一半虽然仍然是一枚完整的指环，可是上面只有半片纹章。要将两片合在一起，才见全枚纹章。

做完以上种种事情之后，他来到伯爵夫人面前，以十分动情的脸容，对她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 三 章

伯爵如何与夫人告别和他申述的道理以及她的答复

“我的夫人，你对我的爱和种种情份，使我心里分外感到痛苦。想到就要与你那使我热爱不舍的美德分离，真如万箭钻心。然而希望又给我宽慰，因为我了解你处事有方，对于我的远行肯定会予以谅解和忍耐。如果上帝愿意，由于你的祈祷，我的长途旅行也会及早结束，使你安心。我的一切都由你掌管；我将儿子，家仆，家臣，庄园，都托付给你。这里还有我吩咐打造的半枚指环，我请求你将它带在身边，见它犹如见我，直至我平安归来。”

“我真伤心哪！”痛苦的伯爵夫人说道，“这是真的吗，爵爷，你要离开我出门去？至少你要给我恩惠，让我陪伴着你，一路上侍候你，因为我宁可死也不能没有你。如果你不让我去，我的末日就到了。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痛苦；我一想到你即将离

我而去，我的心痛苦得如同刀绞。爵爷啊，难道这便是我对你企盼的快乐和安慰？可怜的我啊！我还有什么希望，期待着你我白头到老？让我在痛苦中守活寡还不够？可悲的我啊，我是没有救药了！我只好去死，毫无办法了。但愿天上作起雷电风暴，让我的爵爷出不了门，只能留在我的身边！”

“夫人啊，我明白，你的热爱超过了你的理智啦。”伯爵说道，“你该想想，我们的主给罪人赐予了恩惠，让他迷途知返，想去忏悔。爱他肉身的女人，应该更爱他的灵魂，所以不说反对的话，而是衷心感谢我们的主给他的指引。尤其是我，我是一个重大的罪人，在征战中伤害了那么多的生命。如今我已经洗手不干，我去侍奉上帝，恳求赎罪，岂不要比在人世间浑浑噩噩过日子更好？”

“事情说来虽好，”伯爵夫人答道，“不过该是我受苦了。那么痛苦，不知要多久孤苦伶仃地守着活寡，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家主。等到想要我时来运转，心里也得更加痛苦，因为只好依靠这个可怜的儿子，由他帮着他的娘来想他的爹了。”

夫人说着，紧抱住儿子，扯他的头发，掌他的脸，又说道：

“我的儿啊，伤心地哭着与你爹告别，凄凉地留下来与你娘厮守吧！”

这孩子生了不过三个多月，扯开嘴便大哭起来。伯爵眼看母子都在哭泣，心里难过，想要安慰夫人，也难以抑止自己出于天性的爱而流下的泪，因而三个人都不说话，只顾在哭。夫人身旁的侍女看见三个人哭得这样声嘶力竭，动了爱她的感情，也都哭了起来。

城里的贵妇们，得知伯爵要离家出门远行，纷纷到城堡里来送他。她们进了房间，看见伯爵还在安慰夫人。夫人看见众贵妇进来，等到她们坐定，便对她们说出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我的柔弱的心因为强烈的爱而充满了绝望，众位夫人啊，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打击和悲伤刺激着我痛苦的心灵。我的热泪随着我的悲叹都难以抑止，可见我痛苦之深。因此，夫人们，你们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你们也对着我挥泪，对着我痛哭，让你们感到跟我一样悲伤，仿佛跟我一样遭到了不幸，因而跟我一起哭泣。看看我的模样，想想我将来的不幸，你们便会对我同情，因为谁也难保不逢到不牢靠的男人。残酷的死啊，你为何跟着不要你的人，而不跟着需要你的人？”

众贵妇都站了起来，请夫人抑止悲痛，与伯爵一起尽力安慰她，于是她又说道：

“我的痛苦不仅是这一遭，已经成了习惯。爵爷经常到法国去打仗，便将我抛进了泪海。我看这一遭我准是要伤心不堪，还不如昏睡着将这种苦日子打发掉。我的希望和安慰已经破碎；我只好这样说：圣徒们为了耶稣基督而受苦，我也甘愿为了爵爷而受苦，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和主人。从今而后，我要满足你，使你快乐。不过我要爵爷心里明白，离开了你，我便是在地狱下，跟你在一起，我便是在天堂上。”

夫人的悲哭一停住，伯爵又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四章

伯爵又对夫人说安慰的话和她如何向他告别以及伯爵如何到的耶路撒冷

“现在你说的这几句话使我很满意，上天会得高兴让我及早归来，免得你为我的灵魂担心。无论我在哪里，我的灵魂总是与

你在一起。”

“你的灵魂没有了肉体怎么能安慰我？”伯爵夫人答道，“还不如相信对儿子的爱，有时候你倒会得由此想起我。遥远的爱，轻如麻絮。你要我怎么对你说呢，爵爷？我的痛苦比你的爱深，因此，你要是真爱我，你便留下。可惜，摩尔人不懂得圣油，知道错了又有什么用？一个不向我表示爱的丈夫，我爱他也有什么用？”

“夫人，”伯爵答道，“我们的话便说到这里吧？我得出发上路了。”

“出发或者留下，由你决定，我作不了主，”伯爵夫人说道，“我只好回进房间再去痛哭我的不幸了。”

伯爵连连吻她，向她挥泪告别，也向其他众贵妇依依告别，只带着一名仆从，启程上路。

他离了瓦罗亚克城，搭上一艘便船，趁着顺风，不久便平安到达亚历山大港。他离舟登岸，结着好伴，便向耶路撒冷进发。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诚心诚意地恳切忏悔自己的罪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圣体，然后去朝拜了耶稣基督的圣墓，在那里作了热诚的祈祷，流了许多眼泪，痛悔自己的罪孽，因此他确实应该得到上天的宽恕。

他又拜谒了耶路撒冷所有其他的圣迹，然后又搭上了一艘便船，到了威尼斯。到了那里，他将剩下的钱统统给了一路侍候他的仆人，安排他在当地结婚，让他不再想回英国，而且还使这个仆人传出话去，说伯爵已经去世，于是那些在外经商的人便写信回去，说是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死在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了。

伯爵夫人得知这个消息，痛苦了一阵，守了孝，还举行了与他骑士身份相称配的丧礼。天长日久，伯爵单身一人回到故乡，

头发披到肩膀，胡子垂到腰间，全都变得雪白，身上穿着圣方济各的道袍，乞讨布施，秘密地居住在一座圣母隐修院里，瓦罗亚克城里几乎无人知晓。

这座隐修院坐落在高山顶上，风景优美，长着参天大树，流着清澈山泉。伯爵隐居在此荒僻处所，孤单地回避一切尘世交往，继续忏悔自己的罪孽。每周一次，他下到瓦罗亚克城中去乞求布施，以此维持生活。城里人由于他须发全白，委垂至地，都不认识他，便慷慨布施。他也到伯爵夫人面前去乞求。夫人见他如此贫苦，给的施舍比其他穷人更多。他便这样过着清寒的日子。

第 五 章

卡纳里亚大王率领舰队如何来到英国岛上

话说卡纳里亚有一位大王，年轻剽悍，好大喜功，时时心想外出征战，取得胜利。此时恰好有一股海盗劫掠他属下的地盘，于是他便率领一支舰队来到英国。由于受人挑拨，他怒不可遏，心急如火，恰好逢着顺风，这支舰队很快便到英国海岸，而且趁夜进了安托纳港。在岛上居民发觉之前，这帮摩尔人便已舍舟登陆，在岛上横冲直撞，杀人放火。

英国国王① 得知这个消息，便集合许多人马，前来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死伤很多，其中基督徒更多。因为摩尔人人数占着优势，漫山遍野而来。英国国王不能抵挡，只能带着残

① 当时英国国王是谁，书中未作交代，按时代推算，应为亨利一世。

兵败将退却，退进了孔都佩里城，那里便是圣徒托玛斯的遗骨掩埋的地方。

英国国王得知摩尔人正在岛上乘胜掳掠，大肆抢劫，于是重整人马。他打探到摩尔人将从一条水道附近经过，便于半夜将人马埋伏在路边。但是秘密保守不严，被摩尔人得知，他们一直等到白天，于是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斗。基督徒又战死了许多，剩下的跟随国王落荒而逃。摩尔人又大获全胜。

这位基督教国王着实不幸，打仗一次接一次败绩，连败九阵，最后只好退进伦敦城里，在那里坚守。摩尔人知道了，将他团团围住，向他继续进攻，连塔桥也攻占了一半。每天的战斗十分激烈，最后迫使国王由于饥饿不得不逃出伦敦，逃进威尔士山区，途经瓦罗亚克城。

伯爵夫人得知国王战败逃到这里，立即准备好了酒食和过夜所需一切。她是一位精细的女人，一心想如何保全她的城市，免得很快落入敌手，因此一见到国王便对他说了以下这一番话：

“陛下，看见你和你的人马在岛上这般遭遇，我心里难过。然而陛下愿意留在你我共有的这座城里，你会得到生活和作战所需的一切。我的夫君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是本地的伯爵，他为本城和本堡储备了充足的石炮，弩机，以及火枪，火炮等各种兵器，而且上帝保佑我们，还赐给我们四年丰收。所以，陛下，请你尽管放心。”

国王答道：

“夫人，你给了我很好的忠告。这城市已经固若金汤，战备充分，我何时要走便立即可以离开。”

“圣母马利亚，”夫人答道，“陛下啊，尽管摩尔人比你的人马多得多，他们只能从平原上来，另一边则不能，因为有一条威尔士山区来的大河挡着。”

“我很愿意在这里留下，”国王说道，“我请求你以我的开销下令作好在此驻跸的一切准备。”

夫人告别国王，立即带领两名侍女以及城里的管事挨家挨户地去征集粮草以及其他军需。国王及其部下看见供应如此丰富，满心喜欢，尤其赞赏伯爵夫人的殷勤周到。

后来摩尔人得知国王已经逃出伦敦，逃到瓦罗亚克城，便追了过来。在路上，他们攻占了一座城堡，名叫阿林堡，离开国王所在之地仅仅两里。大部分的英国土地已被他们所攻占。圣约翰节那天，摩尔大王终于率领全部人马，到了瓦罗亚克城下。基督教国王苦恼万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登上城堡的高塔，看着下面大群的摩尔人在焚烧房舍，屠杀男女老幼。那些逃得性命的呼天喊地一般涌进城来，半里路之外都听得见那些受苦人的叫喊，他们宁死也不愿被俘为奴。

国王目睹这种景象，心中万分痛苦，真想一死了之。他再也看不下去，便从塔上下来，走进一间小小房间，在里面流泪悲叹。他的侍从们都在房间外面听着他的悲伤。他哭泣了一会儿之后，开口说出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六章

国王的伤心话

“如果上天要我忍辱受苦，那么让死亡立即来到，解脱一切。因为我的无穷苦恼使我难以忍受，无法活下去。可怜的我，不幸的王，我受的伤害感动世界，却没有正义为我说话！崇高的主，如果我的无知无识难以说出我的痛苦，我恳求你，让我的正义在

你面前现出一条光明大路。主啊，你不要以为你这些百姓是基督徒中的罪人，而不肯将你的仁慈和怜悯赐予他们。拯救他们吧，保护他们吧，别让他们去受摩尔人的折磨。他们会回来重新侍奉你，赞美你的崇高的。我就如同一个回不了港口迷失了方向的水手，请求你，耶稣的圣母，救助我，将我拔出深渊，让你儿子的光荣名字永远传遍我的国土。”

苦恼的国王这样悲叹着，将头靠到了床上的枕头。此时房间门口似乎走进来一位美丽的少女，全身穿着白纱，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的后面还跟着许多少女，嘴里都唱着赞美圣母马利亚的颂歌。他的话刚说完，这位领头的少女便走到国王面前，将手按在他的头上，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

“国王，不要担心，圣母和圣子会在这种不幸的遭遇中帮助你的。你逢到的第一个来向你乞求施舍的白胡子老人，你应该迎上去吻他，祝他平安，诚意地恳求他换下身上穿的衣服，将你的全部人马交给他统率。”

痛苦的国王惊醒了，眼前什么也没有。为了这个梦，他很高兴，心里想着它，记起了梦中所见的一切。他走出房间，外面侍候的骑士们急忙向他禀报道：

“陛下，所有的摩尔人已到城外安营扎寨。”

国王尽力保持镇静，命令当夜小心戒备。

次日清晨，隐士伯爵起身上了高山，去采集维持他生命的野草，看见了田野里来往奔跑的摩尔人，便离开了他隐居的房子，来到惶惶不安的城里。

这位老人许多天来只以野草为生，看见城里的人都在胆战心惊，便到城堡上去想向伯爵夫人乞求施舍。他进了城堡，逢到国王出来去望弥撒，便走上前去跪下，向他乞讨布施。国王想起了昨夜的梦，便将老人扶起，吻了他的嘴，拉住手引他进了一间

房间，两人坐下以后，国王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 七 章

英国国王如何请求老隐士

“对你的品德的殷切希望，尊敬的长老，促使我恳求你在我们十分困难之时给予帮助和忠告，因为我看你是一位圣贤，耶稣基督的朋友，一定会关心这些邪教徒在我们国土上的为非作歹。他们已经蹂躏了本岛的大部分，在战斗中杀死了我的许多骑士。如果你不为我感到痛苦，你也该同情那些被俘的将永世为奴的基督徒老百姓。你要看到，这座城堡尽管粮草充足，军备齐全，我们也难以长久支持，因为摩尔人人数众多，已将本岛大部分占领，就等着摧毁我们。我们也难以盼望救援，除非是上帝的慈悲。因此，我殷切地恳求你，为了上帝的爱，为了你的仁慈和高尚品德，脱下你忏悔的衣服，换上武装，以便靠着你的帮助和指挥，让我们有可能战胜敌人。”

国王诚恳地说完之后，老隐士也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 八 章

老隐士给国王的答话

“陛下，你的崇高尊贵，令我敬佩，却来向我这贫苦衰老的人要求忠告和帮助，使我惭愧万分。陛下准是看得出来，我的身体又衰又弱，已经十分老朽，那是由于年岁已高，生活清苦，长期只

靠面包和山上的野草为生。我已经不中用了，也拿不起武器了。陛下身边有的是勇敢的壮士和骑士，他们有勇有谋，不去求助于他们，却来求助于我？如果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善战，陛下，我一定为陛下出力，万死不辞。我将以我的微力去解救百姓，也扶持这么年轻便受颠覆王位之危的国王。因此，我恳求陛下务必原谅。”

国王听了，心里恼火，又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 九 章

国王给老隐士的答话

“如此合情合理的请求，不该受到推托，倘若你确是怀着善心，存着慈悲的话。想来你不会不知道圣徒们和殉徒们的善行，他们为了护佑天主教的神圣信仰，挺身与异教徒作战，获得殉教或胜利的光荣桂冠，受到上天的褒奖和鼓励。因此，尊敬的长老啊，我跪倒在你脚下，挥着这股热泪，再次向你恳求。如果你是忠诚的基督徒，为了尊崇吾主耶稣拯救人类而作出的牺牲，你便应该对我这个患难中的国王，对全体基督徒老百姓，抱有同情和怜悯。我们都对上帝的慈悲和你的能耐怀有希望，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老隐士被国王悲伤的眼泪所感动，激起了慈悲的心肠，不禁也流下了泪水。尽管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要帮助国王，却还要试一试国王是否坚定。

于是老隐士扶起国王，为他拭去眼泪，又开口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 十 章

老隐士给国王最后的答话

“年轻的王上啊，你前途无量，在你的身上，人们都在看着你怎么办事。对于我这个老人，我只要按照骑士的规矩，甘冒一切危险，便能获得名声。不做懦夫，保持着年轻时的名声，继续不断地冒险，便足以一直活到老年。的确，你的可悲的话说得有理，你的痛苦的眼泪打动了我，使我不得不有违心愿来答应你。不幸的陛下啊！你的生命太没有价值了！留着这些眼泪用到别的场合去吧。我看你的请求如此谦恭合理，为了对那个你为我祈求的人的爱，也为了对你的爱，因为你是我的主人，我甘愿为你效力，解救你，也解救你的王国，尽管这么衰老，也要投身战斗，保卫基督教，巩固信仰，压倒摩尔人的气焰。我要为陛下出谋划策，靠着上天的帮助，给你荣耀，使你成为战胜一切敌人的胜利者。”

国王回答道：

“尊敬的长老，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恩惠，我向你发誓，我决不会不听从你的命令。”

老隐士说道：

“现在，陛下，你到外面大殿上去，要对所有的骑士和百姓面露喜色，与他们亲切谈话，津津有味地用早餐，如同平常那样精神焕发，使那些丧失信心的人恢复希望，因为如果一位主公或者首领，虽然面对强敌，决不应该现出愁容，否则便是涣散人心。同时请你派人找来几件摩尔人的衣服给我，看我如何行事。我在

到圣地耶路撒冷去时，经过亚历山大港和贝鲁特，在那里住了许多日子，因而学会了摩尔话，并且在贝鲁特学会了使用某些药料制作火药的秘方。这种火药六小时以后便会自动爆炸而燃烧，只要一旦烧了起来，便会将全世界都烧掉。而且，浇上全世界的水也不能将其浇灭，除了用油和松子。”

“那真是一样好东西。”国王说道，“只能用油和松子，别的东西浇不灭。我还以为只有水才能浇灭世界上一切的火呢。”

“是的，陛下。”老隐士说道，“如果陛下允许，我便到城堡门口去捡一种药料来，它能用水或者酒点燃一支火把。”

“真是不可思议。”国王说道，“一定十分好看。”

于是老隐士到了城堡门口，因为刚才他进来之时看见那里有些生石灰，他便捡了些许，回到国王面前，然后取来一些水，浇在上面，石灰便燃烧起来，仿佛用一根草点着了一支蜡烛。

国王说道：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难以相信。如今我也认为人们没有做不成的事了，尤其是那些在世界上到过许多地方的人。尊敬的长老，我恳求你，告诉我制作这种火药所必需之物。”

“陛下，”老隐士答道，“我会去采集的。我已经亲手配制过好几次，懂得药料的好坏。等到火药制成，我要单独到摩尔人的营地里去，置在他们国王的营帐旁边。半夜里，火药烧着了，所有的摩尔人都会到那里去灭火。那时候，陛下聚集你的全部人马，一看见火起，便向他们扑去。陛下肯定能够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将他们击溃。我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我在贝鲁特时，见过这种情况，城里的那位国王，靠着上帝和我忠告的帮助，将围城的国王打败，成了胜利者。陛下也要尽力而为，每一名骑士也同样，要懂得用什么方法打败敌人，支援朋友。”

第十一章

英国国王对老隐士的感谢

国王听了老隐士的话十分高兴，对他千恩万谢。他心里高兴，知道这是一位骑士的真正忠告，于是下令一切照着老隐士的嘱咐去办。

这时候老隐士已离国王而去，不一会儿便搜集来了配制火药的必需物品，对国王说道：

“陛下，如今我们只缺一种材料，不过我知道伯爵夫人那里便有。她的丈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生前有着很多，用来做过许多东西。”

国王答道：

“我们立即便去见伯爵夫人。”

国王命令向伯爵夫人通报，要求见她。伯爵夫人从房间里出来，见到了国王和老隐士。

“夫人，”国王说道，“我请求你给我一点儿那种活硫磺，它里面有火，但是不能燃烧，就是你的丈夫伯爵用来放在火把里面，大风也刮不灭的那种东西。”

伯爵夫人答道：

“是谁对陛下说了，先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会得制作这种火把？”

“夫人，”国王答道，“这位老隐士便是。”

伯爵夫人立即到了武器库里，取出来那么多，使国王十分满意。

国王回到大殿时，宴席已经齐备。国王拉住老隐士的手去就座，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那是应得的荣耀。国王的侍从们看见国王对待老隐士那么尊重，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伯爵夫人却更加惊讶，因为她惯常给他施舍，听他言语的安慰。她也很是痛苦，国王对他如此尊重，她后悔不曾给他更多的施舍，也没有对他很好了解。于是她对侍女们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唉，我对我的无知多么气恼，没有足够尊敬这位老隐士。我知道他是一位圣贤，怎么能让他在我领地上待了那么长久而没有给他应有的重视。如今我看见王上对他这样仁慈敬重，让他坐在身边进餐，我一辈子都会由于对他轻视而觉得遗憾了。唉，高贵的王上，慈悲的父亲，只好让我尽量补救吧！”

第十二章

英国国王如何允准老隐士去配制火药

宴会结束，英国国王心里宽慰，便允准老隐士去配制火药。几天之后，火药已经配制成功。老隐士来到国王面前，禀报道：

“陛下，请你允许，我要去实现我的计划了。请陛下发布命令，作好人马冲锋的准备。”

国王表示十分满意，于是老隐士趁着黑夜，换上了摩尔人的装束，从城堡的暗门里偷偷地溜了出来，不让任何人察觉，来到摩尔人的营地。

他觉得钟点已到，便将火药抛撒在营中一位大头领的帐篷附近，这位头领正是摩尔大王的亲属。过了夜半，大火发作，那么炽烈可怕，谁见了都要吃惊。摩尔大王以及所有的摩尔人，部

来不及武装，纷纷赶到火势最烈的地方来救火，但是泼了多少水也救不灭，而且水泼得越多，火烧得越旺。

英国国王已经武装整齐，看见大火起来，便率领手下人马冲出城堡，勇气百倍地扑向摩尔人，将他们杀得落花流水，使他们惊恐万分，谁都逃不了命。

摩尔大王看见遭到如此大火，死了那么多人，跳上一匹快马便逃，逃进了一座他占领的城堡，名叫阿林堡，带着逃得性命的人马在那里坚守。

他和全体摩尔人都十分奇怪，怎么会如此一败涂地，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的人数要比基督徒多五十倍。摩尔人逃走后，基督徒夷平了他们的营地。天大亮时，凯旋回进城堡。

四天以后，摩尔大王派遣使臣送来一封战书，向英国国王挑战，书中写着如下的一番话。

第十三章

卡纳里亚大王致英国国王的战书

卡纳里亚大王阿卜拉因咨尔英国国王：

倘若你欲结束你我此战，以免军民生灵涂炭，继续流血，尽管我已在本岛取得优势，占有更多村镇城堡，率领更多人马兵卒，然而安拉却赐你此次胜利，殊不知从你国土所获，已经十分丰富，现向你提出挑战，一对一进行决斗，其条件如下：若我胜你负，你应向我称臣，在我统治之下治理英国，岁贡金币二十万，并于圣约翰节身穿布衣，于伦敦、坎特伯里、萨利斯伯里，以及我败绩于此之瓦罗亚克四城巡行，以志记念。倘若命运逆转，而是你胜我负，我立即返回本国，任你和平统治英国，并将我所占村镇城堡统统交还。

此言非虚，也无对你王冠有所轻视，而是安拉伟大，谁是谁非，他会公正处置。

第十四章

卡纳里亚大王如何派使臣将战书递交英国国王

卡纳里亚大王派出两位摩尔骑士，携带战书离开阿林堡，向着瓦罗亚克而来。这两位使臣前面，有一名号手先行，请求和平接待使臣。

号手到达瓦罗亚克城门口，守兵问明来意，叫他就地等待，另一名守兵即火速回报国王。国王经过商议，命守兵允准他入城。号手进到城里，萨利斯伯里伯爵对他传达国王的旨意道：

“号手听者，王上有命令，可以接待两位使臣，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受伤害。”

伯爵随即赏了他一袭绸袍、一百金币。号手欢天喜地地回去了。众人在等着接待使者之时，老隐士对国王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陛下，我们要使这些摩尔人大吃一惊。请你命令两位贵官，带着大批随从，武装整齐，出城去迎接他们，但是头上不戴头盔。城门口要派三百名兵士把守，也要武装齐备。他们经过的街道要装饰华丽。所有的妇女不论老少，都要站在窗口或者房顶，一定要高举旗幡，而且头上戴着头盔。使臣经过之时，使他们看到甲胄闪亮，以为她们都是戎装的兵士。那三百名守门的兵士，等到使臣进城之后，要绕过后街进来，站到广场上，街

角上，让他们看见。这样，必定会引起他们的惊讶，看见打了败仗原来对方是有这么多人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我们从西班牙、法国或者德国来了援军。”

国王听了老隐士的话觉得很对，便照他所说的去办。他挑选出兰开斯特公爵和萨利斯伯里伯爵两位爵爷出城迎接，随带四千兵卒，每人头上只戴一只花环，出城足有一里。贝德福公爵问老隐士道：

“老隐士，请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些礼节来迎接使者。他们怎么来见王上呢？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带武器还是不带武器？”

“倘若此话之中并无恶意，”老隐士回答道，“你的问题提得正确。可是我看你话中之意，却是歹而非善。因为我老而无能，你便在王上面前取笑我。注意你说的话吧，不然我便在你嘴上套根勒口，让你一步动不了。”

听见这话，公爵跳起身来，拔剑出鞘，喊道：

“要你不是个老头，穿着圣方济各教士的道袍，我便要用这柄雪耻之剑，将你的衣服拦腰撕作两截。”

国王听了，怒火冲天地站了起来，命令下了公爵手里的剑，将他关进一座塔楼。当时在场的众贵人都来安慰老隐士，说他这样德高年劭，便原谅了这小伙子吧。可是老隐士原谅了，而国王却任凭众人如何劝解说情也不肯宽恕，因为要去迎接使臣而正想用什么办法将他撵走。

正在此时，有人来禀报，摩尔使臣已经临近。于是众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和布置纷纷行动。

使臣到了国王面前，递交委托书和战书。国王命令，当着众人高声朗诵。朗诵完毕，老隐士走向国王，说道：

“陛下，请你接受挑战。”

于是国王说道：

"我接受挑战，同意你们大王要求的条件。"

使臣被邀请在城里过夜。他们同意了，受到应有的很好款待。

国王当即下令召开御前会议。正在作此准备时，老隐士率领众贵人来到国王面前跪下，请求国王慈悲，给他塔楼钥匙，以便放出公爵。经过众人同时苦苦恳求，国王终于应允，将钥匙交给他们。老隐士便带着众人来到塔楼，被囚的公爵正在向一位教士忏悔，因为他自知必死无疑。听见塔门开了，公爵吓得脸色变白，以为要拉他出去立即行刑。

老隐士却对他说道：

"公爵大人，如果你对我说了粗话，那么我对你也说了粗话，请你原谅我，我也愿意原谅你。"

于是双方和解，都回到会议大厅，国王正和全体公爵们、伯爵们、侯爵们等待着。他们又将摩尔大王的战书念了一遍。由于国王和众爵爷都尊重老隐士，认为他不仅是个贤哲之士而且精通骑士道，外加文武全才，因此都愿意让他先说话。于是老隐士便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十五章

御前会议如何决定由老隐士对卡纳里亚大王给英国国王的战书发表意见

"由于自然的道理，陛下，我必须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才疏学浅，为了免得影响各位大人的判断，因而命令我首先发

表意见。我便有话直说，尽管你们会看见我不配谈论此等事情，因为我不是崇尚武功之人。但是如果我说错了，也请陛下和诸位大人宽恕并且纠正，因为我来自荒山野岭，只懂得飞禽走兽，不懂得武艺战术。我要说的是，陛下，为了满足摩尔大王战书中提出的一对一决斗的要求，你应该像一位勇敢的国王那样，接受他的这种挑战，不要害怕战死的危险——在我看来，对于一位国王，勇敢地死，要比忍辱而生更有价值——但是考虑到摩尔大王身强力壮，十分勇猛，要与他一对一地决斗，并非易事。但是陛下为了实现诺言，而况我们的主也会根据事实进行判断，谁也不是故意隐瞒，我们大家也无意欺骗我们的敌人而去争取胜利。因此，我们都认为我们的王上身体不佳，甚为病弱，虽然有着骑士的勇气，却不宜去和摩尔大王这样蛮横的人进行决斗，最好是由王叔兰开斯特公爵去打这一仗，而我们的王上则宣布放弃权杖和王冠，以免摩尔大王发觉受骗，与他决斗的并非国王。”

老隐士的话刚说完，三位公爵勃然大怒，站了起来。他们是：格洛斯特公爵，贝德福公爵和阿塞特拉公爵。他们都大叫大嚷，不同意兰开斯特公爵代替国王去应战。他们都说自己是国王近亲，理所当然应由他们去打这一仗，而不是兰开斯特公爵。

国王不让他们多说，自己勉强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十六章

英国国王在会议上讲了要去和卡纳里亚大王决斗的道理以及众骑士的答复

“的确，这样七嘴八舌的要求，从来没有听说过，还不如对我

的决心说些怀疑的话。因为我不高兴也不愿意你们之中任何哪个代替我去决斗。我接受下的挑战，只有我去实现。”

一位英武的男爵站起身来，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陛下，请原谅我要说的话。陛下的决定，我们决不能答应。如果上帝确实爱你，没有赐给你力气，我们都知道你无法去进行这样剧烈而凶猛的决斗的。请陛下接受我们全体的意见吧。如果我们认为陛下适宜于从事什么工作，我们当然也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你的命令的。”

全体爵爷和众骑士都赞成这位男爵说的话。

“忠诚的臣民们，部属们，”国王说道，“既然你们认为我与摩尔大王决斗是不适宜的，我十分感激你们对我的爱，我决定采纳你们的意见。但是我命令你们，谁也不准说他本人要来代替我决斗，否则便处死。这个人只有我自己来选择，选择出来后，我将向他交出我的王冠、权杖以及整个王国。”

众人都表示同意。于是国王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十七章

英国国王如何得到众爵爷和众骑士的同意而把王冠、权杖和王国都交付给老隐士并由他去和卡纳里亚大王决斗

“开头之时，幸运总是隐含冒险，它要毁灭它所要欺骗的一切，它不使对手发现它要庇护或者反对的是谁。唉，不幸会

经常与幸运相伴，会得毫无经验地走向相反。一点儿损害会得酿成巨灾，再强大的人也不能忍受。因此，众位公爵、伯爵、侯爵以及我全体臣民，我愿意这样表示：因为上帝的意志，使我缺乏强壮的体力，而你们诸位也劝说我，说我不能前去进行决斗，我听从你们的爱护和意愿，决定将我的王位、王冠、权杖以及一切权力，心甘情愿地毫无条件地禅让给老隐士，就是在诸位面前的他。”

国王说着，脱下身上的王袍，又说了以下的几句话：

“如同我现在脱下我身穿的王袍，披到老隐士身上一样，我也将我的王国和权力同时交给他，请他接受，代替我去与摩尔大王交战。”

老隐士听见国王说出这样的话，立即站起身来要想说话，然而当时在场的众位爵爷、骑士和大臣也都站了起来，围住老隐士，没有让他有说话的余地，便动手脱下他穿的衣服，给他穿上王袍。国王当时便在法官面前宣布，经过御前会议全体爵爷和骑士一致同意，逊位给老隐士。老隐士看见国王和众人都诚意恳求，便接受了王位和决斗，并且立即提出给他准备合身的甲胄。众人便去给他取来好几副甲胄，但是他看了却没有一副中他意的。

“我相信，”当了国王的老隐士说道，“不能因此而不去决斗，即使我只穿衬衫。我请求你们，诸位贵人，去到伯爵夫人那里，向她提出请求，请她出于好意和善心，将他丈夫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经常穿着上战场的甲胄赐借一用。”

伯爵夫人看见那么多的公爵、伯爵、侯爵以及御前会议的全体成员，都来求她，心里高兴，拿出几副不值价的甲胄。隐士国王一看见，便说道：

“我要的不是这种，还有好的。”

于是全体爵爷们贵人们又回到伯爵夫人面前，向她另外要别的。伯爵夫人却回答说没有了。隐士国王听见她这样答复，又说道：

“我们都到她那里去，看看我运气怎么样。”

他们都到了伯爵夫人面前，国王说道：

“夫人，我请求你恩准，赐借尊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的甲胄让我一用。”

“陛下，”伯爵夫人答道，“凭我的儿子发誓，我只有这几副，都已取出去了。”

“的确，”隐士国王说道，“然而那些都非我所求。请你借给我你卧室的小箱子里藏着的那一副，外面用绿白双色的绸缎包着。”

伯爵夫人不禁双膝下跪，说道：

“陛下，我请求你的恩典，让我知道你的尊姓大名，以及你是如何认识我先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大人的。”

第十八章

隐士国王在伯爵夫人恳求下如何不肯说出自己姓名而只说明自己如何在鲁昂城之战时认识的瓦罗亚克伯爵

“夫人，”隐士国王答道，“现在不是让我告诉你我姓甚名谁的时候，而是让我应该了解对于众人都十分急需而且有用的种种事情。因此，请求你将甲胄取出，借我一用，我将万分感激。”

“陛下，”伯爵夫人又说道，“我很愿意借给你，只求上帝帮

助你战胜摩尔大王。既然你不肯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那么请你赐我恩典，至少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样认识我先夫的。”

隐士国王答复道：

“夫人，既然你一定要我告诉你，我也很愿意对你说一说。你大概还记得你丈夫在鲁昂城战胜法国国王的那次战役。你丈夫当时是该城总兵。法国国王率领步骑六万人马来侵犯该城，你丈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带领少数人马冲出城来抵抗，留着城门未关，就在桥头打了一仗，许多法国人死在桥上，连同掉下河去的，伤亡超过五千。你丈夫回进城去，这时有一帮毕卡迪亚人抄过小路，想来偷袭城市，又亏得吉列莫·德·瓦罗亚克及时在城门口挡住。你丈夫回城时，法国国王命令人马又一次攻城，许多法国人立即冲了上来。看守吊桥的兵士看见法国人已经冲进很多，便落下闸门，将国王关在城外。吉列莫·德·瓦罗亚克将进城的法国人统统打败，抓了俘虏，这时，你丈夫看见法国国王还在那里死命攻城，便从另一座城门里出来，绕到法国国王背后。城里其他的人也随着冲出，于是法国国王受伤两处，坐骑也死了。他手下一名骑士，看见国王负伤，摔下了马，便将自己的马让给国王，国王才算落荒而走。夫人，你还记得几天之后你丈夫奉王上之召回都，受到王上和全国臣民的欢迎，甚至为了不让他从城门进城，因而拆掉一段城墙。他独自一人，坐在披着绣衣的马匹拉着的锦缎马车里，手执出鞘的宝剑，凯旋入城。后来他回到瓦罗亚克，在那里住了好多日子。在这些战争中，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是战友。”

不一会儿之后，伯爵夫人又开言道。

第十九章

伯爵夫人听隐士国王说的一番话便心甘情愿地将瓦罗亚克伯爵的甲胄借给他以及他如何与摩尔大王决斗获得胜利

“我十分高兴，陛下，记起了你对我讲的这些事情。听见我先夫的英勇功绩，令我感到欣慰。我十分爱他，尊敬他，因为他名声高，德行好，配得上真正的王冠。然而命运却相反，他将我活生生地撇下，离开了我。自从他不在我的身边，我就没有了好日子过，天天以泪洗面。我也不想多说，以免使得陛下厌烦。我只有一件事请求陛下原谅，就是陛下在过着隐士生活之时，我没有尽我的力照应你。早知道你是我丈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的同袍和战友，我是应该格外尊重你厚待你的。”

隐士国王对伯爵夫人的话十分满意，答道：

“没有错误，便不用请求原谅。夫人的德行人所共知，我受的恩惠也说不尽。我只求你，请速将那副甲胄借给我吧。”

伯爵夫人立即取出另外一副甲胄，外面包着一方蓝色绣花缎子。隐士国王一见，说道：

“夫人，你将你丈夫的甲胄藏得真好！众位爵爷大人和我，如此恳请，你仍然不借。这副甲胄是吉列莫·德·瓦罗亚克比武时用的。我要请你借给我的那副却是在你卧室里，用白绿双色的绸缎包着，上面绣着一头金冠狮子。我知道，只有那副甲胄，才是他穿了去打仗的哩。夫人，如果我走进你的卧室你不生气，

我到了里面便找到了。”

“我遭了殃啦！”夫人叹道，“仿佛你是一辈子在这家里当差的！请陛下进去吧，看见什么东西好便拿什么东西吧！”

隐士国王见她同意，便向她道谢，率领众人都进了卧室，取了甲胄出来。隐士国王发布命令，将它整修齐楚，作好整备。

决斗定于次日举行。当晚隐士国王来到大教堂，将甲胄供奉在圣母的祭坛前面，彻夜在那里跪着。天亮后，他虔诚地望了弥撒，然后在教堂里穿上甲胄，吃下一只鹧鸪作早餐，以增强体力，接着便来到战场。城里所有的妇女和姑娘也都赤着脚，列成队伍，走出城来，一边向天主和圣母祷告，保佑她们的国王战胜摩尔大王。

隐士国王上了战场，看见摩尔大王跃马扬鞭也纵马上了战场。所有的摩尔人都爬上一座山岗观看，而基督徒则都站在城墙外面。隐士国王手执一支锐利的铁矛，胳膊上挽一面小盾，左边佩剑，右腰插一把匕首。摩尔大王则张弓佩剑，头戴缠了许多头巾的一顶尖盔。

两位君王在战场上站好位置，便勇气十足地纵马互相冲杀。摩尔大王飞快地弯弓射出一箭，正射在隐士国王小盾中央，透了过去，射中胳膊。摩尔大王迅速地又射出一箭，射中对方大腿，穿透了腿甲。两支箭虽然没有透进去多少，但是大大地妨碍了隐士国王的活动。他已经受了两处伤，然而还未靠近摩尔人。现在一等靠近，隐士国王便扬臂将矛向对方投去。摩尔大王却弓马精熟，看见铁矛飞来，便举弓一拨，拨开去十步以上。这时候隐士国王已经到了他的面前，使他无法再弯弓射箭。等到双方几乎都手已能及之时，隐士国王高声喊道：

“上帝帮助我，让我战胜所有的摩尔人！”

摩尔大王看见对方已经冲到面前，自己无法再弯弓射箭，便

圈转马头，转身逃开。

隐士国王已经投出长矛，立即伸手拔剑，跟着追上，向对方脑袋狠狠砍下，然而没有使他受到多少损伤，因为他头上缠的头巾实在太多！摩尔大王举弓抵挡，格开了多次砍击。于是隐士国王猛地向他扑了上去，砍断了他的一条胳膊，挺剑直刺进他的腰侧。摩尔大王终于掉下马来，滚在地上。隐士国王立即下马，割了首级，捡起铁矛，用矛尖挑起，凯旋回城，枭首示众。

城里的基督徒欣喜若狂，男女老幼都不再有受奴役的痛苦。隐士国王进得城来，便立即召来医生，为他治伤。

次日清晨，隐士国王在寝宫召开会议，经过讨论，任命两位骑士作为使臣，到摩尔人那里去要求他们遵守诺言，立刻撤兵，并且保证保留他们的船只和财物，让他们安全回国。

使臣选定之后，照例派出一名号手先去通报。摩尔人十分满意地给予安全保证。两位使臣出发，到了摩尔人营里，向他们传达了使命。摩尔人很好地接待了使臣，要求他们等待答复。其实摩尔人是存心捉弄他们，为了大王被杀的苦恼变得十分恶毒。

摩尔人之间正在争吵不休的，是推举谁继承为大王的事情。有的人拥护卡塞·本·卡利，另一些人提出阿杜克不雷克，战死的大王的表弟。最后他们一致推举了卡利·本·卡利，因为他是一位英勇的好骑士。他一登上大位，立即下令将两位使臣及其随从抓住斩首。砍下的头颅都装进一只革囊，给一头毛驴驮着向城里走去。城堡高塔上的守兵看见两个骑马的人牵着毛驴而来，快到城下之时扔掉毛驴赶紧回头逃跑。守兵队长立即命令十名骑兵出城去察看是怎么回事。骑兵们见到如此惨状，立即回城向隐士国王及众朝臣禀报。众人都大吃一惊，隐士国王便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十章

受伤的隐士国王庄严立誓

“我冒着生命危险与敌决战，为了使英名永垂青史。那些过着没没无闻日子的人应该将他们生下的日子认为便是他们死去的日子。无情的命运要让他们了解有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自己却不如石块和树木。石块是建筑之材，树木能开花结果，对人都有好处。我认为那些活得光彩的人更有价值，他们决不会死去，将永远活在永恒的辉煌名声之中。极端残酷的异教徒啊，你们不可能给予你们所没有的东西。现在我庄严宣誓，虽然我伤势未愈，不将这帮摩尔人逐出国门，决不踏进任何人家，除了望弥撒之外。”

隐士国王说罢，立即起床，穿戴整齐，下令吹起军号，首先冲出城去，号召一切十一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跟随着他，违令者斩。隐士国王就在战胜摩尔大王的地方筑起营寨，并且运来许多石炮以及其他军需。

伯爵夫人听到隐士国王的号召，要求十一岁以上的男子都随他去打仗，心里害怕，明白自己的儿子也得去。于是急忙来到隐士国王面前，跪倒地下，以哭丧的声音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陛下啊，你是办事郑重的君主；你慈悲为怀，对于弱者必抱着怜悯同情之心。因此，我请求你宽宏大量，垂怜于我，因为我在世界上没有别的幸福，除了这个儿子。他年龄尚幼，对你无用。请你念我丈夫和你的亲密友谊，你们一起经历的征战，以及你在当隐士期间我给你的关照和施舍，恳求你答应我的要求，免

除我的儿子吧。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身边没有其他安慰，只有他了。陛下啊，我们母子，将永生永世对你的慈悲感恩不尽。”

隐士国王明白了伯爵夫人无理的请求，立即作了以下的答复。

第二十一章

隐士国王说明为何不能免除伯爵夫人的儿子

“我很愿意听从你，伯爵夫人，如果你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尊重你的儿子如同尊重我自己一样。谁都知道，男子应该习武，懂得征战，学习骑士道的种种规矩。理应从小开始便舞剑弄枪，因为只有幼小之时才能打下基础，无论将来是上决斗的战场，还是野战的沙场。你的儿子正好是在历练骑士道的荣耀和精神的最佳年龄，因此我正想带他在身边，仿佛带着一个儿子那样，既是报答他父亲的友谊，也是为了你的缘故。啊！多么光彩，一位母亲有一个年轻儿子，将要在这场战争中博得英名！因此，他必须随我去，明天我将封他为骑士，让他可以学习他父亲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的榜样。如果他现在便来，众骑士都会善待他的。而我，我对他父亲生前那么敬爱，死后就更加怀念；在这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样热爱他的了。如今我爱他的儿子，也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我请求你，夫人，回到城里去，让你的儿子留下吧。”

“凭着我的信仰，”伯爵夫人答道，“陛下，你的劝告在我看来并非都好。你是要让我明白，骑士道是有好结果的吗？我看却是

够倒霉的了，又是伤痛，又是气忿，毫无用处。陛下自己难道不是经历着了吗？昨天你还是那么快活健壮，今天却受了伤，瘸了腿，不舒服。身上掉了肢体，就更加倒霉！我对我的儿子也这样怀疑。如果我肯定他在战斗中不死不伤，我便放心地让他跟随你去。可是谁能保证打仗不出事儿呢？我的心灵在极度的痛苦中颤抖，因为他是大胆的，勇敢的，愿意学他父亲的好榜样。陛下，我知道打仗十分危险，因此我的灵魂不能安宁。最好的办法是给我儿子，你自己去打仗。”

隐士国王温和地答复道：

“妇女说的话都是这样的。伯爵夫人，你不要再说了，安安静静地与上帝一起回城去吧，在这里待着是没有用的。”

伯爵夫人的亲属也劝她留下儿子回城去，因为隐士国王会得照应他的。她眼见没有了办法，哭泣着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十二章

伯爵夫人留下儿子时的哭诉

“唉，多么不讲道理的事情啊！我的痛苦比谁都深重！悲伤的眼泪啊，这便是我的毁灭！难道你们听见我遭到这么重大的损失不伤心，如果不，那么请听一听我的呻吟、哀号、唏嘘和哭泣吧！这些都是一位做母亲的痛苦，她的唯一的儿子被夺走了，去献给那装成友谊和可爱模样的吓人而残酷的死亡。母亲啊，你像羊那样生养了一个儿子，却让他在残酷的战争中作了牺牲死去！但是，既然无法挽救，痛哭又有何用？难道王上就不肯怜悯我们母子吗？”

国王被伯爵夫人的哀哭所感动，不禁也掉下泪来。他走到一边，吩咐伯爵夫人的亲属将她送回城去。于是两位骑士扶起伯爵夫人，一路尽力安慰她，将她护送进城。

“你们以为，”伯爵夫人说道，“是在安慰我的痛苦，然而殊不知话说得越多，我的心灵越是钻心地痛苦。我只有这唯一的孩子将我叫作母亲，假使他在战场上战死了，我怎么办？伤心，悲哀，失去了丈夫，又没有了孩子，以及这个痛苦的世界上的一切？与其让我目睹这种痛苦，还不如先死了的好。失去了一切的快乐、安慰、享受，还要财产和幸福有什么用，如果剩下的只有眼泪和哀号？至少上帝应该让我到美好、碧绿的大河边去，忘掉我的一切不幸，度过我残余的一生……”

伯爵夫人说完这一段话，她的儿子开口说道：

“母亲，我求你不要再为我哭泣，累坏了你身体。我吻你的手，感激你对我怀着的极大的爱。但是你要想到，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应该离开母亲的宠爱，拿起武器，投身战斗，显示出我不愧为我父亲的儿子。如果上帝愿意，他会保护我，完成讨他喜欢的功绩，安慰我父亲在天的灵魂，使你心里也觉得快活。”

伯爵夫人听了这些话，对扶着她的亲戚们说道：

“哼，谁也别为一个儿子而自己去寻死。我以为我儿子的心愿与我相同，会离开你们躲到角落里，逃开打仗的危险，因为年龄还小。但是我看见的却正相反。俗话说得一点不错：猎狗生来是要打猎的。”

他们到了城门口，骑士们告别回到战场去。儿子却跪倒在地，吻着母亲的手和脚，恳求她给他祝福。伯爵夫人给他划了个十字，说道：

“我的孩子，我们的主会保佑你，让你避开一切邪恶危险的。”

于是连连地吻了他许多次。告别时，伯爵夫人又说道：

“这样分别叫我多么伤心。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更加苦恼罢了。”

儿子走了以后，伯爵夫人进城回家，又痛哭起来。城里许多贵妇来陪伴她，尽力给她安慰。

第二十三章

两位骑士与伯爵夫人之子回到战场 向隐士国王禀报经过

两位骑士陪同伯爵夫人之子回到战场，向隐士国王回报伯爵夫人及其子的对话。隐士国王心里为儿子的诚恳和勇气而欢喜。当天夜间，隐士国王下令在营寨周围严加防范，谁也不准卸甲睡觉。次日早晨日出之后，又下令在战场上巡逻，视察是否有人。然后吹起军号，拔营起寨，向摩尔人接近，直到相距只有半里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平原，于是便安营扎寨，命令兵马休息，此时已过中午。

摩尔人已经得知基督徒出了城，感到十分惊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不久之前，他们还不敢走出城外一步，而如今竟然找到头上来了。有几位头领说，都是由于卡利·本·卡利大王过份残忍，无端处死了基督徒的使臣的缘故，所以他们设法去搬来了西班牙或者法国的援兵。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围上来了。可以肯定，他们将我们抓住，都会剁成肉酱的。”

有一名曾经派去下过战书的使臣说道：

"他们对待我们是够尊重的了。我们到他们城里的时候，看见高塔上、广场上、房顶上、窗户口，到处都是人，那么多武装的人，真是叫人惊讶。凭着先知穆罕默德，我估计约摸有二十万人马。而这个可恶的大王却不考虑这些，就先将他们的使臣杀了。"

全体头领都听见了这位使臣所说的话，又从随他进城的其他摩尔人那里得知了相同的情况，了解了真相，便将卡利·本·卡利杀死，拥戴另一个人为大王。然后他们便武装起来，列阵来见基督徒，准备打仗。

然而太阳几乎已经落下，他们决定就在附近一座山冈扎营。隐士国王看见了，说道：

"凭我的信仰，他们表现出对我们的恐惧了，因此想爬得这么高。现在对我说，将士们，同袍们，你们想用兵器还是计策来战胜这些凶恶的摩尔人呢？因为有着我们的上帝和圣母的保佑，我是能够让你们成为胜利者的。"

众人答道：

"陛下，我们认为我们是难以成为胜利者的，倘若上帝不垂怜，不帮助我们。他们杀死大王之后，已将全部人马集结了起来，要比我们多得多，因此，我们觉得自己是处于劣势。"

"众位将士！"隐士国王说道，"我恳求你们，切勿气馁，要振作起来！你们不看见，在战斗中怎样以寡敌众，以弱克强？你们仔细听我说：战争往往是计谋胜于力量。虽然我们人数较少，他们人数较多，然而我们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大的名声，我们的后人将会永远纪念我们。我是一个老隐士，一个长老，我将赦免一切与我一起战死在此次战役中的将士和兵卒，免除你们所有的罪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每一个人要振作精神，不怕牺牲。基督徒都要宁死不当异教徒的俘虏。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竭尽

全力，投身战斗，争取胜利。世界上没有一位王公贵族能够由于我们没有与这帮企图掠夺我们的土地，奴役我们的妻孥的异教徒拚死争战而责备我们不忠不义的。”

隐士国王说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之后，让位的原来国王也勇气百倍地说了以下的话：

“英勇的陛下，尊敬的长老，我肯定你会这样做的，这明显地表现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只要伸出你有力的手，高举利剑，因为那便是我们希望所寄托，我们就在你的率领之下去与异教徒战斗，完成不朽的功业。你的号令，我们都将不折不扣地服从。不要继续开会了，让我们拿起复仇的兵器，冲向我们的敌人。骑士应该光荣战死沙场，不能忍辱而偷生。”

隐士国王听了前国王的话，心里十分高兴，于是又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二十四章

隐士国王如何在营寨周围筑壕以及请求伯爵夫人提供两桶蒺藜

“我很高兴，我的陛下，看见你具备着如此勇敢的骑士精神，因此，我便不再多说了。既然我们的主赐给我权力，而且陛下对我说的事每件都照办，上帝会帮助你让你的敌人得到应有的报应的。”

他说完了话，一手拿起铲子，另一手拿起篮子，走在众人前头。众将士和众骑士看见隐士国王这样做，便都在后面跟随。

原来隐士国王出城之时，已经计划好一切打仗必需的事情。

他率领众人在营寨四周挖了一道一矛杆深的壕，一直通到一条河，中间留着一个缺口，宽得足以一下子通过一百五十个人。另一边又挖了另一道壕，通到一座山冈。

隐士国王说道：

“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从这时候到天明还有两个小时。格洛斯特公爵，萨利斯伯里伯爵，请你们赶快到伯爵夫人家里去，凭着我的爱和你们的爱，向她要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存在武器库里的那种浑身是刺的蒺藜，完全是用铜制的，抬两大桶来。”

他们便急忙来到伯爵夫人面前，传达了隐士国王的要求。伯爵夫人尽管对隐士国王不满意，因为他没有给她留下儿子，但是她一旦得知这是打仗所必需，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然而还是免不了这样说道：

“上帝保佑我！这位国王怎么对我的家如此熟悉？我家里储备的兵器和军需他简直是没有不知道的。真难说他是瞎猜，还是用的魔法。”

两位爵爷将两桶蒺藜装上车，运到战场。他们来到隐士国王面前，向他禀报了伯爵夫人所说的话。国王不禁笑了，开心地和他们说了一会儿笑话。

然后他们便将蒺藜撒到缺口处，埋进土里，如果摩尔人走过，便会扎住脚底。此外，他们还挖了许多坑，像井一样，让他们逃得脱这个，却逃不脱那个。一整夜，基督徒们都个个忙碌不停。

等到天色放亮，摩尔人便活动起来，打着鼓，吹起号，发出战斗的呐喊，冲下山冈，向基督徒扑下来。隐士国王命令全体将士都趴在地下，仿佛还在睡觉。等到对方到了攻击的距离之内，便全都跳起身来，显得出乎意外的模样，开始组织抵抗。这时候，摩尔人已经冲进了缺口。隐士国王喊道：

“将士们，你们不要惊慌，转过背来，假装逃走。”

摩尔人看见他们转身逃走，便奋力追赶。但是一旦进了缺口，便无处可以出去，脚也踏着了地里埋的蒺藜。隐士国王见到摩尔人都涌进了缺口，便下令自己善战的人马停住。他看见那些摩尔人有的被蒺藜扎伤，有的落进以树枝和泥土伪装的陷坑，便高声大喊。

第二十五章

隐士国王如何与摩尔人战斗大获全胜

“众位光荣的骑士，切勿回头向着城里看，要面对着我们和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敌人。鼓起勇气来，胜利是我们的。奋勇作战吧，不要后退一步！”

国王冲在前面，众将紧随其后。摩尔人看见基督徒如此凶猛地扑上来，而他们自己许多人被脚伤所困，无法活动而被杀。后面随后跟上来的一些摩尔人，看见自己人已被基督徒杀伤如此之多，不敢再向前继续进攻，只得向后撤退，逃回他们出来的那座城堡，进去坚守。

隐士国王在后面追赶，奋力将敌人斩杀。他因为杀得累了，中途停顿了一会儿。众人正好抓住一名身材高大的摩尔人，可以算得上是个巨人了。隐士国王授与伯爵夫人的儿子骑士封号之后，正想对他加以考验，便命令他将此摩尔人杀死。这位少年骑士鼓起勇气，拔出剑来，将这摩尔人又刺又砍，直至将其杀死。隐士国王看见摩尔人已经死去，便抓住少年骑士的头发，将他拖到摩尔人的尸身上，使劲揉他，使他满头满脸都染上了血，还将

他的手插进伤口，就这样让他受到了鲜血的哺育。后来这位少年果然成长为勇敢的骑士和高尚的人物，在他那时代的世界上很受尊敬。

隐士国王看见战斗已经胜利，便乘胜追杀，直杀得敌人片甲不留。这是在那个时代最为重大的一次战役；在十天之内，消灭了九万七千摩尔人。隐士国王由于受了伤，不便行动，众人便为他牵来一匹马驮着他。

“说实在的，我不要骑马，”隐士国王说道，“大家都步行，而我却骑着马，太特殊了。”

他们缓慢地走着，来到了那些逃得性命的摩尔人坚守的城堡前面，在那里扎下营寨，当夜过得十分快活。次日早晨天一亮，隐士国王传令吹起军号，全体准备战斗。隐士国王穿上王袍，站在全军之前，率领部下攻打城堡。城堡上扔下檑木滚石，射下飞箭标枪。隐士国王奋力战斗，独自冲到了城墙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去支援他。

那位少年骑士，也就是伯爵夫人的儿子，高声喊道：

“向上冲啊，英勇的骑士们！我们冲上去支援我们的国王，他已经陷入了重大的危险之中！”

他挽起侍童替他拿着的盾牌，跳过城壕，去接应隐士国王。其他将士看见少年骑士跳过去了，也一齐跳了过去。那里已经有不少骑士伤亡，但是少年骑士却有上帝帮助，未曾受伤。

等到众人都过了城壕，他们便架起许多木柴，点起大火，将城门烧掉。火势延烧到了城内第一层房子的屋顶。少年骑士尽力高声叫喊道：

“英国的妇女们，赶快出来，争取你们的自由。你们解放的日子到了！”

城堡里囚禁着的三百零九名妇女，听见了他的喊叫，都来到

城堡的暗门前，因为那座城门还在燃烧。妇女们都被基督徒解救出来，她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贵妇。

摩尔人看见城堡着了火，烧起来了，想要投降，但是隐士国王一个不接受，他们不是被杀，就是烧死。那些逃出城堡来的人，或者立即被杀，或者被矛尖逼了回去。就这样，这一天里摩尔人死了两千。

隐士国王于是率领全体将士离了城堡，去收复被摩尔人占领的那一部分国土。他对任何哪个摩尔人都毫不手软，便这样一直打到了安托纳港口，并且俘获了摩尔人渡海而来的全部兵舰船只。然后隐士国王发布命令，订立律法，从今以后，凡有摩尔人进入英国本岛，即便是贸易而来，也犯大辟之罪。

等到隐士国王将国土全部收复，实现了所立誓言，众人便都回到瓦罗亚克城来。伯爵夫人得知隐士国王班师凯旋，带领全城的贵妇姑娘出城迎接，因为城里已经没有男子留下，除了伤号病号。伯爵夫人走到隐士国王面前，双膝下跪，跟随在后面的其他妇女姑娘齐声高喊道：

“欢迎国王陛下胜利归来！”

隐士国王满脸笑容，一个一个地拥抱了她们全体，然后拉着伯爵夫人的手，一路说着话进到城里。伯爵夫人十分感激国王给了自己儿子重大的尊荣，然后她也向其他众爵爷称谢。

第二十六章

隐士国王如何向伯爵夫人吐露自己即是她的丈夫

隐士国王已经结束战争，使得全国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便

休息了数日。一天，他正在宫里，决定要向伯爵夫人以及满朝文武，如同前已有言，将王位交还原先国王，自己仍然去隐居忏悔。

他召来一名侍从，拿出自己与伯爵夫人离别要到耶路撒冷去时剖开的半枚指环，吩咐他道：

“朋友，请你到伯爵夫人那里去，给她这枚指环，也对她讲明刚才我说的这样的话。”

侍从赶紧来到伯爵夫人面前跪下，说道：

“夫人，这只指环是一位爱你的，而且是以无限的爱爱你的人送来给你的。”

伯爵夫人接过指环，察看了一会儿，陷入沉思，然后跑进卧室，但是在开启箱子之前，她在供奉着圣母的小祭坛前跪下，开始了以下的这番祷告：

“圣母啊！慈悲的圣母啊！你的神圣创造了奇迹。只有你，以童贞的身体怀胎九月而诞生了我们的主。请你赐福予我，因为你自己满身被福；请你降我安慰，如同天使降你安慰。让我身心安宁，知道这半枚指环确是来自我的夫君，我许愿到你在法国的岩石修道院里修行二年，还布施一百马克银币。”

于是她从小祭坛上下来，打开了那只收藏另外半枚指环的盒子，取出来与这半枚相合并，看见那纹章恰好合而为一。她明白，那个人确是她自己的丈夫伯爵。她昏昏沉沉地出来说道：

“告诉我，大人，我的主人瓦罗亚克伯爵现在何处？”那侍从以为她问的是她儿子，“请你对我说，他是否被摩尔人俘虏；他怎么了，是否与国王跟其他骑士一起参加了恶战，因为我真的相信如果他是自由之身，他不会不参加的。我真是苦命啊！让我确实知道他在何处；我要立即到他那里去。”

她的侍女们见她这副模样，都流出了眼泪，号啕大哭。侍从看见伯爵夫人情况不妙，脸色慌张地回到隐士国王面前。隐士

国王问道：

“朋友，你怎么这样回来了？我派你去的地方传来什么消息？”

侍从双膝跪下，说道：

“陛下，你给我一座大城，我也不愿接受如此派遣。我不知道这半枚指环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道陛下给它施了什么从摩尔人那里学来的魔法，因为伯爵夫人将它套上指头，便昏死倒地。这使我震惊万分，看见它竟有如此可怕的作用。”

“唉，圣母保佑！”隐士国王喊道，“伯爵夫人真是由于我的过错而昏死过去了吗？”

隐士国王站起来，走到她的房间里，看见她真是九死一生，许多医生在给她诊治。隐士国王对这种情况十分吃惊，要求医生们尽力抢救，使伯爵夫人复元。他自己一直待在她的身边，直到她苏醒。

伯爵夫人一恢复神志，看见了自己的丈夫隐士国王，立即站起来奔到他面前跪下，想要吻他的手和脚。但是隐士国王不答应，将她从地上扶起，拥抱住她，热烈地吻了许多次。这时候众朝臣和众百姓才知道了真相。

消息立刻传遍全城，说是隐士国王即为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城里所有的大小贵人，男女老幼，都来到伯爵夫人的房间，庆贺隐士国王和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的儿子得知隐士国王即是自己生父，急忙赶到房间，跪在他的脚下，又是吻脚又是吻手。于是众爵爷，众骑士簇拥着隐士国王和伯爵夫人来到大教堂里，向上帝的慈悲表示深切的感恩，由于这些英勇的骑士们的手，英国才摆脱了异教徒入侵的灾难。

然后众人吹着号、敲着鼓，快快乐乐地回进城堡里。进了城

堡大厅后，伯爵夫人请求国王以及在场众人当晚在此举行晚宴，而且从今往后，他们住在此地之时，天天举行宴会。隐士国王和众人都满意地答应了。

伯爵夫人离了隐士国王，便召集全家所有男妇老幼，立即换了衣服，挽起衣袖，动手将大厅彻底打扫，精心布置，四壁悬挂起金银丝绣花的美丽织锦。有的妇女在储藏室，有的妇女在大厨房，都忙碌起来。就这样，这些能干的妇女不一会儿便将丰盛的晚餐整治停当。

等到一切均已齐备，伯爵夫人便派人去请隐士国王，说她很高兴看见他及众位大人都来赴宴。隐士国王便率领众人，走进大厅，看见它装饰一新，摆满菜肴美酒，陈设金银餐具，便说道：

“上帝保佑她，看来只要有伯爵夫人在，便办得成事。她是世间最勤快的妇女了。”

隐士国王下令，请原来的国王首先入席，如同往常。然后是伯爵夫人，然后是隐士国王，然后是各位公爵。在其他桌上，则依次是各位侯爵，各位伯爵，众贵人，众骑士。人人都得到好酒好菜的招待，开怀畅饮。他们待留在城里期间，天天宴会不断，日日盛情款待。

九天以后，来了四百辆大车，满戴着从摩尔人手里夺回的金银财宝。隐士国王命令将这些金银财宝都交付给四位爵爷保管。他们是：格洛斯特公爵，贝德福公爵，萨利斯伯里伯爵，埃斯塔福伯爵。

此事既毕，次日隐士国王召集御前会议。众大人集合之后，隐士国王步入大厅，来到会场。只见他身穿曳地绣花长袍，外罩貂皮出风猩红大氅，头戴金冠，手执权杖，在众人面前登上宝座，开口说出了以下这一番话。

第二十七章

隐士国王如何将王袍、王冠、权杖以及整个王国交出后重返隐修

“我们打了胜仗，满心欢喜，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一切都来自他的恩惠和慈悲。在他的庇护下，我们屡战屡胜，打败了基督教信仰的敌人。我们以出鞘之剑对我们受到的损害实现了报复，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因此之故，我命令在众位将士中间论功行赏。凡在收复城堡、村镇或城市的战斗中一般负伤者，得两份。凡肢体伤残，从此不能执兵者，得三份。凡未受任何损伤者，得一份，然而外加更有价值的荣耀。而你，陛下，全能的上帝赏赐给你如此的光荣，在你全体臣民群策群力之下光复了英国全岛，回到了原来的版图。因此，如今我，当着众位爵爷和全体将士之面，将整个王国，以及王冠和王袍，交还给你，请求陛下接受我对你的效劳和奉献。”

他说完话，立即脱下王袍和王冠，换上原先的服装。国王以及众朝臣十分赞赏他的高尚道德和行为。于是国王便重新穿起王袍，戴上王冠，手执权杖。国王和众人都恳求隐士留在朝廷之内。国王要赏赐给他加莱斯亲王的领地，让他可以在朝中辅弼国王。众贵人也如此相劝，但是他都一一谢绝，说他不能为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而抛弃了对上帝的侍奉。由此可见这位骑士品德之崇高。他原本应该继续为王，并且传位其子。但他坚决不接受，尽管他的夫人他的亲属都苦苦相劝。

国王看见他不肯留在朝中，便想赏赐他的儿子，以报答其父，因而将科尔努拉的大部分领地赐给了他，批准他在三王来朝日以及降临节期间头戴钦赐铁王冠。后来他的子子孙孙都保持着御赐的这个恩准。

隐士伯爵得知国王给予其子的恩赐，来到国王面前，跪下吻他的手。尽管国王不让，隐士伯爵仍然代其子向国王千恩万谢。然后他向国王及众朝臣辞别。众人都觉得难舍难分，因为众人都爱他更甚于那另一位国王。老百姓也由于他坚辞王位而都十分惋惜。

隐士伯爵辞别国王，来到城外，在离城一里的村子那里，居住了一些日子。国王与众人商议，给他送来三十大车从摩尔人那里缴获的上好珠宝。隐士伯爵一看见这些大车，便对送来的人说道：

“请将它们送还国王，并请向他禀告：除了荣耀，我不欲其他，让利益归他并及于大家吧。”

送来的人便原车回到城里。

国王和众朝臣得知他不愿接受，都称赞他是人世间最高尚最伟大的骑士，在此次光复战役中，他除了荣耀、危险以及创伤，并未得到其他。

伯爵夫人知道丈夫已经离家，没有禀报国王也没有对任何人说，便也离了城堡，带着侍女们到了丈夫那里。然而国王和众朝臣几天以后也来与隐士谈话，征求他对国家大事以及其他事务的意见。

有一天，国王正在和隐士伯爵谈话，伯爵夫人走进房间。国王对她说道：

“夫人，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生气。就是由于你的缘故，使我失去了你的丈夫：伯爵。我很愿意将我的王国分出三分之一

给他，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我的天哪！”伯爵夫人叫道，“怎么会是我的缘故而使陛下失去了他呢？”

“因为我知道，他爱你胜于世界上的一切。”国王说道，“若是你恳求他，他便会跟着我的。”

“我起誓，陛下，”伯爵夫人答道，“我很怀疑这会不会是你失去他的原因。我怕他想要遁入哪座修道院里去了。”

他们这样交谈了一会儿。国王觉得时间已到，便回城去了。过了三天，国王和众朝臣准备离开瓦罗亚克。伯爵嘱咐儿子，命他跟随国王而去，好好侍奉陛下，如果发生了有关国家的争议或者意见，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得反对国王陛下。

“我对你说，无论他怎样待你不好，一名骑士在人世间做出的最坏的坏事便是反叛他的恩主。万一国王没收了你的全部财产，你也不能反对陛下，因为他没收了你，他也可能归还你。记住我的这条原则：无论王上怎么责备你，打你耳光，棍子揍你，剑背抽你，或者任何其他，都不是羞辱；尽管伤了你的身体，也不是羞辱，因为他是你的王上和主公。从前我在皇帝的朝廷里时，见过侍奉皇帝的一位公爵，有一天，过圣诞节，皇帝带着众人：公爵们，伯爵们，侯爵们，以及许多高贵的骑士，望完弥撒出来，对一位主持弥撒的主教生气，责备了他几句。公爵却是主教的亲戚和朋友，就要皇帝对自己说的话道歉。皇帝在此情况下缺乏足够的耐心，便举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公爵便说道：‘陛下，你可以这样做，甚至更加凶狠，因为我是你的臣民，我不得不忍受，然而如果别一位国王或者皇帝违背我的意志，碰了我头上即便是一根头发，我也会叫他后悔莫及的。’因此，我的孩子，我要求你尽量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反对你的王上。”

儿子当即答应，服从国王的一切命令。

隐士伯爵使儿子及其随从都穿着讲究，戴了珠宝玉石，坐骑和驮马的鞍辔也十分华丽。他告别了双亲，一直等到得知国王已经起驾的时候，才上马出发。

国王到了城门口，便动问隐士伯爵的儿子，直到他应声来到，才出了城门，并且在城门口便封他为英国的总兵之职。

国王一路向着伦敦而去。伯爵夫人得知国王已经走了，便恳求伯爵回城。伯爵同意了，在城里居住了五个月。然后伯爵恳求夫人不要生气，因为他不得不实现过隐居生活以侍奉上帝的誓言。夫人答复道：

“老爷，这些天来我的精神很不好，那是由于我内心痛苦。因为我痛苦的灵魂并不是不知道旧病复发只有更加厉害。至少你要答应我伴你同去，让我可以侍候你。我们可以盖一座双开间的隐舍，中间是一座小教堂。我只要两位老妪为助，以及一名为我们做弥撒的教士。”

夫人说了那么多道理，伯爵不得不听从她。夫人由于一切都要自己动手，不想居住在他原先居住的隐舍，而去选了另一处地方，那里环境优美，有许多树木，青草地上鲜花盛开，还有潺潺的清溪流过。草地中央耸立着一株高大美丽的松树，每天，周围树林里的野兽都到溪流里来饮水，景象十分好看。

等到隐舍建成，日常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伯爵和夫人发布命令，将城堡和领地的事务安排妥当，家什和侍女调整安顿，正要出发之时，诺塔巴兰伯爵来了。他是受国王的派遣送书信来给伯爵夫妇的。国王在书信中恳切要求他们到伦敦去，因为他要和法国国王的女儿结婚。如果伯爵不能去，至少夫人一定要去，因为她可以接待新王后，指导她学会英国的礼仪风俗。伯爵夫人出身名门，行事谨慎，因而国王认为她可以当此重任。

隐士伯爵作了如下答复：

"诺塔巴兰伯爵大人，请回禀陛下，我竭诚愿意为陛下效劳，然而我不能放弃侍奉上帝的誓言。至于夫人，她是理应为她也为我而去侍奉陛下，满足陛下的要求的。"

夫人本想留下来侍候丈夫，然而看见伯爵应允了，而且国王又少不了她，便也同意了。于是隐士伯爵挥泪告别众人，出发到隐舍去了。在那里他得到了长期的充分的休息。每天做了日课之后，便来到那株美丽的大树之下，观看前来饮水的各种野兽。

第二十八章

英国国王如何迎娶法国公主以及举行的盛大婚礼

安逸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英国的众位骑士由于太平无事，长期闲居在家，不免精神萎靡。英明的英国国王为了免得众骑士懒惰无聊，心想既然他要结婚，举行典礼，便号召全朝将士比试武艺。于是国王将要举行比武大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所有基督教国家。

话说有一位士绅，出身布雷塔涅古老世家，与众多士绅结伴，前来参加此次盛会。他鞍马劳顿，在坐骑上打起瞌睡，便落到了同伴们的后面。于是他的马匹偏离正道，走上一条小径，引到隐舍所在的清溪处来。此时这位隐士正在阅读一本名为《战役之树》的书，一边读着，一边在心里感激我们的上帝，在这人世间赐他恩惠，让他为骑士道而效力。

他一抬头，看见田野上来了那个骑马的人，似乎正在打瞌

睡，便放下书，想要叫醒他。此时马匹已经自己走到清溪前面，见了水便低下头想饮水，但是缰绳却在鞍鞒上系着，够不着水面，于是它使劲挣扎，惊醒了那位士绅。他睁开眼睛，看见面前一位雪白长须的隐士，衣服破旧，露着苍白瘦削的身体，必然是由于继续不断地斋戒之故，而且眯着眼睛，淌出眼泪，看来是一位可敬的圣哲。

这位士绅见此景象，不免惊讶，然而他的正确判断使他明白，这该是一位过着圣洁生活，退隐于此，修行忏悔，拯救自己灵魂的人。想到这里，他立刻滚下马鞍，深深施礼。隐士亲切还礼。两人在碧绿的芳草地上坐下。隐士开口说了以下的话：

“阁下，我能否请教你的尊姓大名，以及你到此穷乡僻壤有何公干。”

那位士绅立刻答复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二十九章

蒂朗如何向隐士说出了姓名家世

“尊敬的长老，既然你如此想知道我的姓名，我也很愿意告诉你。我名叫白郎·蒂朗，因为我父亲是马尔卡·德·蒂朗尼亚的领主，其土地与英国隔海相望。我母亲是布雷塔涅公爵之女，名叫白郎。因此，他们便为我取名白郎·蒂朗了。现今，基督教国家盛传英国国王要在伦敦城举办盛会，庆祝他和法国国王女儿的结婚典礼。这是一位基督教世界最最美丽出众的公主。我在巴黎曾经亲眼目睹，上一次圣米盖尔节他们订婚时，法国国王在宫里设下的盛宴，国王、王后、公主三人同席。我不说瞎话，

长老，公主举杯饮下红酒之时，由于她的皮肤如此白皙，那红酒由她颈项里流下，都看得清清楚楚，真是令人惊讶不止。后来听说国王要封为骑士，然后所有愿意接受骑士道的人也都要封为骑士。我便去向侍从们和侍卫们打听，国王在和摩尔人打仗时为何没有封为骑士。人家答复说，由于他和摩尔人打的所有战役统统都败绩，直到那位著名骑士吉列莫·德·瓦罗亚克来了，迅速将摩尔人击溃，才使他的国家重获太平。此外，人家说，圣胡安节那天，新王后就要到伦敦来，将举行一年零一天的盛大庆祝，我们布雷塔涅三十位有名望有武功的士绅，心想去接受骑士道，便离开家乡向那里去了。一路上我走得人困马乏，由于我出发略迟，一心想赶上他们。我一路走一路想，便打起瞌睡来了。马匹也离了大路，将我带到你这里来了。”

老隐士听说这位士绅要去接受骑士道，不免想起骑士道和当骑士是怎么回事，便长叹一声，沉思着骑士道的荣耀。蒂朗看见老隐士在沉思，便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三十章

蒂朗如何探问隐士之所思

“尊敬的长老，我恳请你对我说说你是在思索什么。”

“孩子啊，我在思索的就是骑士道，以及一个人当了骑士如何保持骑士的高尚品德。”

“尊敬的长老，我请求你告诉我，你是否是骑士。”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道，“五十多年以前，我在非洲与摩尔人交战时便已经接受了骑士道。”

“骑士道的前辈啊！”蒂朗说道，“请你对我讲讲，你为骑士道已经效力那么多年，既然我们的上帝将它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人们如何为它服务才是呢？”

“怎么？”老隐士说道，“难道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骑士道的规矩？既然你不知道规矩，你如何能请求在道？因为没有哪个骑士不知道规矩而能遵守骑士道的。也没有哪个不知道规矩的人能算得上骑士。一位骑士授封别人为骑士，却不对他讲授骑士道的规矩，便不是好骑士。”

蒂朗看见老隐士义正辞严地责备他，不禁心里又是钦佩又是快乐，便恭敬地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三十一章

蒂朗如何请求老隐士对他讲授骑士道

“啊，老天爷给我多大恩惠，让我来到这个地方，使我心中的热切想望，能够受到如此高尚出众的一位骑士的教导。他是上帝的朋友，在为骑士道效力之后退隐林下，避开尘俗，侍奉上帝，而我却在这个世界上花了多少时间，依然一无所获。我对你说实话吧，长老，我在皇帝的朝廷里，法国国王的宫廷里，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宫廷里，见到过许多骑士，但是从未听到过对骑士道如此崇高的赞美。如果长老不嫌弃，是否请你为我讲讲骑士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自己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有了完成骑士道所要求的规矩的准备。”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道，“所有的道理和规矩都在这本书里写着，我时不时读一读它，以温习我们的上帝命我在人世间的

作为，以便尽我的力维护和发扬骑士道。因此，骑士道将一切给予骑士，骑士也应该尽力尊重骑士道。”

于是老隐士翻开书，念了一章给蒂朗听，其中所讲的为骑士道是如何建立，为何建立。其文如下。

第三十二章

老隐士念给蒂朗听的《战役之树》中的一章

世间无诚、信、忠，则邪、诈、伪生焉。因此之故，上帝子民之中谬误百出，鱼龙混杂。为了使上帝在世间被爱，有识，受敬，服膺，生畏，纵然其始因无诚而义鲜，但亦亟需复义扬其盛。故庶民以千而聚，千人之中，择其仁、智、忠、信、能、善、强者之一。其后觅于群兽，必至美、善跑、富有耐力，且便于效力于人者，是即为马。此强壮之马与此高尚之人互相配合默契，即为骑士。循前所述之规矩而下，罗摩洛始建罗马城，是为罗马之首任君主，距亚当之创造，历五千零三十一年——而自罗马城之建立至耶稣基督之降生，则为七百五十又二年——罗摩洛为使其城邦博得高尚之英名，择其善武者青年千众，封为骑士，赐以殊荣，命帅余人，捍卫城邦，任职为千夫，故骑士每以千而封授。

于是蒂朗明白了骑士当选自千人之中，他比普通庶民有更加崇高的职责，而且必须恪守骑士道的规矩和纪律。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光荣归于上帝，你是多么慈悲，使我来到此地，让我注意到了骑士道的真谛。以前，我对于为它服务的崇高、荣耀和伟大，几乎一无所知。如今我比以往更加想望当一名骑士了。”

“在我看来，”老隐士说道，“你应该爱护你个人的品德，这些

我已经得知，因此我明白你是有资格接受骑士道的。不要以为在那个时代谁想当骑士便能当骑士。只有品德好，身体壮，忠诚而善良的人才选中当骑士，让他们保护、帮助纯洁无辜的人，免受侵犯。因此，一位骑士应该比任何人都可爱而勇敢，能够不顾安危，驱邪除恶。另一方面，他也应该慷慨大方，处理一切事情。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与人和睦相处。所以，当一名骑士是很费力气的。”

“那么，长老，”蒂朗问道，“一名骑士要比别人需要更大的力气和能耐吗？”

“不一定，”老隐士答道，“当然是有那样能力出众的人，然而骑士却必须具备他人所无的品德。”

“凭我的信仰，”蒂朗说道，“我想学会骑士所懂得的一切，不作一个普通的人。”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道，“你要知道，像我这样远离人世，我仍然每天还在回忆骑士道的那些精采业绩。骑士是按照维护一切事物的诚实和正直的原则而存在的。你不要以为骑士必来自高贵的名门世家，比常人高出一等，因为很显然，我们也是父母所生。”

第三十三章

老隐士如何向蒂朗念了第二章

老隐士继续念道：

骑士之首要任务，为保卫教会。切勿以恶报恶，应以谦让宽恕容忍其冒犯者，是其善也。因此，骑士必须保卫教会，否则教会将消失而不存在。据《圣经》言，世界之始，无人敢于骑马。直至骑士之

创立，克邪恶，掌武器；武器之既掌也，骑士之心坚定，而欲投身于战……

“孩子，我来给你念念，什么是进攻的武器，什么是防卫的武器，那是它们价值的代表。”

骑士之掌武器，非为无故，乃有深意寓也。骑士应保卫教会，力克众恶，如其子嗣。得以闻名于世，荣耀于天之著名骑士，可举超金托之事迹为例。超金托奉教皇之命，率两艨艟往访君士坦丁堡皇帝。抵达彼港登岸后，见该城十分受制于土耳其人，彼等竟以美好之教堂为马厩。超金托遂率众往朝皇帝，奏曰：“陛下，土耳其人如此猖狂，陛下竟任凭彼等毁坏教堂，此乃全世界所无。臣实为惶恐万分，莫非陛下之心流血泪乎？”皇帝答曰：“骑士，朕实在不得已也，彼众而我寡，全城几乎被占，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朕及众臣，唯忍而已。”骑士奏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为畏死而忍气吞声至此地步？莫若执兵而俱往。”皇帝答曰：“骑士，阁下切勿轻举妄动，尔若为此，则逐出帝国。朕甘愿委曲求全而不愿丧失殆尽。”超金托勃然怒曰：“尔等懦夫，愿为坏基督徒而无信心于上帝乎？余今设誓于上帝之前，首言者先尝我一剑。莫不闻教堂中之喊声乎？”皇帝见彼盛怒，遂缄其口。于是骑士率舰上士卒，鼓勇而入教堂，跪于圣母之前祈祷。正值众土耳其人蜂拥而至，欲将大祭坛拆毁，改为居室及马厩。骑士起，责其为首者曰：“尔乃十恶不赦之首，何故毁我教堂，殊不知此乃上帝之家耶？尔等恶徒，速即退出，复其原状，否则我将喋尔等之血以畜白也。”其酋怒曰：“尔是何人，出此狂言。”骑士即以下述话语作答。

第三十四章

教皇之使臣如何在君士坦丁堡责骂土耳其人

“我乃罗马教皇之使臣也，来此即为以此利害严惩尔等基督之

敌。我誓将拆毁上帝之家之蟊贼斩尽杀绝。”其酋答曰：“骑士，吾等岂畏尔之恫吓哉。我众而尔寡，岂能伤我。然诚如我闻，尔之教皇乃一圣者，是以我将尊彼而非尊尔也。”土耳其之酋乃命其众迅即将教堂恢复原状，并率其众离君士坦丁堡而去，保证决不来犯。皇帝重新掌权，于心大悦，甚感骑士之助。骑士辞别皇帝，率其艨艟乘风凯旋罗马。教皇得知使臣不辱使命，率领众主教众骑士出迎城郊。骑士觐见教皇，教皇称颂其功，备加恩宠，赏赉珍宝玩器无数，其家族及后人均称富国中。骑士享其天年，遗体隆重葬于勒特兰圣胡安教堂祭坛之下云云。

“你瞧，我的孩子，这位骑士因其美德获得多少尊荣。我得对你说明，骑士护身之甲胄是为何物：是乃教会。甲胄作为教会之象征，应该全部封闭，以保护骑士之躯体，抵御一切外来之敌。因此，头盔为躯体之元首，应以最高之精神保护百姓，不准国王或任何人给以损伤。臂甲及护手甲象征其不指使任何人，而由其亲自行事，因为臂膊和手既是用来保护教会和善良百姓，也是用来惩罚恶人恶事。上臂甲则象征骑士应防止任何凶杀及巫术危害教会，而腿甲则象征骑士若是听见或知晓任何人危害教会，或有异教徒诽谤基督教，无论其是在马上或者步行，即应立刻出战，予以保卫。”

“骑士道的老前辈啊，”蒂朗听后说道，“这对我的灵魂是多么好的忠告。我能够懂得崇高的骑士道的一切秘密了！长老，你既然知道防卫的武器是什么，一定也知道进攻的武器是什么，请你也教给我吧。”

老隐士对蒂朗热诚学习骑士道的要求感到高兴，便回答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三十五章

老隐士如何向蒂朗阐明武器之意义

“蒂朗，你的好学使我高兴；我将对你讲述我所知道的骑士道的一切艺术。首先从长矛讲起：长矛其形长而端有铁尖。它犹如教堂尖顶一样长，因此骑士应使从未见过长矛者见之而害怕畏惧；使恶者更恶，善者更善；对强暴放荡者毫不留情。其次为剑：剑的意义为一分为二；其利害有三个方面，两个方面都可以用来砍杀，第三个方面则是尖刺。因此，剑是骑士佩戴的最高贵武器，骑士也应从三个方面来加以使用。其一为保卫教会，杀伐一切作恶者，凡是剑尖所及之危害基督教及教会者，均格杀勿论，不能心软或饶恕，然后使用两刃于各个方面。佩剑之腰带象征骑士于身躯之中央将其结合，因此，骑士也应将自身结合于纯真。剑之柄象征世界，因此骑士必须保卫共和。剑之格象征十字架；我们的救世主为了救赎人类而在其上受难而死，因此，所有的好骑士也都应该这样做，也都应该为了拯救和保持前面所说的一切去死；如果这样死了，他的灵魂便会直接升到天堂。骑士的马匹象征百姓，骑士应以和善正直对待之；如同骑士在战斗时必须使马匹尽可能保持良好状态，不能受任何伤害，因此百姓也同样不能受任何伤害。骑士之心，既应以铁石和坚定对待不仁不义者，也应以同情和慈祥对待和平善良者。一位骑士怜悯了宽恕了理应受死之人，执行了正义，其灵魂也将遭天谴。骑士脚上所佩戴之马刺，象征多种意义。因为他将如此贵重之金置于脚下，因而不能不对其尊重而免于背叛作恶，或作出有悖于骑士道之

行为，此其一。马刺为尖利之具，用以激刺马匹，因此，骑士应时时激刺百姓向善；一位好骑士足以促 成 许多善行；另一方面，也促使百姓不敢作恶，此其二。一位骑士贪心于金银而放弃荣誉，便是蔑视骑士道的规矩。如有此等事情发生，则全体护法、谒者、传告应立即召集众骑士，顶盔贯甲，如同要出发作战或者举行比武，然后来到国王面前，扭出这位骑士，置于平台之上，任人观看。此时，应有十三名教士在场，不停地念诵亡灵之经文，如同有人死亡一样。第一段经文念毕，首先将其头盔摘除，因为此乃骑士之元，由于通过其双眼 而违 背了骑士道的规矩。第二段经文念毕，便剥掉其右手之护甲，因为是它出来贪财而拿了金银，有辱于骑士道。再一段经文念毕之后，便剥除其左手之护甲，由于它是右手之同谋。然后是解除其所佩的全部武器，包括进攻的和防卫的全部武器，一件一件地从台上掷到台下。每掷下一件，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便一一将此等武器和甲胄之名高声唱出。”

第三十六章

骑士如何被废黜

“‘此乃有辱于骑士道的叛逆者 之头 盔也！’唱名之后，应准备一金盆或银盆，满盛沸水。众传告齐声问道：‘此骑士何名？’众谒者齐声答道：‘某某是也。’将其名字唱出。众护法却答道：‘非也，此乃藐视骑士道规矩之恶骑士。’众教士于是说道：‘吾等为其另取一名字。’众号手问道：‘取何名？’国王答道：‘此恶骑士竟然藐视骑士道之崇高规矩，应从我 们的 国土斥逐。’国王说了

此话之后，传告和谒者重复了同样的话，并将沸水泼在他脸上，对他宣布道：‘而今以后，你只有名叫叛徒的权利。’然后国王换上丧服，与十二名身穿蓝袍头戴蓝帽的骑士一起哀悼。每摘除其身上的一片甲，即往其脸上泼一次沸水。等其身上甲胄全部摘除，他不能从其原来是骑士时上台的梯子下来，而是用一根绳索系住，抛下台来。然后众人在斥骂声将其扭进圣乔治教堂，推倒在祭坛前的地上，念起诅咒经。于是代表耶稣基督和十二门徒的国王以及十二名骑士在咒骂声中宣布他的死刑或终身监禁。因此，孩子，你该看到骑士道的规矩是何等严格了吧。你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按照这个规矩，你应该保护孤儿寡母，已婚妇女，在她们受到侵犯或者财物被抢之时，必须挺身而出，因为骑士受到有身份的妇女要求保护，就要甘冒生命危险。一切骑士都在其接受骑士道之日要发誓尽力做到上述之义务。一名不能尽责的骑士，其灵魂必下地狱。因此，与其去勉强负责任，尽义务，还不如过太平日子为好。我还没有将一位完美骑士的要求讲给你听，因为一切完美无缺的都是值得怀疑的。”

蒂朗急于要知道骑士道的一切，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三十七章

蒂朗如何要求老隐士对他讲在世界上什么年代有过完美的骑士

“如果我说的话不麻烦你，尊敬的长老，请你赐我恩惠，对我讲讲，世界上骑士道开始的时候，是否曾经有过像后来这样出类拔萃的骑士？”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道，“按照经书上所说，人世间出类拔萃的骑士当然有，因为我们在《圣经》上读到过约书亚，犹大·马卡比奥以及诸王高尚德行的事迹，还有那些希腊和特洛伊的出众骑士，例如战无不胜的西比翁、汉尼拔、庞培、屋大维、马可·安东尼等等，许许多多，真是数不胜数。”

“那么自从耶稣基督降生至今，”蒂朗又问道，“也有这样的好人吗？”

“有的，”老隐士答道，“首先是若瑟·阿巴里马蒂亚，是他将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背下来，安放进圣墓。在他之后，代代相传，有许多英武的骑士，其中有湖上的朗塞洛、加尔瓦尼、波尔斯、佩塞瓦尔，其中最突出的是加莱亚斯，由于他骑士道的高尚品德，而且洁身自好，因而成为圣爵的获得者。”

“那么当今之时，”蒂朗又问道，“本朝之中何人可以赞扬呢？”

老隐士答道：

“当然应该赞扬黑山骑士了：他为骑士道创造了许多功业。其次是阿塞特拉公爵，年轻而孔武有力，他宁愿被囚于异教徒手中而不愿可耻地逃命，哪个骑士也夺他不走。还有约翰·斯图亚特，十分勇敢的骑士。其他还有许多，就不一一说了。”

蒂朗听了还不满足，便又问了以下的话。

第三十八章

蒂朗如何又向老隐士询问前章的事情

“老前辈啊，你为什么不称赞那位赫赫有名的骑士吉列莫·

德·瓦罗亚克伯爵呢？我听说过他的许多出众功绩。凭着他的能耐，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打了许多胜仗，还拯救了贝洛·埃斯特伯爵夫人，她被丈夫和三个儿子加上了通奸的罪名。她绑在木柱上，周围点起了火，正要处以火刑之时，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恰好来了，便向在场监刑的国王走去，对他说道：'陛下，请你将火熄灭。我愿意进行决斗以解脱这位夫人，因为加她这个罪名是欺侮她。你要处死她是不正当的。'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走上前来说道：'骑士，目前不是为此恶妇辩解的时候。等她服刑死去，我们再来比武，随你选用什么方式。'国王说道：'伯爵所说不错。'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看见国王、丈夫和儿子都这样没有人性，便拔剑出鞘，一剑将那丈夫劈死在地，然后他奔向国王，又一剑叫他掉了头颅。他又将三个儿子杀死两个，另一个逃走了没法追上。众人看见国王被杀，都来斗他。他奋力拚杀，还冲进火里砍断了绑住伯爵夫人的铁链。伯爵夫人的亲属看见骑士将她从火里救出，纷纷前来相助，一起杀出重围，将她救进一座修道院暂避。修道院众人对她很是尊敬。瓦罗亚克伯爵临走之前，由于百姓的请求，将伯爵夫人护送回城，恢复了她的爵位，才离城继续上路。据说他在路上逢到一头雄狮，嘴里叼着一个孩子。后面追来的许多人都不敢拦阻，让它不咬死孩子。堂吉列莫·德·瓦罗亚克看见此等情况，立即跳下了马，拔出佩剑。狮子见了他，立即抛掉孩子，向他扑来。据说人狮进行了一场恶斗，互相纠缠，忽而这个在上，忽而那个在下，都受了许多伤。最后伯爵终于压服了狮子，将其杀死。他抱起这个还在喂奶的孩子，牵着马匹，向城里走去。他因为受伤太重，无法骑马。他在路上逢到了来追赶狮子的母亲和家属，才将孩子交还。不久之后，摩尔人来侵占了英国的大部分，他作为英勇的骑士，被推举为王，单身与摩尔国王决斗，将其在战场上杀死，然后乘胜将摩

尔人永远驱逐出境，救出英国岛上受奴役的基督徒，并且给原来的国王加冕，恢复其王位。我知道他还做了许多好事，一整天也讲不完。”

老隐士为了不暴露自己，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三十九章

蒂朗如何与老隐士告别并十分满意于他所教导的规矩

“的确，我的孩子，我曾听说过这位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不过从未谋面，所以都忘记提起他了。他是国内一位很好的骑士，大概由于保卫基督教而去世了或者伤残了。”

“如今，”蒂朗说道，“老前辈啊，你对我讲了那么多高尚骑士的功业，我再请求你不要嫌我说的话麻烦。唉，如果我犹豫不决，不想接受骑士道的规矩，害怕吃苦，那么我真是太卑劣，太无能，太没出息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才能有多高。我对你说，毫无疑问，尽管骑士道有如此多的危险，我也决不会放弃而不去接受的，如果有人愿意授予我的话。要我倒下我就倒下，因为我是为了保卫骑士道而牺牲的，我要尽我所能为它效力，不受到好骑士们的责备。”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既然你如此愿意接受骑士道，那就要为了出人头地而去接受。在你接受的那些天，你要练好武功，让你的亲友都知道你是有资格为骑士道效力的。因此，现在时间已晚，你的同伴想必走远，所以我看你还是赶上去吧。你是身在异乡，不熟悉路，而且还有在大森林里迷路的危险。这本书我

请你带去，面呈王上及众骑士，让他们可以了解骑士道是什么。你回来时，好孩子，请你再到此地来，对我讲讲谁新封了骑士，以及庆典宴会等等的情况，我便感激不尽了。”

说着，便将那本书交付给他。

蒂朗高兴地接过书，连声道谢，应允一定回来。临行，蒂朗问道：

“告诉我，长老，如果国王或者别的骑士问我，此书是何人所赠，我怎么回答？”

老隐士答道：

“如果他们这样问你，你就说是一位始终热爱和尊重骑士道的人。”

蒂朗向他施了礼，跨马上路。他的同伴们奇怪他是怎么了，为什么迟迟不至，怕他迷路在森林里，有几个回头来找他，逢到他正一路在读着书中所写的骑士道的事情。

蒂朗到了同伴们落脚的村镇，对他们讲了上帝赐给他的奇遇，以及那位老隐士如何给了他这本书。于是他们便都读了起来，读了一整夜才读完，直到早晨天亮上马之时。

他们又走了数日，来到伦敦。国王以及许多骑士正在此地；骑士中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他们已经来了多日，因为离圣胡安节只有十三天。

蒂朗及其同伴们到达后，便去朝见国王，国王亲切接见他们。他们各按各的身份地位，穿起最讲究的服饰。此时，公主已离此两天的路程，驻跸在坎特伯里城，也就是圣托马斯·德·坎特伯里埋骨之处。

圣胡安节那天，庆祝活动开始。同一天，国王和公主与群众见面。庆祝活动进行了一年零一天。

国王和法国公主大婚之后，庆祝活动结束，所有的外邦人都

向国王王后告别回国。

蒂朗及其伙伴们也离开伦敦。他们一路走到老隐士住处之时，蒂朗想起了答应他的话，便对伙伴们说道：

“诸位，我得到老隐士那里去一趟。”

伙伴们都要求与他一起去，因为他们都想认识这位有道的隐士。蒂朗很高兴，于是众人都改道向隐舍而来。他们到达之时，老隐士正在树下祈祷。

老隐士看见来了一群人，正在怀疑。蒂朗领先而前，滚鞍下马。众人也都下了马，恭敬地来到老隐士面前，下跪施礼。蒂朗及众人还想吻他的手，但是他没有答应。

老隐士熟知礼数，将他们一一拥抱，郑重地接待他们，并请他们在他身边的草地坐下。他们回答说，请老隐士坐着，他们理应侍立在他旁边。但是老隐士坚决不肯，于是他们只得一齐坐下。等到众人坐定，便都盼着老隐士说话。老隐士知道众人是对他尊敬，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四十章

蒂朗及其伙伴们如何庆祝英王大婚
归来途经老隐士的隐舍

“诸位，看见你们如此英姿焕发，真是说不尽的高兴。请你们对我讲讲，如今你们是否是从国王的朝廷上来。我很想知道在举行庆祝大典时谁被封为新骑士了。我也请求你，白郎·蒂朗，对我讲讲在座诸位尊姓大名，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慰。”

老隐士说完之后，蒂朗转身向着他的伙伴，他们无论在家世

或财富等方面都胜过了他，因此他对他们说道：

“众位骑士，我请你们来回答这位尊敬的老隐士提出的要求和问题吧！他的圣德和智慧我已屡次向你们说过。他是骑士道的老前辈，应当受到尊重，请你们就讲给他听吧。”

众人答道：

“还是你讲吧，蒂朗，你为大家讲，因为这位长老你先认识。”

“既然你们这么说，长老又这样要求，”蒂朗说道，“那么我请求你们，在我说得不周全时，尽量提醒我。”

众人都表示满意，于是蒂朗便摘下帽子，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四十一章

蒂朗如何对老隐士讲了英王大婚的盛大庆典实为空前以及由此引起行会之间的不和

“尊敬的长老，你知道，一年之前的圣胡安节前夜，王上和城里所有的人，包括众贵妇众姑娘，各行业人士，各基督教国家来的外邦人，都忙碌起来，筹备庆祝大典，因为王上已经派出许多护法、谒者、传告到世界各国发出通知。首先，我对你说，长老，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未记载过或者看到过的是：凡经由任何港口，任何道路，任何村镇，任何驿站，前来 参加庆 祝大典或者比武的人，无论是来自村镇或者城市，都尽量供应伙食，一律免费，从其到达之日起，至离开英国之日止。

“圣胡安节当日，王上穿起盛装：一件缀着大颗珍珠的大氅，镶着紫貂皮的边，也是缀满珍珠的长袜，上身是银线刺绣的紧身衣。他不戴金器，因为还未曾封为骑士，只在头上戴一顶十分好看十分值钱的王冠，手里握着权杖。他跨下一匹骏马，其模样看来真正是一位君主。

“他出了王宫，来到城里的大广场，城里的全体贵族在左右伴随。全城之中没有一人不到场的。

“王上到达广场，此时兰开斯特公爵率领一万五千骑兵来到。公爵向王上致敬后，王上命令他作为前导。于是公爵立即走到国王前面，带领骑兵排成队伍，在前面开道。此时只见他们武器鲜明，甲胄辉煌，莫不闪金耀银，有的人头盔上还飘着意大利或伦巴底式的翎毛。

“随着公爵率领的骑兵之后，是全体骑士，他们每人手里擎着一枝点燃的蜡烛。接着便是手工业者的队伍，每个行业穿着各自行当的服饰。行业之间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我以为他们就要动起武来。”

“为何产生如此分歧？”老隐士问道。

“长老，”蒂朗答道，“我这就对你说。双方发生争吵的是铁匠和织工。织工说自己应该走在铁匠的前面；而铁匠说的却刚好相反，他们应该受到织工的尊重。他们每个行业都有一万多人；而那帮律师即是惹事的罪魁祸首。因为帮助织工的律师说，没有麻布，既做不了弥撒也领不了圣体；而那些帮助铁匠的律师则说，当然先有铁匠的行业，因为织工用的织机没有铁便做不成，这就是先有铁匠的证明，因此铁匠理应在织工之前。

“双方争吵得不可开交，我都记不得为什么而争吵起来的了。这时公爵骑着马，全副戎装，前来干涉，因为王上费了好大力气，也调解不了。公爵冲进吵成一团的人群，揪出六名律师，

每方三名，逐出城去。他们以为公爵想审问他们，判断是非曲直。但是到了城外，公爵却早已在吊桥桥头部署了一千武装士兵，除了国王本人，任何人不得通过。公爵在桥头下了马，命令尽快树起两副很高的绞架，每副绞架上悬着三根绞索，并且为了对他们表示尊重，都将他们脑袋冲下地吊起。公爵直到将他们可怜的灵魂打发进了地狱，才离开桥头。

“国王得知此事，立即来到公爵面前，说了以下的一番话：‘尊敬的叔父，我一生中从未这样高兴，也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效力。因为这些干法律的人士都是在发财自肥；毁了英国，也毁了百姓。我命令将他们就地示众，直到明天，然后将他们吊到大路上去。’公爵答道：‘陛下，请你相信，你的国土之内再也不会有两名以上的律师。他们只准限于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内作出明确的判断，就让他们得到好工资；如果有人敢于收取贿赂，就将他们给以刚才我给的惩罚。’王上听了，立即予以批准。

“百姓知道了公爵办的好事，都交口称颂，感谢庆祝大典时不会再有此等事情，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进行。”

第四十二章

国王如何率领全体朝野以及神职人士列队出城

“手工业者行会的人士之后，来了各式各样的娱乐的行当；然后便是神职人员，那就是：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教区神父，以及捧着许多圣物的修士。其后，来了一顶十分华丽的华盖，华盖之下便是国王以及那些准备接受骑士道的人士。

他们都身穿白色绣银的锦缎，象征他们的纯洁；他们都订了婚约，然而并未成婚；虽然对象不在国内，也同样走在这顶华盖下面。

“随在国王后面的，是朝廷的全体达官显贵。他们都是满身绫罗绸缎，红绒锦绣；他们的夫人也同老爷一样，穿得华丽非凡。后面是所有的鳏夫寡妇，都是穿得一身黑天鹅绒，就连马匹和马具也全是黑的。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所有的姑娘和未婚妇女；她们或穿白缎，或穿绿绸，或绣满花，或饰以金，而且每个人都戴着金项链，金锁片，镶着珍珠、钻石或者宝石，竞相争艳斗俏。

“随后便是各教派的修女。她们尽管教规不准，然而也都穿着绸缎，因为国王已经请得教皇恩准，在这一年零一天之内，任何严守教规的修女，都可以从修道院出来，都可以穿着任何质地的丝绸，只要符合教规规定的颜色。国王还给贫寒的教派发放施舍，让她们也做新衣服。因此，年轻美貌的修女，甚至有些年龄较长的修女，也都穿起绸缎，手执点燃的蜡烛。跟在她们后面的是第三级俗家女子，穿的是褐色绸衣，也手捧烛台，口唱赞美诗。

“接着便是王家军官和步兵，都列成战阵，身穿红白双色制服，镶着貂皮出风，威武鲜明。

“随后来的是全体烟花女子和卖春姑娘，以及跟她们厮混的流氓无赖。她们人人头上都戴着花环或桃枝以资识别。如果有的已结过婚而离开了丈夫的，则手执一面小旗。她们边走边敲铃鼓跳舞。

“就这样，长老，如我所述，各行各业的朝野人士出发了。我们到了伦敦三里之外。公主得知国王前来迎亲，便从一处名为格林尼治的地方出发；那里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她穿戴整齐，坐在一座木制的城堡里，城堡下面是一辆十二个轮子的大

车，由三十六匹法国最高大最强壮的马拉着。公主的扈从是一百三十六位已经订了婚约的少女，没有其他妇女陪伴。

“她的后面簇拥着一群骑马的公爵、伯爵、侯爵，还有许多贵妇和姑娘。公主在一大片草场中央等待着。首先来到的是全副戎装的兰开斯特公爵。他下了马，向坐在城堡门口的公主敬礼。她要等到国王来到才走出门来。各行各业的朝野人士也依次来到，一一向公主行礼致敬。”

第四十三章

英国国王和法国公主如何领受降福

“国王及其随从到了城堡附近，都下了马。公主看见国王下马，便站了起来。一架银梯立即竖起，让她走下城堡，后面跟着她的全体扈从。培里公爵的女儿扶住公主的胳膊，佛兰德斯伯爵的女儿捧着公主的裙裾。全体订了婚约的男子走在公主前面，所有订了婚约的少女随在公主后面。

“公主来到国王面前，屈膝行礼；国王鞠躬还礼。然后她的扈从男男女女都吻了国王的手。礼毕之后，英国的红衣主教穿起祭祀服饰，到草地中央架设的临时祭坛做弥撒。

“红衣主教的弥撒开始，等唸到《福音书》时，就给国王和公主举行了结婚仪式。于是国王连连吻了她好几次。弥撒结束，国王和公主走在一起，交谈了很长时间，一面像所有的新婚夫妇那样当着人们的面，互相亲热爱抚。

“之后，国王的叔父兰开斯特公爵当众授予国王以骑士的称号。还有许多愿意接受骑士道的人也想当场得到称号，但是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却宣布，当天无论是谁，不准再封为骑士。”

第四十四章

英国国王大婚之日白天举行的庆典

“国王封为骑士之后，走进一座小帐篷，脱下身上所有的贵族服饰，赏赐给伴送公主来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因为婚姻关系，国王成了他的表兄。与衣服一起，还颁赠了两座村镇。国王走出帐篷时，穿的是猩红绣花镶貂皮出风的长袍，不戴王冠，而戴了一顶黑天鹅绒小帽，佩着一挂金锁，据说价值十五万埃斯库多。于是全体人马启程。国王这时离开了众贵族，与订了婚的众骑士同走在另一顶十分华丽的华盖之下，而众贵族则仍走在他们来时的华盖之下。就这样，又浩浩荡荡地回头向城里进发。

“长老，我要对你说说公主是怎么打扮的。她穿的是一件金丝绣花的猩红上衣，凡是露出绸缎的地方都以银线缀着亮片，上面蓟花的花苞都是嵌金的珐琅。下身的裙子上也缀满亮片，嵌着红绿宝石。她的头发披散，仿佛绝细的金丝，直垂到地。这样的头发真是罕见。她的脸庞和双手又洁白又美丽，同时仪态又十分温柔，那些看不见的地方便都可想而知了。

“陪伴她的订婚少女也得说一说；她们都是法国的花朵。其他的骑士、贵族、贵妇、姑娘，也都穿红戴绿，俊美华丽。我们按照原来列成的队伍，走到离城还有一里路的地方，只见一片宽广的草地，上面搭了许多帐篷，各种乐器正在不停地演奏。

“国王率领众骑士下了马，登上公主车上的城堡，搀起她的手，扶她下到草地上。国王和公主跳起舞来，于是所有已订婚的男男女女也都跟着跳舞。然后是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依着次序，国王和公主每跳一次，就与轮到的行业中最美的妇女再跳一

次。

“等到各行各业都轮番跳过舞，上午的点心便端出来了，还有姜汁葡萄酒，因为这里天气寒冷。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就来到城郊的一条大河边上，那里各种树木很多。我们看见已经摆下许多桌子，每个行业都有各自吃喝的帐篷，有一些还是木屋，里面还有舒服的床，所以每个行业的人士逢到下雨都不用进城，只要躲在木屋或者帐篷里就行。

“长老，我对你说，每个行业供应的都是好菜，不论吃肉的日子还是吃鱼的日子，天天是丰盛的筵席，整整吃了一年。第一天是庆祝和游乐；第二天是星期五，早晨我们望弥撒，然后我们驾着许多船，船上张篷结彩，挂红披绿，各行业还有各行业的标记，一齐下河去捕鱼，足有两百多艘船。

“国王吃罢午餐之后，便同着大臣们走了。这时来了猎官，带着许多猎犬和布雷塔涅的猎狗，于是我们随着国王上山狩猎，猎得许多野味。

“星期六早晨，各行各业集合一起开会；无论男女都要参加。会上，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当众宣布本星期内安排的每天日程，其内容如下。”

第四十五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星期日：由于它首先是降福的日子，因此各行各业人士都整天跳舞，包括在职人员以及手工业者。哪个行业舞跳得最好，或者游戏或者表演最好，根据评判，赏给二十马克银子，并免除一切花销。这一天，便是跳舞、游戏、表演等娱乐。”

第四十六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星期一：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宣布：任何人凡愿使用演习的武器或作战的武器者，均可参加比武。所谓演习的武器，即一头装着四枚蜡制矛头的长矛；而作战的武器则是装有五枚圆头钢尖，形如砧石而合成一支的长矛。折断长矛最多、武艺最高的，本年内每星期一可以得到五马克黄金。本星期一使用作战的武器，下星期一即改为演习的武器，互相交替。”

第四十七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星期二：任何哪位骑士或者贵人愿意在校场上较量步战者，均可参加；或者一对一，或者二对二，或者十对十，或者二十对二十；最多的人数为二十五对二十五，因为主持比武的选手只能有二十六名，以免得胜者没有了对手。谁在交战中放下武器就算失败。得胜者赏十马克重的金剑一柄；失败者则作为得胜者的囚犯，归其处置，除非获救或以其他方式得到解脱。”

第四十八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到了星期三，凡是愿意骑着马比武一决胜负，至死或者至伤方休者，均可参加。得胜者赏小金冠一顶，其重量超过二十五马克。"

第四十九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星期四：无论是骑士或者士绅，凡是愿意在校场步战到底者，如前所述，一对一或者二对二，得胜者赏金铸公主像一尊。由于这种方式的比武对于骑士来说最为激烈，最为危险，因此此像重达三十五马克。失败者应在裁判面前设誓，终身不再与任何骑士或者士绅再行较量，而且在此一年零一日之内不得佩剑，不得用任何武器与人争斗，即使对异教徒也不准。然后，他得去向公主认罪，听凭公主处置。"

第五十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至于星期五，因为是受难日，停止比武。但是在望了弥撒

和做了晚祷之后，可以外出狩猎。”

第五十一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星期六一整天，则完全是为了那些愿意接受骑士道者所安排。国王对他们一一加以考察，凡是够得上资格者，便封为骑士。

“至此，长老啊，便是每个星期内日程的安排。有二十六名骑士被选为比武主持者；他们都是无可挑剔的人。”

第五十二章

庆祝大典中如何举行比武

“开过了会，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当众宣布完了日程，时间已晚，国王及其随从站起身来去进餐。做过晚祷之后，国王及其随从带着许多乐师来到当选为比武主持者的二十六位骑士的帐篷。它距离国王的行辕仅有一箭之遥。它所占的场地周围，有一圈很高的木栅，只有从大门口或者进了大门才看得见里面。现在他们正分坐两边，一边十三位，个个铠甲明亮，头戴十分华丽的金冠。国王和公主进去时，他们端坐着一动不动，只对国王点头致意，谁也不敢开口说话。国王及其扈从只在里面待了一会儿，正想要走的时候，出来四名衣着鲜艳的美丽姑娘，请求国王暂留，品尝点心。国王答应，于是立即摆出了许多糕饼、甜食、蜜饯等等。每位骑士每位士绅都坐在一位贵妇或者姑娘的膝头，

高兴地品尝。

“吃罢点心，国王来到草场上，开始跳舞。比武主持者们立即卸去铠甲，二十六人都改穿软甲，一色一样的锦绣外衣，头上都戴着别上金锁的红色软帽，表示他们是重要的高级骑士。

“跳完舞，国王及其扈从都去察看比武的地方，也就是校场。场地已经准备得很好，众骑士和众士绅都在场地周围有各自的看台，支起了模样相同而色彩鲜丽的绸篷。场地里面也有同样的绸篷。

“视察结束，比武主持者们来邀请国王以及全体扈从前去共进晚餐。国王高兴地应邀而去。晚餐之后，众护法宣布：凡是愿意进行如前所述的比武之人，要在前夜前来报名，用红纸写成战书，列出比武项目，并由其本人之全体随从伴同，其他人等不得参与，其本人走在其指定的两位姑娘或两位贵妇之间，由乐师前面开道。到了寨栅前面，他要唱出自己姓名，他的父亲是谁，哪里出生，以及选定的比武项目，是为了贵妇、姑娘、修女、寡妇或已婚妇女而进行的等等。如果是为了姑娘，那么伴同他来的两位贵妇就得离开，另由两位姑娘陪伴他，向他致敬，同时其他所有的姑娘都高声喊道：愿上帝赐予我们的骑士以胜利；他有荣耀获得姑娘的爱！如果她是寡妇、修女或已婚妇女，也应该同样地受到敬礼。得到允许以后，他才能进入二十六位比武主持者所在的寨栅。但是他不知道他将与谁比武。他将列出比武项目的红纸战书呈上，由伴同他的那位姑娘或贵妇或修女或寡妇或已婚妇女双双捧着，登上二十六位骑士端坐着的平台，投进他们前面的一只金盒。二十六位骑士都站起身来，向她们致敬，于是她们便下了平台，随着众人返回，只待次日交锋。”

第五十三章

蒂朗如何向老隐士描述岩石之宏伟

“等到上述的一切事务结束，我们离开那里到了城郊一处很大的草场，那里有许多树木，还有一条大河。在草场中央，我们看见一件十分宏伟的事物，简直令我不能相信。”

“我很想得知，”老隐士问道，“是什么事物，竟然如此重要。”

“我这就讲给你听，长老，”蒂朗答道，“在草场中央，我们看见一大块用木材巧妙地拼制而成的巨大岩石，四周密不透风。岩石上面耸立着一座同样木制的高大城堡，堡墙整齐，上面有五百人守卫，个个顶盔贯甲，武器明亮。

“首先来到的是公爵，率领着全体士兵。他命令城堡上的人将堡门打开，但是守卫的人却答复说对谁也不能，因为他们的主公不同意，叫对方退回去。‘来吧！’公爵喊道，‘大家跟我一起上。’他下了马，率领众人往上冲。人人手执利剑长矛，进攻十分猛烈。在堡墙上守卫的人，则往下发射石炮、火枪、火箭，还抛掷石块、铁条那样的东西，而实际上却是白皮袋和黑皮袋，有的大，有的小，里面装满沙子。但是，长老，如果打中一名士兵，也能叫他躺倒地上。实在说，这是一场温和的战争，而我们不知道；只以为是真的。于是也都下了马，拔剑出鞘，向那里冲去。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就都明白了，那是在演戏。

“后来大队人马到了，要求城堡里的人投降，可是守卫的人仍然不肯，说是就连国王来了也不行。

“新王后看见他们不肯开门投降，便带着全体扈从来到城堡

门前，问他们的主公是谁。他们答覆说是爱神。于是爱神便将头从窗口里伸出来。新王后看见，就屈膝行礼，然后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五十四章

王后对爱神的请求

“‘你的仙姿神貌，爱神啊，在我心目中已经有所变化，因为要侍奉你的人如此地请求，你还不肯呈现你的福祉和荣耀。你若是人世间真正有情人的心灵统治者，你便不应该不帮助善良而真心侍奉你的人。因为凭经验，对于那些服从你的人，甘愿侍奉你的人，你总是让他们在痛苦中煎熬，得不到也感不到你那令人想望的幸福。为此，尊神啊，由于我是崇拜你的，我请求你为我开启你那光辉的居所。对于其中的乐趣我尚一无所知，不过我已经愿意侍奉你，请你接受我，欢迎我在所有的女性中间歇息，收容我在你的荣光之下。’

“王后的虔诚请求说完之后，一阵雷声响过，城堡大门开启。国王和王后带着全体扈从走了进去，进到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都是披绸挂纱，镶金绣银的帷幕，用精巧的手工绣出各种故事和人物；天空中也张着刺绣的蓝色帐篷。悬挂着纱绸的高处，有一圈回廊，一些穿白衣服的天使，头戴金冠，正在那里演奏各种乐器；另有一些则唱着优美动听的歌曲，那种旋律几乎令人听得销魂。

“过了一会儿，爱神又从院内的一个窗口探出身子。他容光焕发，开口说起以下的话来。”

第五十五章

爱神给王后的答话

“‘美丽的王后陛下，我不得不要求你服从我的意志，在这美丽的天堂里做我顺从的女儿。我赐予你绝对的权力，可以奖惩那些在爱的海洋中航行的一切男男女女。有的给以惊涛骇浪，让他们达不到想望的港口；有的给以一路顺风，让他们称心如意。除非那种以爱情互相欺骗，弄虚作假的男女，才得不到你的恩惠。’

“说完这些话，爱神便消失不见，从此不再显现。这时候，那些帏幕和帐篷都活动起来，仿佛发生了地震一样。人们都上去，到了王后的房间里，等我们到了窗前一看，院子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一片草地。

“我要对你讲讲这座木制岩石的奇妙之处：当那些帷幕、帐幔转到外面之后，我们看见它分隔成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里面是国王及其全部扈从；第二部分里面是王后及其带来的法国人；第三部分里面则是所有的外国来宾：德国人、意大利人、伦巴底人、阿拉贡人、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和纳瓦拉人。①

“我说，长老，每一部分里面都有许多布置精美的房间和许多铺陈华丽的床铺，让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十分舒适，即使来的人很多，也可以增加一倍，人人都有位置。据说那些在全世界周游过的外国人，都未曾见到过或者听到过有这样的大人物举办了这样豪华丰盛、延绵久长的庆祝盛会。

---

① 原文如此，没有提到第四部分是什么。

“在国王的住所里面，有一尊银制女像，其肚皮已显皱纹，两乳相当下垂。她的双手挤着双乳，乳头里便喷出两股用银管自河里引来的清水，流到一只水晶盆中。在王后的住所里，则有一尊珐琅镀金少女像，双手按住私处，从那里喷出一股特别美味的白酒，落到一只玻璃盆中。另一间房间里，有一尊戴冠的主教像，通体银铸，高举双手，望着上天，从主教冠里喷出一股橄榄油，落到一只碧玉盘中。又有一间房间里，是一尊纯金的狮子像，头上戴着镶嵌宝石的金冠，从它的嘴里射出又白又净的蜜来，流进一只白玉盆中。在这四间房间中央，有一尊非常丑陋的侏儒像；他一手按头，一手按肚皮，从脐眼里喷出一股十分精美的红酒，落到一只斑玉盆中。这尊侏儒像一半是黄金，一半是钢铁，身上半披着斗篷，站在四间房间中央的院子里，谁走进去都能看见它，谁也都能随意取用这些饮料。离开侏儒像稍远，有一尊白胡子老人的银像，驼着背，手执一杖，在他的驼背上驮着美味的白面包，也可以任意取用。

“这些供应，长老，你不要以为是魔法或者幻术所造成。其实完全是人工的技巧。在整个节庆期间，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天天供应丰富充足，就说那驼背的篮子里装的白面包，每天几乎就不下三万只，从来不缺。餐桌上要不是为了换桌布，从来没有撤空过。每天都有大量的肉食，每间房间里都不停地准备着银餐具，供人吃喝使用。

“长老，这番吃喝的盛况，真是说不完，讲不尽。因为每个行业都是自己在一起用餐，上餐桌的有各种禽类，美味鲜汤，叫不出名堂的美酒，大量的糕点，形形色色的食品，无不令外邦人十分赞叹。

“岩石后面，有一座林木茂盛的花园，国王时不时进去休息，因为那里环境幽静。花园里有一道门，通向一个大围场，里面有

各种野兽，例如：熊、鹿、獐、野猪，以及其他各种飞禽走兽，因为国王很喜欢观看它们。里面还架着许多帐篷，仿佛就是王家的围场。

“那一日，长老，庆典十分热闹。次日是星期五，早晨弥撒完毕之后，我们乘船下河，船上都张着色彩缤纷的绣花绸篷，在河上漂荡捕鱼，还吹着喇叭敲着鼓。然后国王和我们众人进了午餐。猎师来了，我们又随着国王一起去狩猎。”

老隐士听着蒂朗的叙述，满心喜欢，便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五十六章

老隐士如何要求蒂朗讲出来谁是比武的胜利者

“进行了比武的骑士们是十分光荣的，如果他们不受责备而获得了胜利的话。因此，诸位，我请你们给我讲讲在这次隆重的节庆中谁是比武的胜利者，谁获得了荣誉和赏赉。”

“长老，”蒂朗答道，“有许多尊贵的骑士前来参加这次隆重的集会，其中有国王，公爵，伯爵和侯爵，贵人，以及世家出身的士绅，还有并非骑士而前来接受骑士道的人。没有人不经过礼节性或实战性的比武而被封为新骑士的。例如阿瓜维瓦公爵，他以骑士的勇敢精神进行了比武。和他一起的还有许多人，几乎有六十位有声望的士绅受封为骑士。这位爵爷在马战、步战中都打赢了。再如布尔戈涅公爵的兄弟，比武十分勇敢，称得上是一位好骑士。后来进行比武的有克莱维公爵，他也受到众人的称赞和尊敬。还有许多前来参加比武的人也无不都是高贵的

骑士。我敢说，长老，千真万确，在比武中死了一百五十多位骑士。

“我还可以对你讲讲另外一件值得十分称赞的事情：有一位公子——在我看来不过十四五岁，众人对他都很敬重，称他为英国的总兵，国王对他也很关照——一天来到我们的住处，打听我。由于不知道我的名字，就描述我的面貌，说得十分相像。等到一看见我，他就向我商借我的马匹和甲胄。由于国王和他的母亲伯爵夫人不愿他冒险参加比武进行步战或马战，不得不向人求借。他的要求如此恳切，我实在无法拒绝，便借给了他。

“在骑士之间，愿意互相商借马匹和甲胄是常有的事，但是他却非要借我的不可。我对他说：‘总兵大人，我本人以及我的东西，都可以为你效劳。’另一方面，我心里却在痛苦，看着这么年轻这么英俊的一位骑士，真不愿意他去冒险受到伤害。然而他还是实现了他的愿望，直到比武结束，国王和他的母亲都未曾得知。

“我对你说，长老，在那一场比武中，没有一位骑士像他那样英武出众的。在第一回合中，他的长矛便刺着了对手的面甲中央，一直穿了过去，矛尖从后面透出一大截。等到那位骑士已经死去，国王才知道这次漂亮的交手是他的总兵官所为，便下令召他。他十分害怕，托辞不敢见驾，最后，终于被迫去了。到了国王面前，国王严厉责备他，显示出对他的热爱，说他不该没有得到允准便去和如此强壮的人物如这位埃斯卡拉·罗塔大人较量——在那里，众人都说这位大人是比武主持者中最好的骑士，既勇敢又强壮——最后还说，以后未经允准或者命令，决不许再去比武。

“总兵大人听了国王的责备，忿忿不平地说了以下的这番话：‘那么，陛下，我真的是接受了骑士道的规矩而仍然要处在全

体骑士最低下的地位？就为了怕我死，陛下便不让我参加比武？正因为我是骑士，我就应该像众骑士一样完成骑士的工作。如果陛下不愿见到比武的危险，那就命令我穿起妇女的衣服与王后的侍女们待在一起好了，就如勇敢的阿克琉斯与特洛伊的普里姆国王的女儿们在一起一样。陛下难道不知，家父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曾经代掌王权，挥剑亲自与摩尔人作战，打了许多胜仗，而且还抓住我的头发，叫我杀掉一名摩尔人，尽管当时我尚年幼，他就要我浴着鲜血作一名胜利者，并且以此作为准则？如果我不能如他所教，但愿上天立即让我在这人世间死去。因此，陛下，如果我愿学习我父亲的骑士品德和荣耀，陛下就不该阻止我。在此，我恳请陛下允准，明天让我去和另一位骑士比试，用各种武器，一对一地决斗到底。'

"国王便开口作了以下的答复。"

第五十七章

国王对总兵的答复

"'愿上帝保佑我的国家、荣誉和王冠。我真觉得你这个孩子要么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士，要么是最坏的骑士，因为你这样是会活不长的。凭着我对骑士道的信仰，我不能这样做。你是靠着运气成了胜利者的；你应该满足于战斗的奖赏了。'但是他却听不下去。'我的灵魂十分苦恼，'总兵说道，'如果王后陛下不赐我帮助。'

"他急忙来到王后的房间，跪倒在她的面前，不停地吻她的手，请她去对国王说好话，允许他再去参加比武。王后看见总兵

如此恳切，答应从中帮助。不一会儿，国王来见王后，王后就为总兵请求国王允准他随意参加比武。‘什么，王后？’国王说道，‘你想让一个刚佩上剑的少年上场比武？他这样求你，你就是为了他的母亲，也不该这样做。他来求你，你不该对他让步。他的父亲为了我，为了英国，立下功业，我都报答不尽，如果他的儿子有什么好歹，还不如让我去死呢。比武是很危险的，很难说会不会失败或者受伤。’

“王后看见国王如此宠爱总兵，就不想惹他气恼，便岔开了话头。王后回到房间，看见总兵还在等她。王后将国王的话对他讲了，对他讲明如今无论他怎么请求也不会允准。

“总兵很伤心，来到我的下处，向我请教怎样使他能够再与另一位骑士比武。我对他说了我的意见：由于他已经杀死了一位骑士，而且是二十六名之中最好的。既然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耀，就不要再去惹恼国王了。”

“愿上帝保佑你，让你万事如意，”老隐士说道，“你说说这位年轻总兵官，他有父母或者亲属没有？”

“当然有，”蒂朗答道，“他的母亲伯爵夫人就在那里。她是朝廷里的重要人物，没有人比她更尊贵的了——因为王后前来大婚时，国王和全体朝臣都嘱咐要瓦罗亚克伯爵夫人及其侍女们出来接待——至于他的父亲，我就没有问，因为我的心思是在比武而不是在家世。而且要不是他的母亲伯爵夫人要见我，我还不会认识她呢。我到了她面前，她却问的是我有没有娶妻生子。我反问她：‘夫人，你为何如此问我？’夫人答道：‘如果你有儿子，你应该爱他；如果你有妻子，你应该让她避免烦恼痛苦。因为一位正派人士，让一个独生子去冒如此巨大危险，是很难堪的事。’

“于是她很恳切地问我，为何要将马匹甲胄借给这么年轻的

少年。他没有父母，如果说她自己还在，她的灵魂也是十分苦恼，万一运气不好，儿子被那位有名的所杀，她便只好让大地裂开，将她吞了下去。她十分真诚地要求我，既然上天让他的孩子活着，我就不要去惹他死去而使她绝望，因为他是她在人世间的唯一幸福。我凭着骑士的信仰答应了她，以后决不让她的儿子受到任何伤害，而是给予他爱护与尊重。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病死的还是战死的。夫人目光下垂，沉痛地回答道，'骑士啊，我是由于罪孽和不幸而成为活寡妇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丈夫；他出去周游世界而名扬四海；他便是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伯爵。如果愿意，他完全能够自封为王。'我见她这么说，便没有再多问。"

"告诉我，"老隐士说道，"关于这位总兵官你讲了许多，但是到底是谁在比武中得到了最高奖赏。"

"的确，长老，"蒂朗答道，"这件事很难判断，因为参加的贵人很多，大多数是堂堂正正地比武的。谁都知道，既然贵人们都参加了，即使对方是一位普通的士绅，他也比得不错，也不能说他就应该比众人获得更高的奖赏。"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老隐士答道，"然而在本国，王家举行比武和庆典结束时，通常要由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在军乐声中宣布谁是最后的胜利者。那是件十分庄严而隆重的事，要向全世界宣布而且是真正决战到底的胜利者。因此，我想得知荣获如此殊荣和尊敬的到底是何人。"

蒂朗却沉默着，不发一言，而且低下了头，目光向地，一动不动。

"蒂朗，我的孩子，"老隐士问道，"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有一位名叫迪亚费布斯的骑士站起身来，应道，

"长老，有些话是无法回答的；然而，长老，我凭着我在圣母升天节接受的神圣骑士道向你立誓，我会将一切真情实况告诉你，没有一句虚假。长老，你应该知道，最后的胜利者，也就是最高奖赏的获得者，是由国王陛下和校场的裁判决定的，并且由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以及在场的全体基督教贵人作证，写成文书，并且签名盖章，还由二十五位律师公证，因此，具有完全的权威和恩准，才向公众宣布的。就连那二十五位律师也都盖了章呢；我可以取出来给你看看……"

"噢，我很想看看那份了不起的文书！"老隐士说道。

蒂朗不想坐着不动，便站起身来，命令就在草地上卸下驮子，架起帐篷，在泉水旁边搭了张桌子，准备晚餐。

而迪亚费布斯则从鞍囊里取出文书，开始朗读，其全文如下。

第五十八章

迪亚费布斯为老隐士朗读英王签发的文书称蒂朗为骑士之最

奉天顺运，英吉利与不列颠君主，威尔斯、康瓦尔与爱尔兰亲王、神圣教会与罗马教皇之旗手亨利，今诏示普天之下，举凡皇帝、国君、公爵、伯爵、侯爵、王子、贵人、骑士、士绅等钧悉，朕自举行庆典，为骑士之荣耀而颂扬吾主及圣母之光辉，进行决死之比武至今，历时经年，其中战无不胜，力克群雄，功绩显赫之优胜者，厥为优秀骑士白郎·蒂朗。因赐尔殊荣，于校场四角，由护法、谒者、传告为朕吹号奏乐，宣布为骑士之最，赐乘白马前往圣乔治教堂弥撒，为其功勋，广为传扬，并赏以校场之钥，表征胜利，为半月之庆贺。为此，于某年七月

十四日御制文书，朱笔签署，王玺为钤，并众裁判、众贵人、众骑士副署作证，以此为凭，赐尔永宝。

老隐士听完说道："我很想听听他有什么骑士道的功勋。看来他是一个好人，他站起来走了，不想说也不想听表扬自己的话。我知道，这才是一位好骑士。我请求你对我讲讲他的所作所为吧。"

"长老，"迪亚费布斯答道，"你不要以为我人品不好。我和他是同乡，是怀着同样的目的来的。我要将发生的事情都如实地讲给你听。国王首先接受骑士道的便是白郎·蒂朗，他第一个被封为骑士。那一天，长老，他集合了跟随他的所有士绅和姑娘来到国王命令众骑士所搭的寨栅前面，发现门关着，便高声敲门。过了一会儿，众护法在门口出现，问：'有什么事？'众姑娘回答道：'有一位士绅要接受骑士道，想当骑士。他是完全有资格的。'门立即开了，我们便都走了进去。到了大寨里面，他们叫这位士绅坐在一把铺绿呢的银椅上面，询问他是否想接受骑士道；询问他的生活习惯，以及是否瘸腿、缺胳膊等等，总之，便是是否能打仗。问过之后，就要测验信仰。这是由一位穿成助祭模样的英国大主教主持的。他手里摊开了一本祈祷书，来到士绅面前，当着在场的国王与众人，说出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五十九章

测验完毕的士绅如何被英王要求设誓才授封为骑士

"'你这位要接受骑士道规矩的士绅，是否愿向上帝及四《福音书》设誓，决不反对崇高的英国国王陛下，除非在你交还了他

惯常给予受封骑士的纹章项链，申明要去侍奉你家乡的主人？唯有在此种情况之下，你才可以面对着他作战，免受众骑士的谴责，不然你将身败名裂。如果在作战中被俘，则难免一死。因此，你是否向列圣设誓，尽你之所能支持、保护妇女们、寡妇们、孤儿们、无依靠者们，甚至已婚妇女，听见她们向你呼救，便能挺身而出，与敌人战斗到底，如同她们有此特权要你援助那样？'

"设誓已毕，两位在场的最尊贵的贵人，扶住他的双臂，将他带到国王面前跪下。国王将剑按在他的头上，对他说：'上帝和圣乔治命你当一名好骑士。'还吻了他的嘴。

"随后上来七位姑娘，浑身穿白，表示圣母马利亚的七喜，给他佩上宝剑。又上来四位骑士，也是在场者之中最尊贵的，代表四《福音书》，为他扣上马刺。然后是王后上来扶着他一边的胳臂，一位公爵夫人扶着他另一边胳臂，将他扶上宝座。于是国王在这边坐下，王后在另一边坐下，众姑娘及众骑士在周围站着。最后是一顿丰盛的精美糕点。这样的仪式，长老，每次授封骑士时都要举行。"

"请你对我讲讲，"老隐士说道，"蒂朗历次比武的前后情况。"

"长老，在开始比武前夜，蒂朗带着他的全体扈从如前所述那样骑马列队，来到二十六位比武主持者的寨栅。到了门口，递进战书，上面言明，哪位骑士愿与他较量，必须用锐利武器，经过二十回合，一方见血，或者自认败绩，才能罢战。他的这项挑战，立即被接受，我们也就回到下处。次日，全体姑娘们簇拥着他，将他送上校场。他全副戎装，将自己托付给众裁判，无论是死是活，都得将他送回。众裁判亲切接待了他，向他致敬。国王和王后已经上了看台。蒂朗全身铠甲，进了校场，但是没有戴上头盔，手执一柄扇子，其上一面画有耶稣基督十字架像，另一面画有圣

母像。

“蒂朗到了校场中央，向国王和王后施礼致敬，而后来到场地四角，以扇子依次划了十字，然后他下了马，由校场看守带进校场一角的小棚，请他吃肉用点心，如果他想吃的话。吃毕之后，重新骑上马，拿起武器。此时，比武主持者已在校场另一端占好位置，而蒂朗也在此一端占好位置。等到全场肃静，国王便下令给裁判叫他们放马。他们立即踢动马刺，在托子上架起长矛，相向冲来，冲得如此猛烈，以致双方的长矛都断裂。然后他们又来回驰骋了好几次，互相冲击了好几个回合。

“到第二十个回合时，比武主持者的矛刺中了他的面甲中央，将面甲刺歪而且伤了颈项。如果不是长矛断裂，我们的骑士便一命呜呼了。但这次却不过是他和坐骑都跌倒在地而已。蒂朗立即站起身来，命人牵过另一匹马，并向裁判要求另换新矛。裁判应允随他挑选。蒂朗便要了一支重矛；他的对手也同样换了一支重矛，于是双方又策马猛烈对刺。这一回合，蒂朗刺中了他矛托稍下方处，而长矛未断，矛尖直透他的后背，他倒在地下便死了。姑娘们立即来到校场门口，向校场看守要求交还她们的骑士。校场看守便开了门，姑娘们拥过去牵住蒂朗的马缰，十分隆重地带他回到下处，为他卸铠解甲，察看颈项的伤处，请来外科医生给他治疗。蒂朗得到姑娘们的细心侍候，因为她们很高兴她们第一位参加比武的骑士获得了胜利。

“同时国王以及全体在场的贵人走进校场的围栅，去看躺在那里已经死去的骑士。他们隆重地将他抬了起来，列成队伍送他进入圣乔治教堂，在那里，为比武而死者专设了一座偏殿，不是骑士不得在此下葬。如果死者是士绅，则送往大教堂，那里另有偏殿可以安置。

“长老，蒂朗一等伤势痊愈，便回到了他的伙伴中间。如同

上一次那样，他又来到二十五位骑士所在之处，向他们递交了战书，愿意向一位骑士进行步战，一决胜负。他的挑战被接受之后，他便携带着规定的武器入场，将充分使用战斧、长剑以及匕首进行战斗。双方在棚子里作必要的准备时，裁判们正在校场上分配阳光，在地面上划出线来，不让太阳只照此人之脸或彼人之脸。此时，国王率领众人来了，穿过校场上了看台。两位骑士手执战斧出了棚子。他们看见国王，便屈膝向国王和王后施礼，表示他们都是有身份的骑士，而所有的姑娘此时也都跪在地上，向上帝祈求她们各自爱戴的骑士获得胜利。

“众人安静下来，棚子也已移到场外，喇叭便吹响了，众传告高声宣布：无论男女，均不得喧哗、咳嗽、作手势，否则将处以重罚。

“宣布完毕，来了八位骑士，四位带领蒂朗，另外四位带领他的对手，到了场地中央，那里已经划出三道线。双方分别站好，便交起手来，斗得十分激烈，看不出是谁占着上风。斗了很长时间，比武主持者一方逐渐力不能支，到后来甚至挥不动战斧了，好像他宁愿停战而不愿再战。蒂朗看出了对方的情况，便双手执斧，使劲一击，战斧正砸在他的头盔上，砸得他昏昏沉沉，看来十分痛楚，摇摇晃晃站不住脚。蒂朗走上前去，将他推倒在地。看见他已经不行，便拔出匕首，割断颈项里的盔带，摘下他的头盔，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六十章

蒂朗如何对败在手下的骑士说话

“‘尊贵的骑士，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你的生死是在我手里。

你可以要求我怎样对待你，要死要活都随你，但是好活比恶死更能使我得到安慰。要求我的右手给你慈悲吧，它愿意宽恕你，不会对你本人有所损失的。'

"'你那冷酷的话，'那骑士答道，'说得如此骄傲自满，比我要失去的生命更使我痛苦。我宁可死，不向你骄傲的手求饶。'

"'我的手是惯于饶恕失败者的，'蒂朗又说道，'不会伤害他们。如果你愿意，我便饶恕你，免去一切可能的损失。'

"'有幸的胜利或者偶然胜利的人啊，'躺在地下的骑士说道，'你有多么神气！还说那么多的话！我是骑士孟塔尔特，生平从未有过任何错误，为许多人所爱所敬。我是从来待人心怀怜悯和慈悲的，'

"'你这样为自己说话，而且说得如此之好，'蒂朗答道，'那么我将重视这些行为了。我们到国王面前去，当着国王的面在我脚前下跪，求我饶恕，我便放你自由。'

"那位骑士气得要死，开口说了以下的话：

"'上帝和我都不允许做这样羞辱我和我名誉的事。我的师父吉列莫·德·瓦罗亚克也不允许。我是从他那里接受了这痛苦的骑士道规矩的。随你怎么处置吧，恶活不如好死。'

"蒂朗见他心中怨恨，便说道：

"'所有继续要参加比武而以此方式博得名声的骑士，都是冷酷无情的，都会在地狱里有个座位。'

"他便将匕首往下刺进对方的眼睛，还用左手在匕首柄上重拍一下，匕首的尖便从头颅的另一边透了过来。这位骑士真是多么勇敢，他宁死不受屈辱，免遭其他骑士的斥责：

"校场上有十二位裁判，六位执掌胜利者的花名册，六位执掌失败者的花名册。那些宁死不投降的人被追认为烈士，那些投降的人则被斥为坏骑士，蒙受羞辱，遭到耻笑。此种情况，一

直继续到比武结束。

“数日之后，国王和王后在河畔草地上散心，又是跳舞又是游戏。有一位王后的亲戚，名叫伊内斯，是贝里公爵的女儿。我从未看见这么如花如玉的美貌姑娘。诚然，王后的美貌是无可比拟的，她的言谈、温柔、可爱、亲切、友好都超过了人世间的所有女子，因为大部分的女子都天性倾向于贪婪。而这一位美貌女子身上的穿着尽管价值连城，她却只想到给予别人，无论是珠宝还是其他别的。可见她的人品有多么好！那一天，这位美丽的伊内斯胸前佩着一枚十分好看的胸针。等到跳完舞，当着国王、王后和全体骑士的面，蒂朗走到这位姑娘面前，跪倒在地，开口说了如下的话：

“‘小姐，根据我所知道的你那高贵的地位，家传的美貌，文雅而且聪慧，以及这天使般的身体里包含的种种美德，都不是凡人所有，我十分愿意为你效劳。如果你能将胸前这枚胸针赏赐给我，我将认为是莫大的恩惠。我接受了它，佩戴着它，就是为你效劳的光荣。我要在祭坛前设下誓言，凭着骑士道的规矩，为了你与一位骑士战斗到底，在马上或者在地下，用武器或者不用武器，随他决定。’

“‘啊，圣母马利亚保佑我！’美丽的伊内斯答道，‘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这么一点儿没有价值的东西，你要去决斗，不怕丧失性命或者受到伤害吗？然而，为了免受众贵妇和众骑士的责备，我当着国王和王后的面，愿意将它给你，免得让你失去骑士道良好功业的奖赏。你伸出手来，自己取吧。’

“‘蒂朗对美丽的伊内斯的答复十分满意。因为这枚胸针是用缎带系住在胸前的，不解开衣服，便取不下来，而在解开衣服之时，双手就必然将会触及她的乳房。然而蒂朗终于摘下了胸针，亲吻着它，又跪倒在地，说道：’

"'无穷无尽的感谢，小姐，你赐给了我如此珍贵的礼物，将整个法国给我我也不换。我向上帝保证，谁要将它取去，谁便不会有命。'

"于是他将它挂在自己戴的软帽上面。

"次日，国王在望弥撒时，来了一位法国骑士，名叫维勒塞默，其人十分勇敢，善用武器。他对蒂朗说了以下这番话：

"'骑士，无论你来自何处，你已经过份大胆，敢于触犯美丽的伊内斯这样辉煌的身体。这是骑士间从未见过的恶行。因此，你必须将胸针乖乖地给我，否则便要动武。我有权占有它，因为从孩提之日直至如今，便是我对这位贵人热爱着，侍奉着，敬重着的。她是世界之宝；这是我的荣耀，我费了多少力气，烦恼，相思，还没有得到我少年时渴望的奖赏，如今却到了你的手里。如果你不交给我，你便没有命。乖乖地交出来吧，免得皮肉吃苦。'"

第六十一章

维勒塞默向蒂朗索取伊内斯给的胸针以及蒂朗的答复

"'在我看来，这是莫大的污辱，'蒂朗答道，'如果我将她如此慷慨地让我亲手摘下的东西交给你，丢掉我的承诺、信仰以及誓言，不错，那你真是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一名最可恶最倒霉的骑士。要是做出这种事情来的人是我，但愿一顶通体是火的头盔落到我的头上。不行啊，骑士，你说的那些坏话，表明你太骄横，必须由我来将它压下去。'

“那骑士便伸出手来抢胸针，但是蒂朗已有准备，拔出了匕首。其他人也参加了进来，于是当场打成了一团。等到旁人将他们双方拉开，已经死了十二名骑士和士绅。恰好王后就在附近，听见吵闹声和斗架声，便走进人群，将他们一一分开。我这是亲眼目睹，因为我本人也受了四处伤；许多来帮忙的人也都受了伤。等到国王得知，一切都已平息。那位法国骑士有三天没有与蒂朗说话，只派了一名侍童，送来如下的一封信函。”

第六十二章

维勒塞默大人递交蒂朗的战书

此致白郎·蒂朗，摧毁武功热血之挑衅者：

如若阁下胆敢亲临骑士较量之险：执兵或徒手，步战或马战，披甲或裸体，任尔自择。其唯一条件，厥为尔吾之剑相拚，至死方休。

维勒塞默拜启并签章。

第六十三章

蒂朗如何向一位护法请教维勒塞默下战书之事

“蒂朗读信之后，将侍童引至下处，赏给他一千金埃斯库多，命他答应不对任何人说。侍童应允离去，蒂朗独自去见一位护法，将他请到三里之外，对他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护法大人，凭着我对你的信任，以及你从国王手里接受任

命时设下的誓言，我请求你对我要说的话严守秘密，并且诚意地给我忠告，按照你是护法所执行的职责。’

“这位护法名叫耶路撒冷，回答了如下的这番话：

“‘蒂朗大人，凭着我的职责和我设下的誓言，我答应为你保守机密。’

“蒂朗便将收到的信函交给他，等他读完信，蒂朗说道：

“‘耶路撒冷朋友，我很光荣如果我能实现那位杰出骑士维勒塞默大人的愿望，使他满意。但是我还年轻，刚满二十，对于骑士道的种种习惯和行为并不十分了解，因此需要你的指点。我相信，你是在王公贵人爵爷中间办事的，对比武这一类事情比谁都熟悉。我要对你说的是，你别以为我说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觉得害怕，但是我担心的是会冒犯王上，他是如此器重我，而况他已经在全国颁布了骑士道的法令，因此我不愿意受到好骑士的责备，也不愿意为此事被人斥骂我懦弱。’

“于是护法便对他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六十四章

护法耶路撒冷给蒂朗的忠告

“‘骑士啊，你又年轻又幸运，全世界都爱你！我当然要给你忠告，而且将在王上和裁判面前也这么说：你，白郎·蒂朗，可以与这位骑士较量，不犯任何错误，不受国王、裁判及众骑士的谴责，因为他是挑战者，你是自卫者。是他首先作恶，而你是该原谅的。一切由我负责。如果没有人说你什么，我就在好骑士面前保住了你的名誉。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就有罪了，那便是当

你是挑战者的时候，于是在所有人之先第一个封你为骑士的国王，改变了他朝廷的规矩和做法，因而你便会受到好骑士们的谴责。但是你一向做得不错，待人也像一位有精神的骑士。你想要我书面写下我的忠告，我这就写下给你。你放心去战斗吧，不要害怕死亡。'

"'听了你这样的忠告，'蒂朗答道，'我感到宽心。因为你对我说我不会受到王上、众裁判和众骑士的谴责。如今我求你，耶路撒冷，由于你的职责，我想请你担任我和维勒塞默决斗时的裁判，一切安排都通过你的手。谁问到你，你可以将我们之间发生的真情实况向所有的人作证。'

"耶路撒冷答道：

"'我很愿意答应你，但是根据我的职责，我不能担任你们的裁判。我对你说为什么：任何骑士、护法、谒者、传告，凡是给人以忠告者，都不得当裁判，因为礼节会受到损害。甚至我们的英国国王，由于是众人之主，他若是要当决斗的裁判，他说的话便不能偏于任何一边。如果偏了，他便不是公正的裁判，那样的决斗就不该举行。如果举行了，那位失败者就可以到皇帝陛下面前去凭证据予以否认。然而为了免得他或你得不到决斗的胜利，我可以为你去请一位胜任的裁判，此人与你与他都毫无瓜葛。他也是担负着我们职责的护法，名叫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一位精通武艺的人。'

"'我认识此人，'蒂朗答道，'我很满意。如果维勒塞默大人也同意。因为他是位好护法，谁赢了谁光荣。我要将一切情况都让人知晓，或者，既然他是派的一名侍童送来这封战书，我也可以派另一名侍童送回应战书去。那就很快大家都会知道，那么他与我的决斗便可能没有结果。我们这样吧，回到我的下处去，我给你一封空白的书信，由我亲笔签名盖章，同意决斗，让他

得利而我让步。既然他是挑战者而我是应战者，选择武器的权利我使让给他。如同战书所说，我很愿意随他喜欢，只要对我吩咐说明就是。无论他的选择如何厉害，你就代我同意，我也会为此而觉得更加光荣。'

"蒂朗与护法便一起回到下处，立即准备一封空白的应战书，签好名，盖上章，交给护法耶路撒冷。还取出一袭貂皮出风的绣花大氅，作为礼品，请他笑纳。

"这位护法便告辞了去安排决斗。他在国王和王后的扈从中间到处寻找，却找不到那位骑士维勒塞默，便进了城，逢到他正在一座修道院的教堂里忏悔。等到他做完忏悔，耶路撒冷便上前将他请到一边，对他说，需要借一步与他在教堂外面谈话，因为在这种场所谈论流血的事情是不相宜的。于是他们便立即离开了神圣的教堂和修道院。耶路撒冷开口对他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维勒塞默大人，我是由于我的职责，感到十分光荣，如果能够为你和白郎·蒂朗两位进行调解。然而倘若你不愿意和解，那么这里就是你的挑战书和他的空白应战书，已由他本人签名并且盖章。他要求我，根据我的职责，来与你安排此次决斗。他授予我全权作出如下申明：无论是用进攻武器或者自卫武器，是步战或者马战，如同你的挑战书所提出的，他将放弃他作为应战者的权利，任凭你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只要双方对等，没有欺诈。如果你认为可以，决斗就在今夜举行。'

"'我很满意，'维勒塞默大人答道，'蒂朗表现出的礼数。他如此高尚，我也不再盼望其他。我接受你代他让给我选择方式和武器的权利。我决定决斗将以如下的方式进行。'"

第六十五章

维勒塞默大人选择什么武器和方式

“‘我选择步战，均身穿法国布的衬衫，各执纸制椭圆小盾，头戴花冠；并无任何其他装束。至于进攻的武器，则双方均为热那亚砍刀，双刃，尖头，刀长两拃半。双方将决战到底。我对你十分钦佩，护法大人，想为我们双方调解，但是我们已经决心要决斗，而你却还对我说和解的话。’

“‘我那么说，’护法答道，‘是我的职责使然；我不愿意任何哪位尊贵的骑士去死。’

“‘因为我们抱着同样的目的，我才接受与蒂朗决斗。在我看来，似乎我们是意见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一致。’

“‘我很高兴，你们都已同意，’护法答道，‘在夜晚来到之前，我们就去准备武器和其它必需之物吧。’

“双方立即去买来刀子，将其磨得飞快，而且特别将刀尖磨得十分锐利。还去买了法国布，立即裁了缝成衬衫，衣襟略长一些，而袖子则短一些，只到肘部，免得妨碍战斗。然后他们找来一张硬纸，一裁为二，剪成盾牌的样子。瞧这半张硬纸怎么用来抵御吧！

“等到一切准备齐全，那位骑士对护法说道：‘你已经同意决斗，而且你是站在蒂朗那一边的，我却不要任何人站在我这一边，只要有上帝和我自己的这双手。它们是习惯于在高贵的战斗的鲜血里洗濯的。挑选一份兵器吧，剩下的归我。’

“‘维勒塞默大人，我在这里并非是要站在哪一位高贵的骑士一边。我的职责使我必需给骑士们和士绅们以忠告和调解。

尽管你这样认为，我却并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我不能欺骗我的名誉和职责。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如果做得不对，那你就让我走，另找一个你不怀疑的人。'

"'凭着上帝和造物主，护法大人，我说的话不是这意思，而是天将要黑下来，我们即将去决斗，而你是我们的裁判，让这胜负很快便能决定。'

"'大人，让我来对你讲清楚，'护法说道，'我不能做你们两人的裁判，因为我对你对蒂朗都进行了忠告，因此倘若裁判得不公正，就有可能受到谴责。我已经请了另一位称职的裁判，你们双方都不会对他怀疑。他名叫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他也是护法，而且武艺高强，精通战术，不久以前伴随克拉伦萨公爵来的。他是宁可死也不会让人损害他的职责的声誉的。'

"'我完全同意，'那位骑士回答道，'这件事情双方便对等了，而且也保持了秘密。'

"'我请你相信，'护法又说道，'除了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外，我不对任何人讲。'

"'好吧，'那位骑士答道，'拿着武器，送到蒂朗那里去，让他挑选好的。我到圣塔马利亚·抹大拉隐修院里等你们。倘若我的伙伴们看见我，会以为我是在那里祈祷的。'

"耶路撒冷便告辞走了。他到各行业的人士中去找护法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找到他后，耶路撒冷便将一切情况向他说明。对方答应，愿意一切照办，然而他说时间已晚，太阳早已结束了它的行程，在乌黑的夜间，谁也不愿让两位骑士去冒险的，只能等到次日早晨，国王在望弥撒，众人都安静之时，他才愿意出来担任裁判。

"耶路撒冷回到蒂朗那里，告诉他那位裁判由于忠于职守，是怎么说的。又对他讲了决斗如何进行，并教他挑选武器，挑选

他认为好的，决斗要等到明天早晨，国王望弥撒时才进行。

“‘既然决斗不在今夜举行，’蒂朗回答道，‘我不想由我来挑选武器。如果我战胜了他，或者杀死了他，免得人家说我晚上在武器上做了什么手脚，因而赢了他的，就像那一位在港口杀了另一位的骑士，后来人家说他那枝长矛是施过魔法的。不到我们决斗的时刻，我既不想看也不愿碰这些武器。将它们送回给维勒塞默大人吧。明天早晨决斗之时再拿来，决定谁拿哪一副。’

“耶路撒冷听见蒂朗这么讲，瞧着他的脸，说道：

“‘高尚而有武功的骑士啊！如果命运不跟你作对，你真应该戴上贵人的金冠。我不相信你不会是这场决斗的胜利者。’

“护法大人向蒂朗告辞，到隐修院去找那另一位骑士，对他说明时间太晚，如果不在白天，裁判便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他们都同意次日国王去望弥撒之时举行。因为一部分骑士要陪伴国王，另一部分骑士要侍奉王后，而其他人等都喜欢与贵妇们盘桓。维勒塞默大人听见他这么说，立即同意。

“次日大早，两位护法不让人知，带了两位骑士来到一座森林中央，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们。他们见到地点合适，耶路撒冷便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两位尊贵的骑士，这里便是你们的死地和坟墓。这些便是这位骑士所提议而蒂朗接受了的武器。你们各随尊便，请予挑选。’

“他说着，便将兵器摆放在美丽的草地上。

“‘现在，’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接着开口说道，‘尊贵的骑士大人们，你们是在这个地方，远离了你们的亲戚朋友，所以别盼望他们来帮忙。你们是在死亡的最后一步，因此，也不要以为能够依靠上帝或者你们本人的德行。最后，我想知道你们两人愿意谁来担任此次决斗的裁判？’

“‘什么！’维勒塞默大人说道，‘难道我们不是已经同意由你担任的吗？’

“‘你呢，蒂朗，你愿意由谁担任？’

“‘维勒塞默大人愿意由谁，我也愿意由谁。’

“‘那么你们都愿意由我来担任你们的裁判了？你们得凭着骑士道的规矩设誓，你们将服从我的命令。’

“两人答应，便各立誓言。立誓以后，那位骑士对蒂朗说道：

“‘请你任意挑选武器吧，你选下来的归我使用。’

“‘不，’蒂朗反对道，‘武器是你的，是以你的名义弄来的。你先取，因为你是挑战者，我随后。’

“两位骑士为了这有关荣誉之事而争论不休。于是裁判为了结束这场争论，便拿起了武器，任意分成两副，将一副放在右边，另一副放在左边；他又摘下两根草茎，一根长一根短。裁判说道：

“‘抽着长草茎的，拿右边的武器；抽着短草茎的，拿左边的武器。’

“双方都拿定武器之后，立即脱下所有的衣服，换上那件修苦行的衬衫，或者叫做悔罪服。裁判在地下划了两道线，一个站在这道线后面，一个站在那道线后面；命令他们，如果他不发话谁也不准动。他们还从树上砍下一些树枝，为裁判搭了一座平台。等到一切准备齐全，裁判走到维勒塞默大人面前，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六十六章

护法以决斗裁判的身份说给两位骑士听的道理

“‘凭着你们两位给予我的权力，我担任了裁判。根据我职

务的权利，我必须警告你们，请求你们，首先是你，你是挑战者，你愿不愿意停止这小小的一步。你的眼睛里应该有上帝，不应该这样拚命地去死。如你所知，这样死去的人，上帝的正义不会宽恕他，他将堕入永劫。'

"'现在不用说这些话了，'那位骑士答道，'人人都明白其价值，其能耐，不仅在现世，同样在来世。叫蒂朗到我面前来，这样我们也许有可能和解。'

"'我不认为你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裁判答道，'你们在这场地上是平等的，为何要叫他到你面前来？然而，不管怎么说，耶路撒冷，你去问问蒂朗，他是否愿意过来与这位骑士答话。'

"耶路撒冷便走到蒂朗那里，问他是否愿意过去。蒂朗答道：

"'你我之间是有诚意的；我这样说：如果裁判命令我去，我便过去。但是那边的那位骑士虽然他十分了不起，我却不愿意前进一步或者后退一步。'

"耶路撒冷对他说，裁判根据其职务有权必须先在骑士之间进行调解，以免后来生命的重大危险。蒂朗答道：

"'耶路撒冷，请你去对那位骑士说：我看不见有任何道理要我到他面前去。如果他跟我有什么事，他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路撒冷便如此回复了他。裁判这时说道：

"'很好。我认为蒂朗做了他应该做的。不过，骑士，你可以走过场子的一半，到中间去；而蒂朗也可以走到那里。'

"于是两人都往前走，等到双方面对面站定时，维勒塞默大人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六十七章

蒂朗与维勒塞默大人的决斗是如何进行的

“‘如果你，蒂朗，愿意与我和睦相处，我便宽恕你的年轻无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将那位著名的堂娜伊内斯·德·贝里的胸针交给我，连同你手中的砍刀和纸盾，让我可以给众贵妇大家看看。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根本不配占有像她那样又高贵又有德行的夫人之物。凭着你的地位、家世、身份，你连给她脱左脚的鞋都不配。你也完完全全及不上我，只因为我发了善心，才答应降格与你决斗的。’

“‘骑士，’蒂朗答道，‘我并非不知道你的家世，你的身份，你的厉害，你的能耐。然而现在可不是我们讨论这些事情的时间和场所。我便是白郎·蒂朗；一旦我手执兵刃，那就无论是国王、公爵、伯爵、侯爵，统统都拒绝我不得。那是全世界都无不知晓的。然而，在你身上，谁都能够很容易地找到那七大重罪，却还想用无耻的假话来吓唬我，贬低我。告诉你，你这个放荡的骑士，我不是随便受人污辱或者被人吹捧的。因为这是常识，被坏人吹捧就跟干了坏事一样。我们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决斗。那么这就动手，不必再说废话。要是我有一根头发掉落在地，我既不会给你，也不会同意你去捡起。’

“‘既然你们不能和解，’裁判说道，‘你们到底愿死还是愿活？’

“维勒塞默大人答道：

“‘这个骄横的年轻人要去死，使我心里很难过。我们各自

回到原来的地方，一决雌雄吧。’

“裁判登上树枝架起的平台，高声喊道：

“‘骑士们，像骑士那样勇敢地战斗吧！’

“于是他们立即向对方扑去，如同盛怒之人那样。在开始的几个回合，法国骑士将刀高举过头，而蒂朗却持刀在腰。双方近身抓住时机，法国骑士向蒂朗当头猛劈一刀。蒂朗闪身避过，起刀招架，迅即反手一刀，向他耳朵削去，不仅削掉了耳朵，而且伤着了肌肉，几乎碰到脑壳。此时对方在蒂朗的大腿上也给了一刀，伤痕宽达一拃。蒂朗迅速还手，刺中对方左臂，几乎深及骨髓。双方的交手如此猛烈，真是令人吃惊。而且那么切近，几乎每一刀都必定砍出血来。看着双方血淋淋的刀伤，真是可悲，流出来的血几乎将衬衫染得通红。生下他们的母亲看见了，岂不悲哉痛哉！耶路撒冷时不时向裁判建议，让他们停止战斗，但是那位冷酷的裁判却答道：

“‘让他们将凶狠的日子拚出个结局来吧。’

“在当时，毫无疑问，他们双方都已经宁可罢休而不愿继续打下去了。然而作为勇敢的骑士，他们仍然毫不留情地在那里不停地互相劈刺。最后，蒂朗觉得自己血已濒于流尽，快要死去，便尽量靠近对方，乘机刺出一刀，从他左乳之处直进心脏，而对方也举刀劈中了他的头部，使他双目一片乌黑，两人同时倒在地下。如果蒂朗倒下时那位法国骑士尚能支持，他会立即将蒂朗结果性命的。然而他已经被刺中心脏，倒下来之后便气绝身死。

“裁判看见两位骑士躺着一动不动，便从平台上下来，走近他们，对他们说道：

“‘凭着我的信仰，我说你们都干得像一名好骑士，因此荣耀之至，谁也不能责备你们。’

“他为每一个人划了两次十字，并且找来两根树枝，做了一

个十字架，放在他们身上，说道：

“‘我看见蒂朗的眼睛还有点儿睁着，也许他并未曾死，但也快了。现在，耶路撒冷，我请你留在这里看守这两具尸体。我到朝廷里去，向国王禀报，也向校场裁判通知。’

“‘是的，按照道理，该这么做。’

“他逢到国王刚好望完弥撒出来。他便当着众人的面，作了如下的禀报：

“‘陛下，这是确定无疑的事：两位有身份有武艺的骑士，今天早晨还在陛下的朝廷里，如今已经难免一死了。’

“‘这两位骑士是谁？’

“‘陛下，’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答道，‘一位是维勒塞默大人；另一位是白郎·蒂朗。’

“‘这种消息使我很难过，’国王说道，‘进餐之前我们到那里去，看看还能不能帮点儿忙。’

“‘我相信，’克拉罗斯答道，‘一位已经丧失了性命，另一位大概也要随之而去，身上受了那么多的伤。’

“两位骑士的亲朋好友得知这个消息，都仗剑持矛，或步行，或骑马，急忙赶奔而去。亏得上帝保佑，我们的人比对方的人先到那里，只见蒂朗浑身是血，谁都认他不出来了，只有他的眼睛稍稍睁着。

“对方的人来到，看见他们的大人死了，便蜂拥奔向我们的骑士，想结果他的性命。我们护卫着他；我们在他身边站成两列，都将背向着他，一个挨着一个。因为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我们每一个都面对着对方两三个。尽管如此，躺在地上的蒂朗仍然身上中了一箭。

“不一会儿，总兵大人手执武器带着许多人来到，将我们分开。又一会儿，国王和众校场裁判也来了。他们看见这两位骑

士，一位已死，另一位也只剩了口气，便下令暂时不准移动，等着召集会议作出决定。

“正当国王召集御前会议，听取克拉罗斯·德·克拉伦萨和耶路撒冷两位护法的汇报之时，王后带着她的全体扈从和全体贵妇姑娘也来到此地。她们看到两位骑士这般模样，都怀着痛苦和怜悯而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为了两位如此出众的骑士之死而悲哀。美丽的伊内斯目睹如此惨状，转身向着王后及其扈从说道：

“‘众位贵妇，这里便是最高的荣耀和最大的痛苦！’

“她又走到蒂朗的亲戚朋友那里，对他们说道：

“‘骑士们，你们是爱蒂朗的，可是你们对这位好亲属却漠不关心，难道就这样由于你们的过失而让他丧失性命吗？他躺在冰冷的地上流血，很快便会死去的。再过半小时，他身体里便没有血了。’

“‘小姐，我们该怎么办呢？’一位骑士问道，‘王上有令，谁也不准触动他们或是移动他们，违者处死。’

“‘真不像话！’美丽的伊内斯说道，‘我们的上帝连罪人都要饶其一命，而王上却非要他死？你们快去将他的床搬来，让他躺在床上，等待王上开完会议。因为有风吹进他的伤口，一定使他很痛苦。’

“我们立即派人去搬床铺外加一顶帐篷。正在等待之时，蒂朗连连嗯心呕吐，就是由于伤口受了寒而且流着血。美丽的伊内斯看见蒂朗的苦楚如此剧烈，便说道：

“‘凭着良心我也不该为了父母、兄弟、亲属、王上和王后陛下而害怕罪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圣的意图。’

“她说着，便脱下身上穿的白天鹅绒貂皮出风的大氅，铺开在地，将蒂朗抱上大氅。同时请求她的侍女们也都将大氅脱下，

盖在蒂朗的身上。蒂朗感觉到衣服的温暖，精神振作起来，眼睛比原来睁得大了些。于是美丽的伊内斯在他身旁坐下，抱起他的脑袋，搁在自己膝头，对他说道：

“‘我是多么伤心啊，蒂朗！我给你的胸针真是个不祥之物！我吩咐你摘下它的那时刻，也是个凶日子，坏时辰，恶星象；我给了你，便更加邪恶！倘若我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换给我世界上任何哪样东西我也不会将它给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而悲惨的我，我将要由于你的不幸而受罪。这一切坏事都是由我而起。骑士们，我求你们，你们都是热爱那位贵人的，请你们将维勒塞默大人的遗体也移到我身边来。尽管活着的时候我不愿爱他，他死了以后我可得尊重他。’

“众人便将他移了过来。她将其头颅置于左边膝头，又说道：

“‘这里便是爱情和痛苦。在这里躺着的这位维勒塞默大人，他的财产有三十七座城堡，那里都有热闹的市镇，围着许多高塔和雄伟的城墙。其中有一座城市名叫塞默，另一座城堡名叫维勒，因此他的名字就成了维勒塞默。他是位富裕的贵人，勇敢的骑士。他的价值并不比任何其他骑士逊色。他太自信，以为自己有活跃的精力，以致于落到一位骑士的这种可悲下场。他花去了七年的时间追求我，结果得到的是这个奖赏。为了爱我，他完成了许多杰出的骑士功业。他想娶了我到他的领地去，但是我没有答应，因为我的家世更加高贵，财产更加富有。我也从未同意做出使他快乐和满足的事情。然而如今这位可怜的骑士真是不幸，由于妒忌而死去了。’

“国王听罢两位护法的汇报，商议完毕，便解散了会议。命令三位大主教率领众主教、众神职人员从城里排成庄严的队伍，到这里来，以示对死去的骑士的尊敬。

“此时，蒂朗的亲朋好友也送来了床铺、帐篷，请来了医生，带来了治伤所需的一切必要物品。众人发现他的身上有十一处伤，其中四处是致命的；而另一位骑士则有五处，都是致命的。

“蒂朗得到治疗；众主教和众教士也已来到。国王和众裁判下令将骑士的遗体放进棺木，上面十分庄重地覆盖上一幅美丽的金色尸布，那是死在比武中的骑士所专用的。后面跟着的是蒂朗，躺在一面巨盾上。尽管他的手还不能动，还不能做什么事，而且也举不起来，但是众人用一根木棍将那柄杀死骑士的砍刀绑住在他的手上。

“于是就这样，由手捧十字架的教士们开头，接着是全体骑士步行护送的骑士遗体，随后是国王和全体贵人，再后是盾上躺着的蒂朗，后面跟着王后和全体贵妇，总兵率领着三千名兵卒殿后。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圣乔治教堂，在里面举行了安魂弥撒。当遗体放进墓穴中去之时，正好近在蒂朗的身边，仿佛是他用绑在手上的砍刀指着放进去的（似乎表明死比活好），这是根据众校场裁判的命令。

“国王、王后以及众人出了教堂，以极大的尊重将蒂朗伴送到下处。后来国王每天都带着侍从来探视，直到他恢复了健康，愈合了所有的伤处。在这期间，国王亲自为蒂朗指派了三十名侍女。

“当天，受伤的蒂朗被抬上床时，已到中午，当时国王尚未进餐。众人请示国王，是否先进餐，随后再回到圣乔治教堂去宣布维勒塞默大人的判决书，因为众校场裁判还在那里等着。国王同意先进餐，既然已到中午，午后做了晚祷，完全来得及办理那些事情。一切便遵旨进行。

“午后，国王和王后带着全体扈从又来到圣乔治教堂，也带来了蒂朗。晚祷过后，国王便下令宣布以下内容的判决书。”

第六十八章

众教场裁判如何判定蒂朗获得决斗胜利之荣耀

鉴于吾王陛下允准，任命我等教场裁判仲裁一切陛下庆典期间之比武或决斗，举凡在校场或寨栅，于平地或山丘，以步战或马战，着便装或无装，披坚甲或无甲，是公开或隐秘，均在此例。兹凭此权力，作出判决如下：

维勒塞默大人身殉骑士之天职，经由批准，着即安葬于神圣教会之墓地，并授予该次决斗之胜利者白郎·蒂朗以无上之荣耀。圣事结束之后，该骑士遗体着即可与殉于比武者为伍而长眠于此。此判。签名盖章。

“判决书宣布完毕，众教士于骑士墓前高唱美妙动听的圣歌，唱得如此庄严隆重，直唱到半夜，因为他是死于公正的比武的。

“之后，蒂朗也被光荣地送回下处，受到国王和王后的敬佩和重视。其他比武得胜的众骑士也得到相似的对待。”

“你最爱的人给予你快乐和安慰了，”老隐士听罢说道，“因为你对我讲了在如此隆重的庆典中，蒂朗竟然在校场上接连打胜了三位骑士。我也觉得高兴，第一个得到消息说他是最佳胜利者。我很钦佩，他比了三场，每场都得到荣耀，而弱点都在对方。”

“不，长老，”迪亚费布斯答道，“他还有许多突出的功迹，我还未曾对你讲呢。”

“那就更加使我高兴了，”老隐士说道，“如果你愿意再讲给

我听，那真是我一大乐趣。”

“长老，你要知道，蒂朗起床两个月之后，能够舞剑使矛了。又发生一件事情，我先来讲给你听。因此，长老，为了免得罗唆，我就略去不讲其他那些比武得胜的好骑士和打败阵亡的骑士了。我只集中来讲蒂朗，因为你已经得知，蒂朗受到尊敬，被称为骑士之最，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次庆典，威尔斯亲王也来参加，亲自率领来一大群骑士和士绅。由于他是一位好猎手，便在城墙附近的行宫里豢养着许多凶猛的猎犬。有一天，国王只带着三、四位骑士到他行宫里来拜访，因为他们两人又是近亲又是好友。亲王看见国王来访，便提出要求要参加比武。请求国王派校场裁判来与他商量。国王立即下令将他们召来。他们秘密商量到半夜，那时众人都已入睡。蒂朗因为去做一件衣服上的金银丝绣花，刚好从城里回来。他走到行宫前面时，一条断了链条的猎犬跑了出来。它是那么凶猛，谁都不敢靠拢它。

“等到蒂朗经过广场中央，看见那犬向他奔来，要进行扑击。他立即下马，拔出了剑。那犬看见剑，便往后倒退。蒂朗说道：

“‘就连畜生都不愿意丢掉性命，丧失尘世的富贵。’

“他便又上了马。国王和众裁判所在之处都看见了那犬。威尔斯亲王说道：

“‘我看，陛下，我认出这条恶犬来了。它是逃出来的，正在跟着那位过路的骑士。如果他是个勇士，我们看着他们打架吧。’

“‘那一位好像是，’国王答道，‘白郎·蒂朗。它已经躲开了一回；我不信它还敢再跟上去。’

“蒂朗往前又走了二十来步，那犬又凶狠地猛扑上来。蒂朗

不得不再次下马，说道：

“‘真不知道你是个魔鬼还是妖怪。’

“他又拔出了剑，迎着它走去。那犬却在他周围打转，由于怕剑，不敢靠近。

“‘如今，’蒂朗说道，‘我看你是怕我的剑。我不想让人说我仗着武器跟你斗，占你的便宜。’

“他便将剑往后一抛。那犬三跳两跳便扑了过来，用牙将剑叼起，扔到更远的地方，然后回头又向蒂朗扑来。

“‘现在就符合常规了，’蒂朗说道，‘用你那家伙来对付我，我也同样对付你。’

“双方便凶猛地扭在了一起，狠狠地撕咬。那犬十分粗壮，三次将蒂朗扭住，又三次将蒂朗扑倒。这场格斗进行了半个小时。威尔斯亲王命令手下都不准靠近，看看究竟谁胜谁负。

“可怜蒂朗的双腿和双臂都咬得鲜血淋淋。终于蒂朗双手扼住了它的脖子，将它紧紧按住，张口便用牙齿咬它的喉咙，将它咬死于地。

“国王立即和众裁判出来，将蒂朗带进亲王行宫，叫来医生，给蒂朗治疗。

“‘凭我的信仰，’威尔斯亲王说道，‘骑士，就是让给你英国最好的村镇，也不能让你杀了我的猎犬。’

“‘殿下，’蒂朗答道，‘但愿上帝让我赶快治好这些伤，你让给我一半家产，我也不想再逢到我已经逢到的这种事情。’

“等到王后和众侍女得知蒂朗逢到的事情，赶忙都来看他。王后见到他这副模样，对他说道：

“‘蒂朗，你受了伤，费了力，为的是获得荣耀。你刚过了一个难关，却又逢到了一个。’

“‘王后陛下，你具有一切人世的天堂的美德，请你来判断我

犯的罪吧，'蒂朗答道，'魔鬼扮成一条猎犬出现时，我根本没有想伤害任何人。它的主人允许，我就决定满足我的愿望了。'

"'你不应该难过，'王后答道，'因为你还会遭到许多坏事的，然而你却由此显示了你的勇气。'

"'陛下，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我因为失败而难过，'蒂朗答道，'也没有人会看见我得利而高兴。的确，人的思想是波动的，有时候心会显得快乐或者悲哀。然而习惯于吃苦、伤害，以及冒险的人是不会由于被任何人或者任何事而吓昏了头的。我看见要发生危险比我自己要倒霉更加难过。'

"这时候，国王和众裁判出来了，对蒂朗说道，他们看见了他与猎犬如何搏斗；他抛掉了剑，因而双方是对等的，所以众裁判判予他战斗的荣誉和奖赏，如同骑士在比武中得胜一样。他们下令众护法、众谒者、众传告向全体人等公布，并在城里宣告，蒂朗在这一天里获得的荣耀。众人十分隆重地护送他回到下处，就如同比武得胜归来一样。

"后来，长老，据我们听见许多骑士和士绅传说，弗里莎国王和阿波洛尼亚国王，是一奶同胞的两兄弟，两人十分亲爱，经常想见面，于是决定同时到罗马见面，因为去年是教皇大赦年。他们互相约定日子在阿维农碰头，从那里一起到罗马。同时去的还有许多贵人，也都想去求得大赦。

"国王兄弟俩到了罗马，在展示圣维罗尼加和其他圣物的那天进了圣彼得教堂（两兄弟都乔装改扮，带了很多随从，免得被人认出）。圣物展示完毕，布尔戈涅公爵手下的一名侍从认出了阿波洛尼亚国王，便走过来按照觐见国王的礼节向他致敬。国王便问，公爵是否也在。

"'是的，陛下，'那人答道，'在那边侧堂里祈祷呢。'

"国王便说道：

"'他也在此地，我很高兴，真想与他见面。'

"两位国王便向侧堂走来，要见公爵。那人飞奔而去禀报公爵，说国王兄弟俩也在这里，正要来见他。公爵很高兴，立即从侧堂出来。三人一见面，都十分快乐，因为布尔戈涅几乎与阿波洛尼亚接壤，他们经常见面，十分友好。于是他们三人便谈论起旅途来。

"'如今，'国王说道，'我们有幸在此相会，我请求你们今天与我一同进餐。以后我们在此期间天天如此。'

"公爵向他表示感谢，答道：

"'陛下，今天不得不请你原谅，因为巴维拉公爵费利佩也在此地。'

"国王问道：

"'是否就是作证控告其母，以致使她死于狱中的那个人？'

"'是的，陛下，他是德国皇帝的儿子。因为不属于巴维拉和埃斯塔尔里克两个世家，便当不了皇帝。此次选举皇帝，选中了他的父亲。我已经邀请了他以及埃斯塔尔里克公爵。'

"'用不着了，'国王说道，'你们统统都来与我一起进餐，要不然就是我兄弟俩与你们一起。最好还是请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吧。'

"他们便一起上了马，来到城里，找着了巴维拉公爵和埃斯塔尔里克公爵。布尔戈涅公爵为他们向国王兄弟俩引见，双方做了朋友，都十分满意。他们十分高兴地一起进餐，菜肴丰盛，一切符合于这种贵人的身份。在罗马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进餐，直至死后进了坟墓。

"有一天在餐桌上，他们谈起了英国国王，谈到王后是世界上最美的美人儿，也谈到了那大婚时的庆祝盛典，以及对一切前去参加的人和异邦客人的热情招待；也谈到了举行的各项比武，

各有胜负。此外，还谈起了去参加的人们之中，有的是为了去比武，有的是去看热闹，参观那岩石上的城堡。弗里莎国王开口说道：

“‘我等既然已经得到了教皇的大赦，我倒想不妨也去看看。’

“这位弗里莎国王只有二十七岁，而阿波洛尼亚国王则已经三十一岁。

“埃斯塔尔里克公爵说道：

“‘凭着我的良心，倘若不是我国内有骚乱和战争，我也愿意陪伴你们前去，与那些高贵的骑士较量一番。据说他们有二十六位。先比可胜可负的，后比决一生死的。’

“布尔戈涅公爵说道：

“‘诸位贵人，你们不想去参加这样的盛会，那可不是每天都见得着的。如果你们诸位想到英国去，我可以撇开一切要在这里与教皇办理的事务，奉陪你们。我答应你们诸位，作为骑士，我不与一位骑士较量到底，决不回国。’

“‘公爵大人，’阿波洛尼亚国王说道，‘既然我的兄弟弗里莎国王要去，我也奉陪诸位，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危险比武。’

“皇帝之子巴维拉公爵也说道：

“‘诸位大人，这种事情没有我不行，我就非去不可了。’

“‘既然我们这四个人已经一致同意，’弗里莎国王说道，‘我们就此设誓，在旅途中保持互忠互爱，不分上下高低，一律平等，都是兄弟，都是战友。’

“众贵人都对弗里莎国王说的话表示赞同。于是他们一起来到莱特朗的圣胡安教堂，在它的祭坛前立下了庄严的誓言。然后他们下令备齐一切必需之物，包括武器和马匹等等，以下还要提到。他们水陆兼程，到了英国本岛，虽然人地生疏，然而对于

国王的所作所为，都很了解。一天夜间，他们来到距离国王所在的岩石大约有两箭之遥的地方。

“当晚他们架起了四座大帐。第二天太阳出来时，他们帐篷的柱头上的圆球，闪耀得比阳光还要明亮，因为他们的帐篷都是在比较好的高处。首先看见了的人去禀报了校场裁判，校场裁判又去禀报了国王。

“国王与众裁判开会讨论了一下，决定派一位护法去了解一下他们是谁，被选中的便是耶路撒冷。他穿了件绣有纹章的背心，独自出发到帐篷那里去。他来到一座帐篷门口，里面出来一位老骑士，飘着雪白的长须，手执一根粗棍，身穿庄重的黑天鹅绒袍子，镶着貂皮出风，另一手上套着一串玉石念珠，脖子里围着一挂粗重的金链。护法一见这位骑士，便恭敬地脱帽向他施礼。那位老骑士也亲切地脱帽还礼，然而什么话也不说。于是耶路撒冷便开口说道：

“‘骑士大人，尽管素昧平生，但是我奉我王陛下以及众校场裁判之命，前来拜访，了解情况。不知大人是否即是此队人马的主公，或者另归他人统率。为了进行正式的联络，请大人务必告知你是何人。大人如有什么吩咐，我将尊命按照我的职责侍候。’

“那位老骑士听他说出来由，没回答一句话，又脱帽点头，对他的话表示感谢，并且拉起了他的手，将他带进了第一座大帐，里面有四匹西西里骏马，笼头鞍鞯辉煌整齐。然后又将他带进另一座大帐，里面摆设着四张十分华丽的单人行军床。”

“那有什么特点？”老隐士插嘴问道。

“长老，我这便讲给你听。每张床上铺着不少垫褥，架着绣花绿色帐子，夹里是洋红和青色的，都镶着金银边，边上挂着许多银器，稍有微风，都会响动起来。其他的床也都一模一样，颜

色和形状都相似，没有丝毫区别。每一张床的床脚下有一名穿着漂亮、面貌姣好的姑娘。那就是这些床的特点，长老。其中两张床是在帐篷的这一头，另外两张是在那一头。帐篷入门处右边，悬挂着四面绘制精良的盾牌。

“然后他们来到另一座帐篷，其门口有四头戴冠的狮子。它们看见耶路撒冷走近，都站立起来，使他十分害怕。此时有一名侍童忙着过来，举起手持的一根绿杖，将其逐个轻击一杖，它们便立即又俯伏于地。到了帐篷里面，只见摆着四副做工精美的盔甲，齐齐整整；还悬挂着四柄镀金镶银的利剑。帐篷中央靠里，是一道绿天鹅绒帐幔。又有一名侍童，将帐幔拉开。这位护法看见四位骑士，端端正正地并排坐在中间的长凳上。他们的眼睛都用雪白的丝巾遮住。他们看得见走进大帐里的人，而来人却看不清他们。他们脚上都扣了马刺，手执出鞘的剑，剑尖指地，剑柄按胸。护法对他们注视了好一会儿，但是那位老骑士将他拉了出来，进了另一座大帐。

“以上所有的大帐，如我所述，里子都是洋红色的，绣着花，床上的帐子也同样。但是在这座大帐里面，却摆着一具大立柜，陈列着许多金银器皿，周围放着许多桌子。谁到了这座大帐里，都会引起强烈的食欲。如果有人不将食物吃光，便会有一头狮子来挡住帐篷门口，不让此人出去。这位护法也受到这样的一顿很好招待，等到吃喝已毕，准备告辞时，那位老骑士从立柜里取出一只镀金大银盘子，足有三十五马克重，作为临别赠礼。

“护法回到国王面前，对他禀报了一切所见所闻，还这样说，他这辈子也没有像这样担惊受怕过。国王说道：

“‘谁也不要为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而惊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看见幻景的。倘若他们是高贵的骑士，他们准会到这里来的。’

“国王便去望弥撒了。等到用过餐，时间近晚，那四位骑士来了。国王得知，便出来和王后并排坐在岩石城堡门口，全体扈从则分列两边，形成中间一条通道。

“现在，长老，我对你讲讲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是何等威武堂皇。四名侍童在前面开道，都是银色上衣，无袖背心，一色绣花，鞋子上缀着好看的珍珠，每人手里用金色丝绳牵着一头狮子，狮子的脖子都戴着金项圈。然后便是四位骑士，骑着一色纯白的高头大马，马背上披着深色天鹅绒马衣，马衣上是同花同色的刺绣。骑士们穿的都是深灰锦袍，散着袖子，用带子系住；头上戴的草帽上面覆着金片，帽兜上垂着金链。靴子是黑色油皮，高靴统，镀金马刺，洋红色靴里，靠近大腿的翻口处缀满东方的珍珠。帽兜的边沿压得很低，几乎连眼睛都不露。凭着腰间佩的好剑，他们的气派风度就显示出他们是出门旅行的贵人。说实在的，来到此地的贵人之中，还没有人像他们这样温文尔雅而且讨人喜欢的。

“他们来到国王面前，便下了马，施礼致敬。对王后，因为她是妇女，便单膝下跪行礼。国王和王后也起立还礼，然后坐下。四位骑士站着一动不动，几乎有半个小时，只是定睛望着国王、王后和扈从。人们都不认识他们，然而他们却认识很多人，包括国王的朝臣以及外邦来的人。

“他们望了好一阵之后，一位侍童牵着狮子走到他们面前，其中一位骑士将一封文书放在狮子嘴里，并且拉起它的耳朵对它说了几句话，但是不知是说些什么。那狮子便转身向国王走来，像人那样对他致敬。王后看见狮子走近，坐不住了，便站起来靠到国王身边。国王拉住她的衣服，叫她回去坐下，还对她说，他不认为也不相信这样的几位骑士带着野兽到朝廷上来是故意惹麻烦来的。于是王后不得不回到座位上坐下。王后这样惊

慌，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些野兽确是很可怕的。

“但是这些狮子事实上却十分驯顺，不会伤害任何人。它口衔文书到了国王面前，勇敢的国王毫不畏惧地从它嘴里接过文书，那狮子便在国王的脚边趴下。文书的内容如下：

如所周知，彼等骑士四众，已由罗马圣议会所属之比萨红衣主教，特拉诺瓦红衣主教，卢森堡圣佩德罗红衣主教，耶路撒冷长老，阿尔贝托·德·坎波巴霍住持，卢杜维柯·德·拉·柯隆达住持等作证，结为同生共死之兄弟战友，并授命予余，皇权恩准之大律师，公布于众，确认彼等均系四门骑士世家，即：父、母、祖父、祖母，均无存疑之处。为此，谨立此照为凭。

安布里奥·德·曼图亚签名盖章

某年三月二日于罗马”

第六十九章

两位国王两位公爵结成的兄弟战友如何向英王表示意愿

“国王读毕文书，看见他们仍然不愿开口，便下令也以文书作答。秘书便当场书写完成，其辞略为：

尔等来到本国、本朝，甚悦朕意，深表欢迎，如有所需，即请启禀，必如尔等之所愿焉。

“此复文由国王亲手置于狮子口中。狮子便即起立，向其主人走去。那位骑士接过文书，与其他骑士传阅。四位骑士立即脱下帽子，向国王施礼，对其接待和欢迎表示感谢。此时另一名侍童牵过另一头狮子，其主人在其口中放置另一文书，也如前一位骑士那样对其发出指令。国王又从狮子口中接过文书，当众

宣读了如下内容。”

第七十章

第二位骑士如何向国王递交要求比武的文书

吾等战友弟兄四众，于罗马得悉尔英国国王设有校场，举办比武，接待一行来者，老少无欺。吾等因而趋前，甘愿一决胜负，敬祈恩准为荷。

“于是国王又命作成文书答复，表示十分高兴他们愿意参加比武，请他们在休息数日之后，订出地点、日期、钟点，并邀请他们到他的行宫去，准定按照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热情招待。国王将文书置于狮子口中，狮子又回到主人面前。

“四位骑士读毕国王复书，又一次脱帽向国王深深施礼。国王也亲切答礼。此时第三位骑士用同样方式递交了第三份文书，其内容如下。”

第七十一章(甲)

第三位骑士向国王递交的文书之内容

无论何等骑士，其欲与吾等一决胜负者，曷来吾等行辕，将必见一树，无叶无花无果，名曰“干爱”。其树干上钉有船帆一片为记。船帆周围，悬有四盾，盾上绘有斗争之火焰；四盾各有其名：一曰“勇”，二曰“爱”，三曰“荣”，四曰“贱”。

骑士之敲动其名曰“爱”之盾者，必须隔布幔而马战，仅披备用之

甲，驰骋冲突，直至一方战死或者投降。若是铠甲脱落一片，或者甲带断裂，不得停止更换，必须继续比武，直至结束。其甲胄亦不得有任何花式，必须为战时所通用者。

骑士之敲动其名曰“荣”之盾者，则无布幔而马战，披挂而不护身，不执方盾，不擐圆盾，其矛长十至七拃，无矛格或任何花式，仅有钢尖。若是其矛脱手或断裂，可随时补充或更换，直至战死或者投降。

骑士之敲动其名曰“勇”之盾者，则以加重之鞍，松动之镫而马战，身披二十磅之胸铠，手持十三拃之铁矛，矛尖为钻石式，粗细随意。腰佩四拃之长剑，或匕首一柄，或一掌宽之战斧。头戴带面甲之盔，以便格斗至吾等所要求之结局。若是上述之战斧脱手，其本人可自行 捡起，他人不得代劳。

“这时第四头狮子又重复了其他三头狮子的动作，将第四件文书递交国王。国王接过文书，其内容如下。”

第七十一章（乙）

第四位骑士文书之内容为上述文书之继续

骑士之敲动其名曰“贱”之盾者，必需使用四种武器进行步战，即：矛、剑、匕首、战斧。矛可予一端灌铅，剑可使骑乘之剑，随其所愿，但必须战斗至一方死去或者投降。若是未死，战胜者可指定一位贵妇将其随意处置。双方死亡之机会均等，因此吾等竭诚祈求对方宽恕，吾等也将宽恕对方。

“国王读毕此四件文书，对四位骑士的要求表示同意，便说道：这些功业要予以完成，确实十分危险；这四位骑士是自找死亡。

“四位骑士见任务完成，便对国王和王后施礼，骑上马匹回

自己的帐篷去了。国王派遣一位护法，到四位骑士那里，邀请他们当天晚上前来参加宴会，同时命令送去四头驮骡的粮食以及其他各种日用必需。

“四位骑士看见国王如此优待，十分感激，便再一次写成文书，答复如下：目前他们不拟接受任何赠予或者邀请，而且在完成比武的功业之前，不让任何人知悉他们的姓氏和身份；这并非是对他陛下的轻蔑，而是他们立下的誓言，他们为此仍然表示万分感谢。便将四头驮骡原物退回，什么也没有收下。

“后来，长老，那四位骑士于当天晚上将那片船帆着实布置了起来，在其四周悬起四面盾牌，公布一纸声明，上面写道：‘任何骑士，有来敲动此四盾者，必须随带本人绘有纹章之盾，以示意欲参加比武，由贵妇或少女或护法、谒者、传告等护送前来，并以本人之盾敲动其意欲与之比武之盾，而后悬之其侧，此启。’

“次日，便有许多人前来观看他们的盛大排场。无论何人，他们都以丰盛的酒食款待。他们派出在外的买办，也无不以金币支付。如果多付了钱，他们也不要找头，因为他们不愿使用银币。

“又过一日的早晨，他们来到国王行宫，与国王一起望弥撒。这一次，他们的打扮又是一副模样。他们都身穿猩红绣袍，貂皮出风，直拖到地，另一色的帽兜上缀着大颗珍珠，里衬土耳其式的小帽，腰里围着粗重的金带，手里悬着很粗很美的玉石念珠。他们步行而来，只带着四头狮子作伴。每头狮子嘴里都衔着一本《日课经》。他们在一间大厅里等了好一会儿，等待国王从房间里出来。

“国王一见他们，对他们的来访表示十分高兴。王后也出来了，国王便命她陪伴两位骑士，而他本人则陪伴另外两位，因为他知道他们都是有权力有身份的人物。于是国王拉起了两位骑士的手，王后则挽住了另外两位骑士的胳臂，国王王后在中间，

四位骑士在两侧，一起向教堂走去。弥撒开始之前，国王对他们说道：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表示尊敬，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不过我很高兴你们认识了我，因此，请你们按照我们的上帝的赐予而就座吧。如果你们是国王，就坐国王该坐的座位；如果你们是公爵或其他爵秩，我也要尽可能尊重你们。’

“他们低头向国王的尊重和建议表示感谢，然而却不开口说话，也不书写文字。于是国王便命人将他们引至众人之前最靠近祭坛的座位。狮子就趴在他们身边。他们从狮子口中取过《日课经》，念了日课。等到弥撒做完，又将《日课经》置于狮子口中，站起身来陪伴国王和王后。他们一同来到岩石城堡之中，观看里面的布置和设施。看到那些金塑、银塑的女人乳房喷水、阴部喷酒的模样，都十分高兴、赞赏，又用手势，又作笔书，称这些精巧发明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然而尽管国王竭力相邀，他们却不肯留下共进午餐，便告辞回到他们的行辕去了。

“如今我要告知长老，自从那四位骑士第一天来当着国王之面，以文书通知意欲参加比武的愿望之后，蒂朗便避开众人的耳目，秘密地进了城，弄来四面盾牌，花了一整夜功夫，将其漆成四种颜色，并在第一面盾牌上画了其父的纹章，第二面盾牌上画了其母的纹章，第三面盾牌上画了其祖父的纹章，第四面盾牌上画了其祖母的纹章。他在绘制这些纹章之时，各地来的许多骑士都四名四名地在互相串连，以便与来者比武交战。其中有法国的，阿拉贡的，卡斯蒂利亚的，葡萄牙的，纳瓦拉的，而其中不乏富有比武经验的好骑士，也正想趁此机会一显身手。克拉伦萨公爵，威尔斯亲王，阿塞特拉公爵，贝德福公爵四人，便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参加比试。至于我们这一伙，我当然不会忘记。我们都请求蒂朗，因为他已经比试过，而且并未遭到危险，在我们之

中挑选四名。尽管我们家世不一定好，然而友谊还是有的。他答复说他很愿意，但是却并未这样做。

“等到盾牌绘制完毕，蒂朗将最文雅最端庄的众姑娘召集起来，将盾牌交给她们，又召集了同伙的骑士，又吹号又奏乐，来到国王面前。国王一见四面盾牌，便问是什么人的。一位传告答道：

“‘陛下，是白郎·蒂朗及其同伙的。’

“蒂朗到了国王面前，下了马，走上前去，向国王王后请求允准，由他率领众人去敲那四位骑士迫使他们答复而悬出的盾牌。国王十分高兴，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蒂朗及其同伙都是勇者；其次是他的朝廷里那么快便有骑士挺身出来予以答复。

“蒂朗也很心急，怕有人抢先去敲，因此匆匆忙忙又做了四面绘有四枚纹章的大旗，由两名护法，一名谒者，一名传告执掌，于是我们便浩浩荡荡地向那些外邦骑士的大帐而来。

“大帐里的人听见号声人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来到此地仅仅过了一天，想不到那么快就有人来答复。四位骑士穿戴整齐，走出大帐，但是仍然戴着帽兜，以免被人认出。他们将那片船帆稍稍落下一些，让姑娘们敲得着。首先上去敲的，是美丽的伊内斯。她敲的是‘爱’字盾牌。尽管别的盾牌离她较近，但是她念了上面的文字，就不敲其他，只敲‘爱’了。然后是堂娜戈伊玛尔，佛兰德斯伯爵的女儿，敲的是‘勇’字的盾牌。卡桑德拉，普罗文萨公爵的女儿，敲了‘贱’字的盾牌。无比的贝拉，安若公爵的女儿，则敲了‘荣’字的盾牌。她们都敲过之后，便将带来的盾牌悬挂在被敲过的盾牌之旁。这是规矩，战胜的骑士不仅将自己的盾牌取走，亦应将对方的盾牌取走。

“盾牌悬挂好之后，四位骑士将四位送来盾牌的贵妇扶下马来，一位挽着一位的胳膊进了摆设着床铺的帐篷。其中一位骑

士手书一纸，交给美丽的伊内斯，其内容为：

“‘我相信，小姐，如你仅穿内衣卧于此床，其他各位亦然，则我敢说，在此冬夜，世间再无如此美妙之床矣。’

“‘诸位骑士，你们是不需要以我等为伴的，’美丽的伊内斯答道，‘我看见这里有四位姑娘，她们在晚上陪伴你们，用不着我们的。’

“‘优中必择其尤也。’那位骑士答道。

“而后我们立即受到一顿丰盛糕饼甜食的款待。临别之时，一位骑士将一册装订精美的《日课经》赠给美丽的伊内斯。另一位骑士则赠送一只半金半钢的臂钏给予戈伊玛尔，上面镶着许多钻石宝石。第三位骑士给了卡桑德拉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金蛇，通体镶着宝石，一对眼睛是两颗红宝石。美貌无比的贝拉有一头金黄的长发，因而第四位骑士给她的是一柄金梳，其价值不在其他珠宝之下。至于护法、谒者、传告等，以及众号手、众乐师，则每人得到一千杜布拉的赏钱。四位骑士将众贵妇一直护送回到王后那里。恰好国王亦在，便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于是四位骑士写了文书向国王和众校场裁判们提出请求，能否在他们大帐附近另辟校场，因为原来的校场上在比武时死了许多人，已经变成了骑士们的坟墓。国王和众裁判听了都很高兴，立即同意。

“他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便告辞而归，下令准备比武的校场。

“长老，他们天天更换各种贵重的服饰，真是阔气。至于蒂朗，我敢说，长老，很多贵人对他十分不满，因为他抢在他们之先去答复了应战。

“等到比武的场地准备完毕，那几位骑士也休息过来了。他们派人送了一封文书到岩石城堡门口，声称，敲动名为‘爱’之盾牌的骑士第三天就要上场。其实蒂朗早已在等待着这个召唤。

“指定的日期一到，蒂朗集合了他的全体姑娘以及随从骑士，像惯常那样热热闹闹地簇拥着他前去。国王和王后则已经到了比武场，登上了看台。

“蒂朗到场，看见有一位骑士已经在布幔的那一边。众裁判接住蒂朗，将他引至布幔的另一边，关上了校场的门。喇叭吹响，两位骑士各自用马刺催动马匹，驰骋起来，互相冲突了几个回合。在其中的一个回合中，对方一矛向肋部刺来，蒂朗侧身闪避，但是已经来不及，刺中了右臂护甲，矛尖勾出了他穿的上衣中的棉絮。这一矛使蒂朗大为气馁。又一个回合时，他的面甲上方又被刺中，如果仅仅再往下两指，他便早已没命。面甲受此一矛，而矛头未折，因而将他撞下坐骑，摔倒在地。蒂朗迅即又跨上了马。事实上，蒂朗已经同时两次刺中对方的左臂护甲，那里开始有点儿松动，因为是比武时经常被刺中的部位。再一回合时，蒂朗又再度刺中对方的左臂护甲，刺破了串住系甲索的那片皮子。那片护甲便是从里面用一根一指粗的丝带系住的。然而那些系甲索却不容易断裂，它们都是粗麻捻的细绳。那片护甲如果不是丝带和系甲索连住，就会脱落。另一方面，虽然没有脱落，却十分妨碍他的活动，因为它向上翘起，而又不起作用。就这样，双方又斗了好几个回合：一方是右臂护甲失效，另一方是左臂护甲碍事。

“幸运来到了蒂朗头上。他又一次刺中了对方骑士同一处所稍高的地方。由于双方使用的都是重矛，矛尖刺穿胳膊，将其压到了马脖颈上，胳膊骨头碎裂，动弹不得。那位可怜的骑士不肯罢休，要继续再战，便命人将胳膊绑起，又交手几个回合，但是由于失血过多，气息微弱，不能再战。只见他一阵痉挛，便瘫倒在马鞍上；人们只得连同马鞍一起将他卸下马来。

“蒂朗连头盔未摘，披着甲便得胜回归。此时，另一位骑士

立刻写了一件文书，交给国王，要求当场继续再战。校场裁判们纷纷申明，比武的规矩不能破坏，校场上同一天不能死两个人，连一星期之内也不行。只有另外选定日子在校场上一决生死之时，才能再度入场。如果对方认为不行，他们随时有趁高兴便离开的自由。

“三位骑士却齐声回答道：‘如今你们杀了我们的一位骑士，他是我们的战友兄弟，却要叫我们离开？或者我们统统都死，或者我们必报此仇。’

“国王下令，为死去的骑士举行隆重葬礼，就像对待其他死者一样。下葬之时，那三位骑士都贴肉穿着红色衣服。红色衣服贴肉穿着，是表示要复仇的意思。他们不哭，也不举哀。”

第七十二章

蒂朗如何入场与三位骑士轮番比武并将其统统打败

“到了指定比武的又一日，蒂朗尽可能秘密地武装起来。这件事情，长老你不要以为我们全体谁都知道，其实知道的人只有三个：两个是蒂朗的亲戚，一个是侍候他的朋友。蒂朗本人，以及他的护法、谒者、传告等，都打起旗子，穿了背心，上面绘的是他祖父的纹章，因为上一次已经用过他祖母的纹章。他顶盔贯甲，骑上配备齐全的马匹，却将我这位堂堂骑士关进一间房间里，不准出来。那是蒂朗的请求，让人家都以为出马的是关在房间里的人。

“蒂朗如前所说，像惯常那样由众人伴送，到了校场，与以

'荣'为名的盾牌出战的骑士对阵。这一次交手不隔布幔，披甲而无任何护身。双方斗了几个回合，只断裂了五支长矛。到第十一个回合时，蒂朗的矛脱了手，他便要求换给他一支重矛。他举起这支矛向对手毫不留情地狠狠刺去，将他刺了个对穿，而矛未折断。两马相交时，蒂朗的矛尖还在对手的肋部插着。马一转身，矛也转到相反的方向，使他疼痛 不堪，身体撕开了一个大伤口，以致矛杆断裂。然而这便已经足够，那位可怜的骑士掉到地上，临死前还使劲地喊叫。

"蒂朗立即下马，拔出剑来走到他身边。如果他要站起，便用剑刺他；或者将他杀死，或者叫他放弃斗争承认失败。这是决死的比武之惯例。蒂朗便问他，是否继续较量，对方却已经断了气。

"众校场裁判从看台上下来，对蒂朗说，他可以离开，他们对他没有任何异议。于是蒂朗便仍然甲胄整齐地又跨上了马，回到下处去了。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众人以及侍候国王的侍从都以为他是那天指定参加比武的人之一。

"预定与以'勇'为名 的盾 牌出战的第三位骑士比武的日子来到。这一次国王和王后也都在场观看。蒂朗按照规定上场，喇叭吹响，众裁判发令放马。两位骑士便手执利剑互相冲杀上来，仿佛两头雄狮一般。他们 所带 的战 斧都 挂在鞍鞒一头的圆环上。开始时，他们十分凶猛地以剑劈刺，煞是壮观。蒂朗的坐骑的确比对方的坐骑体轻，按照众人看来，表现良好。双方不时地杀在一起，蒂朗首先一剑劈中对方胳膊上部，劈开很大一道伤口。蒂朗见他流了许多血，便立即将剑换到执缰的手里，腾出右手摘下战斧，开始将他猛烈地砍击。那位骑士看见势头不妙，心想也学对方的榜样，便欲将剑插回鞘内，但是却难以办到。一个身穿甲胄的人最好是莫将剑再入鞘。此时，蒂朗劈头盖脸地用战

斧砍他，砍得他天昏地黑。这位骑士便将剑夹在腋下，伸手去摘战斧。可是蒂朗就近在他的身边，仍在一斧一斧地使劲砍他，使他摘不下斧子。蒂朗砍中他的前臂护甲，前臂护甲便脱落下来；砍中他的上臂护甲，上臂护甲也脱落下来。因此，说实在话，这战斧真是一对一时最厉害的武器。蒂朗又在他脑袋上砍了三、四下，使他更加觉得天旋地转，再也不能从鞍鞒的圆环上摘战斧。他腋下又得夹住剑怕它丢掉，以至于都无法将马头掉转。这便显示出他的武艺根本不行，就像那些不知羞愧地死去的人一样，完全不懂得比武的技巧和规矩。国王和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毫无招架之功，必将失败而死，简直不像个骑士。果然，蒂朗在他胳膊上连连地砍，砍得他双臂垂在马脖颈上，再也举不起来。他受到的最后一击是在脑袋上，头盔砍得都陷进了脑壳，使得脑浆从双眼和双耳里流淌出来，便倒下马来死了。

“众校场裁判和众侍卫为蒂朗敞开了校场的门。众贵妇众姑娘正在那里等着迎接他，都亲眼目睹那位骑士怎么战死的。她们高兴地尊敬地迎着他，陪送他回到下处。然而一路上蒂朗仍然不愿摘下头盔，怕被人认出。等到秘密地更换了服装，才混到其他的骑士中间。”

“真是命运不济，”老隐士听罢说道，“三位骑士都战死了。我们看看第四位的结局怎么样。”

第七十三章

蒂朗如何战胜第四位骑士

“长老，你老人家已经得知，这一次较量的是步战。到了指定的日子，双方进场，国王和王后也来了，还有众校场裁判和所

有朝廷贵人。双方斗得十分激烈，以致抱住在一起，不得不撇了战斧，拔出匕首。因为如此紧紧抱住，剑都失去了作用，却将系住头盔的丝带割断了。”

“怎么！”老隐士说道，“蒂朗竟然如此无知，跟那人一样，用丝带系住头盔？”

“用什么才能系得更好呢，”迪亚费布斯答道，“既然上帝让你在世上活够了再上天堂？”

“我的孩子，”老隐士说道，“在我年轻之时，尽管我不习惯于武装，但是经常和一位精通武艺的骑士在一起，看见过他在比武场上一决生死的较量。有几次要不是他正好没有系丝带，不然早就会战死的。现在我对你说，我的孩子，该怎么做才对。你必须找到做灯笼用的铁丝，能够随意弯曲，外面用丝线缠上，做成丝带模样。你可以将它用力系紧，因为它能够随意弯曲，但是要将其割断，可就办不到了。丝带容易割断，而铁丝就不行。这就是精通武艺者的秘密。”

迪亚费布斯继续说道：

“如今我们来看看较量的结果。长老，我对你说，他们抱得那么紧，系头盔的带子又断了，双方互相砍来杀去，都倒在地上又立即站起，就像勇敢的骑士那样。他们站起后，将匕首插好，拔出了剑，又继续拚刺，十分凶狠而残酷。那位骑士由于三位战友都被杀死因而拚了命，使足劲。蒂朗也鼓起精神，不甘示弱。这两位骑士的格斗，使得旁观者都赞叹不已，真盼着他们无休无止地战斗下去，哪一方都不会死。此时他们又抱住在一起，不得不又抛开剑再拔匕首。我敢说，长老，这两位骑士哪一位身上都未曾受伤，只有头盔下面的脑袋和脖子，那是由于头盔戴不牢靠，匕首能够从盔沿下面够得着而造成的伤害。后来双方又一起倒地。那位骑士穿的腿甲是缀银片的厚纸做的，看起来很像真的

胫甲或腿甲，背后是一片牛皮，连接在胸甲下面，因而十分轻便，使他非常有利。然而双方都很勇敢，立即又都站了起来，继续格斗。但是又都受着妨碍，不能自如地互相挥击砍刺，因为松动的头盔挡住了视线，看不真切。此时那位骑士又抓住了蒂朗，拉他倒地；而蒂朗在倒地时也将他紧紧抱住，双方又在地上滚到一起。蒂朗倒地之时，脑袋重重撞在地上，以致头盔脱落，滚到三步之外。于是他觉得轻松多了，可是也怕被杀，就尽可能地要比对方先脱身站起。他做得十分及时，因为他已经站起时，看见对方还双膝着地正想挺腰爬起。蒂朗真是起得快，也干得快，看见对方刚直起腰，便过去使劲推了他一下，让他又向另一边倒下，而且立即用双膝压住他的身体，使他不能动弹，伸手想摘掉他的头盔，那位骑士躺在地上，感到蒂朗双膝将他压住，便来了个大翻身。蒂朗的腿甲刮着对方的腿甲，使其支持不住，也向另一边倒下。于是双方又使劲要看谁先站立起来。这一次运气又来帮了蒂朗的忙，因为他的头盔已经脱落，就比对方轻捷得多，便立即迅速站了起来，占了便宜。

“长老，对于这四位骑士的战死，我很同情。他们都是兄弟战友，就这样死了，宁愿死于格斗比武，不愿屈服投降。而且，长老，蒂朗的运气也是再好不过，因为他武艺精熟，靠着技巧，而不是全凭力气，他的最大优点是他有耐力，能够从早斗到晚，不停地交手而不感到疲乏。”

“这确实是比武的人需要的看家本领，”老隐士说道，“诸位骑士，你们还很年轻，已经精于武艺，你们说说，是力气大而无技巧机智好呢，还是有技巧有机智而力气不行好？”

当时在场的众骑士，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来老隐士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见解道：

“双方交战，同样披甲骑马，持剑而无马刺，或者有马刺而不

持剑，这样你们会动手吗？我对你们说，我确实见过这样的比武。有一次，在米兰公爵的面前，还举行过这样的较量：挑选出两名骑士，故意对他们恶作剧，一名骑马，一名步战，双方防护相等，骑马的只持一剑，并无其他进攻武器，步战的却持矛还佩匕首。如果要你们选择，你们会选哪一方面？……好吧，我们不说这些了。”老隐士转身又对迪亚费布斯说道：

“请你对我说说，蒂朗在这些光荣的生死决斗之中还建立了些什么功业？”

“长老，我对你说，”迪亚费布斯答道，“这四位骑士战死之后，来了另一位骑士，名叫维拉费尔莫莎。他是一位十分勇敢的骑士，是苏格兰人。他来到朝廷，当着国王和王后的面，对蒂朗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七十四章

维拉费尔莫莎如何向蒂朗挑战

“‘高贵的骑士，你的名声已经到处传遍，对于我真是如雷贯耳，因此我离开故乡，不再侍奉我那位统治着苏格兰的君主，来到此地。其原因是，有一天，由于我的罪孽，我与俘虏了我灵魂的一位夫人谈话，她却不肯接待我听从我的吩咐，而是冷酷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在比武场上与那获得了那么多荣耀的骑士决一死战，将他打败，她便不再跟我说话，而我的夫人提到的那位骑士不是别人，就是你。因此，凭着你所接受的骑士道的规矩，你是否愿意答应我的要求，跟我骑马戴盔，不带面甲，一决生死。你还要什么武器，悉听尊便。因为我已经作了选择，我也将认可你的选择。’

“蒂朗立即以如下的话答复道：

“‘我看你的要求完全是出于自愿而并非必要。我劝告你，还是等到必要之时再说，因为决一生死的较量是难以消化的，而况我的伤尚未痊愈，身体还未恢复健康。我请求你宽宏大量，另找一位骑士。这样的人在此地朝廷里边很多，他会满足你的愿望的。’

“‘你说的话也许很对，’那位骑士答道，‘但是如果我不和你比武，我的夫人不满意，那我怎么办，而况我不愿意跟别人，只愿意跟你呢？如果你由于怕死才不愿意跟我比武，那么现在当着国王陛下的面，我让给你一片甲，不过不是剑。’

“‘我这是为了你的健康，请原谅我不能跟你比武，’蒂朗答道，‘但是，既然你这样逼迫我，要求我，我便不能让好骑士们以为我是怯懦到无所作为的地步了。我很高兴仁慈的上帝解脱你，让我接受挑战的要求。既然你已经首先选择了一部分武器，我可以给你自由，让你根据方便而自己决定。至于你说要让我一片甲，我可不能接受。从你说的这些话，我看该不是有热油烫着了你。’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同意比武，’那位骑士又说道，‘你蒂朗就得当着国王和王后陛下以及在场的众骑士面前，向我立下誓言，不得接受任何其他骑士提出的较量的要求，或者参与任何其他比武的活动，以致受伤或者四肢行动不便，无法将你现在应允的比武实行到底。’

“于是蒂朗便在众人面前立下誓言。那位骑士向众人致敬称谢，并向国王和王后以及众朝臣辞别，回到苏格兰去了。他到了苏格兰，请求苏格兰王后允准比武，按照双方同意的条件决一生死。王后允准了他，给他四个月的时间以后约定日子，让蒂朗有足够的时间养伤。

“长老，蒂朗同时也派了一名老家仆，此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无所不知，命他到父母家中要钱，因为他要准备必需之物，以便到苏格兰去进行决斗。

“这名老家仆到了杜布拉港，打算过海。在那里逢到被蒂朗杀死的那四位骑士的全体家仆，正在守候一艘即将出航的大船，回归家乡。

“他们一起上了船。蒂朗的老家仆与他们十分友好，谈起了四位去世的骑士，才得知他们一位是弗里莎国王，另一位是其兄弟阿波洛尼亚国王，不免大为吃惊。他对弗里莎国王的去世尤其悲痛，因为这位国王便是他家乡的君主，于是他便伤心地痛哭起来，泪如雨下，悲悲戚戚地哭道：

“‘我是多么悲伤而且不幸啊！是什么恶运让我去侍候那个骑士，以至于使他害死了我家乡的君主？命运啊，为什么你竟然让我主公弗里莎国王这么一个好人的臣民，一无所知地犯下了参与杀害他性命的弥天大罪？’

“蒂朗的这个老家仆，名叫马尔杜纳。他这样地又哭又喊，使得船上所有的人都惊讶不止，不知这位老士绅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引起了那位老骑士，也就是那四位去世的骑士的管家的注意，当时他正关在船舱里哀叹自己的不幸。他便走出舱来，将蒂朗的老家仆引至一边，请他说明何以如此悲伤。

“‘大人，’这位士绅答道，‘我是弗里莎国王的臣民，我的老父母还在他的国家内居住。我从小离开家乡，到了布雷塔涅，服侍一位从前不认识的骑士，帮助他准备甲胄武器，缝制服装旗帜，描绘盾牌纹章，以及种种必需之物，去从事不公平的比武。这个骑士却竟然独自一人，杀死了两位国王两位公爵。尤其是为了我家乡的主公，我一想到这个骑士这样欺骗了我，真叫我痛心疾首。’

“老骑士看见这位士绅说出这番话来，便将他拉进船舱，要想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等到听完，便对他说道：

“‘朋友，如果你是爱你家乡的君主的，你便跟我走，别再服侍蒂朗了。’

“那位士绅出于对生身家乡的忠诚、热爱和愿望，决定不去布雷塔涅。等他跟随老骑士一行登上大陆，他便找了一个人，付给他一笔钱，请他将蒂朗的家书送到布雷塔涅去。

“老骑士带着蒂朗的仆人，到了弗里莎王国的都城，见到城中所有的人，包括王后，都因为得知国王去世的噩耗而万分悲痛。

“老骑士等众人汇报的比武情况，被一位名叫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的骑士听见了。此人来自巨人的种族，身材魁梧，力大无穷，确实是一名勇敢的骑士。他当众宣称，凭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蒂朗必须要受惩罚。他立即写了一封信，派一位名叫骑士道之花的护法，以及一名担任传告的姑娘，上船来到英国。他们两人来到英国国王面前，那位姑娘便使劲高声喊出了以下的一番话来。”

第七十五章

蒂朗如何在国王面前被一位姑娘指控为背叛

“‘英明的君主啊！我到这里来，当着陛下的面，是要控告一个名叫白郎·蒂朗的骑士之虚伪和邪恶。他的所作所为都见不得人。如果他在这里，那就让他站出来，我将对他说，他是如何背信弃义，施展狡计，在双方不相称的欺骗性的比武中，用他虚

伪的手，杀死了两位国王，两位公爵，而且就在这一个月之内。'

"'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姑娘，你说的这些话，'国王答道，'蒂朗在我朝廷里，都快一年了。我既没有看见也不知道他竟然干过这种事情，就像你控告的那样，犯有背叛之罪。'

"当时有几位蒂朗的亲友在场，便要求对方解释。国王叫他们住嘴，不允许任何人说话，因为蒂朗就在这里，便命人将他召来，国王想知道这背叛之事是怎么发生的。

"于是众人立即去召蒂朗，看见他还在床上躺着，没有起来，因为伤口流了许多血，尚未愈合，所以不能一早起床，还在休息，未曾跟着国王在这个钟点去望弥撒。于是人们便告诉他，说有一位姑娘到场，在国王面前控告他犯有背叛之罪。

"'圣母马利亚保佑我！'蒂朗答道，'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背叛的事。这位姑娘怎么会不顾事实而控告我这个可恶的罪名呢？'

"他立即穿起衣服，连扣子都来不及扣，披上一件缀珍珠绣金线的大氅，因为他听说那位姑娘是跟一位护法一起来的。他急急忙忙来到国王面前。国王正在教堂门口等他，他以骑士的激动情绪，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七十六章

蒂朗如何在国王面前为背叛之罪进行辩解并接受了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之战书

"'陛下，是谁控告我背叛之罪？我来了，来为我的权利，我的

荣誉和我的名声辩护。’

“那位姑娘走上前来，知道他便是白郎·蒂朗，便对他说道：

“‘邪恶而叛变的骑士啊，你违反了骑士道的规矩，玷污了忠贞的热血，用虚假而欺骗的比武，残酷地亲手杀害了两位公爵和国王两兄弟，一位是弗里莎国王，另一位是阿波洛尼亚国王！这样血腥的残杀，你无法脱逃严厉的公开的惩罚！’

“国王说道：

“‘姑娘，上帝保佑我，我可不知道这几位爵爷是何时来到我的国家，更不知道怎么来到我的朝廷的。’

“‘怎么，陛下，难道你不看见几天以前，’姑娘答道，‘来了四位骑士，他们都是生死战友，还带着四头戴冠的狮子？’

“‘是的，’国王说道，‘我想起来了。但是，凭着我的信仰，我可从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如果我得知是几位国王到我的朝廷来了，我决不同意让他们自愿跟人去比武的。因为这样太危险，不应该让当国王的去跟人较量，尤其是决一死战。倘若非得如此，那一定要有重要理由。不过我可以对你老实说，我确是一无所知。告诉我，姑娘，那两位爵爷是谁？’

“‘陛下，我对你说，他们一位是布尔戈涅公爵，曾经担任法国国王的使臣到你这里来过。’

“‘我记得他，’国王说道，‘他的死使我很生气。另一位呢，是谁？’

“那姑娘答道：

“‘是德国皇帝的儿子，巴维拉公爵。而蒂朗这个叛徒，用欺骗和邪恶，将四位大人都杀死了。这个坏骑士的那双可恶的手，无论如何也不能饶他一死。’

“蒂朗再也按捺不住，便气忿地说道：

“‘姑娘，在这世上我别无其他痛苦，只太可惜你是女人。如

果你是骑士，你也会仿佛姑娘那样双手捧住脑袋哭丧着脸而逃走了。但是我恳求了我的灵魂，不要由于这张恶嘴里说出来的坏话而气恼，因为你的这些坏话根本无损于我。众所周知，女人的全部勇气都是在她的舌头之上。然而，若是这位名叫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的骑士也是如此，当着我王上的面说出你所说的这种话，那么，靠着我主上帝的帮助，我便有可能立即将他也打发到别人去的那个地方去了。姑娘，我求你别再说话了，让专管这类事情的骑士们来管吧。’

“蒂朗说罢又转身向着众骑士，说道：

“‘如果说是我杀死了那四位骑士，我也是按照规矩这么做的。既没有欺骗，也没有占什么武器的便宜。如今国王陛下在此，他是亲眼目睹了那几场比武的；还有校场裁判们和众位高贵的骑士们都可以作证。我愿意听凭国王陛下以及校场裁判们的公断。’

“国王见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十分满意。众校场裁判也同样，都与旁观众人交口称赞蒂朗是一位勇敢而且正派的骑士。护法骑士道之花听了蒂朗的这番话，便走上前来，当着众人之面，向他呈上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的文书。蒂朗便如下答复道：

“‘护法大人，你的职责要求你传递战书，在骑士和士绅之间进行调解，必要时让他们出于自愿地进行决斗，尽管有时候是否能够实现，值得怀疑。然而我，当着国王和王后陛下的面，以及所有在场众位的面，甘愿接受这份战书，无论是决一死战，或者限定武器，或者其他方式，我都毫无异议。’

“蒂朗便接过文书，交给一位善于朗读之人，请他朗读，其内容如下。”

第七十七章

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致白郎·蒂朗的战书

咨尔白郎·蒂朗，凶残甚于饿狮，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诡诈之比武手段，致吾君主弗里莎王与阿波洛尼亚王之生命于死地，实为荣耀骑士中之罪大恶极者。尔之作伪诡诈等等恶行，千夫所指，人尽皆知。余甘冒众骑士以与此等恶人较量之嫌，必与尔据法国方式一决生死。尔可自择武器，并于接受由护法骑士道之花转致之本战书二十五日之内答复。如若尔心存畏惧，向后退缩，则余将倒绘尔之纹章，倒悬尔之首级，遍示各地朝野，共同声讨尔这杀害两位君主之恶贼。此件各执一份为凭。

七月二日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
手书于弗里莎城。签名盖章。

第七十八章

英国国王率领全体朝臣如何前往圣乔治教堂为两位国王两位公爵重行葬礼

“蒂朗听人读毕战书，了解其内容，便对国王说道：

“‘陛下，任何事情都会来得及时。陛下已经看见这位骑士如何加我一个背叛的罪名。我将为我自己辩护至死。倘若我对

那四位骑士使用了任何不法手段，或者采取了任何欺诈行为，我自己也得死。’

“‘我们相信，’国王答道，‘你的名誉未受损害。但是，既然事已至此，我们必须要到圣乔治教堂去，做一堂弥撒，给予他们应有的尊敬，因为他们都是有王位和爵秩的人士。’

“众校场裁判也认为有道理，应该这样做。国王和王后带着众人正要走，蒂朗说道：

“‘陛下，我向你也向众校场裁判要求为我主持正义，因为两位国王、两位爵爷是合法地正当地与我战死的，毫无欺诈、虚假或不法之处。既然陛下要将他们从那座坟墓迁出，葬到另外一座坟墓中去，我觉得，按照陛下的命令，也根据众校场裁判的规定，我应该全副戎装地去送葬。因此，陛下，凭着正义，我要求我的权利，那是理所当然的。’

“于是国王便与众校场裁判以及众骑士等商议，一致同意蒂朗的要求是符合规定的，是合乎道理的。但是威尔斯亲王却对蒂朗这样说道：

“‘你要的荣耀真是够多的了，白郎·蒂朗；你让他们都死了还不满足，还要更多。’

“‘殿下，’蒂朗答道，‘比武是极为危险的。我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我的身子无论哪里动一动便觉得痛楚。如果他们对我也像我对他们一样，难道他们做的会与我做的不同？这种荣耀是凭什么也不应该谦让的。’

“于是蒂朗便去穿戴甲胄，带领他的全体姑娘和骑士，后面跟着乐师、鼓手，以及护法、谒者、传告等等，来到圣乔治教堂。他武装整齐，手执出鞘之剑，走在前面。

“国王和王后以及众朝臣已在教堂里等着。众人全体走到四位骑士埋葬遗体的坟墓那里，里面是四具上油密封的棺木。这

是与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如果亲属要求运回故里，便可以立即照办。蒂朗便举剑在坟墓上使劲拍打数下，喊道：

“‘长眠于此的两位国王，请起驾！’

“执法的朝臣们立即开启墓门，将两位国王的棺木抬出，按照国王之命，置于教堂中央，那里已经准备好两座高大的台座，上下都铺了锦绣织物。两位国王便以君主应该享有的隆重礼节在此举行安葬仪式。

“国王已经下令以贵重的木石材料，另造了一座精美坟墓，墓顶有一座雕花的神龛，神龛上绘有两位国王的纹章，纹章之上又绘有蒂朗的纹章。神龛四周，有一圈金字，曰：‘弗里莎国王与阿波洛尼亚国王兄弟长眠于此，作为英勇之骑士战死于高贵之骑士白郎·蒂朗之手。’

“仪式结束，国王命令下葬。葬事完毕，国王和王后便回行宫去了。蒂朗在随行众人的簇拥下也光荣地回到下处。一等卸下甲胄，他立即给护法送来的战书写了复书。其内容如下。”

第七十九章

白郎·蒂朗之复书

阁下手笔并签署盖章之文书正本，已由护法骑士道之花送达。窃谓其文实属恶劣之尤，实不该出诸骑士之手。尔欲以恶言相示，将为二王复仇，则大可不必动此秃笔，只须移驾吾处，实为方便，谅尔必知吾在英王朝中随驾，盖骑士重索而轻遇也。尔谓吾以诡诈致二王于死地，实乃无耻之诽谤，危言以耸听。彼等之死，乃在校场之上，以彼等自择之攻防利器，而吾之胜利，实为吾主上帝所赐，使吾在英王陛下及诸校场裁判之前搏得战胜此四众无名骑士之荣耀耳。而吾之生死，实

与彼等相当也。更有甚者，彼等本人，实为以欺诈作伪之手段进行比武之不法者，众校场裁判皆可作证，竟然有失骑士身份，身穿缀银片之纸制胫甲上场。既然尔已口出恶言，吾必卫护吾之权利、荣耀、名声，凭着吾主上帝、圣母，以及圣乔治之保佑，吾谨接受尔之挑战，按照法国习惯，决一生死。并谨遵台命，不以马战，以免非议马匹之优劣，而以步战，各备七拃之斧，无诈无隔，为校场之通用者；四掌半之剑，自柄至尖；二掌半之匕首，砥砺双刃。吾将拒收一切来书，尔可亲身前来，无须派人，将给尔保证。尤须切切注意者，不必费心串连于诸爵爷之朝廷，鼓动尔如簧之舌，喋喋于此比武之约也。此致

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大人驾前。

七月十三日白郎·蒂朗谨书于伦敦，

签名盖章，各执其一。

第八十章

护法及姑娘如何带回蒂朗之复书

“护法将文书递交蒂朗之后，不日收到复书，便与姑娘启程回国。他们抵达大陆时，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已经得知有了好消息，立即准备必需之物。待护法与姑娘到达，接读来书之后，次日他便与亲友告别，率领随从离开家乡。护法也伴随而往。经过陆地海上等行程，终于到了英国国王的朝廷。

“他向国王王后施礼已毕，便动问蒂朗何在。此时护法正站在他身边，身上穿着他送战书时蒂朗赠予的大氅，估计约值三千埃斯库多，便答道：

“‘大人，我身上穿的大氅便是他所馈赠。我向他递交你的文书，他向我交付他的复书，我便接受了他的礼品。’

“基里莱松便向蒂朗走近几步；蒂朗也向他走近几步，两人拥抱，然而并不亲热。那骑士开口说道：

“‘蒂朗，既然我们已经同意进行决斗，由我提出要求，而你已经接受，那么我们便向国王陛下或者管事之人建议，今天夜间或者明天早晨就上校场去，完成我们的比武任务。’

“‘我很满意，’蒂朗回答道，拉住他的左手，让他走在右边。

“他们到了国王面前，两人诚心诚意请求国王陛下同意他们当天就进校场比武。

“‘我看，’国王答道，‘你的理由不充分，因为你如今刚刚风尘仆仆而来，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人家会说是你由于路途劳顿使然。因此，让裁判们来说吧。’

“众裁判来到，也都说没有办法，因为白天已经过去，不能到校场去了，只好等到明天。骑士基里莱松说道：

“‘如果现在立即让我达到我来此地的愿望，要我付出一个王国的代价，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使得你满意，’蒂朗答道，‘但愿我们已经是在校场上。’

“国王对新来的骑士十分尊敬，满朝文武也同样。尤其是威尔斯亲王，对他特别亲热，想激恼蒂朗，因为蒂朗杀了他的猎犬，又抢在众人之先与四位骑士比武，所以亲王千方百计跟他寻衅找岔，想制造事端。

“次日，基里莱松请求威尔斯亲王陪同他到两位国王的坟墓去，看看是否尚有所缺。亲王为了让他满意，便答应同去。等到这位骑士瞻仰了坟墓，也看见了坟墓上悬挂的四面盾牌，以及四面盾牌之上悬挂的蒂朗的四面盾牌。那是蒂朗吩咐悬挂在那里的。因为他每次战胜一位骑士，便立即将自己的盾牌与那位战败的骑士的盾牌一起送到圣乔治教堂里，命令教堂执事神父悬挂起

来，等到他返回故乡之时，移进故乡的教堂，以享受这尘世的荣耀。基里莱松立即认出了他君主和阿波洛尼亚国王两人的盾牌，以及两位公爵的盾牌，不禁泪如泉涌，号淘大哭。他为君主的死痛不欲生．便去摘蒂朗的盾牌，因为他身材高大，伸手即得。他摘下蒂朗的盾牌，掷之于地，而让余下的四面盾牌依然挂着。他流着眼泪，又看见了神龛上绘着他君主的纹章，纹章之上又是蒂朗的纹章，便以脑袋使劲向其连连撞击。等到亲王与众人将他拉开，他几乎已经半死。一旦他恢复了神志，便启开神龛，看见他的君主虽死犹生，仿佛生前一样，又悲伤又气忿，不禁肝胆破裂，当场气绝身死。

“毫无疑问，长老，要不是他就这样送掉了性命，就免不了要过一个热闹的好日子。因为蒂朗得到消息，说是那位骑士污辱了他的盾牌，便集合了我们三百多人，个个顶盔贯甲，手执武器，跟着蒂朗去评理，而亲王则不得不帮助基里莱松。双方的人一旦纠缠一起，难免会有死伤。

“长老，我听说，这位基里莱松是弗里莎国王手下很得宠的人，不仅受到国王许多赏赐，还担任着全国的总督。他有一位兄弟，同样受到阿波洛尼亚国王的宠信。这位兄弟得知他哥哥还未曾去决斗，为两位国王报仇，便离开阿波洛尼亚，来找哥哥。他到了弗里莎寻问，才打听到哥哥已于几天之前到英国去找白郎·蒂朗决斗的确实消息。于是他也跟着立即前往。

“到了港口，他逢到了哥哥的仆从，得知了哥哥的遭遇。他十分气忿，既为了两位国王的死，也为了哥哥的不幸，便立即渡海到了英国国王的朝廷。在去向国王致敬之前，他先来到圣乔治教堂，发现没有了盾牌，因为蒂朗已经命人取回到下处。这位骑士便做了祈祷，看了两位国王和两位公爵的坟墓，以及他兄长的长眠之处，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流了许多眼泪。然后他离开

教堂，去向国王和王后致敬已毕，立即动问蒂朗是在何处。此时，蒂朗正和贵妇们谈话。

“蒂朗得知这位骑士找他，便离开众贵妇，立即来到国王面前。骑士见到了他，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八十一章

托马斯·德·蒙塔尔巴如何要求蒂朗比武为两位国王及其兄长报仇

“‘蒂朗，我来到此地，乃是为高贵骑士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之死报仇。他是我的兄长，按照比武的权利你不能拒绝我。我的兄长对你提出的一决生死的要求仍然有效，无增无减。’

“‘骑士，’蒂朗答道，‘你的要求虽然出于自愿却无此必要。这样的决斗不必进行，众裁判也不会让其进行到底。你用你的嘴说了该说的话，我向你保证，如果其代价是荣誉，你将不久便能得到你的一切要求。’

“‘蒂朗，我觉得我已经对你说够了骑士们真正该做之事，特别是看了我哥哥给你的战书以及你签名盖章的复书。根据这两件文书的内容，我要求与你决一死战。’

“‘你要求比武，’蒂朗答道，‘你便不能忽略细节，因为你说的这些话都不充分。你得亲口提出，否则我就不能接受你的要求。’

“‘我与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有个人关系，我不是来听这种故事或者来讲废话的。我说的是：你是一个叛徒，竟然杀死了我的君主弗里莎国王及其兄弟阿波洛尼亚国王；是他们的

慈爱培养了我。由于你的这种背叛行为，我向你要求决一死战。而且我们谁也不能一次算数，还要加上我敬爱的兄长的死。'

"他说完以后，蒂朗便答道：

"'我作为被你指控背叛你兄长之罪的辩护者，现在便接受你的挑战。但是我声明，你那虚伪的嘴说的全是谎话。我们只需各自向校场裁判交付信物，如果到了他们指定的日期而你不出场，按照你兄长所提出而经我同意了的法国方式，那么我可以行使我作为辩护者一方的权利来反对挑战者，因为这件坏事完全是你们两兄弟所造成。'

"那位骑士便脱下了头上戴的帽子，而蒂朗则摘下一条金链，都交到了校场裁判的手里。手续完毕，两位骑士相互拥抱，亲吻，表示对一方如果丧生的宽恕。

"到了指定决斗的日子，为了争取上帝的保佑，在走进教堂之时，蒂朗当着国王的面对那位骑士说道：

"'我很愿意，如果你也高兴的话，让我们保持和平、互爱和友谊。你可以原谅我，我也可以原谅你的兄长以及你本人对我的侮辱。你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出于胆怯，因为我是下定决心要决斗的，无论裁判在什么时候下命令。我答应你，我将赤脚走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待一年零一天，每天命人做三十堂弥撒，为我杀死的两位国王和两位公爵超度亡魂，也为我不知道怎么会死的你的兄长超度。'

"这位名叫托马斯·德·蒙塔尔巴的骑士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身材粗壮高大，蒂朗几乎仅及他腰。他比他的哥哥基里莱松勇武得多。他听见蒂朗说了这么一番话，以为蒂朗心里胆怯，旁边的众骑士听了也都这样认为。然而他们都错了，蒂朗这么说，是由于对那四位骑士之死深为内疚而已。

"众贵妇和众姑娘也对蒂朗说，请他和托马斯·德·蒙塔尔

巴和解，不要与他决斗，因为此人强壮高大，在基督教国家内是难得看见的。蒂朗却回答道：

“‘诸位贵妇，你们一时之下，看见他像个双料的人，力大可比参孙，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到底是敌不过钢铁的。’

“‘你瞧，蒂朗，’众贵妇又说道，‘你不要小看了那些应该重视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愿意失去对你的信任，也不愿意你已经得到的骑士荣耀毁于一旦。因此我们请求你，还是后退一步，不要进行这场决斗，我们会觉得宽慰的。’

“‘诸位贵妇，我已经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挑战，从现在起，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只盼天主站在我这一边，其他的便随它去吧。我知道这位骑士很勇敢，天下闻名，然而任何人的勇敢也需要证实。有时候一个众人所称赞的人，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现在请允许我去穿戴起来。’

“于是众贵妇又到那位骑士那里，请求他听从她们的意愿，不再战斗。但是那位骑士不肯让步，而且高傲地说，无论是她们，还是天下的任何人，都不能让他这么做。

“国王和王后用餐之后，已经到了指定的钟点。两位骑士按照以下的方式走上校场：托马斯·德·蒙塔尔巴顶盔贯甲，由四队手执短矛的人士护送。前面第一队的人士中有威尔斯亲王，其他人士为众位公爵；右面第二队中为众伯爵，以及圣恩佩雷侯爵；左面第三队为众骑士；后面第四队为朝内有头脸的众士绅；他本人则走在中间。他们将他护送到校场门口，那里已经搭起了一座大帐篷。护送的人们将他送进帐篷，便都各自散去。

“蒂朗也由四队手执短矛的人护送，但是他不要骑士，要的是四队姑娘，都是朝中最美丽最漂亮、衣着最考究的。蒂朗骑着

一匹英骏的白马，尾随着一群乐师、号手、鼓手，吹吹打打，显得十分快乐。蒂朗到了他那座帐篷门口，便向众姑娘给予他的荣耀致谢。于是众姑娘都跪下，向上天祈求，赐予蒂朗以生命和胜利。

“众裁判都是经过挑选的忠实之士。他们首先来引领托马斯·德·蒙塔尔巴，因为他是挑战者。引他进入校场一头的一座小小的绸棚里。然后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柄纸扇，用来标定场子的四角。之后便来引领蒂朗，因为他是应战者。蒂朗向国王和王后施礼致敬，并且对着场子划了十字。双方都在绸棚里等待之时，众裁判请来两位主持仪式的圣方济各派教士，为他们忏悔，并授予一片面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授圣体。教士们离开校场之后，众裁判来请求那位挑战的骑士，是否愿意宽恕他受到的屈辱。国王和其他众人也都这样同声请求。那位骑士回答道：

“‘诸位尊敬的大人，你们要明白，如今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钟点让我来宽恕对我主公弗里莎国王、我的兄长，以及培养我的阿波洛尼亚国王的屈辱了。人世间再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中止我的哀悼和我的复仇；给我世界上所有的财宝、荣誉、光辉也无济于事。’

“‘唉，骑士啊，’众裁判又说道，‘将你的自由托付于我们的国王陛下以及我们这几位裁判吧！我们将为你聚集最高的荣誉，因为你是挑战者，那屈辱是针对你故乡的君主，你的兄长，以及培养你的主公的；我们将会补偿这一切。’

“‘噢，别再浪费口舌了，’那位骑士十分高傲地答道，‘我要的是决斗，不要再对我说什么和解，谁也不能得到我的宽恕。我这里只有严酷的手，锋利的剑，要那个坏骑士和真叛徒白郎·蒂朗的性命。他是校场上的弄虚作假者，有尊严的骑士都不屑与

他决斗呢。’

“‘你为什么这样，’众裁判又说道，‘难道你要用高傲在决斗中取胜？你不知道路济弗尔被逐出天国，失去了永恒的宝座，就是因为他想与造物主并驾齐驱，一比高低？而吾主耶稣，谦恭而慈悲，善心而仁爱，甚至宽恕了那些将他钉上十字架的人。’

“此时，众人召来了一位手捧圣骨的教士，他举起圣骨，走进棚子，对骑士说道：

“‘骑士，请勿对着上帝和造物主如此冷酷无情，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既然连他都宽恕了致他于死地的人，你也该宽恕那个应该宽恕的人。’

“那位骑士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圣骨，便跪倒在地，进行礼拜，然后说道：

“‘主啊，你宽恕了那些致你于死地的人，但是我却决不宽恕那个叛徒、骗子和罪人白郎·蒂朗。’

“于是众裁判来到蒂朗的棚子里，问他是否愿意宽恕对方。蒂朗反问道：

“‘你们和挑战者谈过了吗？’

“众人答道已经谈过。

“‘我作为应战者也说几句，’蒂朗说道，‘倘若那位骑士愿意决斗，我在这里时刻准备着；倘若他愿意和解，我便同意和解。总之，他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都满意。’

“众裁判看见蒂朗这样善意的答复，便回到那位骑士那里，对他说道：

“‘我们到蒂朗那里去过了，他愿意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因此，我们再来请求你，将这件事情交给我们。靠着我们的主的帮助，你的荣誉是不会受损害的。’

“‘唉，我真倒霉，’那位骑士答道，‘你们为什么要让痛苦的

人更加痛苦！我已经费了好多的口舌；我再多说，也是白费。’

“有一位裁判便说道：

“‘我们走吧；这个蛮不讲理的人是说不明白的。’

“众裁判很不满意地离开了那位骑士。他们在校场的两边各划了三道线，按照惯例平分了阳光，使双方脸上照射到的相等。事毕，他们上了看台，吹响喇叭，宣布道：任何人不得在场内说话、咳嗽、指划，违者处以死刑。并且立即命令在场外竖起三座绞架。

“一切准备就绪，喇叭又吹响了。棚子拆除，两位骑士各自走到第一道线后面。每位骑士旁边站着四名裁判，各人手里拿着一枝矛；四名站在这一边，另外四名站在那一边。这是为了挡住比武的两位骑士，以免他们性急，按捺不住而向前移动。四名裁判的矛都横在肚子前面的高度，不影响骑士手中挺举的长矛或者斧子等武器。

“双方在第一道线上停留了一会儿之后，喇叭又响了，那是在国王和众裁判的看台上，奏的是一种哀调。一位护法喊道：‘让他们往前走，实现他们的义务。’他们便前进到第二道线。站停了一会儿，喇叭再次吹响，他们站到了第三道线，双方已经面面相对。喇叭又一次响起，护法又喊道：‘比武开始！’双方的裁判同时将长矛竖起，让他们向前走近。

“但是裁判们离开场地后，那位骑士却停在那里不动。蒂朗看见他站停了不动，便转身要穿过场子往回走。那位骑士考虑了一会儿，却向蒂朗追去，喊道：

“‘回来，叛徒！’

“蒂朗答道：

“‘你撒谎；为此，我要斗你。’

“两人的战斗十分激烈而严酷。那位骑士身材高大，孔武有

力，他一次连一次地使劲向蒂朗砍击，每次都使得自己不得不俯下身子，低下脑袋。这样斗了好一会儿，众人都觉得蒂朗已经处于劣势，只顾得连连招架。而那位骑士仍然在猛击他的头盔，使他的双膝几乎都屈到了地面。于是蒂朗便干脆单膝着地跪下，用斧尖向他胯间刺去，将他刺伤。这是由于他未穿锁子裤的缘故。蒂朗立即站起，双方的战斗更加激烈。那位骑士觉得自己受伤，很想迅速结束战斗，以免流血太多，便向对方面甲一斧砍去，用力如此之猛，以至于砍破面甲将战斧卡住；斧尖触到脖子，使蒂朗受了伤，幸亏并不很深。那位骑士紧抓斧柄，将蒂朗从校场中央拖到边沿地方；双方相持了一会儿，蒂朗连手脚都无法动一动。

“长老，你想必知道，在法国方式的比武中，如果有脚、手或者胳膊伸出场外，裁判如果受到一方的要求，最公正的办法是将其砍掉。我真觉得蒂朗要性命难保了。就这样，如上所说，那骑士却无法将对方摔倒于地，因此，他将斧柄换在左手，右手伸出去将对方的面甲掀起，而以左手和全身将对方紧紧压住。等到他看见面甲已经掀开，便以戴着护手甲的右手狠搧对方的耳光，说道：

“‘忏悔吧，叛徒，将你干的坏事都供出来。’

“看见蒂朗不吭声，他觉得戴着护手甲也许搧得不狠，便立即脱下护手甲，将手插进其面颊和头盔之间，一旦抓紧了，便将握住斧柄的左手也松开，也扯掉护手甲，伸进另一边面颊和头盔之间，但是那位骑士的战斧落到了地上。蒂朗见他没有了武器（尽管被他紧紧抓住），便一手举起战斧，将那位骑士的手臂砍伤，然后又以斧尖砍伤了其他两处，使得他不得不松开双手。那位骑士没有了斧子也没有了手套，便拔出了剑，然而起不了作用。因为蒂朗既然脱开身子，便举斧猛砍，逼得那位骑士直往后

退，一直退到他背靠着围栅。那位骑士看见自己无可再退，便开口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八十二章

蒂朗与托马斯·德·蒙塔尔巴如何决斗而将其击败

“‘我真是运气不佳而且倒霉！生得不是时候因而不幸将战斧和护手甲都丢了。那是丢不得的呀！’

“‘如今，骑士，’蒂朗说道，‘你加给我的那个背叛的罪名，你自己予以撤销，不再进行控诉，我便让你去取回护手甲和战斧。我们重新再战，直至决出胜负。’

“‘蒂朗，’那位骑士答道，‘如果你给我这个方便，我很高兴撤消你要求撤销的一切。’

“蒂朗立即将众裁判召来。那位骑士便当着他们的面撤销了背叛的指控。他们便将护手甲以及战斧交还给骑士，虽然他的手臂受了好几处伤，而且肚子下面胯间的伤口还在作痛流血。蒂朗则整理好面甲，走到场子中央等待那位骑士前来。

“那位骑士取回了武器，又投入战斗，而且斗得更加激烈，毫不留情。蒂朗有个优点，就是他从来不会感到呼吸急促，要坚持多久便能坚持多久。但是那位骑士却又粗又胖，底气不足，一会儿便喘个不止，只得倚着战斧让气喘平息。蒂朗看出了对方的弱点，不让他停下来有喘息的机会。此外，那位骑士已经失去了许多血。于是蒂朗便忽而向他靠近使他吃惊；忽而离他很远，以致这位可怜的骑士想努力砍下致命的一击都不可能。最后，他由于失血过多，气喘不止，力气不加，双腿难以支持。

“蒂朗觉察到那位骑士的斧击变得十分轻飘，便向他靠近，战斧高举过头，往他耳畔猛砍，使他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再一斧，便倒了下去。由于他身重，竟然发出轰隆一声。蒂朗立即踏到他的身上，掀起他的面甲，拔出匕首，对准他的眼睛，要将他杀死，并且对他这样说道：

“‘好运道的骑士，拯救你自己的灵魂吧，别丧失了你一切的一切。投降吧，既然你已经撤销你和你兄长污蔑我的指控，承认我是诚实的，无辜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比武的实情，看到了我的清白，无可指责。作为一名骑士，我本身蒙受着的危险，与那两位国王和两位公爵毫无区别，完全是靠着神的帮助才战胜了他们。如果你愿意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很愿意饶恕你的性命。’

“‘既然命该如此，’那位骑士答道，‘我只好照你吩咐的去做，以免我可怜的灵魂堕入永劫之苦。’

“蒂朗便召来众裁判，让那位骑士当着他们的面否认了原来控告的背叛的恶劣言行，并由校场律师立即立下文书。

“然后蒂朗便放他走了。蒂朗来到校场中央，跪倒在地，赞美上帝的恩惠，帮助他取得了胜利，便开口作了以下的这番祷告。”

第八十三章

蒂朗决斗胜利之后所作之祷告

“‘神圣的三位一体啊，我跪在此地向你礼拜，亲吻此片土地，它如同一个神，一个主，一个造物者，我等从他那里领受一切福祉。为此应该给予你荣耀，光辉，祝福，从现在直至永远，阿

门。耶稣基督啊！救世主和赎罪者，我恳求你，为了我们的热爱，为了你光辉的慈悲，为了你宝贵的热血，护佑我不遭邪恶，获得善终，分享你痛苦的死的一切功绩。主啊，我感激你赐予我无尽的荣耀，每天每天，使我难以消受，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要不是你那无限的慈悲，我是无法摆脱那种危险的。为了使你快乐，为了你的神圣激情，我要战胜一切敌人；既然你赐予我骑士道的规矩，我将尽力保持其荣誉和光辉。为了增强天主教的神圣信仰，主啊，你要无时无刻不让我离开你，让我始终追随着造物主。圣洁的圣母，天国的王后，罪人的保护者！我的真正的安慰者！我万分感激你，也感激你的光辉的儿子，让我获得这次决斗的胜利和光荣。尊敬的圣母，你在任何时候都要庇护我，让我可以赞美你和你的光辉儿子，永远永远，阿门。’”

第八十四章

蒂朗如何得到荣誉以及那位骑士如何受到谴责

“祷告完毕，蒂朗站了起来，走到国王以及众裁判面前，要求实现正义。于是众裁判走下校场，将那位骑士扣留，带着他背向前倒退着走，身上不准带任何进攻性的武器，一直退到场子门口。蒂朗手执利剑，与他面对面地向前走。他们到了校场门口，都下了马，让那位骑士站停在那里，开始卸掉那位骑士身上的铠甲，卸下一片，便抛过围栅，扔到场外。等到全身铠甲卸完，众裁判便宣布判决，定他为败将，设伪誓，说谎话，因而犯有奸诈不忠之罪。然后让他转过背来，首先走出场去，众人在后面押着，一直走到圣乔治教堂，路上受尽孩子们的辱骂。蒂朗一路跟在他

后面，进了教堂，一名谒者拿起一只锡盆，将一盆滚烫的水对他满头满脸泼上去，这样说道：

“‘此乃欺诈、撒谎、战败之骑士也。’

“然后国王带着全体扈从以及众贵妇众姑娘来到。蒂朗上了马，依然顶盔贯甲，在众人的簇拥下到了国王行宫。众姑娘在这里替他卸下戎装，请来医生为他治伤，换上一件国王所赐的貂皮出风的锦绣大氅，参加国王设下的筵席。宴会之后，满朝文武都跳起舞来，跳了通宵，直至天明。

“长老，后来那位战败的骑士养好伤，进了圣方济各派的一座修道院，当教士修行去了。

“数日之后，我们得到国王允准，与蒂朗一起到了苏格兰，参加那里举行的比武。苏格兰国王和王后隆重地接待了我们。

“那位王后是比武的裁判也是校场的裁判。两位骑士已经进了校场，正要开始比武时，她看见自己一方那位骑士头上戴的头盔质量好得多，便命令双方停止比武，以免己方占了便宜，因此，即使比武也不能决斗到底。

“众位大人，你们都是骑士，了解什么叫荣誉，什么叫比武。蒂朗曾在国王面前，在众贵人及众骑士面前，庄严设誓，决不进行决斗或者决一生死的比武。蒂朗设下这样的誓言以后，心里很满意，答应一定做到。后来基里莱松·德·蒙塔尔巴来了，指控他背叛的罪名，要跟他决斗。他怎么办才好，是遵守誓言做一位好骑士，还是来处理基里莱松及其兄弟指控他背叛的这件事？这两者都有许多道理可讲，最后的决定却是要当一名有荣誉的好骑士。长老，怎么对你说蒂朗的情况呢？他十一次上场比武决一生死，都战胜了对手，更不用说那些小规模的比武了。”

迪亚费布斯又继续说道：“长老，我说了那么多话向你解释，让你受累了。晚餐已经准备好。这一次是蒂朗当的管家。吃罢

晚餐，我要对你讲讲英国国王陛下制订的兄弟骑士团规矩，它几乎与亚瑟王生前制订的圆桌骑士团规矩差不多。”

“迪亚费布斯，”老隐士说道，“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以及关于遵守和进行比武诸多方式的精采谈话，尤其是那位著名骑士白郎·蒂朗，他那么年轻，就作出了那么多骑士道的光辉功业。毫无疑问，如果我有这么一个高尚、正直而且精通骑士道的孩子，那么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基督徒了。倘若他长命百岁，他便能称得上是君王第二了。”

老隐士的话刚说完，蒂朗便恭恭敬敬地走到老隐士的面前，跪倒在地，说道：

“尊敬的长老，如果你高兴接受我们众弟兄准备的这餐简朴的晚饭，那就对我对众弟兄就都是特殊的光荣了。”

这位长老极有礼貌，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来答道：

“尽管我还不想进餐，但是你们如此热情周到，我就生受了。”

于是他们一齐来到那条清澈的溪水旁边，那里已经摆好几张桌子。众人坐定，老隐士为大家祝福以后，丰盛的菜肴端了上来，那是只有在大城市里才办得到的，而蒂朗却有办法。

他们愉快地过了一个晚上，谈论着骑士道以及那次盛大的庆祝典礼，就连写十页纸也是没法写得完的。

次日，老隐士从隐庐出来，做完日课，蒂朗以及众弟兄过来迎他，向他跪下问安，十分恭敬。他也向众人表示感谢。

他们像惯常那样，在繁花盛开的茵茵绿草上席地而坐，老隐士便要求他们对他讲讲国王重新制订的兄弟骑士团是怎么回事。众骑士都十分谦虚，互相推荐，最后却一致同意让蒂朗讲。蒂朗不肯，转而请求迪亚费布斯，因为既然由他开了头，也得让他结束。蒂朗本人则站起来去安排其他事务，其中包括要赠送

给老隐士的物品。于是迪亚费布斯便摘下头上的帽子，开口讲起以下的这番情节。

第八十五章

袜带兄弟骑士团是如何建立的

“一年零一天已经过去，庆祝大婚的盛会隆重结束。国王下令请各行各业随驾人员暂留数日，因为国王陛下要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兄弟骑士团，由二十六名骑士组成，这些骑士都是各方面无可指责的。于是众人便应允下来，耐心等待。怎么会想起要建立一个新的兄弟骑士团，长老，根据在此地的众骑士所知，都是从国王的嘴里亲耳听说的。

“话说有一天大家正在寻欢作乐，跳了很久的舞。国王跳得累了，到大厅一头去休息，而王后却与侍女们待在另一头。其时众骑士和众贵妇仍然在跳着舞。仿佛命运的捉弄，有一位与骑士跳舞的姑娘跳到了国王在休息的地方，她一转身之时，身上的吊袜带松开，掉了下来。据众人观察，应该是从左腿上掉下来的，而且还镶着丝边。国王身边的众骑士，都看见了掉在地上的那根吊袜带。且说这位姑娘名叫马德雷西尔瓦，她看起来，长老，并不比别的姑娘更加美貌，也并不比她们更加文雅。她显得有点儿矫揉造作，不论是在跳舞的时候还是在交谈的时候，不过唱起歌来还是不错的。然而，长老，比她长得更美丽更可爱的姑娘可是要找三百个也不难。然而人们的心思和胃口却是各种各样的，有一位在国王身边的骑士，对她喊道：

“‘马德雷西尔瓦，你腿上的腿甲掉下来了。我看你的侍童

太坏，不知道怎样将它系住。’

“她羞得停住了不再跳舞，回过身来捡它。但是另一位骑士却更快地抢了先。国王看见袜带到了那位骑士手里，便立刻将他叫过来，要他给国王将袜带系上，系在左膝下面的小腿上。

“国王系着这条袜带，系了四个多月，王后一句话也没有说，而且国王每次穿衣服，还故意让众人都看见，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向他提醒。只有国王一名得宠的仆役，看见这事情做得未免过份，有一天私下对国王说道：

“‘陛下，如果你知道了我听见的那些外邦人，你满朝的文武，以及王后和众贵妇，他们的纷纷议论就好了！’

“‘他们在议论些什么，’国王问道，‘对我说。’

“‘陛下，我就对你说。众人都在称赞陛下做的这件新鲜事，竟然将这么一个不足道的小姑娘，地位那么低，而且不被人重视，却将其私人用品带在自己身上，长时间地向众人昭示。她既不是王后，也不是妃子，没有人会提到她的。陛下，难道你在朝中就找不出一位出身高贵，文雅美貌，富有教养的姑娘？国王的手总是有能耐的，想怎么做，就能达到目的。’

“国王答道：

“‘这么说，王后不满意了，还有那些外国来宾以及我朝廷里的人也都吃惊了？’他接着说了一句法国话：‘动邪念者该罚。’然后国王又说道：‘现在我向上帝保证，为了这件事情，我制订了一项骑士道的规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我所建立的这个兄弟骑士团的规矩就得存在一天。’

“后来，长老，他便解掉袜带，不再系了。尽管心里难过，但一点不表露出来。

“如我所述，庆祝活动结束之后，国王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首先，在翁迪莎城堡里面有一座优美村落的地方，建立起

一座小教堂，供奉圣乔治。这座教堂要按照修士们的修道院的格局建造：进门处的右手设两个座位，左手也设两个座位；以下每一边排列十一个座位，一共二十六个座位。每个座位上坐一名骑士，每名骑士的座位上头悬一柄镀金的剑，剑鞘为红色锦缎，镶以银什件和珍珠，越精美越好。剑旁放置一顶比武用的头盔，或者钢制，或者木制镀金；头盔上面为各自的族徽。座位背后，钉着一方金片或银片，其上镌有该骑士的纹章。

“我再来对长老讲讲在那座小教堂里举行的仪式，以及哪几位骑士被挑选了出来。首先，国王选择了二十五位骑士，加上他本人，一共是二十六位。国王第一个宣誓遵守这个骑士团的一切规矩。这并不是任何要求参加的骑士都能参加得了的。蒂朗由于是骑士之最，首先被选；后来被选的有：威尔斯亲王，贝德福公爵，兰卡斯特公爵，阿塞特拉公爵，索福尔克侯爵，圣乔治侯爵，贝尔普伊格侯爵，总兵官胡安·德·瓦罗亚克，诺塔巴伯爵，萨利斯伯里伯爵，埃斯塔福伯爵，维拉穆尔伯爵，马尔却·内格拉斯伯爵，霍约莎·加迪亚伯爵，埃斯卡拉·罗塔大人，普伊格维尔特大人，特拉诺瓦大人，胡安·斯图亚特阁下，阿尔培·德·里乌塞克阁下等。以上这些爵爷都是本朝的，至于外邦人士，则有贝里公爵，安若公爵，佛兰德斯伯爵等，总共二十六位骑士。

“长老，每一位挑选出来加入兄弟骑士团的骑士，必须举行如下的仪式：由一位大主教或主教授予一份密封的骑士团章程，宣布他为弟兄，并赠予一袭镶貂皮的长袍，以及一件长及脚背的镶貂皮的大氅。大氅为蓝色锦缎，上面有一根丝带，可以将大氅的两襟翻上肩头系住，露出里面穿的袍子。帽兜是锦绣镶貂皮，上面绣着与贵妇们用来吊住腿上袜子的袜带同样的东西，也是一条带扣子的带子，带子翻过来扣住，打好结，一端垂下来几乎及到腿部。带子上绣着这样的铭文：‘动邪念者该罚’。这袍子，

这大氅，这帽兜，上面都缀着这样的袜带。每一位骑士必须一辈子天天系着它，无论是在城里是在乡下，或者穿着任何式样的戎装。如果忘掉了或者不愿系上，被任何护法、谒者或者传告看见，他们有权没收骑士脖子里或脑袋上挂的金链，或者没收佩剑。在国王面前或者在广场上都一样。那位忘了袜带的骑士，每次还得交付两枚埃斯库多的罚金，交给护法、谒者或传告。这两枚罚金中一枚用来给圣乔治教堂买蜡烛，另一枚便是他本人得的酬劳。这位主教或大主教或其他神职人员，代表兄弟骑士团而不代表国王，由他将这位骑士带进教堂。如果教堂里有圣乔治像，便直接带到圣像前面。这位神职人员便命骑士将手按在祭坛上，对他讲出以下的这番话。”

第八十六章

袜带骑士所设之誓言

“‘尔已接受骑士道之规矩，成为骑士，且在好骑士中品德高尚，无可指责。余今作为圣乔治名下全体兄弟骑士团之特使，督尔设此誓言：保守一切机密，无论直接间接，无论言语书写，均不得泄露。’

“于是骑士答应遵守此项誓言，保守一切机密，接受了交给他的章程。他念完章程，跪倒在圣乔治圣像的祭坛前，十分恭敬地领受骑士团的规矩。倘若他不愿意接受，他可以考虑三天，然后这样答复道：‘我本人没有资格领受如此崇高而充满美好品德的规矩。’

“如果他接受了，便在章程中写上他的姓名，仍然密封，由使

者送回兄弟骑士团保存。”

第八十七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第一款：如果不是校场获胜的骑士，不得参加以圣乔治名义成立的兄弟骑士团。”

第八十八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第二款：无论受到何种恶劣对待，决不背叛生身之国之主公或君主。”

第八十九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第三款：匡扶及庇护寡妇弱女，如有必要，献出全部财物，并投身战斗，或以武器，或无武器，并召集亲戚朋友及志愿者，为被禁闭受迫害的妇女在城乡或堡垒中战斗。”

第九十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第四款：战斗中的骑士，勿论在海上或在陆地，不得看见敌人众多而逃遁。如果有撤退之必要，必须面对敌人而后撤。如果转背而逃，则堕入怯懦和违誓之重罪，将逐出兄弟骑士团，并受到骑士道规矩之惩罚。其法为刻制木人一具，手足齐备，顶其盔，披其甲，上书其名，遍示众人，以为羞辱。”

第九十一章

兄弟骑士团的章程

“第五款：如果英国国王出征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作为骑士，无论处于何种情况，无论受伤或者有病，必须从海上立即回本兄弟骑士团参加，因为收复耶路撒冷为英国国王的责任。

第九十二章

以圣乔治名义建立的袜带兄弟骑士团在圣乔治教堂内举行的仪式

“以上便是传达给这位骑士团成员的章程内容。授与他的袜带也是十分精美，缀以钻石和宝石。他如果接受了袜带，愿意成为兄弟骑士团的成员，便于本周之一日，在全城或者其家乡举行

庆祝。他身穿成员之制服，跨了白马，如有可能的话，还有其他人等步行簇拥着他，在全城周游夸耀，然后进入圣乔治教堂祈祷。如果没有圣乔治教堂，则其他教堂也可以。他打着两面旗帜，一面是他的纹章，另一面是他的铭文。

“从此以后，国王便称他为战友；或者伯爵，其意义与战友相当。如果这位骑士正好在英国本岛，而且身体健康，他就必须到兄弟骑士团所在的城堡去。如果他不在岛上，去不去便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在岛上而不去，就得罚十马克金子作为蜡烛钱。

“长老，国王本人每年向这个兄弟骑士团捐款四万埃斯库多。这笔钱有什么用，我这就来对你说说。首先是用来缝制兄弟骑士团成员的制服：袍子和大氅；其次是圣乔治节日前夜和当天的宴会。那是必须要隆重举行庆祝的。我对你长老说，庆祝活动要在教堂里举行。节日前夜，全体兄弟骑士团的成员都要身穿制服，骑着白马，来到教堂门口。除了他们本人，他人都不得骑马，只能步行伴送。到了教堂门口，他们也必须下马，走进教堂，到了祭坛前面，二十六人一齐下跪祈祷。尽管国王身份不同，也不得不在其中。就座以后，一到熏香之时，应该由两位神父或者主教担任此职，如果当时有他们在场的话。他们两人各沿着一边的座位走过，同时为骑士们熏香。在弥撒、捐献以及亲吻圣像之时也同。等到降福完毕，众骑士便按同样礼节退出；之后来到一处广场下马，那里准备了丰盛的甜食；甜食之后，便是精美的晚宴，谁愿吃便可以吃。次日，便是圣乔治节的正日，同样的礼节要重复一遍。但是在望弥撒之前，要举行会议，宣读章程，由众人推举的一位护法主持。此人即名叫‘袜带’，每年接受一千埃斯库多薪金；他并且经常要到海外，去拜访外国的兄弟骑士团成员，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当日举行会议时向全团报告。在聚会期间，如果有某位骑士已经去世而缺席，便另选一位递补。

如果有位骑士不遵守以上所说的种种，或者打仗时临阵脱逃，则当众为他准备一具木人，按照一切礼节为他命名，以代替那位骑士本人，在全团之内予以羞辱。如有可能，也可将其囚禁，直至死亡。看到团内一切必需之事均已办妥，望了弥撒，听了圣乔治的讲道，也做了庄严的降福，这一天才算结束。次日，仍按照原来的程序进行，并且举行已故骑士或在本年内去世的骑士的周年祭。如果有一位已故骑士需要举行葬礼，便进行募捐，选出四名骑士，经手处理这笔钱财。其中两名横举着死者的剑，一人持剑柄，另一人持剑尖，穿过教堂，直到祭坛，献给神父；另外两名托着头盔，随后献上；这是众神父的权利。本年度的典礼便到此结束。倘若该兄弟骑士团中某个成员在正当的战斗中当了俘虏，而对方要求的赎金不是其财力所能支付，骑士团便必须根据他的条件每年给予资助。除此之外，长老，还有许多其他的情况呢。譬如某个不属于兄弟骑士团成员的骑士，在战斗中伤残了四肢，不能再使用武器继续作战，自愿进入修道院度过余生，就得予以接受，每天可以穿着一件绣有袜带的红色大氅前去望弥撒、望降福。他的家属及其仆役，如果有的话，也要按照条件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外，在袜带兄弟骑士团之成员之内，还有二十位贵妇，她们立下了如下的三条誓言。”

第九十三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第一款：决不索要其在战斗中的丈夫、儿子或者兄弟，要求立即回归。”

第九十四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第二款：倘若得知他们之中有人被困在村镇、城堡或者城市里面，生活中有急需，则必须尽力设法予以帮助。”

第九十五章

众贵妇立下的誓言

“第三款：他们之中倘若有人被俘，则必须尽力设法营救出狱，乃至献出全部财产，或者一半嫁妆。此等贵妇均必须在其所穿衣服左袖之外，系上一条袜带。”

第九十六章

英国国王如何发现项圈上的铭文

“长老，我已经对你讲了袜带的事情，如今我来对你讲讲国王新制定的项圈上的铭文。”

“请你这便对我讲吧，”老隐士回答道。

“有一天，国王和王后带着全体扈从去狩猎，”迪亚费布斯便开口这样讲道，“国王已经命令猎官在当天围起了各种各样的野兽，而去狩猎的人男男女女那么多，我们就大开了杀戒，因为人

们都聚集在那里，等着被围的野兽从一道门口逸出，于是飞矢、弩箭、标枪便像飞蝗般地将它们射杀。人们动用了大车和驮子，才将它们运进城里。众厨师在洗剥一头老得几乎毛色全白的公鹿之时，发现它的脖子里围着一枚纯金的项圈。这众位厨师真是天下最值得称赞的人了，因为他们便向大总管报告。大总管立即亲身前来观看，然后取下项圈，交给国王。国王十分高兴，看出了项圈上面刻着一些文字，上面记载的是：朱理乌斯·凯撒前来征服英国，将德国人和比斯开人移民此地时，获得此鹿，因将其脖子划开，围上项圈，重为缝合，放归田野，亟盼将来有一位王者将其重获，可作铭文。按照当时历本，算来已有四百九十二年，因此许多人说，世界上不会有活了这么长久的动物。然而这枚项圈仍然光亮浑圆，上面刻着的文字一个接一个，十分完整，清清楚楚地表示出以下的崇高含义。”

第九十七章

铭文之意义

“此项铭文之意义即为：圣洁、智慧、聪敏、才干，以及其他均以字母S开头者。伟大的国王复制了这枚金项圈，赐给兄弟骑士团的每个成员。后来他又赏给外邦的许多骑士，以及本朝的其他骑士和贵妇。赏给士绅们的，则是银制的复制品。长老，国王也赏了给我一枚。其他众骑士也都人各一枚。”

“你对我讲的这些，都使我很高兴，”老隐士说道，“尤其是袜带骑士团，因为它是以崇高的骑士道规矩组建而成的。它是那么高尚，真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很合我的心意，使我精神振奋。请告诉我，尊敬的骑士，在野兽身上发

现的这枚项圈岂不令人称奇，而且经过了那么多岁月，以及你讲给我听过的那些庆典活动和比武情况，我在这个贫寒的人世间，真是难得听见有这样精采的事情。”

老隐士正在这样感慨地议论之时，蒂朗走了过来，对他说道：

“长老啊，请你到小溪边上来，与我们一起吃点儿甜食吧。我们想请求你的允许，再在此处逗留四五天，与你为伴。”

老隐士高兴地一口答应。他们便又待了十天。在这十天里，他们谈论武艺以及比武等等事情。老隐士给了他们很多的忠告。

临别之前，蒂朗去看视老隐士，见他在以野菜和凉水为食，心里又感动又怜悯，便给他送来许多肉食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仿佛在供应一座被敌人包围的城堡一样。但是每天用餐时，仍然得连连请求。

到了离别的一天，蒂朗以及众人怀着热爱，恳请他当夜在帐篷里留宿，因为他们次晨出发时要请他祝福。老隐士认为理应如此，便答应了。众人为他安排了一张小床，请他休息。而蒂朗便乘机往他的隐舍里运去了家禽、肉类以及其他各种食物，足够他吃一年多的；还有木炭劈柴，免得下雨时需要老隐士出门。

次日分别，他们连连向老隐士道谢，依依不舍而去。

他们已经直接上了去布雷塔涅的大路，老隐士才回到隐庐里来念《日课经》，发现屋子里满是食物，便自言自语道：

“毫无疑问，这准是那位蒂朗给的。我要在每次祈祷时提到他。尽管我知道他慷慨大方，我也只好生受他了。”

从今以后，在本书中将不再提到这位老隐士。

第 二 卷

蒂朗在西西里和罗得

第九十八章

蒂朗及其同伴与老隐士分别回归故乡

蒂朗及其同伴每日兼程，一路来到南特城。布雷塔涅公爵得知蒂朗及其众亲友回归，便率领城里众官员众骑士出城相迎，对他表示十分的尊敬，因为他是在英国举行的盛大庆祝典礼中的骑士之最。公爵十分宠爱他，给了他许多赏赐。蒂朗对该城以及城中诸父老百姓也很满意。

有一日，蒂朗及公爵和众骑士正在聊天，从法国国王那里来了两位骑士，公爵便问他们朝廷里有什么消息。两位骑士答道：

“有的，爵爷，有确实的消息，说是庙堂骑士团死的死，散的散之后，成立了另一个宗教骑士团，名叫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耶路撒冷失陷之后，此宗教骑士团放弃了所罗门神庙，转移到了罗得岛。该岛上的百姓主要是希腊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其他民族。等到城市和堡垒建筑好之后，有消息说，开罗的苏丹对于基督徒移居该岛很不满意，年年在准备船只想将其弄到手。热那亚人得知苏丹要发动海战，看到这个海港良好，避风避浪，土地肥沃，商业发达，而且他们经常驾船到亚历山德里亚和贝鲁特去，便也想占有这个良港。于是便将此事在公爵会议上提出。公爵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占领城市和堡垒都并不困难。他们说到做到，便装备了二十七艘船，选用强壮人员上船，于四旬斋开始时派去三艘，十五天之后，又派去五艘，表示说，他们要在那里修船。后来到了四旬斋期间，又派去了几艘，因而到了棕榈枝节的那一天，罗得港里便有了二十七艘船，船上没有什么货物，却有

许多壮汉，而且还伪装有的要到亚历山德里亚去，有的要到贝鲁特去，还有一些到海上兜圈子，不让人看见在干什么。临近神圣礼拜四时，所有的船都进了罗得港，等着那一天进攻城市和堡垒，因为那一天堡垒里面要展览圣物，而且在那一天任何人望了举行的圣事，便可以得到好几任教皇的免罪和大赦。在这些展览的圣物中间，有一枚耶稣基督荆冠上的刺，这枚刺在刺进他的脑壳时竟然开了花，而且这朵花一直开到耶稣基督的灵魂出窍升天。这枚刺便是海里的灯心草，因为它刺穿脑壳，触到了脑浆的缘故。这枚刺是每年的神圣礼拜五那天，都必然要供奉出来，任人瞻仰的。

“那帮热那亚人真是些坏基督徒。他们十分了解罗得岛的教主的习惯和信仰，便说服了两名热那亚骑士，他们就住在堡垒之内，是该宗教骑士团的成员。他们答应将堡垒里面弩机上的扳手都换掉，换以肥皂或者干酪，等到急用之时，便根本不起作用。那位教主及其部下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名热那亚骑士已被收买，如果得知，准会将他们监禁或者处死的。

“然而我们的主有时候却会将十分的罪恶转变成为万分的幸运。且说在那座城里，有一位贵妇，长得十分美丽，受到骑士团里许多骑士的追求，但是由于她人品高尚，谁也得不到她。其中有一位骑士，名叫西蒙·德·法，是纳瓦拉人，对她尤为钟情，而这位贵妇，在众人眼里，却显得十分诚实。正巧有热那亚船上一位船长的录事因公上陆，看见了这位贵妇，便一见钟情。他花了好大力气，与贵妇搭上了话，说他十分喜欢她，要求她接受他的爱情，并且当时立即赠送给她一颗钻石，一颗红宝石，价值五十杜卡；而且还把手伸进腰间的钱袋，拿出一大把杜卡，抛在她的裙子里，使她十分快活。他们说了许多话，便遂了自己的心愿。那一天是圣餐礼拜四。贵妇心里想还要从他那里得到的更多，便

施足媚力，显示出无限的爱恋。

“‘如今，’这位热那亚录事说道，‘既然我已经得到了我所想要的一切，我答应你，明天将城里最豪华的一所房子给你，连同其中的全部家具。让你成为一位最幸福最富有的夫人。’

“‘啊，倒霉的我！’她回答道，‘现在你已经占有了我，你便想用没法实现的空头许诺来取笑我？你滚到上帝那里去吧，别踏进我的门槛来。’

“‘唉，夫人啊！’录事说道，‘我觉得我是征服了一个王国，成了人世间最幸福的人。我想你我的生活已经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也将到老死才分离，所以我想将你造就为岛上最富有的贵妇，而你却要赶走我！不要以为我对你说的话是讥笑你；我对你说的话完全是真话。到了明天，你便会亲眼目睹的。’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就别再花言巧语。你盼望我得到好处，那就对我直说。我这么爱你，难道不让我的灵魂有点儿安慰。但是你们热那亚人都是些傻瓜，就像索里亚的笨驴，背上驮着金子，嘴里却吃着草。因此，我以为你是在笑话我，欺瞒我。’

“‘夫人，如果你答应保守秘密。’

“于是这位夫人便一口答应。这位热那亚人便把即将发生的一切计谋都告诉了她。

“录事离开贵妇之后，她就派了一个小心谨慎的侍童到堡垒里去，在那里逢到教主及全体骑士团成员正在做早祷。侍童招呼西蒙·德·法，将他叫出教堂，对他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将爷，夫人请求你按照她的意愿，尽管我们尚在斋期之内，立即抛弃一切事情，前去看她，她正在谦恭地等待着你，要为你做一件永世难忘的事。’

“那位骑士的爱心甚于诚心，顾不上做早祷便偷偷地到了贵

妇家中。她一看见他，便亲热地又拉手，又拥抱。他们在客厅里落座，那位贵妇便低声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尊敬的骑士，我了解你对我的爱，以及你想满足我的愿望而作出的一切努力；而我，则由于恪守我的清誉以及一心想要在贵妇们中间出人头地，从来没有答应过你的要求。如今，因为你的爱心不能没有报答，我也不能不知感恩，所以给你两件事情作为奖赏。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愿尽我的力侍候你，因为你值得这样侍候；第二件事情，是我叫你今天来，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的灵魂感到说不出的痛苦，一阵阵的冷汗流遍全身，由于我眼前看到了十分的恐怖，那是罗得岛的主公以及全体骑士团成员的末日，然后是全城百姓的末日。现在时间已经不多，明天早晨宣讲结束之时，你们骑士团便片甲不剩了。’

“‘尊敬的夫人，’那位骑士说道，‘我侍候你十分不够，却得到了你接受我为仆人的奖赏，使我感到分外光荣，仿佛当了人世间的君王。我请求你，将这件事情向我解释明白，让我可以及时挽救我们的宗教骑士团，以免受到损失。我吻你的手，请你务必告诉我还有无挽救的余地。你在贵妇之间最为高尚，尽管我的一切都归你所有，我还要向你献上我的本人，我的财产，以及我的荣誉。’

“夫人听了骑士说的这些话很高兴，便详详细细地将录事对她说的话都讲给他听。骑士听了这些情况，深深地感谢上天的命运让他知道了如此重大的机密，便跪在地下，吻着贵妇的手和脚。贵妇将他拉起，深情地将他又抱又吻。骑士十分焦急，要去将此事立即禀报教主，争取时间加以挽救，便向贵妇告辞。此时天色已黑，堡垒的大门关闭。他不怕危险，便去使劲敲门。堡垒高墙上守卫的骑士问他是谁，这么急忙叫门。那位骑士便回答说他便是西蒙·德·法，前来要求开门。众守卫说道：

“‘滚吧，坏东西，你不知道，到这时候你还在外面，被教主得悉要受到多少危险和什么惩罚。明天早晨再进来吧。’

“‘你们的话我很明白，’西蒙·德·法回答道，‘可是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也得进来。我求你们去向主公禀报，请他允许开门，因为我不怕也不想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一名守卫便到教堂里找到了教主，他正在祭坛前面念《日课经》。他得知西蒙·德·法到现在还在堡垒外面，便生气地说道：

“‘上帝允许我见到明天的话，我要狠狠地将他处罚，加以教训，给他人做个榜样。这个坏骑士就只知道违背教规。从我当教主以来，还未见过有人到这时候还待在堡垒外面。去对他说，今夜他是进不来了，明天早晨再来求饶吧。’

“教主又念起《日课经》来。守卫回到门口，照实回答。西蒙·德·法听见这些道理，低声下气地再次请求众守卫骑士去向教主要求开门，以后甘愿受罚。这样来回说了三次，教主仍然不肯。有一位年老的骑士劝告教主说道：

“‘主公，你为什么不让这个西蒙·德·法进来见你呢？有时候，一个小时内会得发生千年难逢的事情。这位骑士已经知道了他将受到什么处罚，没有原因他竟然疯得非要此时进来而不等到明天太太平平地进来的。因为谁都知道，大门防守甚严，塔上的守卫都有武装，还设置了檑木滚石。主公，从前在我那时候我看见过，如果我们不是在半夜打开大门，那座圣佩德罗城堡便完蛋了，因为大群土耳其人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来偷袭的。那位教主，愿他光荣地安息，不过只用了几小时，他就拯救了城堡，赶走了敌人。’

“教主听了年老骑士的话，便命令墙头门边严加防备，然后开门放他进来。那位骑士脸如土色，教主一看见他，便骂道：

“‘你这坏骑士，坏教士，不怕上帝，不守规矩，这么晚了还违背清规戒律在外头放荡！我对你说，要好好罚你。执法官，过来，关他禁闭，给他四两面包二两水。’

“‘主公啊，’这位骑士说道，‘未听道理，不得处罚。如果道理足够，我甘愿双倍受罚。’

“教主却说道：

“‘我不听你的道理，我只照我的命令执行。’

“‘主公啊！’这位骑士说道，‘你就这样处罚我而不听我一句话？我相信你是会听我的话的，因为有关生命、尊严以及宗教骑士团存亡的一件大事啊！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我不需要其他惩罚，只要脖子上拴着磨盘扔进海里，因为我甘愿为了维护我们的宗教信仰而牺牲。’

“教主看见这位骑士如此义正辞严，便命人将他放开并问道：

“‘如今看你怎么说吧。’

“‘主公，’这位骑士说道，‘此事不便公开。’

“教主便让众人退出，于是这位骑士便说出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九十九章

罗得岛教主以及宗教骑士团如何被团内一骑士所拯救

“‘主公，由于吾主上帝对我们宗教骑士团恩赐了从未有过的仁慈和关怀，否则明天大人以及我等全体都难免一死。我们

的骑士团将要毁灭；整个城市以及满城百姓也将遭劫，妇女遭难，统统毁于一旦。因此，主公，我在此时向你报告，冒着危险来拯救大人和全体骑士团的性命。如果这样的情况该受惩罚，那么我便耐心地等着。我是宁死也不让骑士团遭难的。'

"'孩子，我要求你，'教主问道，'将可能发生的事都讲清楚。我凭我的信仰向你保证，你的惩罚将会成为你崇高的荣誉，因为你将成为团内在我之下最重要的人物了。'

"'大人应该知道，在我们团内有两名教士，都是热那亚人，是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劝说那些从热那亚来的可恶的船，多装人，少装货。我们堡垒里的这两名叛徒便串通了干出这样一件大坏事：他们到武备库里将弩机上的扳手都换成了肥皂和干酪，到我们需要的时候便失去了作用。明天便是受难星期五，他们已经选好船上一批最强壮最能干的人，每人带着一支可以拆卸的弩机，那是如今的新发明，它跟别的弩机不一样，不用将弩背用绳索紧绑在弩柄上，只要用一枚小螺丝便能将弩弦安得服服帖帖。他们每人还带着一柄剑，秘密地藏在铠甲外面长得及地的黑袍下面。他们两个两个地进来，借口礼拜十字架，望弥撒，让谁也不加注意。等到人数够多，祭礼正在进行，他们很容易混出教堂，靠着那两个占据了高塔的叛徒的帮助，放其他的人都进来，将附近的塔楼都占领。大人，你在不知不觉中便丢失了半座堡垒。我们要不是被杀，便是被俘。来不及抵抗，只好一齐完蛋。'

"'如果是这样，'教主说道，'那么我们秘密地到武备库里去看一看，那些弩机是否真出了毛病。'

"他们发现五百支弩机都出了毛病，只有三支的扳手不是肥皂或者干酪。教主吓得都发了呆，才相信骑士说的是真话。他便立即召集全团骑士开会，将那两名热那亚骑士拘捕，尚未动

刑，两人便将谋害教主与教团的阴谋都招供出来。于是便将两人囚禁于高塔下的地窖里，那里面有许多蛇蝎虫豸。

“当夜无人再睡觉，堡垒上的守卫秘密增加一倍，还挑选出五十名年轻骑士，准备捕捉来人。其他人等都全副武装，如有必要，即出来相助。到了次日早晨，堡垒大门打开，热那亚人开始两个两个地来到，看来显然是还念着《日课经》。他们将经过三道门。第一道门完全敞开，由两名守卫看守。其余两道门只能由门上的一个小门进去，里面便是教堂前面的院落，院子里守着那五十名骑士，全副武装，将来人见两个抓两个，进一双抓一双，立即缴械，脚不沾地便扔进了深坑。便这样，那一天一共杀死了一千三百七十五个热那亚人。如果进来得更多，那么被杀的也会更多。等在外面的热那亚统领看见进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出来，便立即逃到船上去了。教主看见不再有人进来，便命令大部分骑士出了堡垒进行搜索，见到便抓。因此，那天又抓到了许多热那亚人。

“那位热那亚统领收拾残余，立即扬帆起航，到贝鲁特去了，因为他知道苏丹就在那里。他向苏丹叙述了罗得岛上发生的一切。两人计议了一下，根据热那亚方面的要求，苏丹答应亲自到罗得岛去，他的船只可以运兵航行两三次。于是苏丹便命令召集两万五千名马木路克人，先派他们到了岛上。

“等到船只返回，苏丹又派去三万五千摩尔人。船只这么往返几次，直至岛上共运去了十五万多的兵士。他们从岛的这一端扫荡到岛的那一端，然后包围了城市。船只则泊在港里，防止运进粮草。他们每天向堡垒进攻三次：第一次在早晨，第二次在中午，第三次在日落以前。堡垒里的人们顽强抵抗，个个都像真正的骑士。但是他们很痛苦，因为粮食有限，已经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都只能吃马，吃猫，吃老鼠。教主看见粮食如此缺乏，召

来水手，派他们驾驶一艘双桅船混出港去。于是他们便作好一切准备。教主给教皇以及基督教国家的君主、王公、爵爷们都写了信，向他们报告岛上的紧急情况，要求救援。

“双桅船在乌黑而下雨的一天晚上溜出了港，一路上没有被敌人发现。众君主、王公、爵爷收到求救的信函之后，都答应去援救，但是也都迟迟不动。例如法国国王，他收到信函，嚷得很响，但是动得很少。”

法国国王朝廷里来的这两位骑士所叙述的一切情况，布雷塔涅公爵听了，很是感动，表示十分同情罗得岛的教主和宗教骑士团的处境，便向在场的人说了许多仗义的话，特别是说到要派使臣到法国国王那里去。如果国王愿意出兵援救罗得岛的教主，他本人答应充当统领，而且资助二十万埃斯库多。

次日早晨，公爵召集会议，选出了四位使臣：一位大主教，一位主教，一位子爵，第四位便是白郎·蒂朗。他已经是袜带兄弟骑士团的著名团员。

使臣们到了法国国王面前，向他说明使命。国王答应四天以后作复。但是一直过了一个多月，他们才得知他想干些什么。他对他们说，眼下他对此事不能插手，因为他正在处理一件更为有趣的事。于是使臣们只能带着这样的答复回来。

蒂朗得知已经有如此众多摩尔人侵占罗得岛，却谁也不肯去救援，便找了许多水手商量，问他们有没有办法。他们回答说，如果他要想去，他们是有办法可想的。他可以不越过堡墙，而从别一处地方进入堡垒。

蒂朗凭着上帝的意旨，以及他父母的允准，购买了一艘大船，装备以精良的武器，满载了各种的粮食。恰好蒂朗与法国国王的五个儿子都很友好，尤其是最小的一位，名叫菲利佩。他有点傻，而且俗气，因而国王不喜欢他，人们也不对他注意。有一

位侍候他的士绅，得知蒂朗装备好一艘船，要到罗得岛去，途经耶路撒冷，他也想搭船去，便对菲利佩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章

蒂朗装备船只去援助罗得教主和法国王子菲利佩随往并欲与西西里之王女联姻

“王子，凡欲博得荣耀之骑士，都是年纪较轻，在父母家中不负什么责任，尤其是兄弟中间年龄最幼者，在父亲眼中并不在意。如果我在你的地位，我宁可到山上去吃草，也不愿在这个朝廷里待一天。你不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年龄变了，运气也变。你到了别的地方，运气肯定比这里强得多。你瞧那位著名的骑士白郎·蒂朗，他在英国获得的胜利，得到了那么多荣耀之后，如今又装备了一艘船，要到罗得岛和耶路撒冷去。倘若你能秘密地与他同去，那是多么光荣。就只有你我两人，不使任何人得知，登上船便到一百海里之外的海上了！蒂朗是一位高尚的骑士，他会答应你，给你的家庭应有的尊敬的。”

“我的好朋友特内布罗索，”菲利佩回答道，“你给我的忠告我很感激；我们便立即见诸行动。”

“王子，我看我还是先到布雷塔涅去，”那位士绅又说道，“到装备船只的地方去找蒂朗，凭着我与他的交情，请他答应我搭伴去耶路撒冷，为我以及两位侍从提出什么要求，那么我们就知道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才让我们上船了。”

菲利佩对这样的安排很高兴，便说道：“特内布罗索，你去找

蒂朗之时，我就准备一笔钱，一些衣服和首饰，让我看起来光彩一些。”

次日，特内布罗索便带着两名侍从出发了。路上走了数日，见到蒂朗。两人相会，十分高兴。特内布罗索便将来意告知。蒂朗非常欢迎，因为他知道特内布罗索是一位勇敢而谨慎的士绅，很愿意有他作伴，便答复道：

“特内布罗索大人，我所有的财产，我的这艘船，以及我本人，都听从你的吩咐。我很幸运，有你与我作伴。世界上没有哪位骑士，哪位士绅，再需要往我的船上增添什么东西。船上不缺任何东西，就像我本人也归你吩咐一样。”

特内布罗索听见蒂朗这样说，非常高兴，向蒂朗连连感谢。

他留下几名仆人，以便在船上准备一间房舱，给他本人吃喝睡宿，也准备几天以后让菲利佩可以秘密登船，便骑马又走了几天，回到菲利佩那里，看见他正在焦急地等待。

菲利佩得知蒂朗已经答复同意，十分高兴。特内布罗索对他说应该下令出发了。菲利佩回答说，一切需要的东西均已齐全。

次日，菲利佩来到父王面前，当着母后的面，请求允准他到巴黎去过节，路上只要两天。国王毫不在意地回答说：

“你想到哪里去便去吧。”

他吻了国王的手，又吻了母后的手，一清早便上路到了港口，登船进了船舱，没有让任何人看见。

等到船驶出港外已经二百海里，菲利佩出现在蒂朗面前。后者见他已然到了海上，便称赞他的冒险精神；既然已经无法将船停驶，便一直到达了葡萄牙的里斯本。葡萄牙国王得知法国国王的儿子菲利佩乘坐此船来到，便派遣一位骑士来邀请登陆休息。菲利佩命人答话接受邀请。于是蒂朗和菲利佩两人换上盛

装，由蒂朗所率领的众骑士及众士绅伴同，也都盛装挂着金链，上岸来到王宫。国王见了菲利佩，便将他拥抱，对他以及随行众人都十分尊敬。他们在国王的朝中停留了十日。

他们又要启程之时，国王给船上补充了丰富的必需之物。蒂朗也在此地派出一位士绅，送信给法国国王，说明王子的去向。法国国王得知儿子有了好伴，甚为高兴。尤其是王后，长久不知其信息，还以为他不是死了也是进了什么修道院。

菲利佩向葡萄牙国王告辞登船，起航绕过圣维森特角，准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这里，他们遭遇到许多摩尔人的小船。小船一看见大船，便围拢过来，想要俘虏它。于是打了半天仗，双方都死了不少人。蒂朗船上的人经过休整，十分勇敢地投入战斗。的确，蒂朗的这艘船比摩尔人所有的船都大得多而且灵活得多，但是它只有孤单一艘，对方却有大大小小一共十五艘，而且都有武装。蒂朗离开葡萄牙时，船上只有四百多名武装人员。

船上有一名非常能干的水手，名叫卡塔克法拉斯。他航海多年，是个很有经验很勇敢的人物。他看见情况不妙，就用船上的许多绳索编了一张网，就像大车上用来运草的网一样，然后从船尾的主舱直至船首，绕着主桅，用绳索将网张起，而且张得相当高，以便使下面甲板上的人使用武器时不受影响，而且也不会被敌人打着，因为摩尔人抛来射来的石块那么多，那么重，简直是奇观。要不是船上有这样一张网张着，甲板上便满是石块和铁条了。用了这个办法，任何石块或铁条都打不到船上；打过来就被网上的绳索弹下海里。这位水手还有什么本领呢？他将船上所有的床垫都收集起来，挡在船舱以及船舷的外面。那些打过来的檑石、箭矢，打到床垫上，就伤不了船身。他还将油和松香烧得滚烫，等到敌船靠拢之时，便将热油和松香一勺勺地泼过去，使得摩尔人受了伤不得不逃开。然而他们日以继夜不停地战

斗着，才驶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主桅的船帆受到无数的檑石、羽矢、弩箭的射击，等到摩尔人终于撤走时，几乎已经要掉落，起不了作用了。幸亏已近陆地，眼见就要经过直布罗陀城，于是水手们立即将船偏转，高扬船帆，便顺利地出了海峡，进入地中海。

在这场战斗中，菲利佩和蒂朗以及其他人等都受了伤。他们停靠在离摩尔人不远的一个荒岛上，治疗伤员，修补船只，然后启程沿着柏柏里亚海岸航行，一路上仍然要与前来拦截的热那亚和摩尔船只战斗，一直到达突尼斯。从这里，他们一致同意到西西里岛去装载麦子。进了西西里岛的巴勒莫港，国王、王后以及两位王子一位公主都在城里。这位公主十分聪敏美丽，是位品貌兼备的姑娘，名叫里柯马娜。这艘船进了港，便派一名录事带着五六名人员上岸，命令他们不准提起菲利佩和蒂朗，只说这艘船来自西方，载着几位朝拜圣地的香客到亚历山德里亚去。

国王得知西方有人来到，为了了解该地情况，便命人将船上的录事等人找来。他们不得不来到国王面前，向国王讲起了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时与摩尔人、热那亚人的海战。讲着讲着便忘记了蒂朗的嘱咐，讲到了伴随白郎·蒂朗来的法国国王的儿子菲利佩。国王得知菲利佩就在船上，便命令建造一道栈桥，从陆地架到船上，铺上地毯。国王亲自由两位王子陪同，登上船来，千万请求菲利佩和蒂朗上岸去休息几天，解除海上航行和海战的疲劳。菲利佩和蒂朗十分感谢，接受了邀请，随着国王一行上岸。

国王请他们进城，并为船上的人都安排了行馆和伙食。

菲利佩听了蒂朗的劝告，对国王说，他得先晋见王后，才能休息。国王很高兴。他们到了王宫，王后带着公主满脸笑容出来迎接。于是他才像一位国王的儿子那样接受了款待。

后来，每天望弥撒时或者与国王用餐后，尤其是当公主在

场，总是让这些新来的外邦人受到很好的招待，大家都称赞她品德高尚。菲利佩在朝廷里每天与国王、公主谈话，禁不住爱上了公主，公主也爱上了他。然而菲利佩十分怕羞，面对着她几乎不敢开口。她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常常是蒂朗代答，对公主这么说道：

“啊，殿下，爱情是多么奇妙！这位菲利佩，每当我们在行馆内外时，他的嘴从来不休息，总是称赞殿下的人品外貌。可是在你面前，他却被爱情征服，说不出话来。我对你说真话，倘若我是女人，逢到这样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家世显赫，我就不爱别人只爱他了。”

“蒂朗啊！”公主回答道，“你说得对。但是如果他生来呆笨，一个姑娘对这样被人家笑话而且要关起来的人还有什么快乐和安慰呢？为了对我的爱，请别对我说这样的事了。我喜欢的是一个聪敏、谨慎、能干的人，既有地位，也有家世，不要那种呆笨而吝啬的人。”

“殿下，”蒂朗又说道，“你讲得有理，但是你说的那人不坐在这张长凳上。他年轻，没有多大岁数，但是却富有感情，思想自由，勇敢慷慨，像个成人，而且待人接物十分和气。夜间他起来，就不让我再睡觉；如果要他高兴，只要对他讲你陛下就行。如果这不是爱情，那么对我说，这是什么？殿下，爱那个爱你的人吧，毫无疑问，他是国王的儿子，跟你一样。他爱你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不像你这样爱说话，那么他说的话便更好。你要当心，殿下，那些胆子大敢于追求妇女的人，他们的爱情并非是纯正的爱情，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人叫做海盗，他们想的是掠夺。殿下，你还不如给我一个当着你的面十分怕羞，话都说不出来，以致双手都发抖的人，他说的才是真话。”

“蒂朗，”公主又说道，“因为你是菲利佩的好朋友，你当然说

他的好话了。凭着你高尚的骑士道，你不能将好的说成不好，因此我得将你往好里想。然而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轻信的妇女；什么事情在要发生之前，我都得将双手伸进去，直到肘部，加以透彻的了解；他的情况怎样，他的条件怎样，是否能在这人世间给我的灵魂以安慰。然而我的眼睛看见了觉得快乐，我的心却在和我进行斗争。我的经验向我指明，我看见的此人，确实是呆笨而吝啬，这两者都是不治之症。”

“唉，殿下，对世界上凡事都要细察的人，总是择其最劣者，而尤其是在真诚而正派的爱情方面。不到三天之前，你父王和我在御花园里散步，我们谈起了基督教国家里许多王子的情况，以及其它等等事情。最后我们谈到了殿下你，他对我说，他要在有生之年将国土分给子女，因为父亲对子女总是有爱心的，特别是对你，你是姑娘，而且总是最听话。他想将卡拉布里亚公国连同二十万杜卡赐给你，而且要在他活着之时予以实现，那么他灵魂脱离躯壳之时便太太平平了。我觉得他的意图很好，便称赞他，因为你殿下是值得受到这样的尊敬和重视的。因此我请求殿下在指定的时间正式接见我，对我说的话不要恼火，因为我看见教皇的使者到你父王的朝廷来了，替他的侄子来求婚；有人说此人便是教皇的私生子。另外，拿不勒斯国王，匈牙利国王，塞浦路斯国王也都派了人来求婚，然而我尽管未曾被基督教国家中最信基督的国王法国国王的授权委托，我却要设法与你父王以及你本人缔结此项姻缘。殿下，你能亲眼看见一个人是瘸腿、独眼或者肢体伤残，是年老或者年轻，是漂亮或者丑陋，是勇敢或者怯懦，真是一项特殊的权力。不然，对于这些也许大自然弄错了的种种事情，你就只能相信别人的叙述了；而别人所说的，也许恰恰相反。殿下，你既聪敏又能干，比任何人都知识丰富，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你不应该想我是侍候菲利佩的，所以说的

话便不真实，因为我说的一切，你在他身上已经看得一清二楚。至于你的伟大、崇高和完美，你真只配坐在王家的宝座，头戴法国的王冠，要比罗马帝国还要尊严。经验可以说明，法国国王的尊贵，他所佩戴的纹章，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是由于我们的主，赐他三朵百合花，那是哪本书上都没有记载过有哪位国王曾经得到过的。因此，殿下便能够从这位王子的身上获得人世间和天堂里两方面的运气。有什么人能够兼得人间和天国两者双重的荣耀呢？”

正当此时，王后来了，打断他们这有趣的讨论。过了一会儿，王后向蒂朗说道：“尊敬的骑士，一小时前王上还在和我谈起你以及你的骑士道，王上想要委托你办一件于我于他都很重要的事。我认为，如果你着手办了，你就会光荣地符合你骑士身份而办成功的。但是为了避免怀疑，我还想尽力加以阻止。”

“陛下，”蒂朗回答说，“你对我说的事情如此隐秘，我真不知道怎样来答复了，如果你不对我讲清楚的话。然而如果王上允许，我愿为你做任何事情，甚至是去背十字架。”

王后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蒂朗辞别了王后和公主，回到行馆，心里感到难过，因为他的船尚未准备好，一时不能起航。

蒂朗看见海上来了一艘船，于是他先不去吃饭，而是想知道有什么消息。他立即派出一艘武装快艇，迅速出海去打探后回报。据说此船是从亚历山德里亚和贝鲁特返回的，曾经在塞浦路斯靠岸，然而却没有可能在罗得岛停靠，因为该岛有那么多摩尔人，从海陆两方面予以包围。港口还有着许多热那亚人的船只防守；城市也被围得紧紧的，已经没有面包可吃。三个月以来，堡垒里的教主和城里的老百姓都只能吃马肉，如果有幸弄得到的话。他们认为维持不了几天，便得向摩尔人投降，要不是苏丹不肯饶恕，他们早就坚持不住了。

蒂朗得知这个消息，考虑了很久。经过考虑，他便决定将船装满麦子以及其他粮食，前去援救罗得岛的宗教骑士团。他召来商人，付给他们钱，叫他们赶快装上小麦、酒类和腌肉。

国王得知此事，命人将蒂朗召来，以如下的一番话表示了自己的愿望。

第一百零一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要求蒂朗让他搭船到圣地耶路撒冷去

"蒂朗，你的为人叫我喜欢，你的人品我也很欣赏，我一定要为你做一些事情，让你能够接受，而我也得承你的情，接受你的侍奉。因此，没有任何事情会被拒绝，因为我喜欢你，将你看作一位作出了高尚骑士行为的子弟。你已经声名远扬，在人世间，在永恒的荣光中，都值得我们的主加以褒奖。你要做的光荣事业，使基督教世界所有的王公贵族都惭愧，因为他们不能在极端困难窘迫之时去支援罗得岛的教主。如果上帝给我恩惠，让我也去进行这次神圣的旅行，跟你一起到耶路撒冷（经过乔装改扮，不让人得知）去朝圣，那就太好了，简直像给我一个王国一样。我凭着生命向你这样请求，为了爱，切勿拒绝我，希望得到你惯常那样慷慨的答复。"

国王说完之后，蒂朗开口回答道：

"陛下要我侍候你，真是我的无上光荣。作为你的子弟，真是太抬举了我。对你的心愿我表示无尽的感激。如果有此必要，我将对待陛下如同我侍奉终生的本国君主一样，为了他，我吻你的手。至于搭乘我的船，陛下，不仅是船，便是一切财物，甚至我

本人，都是陛下所有，陛下可以如同自己的东西一样支配，因为我是诚心侍奉陛下，听候陛下吩咐的。然而，我离开故乡来到国外的主要目的，是实实在在地要到罗得岛去，援救那里快要绝望的神圣宗教骑士团。那些残暴的热那亚人，完全是出于征服的快乐，而对于被征服的基督教徒毫无恻隐之心，连异教徒都不如。”

“蒂朗，”国王答道，“你的神圣意图和善良目的，确实是一位杰出的骑士和真正的基督徒的作为。我很高兴，你的事业是神圣的，正义的，善良的；我想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供应你一切所需之物。”

蒂朗表示万分感谢，双方便一致同意了。蒂朗邀请国王登船，看看他喜欢哪间船舱。国王看了全船之后，选中了主桅旁边的一间，因为如果遇险，这里最为安全。

国王和蒂朗每天谈论许多事情，有一次谈到了菲利佩，就是蒂朗想以国王所说的嫁妆与公主缔结姻缘的王子。而国王也很想与法国王室联姻，便说道：

“蒂朗，关于这件事情，没有征得我女儿的意见，我无法决定，因为这是她的事情。如果她同意，我便让他们结婚，将嫁妆都给她。我还是先与王后和女儿谈一谈吧，了解了她们的意见，我们启程之前就可以结婚。”

国王便将王后和公主召来，对她们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王后，女儿，将你们召到这里来的缘由，便是对你们说明我即将出行。我已决定与蒂朗一起启程到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助他一臂之力。我不要让人得知，也不带一名侍候我的士绅。因为生死是掌握在我们的主上帝手里，因此，在我临行之前，我的女儿，我想为你缔结婚姻，得到幸福，得到安慰，让我也活得满意。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这位王子，愿意与基督教国家最高贵的王室联姻，那么我敢肯定便是蒂朗所提亲的这位菲利佩了，这件事情

就可以有一个好结果。”

“陛下知道，”公主回答道，“这艘船要在十五天以后才能装完货起锚。在这期间，陛下是否与我王叔墨西拿公爵商量一下，让他出出主意，因为公爵今晚或者明晨就要来到。”

“说得是，我的女儿，”国王回答道，“有道理。”

“陛下请原谅我，”公主又说道，“既然陛下已经决定启程去旅行，陛下应该为蒂朗及其随行人员举行一次宴会，让他们到了海上，诚心诚意地侍候你，而且法国国王听见了，也会感激陛下款待了他的儿子。下个星期日，便可以安排一次在大殿举行三天的宴会，餐桌上要日以继夜地摆满丰盛的菜肴酒食，被邀的人可以随意取用。”

“凭我的信仰，女儿，”国王说道，“你想得比我周到。这样做，我很满意。由于我要出门因而很忙，要将国家大事交托给可靠的人手里，让谁也不要抱怨，由于我不在，到了摩尔人的土地上而引起的种种不便。因此，出于这样的考虑，就由你，我的女儿，下令着手操办吧。”

国王立即召来总管和买办，命令他们按照里柯马娜公主的吩咐办事。他们当即答应。

一切事情都按照公主的旨意操办。她选择了许多美味菜肴，显示出她的精心考虑。安排举行这次宴会，对公主来说，其目的是要考察菲利佩在餐桌上的表现如何。

到了举行隆重宴会的日子，公主已经安排国王、王后、菲利佩以及她本人坐在一张桌子；墨西拿公爵、蒂朗以及其他爵爷等则坐在国王下面的桌子。宴会前夜，国王派了两位骑士，专门来邀请菲利佩和蒂朗，请他们次日与国王一起望弥撒然后赴宴。他们两人十分恭敬地接受了邀请。

早晨，两人穿起盛装；他们的随从也都同样打扮，到了王宫，

向国王问安。国王亲热地接待他们，拉着菲利佩的手，而墨西拿公爵则拉着蒂朗的手，一起向教堂走去。进了教堂，国王与王后和公主会合，国王很高兴。菲利佩走上前，挽住了公主的胳膊，而蒂朗则紧靠着菲利佩，不从他的身边离开，唯恐他做出什么或者说出什么使得公主不高兴的言行。

望了弥撒以后，国王率领众人回到王宫，宴会已经准备就绪。国王在桌子正中坐下，王后坐在他的旁边。国王为了敬重菲利佩，让他坐在桌子一头，而公主则坐在他对面另一头。蒂朗想在菲利佩背后站着，不离开他，然而国王说道：

“蒂朗，我的王弟墨西拿公爵等着你呢。没有你，他不会坐下来的。”

“陛下，谢谢你命他就坐吧，”蒂朗答道，“在这样的宴会上，我是应该侍候王子的。”

公主耐不住了，满脸怒容地对他说道：

“别操心了，蒂朗，用不着你老围着菲利佩的襁褓转。在国王的家里，有的是骑士来侍候他，不缺你一个。”

蒂朗看见公主生气，不得不走开，但他还对菲利佩低声嘱咐道：

“国王洗手时，你看见公主站起来，跪在地下也伸手去洗，你便照她的样子做，注意不要有粗鲁的举动。”

他答应照办，蒂朗便走开了。大家坐定，端上来国王的洗手水。公主跪了下来，也蘸了一些洗手水。菲利佩想跟着同样做，然而国王不让他。于是端过去给了王后。轮到公主时，她拉过菲利佩的手，要一同洗，而菲利佩却说出于礼貌不能这样，便跪下来，替她端着洗手水盆子。可是她怎么也不肯，直到两人一同洗了才完事。然后端上来面包，先摆到国王面前，其次摆到每个人面前，但是谁也不动它，都要等着肉菜端上来。菲利佩看见面

前的面包，急忙抓起一柄刀子，将它整个切成十二大片，叠在一起。公主看见了这一出表演，不禁微笑。国王和所有在场的人以及在旁侍候的年轻骑士，都对着菲利佩哈哈大笑。于是公主也跟着一起笑出声来，这不能不引起蒂朗的注意。他眼睛不离菲利佩，从桌子旁站起来，走过去说道：

“上帝啊，菲利佩没有礼貌，做了粗鲁的事了。”

他到了国王桌子边，站在菲利佩的身旁，向桌子两头看了看，看见了菲利佩切的面包片，又看见国王以及桌边所有的人都没有动面包，便立即明白了使人发笑的原因。蒂朗上前拿过面包片，又从钱袋里取出十二枚金杜卡，每片面包上放一枚，命人施舍给十二个穷人。国王和公主看见蒂朗这么做，都不笑了。国王问蒂朗，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陛下，”蒂朗答道，“等我分完，我便向陛下说明。”

蒂朗将面包和杜卡都分完，分到最后一枚时，举到唇前，念了声福哉马利亚。此时王后说道：

“我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蒂朗以如下的一番话答复。

第一百零二章

西西里国王启程前宴请菲利佩和蒂朗及蒂朗又如何补救了菲利佩的粗鲁行为

“国王陛下，众位大人，你们想必对于菲利佩刚才开始而由我予以结束的举动都觉得惊讶，因而引起众位的笑话，使得两位陛下很想知道其究竟。其实这是我们最最虔诚的基督徒法国国

王，为了报答他受到的我们的主上帝无边恩惠，因而教导他的全体儿子，在没有接受骑士道的规矩之先，每当进餐之时，不能先吃摆在面前的面包，而要将其切成十二片，每一片放上一枚银瑞尔，作为慈善的施舍，以示对十二位使徒的敬重。等到接受了骑士道的规矩之后，每一片面包上就得放一枚金币了。直到今天，法国王室出身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因此，陛下，菲利佩之所以将面包切成十二片，就是为了给每位使徒一片。”

“上帝保佑我，”国王说道，“这样的施舍真是太好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是加冕的国王，一个月里都不曾给过这样的施舍。”

肉菜端上来了，公主请蒂朗归座用餐。菲利佩明白自己犯了个大错误，聪敏的蒂朗为他进行了补救，便小心谨慎地用餐；公主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众人用餐已毕，从桌子边站起身来谈话。公主与一位贴心的姑娘谈起来，又恨又恼地发出了如下的一番怨气。

第一百零三章

宴会后西西里国王之女的怨言

“我的痛苦多么深重，蒂朗总是与我的愿望作对，不让我有一个小时单独与菲利佩说话！他既不是儿子，也不是兄弟，更不是同乡，却与他这么接近，以至于我每与他说一句话他都要来插嘴。蒂朗啊，坐上你的船走吧，到别的国家去享福，只要将菲利佩单独留下给我，让我的灵魂有休息，生活有安慰。因为你如果不走，我就得生活在痛苦之中，以你的谨慎小心防范着别人的粗心大意。对我说，蒂朗，为什么你叫我如此气恼？如果你有时候曾

经爱过，你就该想到单独和一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的快乐，而我却直到如今还未尝到过爱情的烈火。我很高兴被人称赞被人爱，但是一想到这些人都是我父亲朝廷里的臣民，便没有了意思。如今，可怜的我，我想睡却睡不着。夜是这么漫长，吃的任何东西都觉不到甘美，却如同胆汁一样苦。我的双手笨拙得不会梳妆打扮；我的灵魂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只想单独自处，谁也不要来对我说话。如果这就是生命，那么真不知道死亡该是什么！”

这位坠入情网的公主便这样地哀声叹气，那双燃起菲利佩心中爱情之火的双眼，泪珠涟涟。她便是在这样悲伤的情况下，被走进房间来的国王和墨西拿公爵逢见了，后者已经被任命为总督和摄政。

国王看见公主脸上伤心的表情，便问道：

“什么事，我的女儿，你为何这样伤心？”

“陛下，怎么会没有重大的事情呢。陛下要出门了，我怎能不伤心？有谁能安慰我呢？我的灵魂能在哪里得到休息呢？”

国王回头对着他的兄弟说道：

“公爵，你看人心都是一样的，人的血不会变成水。”

国王说了许多亲热的话，尽量安慰女儿。国王召来王后，四个人在一起商量。国王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零四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将妻女托付给 墨西拿公爵并征求他对女儿和菲利 佩 联姻的意见

“亏得我的运气，以及上天的保佑，否则我这趟旅行便没有

可能。我的灵魂是会平平安安而去的，因为我的兄弟留在家里，你就像我本人一样，因此我求你一切由你决定，一切由你安排，我便完全放心。此外，公爵，也请你说一说，你对菲利佩的这桩婚事有什么意见，因为是上帝将你送来的，我们将根据你的意见作出决定。”

他的话就说到这里。

“陛下，”公爵回答道，“既然你和王后都愿意，我便说说我的意见。姑娘们谈起婚姻大事，总是高兴的，然而看见结果与自己的兴趣和心愿相反，便会生气。如今陛下要去朝圣，菲利佩也要去；我认为这件婚事应该得到他父母的同意。陛下可以召来蒂朗，请他写一封信给法国国王，问他是否同意这件婚事，免得友好变成敌对，和平变成战事；也免得他说他的孩子年纪太轻而受骗上当。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宁可把她嫁给一个得到其父母同意的骑士，而不是受到其老百姓反对的一位国王。”

国王和王后认为公爵的忠告很好。公主由于怕羞也不敢反对；另外，要不是这么匆忙，她还可以从容与菲利佩相处。既然对他不够了解，她便只好同意了众人的意见。

于是立即召来蒂朗，将商量婚事的结果告诉了他。蒂朗称赞这样考虑很为周到，便答应负责写信给国王，说明缔结姻缘的详情，征求他的同意。国王命令装备一艘双桅船，到大陆去送信，直航蓬布里。

蒂朗的船已经满载小麦和其他食品。双桅船启程之时，国王装作登船同去的模样，放出谣言说是到罗马去觐见教皇了，而实际上是关在一间房间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到了晚上，蒂朗将国王和菲利佩接到船上，等到众人到齐，蒂朗才去向王后、公主以及朝中文武官员告辞。王后对蒂朗十分尊敬，请求他好好照顾国王，因为他是一个健康欠佳的人。

“陛下，”蒂朗回答道，“不要担心，我会像我本国君主那样侍候他的。”

公主也千叮万嘱，依依不舍，总不放心，与其说是为了父亲，还不如说为了菲利佩的爱情。

第一班岗敲响，大船准时解缆扬帆，驶出港外，一路顺风，四天之后便过了瓦伦西亚海湾，看得见罗得岛了。他们到圣佩德罗城堡靠岸，等待顺风。蒂朗听从来自家乡的水手们的意见，看见来了轻风，便黑夜白天一样扬帆起航，因而黎明之时，罗得岛已在眼前。

热那亚的船只看见驶来了这么一艘船，以为是他们派到乡间去采办粮食的两艘船之一返航回来了。而且船是从东方驶来的，他们想不到会有什么其他船敢于驶进港里那么多的船只中间来。此时，那艘船越来越近，等到离他们不远时，全部船帆都满张起来。此时，那些热那亚人才发现，根据船的外貌，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船，于是尽力来追。但是那艘船靠得太近了，他们自己的船哪一艘也张不开帆，于是眼看着它扯足满帆毫不在乎地在众船只中间驶过。他们只得掷镖枪、抛石块、射弩箭，连连地攻击，然而都纷纷落在海里。蒂朗命令舵手和领港不要将船首掉过来，而是准对着城市，向着城墙下的沙滩驶去。于是这艘满帆的船，便撞了过去。

城里的人看见这艘船的船头直向陆地撞来，以为热那亚人想要攻打城市，于是都聚集到沙滩上进行抵抗。而热那亚人的船却从各方面同时攻来，使得船上的人非常紧张，直至有一名水手，急忙将蒂朗的旗帜高高悬起。城里的人看见旗帜，便停住了手，派了一个人上船，才得知这艘船是来援助的。

陆地上的人得知船上的统帅是法国人，船上满载着麦子前来援助城市，便立即去禀报教主。教主知道消息，率领众人跪倒

地下，赞美而且感谢神圣的天主没有忘记他们，仍然记得他们。然后教主率领众骑士从堡垒上下来，城里的人则都拿着口袋来到船上，装了麦子，运往仓库。

教主得知来者便是蒂朗，亟想见他一见，因为一向知道他德行高尚，便派了两位年岁较长的宗教骑士团的骑士，来到船上，邀请蒂朗及其随从登陆。两位骑士上了船，探询哪位是统帅。蒂朗出来答应，很有礼貌地接待他们。两位骑士便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统帅大人，我们的教主已经从堡垒上下来，到了城里，盼望着见你，因此派我们来邀请你登陆上岸。大人名扬四海，他竭诚想与你相识。”

“两位骑士，”蒂朗回答说，“请回禀教主大人，我即将前去见他，向他致敬问安，但是我正盼着本船卸去负载，因为我怕它载着那么多货物，引得船体开裂，货物受损。务请教主大人将卸运上岸的麦子好好保管。至于你们两位，我想请你们帮点儿小忙。一件事情是，你们先与我一起用一些便餐；二件事情是，船上有两位士绅，请先带他们一起回去，他们要在我上岸之前先与教主大人见见面。”

“统帅大人，”其中一位骑士回答道，“你所要求的两件事情都不可能拒绝。就说那第一件事情是多么美妙，对于我等来说，真是一辈子都要感激你的。”

蒂朗在前一天已经事先炖好了许多母鸡，做好了一种冷餐肉，便端了出来请他们吃，吃得他们好像死里复生一样。蒂朗也预先关照好自己的管家和仆人，在城里找了一处地方，准备好一顿上好饭食，招待教主以及宗教骑士团的全体成员，因为他明白他们应该受到这样的款待。由于这个原因，蒂朗所以要留在船上，暂不上岸，要等到这顿饭食准备齐全以后。

两位骑士离船时，蒂朗派了两位士绅同去，要他们秘密地去对教主说明，船上带着西西里的国王以及法国国王的儿子菲利佩，都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他们上了岸以后是否安全。两位士绅便按照使命郑重而尊敬地向教主禀告，教主便作了如下的答复：

“两位士绅先生，请向你们的主公白郎·蒂朗回报，我将高兴地保守他愿意保守的一切秘密。在我的土地上，不必要任何安全的保证，他可以将一切看作他自己所有。他的行动真是高尚出众，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心。他可以随意支配我们以及我们的财产；我请求他在我的土地上发号施令，如同他便是罗得岛的教主，正义的权杖，城市和堡垒的钥匙也将立即交付给他。”

蒂朗得到这样的答复，便对西西里国王讲了教主的殷勤和礼貌。于是国王和菲利佩仍然乔装改扮，登陆上岸，来到准备好的行馆。蒂朗穿起盛装，打扮得这一副模样，身穿猩红绣花长袍，长袍外面是一身锁子甲，甲外披一件金线外套，缀了许多珍珠；腰佩宝剑，腿系袜带，头戴镶宝石的羊绒帽子。就这样，他进了城，到一处大广场上与教主相会。

蒂朗由自己的以及骑士团的许多骑士陪伴，一路进城。贵妇们、姑娘们都挤在窗户口，大门外，屋顶上，要一睹这位幸运骑士的风采，亏得他，她们才免遭残酷的饥饿和可怕的奴役之苦。蒂朗到了教主面前，以国王的礼节向他施礼，跪在地下，吻他的手，然而教主不答应，双方争持了一会儿。教主终于拉着他的胳膊，将他从地上扶起，当着众人的面，十分亲热地吻了他的嘴唇。然后教主向他叙述了苏丹如何从陆地上，热那亚人如何从海面上，日以继夜地向他进攻；如何由于十分的饥饿，实在难以坚持，随时都可能投降，所有的马匹和其他的牲口都已吃光，甚至猫也一

只不剩，要找到一只便是奇迹。

“许多怀孕的妇女都发了疯，婴儿饥饿而死；这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了。”

教主讲完了这些不幸的情况，蒂朗便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零五章

蒂朗如何驾船到罗得岛来救援

“你们正义的呼声，尊敬的教主，以及受难老百姓痛苦的眼泪，感动了我们的主大慈大悲的上帝对大人以及这个兴旺昌盛的骑士团的怜悯，他决不允许它毁灭于基督教的敌人之手。大人请放心，由于上天的帮助，这些摩尔人很快便会逃离本岛。然而首先十分紧急的救援，却是我请求大人允许在你的家里接受我的一顿菲薄的午餐，包括所有在场的人在内。”

“尊贵的骑士，”教主回答道，“你对我的请求，对我来说真是值得称赞，万分美妙，我要向你感谢才是，因为我已经到了用尽力气才能开口说话的程度。愿上帝让我能够报答你的好处和敬重。”

于是，就在大广场上，蒂朗摆开了许多桌子，请教主及其随从以及骑士团的全体成员就座。教主要求蒂朗坐在他的身边，蒂朗却请他原谅，回答说一切要由他安排。他便拿起一根管家的权杖，下令给教主上菜，于是便给他端上来一对火鸡，许多火腿，以及西西里带来的母鸡，然后给所有其他众人也一一端上了各种食物。

众人开始用餐时，蒂朗命令吹起喇叭，还向需要用餐的人公告，由于桌子不够，可以坐于地上，同样给予维持生命所需的食物。于是广场里里外外立即都坐满了人；广场很大，许多贵妇、姑娘、百姓都来了。蒂朗发布命令上菜，所有的人都吃了起来。此外，蒂朗也给堡垒的守兵送去食物、菜肴。靠着上帝的帮助和蒂朗的勤奋，大家都吃得心满意足。教主以及骑士团成员用餐毕，还给他们端上了甜食和点心。

然后蒂朗从船里卸下许多袋面粉，堆在广场中央，请求教主派出两名骑士会同城里的官员定量分配给城里的百姓。同时他已经给堡垒里贮存了一部分。此外，他还要求将长久未用的磨坊修理好，命人询问谁需要面粉便先到广场来。面粉分配完后，便分配麦子，按照每户家庭人口多寡，最多为六卡伊，最少为一卡伊。根据这个同样的标准，也分配食油、豆类、腌肉，还有其他食品。

老百姓对蒂朗的称颂和感激，真是难以叙说了，以致于那些崇拜他的人足以将他捧上天国，尽管他还未曾做什么其他别的好事。所有的食粮等等都已分配完毕，人们心满意足。于是教主请蒂朗带他到西西里国王和法国的菲利佩所在的行馆去。蒂朗很高兴，便通知他们作好准备。

教主和蒂朗走进房间，国王和教主互相拥抱，双方十分相敬。然后教主也拥抱了菲利佩。教主邀请他们搬出行馆，住进堡垒中去，国王却不愿意搬出去，说在这里住得很好。

“大人，”蒂朗说道，“天色晚了，请回到你的堡垒里去吧。明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打仗的事，怎样从摩尔人手里将本城和本岛解脱出来。”

教主便向国王和菲利佩告辞，蒂朗伴送他到堡垒附近。天黑下来了，堡垒与城池却灯火通明，人们在快活地吹号奏乐。辉

煌的灯火从土耳其都望得见。那里到处在传闻。根据看见的灯火，说是苏丹已经攻破了罗得岛的堡垒，进了城池，抓了教主及全体骑士团。

当天夜间，蒂朗带着侍从到港口巡逻。热那亚的船只离陆地很近，尤其是他们统领的座船，比所有其他的船靠得都近。半夜时，有一名水手走近蒂朗，对他说道：

“大人，明天此时，如果有人为你将这艘船烧掉，你赏多少？这艘船离岸最近，听说它就是热那亚统领的座船。”

“如果此事办成，”蒂朗回答道，“我愿赏他三千枚金杜卡。”

“大人，”那位水手又说道，“如果凭着骑士的信仰，你答应赏我，我将尽我力而为之；如果失败，我甘愿予你为奴。”

“朋友，”蒂朗回答道，“我不会要你负什么责任，也不勉强你去干什么。如果你说了办不到，那么你蒙受的耻辱也足够惩罚你自己了。至于我，我向你保证，凭着我接受的骑士道规矩，在明天，从早到晚一天之内，若是事情办成，我便照赏不误，也许赏得更多。”

那位水手很高兴，因为他在海上陆上都经验丰富，因此满有把握。次日一早，他便将必要之物都一一准备妥当。

教主望了弥撒，来拜访国王、菲利佩和蒂朗，谈论了一会儿战事和城里的其他事务，在此恕不赘述。一位随着教主来的骑士团年老成员，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诸位大人，城里已经储备了许多粮食，几天之内吃不完。教主大人，何不给苏丹送一点儿各种食品去，作为礼物，让他那要我们挨饿而死的希望成为泡影。他们已经得知来了这艘船，尽管有了他们也拦不住。如今我们一切富足，让他们跟我们同样高兴高兴。”

老骑士的建议得到各位大人的同意和赞赏，他们便立即下

令送去四百个刚出炉的面包，以及美酒、蜜糖、白糖，三对火鸡和母鸡，以及火腿、蜂蜜、食油等等运送来的东西。

苏丹看见了这些东西，对手下人说道：

“将这些东西以及送东西来的叛徒统统都烧了，这不叫我和我的部下丢脸吗？”

然而他还是陪着笑脸，向送来的人道谢。教主得到苏丹的回复后，向国王和众人告辞，要回去用餐。国王对他说道：

“教主大人，昨天是我的朋友蒂朗宴请，今天请你与我一起共进午餐，如同在乡间一样，因为我们不能像大人那样万事俱备。”

教主接受邀请，留下进餐。双方礼貌周到，满心高兴。教主带来的随从都在大厅里吃，不让他们看见国王。餐后，蒂朗叫菲利佩明天邀请教主，教主也愉快地接受了。

教主与蒂朗走出行馆，到城里来观察，因为蒂朗想知道在哪里可以袭击摩尔人。他察看一番之后，觉得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进进出出。

教主见时间已晚，便向蒂朗告辞回堡垒去了。蒂朗也回到行馆，与国王用晚餐。餐后又出来巡逻，看看那个水手是否言而有信。

到了半夜，天色乌黑，那个水手已将一切准备就绪，便用如下方法放火焚烧热那亚统领的座船。

第一百零六章

热那亚统领的座船如何被焚以致使摩尔人逃离本岛

这个聪敏的水手在海岸边安置了一台巨大的绞盘，然后取了一条很粗的锚缆，装上一艘小船，由两个人划桨，加上他，便是三个人。他们又带了一条很长的麻绳，有一指粗。等他们划到离大船很近的地方，都听得见船尾舵楼上看守谈话的声音，便将小船停住，他脱掉衣服，腰里围一条绳子，带一把能够割断任何绳索的利刀，别在腰后，以免影响游泳。刀鞘上系着那条麻绳的一头，吩咐留在小船上的人不停地给他放绳。一切准备妥当，他便跳下水去，游到大船旁边，离得那么近，以致大船上看守的谈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将脑袋没入水中，以免被人看见，一直潜游到船舵附近，然后停住了一会儿，注意是否被人察觉。要知道，所有的船只，在船舵的下面，都装有粗铁环，一旦船只需要修理，或者油漆，或者遇险舵轴断裂，便系住这些铁环，固定船只，平时它们总在水下，不能看见。这位水手将绳索一头穿过这个铁环，又从水下拉回到小船，将另一头与锚缆的一头相连，牢牢系紧，抹上油脂，然后又取了一大块油脂，去抹那铁环，使绳索灵活通过，不会发出声音。然后他叫那两人拉住锚缆的一头，在锚缆中央插进一根铁棍，等到铁棍碰到铁环，过不去时，他便知道锚缆已经穿了过去。于是他跳进水里游了过去，将铁环抹上油脂，船上的人拉动那根绳子，直到拉过来锚缆的另一头，于是插进铁棍，铁棍碰到铁环，果然过不去，聪敏的水手便知道锚缆的两头都已经到了小船上。他们等时间一到，便划回岸上，将锚

缆一头系上绞盘，另一头系上一艘捕鲸船，船上已经堆满火种、柴草，都浇遍了油，以便燃烧猛烈。火一点着，立即熊熊烧起。一百个人开始使劲转动绞盘，其力量如此巨大，又如此迅速，一会儿捕鲸船被拉动了，直向那艘座船撞去。它那熊熊烈焰立即扑了上去，世界上任何人也无法将其熄灭。座船上的人只想着跳下小船逃命，另外有些人则跳下海去游到别的船上，但是无法避免有许多人来不及逃出来或者在睡梦中烧死。

那些在堡垒上守卫的人看见了，立即去禀报教主说是热那亚人的船群中烧起了大火。教主立即起身，上了一座高塔，看见了火光，便说道：

“上帝保佑，我看这便是蒂朗干的，因为昨夜他对我说，他要试着在热那亚人的船中间烧一把火。”

到了白天，蒂朗取出三千杜卡，赏给那位水手，外加一件镶貂皮绸袍，一件绣花外套。水手十分满意，表示感谢。

苏丹看见烧起火来的船，说道：

“这些人真是恶鬼，不怕死吗？张着满帆从那么多的船只中间冲进港来，救了城市，现在竟然开始烧起统领的船来了，别的船也会烧起来的。因为那些水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奇怪得不能令人相信。”

座船在焚烧之时，系住捕鲸船的锚缆也烧掉了，剩下的一截还留在绞盘里，因此他们不明白捕鲸船怎么会直接撞上座船而不撞其他船只的。后来苏丹召集起全体陆上海上的将领，将这件事情，以及教主送来礼物以示城内食物充足而且有余，讲给他们听。众人商议，寒冷的冬季即将来到，讨厌的雨已经开始下起来，还不如拔营回去，到了明年再来。

于是他命令吹起喇叭和号角，让所有的船只都张起帆，来到岛上他所在之地全体集合。于是众人纷纷执行。

摩尔人拔营而起，一时混乱不堪，害怕城里的人追出城来。众人如此手忙脚乱，以致骑兵中有一匹马脱缰而逃，越过田野，无法追上，一直向城里逃去。他们不敢再追，因为忙着收拾东西，便让它跑了。

蒂朗看见摩尔人拔营，便武装起他的所有人马，冲出城来，到了他们的营寨，放起大火，将他们所有的棚屋、帐房都烧得精光，让他们回来之时非得重建不可。正在此时，那匹脱缰的马跑过来了，蒂朗的人便将它抓获。蒂朗十分满意，因为捕获了马。

当天晚上，所有的摩尔人整夜集合在一条小河旁边。到了早晨，蒂朗望毕弥撒，将捕获的那匹马备上鞍鞯，挂上一具骑兵用的弩机，箭囊里装了一把毒箭，手执一支短矛，出了城来看摩尔人是否离开了昨天过夜的地方。他登上一座山，看见他们急急忙忙地正在通往海边的路上走着。他四处察看，看见摩尔人走过的路上隔开一大段，有一头驮驴，由十八个摩尔人在后面赶着，因为它跌倒在一个峡谷而落在后面了。

蒂朗看见这些人离开前面的人已经很远，前头几个有小山挡住都看不见了，便踢动马刺催马奔去，认清他们确是摩尔人，谁都没有弩机，只有矛和剑。

“别无选择，”蒂朗说，“我必须杀死几个狗摩尔人。”

他便将手中的矛插在地下，摘下弩机，扣上一支毒箭，策马到了弩机可及的摩尔人附近，射出毒箭。摩尔人的侧腹部被射中，那人走出不到三十步，便倒地死去。蒂朗策马跑远了一些，又举起弩机，扣上另一支箭，对准他们射去，射中了另一个摩尔人，又将其立即射死。其余的摩尔人向他一齐冲来，他便策马跑开，让他们追不上。就这样，他将八个摩尔人都射倒在地，或死或伤。其他摩尔人顾不上别的，只管逃跑。如果蒂朗带着足够的箭，那是射死一百个也不成问题的。他跑近剩下的那几个，对

他们说，他们被俘了。那几个人想了想，与其死还不如当俘虏，因为他们既抵抗不了也见不到有人来救，便都答应投降。蒂朗对他们说道：

“将武器都扔在这里。”

他们便遵命扔下了武器。蒂朗又命他们向后退，远远地离开武器，于是自己站到武器与摩尔人之间，找了一条绳子，对其中的一个摩尔人说，叫他将其他摩尔人都双臂反剪，在胳膊以上捆住。

“如果你将他们好好捆住，一个逃不了，我答应给你自由，安排你到苏丹及其手下管不着的地方。”

那个摩尔人为了获得自由，便将那些人紧紧捆绑，拉着驮驴，驴背上全驮的是金银财宝，价值连城，一起赶回城里。

蒂朗押着他的战利品回进城里，遇见教主和众骑士团成员正在广场上等着他用餐。教主看见他独自一人带回四十名俘虏，对他大为欢迎。众人也交口称赞他的重大骑士道功业。

用餐已毕，蒂朗命令装备一艘双桅船，出去侦察一下苏丹的人马是否集结，集结在什么地方。双桅船出发之后，他赏了那个摩尔人一件绸袍，叫他逃到土耳其去，就像他答应的那样。城里许多人到城外去看交战的地方，发现还有几个受伤的，便统统杀死，捡了在那里扔着的武器返归城里。

那艘双桅船当天便回来了，回报说苏丹的人马已经集结，所有的马匹都载上了船。蒂朗便请求教主派给他几名熟悉地形的向导，因为当天夜间他想去拜访摩尔人。许多人劝告他，这件事办不得，可是他决定要去，便率领五百兵卒，走了整整一夜，来到一座山上，没有让任何人发觉。从这座山上，他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摩尔人在那里慌慌张张地集结，登船。蒂朗等到岸上只剩下千余人时，便率领众人冲下山来，突然猛烈地扑进摩尔人中间，

大砍大杀。苏丹见到摩尔人被攻击，无法可想，只得命令船只尽量收容，然而没有几个上得了船的，不是被杀，便是溺水而死。

苏丹急忙张起船帆，逃回国去了。等到他带着残兵败将回到国内，留在国内的众贵人众将爷得知了他返回的缘由，便集合起来前来迎接。其中有一位大都督，代表众人，开口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零七章(甲)

苏丹如何受到其臣属的谴责而死于大逆之罪

“你这个人，欺骗了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毁灭了我们的财宝，破坏了我们高尚教义的信誉，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坏事，而且还胆小怕事，在无知的人们之中骄矜自负，打仗之时却临阵脱逃，随便丢弃公众的财富！你靠着你那只左脚对我们全体做尽坏事，酿成损失，使我们蒙受耻辱。你凭着你那残酷的黑手，虚妄的舌头，前去出征，却不听善意的忠告，只得逃出了罗得岛。仅仅来了一艘船，便将你怯懦的灵魂吓坏了。不过是一个并无多大能耐的骑士而已！你率领着十二位有王位的王爷，他们都服从你，你却转过脸置之不理，而去相信你的近亲以及那些骗人的基督徒热那亚人，他们既没有慈悲也没有仁爱，既不是摩尔人也不是基督徒，仿佛你就是生在热那亚海岸边一样。由于以上种种十恶不赦的罪行，我们判决你犯有大逆不道之死罪，立即执行。”

他被抓了起来，投进狮房，惨死在里面。然后他们另选了一位苏丹。这位新苏丹为了表示他对公众事务的热心，命令将那

些热那亚的船只以及全体从罗得岛回来的兵卒和其他人等组成一支大舰队，亲自率领出发到希腊去了。他还邀请了土耳其大王；这位大王十分高兴，调集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步兵和骑兵。两支大军合在一起，几乎有一万七千摩尔人。他们打着两面旗帜：一面全红，旗上绘着圣爵和圣体，因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自称保有着圣爵和圣体，因此他们的旗帜也以此为标志；另一面全绿，上面写着这样的金字：为特洛伊骑士赫克托之血复仇。

他们开始侵入希腊时，攻下了许多村镇、城堡，掳去了一万六千名儿童，统统送回了土耳其和苏丹的国土，将他们培育成穆罕默德的信徒。许多贵妇和姑娘，则永远为奴。

于是罗得岛便不再受到异教徒的侵犯。

塞浦路斯人得知苏丹的强大舰队已经离开法马古斯塔城，便运了好几船麦子、牲畜、肉类以及其他食品前来支援罗得岛。其他各处地方也都来援助。不多久，岛上和城里便粮食充足。许多老人都说，从未见过也未听过罗得岛如此兴旺发达。

苏丹撤退之后几天，来了两艘运麦的威尼斯船只，也带来了几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信徒。蒂朗得知后，便来告知国王和菲利佩。他们也很高兴。国王对教主说道：

“大人，上帝仁慈，派了这两艘船来，我们想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却我们许下的愿心，请你允许。”

教主答道：

“两位大人，你们在我这里待留，我很光荣，应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走要留，都是你们自己作主，只要你们吩咐，我愿意侍候。”

国王十分感谢。教主在会所集合骑士团的全体成员，告知他们蒂朗就要离开，他认为应该偿还麦子的价款，以及前来救援而受损的船款。全体骑士团成员都赞成，应该慷慨地偿付给他，

比他要求的多得多，决定次日，在大广场中央，当着众人之面，向他这样提出。

第二天早晨，教主命令将城门关上，谁也不准出去，因为他要与蒂朗进行谈判。他下令将骑士团的财物都搬到广场上来；教主请西西里国王看守着，于是他与菲利佩两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到众人集合齐全，教主便开口宣布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零七章（乙）

罗得岛教主偿还蒂朗船只损失的赠礼

“白郎·蒂朗，你是受困之城的唯一救星；你是古代慷慨豪侠血统的后裔；你比那班爵爷们更应该头戴冠冕，手执权杖，担任罗马皇帝。因为你的高尚品德以及杰出的骑士道功业只属于你，而不属于他人。你解救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家宅，以及所罗门的神庙。你是我们全体的安慰者和真正的解放者。我们长期忍饥挨饿；我们十分痛苦困难，都是我们罪有应得。只有从你身上，我们找到了解放和自由的道路。因为我们曾经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如果不是你来到，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宗教骑士团便将统统毁于一旦。因此，这光辉的胜利该属于谁？只能属于你，属于你这位骑士之最。我们都有负你十分的高尚，因为你在这里看见的所有人，都在走着毁灭之路，一旦城池与堡垒失陷，老百姓及其所有家产便都化为灰烬，他们本人也将沦落为奴。你来救援的那个小时，你来抚慰的那个钟点，真是有福了！你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而我们当时没有别的希望，只有为了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死！如果我们永远沦为奴隶，我们将要受到多少的痛苦

和烦恼！那么，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奖赏应该给予谁？如果邪恶的异教徒又一次来到这里，谁将是我们的保护者和坚定的卫士？我们经历了许多危险和痛苦，我们的身体也感到十分的害怕，内心也觉得万分的不安。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苦难，甚至连圣徒们的遭遇也不能与我们相比。所有的人已经都死亡临头，只等着一切罪恶很快结束。由于这些缘故，高贵的骑士，我们请求你，我以及骑士团的全体成员，伸出你慷慨的胜利的手，在我们的财宝中间随意捡取，尽管它不足以作为你那侠义行为的奖赏。你的高尚品德不可能让我们不感激，我们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东西作为你援助我们的荣誉和慈悲的奖赏，只想到你不顾本人的安危，以骑士的无畏勇气，毅然地高举起武器。你也并非一个懒惰的骑士，完全可以避开海上陆上的战斗，而这种人竟然还有人称其为行施骑士道的骑士，彬彬有礼的士绅，高尚尊严的贵人。因此，蒂朗，伸出你的手来，捡取这些财宝吧，取得越多，越是我们的光荣。”

他说完之后，蒂朗立即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一百零八章

蒂朗对罗得岛教主的答复而后蒂朗伴同西西里国王和菲利佩去圣地

“我想起我们的圣徒施洗者约翰，是如何来到世上，预言我们的耶稣救世主即将降临。同样，我由于上帝的俯允，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成熟的目的，来到此地，援救你教主大人以及骑士团全体成员。其缘由完全是我看见了你写给最最神圣的法国国王陛

下的一封信。我应该感谢这位神圣的陛下，他赐给我荣誉和慈悲让我来到这里，在十分急需之时进行了帮助，使我获得了人世间的殊荣，这个骑士团也由于我的援手而得救。我与那位陛下一起，就已经是辛劳和费用的足够奖赏，而况我还盼望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上帝的褒奖。因此，荣耀、赞美、光辉，都应该归于我们的主和上帝耶稣，以及施洗者约翰；他是本岛的保护者，在他的名义下，这个宗教骑士团才建立起来的。我的一切权益，也都应该归予你们的神圣宗教骑士团。从你们那里，我不需要给我其他满足，只要每天做一堂弥撒，拯救我的灵魂就是。此外，我还向你请求，所有百姓分配到的物品都不要任何代价，无论是麦子、面粉或者其他食品，都不要给钱。大人，我请求你就照这样办。”

“蒂朗大人，”教主回答说，“你所说的话都照办，然而你那充满慈善心肠的手也该取用属于你的东西，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摩尔人卷土重来，听说了流传于世上的声名，说你前来援救我们，损失了船，还给了全城充足的粮食，却没有得到一点报酬，那么我们再逢到同样的情况便没有人来救援了，因此，我再次请求你，收下我们的财宝吧。”

“请对我说，尊敬的大人，”蒂朗回答说，“如果我是为了上帝的爱而要交出我所有的东西，谁能拦阻住我？你不要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在世上到处说你这宗教骑士团的坏话，因为我宁可要上帝的光荣和奖赏而不要人世间的财宝。你也不要以为我这样说，说的并非真话。为了让大人满意，让所有在场的人看见，证明我带这些食品来是出于自愿，我当着众人之面，将我的双手放在这些财宝之上。”

于是他命令号手吹起喇叭，向众人宣布他对教主以及全体宗教骑士团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将麦子、面粉以及其他食品都无

偿给予分配到手的百姓。

众百姓对蒂朗千恩万谢，天天赞扬，为他祝福不提。且说蒂朗宣布完毕，邀请教主去用餐。到了夜间，国王、菲利佩以及蒂朗向教主辞行，只带一小部分随从上了威尼斯人的大船，其余的人都留在罗得岛。不过迪亚费布斯因为是蒂朗的亲属，特内布罗索由于要侍候菲利佩，都跟着去了。

他们一路顺风，航行了三天三夜，又过了几天，便抵达贾法。离开贾法，又逢到顺风，一路平安地到了贝鲁特。从此地下船，所有的朝圣者都雇了向导，每十个人一名。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待了十四天，参拜了所有的圣地和圣迹。朝圣已毕，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亚历山德里亚，逢到许多基督徒的船只。

有一天，国王和蒂朗进城去，看见一名俘虏在那里伤心哭泣。蒂朗见他如此痛苦悲哀，便上前问道：

“朋友，请问你能不能对我说说，为什么你竟然如此悲哀痛苦。也许你有什么不幸，我可以尽我的力帮助你。”

“多说话没有用，”那俘虏说道，“对你说了，无论是你还是别人都帮不了我。我的不幸过于深重，我的命运着实不济，才当了二十二年俘虏，我是宁死不活了。因为我决不否认我的上帝和造物主，我吃够了鞭子，饿得够呛。”

蒂朗又问道：

“请告诉我，将你俘虏的这个残酷的人在何处？”

“就在这房子里，”俘虏答道，“他手执棍棒等着要剥掉我背上的皮呢。”

蒂朗请求国王让他到这个摩尔人的家里去，国王答应。蒂朗进去，对摩尔人说，这个俘虏是其亲戚。他如果想卖掉，可以给他赎金。摩尔人同意，讲定付给他五十五枚金杜卡。蒂朗立即付清了钱，便问他是否知道其他摩尔人手里也有基督徒俘虏，可以

告诉蒂朗，设法去赎。不一会儿，亚历山德里亚全城都知道了，那些手里有俘虏的摩尔人都将人送到蒂朗居住的旅店来。两天之内，他便赎取了四百七十六名俘虏；如果还有，他还会赎取的。他将身边所有的金银器皿、宝石珍玩都卖掉了，作为这些俘虏的赎金。他让他们都上了船，带回罗得岛。

教主得到消息，说国王与蒂朗已经回来，便命人在港口之内建起一座巨大木制栈桥，从岸上直架到船上，桥上铺了绸缎。西西里国王向众人显露身份。教主上船，恭请国王与菲利佩登岸，住进堡垒，对他们说道：

“两位大人，在困难窘迫之时你给我吃饭，如今到了富裕之时，请与我一起进餐。”

大家都十分高兴。

蒂朗回到罗得岛，便采购了许多匹布，为俘虏们缝制了斗篷、上衣、外套、鞋袜、衬衫，并且将他们身上原来穿的黄布衬衫都洗干净，带回布雷塔涅，以便等到他死后放进教堂，与他战胜那四位骑士的盾牌悬挂在一起。教主得知蒂朗之所为，便向国王、菲利佩以及其他在场的众人说道：

“凭我的信仰，我认为如果蒂朗长寿，他将统治全世界。他豪放、勇敢、智慧，比任何人都勤奋。我对你们老实说，倘若上帝给我什么帝国或者什么王国而生一个女儿，我立即心甘情愿地将她嫁给蒂朗，而不给基督教国家的任何王子。”

教主在说这些话时，国王仔细听着，从此他的心里便想着决心回西西里后将女儿嫁给蒂朗。

俘虏的衣服都完成之后，船只要起航了。蒂朗召集众俘虏，请他们用餐，餐毕，对他们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零九章

蒂朗如何将在亚历山德里亚所赎出的俘虏都释放然后又回到西西里并为菲利佩与西西里国王之女缔结良缘

“朋友们，弟兄们，几天之前，你们还在异教徒的禁锢之中，锁链之下。如今由于神圣的天主以及我本人的努力，来到此处自由的土地，摆脱了一切奴役和压迫。从现在起，我给予你们彻底的自由。或去或留，都随便你们。谁愿意跟我走，我很欢迎；谁愿意留在本城，可以留下；谁愿意前往别处，只要对我说一声，我给他旅费。”

众俘虏听见蒂朗说的这些话，都感到十分宽慰而高兴，走上前来吻他的脚和手。蒂朗则坚决不同意，反而将钱财分给每一个人，使他们更加感激。

船要起航之时，国王、菲利佩、蒂朗去向教主及骑士团成员辞行，船上已经装备齐全。临别之时，教主重又向蒂朗提起要偿还船只和麦子的事；蒂朗仍然十分客气，坚决不要任何东西。

他们上了船，解缆扬帆起航，恰逢顺风，几天之后便抵达西西里岛。西西里人见到国君返回，其高兴不消说得，立即派人去向王后禀报。国王问起王后和两位王子一位公主安好，以及其兄弟公爵大人安好。众人答以他们都身体健康，还禀报说法国国王派来了四十位骑士。他们是国王的使臣，都盛装打扮，还有士绅们伴从。

法国使臣们的到来，使蒂朗很高兴；但是国王却并不太高兴，因为国王没有忘记罗得岛教主说过的话。由于海上航行疲劳，他们休息了几天。之后，国王率领一切人等，上路往巴勒莫去，王后在那里等他。

要进城的那天，公爵带着随从出城来迎接。然后又出来许多服装华丽的乐师，吹吹打打。接着是大主教带着全体教士，后面是王后带着城里所有的贵妇；又隔了一会儿，才是公主里柯玛娜，由打扮十分华贵的众侍女簇拥着，非常美丽；最后才是法国国王派来的四十位使臣，都穿着天鹅绒的长袍，拖曳至地，脖子里挂着粗重的金链子，打扮得一模一样。

国王与王后相见；公子向国王行礼；菲利佩和蒂朗又向王后施礼。菲利佩挽起了公主的胳膊，一起向王宫走去。到达王宫之前，四十位使臣在国王之前先上前向菲利佩行礼。于是蒂朗对菲利佩说道：

“殿下，你该命令众使臣先去向国王行礼，然后再来跟你答话。”

菲利佩便这样对他们吩咐，可是众使臣却回答说他们有法国国王的命令，要先向他见面行礼后，才去向国王行礼并呈上带来的信函。菲利佩却再次嘱咐他们，不管怎么说，要他们去先见了国王然后来向他答话。

“既然菲利佩愿意这样，”众使臣说道，“那么我们便听他的话。大概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排在最后，让我们可以先听菲利佩的话，然后才去见国王。”

国王率领众人进了王宫，法国国王的众使臣便来行礼，并呈上委托书。国王亲切而隆重地接待了他们。然后他们来到菲利佩面前，按照国君之子的身份对他表示敬意。菲利佩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十分快乐。

欢迎国王归国的宴会举行过后，众使臣便向国王禀陈其使命，其中共有三项：其一，法国国王对于王子菲利佩与公主里柯玛娜由蒂朗为媒而缔结婚约，表示满意；其二，倘若西西里国王有儿子，法国国王愿意嫁一位女儿给他，双方联姻，并赠陪嫁十万埃斯库多；其三，法国国王向教皇和皇帝以及基督教国家的全体君主要求援助，因为他决定向异教徒发动战争，已经得到各方面的同意，因此，法国国王也向西西里国王要求支援，如果西西里国王决定派出一支舰队，可以让菲利佩王子担任统帅负责指挥。

西西里国王的答复是：关于婚约，他表示满意，但是对于其他事情，他得与朝廷商量。众使臣见国王同意婚事，便根据其父王之命，交付给菲利佩五万埃斯库多，作为操办婚事的费用。法国国王并颁赠其儿媳四匹十分美丽的锦绣，三千张貂皮，以及一挂巴黎打造的金项链，也是十分美丽，价值连城，因为上面镶嵌了许多名贵的宝石。菲利佩的母后则送来许多布匹、绸缎、帐幔、轻纱以及其他名贵物品。

公主得知父王已经将她许婚菲利佩，便对自己这样说道：

“如果我能找到菲利佩行事粗鲁而且吝啬的缺点，我便不跟他结婚。从现在起，我不想别的，只想知道真相。”

公主正在这样反复思量，一名贴身的心腹侍女走进房间，对她说道：

“对我说说，殿下，你在考虑什么问题，脸色都变了。”

公主回答道：

“我对你说吧，父王已将婚事授权给法国众使臣操办，然而我仍然对菲利佩的粗鲁行为深有怀疑，而且还不是说的那样，他还很吝啬。如果真是如此，我是一刻也不能与他同床的。我只好出家去当修女，或者幽居在修道院里。我已经尽力去了解他，

然而运气不佳，总是逢到这个叛徒蒂朗。是的，我祈求上帝，让我能亲眼目睹他被人烤了或者烹了，才解我心头之恨。那天宴席上分面包，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便都看出来了。然而在结婚之前，我还能试他一试。我要去将卡拉布里亚的一位贤哲请来，那人学问极深，肯定会帮我弄明真相的。”

且说菲利佩得到父王送来的这一笔钱，便将自己打扮得鲜衣华服，浑身是新，还置办了许多首饰、珠宝、金链。

八月圣母节那一天，国王宴请菲利佩以及全体使臣，由朝中所有的爵爷作陪。菲利佩穿了一袭猩红锦绣镶貂皮出风的长袍，拖曳到地。蒂朗穿的是同样颜色同样质料的服装，穿好以后，他自己考虑，想道：

“宴会是宴请菲利佩以及代表法国国王的使臣们的，如果我今天穿得与菲利佩同样华丽，就不受人欢迎了。”

于是他很快换上了一件银绣的衣服，露出袜子上缀着的许多珍珠。

宴会进行时，下起大雨来。公主很高兴，心里想道：

“如今我要提出我的要求来了。”

宴会结束，乐师们进来，在国王王后面前奏乐让大家跳舞，然后端上甜食。国王进房间休息，但是公主还在跳着，怕菲利佩离去。

几乎快到下午晚祷的时候，天气转晴，太阳露了脸。公主便对菲利佩说道：

“天已转晴，我们到城里去走一走好吗？”

菲利佩很快地答复道：

“怎么，殿下，这时候了，还要到城里走一走？倘若再下雨，就都淋湿了。”

蒂朗明白公主的恶作剧，便扯扯菲利佩的衣襟叫他别说话。

公主看出了蒂朗的暗示，很生气，便一叠声命令备马。马来了之后，菲利佩扶住公主的胳膊，扶她到上马石上马。公主上了马，几乎转身背向着菲利佩，但是眼梢仍然瞟着他。此时菲利佩对蒂朗说道：

“你是否命人另取一件衣服来，免得穿坏了这一件！”

“唉，”蒂朗答道，“衣服有什么用，别管衣服了。这件穿坏了再做件新的。”

“至少，”菲利佩又说道，“去叫两个侍童来，拉着下摆，免得在地上拖。”

“作为国王的儿子，”蒂朗说道，“你就未免太吝啬太小气了！快去吧，公主在等着呢。”

于是菲利佩只得满心不高兴地向公主走去。公主在他们交谈时一直注意着，但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们就这样在城里兜着圈子。公主看见可怜的菲利佩衣服拖在泥水里，直觉得开心，而他则不断地感到可惜。公主为了更加快乐，便说要将猎鹰取来，到郊外去猎野兔。

“你不看见，殿下，”菲利佩说，“没有时间去打猎了吗？到处都是泥水。”

“小气鬼！”公主说道，“这个呆笨的家伙还不知道怎么让我高兴呢！”

于是她不再理他，便策马出了城。逢到一个农夫，便将他拉到一边，问他附近有没有河流或者水沟。农夫回答道：

“殿下，附近靠右的地方，有一条水沟，水可没到骡子的肚皮。”

“那便是我要找的水沟。”

公主策马往前便走，众人在后面跟着。到了水沟边沿，公主涉水而过，菲利佩犹豫不前，对蒂朗说道，是否过来几个侍童，帮

他捧起衣服的下摆。

“你说的那些话都叫我厌烦了，”蒂朗答道，“以及你那不光彩的行为。衣服已经坏得没办法了，别管它啦，我将我穿的给你。公主已经过了沟向前走了，快追到她身边去。”

于是蒂朗故意放声哈哈大笑，以示菲利佩与他两人说了什么笑话。等到他们过了水沟，公主便问蒂朗有什么好笑。

“凭着我的信仰，殿下，”蒂朗回答道，“我是由于菲利佩这一整天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发笑的。从我们走出你的房间，骑上马，如今过了水沟，他还在问。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情，爱情来自哪里。另外一个问题是：爱情应该放在何处。凭着我的荣誉，我说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也不知道爱情来自哪里。然而我认为眼睛是心灵的使者，而听觉是意志的前哨。心灵有许多使者，它从希望得到安慰。身体的五种感觉服从心灵，而心灵则指挥它们。手和脚也服从心灵的意志，而舌头则变成言语，完成心灵、躯干及其它一切肢体和部位所要求的事情。因此俗话说道：‘心灵痛苦，舌头便到。’因为，殿下，菲利佩对你忠诚而纯真的爱情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

“我们回城去。”公主说道。

涉过水沟时，公主回头看他们两人是否又在说话。菲利佩看见衣服已经湿透，也就不再在乎，便过了沟。公主觉得心里安慰，相信蒂朗所说的一切，然而她的心灵还未完全平静，便对蒂朗说道：

“由于我自己所处的境况，我是在多变的命运之掌心。我宁可放弃生活和幸福，不嫁给一个呆笨、邪恶而吝啬的丈夫。我可以对你说，蒂朗，命运确实老是跟我作对。我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变得忧郁而悲伤，几乎只能依靠信仰、真理和正义。如果我嫁给了这个人，而没法顺遂我的心愿，我便是自己杀死自己，或

者采取其它绝望的手段，因为我觉得与其有 个恶伴 侣还不如独身为好。你难道不知道，蒂朗，有句俗话说：‘谁给驴子挂项链或者给粗汉以家财，尤其是以他作丈夫，那就失去了世界的光荣？’既然上天的慈悲已经为我指明了这些事情，我就应该予以避免，不要坠入尴尬的境地。”

她说完之后，蒂朗立即作了如下的答话。

第一百一十章

蒂朗为婚事说服西西里公主的道理
以及公主对菲利佩进行的各种考验

“殿下，你的身上集中了一切崇高的品德，令我惊讶的是，既然你是我见过的最最谨慎的姑娘，却将菲利佩设想得如此不堪。按照你的尊严，这样既不公正，也不仁慈，因为菲利佩如今是世上最好的骑士，他年轻，风度比谁都好，活跃，开朗，聪敏而不鲁莽。我们到过的任何地方，人们都这样认为，无论是骑士、贵妇、姑娘，甚至摩尔妇女看见了他，都会爱上他，愿意侍候他的。如若不信，你就瞧他的脸，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全身。你想看看他赤裸的模样，我想我也办得到，殿下，尽管美貌和贞洁完全是相对的两回事。我知道殿下极为喜欢他，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大家都爱他。殿下，那是你的不是，如果你让他在一张熏了安息香、麝猫香、真麝香的床上跟你同睡一夜，到了第二天你还能再说他的坏话，我甘愿接受殿下任何处罚。”

“蒂朗啊，”公主回答道，“我很愿意有一个使我称心如意的人。倘若我身旁有一个无动于衷，只知道惹我痛苦和绝望的木

偶，那有什么用？”

他们一路说着，已经回到了王宫，看见国王在大殿上，正与法国的使臣们谈话。国王看见女儿，便拉住她的手，问她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回来。到了晚餐的时间，菲利佩与众使臣向国王和公主告辞，回行馆去了。

那一天，公主从卡拉布里亚召来的那一位贤哲到了城里。公主正热切地等着向他探询有关菲利佩的事情，但此人进城时天色已晚，他想第二天去望弥撒时，会在那里见着公主的，便到一家旅店住下，正在灶火上烤一块羊肉。一个泼皮此时提着一只兔子也进了旅店，叫贤哲挪开羊肉，让他先烤兔子，等他烤熟兔子再烤羊肉。

“朋友，”贤哲回答道，“你不知道这房子大家公用，谁先来谁就有优先权？”

“我可不管这些，”那泼皮说道，“你不看见我有只兔子，值钱得多，理应在羊肉之先；同样，鹧鸪则应在兔子之先，因为它值得敬重。”

于是双方争吵起来，互相谩骂。泼皮动手打了贤哲一记耳光。贤哲受到污辱，便举起烤肉叉，用叉尖将泼皮狠扎一下，那泼皮便倒地而死。贤哲被巡捕逮捕，关进监狱。第二天，他申诉他自己属于王室所管，国王却下令只给他四两面包四两清水。公主也不敢向国王说明，因为国王不知道是她将此人召来的。

几天以后，国王朝廷里有一位骑士与其他骑士争吵，伤了好几个，也关进贤哲所在的监狱。这位骑士对贤哲深表同情，将带来的肉分给他吃。等到骑士在监狱里关满了十五天，贤哲对他说道：

“骑士大人，明天你见到国王陛下时，请你恳请王上怜悯我，因为你已经看见我在受苦受难，要不是大人你的善心，我早已饿

死。给我的只有四两面包四两清水。也请你对公主殿下说说，我是听从她的召唤才来的。十分多谢你了。”

“你怎么能对我说这些话呢？我想我要从这里出去，今年不行还得等到来年。除非我们的天主大发慈悲，制造出一个奇迹。”

“不出半小时，”贤哲回答道，“你便自由了。倘若过了这个时刻，你便一辈子出不去了。”

骑士正在惊讶，思量贤哲的话是什么意思，此时典狱进来了，将骑士带了出去。

不久之后，有一位士绅，得知国王正在觅几匹好马，准备买了下来送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这位士绅正好有一匹西西里岛最好的马，想将它送上去。国王见了此马，很赞赏它的漂亮，身材高大匀称，四蹄轻捷，牙口只有四岁，没有任何缺陷，只有一个，便是它双耳下垂。

“毫无疑问，”国王说道，“这匹马值得了一千金杜卡，倘若没有这点儿缺陷的话。”

谁也不明白这个缺陷有什么了不得。那位在监狱里监禁过的骑士说道：

“陛下，如果你命那个关在监狱里的贤哲出来，他会懂得是什么道理的，因为我和他一起在监狱里时，他说了些非常奇怪的话。他对我说，半小时之后如果我出不了狱，就这辈子也出不了。还有许多别的话，我说的都是真的。”

国王便命典狱立即将贤哲带上来。贤哲到了国王面前，国王便问他，这匹美丽的马为什么双耳几乎是下垂的。贤哲回答道：

“陛下，这是有足够的道理的，因为此马是吃母驴的奶长大的。母驴耳朵下垂，此马当然也像其奶母了。”

“圣母马利亚!”国王说道,“这位贤哲所说的话是真的吗?”

于是他立即将马主人,也就是那位士绅召来,问他此马是吃什么奶长大的,因为大家都对耳朵的缺陷难以解释。

“陛下,”那位士绅答道,“此马出生时又大又壮,母马生它不下,不得不用刀将其剖腹,才生出来的。母马死了,不得不找头刚下小驹的母驴,同时喂养,一直喂养到陛下如今见到的这牙口。”

“这位贤哲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国王叹道。

他便下令将此人仍旧关进监狱,并问给他吃多少东西。

“陛下,”总管答道,“四两,如你吩咐。”

于是国王说道:

“再给他四两,一共八两。”

命令便照此执行。

适逢此时有一名珠宝商从大马士革和开罗来到此地,携带许多珠宝出售。其中有一枚红宝石,颗粒大而精美,要价七万杜卡。国王还价三万,交易没有做成。但是国王很想要它,因为它太大太美了,世界上从来未见过的,无论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里镶着的那一颗,或者是孔图贝里教堂内圣托马斯墓上的那一颗,都不能与之相比,而况法国来的众使臣已经收到他们国王的来信,说是陛下即将来西西里,拜访西西里国王,并看望儿媳妇。浮华的里柯玛娜,以及国王本人,为了在接待客人时显出王家的气派,便更加想将其弄到手。那位进过监狱的骑士问国王道:

“陛下怎么能为这颗宝石出这么多的钱?因为我看见它底下有三个小孔。”

国王答道:

“我已给懂行的银匠看过。他们对我说,镶嵌之时将底下镶在下面,便看不出来了。”

“陛下，”骑士又说道，“还不如让那位贤哲看看；他知道值不值钱。”

“也行，将他带上来。”国王说道。

贤哲到了国王面前，国王给他看这枚宝石。他看见了那些小孔，便将宝石放在掌心，靠近耳朵，闭上眼睛，倾听了一会儿，然后禀报道：

“陛下，这枚宝石内有个活的东西。”

“怎么！”那个珠宝商惊讶地问道，“谁见过宝石里会有什么活的东西？”

“如果没有，”贤哲回答道，“我这里有三百杜卡，交给国王陛下，我甘愿一死。”

那个珠宝商也说道：

“陛下，我也甘愿一死。既然这样打赌，如果里面有什么活的东西，我与宝石共存亡。”

两人打了赌，立了生死状，三百杜卡交给了国王，便将这枚宝石放上铁砧，用锤子敲开，分成两半，里面果然有一条活虫子。在场的所有人等，都对贤哲的智慧和细心表示钦佩。而那珠宝商则羞得无地自容，心里直怕性命难保。

“陛下，正义得胜了。”贤哲说道。

国王不仅还了他的钱，而且将宝石也给了他，并将执法官召来，命令处死珠宝商。

“如今，”贤哲又说道，“既然要杀人，就该杀死坏人。这个人是好人，我饶他一死。”

他得到国王同意，将此人释放，又将破碎的宝石还给国王。

国王下令，将贤哲又关进监狱，并问，给他多少面包。总管答道八两。于是国王说道：

“再给他八两，一共十六两。”

他被押送回监狱时，一路上对典狱等人说道：

“请禀告国王，毫无疑问，他并非是那位伟大而崇高的罗培托国王的儿子。罗培托国王曾经是世界上最慷慨最豪爽的一位王子。然而，他却显然并非这位国王所出；根据他的所作所为，他好像是一名面包师的儿子。他倘若要知其究竟，我这就可以讲给他听。他霸占这个国家，如同一个暴君，很少讲什么正义，而墨西拿公爵却倒是真正西西里王室的血统。一个私生子不可能也不应该统治一个国家，因为圣经上说过，一切私生的世系都应该斩断，扔进火里烧掉。”

众典狱听见贤哲说出这种话来，立即去禀报国王。国王听说，便开口道：

“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慰，我要弄个水落石出。到了夜间，将他秘密押解到此地来。”

夜间，贤哲被押解到一间房间里，只有国王独自一人在。国王问他，典狱禀报的话是否是真。贤哲作出一副宁静而勉强的神色，回禀道：

“陛下，他们所禀报的话都是真的。”

“对我说，”国王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罗培托国王的儿子？”

“陛下，”贤哲回答道，“这天然的道理就连一头母驴都知道：首先，我向陛下讲的是马的耳朵，在陛下的朝廷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懂得这种事情，陛下却只赏了我四两面包。后来，陛下，是那枚红宝石的事情，逼得我拿手里仅有的一点儿钱去赌性命。然后，我将那宝石还给了你，它照道理是应该属于我的，如果不是我，你不知要被他骗去多少钱。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应该有道理将我从监狱里放出来，而且给我点儿赏赐了，可是我得到的不是其他，仍旧是面包。因此，凭着这个理由，我才知道你是面

包师的儿子，跟那位光辉的死者罗培托国王没有关系。”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侍候我，”国王说道，“我会弥补我的不足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将真相彻底弄清。”

“陛下，别这样了，”贤哲劝道，“有时候隔墙有耳，你不会允许这种事情让他人得知的，就像卡拉布里亚那边人家常说的：说得太多伤人，搔得过分出血。”

心怀羞愧的国王不肯罢休，不管结果会弄出什么危险，便将母后请来，又是苦求，又是威逼，她只得承认在里若尔城时，与一名面包师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后来，这位贤哲获得了自由，便被公主召去，向他询问对于菲利佩的意见。

“我很愿意，”贤哲答道，“先让我见一见他再说。”

“别再说了，”公主说道，“他立刻便来。”

她派了一名侍童，去请他来跳舞。

“你要仔细地看看他的容貌，说说他的情况怎样。”

贤哲将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等他走了之后，对公主说道：

“殿下，你要我看的这位青年，额头上写着他是一个十分无知而吝啬的人。他会给你带来许多烦恼，不过他为人敏捷勇敢，打起仗来运气不错，会登上王位而死去的。”

公主沉思了好一会儿，说道：

“我常听说，人对什么坏事害怕，便会死去。我宁可当修女或者嫁一个鞋匠，也比有一位这样的丈夫强，尽管他会是法国的国王。”

此时，国王下令制作一挂十分好看的帐幔，通幅绣花，准备结婚时送给女儿。于是事先悬挂了一幅素净的在一间房间里，让工匠丈量尺寸。等到那绣花的一幅做好，两幅帐幔便并排悬

挂在一起了。新帐幔下面的床上，被盖也是绣花的，已经铺好了公主结婚时用的床单和绣花的枕头，看来是一张十分讲究的新床。另外的那张床却是一色素净，两者之间有着很大差异。

公主故意跳舞跳了一整夜。国王看见时间已过夜半，未对人说一句话，便走进后宫去了，怕打扰了女儿的欢乐。此时开始下起雨来。公主命人去问国王，当夜是否允许菲利佩在宫里留宿，与她兄弟王子同住。国王表示同意。

国王进了后宫不一会儿，舞会便结束。王子便请求菲利佩，大半夜已经过去，就留下在宫里过夜。菲利佩表示感谢，但仍然要回行馆。公主拉住他的衣服，说道：

“凭着我的信仰，我的兄弟小王子既然要你留下，这里便是你今夜的行馆了。”

蒂朗插嘴说道：

“既然他们都要你留下，你便同意了吧；我也留下侍候你。”

“用不着，蒂朗，”公主答道，“在我们家里，侍候他的人有的是。”

说话之时，她非常气恼。蒂朗明白人家并不要他，便带着其他随行人等回行馆去了。等到他们一走，来了两名侍童，手持火把，请菲利佩去睡觉。菲利佩答以谨遵公主与王子台命。两名侍童又说时间已到。于是菲利佩便向公主与王子告退，随着侍童，到了这间并排放着两张床的房间。

菲利佩看见一张床那么华丽，大为赞赏，心想最好还是睡到另一张床上去。这一夜，他跳了一整夜舞，袜子有点破了，心想侍候他的人不会在他起床之时来得那么早，而那两名侍童则是由女主人交代过的，总是待在让她能够偷眼看见菲利佩在做什么的地方。

菲利佩正在对一名侍童这样说道：

"你给我去拿一枚针和一点儿白线来。"

侍童来到公主面前，公主已经看见他在向侍童要东西，但还不知道要的是什么。此时公主便给了侍童一枚针和一点儿线。侍童转回去时，只见他正从房间的这一头踱到房间的那一头，对那另一名侍童不说一句话。

菲利佩接过了针，靠近火把，从自己手掌上挑破了一个水泡。公主立即想到，他是因为要挑破手掌上的水泡才要针线用的。然后菲利佩将针插在他想睡下的床上，脱掉衣服，只剩一件金银丝绣的背心，便在床上坐下脱靴子。两名侍童帮他脱了靴子，他便命他们去睡觉，只留下一个火把点着。他们便关上门走了。菲利佩立即站起身来，寻找那枚针和线，想补袜子。他从床的这一头找到那一头，将床垫都生气地翻了起来，以至于都掉到了地下，又掀开了床单找，在床上找遍了也没有找到那针线。他想回到床上躺下，然而看见床已弄得乱七八糟，心里想道：

"得啦，还是睡到那张床上去，不好吗？免得整理了。"

这枚针对于菲利佩来说，真是起了大作用。他在那张华丽非凡的床上躺下，让那些被盖、床单都留在地上。公主看见了这一切情况，便对侍女们说道：

"凭着你们的生命，瞧吧，外邦人真是多么聪敏，尤其是菲利佩。我想用这两张床来证明这一点，如同以前所做的那样。菲利佩如果是粗鲁而吝啬的，他便不会敢于睡到这样的一张床上去，而是去睡那张素净的床了。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故意将那张素净的床弄乱，将被盖、床单也扔到地上，而去睡那张漂亮的床，显得他是国王的儿子。这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家世十分高贵、显赫而且古老。如今我算明白那个蒂朗是诚实的骑士了；他对我说的话都是真的，而且都是为了我的好处和荣誉。我说那位贤哲不如我想的那样博学，以后我不想再问他也不问任何别

人了。明天将蒂朗召来，就跟他讲。只有他才知道我幸福的开始，也将知道它的结局。”

于是她这样想着便去休息。

次日一早，特内布罗索率领着菲利佩的侍童带来了替换的衣服。公主起来穿衣服之时，裙子还未扣齐，便等不及了，立命去召蒂朗，满心喜欢地向他表示了自己的心愿。

第一百一十一章

西西里公主召来蒂朗表示同意与菲利佩结婚

“我凭着爱情的考虑而想出的种种办法，终于使我了解到菲利佩十足的完美。因为我已经亲眼目睹他的行为和真实情况，取得了经验：他确实是慷慨大方。然而直到如今我却尚未同意这桩婚事，由于我心里还有几分疑虑。可是从今而后，我是一切听从国王陛下的命令了。而你，你是菲利佩幸福的开始，请你最后也免除了两个灵魂的痛苦吧。”

蒂朗听见公主说的话如此可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心满意足的人了，便立即答复道：

“殿下的豪爽大方的心灵，看到了我如何想方设法为你们从中撮合，既符合荣誉也十分相配。但是尽管殿下几次对我生气，因为我过分利用机会显示了菲利佩的完美，如今我很高兴，殿下终于明白了真相，免除过去的错误，相信现在的真实，表现出真正的细心谨慎。因此，我现在立即去见国王陛下，以便使这件事情有个结果。”

蒂朗于是向公主告退，来见国王，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我是看见法国使臣们为了这件婚事为难，才来求见陛下的。我请求陛下，既然他们已被授权，或者让他们完成任务，或者请他们回去。如果陛下不认为受骗，我可以代陛下去向公主说说，我相信凭着上天的帮助和合乎情理的道理，我会说服她听从陛下的命令的。”

“如果上帝让我身心健全，”国王回答道，“办成这件婚事，我便心满意足了。我请你快去以我和你的名义说一说吧。”

蒂朗离了国王回到公主那里，看见她还在梳妆，便对她讲了国王的话。公主说道：

“蒂朗大人，我信任你的高尚品德。我就将这件事都托付给你了。你要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如果你要我现在就做，我也愿意立即便做。”

蒂朗觉得情况十分有利，看见菲利佩正在门外等着陪伴公主去望弥撒，便请公主吩咐侍女们出去，因为他要在菲利佩面前说另外的事。公主便命为她梳妆的众侍女出去；但是她们却很惊讶公主与蒂朗说话时如此亲热。

蒂朗看见众侍女都出去了，便打开房门，请菲利佩进来。

“殿下，”蒂朗说道，“菲利佩来了，他十分愿意而且高兴侍候殿下，比世界上所有的公主都高兴，因此，我跪下来，请你吻他吧，作为你们定情的表示。”

“蒂朗啊！”公主答道，“我得请求上帝让你那罪恶的嘴吃不下硬面包。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吗？你的脸显示出你心里在怎么想。等到我父王陛下命令我，我是会这么做的。”

蒂朗对菲利佩使了个眼色，后者立即走上去将她搂进怀里，抱到床上，连着吻了七、八回。公主叫道：

“蒂朗，我这样相信你，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做？我将你看作一位兄长，而你却将我扔在一个不知是友是敌的人手里。”

“殿下，你对我说的这种话真是残酷。菲利佩怎么会是你的敌人呢。如果他爱你甚于自己的生命，而只想跟你一起在那张他昨夜睡过的床上待一会儿，无论是赤身露体或者穿着衬衫，又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这将是他在人世间最大的幸福了。这样一来，殿下，”蒂朗又说道，“你的地位将要大大抬高，而正在将你爱得要死的菲利佩，也就享受到他所想望的部分荣耀了。”

“上帝不允许我，”公主说道，“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我答应了这种新鲜事，我就未免太坏了。”

“殿下，”蒂朗又说道，“菲利佩和我，是在这里侍候你，你得要有点儿耐心。”

于是蒂朗将她的双手抓住，菲利佩便趁机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帮助。公主喊了起来，众侍女闻声进来。他们两人这才住手，不敢再动。

公主梳妆完毕，穿好衣服。菲利佩和蒂朗陪伴着她去望弥撒。在弥撒之前，一对新人订立了婚约。到了礼拜天，便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庆祝了八天，日以继夜地举行比武、竞技、舞蹈、演剧等等。

公主就这样成了婚。她对蒂朗很感激，而尤其感激菲利佩，因为他做了一件她永远忘不了的事情。

第一百一十二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派出十艘战舰四艘大船支援法国国王

庆祝婚礼的日子已经过去，西西里国王决定去支援法国国王。为了这个目的，他装备了十艘战舰，四艘大船，预支给兵卒

六个月的饷银。蒂朗也买了一艘战舰，他不接受饷银，也不与任何人有关系，因为他想随自己意志行事。等到船舰都整备齐全，粮食充足，传来消息说法国国王是在埃盖斯·莫尔特斯，随同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拉贡国王、纳瓦拉国王，以及葡萄牙国王的舰队，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菲利佩被任命为统帅。他们在萨奥那港与教皇的、皇帝的以及其他各国支援的舰队会合，从那里一起出发，航行到科西嘉岛，再与法国国王等的舰队集合一起。在此地，他们取足了淡水，其他没有经过西西里岛的各舰船也都装足了各种必需品。天亮时抵达的黎波利·德·苏里亚。整个舰队里，谁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只有法国国王知道。等到众人看见国王的座船停住，船上全体人员都穿上了戎装，以为目的地便是此地。于是蒂朗命自己的战舰靠拢国王的座船，下了小艇后登上国王的座船。其他人等也到座船上来了，看见国王全副戎装，正要望海上拚撒。

等念到《福音书》时，蒂朗跪倒在国王面前，要求国王让他立一誓言。国王同意。蒂朗便走到做弥撒的神父面前跪下，神父举起弥撒书，面对国王。蒂朗跪着，一手按书，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一十三章

蒂朗及其他众骑士在国王面前如何立下誓言

“由于全能的主的圣恩，已属于骑士道规矩的我，身心自由，并无负担，不欠人也不被人欠，一心作为骑士而追求荣耀，谨在此向上帝及天国之全体圣徒，以及我的主公布雷塔涅公爵，本舰

队的统帅，最最信仰基督教的法国国王之众谒者，立此誓言：我愿为登陆之第一人，返回之末一人。”

随后，迪亚费布斯也立了誓，他要将自己的名字书写于的黎波利·德·苏里亚的城门之上。

随后，另一位骑士也立誓，如果国王登陆，他便走近城墙，往城里射进一箭。

又一位骑士站起身来立誓，他要冲进城内，掳掠一名依于母膝的摩尔少女，回到船上，给予法国国王之女菲利帕为奴。

又一位骑士则立誓说，他要在该城城头最高的塔上插一面旗子。

国王座船之上，有许多骑士，戴金马刺的便超过四百五十。有许多职务相仿，难免产生妒忌或者邪念，因为嫉妒之罪无孔不入，形状各异，使高尚的好骑士也难免苦痛难熬。

于是许多人都想破坏蒂朗所立的誓言，纷纷准备了划桨艇、单桅船、巡哨艇，都争着想做第一个登陆的人。

摩尔人方面看见来了这么庞大的一支舰队，便到处点燃起狼烟报警，聚集了无数人到海边上来，不让基督徒登陆。蒂朗回到了战舰上，此时所有的船只都挤在一起，都想放下登陆的梯子，挤得那么紧，几乎连桅杆都纠缠住了。

等到船只已经靠近陆地，便统统掉过头来，将船尾对着岸边，以便人们下船。然而蒂朗却下令仍然将船首对着陆地，等到他觉得船底已经触着沙地，全副武装的他正在船尾等着，立即跳下水去。摩尔人看见了他，都向他围上来，想将他杀死。然而迪亚费布斯及其他人等从船上用弩箭以及火绳枪拚命射击。随着他，又有许多人跳下水去，有兵卒也有水手，拿着武器来帮助他。

此时国王的座船以及其他船舰都已掉过了头，放下了登陆的梯子，然而，谁眼见着那么多的摩尔人敢于跳下船去？就数蒂

朗周围的战斗最激烈。高贵、仁慈、力量以及智慧都是在国王及其部下这一边。他们都是勇敢的骑士，他们下梯子登上陆地，那么性急地向摩尔人扑去，以至于许多人落进了海里。

众人都陆续上了岸，包括战舰上的以及其他船上的，于是和摩尔人打了起来，双方都死了许多。

摩尔人想躲进城去，许多骑士混在他们一起也进了城，占据了城里的五条街道，无法再进。所有的骑士都在这占领的五条街道上实现了他们立下的誓言，将掠夺来的财物都运到了舰船上去。由于摩尔人增加了援兵，基督徒也未能再前进一步。

等到要想撤退的时候，就有了危险，然而国王得到众水手的建议，将舰船一艘连着一艘排开，仿佛登陆的梯子一般，船与船之间铺上木板，用铁链锁住，便可以让许多人同时很快地登船，但是仍然死人不少。

等到所有的人都登上船，只剩下蒂朗，他还未曾实现自己的誓言。他的那艘战舰已经从沙地上浮起，梯子架到岸上，只等他上船。有一位骑士，也是一心想寻求荣誉的人，名叫里卡多·本多罗索，也留下来和蒂朗在一起。里卡多对蒂朗说道：

“众人或者撤退或者战死，留下的只有你我了。你已经获得了第一名胜利者的人世间荣耀，已经以奋勇的精神和骑士的力量，让你的脚首先踏上了异教徒的土地，那里日以继夜地在唱着没有信仰的骗人的歌，以至于世界上就有那么多人受了骗，就连你都不知道是我在那么多的危险中保护了你，因此，大家都知道你也有理由想首先上船，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荣誉和名声是相等的，如同兄弟一般，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好好想想吧，快将属于我所有的那一份给了我，你只拿我说给你的那一份。爱情和意志，如同饿狮一样残忍，在我身上有的是。忿怒、狂妄、嫉妒，都在我的手里攥着。一旦我将手放开，就没有什么慈悲。我

要将它们都置于我的抗议和控制之下。”

“没有时间来说废话了，”蒂朗回答道，“生与死都在你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两人都死在摩尔人之手，那便是胜利。我敢肯定我们的灵魂由于坚定的信仰，而且死得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得救的。在我立下誓言之时，我想到的更多是死而不是生。但是与骑士道的荣誉相比，死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死得像一位骑士，便是人世间的荣耀，也是天国里的荣耀。我要不是在法国国王陛下面前立的誓言，仅仅是在我自己思想里立的誓言，或者咬着牙没有说出口来的誓言，同样也一定要完成它的，因为骑士道不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崇高的品德。因此，里卡多，将手伸给我，我们像骑士那样地去死吧。我们没有时间再说废话了。”

里卡多回答道：

“我满意了。伸手给我，我们从水里出去，去对付信仰的敌人。”

当时这两位骑士都泡在海水中，海水齐胸深，弩箭、飞矢、镖枪、滚石雨点般地向他们打来，只有那些战舰在掩护他们。

里卡多看见蒂朗出了水往岸边走，去向摩尔人进攻，便扯住他的外衣，将他拉回到水里，对他说道：

“我真没有见过你这样无所畏惧的骑士。既然你这么勇敢，那就这样吧：你先将脚踏上梯子，然后让我在你前面上去。”

国王很怕失去这两位骑士，而蒂朗也已经心想让一点荣誉给他，便伸出右脚踏上梯子，而里卡多在他之前先上了船，于是蒂朗终于成了最后一个，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这两位骑士的事情，引起了众人很多争论。有人说蒂朗实现了他的誓言，国王等人也都这样称赞他。但是里卡多，看见大家都称赞蒂朗，却当着国王的面，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一十四章

里卡多如何当着国王的面要与蒂朗进行生死决斗及法国国王又如何攻打的黎波利·德·苏里亚并劫掠土耳其海岸

“凡是对世间的荣耀毫不注意的人，总是说出这样的粗话，以示他们的无知：‘我所依据的全是哥儿们的道理。’对于我们老前辈大有高尚风度的行为不加理睬，或者一无所知。其实彼等只要看看亚瑟王的事迹：这位不大不小的英国国王，建立了一个什么圆桌，圆桌周围坐着一圈高贵的骑士，他们算得上是一切荣誉的占有者，也是一切欺诈、虚伪、邪恶的敌人。如果我们之间的这件事情是用骑士道的标准来正确衡量的话，人世间的荣耀和光辉不属于我该属于谁？因为这个蒂朗，打仗时胆子小又不使劲，全是凭他运气好，就不肯放弃应该由我来接受的奖赏，那是凭着骑士道的荣誉只有最为幸运的人才能获得的。如今我的脚仍然赤着，如果国王陛下，诸位骑士，不将此事作出决定，我便决不再穿上鞋。因为众人都注意到也都看见了所有的人都集结上船之后，海滩上只剩下了蒂朗和我。他和我争论了半天，谁先上船。他是立了誓言的，而我没有。我甘愿冒更大的危险，因为来了那么多摩尔人。他看见我不愿意先撤退，便将一只脚比我先踏上梯子。因此，陛下，请你召集会议加以研究，毫无偏向地说，此项荣誉究竟该属于谁。根据正义和权利，当然应该属我。倘若陛下不愿作出决定，当着众人之面说我是比蒂朗更好的骑士，那么我只好与蒂朗进行一决生死的格斗。”

国王以如下的话作了答复：

“里卡多，哪个判官也无法作出决定，如果不听双方的话。既然蒂朗不在，那是不行的。”

这些话被蒂朗听见了，他便将战舰向国王的座船靠拢。等他登船之时，国王正在船舱里睡觉。里卡多得知蒂朗来了，便向他走来说道：

“蒂朗，人家怎么想，我都放在心里；但是你若敢说我是个不如你的骑士，我就要向你提出进行生死的决斗。”说着生气地扔去一只手套。

蒂朗看见这么一点小事还要决斗，便伸出手来打了他一记耳光。一阵混乱和吵闹，惊动了国王，手执着剑走上甲板来。蒂朗看见国王，便登上船尾舱顶，一面尽力招架里卡多，一面对国王说道：

“陛下，惩罚这个可恶的骑士吧，都是他肇的事。我从未看见他有什么武功的表现，他的眼前也未看见过什么出鞘的剑，如今却要毫无道理地跟我决斗。如果他打胜了我，便是打胜了我凭着骑士道精神而博得的荣耀和赞扬；如果我打败了他，也无非是打败了一个毫无武艺可言的毛头小伙子罢了。”

他说完这话，向战舰打了个手势，便攀住一条绳索下到自己的战舰上去了，觉得在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如果国王认真追究起来，毫不奇怪真要砍掉几颗脑袋的，因为在他的座船上确实发生过决斗的事情。

国王率领舰队离开了的黎波利·德·苏里亚，向塞浦路斯驶去，一路上以血与火洗劫着土耳其的海岸，所有的船舰都几乎满载了战利品。他们抵达塞浦路斯，便进了法马戈斯塔港，在那里装载了粮食，然后掉头驶向突尼斯。国王在突尼斯登陆，在那里展开了战斗。蒂朗率领自己的兵卒去攻打一座高塔，塔下有一

条宽阔的壕沟，蒂朗不慎掉了下去。里卡多全副武装，前来看看是否能对蒂朗进行报复。他到了塔前，看见蒂朗躺在沟底。里卡多虽然甲胄在身，还是跳下沟来，要帮助蒂朗爬上去，对他说道：

“蒂朗，我是你的死敌，你的生死全在我手里，但是我不允许你死在摩尔人的手里，所以我来救你。”

他便十分勇敢地将蒂朗推了上去。的确，要不是里卡多这么快将他救上来，他便死在沟里了。将他救上来后，里卡多又对他说道：

“蒂朗，如今你得救了，要保护自己，不要死掉，等着我来杀死你。”

“高贵的骑士，”蒂朗说道，“我已经看见你的宽容和礼貌。你真是以骑士的精神拯救了我，免于一死。我现在跪在地下，恳求你原谅我对你的侮辱。我将剑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报仇，就请便。也许如今你愿意接受我的请求，那么我将一辈子不向你拔剑。因为我愿你的报仇就是现在，就在我跪在你脚前之时。请你拿着吧，我耐心地接受。”

那位骑士听了这么一番谦虚恳请的话，立即原谅了他，愿意和他友好。从此而后，两人成了一对好友，直到生命的终了。

国王攻陷了突尼斯城，转掠了一番之后，里卡多不愿再在国王的座船上当差，转到了蒂朗的战舰上。国王和众骑士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对两人大加赞赏，认为他们表现了十分的礼貌。

法国国王离开突尼斯之后，绕了一个圈子，便向西西里而来。西西里国王得知他到来，命令举行盛大庆祝，表示欢迎。西西里国王亲自登上法国国王的座船，双方见面，十分欢喜。他们舍船登陆。他的儿媳已在岸边迎迓；翁媳之间也甚为融洽。法国国王给了许多礼品，整天拉着她的手，不让她离开自己身边。法国国王在此地待留的每一天里，不等公主起床，便给她送来一

件礼物，有时是刺绣，有时是绸缎，有时是金链，有时是项圈，或者名贵的首饰。西西里国王热情招待法国国王，赠送给他三百匹骏马，法国国王十分满意。西西里国王还命令女儿亲自登船，监督粮食以及生活必需品装载的情况。法国国王对儿媳这样办事十分赞赏，看见她是个聪敏能干而且善于当家的女人，每天从早到晚在众舰船上进行监督，装船未完，连饭都不吃。

等到众舰船均已装备完毕，马匹也已装载上船，法国国王便告别了西西里国王、王后以及公主，扬帆启程。他带走了西西里的一位王子，到了法国，便将一位女儿许配给他。

且说舰队离开巴勒莫港，转向柏柏里亚，沿着海岸经过马拉加、奥朗和特莱姆森，便驶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出了海峡，便到达塞普塔、阿尔卡萨·塞戈尔以及丹吉尔，然后回过头来，沿着另一边海岸到了卡迪斯、塔里法，又穿过直布罗陀，到了卡塔赫那；因为在当时，这些海岸全是摩尔人所占领。然后，又从此地抵达阿维萨岛和马略卡岛，最后才到达马赛上岸。国王给了舰队全体人员假期，但是他的儿子菲利佩除外，因为他想带他回去见母后。蒂朗则随着其主公等人一路走了，想回布雷塔涅去看望父母和亲属。

几天之后，法国国王完成了其女儿和西西里王子的婚事，而菲利佩则想回去与其妻子团聚，因为他已经知道，西西里国王的另一位王子，已经出家当了修士，不理一切俗务。菲利佩于是请求父王，将蒂朗召来，陪伴他一起到西西里去。国王便写信给布雷塔涅公爵以及蒂朗，请蒂朗答应陪伴菲利佩再去西西里，而且对公爵请求尤甚。蒂朗看见两位大人都请求他，只好服从，便离开布雷塔涅，到了法国国王的朝廷。国王和王后都郑重其事地将菲利佩托给了他。

菲利佩和蒂朗离开朝廷，到了马赛，看见那艘战舰完好无

损，便登舰起航，一路顺风，不几天便抵达西西里。国王、王后和公主看见他们回来，大为高兴，举行了几次宴会。

八天过去了，有一天，国王正在朝中议事，谈起君士坦丁堡皇帝派遣使臣送来一封信函，叙说皇帝现时遭受的麻烦和困难。于是便将蒂朗召来，当他的面宣读来函，其内容如下。

第 三 卷

蒂朗在希腊帝国

第一百一十五章

君士坦丁堡皇帝致西西里国王的信函

奉天顺运，希腊帝国大皇帝费德里科，谨向西西里国国王致意：尔吾两国，素有前约，互为唇齿，相与提携，今敬呈者：摩尔人之苏丹，伙同土耳其大王，竟然侵蚀吾之大部国土，欺吾年事已高，无力与之抗衡。除四处攻城掠池，残害百姓外，更有甚者，吾之长子，已与彼等于作战之时英勇捐躯，令吾悲痛欲绝。欣闻大王朝中有一盖世英雄，名曰白郎·蒂朗，为英国圣乔治骑士团之成员，英武过人，武功卓著，曾一举而从苏丹之桎梏下解救罗得岛之教主及其骑士团，因而名扬四海。恳请大王切念吾国中燃眉之急，并及吾丧子切肤之痛，务祈敦请此位骑士出马，火速前来救援。千万千万！虽然人人均在命运之轮播弄之下，难以自制，然而仍然应该不忘竭诚向上帝祈求也。搁笔之际，望穿秋水，企盼大王莫忘吾等之遭际，切切。

皇帝的信函到此结束。蒂朗明白了一切，于是国王便开口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一十六章

西西里国王如何凭自己面子以及君士坦丁堡皇帝名义请求蒂朗同意前去救援

“真是应该感谢万能的上帝，蒂朗兄弟，给予你如此完美的

品德，以致誉满世界。但是你没有义务非得要为我出力，因为我也未曾为你出过力，因而我的请求可能不被接受。然而我相信你的高尚而善良的心，仍然是对待任何人都会同样行事。由于这个缘故，我才敢于当面向你提出请求，为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也为了我。如果我的请求是正当的，这样的善心对于你也并非重担，那么，至少是为了侍候万能的主，你也应该同情这位可怜的皇帝。他如此诚意地恳求你的善心，同时也信任你的骑士道精神，不会忍心看见他的帝国破灭的。”

国王充满友情的话说完之后，蒂朗以如下的话开始作答道：

“陛下，我是一心愿意侍候你的，因为对你的爱戴是这人世间推动我去做一切工作最强大的力量。陛下对我提出的要求，在我便是命令，因为我是心甘情愿的。若是我服从陛下之命去侍候那位统治希腊帝国的皇帝，那完全是出于我对陛下的爱戴。然而，我所能够做到的，也仅仅一个人之所能而已，那是天上人间都知晓的。尽管命运对我特别友好照应，让我生在火星之下，给我胜利、荣耀和地位，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仅仅是运气而已。我很敬重那位皇帝，世界上有那么多国王、公爵、伯爵、侯爵，都在骑士道的武艺方面远胜于我，他却不去找他们而来找我，恐怕是传闻有误。”

“蒂朗，”国王又说道，“我知道世界上好骑士有的是，其中不应该忘记的就有你一个。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荣誉，那么所有的皇帝、国王和杰出的骑士，都会将首奖的荣誉归于你的，都会说你是骑士之最。因此，你作为一位骑士，而且是袂带兄弟骑士团成立的那天第一名宣誓效忠的骑士，我诚心诚意地请求你去为那个帝国效力，如同你真正是我的儿子一样。我知道你出身高贵，武艺超群，去了肯定会大有作为，可以将许多信仰基督教

的百姓从奴役中解救出来，那是无论人间还是天上都会博得永世之光荣的。因此，高贵的骑士，我的战舰已经装备齐全，就等着你的命令了，请你尽快出发吧。”

“既然陛下这样劝告我吩咐我，”蒂朗答道，“我很高兴去。”

于是国王下令检查舰船所需物品是否均已齐备。皇帝派来的使臣听见国王说蒂朗愿意前去，十分高兴，向国王连连致谢。

这些使臣到西西里来时，曾关饷招募兵卒：弩手每人每天半杜卡，步卒每人每天一杜卡。但是由于在西西里没有招募到很多人，便到罗马和拿不勒斯去招，在那里招到很多，都是身强力壮之辈。他们还买了许多马匹。蒂朗不管别的，只顾准备武器甲胄，还买了五大箱喇叭。至于马匹，则都由国王和菲利佩提供，都与其他物品一起装载上船。

蒂朗辞别国王和王后，以及菲利佩和公主。全体人马统统登上舰船，便解缆扬帆起航，一路逢到顺风，海上无浪，不一日早晨，便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皇帝得知蒂朗来到，一辈子也没有这么高兴过，嘴里还说，好像儿子复活了一样。十一艘舰船浩浩荡荡地驶进港来，惊动了整座城市，原来忧愁苦恼的百姓，高兴得仿佛上帝显现了奇迹。皇帝登上一座巨大的平台，观看舰船进港。蒂朗得报皇帝正在那座平台上，便下令各舰都取出两面旗帜：一面是西西里国王的旗帜，另一面是他自己的旗帜。各舰均由三名全副甲胄，浑身穿白的骑士掌旗；战舰驶过皇帝面前时，这些不穿斗篷的骑士便将西西里国王的旗帜垂近水面，而将蒂朗的旗帜垂进水中。这种向皇帝致敬的礼节十分隆重，皇帝见了，觉得十分新鲜，简直是前所未见，心里非常高兴，当然，更为高兴的是因为蒂朗的到来。

等到舰船都在港内兜了一圈，便靠岸放下登陆的梯子。那

一天，蒂朗穿的是一身锁子甲，袖口镶着金边，外罩一件法式猩红短袄，腰佩宝剑，头戴一顶软帽，帽上缀着许多珍珠宝石。迪亚费布斯的装束也同样，不过短袄是深棕的。里卡多也打扮得一样，穿的是宝蓝短袄。这些短袄上都绣着花，缀着名贵珍珠。其他众骑士众士绅也都衣饰鲜丽非常。

蒂朗登岸之后，与率领众人前来迎迓的阿非利加伯爵相见，双方表示了十分的恭敬。然后一起走向皇帝所在的平台。蒂朗率领众人下跪于地，上了平台一半的地方，又一次下跪。等到离皇帝六尺时，蒂朗又跪下要吻他的脚，皇帝不许，只让他吻了手，而皇帝则回吻了蒂朗的嘴。

见面的礼节结束之后，蒂朗呈上了西西里国王的信函。皇帝当着众人的面宣读之后，便对蒂朗讲了以下的一番道理。

第一百一十七章

蒂朗如何来到君士坦丁堡以及皇帝对他讲的一番道理

“高贵的骑士，你盛情而来，令我快乐非凡。应该感谢西西里国王，没有忘记我的深切痛苦，因为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骑士道的高尚品德之上，以至于使我忘掉了过去的苦难，只关注于你的优美风度，真是与许多人跟我谈起的一样。因为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是无法掩藏的，它是从你听从西西里国王的请求而来到，便显示出来了，而我对你的感激则更为重大，仿佛你本人见到了我的使臣和我的信函一样。为了让众人都了解我这感激之情以及我对你的挚爱，我于此地立即授你为希腊帝国统领兼兵马招讨使之职。”

皇帝要将一根权杖交给他；这根权杖以纯金铸成，其柄上以宝石镶嵌成帝国纹章的图案。但是蒂朗并未接受，而是跪了下来，十分谦虚地答复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陛下，如果我未接受权杖，请你不要生气。我要请你宽恕和原谅的是，我到这里来并未率领足够的骑士，用以攻打陛下国土上众多的摩尔人，因为我们一共只有一百四十多名骑士和士绅，都是自愿而来，如同弟兄。我们不想篡夺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有的权利。陛下明鉴：我不能担当统领的重任，其中有许多原因。首先，我的武艺并不高强；其次，我手下人马太少；第三，是对马其顿公爵的篡权和侮辱，因为他比我更应该得到这个尊号；在这件事情上，我宁可做殉教徒而不当忏悔师。”

“在我家里，”皇帝说道，“是我说了话算数。我命令你担任指挥我全军的第三人，因为我不幸而丧失了我灵魂的安慰，而我本人又年事已高，缺乏力气来使唤武器，因此，我将我的职权禅让给你，而不是别人；你行使职权，如同我本人一样。”

蒂朗看见皇帝意志坚决，便接受了权杖。以全军统领兼兵马招讨使的职位，吻了皇帝的手。皇帝下令喇叭手和众乐师齐声吹奏，向全城宣布任命蒂朗为统领和招讨使的诏令。

一切完毕之后，皇帝下了平台回宫，路上经过一处布置得十分漂亮的行馆，那是准备给蒂朗及其部属居住之用的。皇帝说道：

“大统领，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你就在行馆里留下，休息几天，恢复你海上旅行的疲劳。你请留下，我们走。”

“怎么，陛下，我怎能这样做，要我离开你。我的休息便是陪伴陛下直到地狱，当然最好是直到皇宫。”

皇帝听见蒂朗说的话，不禁笑了。蒂朗却又说道：

“陛下，请允许我在进了皇宫之后觐见皇后陛下和公主殿

下。”

皇帝一口答应。

他们进了皇宫的大殿。皇帝拉住了蒂朗的手，带领着他来到皇后的后殿，却看见了这样的情况：后殿内一片乌黑，没有火也没有光。皇帝喊道：

“皇后，我们的大统领来了，来向你请安行礼来了。”

只听见皇后以似乎昏迷般的声音答道：

“好吧，欢迎欢迎。”

蒂朗说道：

“陛下，凭着信仰，我不得不相信，对我说话的便是皇后陛下了。”

“大统领，”皇帝说道，“无论是谁，担任了希腊帝国的统领职务，便得到权力来打开后殿的窗户，看见殿内所有人的脸，并且除去为丈夫、父亲、儿子或者兄弟之死而戴的面罩。因此，我请你行使你的权力吧。”

蒂朗立即命人取来一支点燃的火把，等到火把的光亮照进后殿，蒂朗只见殿中一座全黑的帐篷。他走近帐篷，将其打开，看见里面坐着一位贵妇，身穿一件粗呢衣服，脸上蒙着一幅全黑的面罩，一直披到脚边。蒂朗上前，掀去面罩，让她露出脸来，然后跪倒在地，吻了露在袍外的脚，又吻了手。她的手里拿着一串宝石念珠；她吻了吻念珠，也让统领吻了吻。然后统领看见一张挂着黑幔的床，床上躺着公主，身穿深橄榄色的绸衣，外罩一件同样颜色的天鹅绒长袍。床脚下，坐着一位妇女，一位姑娘。姑娘便是马其顿公爵的女儿；妇女则人称逍遥寡妇，也就是公主的乳母。殿内深处，坐着一百七十位妇女和姑娘，都是在与皇后和公主卡梅西娜一起守丧的。

蒂朗走到床边，向公主深深施礼，吻了她的手，然后去打开

窗户。所有这些妇女仿佛都从囚禁中解脱而出，因为她们已经由于皇帝儿子之死而幽居在黑暗中好多天了。蒂朗说道：

“陛下，请允许我对陛下以及皇后陛下直言，我到此地后是怎么想的：我看见满城百姓，面带愁容，都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陛下失去了你的儿子——那位英勇的骑士王子——而痛苦。这件事，陛下不应该过份悲伤，因为他是死于侍奉上帝，为了坚持基督教的神圣信仰，因此应该称颂而且感谢上帝赐予的恩惠，让他获得了天国的光荣，而陛下也由于这样的恩惠而得以长寿，并且将战胜你的一切敌人。其二是，摩尔人的侵略越来越紧迫，人们都害怕失去财产或者生命，而且更糟糕的是，落在摩尔人手中当俘虏。因此，两位陛下必须振奋精神，抚慰那些担心愁苦的人，激励起他们打败敌人的信心。”

“大统领，你的忠告太好了，”皇帝说道，“我命令所有的男男女女都立即除去丧服。”

第一百一十八章

蒂朗如何看见了皇帝之女而中了爱神的箭

皇帝在讲这话之时，蒂朗的耳朵虽然听着，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看公主卡梅西娜。由于窗户关闭很久，殿内十分闷热，因此她的衣服半解半掩，酥胸微露，一对天国里的苹果如同水晶一般。它们允许蒂朗的目光进去，却从此以后就再没有门户让蒂朗的目光出来，永远做了它们的囚徒，直到死亡将他们两人分开。的确，我敢说，蒂朗的眼睛从未尝过如此美味，虽然他享受过那么

多的荣耀和快乐，然而看见这种模样的一位公主，还是绝无仅有。且说皇帝拉起卡梅西娜的手，带着她走出后殿。于是统领也挽起皇后的胳膊，随着走进另一间挂满壁毯的大殿，周围的壁毯上全是这样的爱情故事：弗洛里斯和布朗卡弗洛尔，蒂斯比和毕拉默斯，埃内亚斯和迪多，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吉内薇芙和朗斯洛特等等。他们的种种动人事迹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蒂朗对里卡多说道：

“世界上竟然有我看见的这种景象，真是难以令人相信。”

其实他说的是公主的美貌，而对方却没有明白。

蒂朗向众人告辞，回到行馆，进了房间，便一头倒在床上。不一会儿，有人来问要不要吃午饭。蒂朗回答不要，说头痛。这便是使许多人遭受感情创伤的激情所致。迪亚费布斯看见他不出房间，便进来问道：

“统领大人，请你对我说说，你怎么不舒服，我很愿意给你去弄点药来。”

“好兄弟，”蒂朗答道，“现在别管我怎么不舒服吧，不过是吹了海风引起的。”

“统领大人，你想瞒过我吗？我是你的幸与不幸的记录本，如今这么一点儿事，你还要保守秘密？我求你，对我直说了吧，有什么事影响了你，不要瞒我。”

“别叫我更加苦恼了，”蒂朗说道，“我从未感到过如此的痛苦，它是或者要我死，或者要我达到荣耀的顶峰，如果我有这份运气的话。然而到最后，一切都是痛苦，因为爱情就是苦的。”

于是他羞答答地将脸转了过去，不敢面对迪亚费布斯，嘴里不再说出别的话，只是说道：

“我恋爱了。”

他说着，眼睛里便流出了眼泪，一面呻吟，一面叹息。迪亚

费布斯看见蒂朗羞愧的模样，明白了其中原委，因为蒂朗总是在爱情的问题上责备他的家族和他的朋友的，总是对他们这样说道："这种恋爱难道是发了疯，失去了自由将自己交在敌人手里，她不给你慈悲而要你完蛋，还将你耻笑，你不惭愧吗？"但是如今他自己落进了圈套，那真是任何人类的力量所无法抵抗的。

迪亚费布斯在想用什么药来拯救他，便以同情的亲切口吻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一十九章

迪亚费布斯看见蒂朗坠入情网而对他说的一番安慰话

"爱情是人类的天性，因为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事物都被其同类相吸引。尽管你觉得十分艰难而且奇怪，也得受到爱情的制约，肯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抗它。因此，统领大人，人越是有智慧，就越是要隐藏天性的活动，不要将头脑中冲突的苦痛显露在外。因为人的刚强虽然目前是低落了，却还是能够以勇敢的精神去克服爱情的灾难。因此，高兴起来，祛除那些念头，显得心情愉快，好运道已经使你的思想集中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你从你那一方面，我从我这一方面，我们便能够合力治好你这新毛病了。"

蒂朗看见迪亚费布斯这样诚意地劝他，心里觉得宽慰，便惭愧地起床去用餐。饭菜十分丰盛，因为这是皇帝的吩咐。然而蒂朗只吃了很少一点儿，却咽下了不少的眼泪，心里明知道这样未免过分。他说道：

"这件事情开始于今天，到哪一天上帝能够给以胜利的判

决？”

蒂朗吃不下饭，其他人都以为是由于吹了海风的缘故。蒂朗在强烈感情的激动之下，离开饭桌，回到房间，连声叹气，自惭受到了这种烦恼的困扰。迪亚费布斯与其他人等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需要休息。

迪亚费布斯偕同另一位骑士来到皇宫。他们并非是来觐见皇帝，而是来拜访贵妇们的。皇帝正好在楼上窗口边坐着，看见他们两人走来，便命人请他们上来相见。迪亚费布斯等两人便进了皇帝的房间，所有的贵妇们恰好都在那里。皇帝动问统领身体如何。迪亚费布斯回禀说统领身体有点不舒服。皇帝听说，很不放心，便命医官立即去看视。

众医官回来，向皇帝回报说统领身体很好，他的不舒服完全是水土不服所引起。于是皇帝便请迪亚费布斯向他讲述英国国王与法国公主大婚时举行庆典时的详情，以及参加比武的全体骑士的情况，其中谁是得胜者。

“陛下，”迪亚费布斯答道，“我十分感谢你，由我来讲述这些情况，因为我不愿意让陛下以为我是蒂朗的亲属，说话有偏心。应该将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相都说出来。为了保证陛下不这么猜想，我这里带来了所有的文书，都是由国王、校场裁判，以及众公爵、伯爵、侯爵和众护法、传告、谒者亲笔签署的。”

皇帝便请他立即派人去取来，同时请即刻开讲。迪亚费布斯便一面派了人去，一面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开始讲起庆祝大典的情况，以及比武竞技的情况。后来他又念了那些文书，证明蒂朗确实是被认为骑士之最。皇帝十分高兴，格外高兴的是皇帝的女儿卡梅西娜，以及那些专心听取蒂朗的杰出骑士功业的众贵妇。后来众人又听取了西西里公主的婚事，以及罗得岛教主的获救等事件。

等到一切事情都讲述清楚，皇帝便移驾去召开御前会议，那是他每天照例要在上午举行半小时，晚上举行一小时的。迪亚费布斯也想参加，但是皇帝不允许，对他说道：

“谁都明白，年轻骑士总是愿意与妇女们为伴的。”

皇帝走后，迪亚费布斯留下与众贵妇谈了许多其他情况。卡梅西娜公主请求母后允许她到另一间后殿去，可以放松一些，因为她们为兄弟守丧已经很久了。皇后回答道：

“女儿，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我答应你。”

众贵妇便来到一座十分奇妙的大殿，全部用砖石巧妙地砌成。四周墙上以碧玉和各色云石镶嵌成各种图形，十分好看。窗户和柱子都是水晶，地面也十分明亮。墙上的图形表现的是波尔的、佩塞瓦尔的、以及加莱亚的冒险故事，还有夺取圣爵的全部故事。大殿上面的天花板全是金色和蓝色；大殿的檐板周围也有图形，全是金色，描绘的是全体基督教国家国王的形象，头上都戴着王冠，手里执着权杖；每位国王脚下是一方凸起的石头，上面绘着国王的纹章以及拉丁文书写的称号。

公主到了这座殿里，与迪亚费布斯离开了侍女们一会儿，开始向他提起蒂朗。迪亚费布斯看见机会来了，公主竟然以很大兴趣向他问起蒂朗，便急忙回答道：

“我们是多么光荣，飘洋过海来到我们一心想到达的港口，而尤其荣幸的是我们的眼睛见到了人类之中最美丽的形象，那是夏娃创造出来之后从未有过的。她浑身充满风流、优美、艳丽、品德、忠诚，还有无穷的智慧！我们所经历的辛苦便算不了什么了。只要能够让我们见到殿下，殿下配得上统治整个世界，而世界也不需要知道其他，只需要知道殿下便足够！我所说的以及要说的话，都是作为一个忠诚的仆人而说的，请殿下将其深藏在内心深处：那位著名的骑士白郎·蒂朗仅仅听到了殿下的

盛名，便说是大自然将一切幸福和美德都集于一身了，因此而特地来到这里拜望你侍奉你。殿下不要以为我们是由于西西里国王的劝告，或者是由于你父皇陛下写给西西里国王求援的那封信函，才到此地来的；也不要以为我们是来演习我们已经十分熟练的武艺；更不要以为我们认为此地风景开阔优美，宫闱建筑宏伟，我们自己的寒舍不能相比，因而可以作为祈祷的庙堂，我们每个人在你的国家里快活得仿佛像个小国王一样。这些都不是。殿下只能相信我们来到此地的唯一目的，便是想见见你，侍候你。如果发生战争，也是为了对你的热爱和殷勤。”

“可怜的我啊！”公主说道，“你们到此地来，全是为了对我的热爱，而不是为了拯救我的父皇，莫非是要折杀我？”

“这个么，可以凭我的信仰发誓，”迪亚费布斯辩解道，“那位蒂朗，他是我们的弟兄，也是众人的主公，他请求我们跟他一起到此地来，是因为他有幸能够见到皇帝的女儿，那是他在人世间唯一想见到的人。他第一眼看见殿下，心里是如此激动，以至于便倒在床上了。”

迪亚费布斯在向公主讲述这些话之时，她稍微走开了一些，陷入深思，不能说话，似乎神不守舍，天使般的脸上显现出各种颜色，因为女性的脆弱已经将她压倒，说不出话来。爱情从这一边刺激她，羞涩从那一边困扰她。爱情所燃起的是难以抑止的欲望，而羞涩则以畏缩和惶惑加以约束。

此时皇帝进来，将迪亚费布斯叫了出去，因为他的举止使得皇帝很高兴，因而他们君臣又谈论了许多别的事情，直到皇帝要进晚餐之时。迪亚费布斯向皇帝告辞，回到公主身边，问她是否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做。

“有的，”她回答道，“带走我的这些拥抱，你自己留下点儿，也给一点儿给蒂朗。”

迪亚费布斯便走上前去，按照她的吩咐做了。

蒂朗得知迪亚费布斯到皇宫去了，与公主谈过话，感到从未有过的强烈愿望想等他回来打听她的情况。迪亚费布斯一进门，蒂朗便从床上起来，问道：

“好兄弟，你从那位如此完美因而俘虏了我灵魂的人那里带来了什么消息？”

迪亚费布斯看见蒂朗满怀着爱情，便代表公主拥抱了他，并将谈话的内容都告诉了他。蒂朗满心欢喜，仿佛给了他一个王国一样，而且精神立刻恢复，既吃得下，也开心了，盼着明天能够去看她。

且说迪亚费布斯走了之后，公主却陷入了深思，不得不离开父母的餐桌回到自己的房间。马其顿公爵的女儿名叫埃斯特法尼亚，是公主极为疼爱的侍从女官，因为她们自小一起长大，年龄相仿。她看见公主回进房间，也从桌子旁站起来，跟着走进。她们两人到了一起，公主便将迪亚费布斯讲的话都讲给她听，表露了自己对蒂朗爱情的极大冲动。

“我对你说，这个男子是我在人世间见到过的唯一使我喜欢的人。他身材高大，神采奕奕，显得英气勃发，而且谈吐文雅。我觉得他比谁都亲切而且彬彬有礼。这样的人物，谁能不爱上他？而且他是由于爱我，而不仅是为了我父皇而来的。毫无疑问，我的心都得听命于他了。我觉得这便是我的生命和我得救的唯一标志了。”

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殿下，美中必择其尤。既然知道了他完成的杰出骑士道功业，人世间便没有哪位贵妇或者姑娘不会心甘情愿地爱上他，顺遂他的心愿的。”

她们正在这样说悄悄话，其他众侍女来了，那位逍遥寡妇也

来了，她对卡梅西娜十分溺爱，因为如上所述哺育了她的缘故。她问她们在谈论什么。公主回答道：

“我们正在谈论那位骑士讲述的事情：那些盛大的庆祝典礼，以及在英国对外邦人给予的荣耀等等。”

她们就这样又谈论起这些事情来，谈论了一整夜，公主几乎没有合眼。

次日，蒂朗穿了一件金银线绣的大氅来觐见。大氅上绣的图案全都是一束束的黍子，黍穗是一颗颗的珍珠，又圆又美；大氅的每个幅面上面都绣着一句铭文：“以一当千，而千未必当一”。他的长袜和帽子都是法国式的，上面有同样的图案，手里拿着大统领的黄金权杖。他的所有随从也都是衣锦穿绣，满身光鲜，向着皇宫而来。

他们到了皇宫大门，看见一桩十分奇怪的事情。在大门里面进入院子的地方，两边排列着一尊尊人一样高大的纯金松果，那么粗重，一百个人也难以搬它得动。那是以前国势强盛时，皇帝命令铸造，以示国威的。走进皇宫院子，看见许多熊和狮，都用粗大的银链拴着。登上楼梯，便来到一座纯白大理石砌的大殿。

皇帝得知大统领来了，便命人出迎，请他进见。皇帝正在穿衣，他的女儿卡梅西娜正在替他梳理头发。梳理完毕，便捧上盥洗水。这是她每天都习惯于这样做的。公主卡梅西娜穿的是一件金丝织的衬衣，上面绣着一种叫做“值得爱”的花卉，周围却以珍珠缀成一句格言，说的是“并非我”。皇帝梳洗穿戴完毕，向蒂朗问道：

“请告诉我，统领，昨天你身体怎么不舒服了？”

蒂朗回答道：

“陛下有所不知，都是由于大海而起，因为此地的风比西边

暖和得多。”

公主抢在皇帝前面答话道：

“大人，大海不会对异邦来的客人有害，只会使他们健康长寿。”

说话之时，眼睛一直瞟着蒂朗，脸含倩笑，让人看出她心里当然明白。

皇帝与蒂朗说着话，走出房间。公主却拉住迪亚费布斯的手，让他站住，对他说道：

“为了你昨天对我说的那一番话，我一夜未睡。”

“殿下，你想要我对你说什么呢？我们也有相类似的情况。然而我很高兴，因为你了解蒂朗。”

“你怎么能以为，”公主答道，“希腊妇女不如法国妇女？在这里，谁都懂得你们的拉丁文，尽管你说得隐晦。”

“因此，殿下，我们就更加满意了，”迪亚费布斯说道，“因为我们可以跟懂得的人说话。”

“讲到说话，你以后会看到的，”公主说道，“会看到我们是否懂得你们的鬼把戏。”

公主命埃斯特法尼亚及其他侍女招待迪亚费布斯，她们都立即应命而来。公主看见他有了伴，便回进房间去继续梳洗。此时，蒂朗已经陪伴皇帝去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做了祈祷，现在回到皇宫来见皇后和卡梅西娜。他进了大殿，看见他的兄弟迪亚费布斯和许多姑娘在一起，正在给她们讲西西里国王的女儿与菲利佩恋爱的故事。迪亚费布斯与众姑娘相处得如此熟稔亲热，仿佛跟她们从小生活在一起那样。

她们看见蒂朗进来，都站了起来，向他表示欢迎，也请他坐在她们中间，热闹地闲谈起来。

皇后出来了，穿着一身横条天鹅绒衣服。她将蒂朗请到一

边，动问他的病情。蒂朗回禀说已经好得多了。不一会儿，公主也出来了，穿的是一身全红裙衫，镶着黑貂皮的出风，下面开衩，袖口撒开，头上戴着一顶小小的金冠，发上缀着许多值钱的钻石宝石。她那万种仪态，真是美貌非常，显示出她完全可以统治人世间的所有妇女，倘若命运允许。

蒂朗挽起了皇后的胳膊，因为他身为大统领，礼数应该走在众人前面。当场有许多伯爵、侯爵，都是有地位的，要来挽公主的胳膊，公主却说道：

“我不要任何人在我身边，除了我的兄弟迪亚费布斯。”

众人便都退开，于是迪亚费布斯迎了上来。然而上帝知道，是蒂朗最想走在公主身边，而不是走在皇后身边。他们都向教堂走去，迪亚费布斯对公主说道：

“殿下请看，真是心心相印。”

公主问道：

“为什么说这话？”

“殿下，”迪亚费布斯答道，“因为殿下穿了一件缀珍珠的裙衫，而蒂朗那动情的心却使他穿了一件正好与你相称配的。啊，我是多么幸运，如果我能让他的那件大氅披到你的这件裙衫之上！”

他们正好走在皇后后面，迪亚费布斯便扯了扯蒂朗的大氅。蒂朗觉得大氅被扯，就走慢一步，于是迪亚费布斯便将扯下的大氅披上了公主的裙衫，说道：

“殿下，如今宝石镶在托子上了。”

“我真倒霉啊，”公主说道，“你是疯了还是失去了头脑？当着那么多的人，说这样的话，不怕羞？”

“不，殿下，谁也不会听见，看见，发现的，”迪亚费布斯答道，“我会将念珠倒着数，没有人能懂得。”

“我敢断定，”公主说道，“你在学校里上过学，在那里读那位著名诗人奥维德的作品，里面讲的总是真正的爱情。尽量模仿老师做这门学问的人，真还是不少。如果你知道在哪棵树上采得到爱情和荣誉的果实，而且了解本地的风俗习惯，你便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了。”

说着这些话，他们已经到了教堂。皇后进了帐幔，而公主则说里面太热，不想进去，而实际上她是想看蒂朗。蒂朗从许多公爵、伯爵中间走过，来到祭坛前面。众人都将最前面的位置让给他，因为他的职位使然。蒂朗是惯于跪在地上望弥撒的；公主看见他双膝着地，便从为她自己准备的绣花拜垫里面取出一只，给一名侍女命她递给蒂朗。皇帝看见女儿这样有礼貌，心里很高兴。蒂朗看见侍女递过来让他下跪的拜垫，便放在脚边，先是单膝一跪，脱帽向公主施礼致谢。

不要以为在弥撒的整个过程中，公主念完了自己的祈祷。不，她总是在看蒂朗，以及他那帮穿着法国衣饰的下属。同时蒂朗也对公主的美貌作了详细的观察，在想象中将自己见过的贵妇和姑娘都回忆了一遍，心想还没有见过也不可能再有像她这样获得了一切天赋的人：她家世显赫，美貌出众，文雅风流，有财有势，而且绝顶聪敏，真是一位天使而非凡人。至于她那匀称的身材，俏丽的体型，看得出大自然真是已经竭尽其所能，总体上既无不足，细节上又少缺陷。她的一头美发犹如黄金的细丝，中间等分，现出一条洁白的头路，从中穿过。他还十分赞赏那两道如同画笔描成的细眉，虽然显得有些高挑，却乌黑而浓密，完全是大自然的杰作。然而更值得赞赏的，当然是那一双眼睛，它们仿佛是两颗浑圆的星星，如同宝石那样明亮，不是由于它们闪动得多，而是由于那蕴含的美妙眼光，似乎总是带着坚定的信念。她的鼻子生得纤细小巧，大小适中，符合脸庞的轮廓，而脸

庞则十分白净，犹如玫瑰和百合混和而成的颜色。她的双唇红如珊瑚，牙齿莹洁，细而紧密，如同水晶。另外值得赞赏的是那双手，白皙而柔软，不露一点骨骼，手指修长而尖细，指甲都染红了，好像盛开的凤仙花。真是不愧为一个十全十美的美人儿。

弥撒结束之后，众人循原来次序回到皇宫。蒂朗等向皇帝以及众贵妇告辞，回到行馆。蒂朗走进房间，便在床上躺下，思念公主的美貌，优雅的风度，于是他的病又加重了，一种痛苦如今变作了千百种，不免发出呻吟和叹息。迪亚费布斯走进房间，见他如此忧愁苦恼的模样，便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你是我这辈子看见过的最不讲道理的骑士了。换了别人，真是要高兴得不得了啦，看见那位贵人待他与众不同，当着众人的面，那么大方而爱护地送了个绣花拜垫来，你应该将自己看作是人世间最光荣的人。可是，正相反，你却完全不对头，似乎将一切都忘记了。”

蒂朗看见迪亚费布斯来安慰他，便对他满怀苦楚地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一百二十章

蒂朗的爱情悲歌

“我的心灵陷于极度的痛苦，是因为我在爱而不知道是否被爱。在所有的病痛中间，是它使我最感觉到苦楚；我的心变得比冰还冷，因为我没有希望实现我的愿望。命运总是跟恋爱中的人作对。你没有看见过我与人比武，从来没有人能制服我或者打败我；可是一个姑娘看我一眼却将我制服了，将我打倒在地了，对她丝毫不能抵抗了？谁还能够给我生命或者死亡或者

真正的得救，除了她？如果她伤害了我，哪个医生能够治疗？谁能够给我生命或者死亡或者真正的健康，除了她？以什么勇气，用什么言辞，我才能对她说明，打动她的慈悲？而她却事事超越着我：财富、高贵、权势。如果爱情可以平等，只能平等于愿望，不能压低她高傲富贵的心，那我就完了。因为对我来说，能够拯救我的一切道路都已堵塞。我不知道我的不幸还能得到什么忠告。”

蒂朗再要说下去，迪亚费布斯看见他如此痛苦，不能忍受，便开口又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二十一章

迪亚费布斯如何向蒂朗说了一番道理劝慰他的爱情

“往昔的恋人为了留下荣耀的名声，辛辛苦苦地去获得愉快的休息，而你却正相反，你是在渴望可悲的死亡。如果你看不到，你要得到这种爱情，不假外力而完全出诸你自己的精诚努力，这种事情就办不到。在我这方面，我要向你提出建议，就要作好一切准备，才能够对你说话。我是说，我如果有一百个灵魂，而不是只有一个，我也要为你的爱情而冒险。你要是天天这副模样，心事重重，惹人闲话，已经暴露出来你内心的混乱，那是所有的好骑士都应该避免的。如果被皇帝知道了，那更是上帝所不允许，你和我们大家又怎么办，说是你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便爱上了他的女儿，弄得对她议论纷纷，对整个帝国议论纷纷，怎么来凭此对你加以判断呢？从一切表现来看，她也不会凭着你以他人爱情故事中的简单几句话，对她进行说服而就此相信你。别以为

没有人注意到你第一天来就堕入情网而唯恐被人所知。你不知道那句俗语吗，说的是：‘哪里着了火，那里便冒烟。’统领大人，我劝你还是谨慎点儿，好好跟她相处，努力克制自己，别让人看出来你的感情。”

蒂朗听了迪亚费布斯的这一番诚恳劝告，一番像好朋友好亲属那样的安慰，感到宽心许多。他思考了一会儿，便从床上起来，走进大厅，众人正在那里为了蒂朗的健康发愁。

用过午餐之后，他请求迪亚费布斯到皇宫里去一趟，将一本《日课经》送给公主。这本《日课经》非常精美，是在巴黎印制的，封面用纯金打成，镶满宝石，装着一把蜗牛那样的锁，如果拔掉钥匙，便谁也不知道从哪里打开了。其中的文字很特别，讲述的情节也古怪，还有许多插图，谁看见了都会说，当时再没有这样豪华的《日课经》了。

迪亚费布斯叫来一名穿戴整齐的侍童，将《日课经》仔细包好，让他拿着，便带着他来到皇宫，看见皇帝正在后宫与贵妇们在一起，便按照蒂朗的嘱咐，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陛下，统领大人一直想听从你的吩咐，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他请求陛下允准，几天之内出发去巡察摩尔人的地界。另外，他命我将这册《日课经》献给陛下。如果不称陛下的心，就赏给了公主的侍女。”

皇帝看了礼物，对其精美大为赞赏。

“这册书，”皇帝说道，“只配皇宫里的姑娘使用。”

便将《日课经》赏给了卡梅西娜。卡梅西娜十分喜欢，不仅因为它是那么漂亮，而且还因为是蒂朗的礼物，便站起来说道：

“父皇陛下是否允许我们叫来乐师，并去邀请统领大人，稍稍庆祝一下？我们已经长久守丧默哀，但愿仍旧能够保持皇家的兴旺气象。”

"我最爱的女儿，你有所不知，在这世上，只有你以及伊莎贝尔，也就是你的姊姊匈牙利王后，是我心里的安慰了。但是由于我的错误，她不在我的眼前。自从我儿死后，在这可悲的人世间我便没有了其他幸福，只有你来宽慰我的痛苦而忧郁的生活。你想怎么快乐便怎么快乐吧，那将是我老年的休息。"

于是公主立即命令侍童去邀请蒂朗前来，并且让迪亚费布斯在自己身边坐下。

蒂朗受到公主的召唤，离了行馆来到皇帝面前。皇帝请他陪伴卡梅西娜跳舞。舞会一直举行到晚上，皇帝要进晚餐之时。蒂朗高高兴兴地返回行馆，因为他继续不断地在与公主跳舞时，公主对他讲了许多美妙的话。他都牢牢记在心里，十分重视。

次日，皇帝为了表示对蒂朗的爱护，举行盛大宴会。全体公爵、伯爵、侯爵都参加了，他们与蒂朗、皇帝及公主同坐一桌，其他众人则另桌。宴会之后又跳舞。跳了一会儿舞，来了甜食和点心。皇帝又骑马伴同蒂朗去参观全城。大统领及其部属众人十分赞赏城内的宏伟建筑是那么美观和精致。皇帝还带他看了城内所有的堡垒，城门、城墙上的高塔，这一切都难以尽述。

当天晚上，皇帝留下蒂朗共进晚餐，以示对他的爱心和好感。公主正在房间里面，皇帝命人将她召来。

"陛下，"蒂朗说道，"我觉得这件事并不恰当，陛下的女儿是帝国的继位人，却称做公主。为何陛下剥夺了她应该得到的皇储的称号呢？尽管陛下还有一位长女，她是匈牙利国王的王后，陛下在她结婚之时已经给了她一大笔嫁妆，她便理应放弃了她居于卡梅西娜之上的所有权利。因此陛下，按照规矩，她应该变更称号，不再仅仅作为皇帝的女儿而称为公主，而是作为帝国的继位人而称为皇储。"

皇帝见蒂朗讲的道理振振有辞，便下令从此以后，改称公主

为皇储。

次日，皇帝召开御前会议时，对女儿说，叫她也列席参加，因为好几次曾经对她说过：

“女儿啊，你为什么不来参加会议，了解这些政务是如何办理的呢？根据权利，根据自然的规律，你要比我活得长久。等到我离开人世之后，你便知道怎样治理国家了。”

她便以皇储身分参加会议，同时也是想听听蒂朗说些什么话。众人就座之后，皇帝便对蒂朗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二十二章

皇帝在御前会议上对蒂朗的建议

“因为时运不济，也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在前几次战役中，我们军旅之中几位主要的贵人和勇敢的骑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使得我们的帝国蒙受极大的损害和牺牲，而留下来的人马，也处于相同的危险之中。如果没有你那战无不胜的手来救援，我们的骑士道将日益衰微，我们的帝国将被邪恶的外邦人以及残暴的摩尔人所占据，他们是神圣的基督教的敌人，而我也将丢掉帝国的统治权。自从那天我失去我那著名的儿子，全希腊骑士道的花朵和镜子，我便失去了一切荣耀和幸福。我没有别的希望，只能等待你的到来，依靠上天的慈悲和你所向无敌的力量，让我们取得光荣的胜利。因此，我向你请求，高贵的大统领，请你作好准备，去对付我们的敌人：热那亚人，那是个坏民族，应该处死。你的盛名，已经传遍此地，因此授你统领之职，盼你拿起武器，让我们及早获得光辉的胜利。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是热那亚人的船队已经到了奥利达港，满载人马粮秣，都是从

托斯坎纳和伦巴底来的。而我们的船队已经抵达朱迪亚岛；我想它们也很快就会抵达此地。”

蒂朗摘下帽子，很有礼貌地答复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二十三章

蒂朗在御前会议上的答话

“陛下，请不要用请求这个词，只要命令就行。因为陛下任命我为统领和招讨使，赐给我的恩宠和荣耀已经够多的了，使我十分惭愧。既然我已经接受这项职务，我就必须竭诚效力。在我决定离开西西里岛的那天，我就已经放弃我的自由，听凭陛下差遣，专为陛下办事。陛下就是我的主人，我也请陛下将我作为你的仆人。尽管不是十分恰当，但请陛下从今以后不要请求我，而是将我作为普通仆人，发号施令使唤我，我就感激不尽。陛下命令我去对付热那亚人，我十分高兴。然而，陛下，请恕我直言，我想说说我的见解。我认为，要进行战争，必须具备三件事，缺一不可。”

“我很高兴，大统领，”皇帝说道，“就请你说说战争必须具备哪三件事。”

“陛下，”蒂朗答道，“那就是：人，钱，粮。倘若三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件，战争便进行不了。如今摩尔人人数众多，靠着热那亚人势力的帮助，他们得到许多粮食、武器和马匹，还外加兵卒。因此，我们要使我们的全部力量保持警惕，作好准备，以便进行更加持久的生死斗争。”

“你所说的东西，”皇帝说道，“我们都有。我们的金库足够支付二十万兵卒二三十年的饷银。我们也有足够的人力，包括

马其顿公爵统率的前线人马在内，有七万兵卒。在城内以及我们仍然占领的土地，还有八万多。随着四十艘船的船队要来的，也有二万五千。我们有充足的武器、马匹，各式大炮，都是战争所必需。我们比较缺少的是麦子，然而即将来到的船队所运载的也已足够。等到船队来到之后，将命其立即再到西西里去运来。我已命令陆路上从埃斯克拉伏尼亚到埃斯坎达洛尔一路，也都运送麦子和其他粮草前来。”

“陛下所说的一切，”蒂朗说道，“使我十分高兴。现在我们可以结束会议了，因为我们已经一切齐备，只等开战了。”

“我对你说，你还有一件事要做，”皇帝说道，“是到我的审判厅去，生在判官的座位上，倾听前来申诉的人提出的要求，施行慈悲，维护正义。”

参加御前会议的人中，有一人名叫蒙萨尔瓦，站了起来，说道：

“陛下，请妥善研究这些事情，因为这三者都有阻碍。首先，不应该免除马其顿公爵的职权。他的职务是大统领，而况他还是皇室成员。其次，不应该将职权交给一名外邦人；他不能有权力，也不能有名义，而况还是来自一个陌生的地区。其三，兵卒从此地开拔之前，应该先去朝圣，向帕里斯带走海伦的那座岛屿献上祭品，因为就是这个缘故，古代的希腊人才战胜特洛伊人的。”

皇帝听了这位骑士的疯话，忍不住大怒，开口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一百二十四章

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驳斥一名反基督骑士而阐明的道理

“如果不是为了尊重我们的主，不是为了我的年龄，我抑止住了我的怒火，我就会将你立即斩首。你干的这好事，应该给上帝做牺牲，给世间做榜样。你是一个背叛了基督的人。我已经发布命令，蒂朗如今就是我们的大统领；他凌驾于我们全体统领之上，因为他的品德以及骑士道精神足够当此重任。至于马其顿公爵，他不够勇敢，对战事指挥无方，没有赢得过一次战役的胜利。任命大统领是我的命令，谁要是反对，我便用这种方式加以惩罚，让世间的人永远记得。因为武功之道无他，首先便是谦恭有礼，其大部分必须从我们祖先古老的榜样中学得，学得好的人才有资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用不着你我在此争论。”

皇帝说到这里便停住了，因为他年事已高，由于恼怒，便说不下去了。于是皇储便接下了父皇的话头，说出了以下的这番话：

“你只配叫做罪恶之子，是在土星之下所降生，应予施加严责重罚。你那邪恶的嫉妒之心，想要起来反对皇帝陛下的意志和决定，抗拒天上人间的规律，宣扬偶像的罪恶，难道你要我们向你侍奉的魔鬼作牺牲。你那说话的模样表明你不是基督徒而是偶像崇拜者。难道你不知道，光辉的耶稣出世以后，偶像崇拜已经停止？这是《福音书》内写着的。希律王受到东方三王的嘲笑，想杀死圣婴耶稣，天使在梦中告知约瑟，叫他带着圣母和圣婴逃亡到埃及；他们到了埃及，全埃及所有的偶像统统倒地破碎，一个不

存。你还应该受到重罚，是你竟敢如此大胆，当着皇帝陛下的面，说是一个外邦人就不应该执掌招讨使和大统领的权杖，挑起不和。你说说，倘若外邦人比本地人更加高强，更加能干，更有力量，指挥战争得当等等，你该怎么说？如果不是，就拿你这没有一点儿勇气的瘦弱身子来说，你从来不敢上战场去保卫你的祖国和你的君主，而你还算是一名骑士，必须参加御前会议，有骑士的地方配有你这个人吗？”

蒂朗想开口说话，说几句那位骑士说的关于他的话，然而皇储不答应，免得出现更坏的情况，便又接着说道：

“聪敏的人不用回答疯话，因为疯子随便讲什么疯话都可以，因此，聪敏的人就谨慎而耐心地听着，不作回答；因为疯子说的话就是疯话，谁也不会降低自己，到了说疯话的水平，而是应保持谦虚精神和高尚品德。然而说疯话的人也应该为了他所说的疯话而受到应得的教训。要不是由于你的宽宏大量，这个说话如此疯狂的人理应处死，然而王爷家里留着这么一名好顾问，也真是三生有幸。”

皇帝站起来，结束了会议，不想再听什么别的话，并且立即在全城发出通告，凡是有事申诉者，次日可以到审判厅去，将立即得到正当的处理。

次日，大统领当起皇家判官来，坐在审判厅里听取来人的申诉，维护正义，因为自从土耳其人和苏丹人入侵帝国以来，几乎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了。

又一日，蒂朗召集会议，命令城内所有的市政会议议员出席。首先，是重新安排皇宫的值班：惯常侍候皇帝陛下的仆从分成五十人一班，选出年长者为领班，在宫中轮值。同样，城内百姓也以五十人为一组，有事便由议员立即召集，不致慌张混乱。蒂朗又在皇帝寝宫门外的大殿上安排五十人值宿，每晚由他或由

副官来巡查。皇帝要就寝时，统领便对这五十人这样说道：

“皇帝陛下就在此地，你们凭着生命和忠诚受到我的托付，明天必须交还给我。”

皇后和皇储的寝宫外面，也作了同样的部署。

皇帝上床就寝之后，大殿的门关上了，但是寝宫的门还留一点儿开着，有两名值班的人跪在那里，如果皇帝有什么事情，便可以立刻答应。过了半小时之后，这两人便站起来，由另外两名替换。大殿里一整夜总有人轮值，看来不下一百人。在皇宫周围，一共有四百名兵卒守卫。皇帝便处在这些人员的护卫之中。早晨，蒂朗来了之后，他们向皇帝报告后下班。皇后和皇储那里也同样。

皇帝看见统领这样的部署，心里很高兴；尤其是看见安排了保卫他本人的兵卒，以及每天准时而来的蒂朗，尽管后者更加愿意来见的是皇储而并非皇帝。

此外，蒂朗还下令在全城每条街道上安装了粗大的铁链，每天要到他在皇宫里敲响了钟时才开放。这钟声全城都听得见。另外，由于正处在战争之时，城内秩序欠佳，盗贼横行，蒂朗下令每条街上每晚有一半窗口点灯点到半夜，而另一半则从半夜点到黎明。由于这些措施，许多屋子都保全下来，不再遭到盗窃。每天夜间，统领本人从皇宫出来以后，便到街上值班，前半夜在城内，过了半夜，便由迪亚费布斯或里卡多，或者其他人，手执统领的权杖代替他，直至清晨。这些措施，使城内避免了许多坏事。除此之外，蒂朗还命令城内管理街道的议会成员，到每家每户去搜查，凡有大量囤积的麦子、谷粒、黍类，都搬到广场上来，每户人家只留下生活所必需，多余下来的谁有需要，便以两杜卡一袋出售给谁。于是解决了粮食的问题，因为蒂朗来到之前，城内几乎是买不到面包、酒以及其他食品的。不过几天，城内便一切都

有了。

众百姓都赞扬蒂朗，祝福他建立的公正制度，使大家都能平安舒适地生活。皇帝看见蒂朗所实施的种种政策，也感到心里十分宽慰。

自从蒂朗来了以后，十五天过去了，皇帝的全体船只满载人员、麦子和马匹来到。船队未到之前，皇帝已经答应赠送蒂朗八十三匹好马以及许多甲胄。于是蒂朗首先将迪亚费布斯召来，叫他先去挑选马匹和装备。然后是里卡多，再后才是其余众人，但是他自己却什么都未取。

蒂朗对皇储的爱情十分强烈；他的内心痛苦与日俱增。他的爱情如此之深，在她面前不说别的，要说便是爱情。他需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只等从海上航运来的马匹恢复体力。

细心的皇储当然明白蒂朗内心的感情。她派了一名侍童来请蒂朗于正午时分到皇宫来，那时众人都休息了，不会有人来。蒂朗得到皇储的召唤，仿佛觉得自己升到了天国一样，立即将迪亚费布斯叫来，将这个信息告知他，说是只有他们两人，没有旁人在场。迪亚费布斯说道：

“统领大人，这样的开端使我很满意，不过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请你跟她在一起时，要具备同英勇的骑士战斗那样的勇气。对付一位没有武器的姑娘也一样，要以极大的热情谈论你的激情，最好是让她看见你是充满勇气而说出来的，畏缩地恳求则往往受到拒绝。”

约定的时间已到，两位骑士来到皇宫，脚步轻柔地走进皇储的房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皇储看见他们，高兴地站了起来，拉住蒂朗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而迪亚费布斯则一手挽住埃斯特法尼亚，另一手挽住逍遥寡妇，将她们引到远处听不见皇储说话的地方。于是皇储低声亲切地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二十五章

皇储如何劝告蒂朗提防马其顿公爵的欺诈

“我是抛开了羞耻之心，一定要对你以诚相待。你的高贵不会做出任何不忠诚之事。我要对你说的话，也是怀着圣洁和诚恳的意图，没有包藏任何邪念和祸心，对你的品德和高尚具有充分的信任。由于你是外邦之人，不应该让你受到任何损害；因为我知道你是在西西里国王的请求下才到此地来的。你的才干谁都知道，然而你却不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你的危险。我对你的高贵和品德十分钦佩，因此决定给你一些忠告，如果你能信任我，加以注意便好了。因为我盼望着你得到胜利和荣耀，凯旋而归，最后衣锦还乡。”

皇储的话说完，蒂朗便开口以如下的话答复道：

“殿下，你对我如此看重，给我如此恩惠，使我实在愧不敢当，怎么承受得起？仅仅对你的想念，于我已经够多，我只能以谦卑而崇敬的心向你致谢，感激你对我以及我的工作所表示的善意和关心。为了不是知恩不报，我接受你的劝告，因为它来自世界上最崇高的一位贵人。我吻你的脚你的手，听从你的一切吩咐。因为这是值得赞扬的事，并未请求而有一件礼物来到一个不相称的人手里，这表明你真是天使而并非凡人。”

蒂朗便请求皇储伸手给他，让他吻手，然而皇储不许。蒂朗便一再请求，看见她仍然不肯，便叫来逍遥寡妇和埃斯特法尼亚。她们为了使统领满意，也使劲求她让他吻手。她终于答应了如下方式：即不吻手背，而是展开掌心，让他吻掌心里面。

这是因为吻掌心表示爱慕，而吻手背则表示忠诚。

然后皇储继续说道：

“幸运的骑士，你应该从你办理的高尚事务中得到安慰。它们都十分精采，给了我们全帝国非常的荣耀，相信你的手中还会有许多好事会办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得知你在他国获得的品德和名声都是真实而非虚传。这对于父皇也对于我，都是光荣。我身为希腊帝国的继位人，同时也是马其顿王国的继位人，只可惜那个国家已经失去，但是靠着你战无不胜的手，我们将恢复我们原来统治的全部版图。如果你能够将这些热那亚人、意大利人、伦巴底人，连同摩尔人，统统从我们的帝国以及马其顿王国赶出去，我的灵魂就得到极大的安慰了。但是我的心中存有怀疑，不知命运是否会出来作对，改变情况；好几天来，我们一直有此预兆。你是我们幸福的希望，倘若你真心为了我们而出力，就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答应给你相应的酬劳，因为不可能不给你全部或者一部分。但是，上帝饶恕，你要防备那头饿狮马其顿公爵的双手。他是个十分残暴、嫉妒，惯于干坏事的人。他的恶名谁都知晓，他总是用邪恶手段致人于死地。毫无疑问，我的勇敢兄弟也是被他害死的。在一次战斗中，他正在同敌人奋勇作战，那恶人却从背后偷偷过来，割断了他的盔带，使他的脑袋暴露出来，以至于被摩尔人杀害。像这样的一个叛徒，应该对他保持警惕，因为在他身上，七种死罪齐全，我相信他不会善终。因此，高贵的骑士，我诚意劝告你，在战争中要提防他，不要信任他，也不要与他一起吃喝住宿。千万别忘，要小心提防，否则你的生命便危险了。尽管说恶人总有恶报，但是善人遭到的恶报也不少。”

她正在讲这些道理之时，皇后进来了。她刚睡醒起来，便在他们旁边坐下，问他们在说些什么。皇储回答道：

“母后，我们在讲那些将热那亚人引来帮助摩尔人的坏蛋，看看如何才能将他们赶出国门。”

“谁知道呢！”皇后说道，“我是将战争比作人身上的疾病：一天好，一天坏；一天头痛，一天脚痛。打仗也是这样：一天打胜，一天打败。”

皇后正在这样说着，可是蒂朗感到不满意的却是皇储的话。他们都要出去晚祷之时，皇后说道：

“我们陪同统领大人去参观一下皇宫吧，因为他只看见过楼下的这些大殿和房间。我们让他去看看你父皇积存的财宝。”

于是众人都站起身来，蒂朗挽住了皇后的胳膊，而迪亚费布斯则挽住了皇储。他们在皇宫里走着，看着十分美丽的建筑。到了贮藏财宝的塔楼前面，拿着钥匙的皇储打开了门。塔楼内部完全用白色大理石作装饰，绘着帕里斯和维亚娜全部故事的壁画。天花板顶上全是蓝色和金色，闪发着光辉。皇储命令打开七十二只箱子，里面都是金制器皿、宝石首饰、教堂装饰，真是价值连城。至于银盘子，那是多得惊人，在塔楼里几乎堆成山，高达天花板，因而皇帝用餐时使用的都是银盘子。

蒂朗与迪亚费布斯见到了如此众多的财宝，十分惊讶，真是从来未曾见过。

当天晚间，蒂朗将皇储说的话思考了很久，另一方面，也将他看见的种种思念了很久。次日白天，他下令重新制成几面旗帜。有一面旗是绿底子上绘着金锁，锁的大小与锁塔楼之门的那把相同；旗上有着这样的铭言：

此图名字之首字
即为幸福
以其为钥匙
将末字锁住

另一面旗是全红底色，上面绘着一只乌鸦，周围有一圈拉丁文的铭言："鸦其吾随，必饱以肉。"

此句铭言使皇帝以及众贵妇、众骑士都很喜欢。

有一日，蒂朗于皇后、皇储进餐之时去了宫里，看见她们都还坐在桌边。蒂朗便在餐厅里如同总管那样侍候他们，仿佛皇后及其女儿的家仆那般上酒上菜，因为这是他作为统领的权利。他在那里就多一名，他不在那里就少一名。蒂朗侍候用餐已毕，便来到皇后前面，向她请教一个在他心里怀疑已久的问题。皇后回答说，如能为他解决，真是再高兴不过了。

"那就请为我决定，陛下，"蒂朗说道，"对于一位骑士来说，好死光荣，还是恶死光荣，既然他难免一死？"

说完便不出声地等着。皇储却接口答道：

"圣母保佑我！瞧你向母后问的什么问题。谁都知道好死当然比恶死好。人总有一死，但是要死得光荣，千万不要让人说：这是个坏骑士，死得真可耻。那就弄得声名扫地，累及其家属和子孙了。只要看看罗马人，他们在世界上声名远扬，就是由于他们都是为保卫公众的事业而光荣战死的。那些活着的人得胜凯旋时，人们推倒了一段城墙让他们入城。至于那些庸碌碌无所作为的骑士，便无人理睬了。因此，我认为，好死总比恶死好。"

皇储的话刚说完，蒂朗便将手按在桌子上，咬着牙说道：

"就是这样。"众人都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不再吭一声，转身便回行馆去了。众人都为蒂朗的举动纳闷。

不一会儿，皇帝来到皇后和皇储的房间。她们便向他说了蒂朗说的那句话。皇帝说道：

"我也怀疑这位骑士准有什么心事。或者他悔不该远离故乡，到了此地，与亲戚朋友分别；或者他是害怕土耳其人；或者

是发生了什么不方便的事。这种情况，不要对任何人讲，也不要表露出来，也不要去叫他。天黑之前，我会弄明白的。”

皇帝走了，说是去休息一会儿。

皇帝午睡后醒来，坐在窗口，看着广场，只见里卡多骑马经过，便叫他上楼。里卡多来到皇帝面前，皇帝向他施了一礼，问道：

“骑士，凭着你所爱的人，请求你对我说说，我的大统领为何如此忧郁，令人难以明白。”

“陛下，”里卡多答道，“任何人对陛下讲的道理，都不是真的。正相反，陛下，他很快活，正在准备旗帜和武器呢。”

“听你这么说，”皇帝答道，“我很高兴。现在你去，叫他骑马到此地来，说我在等他。”

里卡多来见蒂朗，对他说了皇帝的话。蒂朗立即明白皇后和皇储已经向皇帝禀报，于是便骑上一匹白色骏马，穿戴整齐，带着侍从而来。逢见皇帝也准备带着侍从骑上马去找他。众贵妇都在楼上窗口看着皇帝怎样骑上马。

蒂朗看见皇储，深深施礼；她也亲切地还礼。皇帝动问蒂朗，为何心事重重，因为众人都这样说。

“我请你对我说说，我将给你好药，让你的灵魂得到安慰。别怕羞，有什么话，就对我说。”

蒂朗立即作了以下的答复。

第一百二十六章

蒂朗如何答复皇帝的问话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严重到不能让你得知的程度，陛下，

而况我是满怀着爱心和愿心要侍奉陛下的。使我内心最着急的，是如何服从陛下对我的吩咐。因为我看见皇后陛下和皇储殿下在进餐之时，皇后陛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她叹气准是为了那位已故的人。当时，我的心灵由于同情而产生了一种无法描摹的痛苦。我在心里便暗暗立下誓言；由于皇后的叹息谁也不知，因此，我立下的誓言也不能为人所知。我已经以我的荣耀和名声要实现我复仇的愿望，我的灵魂决不会平静，如果我不以我严厉的右手惩处那些敢使你的儿子王子殿下，一位英勇光彩的骑士，喋血身亡的人。”

这些话使这位善良的皇帝禁不住老泪纵横，十分感激蒂朗对他表示的爱。蒂朗看见他伤感得流泪，便改变了话题，轻松地谈起了其他事情，让他的痛苦过去。

他们这样一路谈论着，到达佩拉城。那里距离君士坦丁堡三里路。城内有一座美丽的宫殿，周围有许多优雅的花园，以及其他建筑。而且城市十分富庶，因为它是个海港，又是商业集中之地。

他们参观了一番，皇帝说道：

“大统领，我要对你讲讲这座城市的历史。因为你一定看到它很久以前就已建成，原来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特洛伊被毁之后许多年，有一位英勇高贵的骑士名叫君士坦丁诺，使它改奉了天主教。这位骑士便是我的祖父。他的父亲被选为罗马皇帝，统治着整个希腊以及其他许多省份。按照历史所详细说明，他是由于一种痼疾被圣西尔维斯特所治愈，便改信了基督教，奉圣西尔维斯特当了教皇，献出整个罗马帝国，从属于教会。他自己回到希腊，当了希腊皇帝。后来他的儿子君士坦丁诺，也就是我的祖父，继承皇位，并且被选为教皇。他是一位善良、仁慈、宽厚的英明君主，使得许多异乡人迁居到此地来，这座城市都住不

下了，我的祖父才另建了现今的这座城市，建筑更为精美宏伟，取名君士坦丁堡。”

他们离开了佩拉，回到君士坦丁堡。此时天色已黑。

蒂朗与皇帝一同上楼，到了皇后的寝殿，闲谈了多时。蒂朗显得很快活。就寝时刻已到，他便向皇帝以及众贵妇告辞，回到行馆。

次日，皇储由于蒂朗说的话，心里很难过。她的灵魂不能因为她所听见的那些话而平静下来，尽管皇帝把后来谈的那些话的内容都告诉了她。

上午，皇帝与众贵妇在望弥撒，蒂朗进了教堂做祈祷。之后，他走进皇帝的帐幔，对他说道：

“陛下，船队已经准备齐全，可以起航到塞浦路斯去装载粮食了。陛下是否允准它们出发。”

皇帝回答道：

“但愿它们已经是在三百里的海外。”

蒂朗便急忙到港口去，吩咐它们立即起航。皇储看见蒂朗走了，便将迪亚费布斯召来，求他去对蒂朗说，用过餐后就进宫来，有许多话要对他说，之后，还要跳舞。

蒂朗知道后，立即想到了是怎么回事，便去买了一面最漂亮的镜子，藏在袖子里。等他认为时间已到，便进了皇宫，看见皇帝和女儿正在谈话。皇帝见到他们到来，便命召来乐师，在他面前跳了好一会儿舞。然后皇帝退进后宫，皇储立即停止跳舞，拉了蒂朗的手，坐到窗口。皇储开口讲了以下的一番话：

“高贵的骑士，我对你深感同情。我看见你情绪不好，因此，我求你，不管你身体是好是坏，都要对我讲。如果是坏，为了对你的爱，我站在你一边；如果是好，我也心满意足。因此，请你快说吧。”

“殿下，”蒂朗说道，“但愿在好的时候来坏的，而不要在坏的时候来好的。我不会将这坏的给予殿下或者任何人，那纯粹属于我自己，因此我不愿再多说。殿下，我们来说说开心和快活的事情吧，别去管那些苦恼灵魂的事情了。”

“那是自然的了，”皇储答道，“不管什么严重的事情，如果你要知道，我也不会对你说，因为你不愿意对我说。因此，我再请求你，为了世界上最爱的人，你对我说了吧。”

“殿下，”蒂朗说道，“我求你别再这样勉强我了。因为我已将你放在一切之前，这世界上我知道什么事情，首先就是对你说。什么坏事都可以立刻对你说，但是被你父皇知道，我便没有命了；如果不对你说，我也得痛苦而死。”

“想想吧，蒂朗，”皇储又说道，“你要保持秘密的事，我会去对父皇说吗？你不相信我这脸色，所以不敢说出来吗？我会将它紧锁在心底里的。”

“殿下，由于你逼着叫我说，我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是在恋爱。”

他不再说什么，垂下眼睛，看着皇储的裙衫。

第一百二十七章

皇储如何诱使蒂朗说出他所爱之人是谁

“对我说，蒂朗，”皇储又说道，“上帝会让你实现你的心愿的。可是对我说，她，那位让你受这么多痛苦的贵妇是谁？如果我能相助，我是十分愿意的，别再不让我得知了。”

蒂朗将手伸进袖口，取出镜子，说道，

“殿下，你看见的这个形象，便能决定我的生死，请殿下命令它发发慈悲吧。”

皇储立刻伸手取过镜子，脚步匆忙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以为在镜子里会看见一个女人的画像，但是看见的却是她自己的脸容，于是她心里明白他前来跳舞，完全是为了她，心里佩服他没有说一句话，便能向一位贵妇求爱。

她正在赞赏蒂朗的所作所为，此时逍遥寡妇和埃斯特法尼亚进来了，看见皇储手里拿着镜子，十分快活，对她说道：

“殿下，你哪儿弄来这么漂亮的镜子？”

皇储对她们说了蒂朗的求爱，还 说她 从未听说有人这样做过，称赞道：

“我读了那么多书，还未读到过这么美妙的故事。这些外邦人真是多么聪敏！ 我还以为智慧、品德、荣耀、风雅，都只是我们希腊人才有的呢。如今我才明白，其他国家也有的是。”

逍遥寡妇回答道：

“殿下啊，我看见你是走在乱石堆上了，一只脚走在前面，另一只脚却跟不上。我看见你的手里都是怜悯；你的眼睛顺从了他人的强求。对我说，殿下，这是正当的事情还是不正当的事情，殿下竟然与侍奉你父皇的仆从起劲地跳舞，而此人却是被西西里国王所斥逐 ，连同他的那一帮穿着借来的绣金绸袍的坏蛋在内；你父皇完全是出于爱上帝才收留下他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你竟然要牺牲你的不朽名声，而让那些人讲你不名誉的坏话？你就不再要忠诚，不再要快乐，却要给自己弄来任何姑娘都应该回避的耻辱？许多王孙公子，爵爷贵人，都想与你结成合法的婚姻，而你直到如今仍以假话搪塞他们，欺骗你的父皇，使他失望。难道你真是想抛弃你的幸福、荣耀和名声，忘记你的本性。你还不如死在你母后的肚子里，不要让规规矩矩的人见到

的为好。倘若你跟那人由于不正当的爱情而结合，人家会怎么说你？倘若你跟那人以合法的婚姻结合，那么告诉我，他的头衔是什么，是公爵、伯爵、侯爵，还是王爵？你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不是那种听见可疑之事便满意的女人。我从来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算是忠贞或者不忠贞。你的良心可是太少了，我的姑娘，你还不如忠贞地去死，不要丢尽脸面而活着了。”

她刚说完，皇储就被她这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几乎是哭着奔进她的内室。埃斯特法尼亚跟着她进去，竭力劝说她不要苦恼，尽量安慰着她。

“这不是难为我吗？”皇储说道，“我归父母管还不够，还平白地受这个喂我奶的人责备？倘若我真的干了什么不贞的事怎么办？我想她准会到全朝全城去宣布的。但愿上帝惩罚她那烂舌贫嘴说出来的恶毒诽谤。”

“谁也不能禁止，”埃斯特法尼亚说道，“甚至父亲也管不着这种符合我们姑娘家身份的跳舞和娱乐。这是朝廷里惯常的情况，是被追求的姑娘们很光彩的事。爱情有三种：高尚的，谋利的，罪恶的。第一种高尚而且光荣，是某一位贵人、王子、爵爷，人品很好，而且是高贵的骑士，他爱上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应该感到十分光荣，因为其他人都知晓，他跳舞、作乐，甚至打仗，都是为了对她的爱，行事光明磊落，而且名声远扬。她就应该爱他，因为这是高尚而且光荣的。第二种完全是为了谋利，是某一位士绅或者骑士，出身名门，人品也很高尚，他爱上了一位姑娘，送给她许多贵重礼品，使她的心顺从了他的意志，不是为了爱她，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这样的爱情我不喜欢，因为一旦好处得不到，爱情便也成了泡影。第三种是罪恶的，那是一位姑娘爱上了一位士绅或者骑士，其目的是为了寻欢作乐。这男子既要风流而且嘴甜，足以让你过一年快活日子而不厌倦。如果他们

再进一步，在一张围着帐幔，床单薰香的床上共度冬夜良宵，那也无妨。这样的爱情，我觉得比一切都好。”

皇储听见埃斯特法尼亚发表了一通这么滑稽可笑的议论，不禁笑了起来，郁闷的心情因此散掉了大半。

“等一等，殿下，”埃斯特法尼亚接着又说道，“我还要对你讲讲三种信仰，那是你所不知道，也许未曾听见过的。由于上帝保佑，我们的条件十分优越。如果男人理解我们，他不用多少力气便能够使一位姑娘顺从他的意志。我们大家都有三种天性，因为我自己有，我知道别人也准有。第一，是我们都贪心；第二，是都贪嘴；第三，是都贪欲。凡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都应该了解他所爱的女人身上最喜欢的是什么。如果是贪心，而且别有所爱，你只要钱给得比另外那个人多，她便会由于贪心而抛弃那个爱上了你；一旦你得了手，你就不得不将你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她。如果是贪吃，你就得将各种糖食糕点、鲜果异味，挑选那些最讨她喜欢的给她送去。如果是贪欲，那只要在对她谈话时说，你需要的便是那桩能够使她满足的事就行。至于结过婚的女人则条件更好，如果她爱上什么人，那决不会是超过她丈夫或者与她丈夫平等的人，而我们则屈尊俯就，去迎合那些人的邪恶本性，并且欺骗我们的名誉和贞洁。女人从娘胎里落草之时，她的额头上便用金字写着‘贞操’两字。这些话我不敢当着别人的面讲，因为我首先要谴责的便是我自己。请看看米拉瓦尔伯爵夫人，她因为通好，遭到了应得的惩罚。她竟然趁丈夫在床上熟睡，将一名她所热爱的士绅引进卧室，此人还并非是什么高尚的人。她的丈夫醒来，不见夫人在身边，便坐了起来，听见卧室内有异声，便拔出床头的剑，下了床叫喊，伯爵夫人立即灭了灯。睡在另一间卧室里的儿子，听见喊声也下了床，点起一支火把进到父母卧室里来。躲藏起来的士绅看见孩子举着火把进 来，便挺剑在他

头上劈了一剑，将他杀死。伯爵又将士绅及其夫人一并杀死，两个人都得了报应。”

她正在讲着这些道理之时，皇后来找女儿，因为已经好久未见她。她走到大厅，去迎接皇后。皇后问她为何眼圈发红。

“母后，”皇储答道，“今天我一整天头痛。”

皇后拉她坐在自己膝头，连连地吻她。

次日，蒂朗对迪亚费布斯说道：

“好兄弟，求你进宫去一趟，觐见皇储殿下，看看能否向她提起镜子的事。”

迪亚费布斯立即奉命而去，逢到皇帝正好进教堂去望弥撒。等到弥撒做完，迪亚费布斯到了皇储面前，她便动问蒂朗在干什么。

“回禀殿下，”迪亚费布斯答道，“他出了行馆到审判厅去了。”

“你还不知道哩，”皇储说道，“昨天他耍了我，竟然用一面镜子向我求爱。不过让我见他一见，我还有几句不中听的话要对他说呢。”

“我的好殿下，”迪亚费布斯说道，“蒂朗满心是火，而你这里却没有。”

“是的，”皇储答道，“柴是好柴，可是被他泼了水，便湿了。然而在这皇宫里，你会看见许多火，比你说的多得多。这火用的是一种柴，名叫‘忠诚’，非常干燥好烧。如要点火烧着它，简直是轻松愉快，毫不费力。”

“殿下，”迪亚费布斯又说道，“那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如果殿下高兴，我们便用你说的那种，又干又好烧的；同时，也用我们的那种，又湿又难烧的。堆成两大堆：一堆是你，另一堆是蒂朗。”

“不行，”皇储答道，“两个极端不能合而为一。”

他们便一路这样谈笑着回进宫里。迪亚费布斯告辞回行馆，对蒂朗回报了与皇储谈话的内容。

午餐过后，蒂朗知道皇帝要睡午觉，他便与迪亚费布斯一起到宫里去。埃斯特法尼亚在楼上窗口看见了他们，便急忙去禀报皇储道：

“殿下，两位骑士来了。”

于是皇储立即从房间里出来。蒂朗见了殿下，便深施一礼，在她面前显得礼数周到。皇储也照常冷冷地还礼。蒂朗对皇储的冷淡不满，便低声哀求地说道：

“十全十美的殿下，我求你将心里想的什么，对我说出来吧。我觉得好几天未见你这样的态度了。”

“我的态度，”皇储回答道，“不讨上帝的喜欢，也不得人间的喜欢。然而由于命运使你想出来干这样的事，我便开恩对你说说你所不知道的那些原因吧。”

第一百二十八章

皇储如何因为蒂朗向她求爱而加以责备

“我认为你缺乏正常的判断；如果你有的话，你便不至于失去你高尚的天性。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严重的诽谤，应该受到惩罚。根据经验可以看出，你不像是个一向高尚的人；你既不怕上帝也不管人世间的荣誉，也看不见我父皇的高贵仁慈品德。你来到他的国家，他给予你的尊荣，高出于任何他人，压低了那些贵人、爵爷，让他们都处在你的地位之下。人们知道了这

些事，会怎么说呢？会说那位皇帝的女儿，那么尊贵，却受到他的统领的追求，她那么爱他而且信任他，将她的幸福都交在他的手掌心里了，还竟然是帝位的承继者呢！对我，你未曾保持你应有的尊重，尤其是你作为判官，不是坚持清廉公正，而是心怀歹意邪念。统领啊！你是多么对不起皇帝陛下，也对不起我！如果我将此事禀报父皇，你就会失去荣耀、名声、光辉，以及众人对你的尊敬，甚至失去你的职位。相反，如果你是那么高尚，看见我有什么不是之处，你也会责备我，向我父皇禀报的，因为他一向十分信任你。因此，应该由我跪在父皇脚前，当着众爵爷众骑士之面，要求正义，痛哭我所受到的侮辱。因为你是在强迫我接受你的爱情，如同我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人一样。于是所有的贵人都知道了你这个人口是心非，而使我就这样获得了胜利，尽管有些朝臣并不真以为我是胜利者，因为我是当着许多人的面讲给我父母听的。可是说实话，你那荣誉的大氅可就翻了过来，不再得到皇室的尊重了，使得你自己在全世界臭名昭彰，因为你对我确实是莫大的冒犯。”

说完，她便站了起来，又走进房间。蒂朗看见她走了，急忙追了上去，拉住她的大氅，求她发善心，听他说话。埃斯特法尼亚和迪亚费布斯也都请她重新坐下。于是蒂朗便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二十九章

蒂朗向皇储解释他为何向她求爱以及他的爱情何以致死

“人类之中最高贵的人啊！你不应该忽视爱情的价值、力量

和作用；它使得星宿和大地快活地不停地转动，这些都首先是由于爱情的缘故。各种元素在天体之中也由于爱情而各在其位，因此，各种元素便从属于其所爱的事物，而不到别处去，只在与它们相适应的地方。至于我的灵魂，由于它十分痛苦，因为我看见了杰出的美丽、风雅和高贵，以致我的自由受到了殿下的控制，陷进了思想的混乱和惶惑，将我变成了一个缺乏和谐的人。如今，我见到了殿下的严厉，在谴责我，要毁灭我，践踏我的灵魂，结束我的生命。这便是命运，它将我弄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想做一件不为人知的好事！我怕我的话会冒犯殿下，因而我必须让你懂得我的爱情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万一不是，也得给我以宽恕，因为事实上爱情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我。因此，爱情是无罪的，对我应该表示同情；爱情所作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最高的奖赏。因为如果殿下本人没有天赋的这些品德，我的灵魂和我的眼睛便决不会想看见它；就像第一天看见殿下时，我觉得无所谓，你也不会立即成了我的主宰。我不想多说，以免惹恼殿下，但是我必须答复殿下所说的话：为何如此起劲地向你求爱？殿下有所不知，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圣徒，他们如果创造一个同你一模一样的肉身姑娘，我就必然向她求爱。何况殿下还是皇帝的女儿！也可以说，在世界上，你会逢到许多地位尊贵的骑士，出身名门，有钱有势，风流文雅，英武善战，充满骑士道的精神（真是比我头上的头发还要多），然而，殿下，我也敢说，你在世界上活一千年，也决不会逢到一位骑士、侍童或者侍从像我这样渴求你的光荣，你的尊严，你的辉煌的；也不会再在侍奉之上增加一点侍奉，荣耀之上增加一点荣耀，快乐之上增加一点快乐的。我将从殿下这里得到休息，如果休息便是奉献的话。如今殿下该知道我要侍奉殿下的是什么爱情，什么心愿了。既然我的心由于殿下的谴责而感到空虚，我将以充满严厉惩罚的手，在太阳

落到赫耳枯勒斯石柱①后面之时，将其劈为两半。一半给殿下，以实现惩罚；另一半回到其娘胎里去，作为最后的安慰。白日啊，让我劳苦的思想休息吧！收起你的光，让我立即作出决定！我就要这样来结束我悲哀而痛苦的日子！殿下难道不记得有一天我在皇后面前说过，好死和恶死哪一种好？而殿下立即回答说，当然是好死比恶死为好。我就知道，如果我不让你看出我的苦恼来，我便会死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如果我让你看出来了，我便会落到如今的这步田地。这是殿下你看见我活着的最后一年、一月、一天、一个钟点了。这也是我向你最后的请求；这也是你听见我最后说的话。在为你父皇陛下效劳，为帝国效劳之时，这些话还是有价值的。为了对你的爱，我以悲惨的生命日夜为希腊帝国的繁荣富强而操心，因为总有一天，这帝国将为你所占有。现在我跪倒在地，别无他求，只求你以天使般的手，在我死后为我穿上尸衣，在我墓上刻下这句话：白郎·蒂朗长眠于此，为了太多的爱而死。”

于是他伤心地放声大哭，泪流满脸，从皇储脚下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回到行馆去了。

皇储看见蒂朗伤心地哭着走了，心里又痛苦又爱怜，不禁也流下了眼泪，发出了叹息。她的侍女哪一个也安慰不了她，也只能高声哭号，显出双倍的悲哀和苦恼。她对她们说道：

“你们都过来，我忠心的侍女们，你们懂得跟我一起忍受痛苦。可怜的我，我怎么办呢，我看见他好像已经死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的心如此崇高，如此高贵，很快就会付诸实现的。因此，埃斯特法尼亚，可怜可怜我吧，赶快跑到蒂朗那里去，为我请求他，不要弄出什么新鲜花样，他对我说的话已经使我够难为情

---

① 直布罗陀海峡两岸对峙的两座峭壁的古称。亦含事物到了极限之意。

的了。可怜的我啊，如果我后悔了，我话已说出口，说的时候痛快，可是却使蒂朗不好过了。对他的忿怒是我自己惹起来的，如今已变成了同情，然而蒂朗却加以拒绝。”

皇储是眼泪汪汪地说着这番话的。埃斯特法尼亚为了满足主人的心愿，带着另一名姑娘一起到蒂朗的行馆去了。行馆离开皇宫不远，她们上楼进了他的房间，看见他已经脱掉锦绣的大氅，迪亚费布斯正在旁边安慰着他。

埃斯特法尼亚看见蒂朗只穿着衬衣，以为他是脱了衣服想自杀，便扑倒在他脚前，仿佛他便是主公一般，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蒂朗大人，你在想干什么呀！你品德高尚；你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令人永远难忘。如今，为了一些点滴小事，便想抛弃一切功业，丢掉一切奖赏。请你千万不要损伤你的身体，它永远是生命的榜样。如果做出相反的事来，你就失去你的荣耀和名声了，因为在这世界上，怜悯和德行总是比忿怒和怨恨更有价值。为了我的主人对你所说的一番话，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你便忍受不了，要将自己的爱情、身体以及灵魂都毁于一旦，就是由于殿下没有对你友好说话。凭我的信仰向你起誓，她不过是开玩笑，而你却立即恼怒起来。因此，我求你，将这些事情都抛诸脑后吧，宽恕你自己的年少气盛，别去惹恼命运，它对你仍然青眼相看呢。”

她说完话，便沉默下来。埃斯特法尼亚走进房间时，蒂朗看见她要下跪，便立即对着她也跪了下来。那是由于她是侍候皇帝女儿的侍女，而且也由于她是有地位的姑娘，是皇帝的侄女，希腊帝国爵位最高的马其顿公爵的女儿。蒂朗想给这位姑娘出于荣耀和地位的言辞以满意的答复，便拉她一起跪着，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我痛苦得难以忍受，因为它不肯止息，如同火焰不停地燃烧我的内心，使我又担心又难过。这是我抑制着的思想的火，它使我被爱情的痛苦所压倒，无法再活下去。我的灵魂在反对我的肉体，要将这人世间的劳苦一笔勾销。因为我想，如果我不受骗，在另外的世界一定会轻松得多，而且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超过一切。我不怕死，想到为这位贵人而死，死后还会在世间留下光荣的名声，都会说，白郎·蒂朗是为了人世间最美貌、品德最高尚的人而死去的。因此，小姐，请你走吧，让我单独在此受苦。”

皇储看见埃斯特法尼亚还未从蒂朗那里带什么信息回来，十分苦恼，无法忍受，按捺不住，便叫了另一位侍女，名叫普拉塞德米维达，自己头上披了一幅面幂，让人认不出来，两人一起下了楼梯，到了园子里，开了园子的角门，悄悄地来到蒂朗的行馆。蒂朗看见她走进房间，又趴在地上。皇储看见他们都跪着在说话，便开口对他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三十章

皇储如何请求蒂朗原谅自己对他的冒犯

“蒂朗，如果我说话冒犯了你，请你别记在心上，将那些气话都忘记了吧。这是很奇怪的事，心中有什么痛苦，便会被苦恼将同情驱逐，而同情又引起苦恼。然而我是充满信心的，总会被同情所征服，因此，对我说过的那些不恰当的话，我请求你的原谅。”

蒂朗眼见皇储以这样的爱心说出了这样的话，快活得成了

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子，仿佛得到了最终的胜利，谦恭得愿意听从她的一切吩咐。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殿下，既然双方讲和了，你就该允许他吻你的头发，如同你命令他那样。”

“我很高兴，”皇储说道，“让他吻我的眼睛和我的额头吧，如果凭着骑士的信仰，他不再干其他愚事。”

蒂朗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立了誓，于是痛苦便成了无穷的快乐和幸福了。

皇储由蒂朗和迪亚费布斯陪伴着很快便回去了。他们一直送她进了后花园。皇储命普拉塞德米维达去呼唤其他侍女，不一会儿，她们都进了花园，其中还有逍遥寡妇。这位老妇看见了她们的所有表演，心里惴惴然，就怕皇储又对她生气。不一会儿，皇帝来了，从楼上窗口看见下面花园里的蒂朗和女儿，便下楼来到花园里，对蒂朗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统领，我派人到行馆找你，没有找到；我很高兴看见你在此地。”

“陛下，”蒂朗答道，“我也在找你，人家对我说，陛下正在午睡。为了免得闹醒你，我便与这几位骑士到此地来了，想跳舞做点儿游戏。”

“我们做不了游戏啦！”皇帝说道，“我们要立即召集会议，情况紧急。”

他命令立即敲钟召集会议，等到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员都到齐，皇帝便命使臣当众宣读其军情报告，然后开言道，这样的坏消息应该让全体朝野人士都知道，因为那不是应该保守的秘密。然后皇帝又命使臣向会众讲述其使命。使臣谦恭地施礼致敬后，开始讲述以下的这番道理。

第一百三十一章

使臣向御前会议禀报其使命

“我奉总兵大人以及众将爷的将令，前来向皇帝陛下以及御前会议禀报以下的紧急军情：上星期四夜间，大约有一万四千敌军的步卒，埋伏进一片草场，那里比较潮湿，因此水草丰盛茂密，谁也看不见他们。等到太阳出来之后，我们只看见隐蔽着的马匹以及土耳其人的骑兵，他们大概有一千四百多，集结在一处河滩附近。马其顿公爵高傲而刚愎，下令吹起喇叭，全军上马。至于众将爷及其他众人，则由于经验有素，劝说他不宜出战，但公爵坚持出阵，不听劝说，便下令步卒、骑兵全体向河滩冲去，不料那里水深及膝，步卒、骑兵均只能落入水中涉水过河。

“费了好大力气，我军才爬上对岸，抵达敌军面前，但是大部分人马，爬了上去，却纷纷重新落入水中，被河水冲向下游。倘若公爵当时只要先往上游前行一里，便能让全体人马顺利涉水而过了。此时敌军稍稍往后退了一些，显出要占领一座小山模样，于是公爵便指挥全体人马追赶上去。那些出身世家的贵人，经历过多次战争，相信自己的能力，作战十分勇敢，表现出保卫皇室的耿耿忠心。那些埋伏在草丛中的敌军看见希腊人打仗如此英勇，便疯狂地冲了出来，杀进基督徒中间，杀得血流遍地。公爵支持不了这么厉害的战斗，便偷偷地溜出了战场，回到了原来远离敌人的地方，那些凡是来得及逃走的，也都随着他一起走了。

“摩尔人得到了胜利，便将城市包围。土耳其大王、苏丹，以及前来襄助的其他王爷也都来到。还有意大利和伦巴底的所有

那些提供资金的公爵、伯爵和侯爵。尤其是苏丹，他得知了消息，便自封为希腊皇帝，并且扬言不将公爵俘虏决不撤军。我得向你禀报，陛下，公爵只有一个来月的粮草了，至多也只能维持一个半月，因此，恳请陛下立即作出圣断，对这事件怎么处置。”

蒂朗问道：

“请告诉我，骑士，此次战役中损失了多少人马？”

骑士回答道：

“统领大人，事后我们在全军作了一番计算：阵亡、溺死以及被俘，加在一起，我们损失了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二名。”

皇帝说道：

“统领，我请求你为了对我们的主的尊敬以及对我的爱，能否迅速在十五或者二十天之内率领全军备足粮草，出发去援救战败的人。”

“陛下！”蒂朗回答道，“怎么说这样的话，竟然需要如此长久的时间，竟然二十天才能出发？而此时此刻，敌军正在围攻城池；他们锐不可当，可能将城池攻破。”

蒂朗又向使臣请问，敌人究竟有多少。使臣回禀道：

“据我所知，土耳其人很多，他们打仗在行，而且生性凶暴。然而我们估计，以及根据俘虏所说，他们的人数超过八十万。”

“那么，”蒂朗说道，“我认为应在全城发布公告，通知所有关过军饷以及愿意领饷的兵卒，都到皇库关足军饷。六天之内，全体整备出发。

皇帝觉得会议开得很好，对蒂朗所说的话表示满意，因为他看见了这是一位有勇有谋的骑士。

公告发出以后，城外的许多贵人也都知道了，带着休整好的马匹到城里来集合。从西西里来的人马也已作好准备。战败的坏消息传遍全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拥到广场上来，有的哭

兄弟，有的哭儿子，有的哭亲戚朋友，有的认为帝国即将灭亡，因为国土大部分已经沦丧，皇帝及其军卒的一切希望只靠着一个上帝。人们害怕，在敌人胜利之后，灾荒和饥馑便会接踵而来，城池将被焚烧，人们将受奴役。有两位爵爷劝告皇帝，将女儿卡梅西娜赶快送到匈牙利，到她的姊姊那里去。

蒂朗听见这样的话，心灵中就起了反感，脸色也变得死人一样。众侍女都看见了，甚至皇帝也动问蒂朗，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以致脸色都变了。

“陛下，”蒂朗答道，“今天一整天我胃痛。”

皇帝立即召来御医，给他服了药，情况便有了好转。皇帝看见蒂朗已经好转，便对女儿卡梅西娜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女儿啊，御前会议上说的那些话你认为怎样？我认为这样做很对，万一帝国灭亡了，你可以安然无恙。”

细心的皇储说了以下的这番话来答复父皇。

第一百三十二章

皇储答复父皇的话

“仁慈的父亲！为何你要拿我的生命和你的安宁去冒险呢？陛下应该明白，命运的些微小事，也会是很多危险的根源，因此，还不如一切听命于上帝。陛下的幸福日子虽然已经过去，未来的还在无知之中，然而切勿慌张。陛下不要让我离开你的眼前，因为我宁可在自己的祖国在你的身边死去，而不要安安稳稳地在异国过痛苦的生活，唉声叹气地过日子。”

皇帝听见女儿说出这样有道有理的话来，愿意跟他死在一起，心里十分高兴。

到了夜间，蒂朗已经得知所有的情报，便带着城里的两个人，他们熟悉道路，了解地理，率领部分人马出发，走了一整夜，次日又走了半天，来到一片平原，名叫瓦尔包纳，此处的一个谷地里满是大小牲畜，都是由于害怕敌人而聚到这里来了。蒂朗命令尽量收容马匹，由他手下的二百兵卒赶着，并且还命令一部分人到敌人的营地去收容，能抓多少便抓多少，都集合到一起，赶回城里。蒂朗等到第五天回到君士坦丁堡，便将这些马匹都配备给了兵卒。

次日上午，人们高举旗帜，游行庆祝。所有的人都顶盔贯甲，骑着马匹，准备出发。首先走在前面的，是皇帝的旗帜，由一位名叫丰塞卡的骑士举着，他骑的是一匹纯白的骏马。随后是绘着皇帝纹章的旗帜：蓝色底子中间一座银色的巴比伦塔，有一条披着臂甲的胳膊执着的剑，将塔横穿而过，下面是一行铭言："朕即顺运"。旗帜后面，便是皇家的全体卫士和仆从。随后便是佩拉公爵的旗帜，他率领着他的全家。随后便是巴比伦公爵的军团；再后便是西诺波利公爵和德佩尔塞公爵的各军团。后面又来了卡桑德里亚公爵和蒙特桑公爵的各军团；他们都是从拿不勒斯来的。随后便是圣马科斯侯爵的军团，来自威尼斯；以及蒙特费拉侯爵的军团。圣乔治侯爵的两匹马都披着锦绣的马衣；他的队伍也特别整齐，装备齐全。随后是佩卡拉侯爵率领的军团；戈阿斯特侯爵和阿雷纳侯爵则在他的队伍后面。布朗迪斯侯爵、普洛塔侯爵、蒙特内格雷侯爵，以及塔朗托尔王子的一位私生兄弟，都随后率领着各自的军团。在这之后，则是贝洛克伯爵、普莱加曼伯爵、阿格尔伯爵、埃戈斯·维瓦斯伯爵、布尔根萨伯爵、卡帕西伯爵、阿基诺伯爵、贝纳费里亚伯爵、卡洛·德·马拉特斯塔伯爵，以及西西里的雅各布·德·维蒂米拉伯爵，这些贵人也都率领着各自的军团。还有许多爵爷、将爷也都率领着

各自的队伍、兵卒，都在皇帝的库里关的军饷，一共四十八支人马，十八万三千兵卒。当所有这些爵爷、将爷以及他们率领的队伍在皇帝及众贵妇面前列队经过时，身为大统领的蒂朗，没有穿上全副甲胄，只穿了一身锁子甲，双腿和双臂披着护甲，外面罩着一袭皇袍，神态自若地在那里指挥全军。他的队伍是殿军，只打着他那金锁和黑鸦的旗帜。

皇帝看见所有的人马几乎都已出了城，便从楼窗口招呼统领，叫他先不要走，要对他说话，还要他带信给马其顿公爵和其他人。蒂朗当即答应。

就这样，全部人马都已到了城郊，蒂朗却返了回来，上楼进了皇帝的房间，看见皇帝正在与一位秘书写信。蒂朗没有说话，免得打搅。皇储看见蒂朗，便叫他，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照我看来，你肯定是要走了。我祈求全世界的上帝保佑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同亚历山大一样。”

蒂朗对她说的话很满意，便单膝下跪，吻她的手，表示准得好运。于是皇储又开口说道：

“你瞧，蒂朗，如果你在走之前想要我给你点儿什么东西，我肯定答应给你；我的心是从来不拒绝你的。”

“最尊贵的殿下，”蒂朗答复道，“你真是天下无双，如同凤凰一样，不仅庄严，而且高贵。而我，殿下，倘若你要赏赐我，那我便这样请求了，我将得到的恩惠要比全体圣徒得到的上天的荣光更高得多，我在人世间就不要其他的幸福了。然而如果我被殿下拒绝，那我就不敢开口了，除非殿下命令我。”

“统领啊，”皇储又说道，“今天你怎么像个傻瓜，仿佛你根本不懂得好，也不懂得坏。虽然我并未去过法国，你说的话我却都了解。你要求的是高尚的善心，而我要求的则是爱情的自由。只要君主愿意，信任便再也进不了他的家屋。”

“殿下，”蒂朗又说道，“请不要将我打发走，就像那些犹太女人。她们要生孩子时，来了阵痛，便求助于圣母马利亚，等到孩子生下来了，痛苦过去了，便举着白毛巾在屋子里到处喊：‘去吧，去吧，马利亚，从犹太女人屋里出去吧。’”

“傻瓜啊，”皇储回答道，“你说我聪敏，你无知，你每天都来点儿新花样，却不托人来帮你说话。可是女人说出话来是毫不费力气的，然而我看出来，如果我对你让步，你便会照你的办法行事。我对你说的这些，无非是问你需不需要黄金、首饰或者金钱。我很愿意给你，而且不让父皇得知。”

“殿下，”蒂朗说道，“我是殿下忠诚的仆人，我万分感谢殿下。但是我只要求殿下给我一个特殊的恩惠。”

“如果是诚恳的事，”皇储答道，“我会答应你的，不过首先我要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我是这样的材料做成的，从来不答应办不到的事，无论是好是坏。我说出的话不反悔。我的侍女们都知道，我的话从来是说一不二。”

“这真是最高尚的情操，”蒂朗说道，“而我，殿下，却只向你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赏给我你身上穿的衬衣，因为它最贴近你那宝贵的肉体，而且要让我亲手将它脱下。”

“圣母马利亚保佑我，”皇储喊道，“你说的是什么话啊！我愿意给你衬衣、外套、首饰，什么都给你，但是我不认为你的手可以触摸任何人都未曾碰到过的处所。”

于是她便立即进了房间，脱下衬衣，换上另一件。她又回进大厅，看见蒂朗正在跟众侍女调笑，便将他叫到一边，将衬衣交给他，并且当他的面把衬衣吻了许多次，以便让他满意。蒂朗满心喜欢地接过衬衣，便回行馆去了，临行时对众侍女说道：

“如果皇上叫我，对他说我即刻回来。我是去穿铠甲准备出发的。”

蒂朗回到行馆，穿戴整齐后，逢到迪亚费布斯和里卡多，他们也是回来穿新制的铠甲的。里卡多的铠甲上镶着一圈金穗的边，绘着如下的铭言："首尾不能兼顾"。而迪亚费布斯的铠甲则镶着一圈罂粟花的边，其铭言是："使人睡者令我醒"。蒂朗穿好了铠甲，便观赏起那件衬衣来，只见它全部丝织，带着很宽的红色条纹，条纹上面绣的是船锚，有着如下的铭言："幸福者毋需移动"。另一条是："平阳上无处坠落"。两边还绣着花，袖子很长很大，直拖到地。他便将其穿在铠甲之外，右边的袖子搭上肩头，左边的袖子缠在胳膊中央，用一条圣方济各的金绳索系住，绳索一头是一块圣克里斯托巴尔的金牌，另一头是一块耶稣的金牌，系得很牢，不会脱落。

三位骑士便这样穿戴整齐，来向皇帝以及众贵妇辞行。他们走到楼上，看见皇帝正在等待统领，想要跟他共进午餐。皇帝一看见蒂朗，便问他道：

"统领，你穿的是什么铠甲呀？"

"陛下，"蒂朗答道，"如果你知道它能起什么作用，你便会惊讶不止了。"

"我很想知道。"皇帝说道。

"它的作用，"蒂朗答道，"就是从善。那是我离开故乡时一位姑娘给我的。她是世界上姑娘中最美品德最高的一位。我不对你说她是谁，以免冒犯这里的皇储和其他姑娘。"

皇帝又说道：

"毫无疑问，世间不是为了爱，便没有武功了。"

"我向你保证，陛下，"蒂朗答道，"凭着骑士的信仰，在第一次战斗中，我要使敌人和朋友都惊讶万分。"

皇帝便开始与皇后及女儿进餐，统领在旁作陪。另外两位骑士则在另桌，与众贵妇众姑娘在一起。他们高兴地用餐完毕，

尤其是蒂朗，他在同一盘子里与皇储同吃，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幸福。餐后皇帝进了一间房间，又让皇后、皇储和蒂朗进去，然后众贵妇众骑士也都进去。皇帝当着众人的面，对蒂朗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三十三章

皇帝如何命令蒂朗上战场又如何向他提出要求和忠告

“直到如今，命运还在作对，使我们希腊帝国受到侵略，丧失自由。因为，像我儿子这样的骑士，战死疆场；像我这样的年龄，又无法挥戈从戎，幸亏有上天的旨意，对我们大发慈悲，给我们派来了白郎·蒂朗，让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寄托我们的全部希望。我们竭诚向你请求，因为我们素知你的骑士道功业名扬四海，克服过无数艰险，然而你肯定仍然愿意以你的智慧以你的力量为我，以及帝国和公众事务而出力。我已下令，所有的爵爷、将爷，都要尊敬你，听从你的指挥，服从你的调度。请你将我的这些信函转呈马其顿公爵，我的总兵，以及其他人等。”

皇帝说完话，蒂朗站了起来，回答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我们坚决寄托希望于全能的上帝，它是不会允许人失败的，因此我肯定能得到胜利。请陛下保持信心，有了上帝的保佑，你将是战胜一切敌人的胜利者。”

蒂朗跪了下来，吻了皇帝的手，向他辞别，同时也向皇后和皇储辞别，但是后者是从来不允许他吻手的，因此，他便站起来，吻了众侍女。皇帝交给他一只装着三万杜卡的钱袋，然而蒂朗

不愿接受，回禀道：

“陛下，你不是已经赏赐给我足够的武器、马匹和珍宝了吗？请别再赏赐了。”

皇储代答道：

“因为父皇心里高兴，你便接受了吧。”

于是蒂朗向众贵妇以及在场的众人辞行。等到他们到了楼下，要在宫门前上马之时，里卡多说道：

“皇帝正在楼窗口，众贵妇也都到楼窗口来看我们正好骑着披甲备鞍的战马，头上戴着头盔，挺起雄壮威武的胸膛，趁此机会，何不表演几个回合，先使矛，后使剑，显显我们的身手，不好吗？”

“好啊，”蒂朗答道，“我们来吧！”

于是他们都跨上了鞍鞯齐全的战马，戴上头盔，来到皇宫前面广场的中央。他们的马都是西西里的快腿骏马。他们先是各挺长矛，比试了几个回合，然后放下长矛，拔出了剑，互相使了几招，舞动剑背猛砍。最后两骑合在一起对付蒂朗；三人转着圈儿，你来我往地冲突、厮杀，真是好看。他们斗了好一会儿，便向皇帝施礼致敬，策动马匹，出城而去。

众贵妇都向三骑士遥画十字，祈求上帝保佑他们战胜敌人。

不用说皇储的那双天使般的眼睛了，那两道目光随他出了城也没有舍得离开。等到再也望不见了，目光便变成了爱恋的泪花，她的所有侍女也都学着她，泪水盈盈。皇帝也念念不忘他跟这三位出征的骑士度过的那么多互相切磋的愉快日子。

“说真的，我觉得蒂朗真是一位英武的统领，高尚的骑士。”

且说三位骑士到了郊外，便将战马交给侍童，换乘旅行的马匹。不一会儿，他们便赶上了大部队。两位骑士留下率领他们的队伍，而蒂朗则一个军团一个军团地向前走去，逐个巡察，让

它们个个保持严正的军容。

那一天，他们行军五里，在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地上扎下营寨。蒂朗作为全军统领，身不离鞍地到处视察，直到全部人马都安顿下来，营地内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然后蒂朗又逐个营帐地去邀请众位爵爷，来到他的大帐里共进晚餐。晚餐十分丰盛，简直与君士坦丁堡城内不相上下，因为他随身带了三名厨师，都是全法国最好的，他们足以为全军供应饭食。

晚餐之后，蒂朗命令手下的众将士都上马，一共约两千支长矛。他们值班一直到午夜，而且还派出人马另外到大路上放哨，查看有何动静。而蒂朗本人则在营地游动巡逻，忽而在这里，忽而到那里。到了午夜，他命令这两个人马休息，让另外的两个人马替换。他们都不准带侍童，必须全副武装，仿佛立即要投入战斗一样。

蒂朗在战时，睡觉不脱衣服，除非要替换衬衣。第二天黎明，天亮之前两小时，他便下令吹起喇叭，给马备鞍，他自己则望弥撒。穿戴整齐之后，便上马去命令全军武装起来，等到天一亮，便可以出发。这样的实战准备，一直实行到距离敌人一里半路，一座名叫佩利达的城市的地方。该城多日以来，一直想投降土耳其人，因为敌人势力强大，难以抵抗。

等到该城得知援军来到，十分高兴，便大开城门。但是统领不愿大白天进城，免得让敌人看见，然而保守秘密并不容易，首先得知有援军来到佩利达城的是土耳其大王，然而他不知道有多少，于是大王立即去告诉苏丹，苏丹说道：

“你以为会有人马开来吗？我们都知道，那个被称为皇帝的人只有很少的兵卒，就是那天来的那三三两两有气无力的人，根本算不得一回事，我连记都记不得了。那个马其顿公爵，早已逃跑了，不是被人打败，而是像受惊的鹿那样逃跑的。我们已经征

服而且占领了这个帝国的十分之九点五，只要去抓住那个马其顿公爵，向前再走二十五里路便到君士坦丁堡，拉着那个皇帝的胡子，将他永远打入大牢，让他的女儿卡梅西娜当我们的陪房侍女，他那皇后老妇给全军做饭便是，然后铸成我的一座金像，站在城内集市广场中央。”

土耳其大王回答道：

“王兄，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实现，然而还是以谨慎小心为是，不要不加考虑，如同特洛伊王那样，犯了错误，失去城池以及一切，就是由于他满不在乎，不将事情放在心上。许多王爷爵爷，也都是由此而失败的。他们要想进行征服，结果失败，后来落得自己也灭亡。”

“既然，”苏丹反驳道，“现在是这样，那就……”

他叫来一名在战场上值班的骑士，对他偷偷地嘱咐道：

“你瞧，那个土耳其懦夫，害怕得不知羞耻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疯话。为了让他放心，派一个人去打探一下到佩利达来的大路。”

这位骑士没有像苏丹嘱咐的那样，只派一个人，而是派出了四个人，到佩利达城附近去打探到底来的是些什么人。

次日，蒂朗进了佩利达城之后，便一家一户地去劝告所有的居民，喂好马匹，备好鞍子。等到这些事情做好，他便带了一位熟悉地形的本地人，秘密地骑马来到离敌营十分近的地方。他们从一座小丘上看见敌人如何轰击一座村落，村落里面的人不停地往外铲土，把围墙里外都堆得满满的，因此，石弹打到墙上，只能在墙上打个洞，不能将墙轰坍。

蒂朗将战场进行了一番观察，看见这座村落周围都是敌人和敌人的营寨，不可能出进而不被敌人抓住。一边是土耳其大王的营寨，另一边是苏丹的营寨，都是色彩缤纷的彩色帐篷。蒂

朗看够之后，返回城去，经过一道山梁，便看见了那四个摩尔人，正在那里东张西望。

蒂朗进城下了马，走到广场上，看见大部分兵卒都在那里，便对他们说道：

“弟兄们，过来。我们去侦察敌军的营寨了，回来的路上发现了他们的四名细作，谁愿意去抓就快去！抓来活口，每个赏五百杜卡，提来首级，每个赏三百杜卡。”

立即便有七名熟悉地形的兵卒，答应下来，跑步去了。此时天色已黑，已经不会被人看见。他们走了一段路后，有一名兵卒说道：

“伙伴们，我们得这样干：我们在此地附近的一条溪水边上埋伏好，藏身在树丛里。等到明天中午时分，由于天气炎热，那些摩尔人肯定要下来到这里喝水的，我们便可以捉活的了。”

他们一致同意，便都很好地埋伏起来。次日太阳出来，便看见他们正在那山梁之上。因为天气很热，他们十分想喝水，便下来到了溪水旁边。躲藏在近处的一名基督徒便招呼同伙道：

“谁也别动，让他们喝个够，因为喝饱了是跑不快的。”

就这样，这四个细作便尽情地喝起水来。基督徒忽然喊叫着从树丛中跳出来，立即抓住了三个。另一个拔腿便逃，他们追他不上，便对他射了一弩箭，射中腰部，叫他立即倒下。他们割下他的脑袋，挑在矛尖上，另外三个人捆得结结实实，回到了统领面前。

蒂朗见了，十分高兴，便命人将这三个细作严加看管。他问那几名抓住细作的兵卒道：

“你们要什么？”

“统领大人，”他们答道，“我们该赏一千八百杜卡。但是大人如果随意赏一点儿，勿论多少，我们都乐意。”

“上帝保佑我，”蒂朗说道，“这种事我可不干。你们应该得到满足，因为你们干得好。”

于是他将他们安排在餐桌头上用晚餐，比众公爵、众伯爵、众侯爵都坐在前面。晚餐后，蒂朗赏了他们两千杜卡，外加每人一袭绸袍。其他兵卒看见统领如此慷慨，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物。

蒂朗已经下令当晚全军都要早早吃罢晚餐，备好马匹，武装齐全，准备战斗。等到夜深以后，蒂朗命令城内的人马全部列队出城，步卒骑兵都走得整整齐齐。大队之后，还有三千人，赶着一批母马。等到临近敌人营寨，他将兵卒分开在两边，让那批母马先向前行，但是不让自己的公马闻到气味。

母马到了敌人营寨的门口，便进去了，后面赶马的人也都跟着进去。到了营寨里面，分成两拨，一拨前往苏丹的营盘，另一拨前往土耳其大王的营盘。营盘里的那些公马闻到了母马的气味，都骚动起来，有的使劲蹦跳，有的挣脱了缰绳，有的拖走了拴马桩。只见那些挣脱出来的公马在营地里到处乱跑，追逐着母马。营盘里敌人的骑兵看见马都跑散了，纷纷从帐篷里出来，跟在后面追赶；有的只穿衬衣，有的披着外衣，但是都没有拿武器，因为他们是正在睡觉而惊醒的，而且他们睡觉时根本没有想到武器，仿佛都是睡在最牢靠的城堡里一样。

这种混乱的状况持续了好一会儿，营寨里被乱蹦乱追的马匹弄得一团糟。此时，蒂朗率领着一半人马从一边扑了进来；佩拉公爵带领着另一半人马，高喊着圣乔治的名字，从另一边杀进。不一会儿，许多帐篷被冲垮倒塌，死的伤的不计其数。土耳其大王听见外面大喊大叫，赤手空拳地从帐篷里逃出来，跳上了一匹马。但是他的马却立即被一名基督徒兵卒杀死，还顺手在他脑袋上砍了一刀。他的一名仆人骑着马过来，立即跳下马，将马

让给了大王。于是大王又上了马，虽然仆人已被杀死，他却接过了仆人的剑，逢人便砍，模样十分凶狠可怕。谁都知道，敌人势力强大，好像难以战胜，因为他们素来勇敢善战。

土耳其人尽管来不及拿武器，而且大部分都没有马匹，却都随着他们的大王逃出了营寨。那位大王经过一番包扎，便派人去通知苏丹，叫他赶快也逃离营寨，因为仗已打败，营盘也都毁了。此时苏丹带着他手下的一批人马还在苦战。土耳其大王尽管受伤，却仍然就近找了一副锁子甲穿上，返身进了营寨去营救苏丹。苏丹正在危急关头，幸亏没有人将他认出来，因而土耳其大王来得正是时候。这位大王真是个勇敢的骑士，在众人之中显得光荣而高尚，能够不避艰险而救人于危难。苏丹被救出营寨之后，两人看见尸横遍野，营盘扫平，便商量率领残兵败将撤退，因为实在难以抵敌。在希腊，没有哪次战役比这一次更加激烈的了。

最后，土耳其大王和苏丹终于各自收集残部，一个取道山岭，另一个取道平原，返回本国去了。蒂朗在他们背后分兵紧追。追上就杀，不留一个俘虏。那些走山路的幸得逃生，而那些走平原的则非死即伤。

追出三里之后，走山路的逃兵（他们的路程短得多）到了一条河边，河上架着一座木桥，可以安全地过去。苏丹率领残兵过了桥，看见基督徒兵卒还在追来，便将桥拆断了，于是双方谁也过不了河。未过桥的残兵都被杀死，过了桥的则因而得救。

蒂朗那天的胜利极为出色，人们都称赞他和他指挥的人马取得的胜利真是天意，而蒂朗则逢到了好运。因为基督徒兵卒追到桥头时，那里还有四千多土耳其败兵，来不及过桥，有的跳进水里想游过去，但是溺死了不少；有的则逃上了一座高山，在那里筑寨坚守。等到统领率军从平原返回，看见了高山上的土耳

其人，便向他们追上去，但是决定不向他们进攻，而且予以围困。他在山脚下部署了兵马，并让众爵爷、众贵人在此安营扎寨，因为此处既有草地，又有林木。

正当大军跟着母马冲击摩尔人的营寨之时，战斗开始，厮杀之声惊天动地，无处不能听见。其时马其顿公爵正在那座被敌兵围攻的村落里面，他听见外面喊声震天，便以为最后的战斗已经来到，因为他们早已失去了得救的希望，认为无人会来援救他们，只好准备去当异教徒的俘虏，或死或活都没有什么紧要了。他们听见喊杀之声不绝，而村落又不见有人来进攻，心里十分奇怪。等到白天到来，太阳升起，由于残兵已经逃走，喊声止息，便看见皇帝的旗帜在全营飘扬，甚至还看见在田野上逃跑的土耳其人。于是村落里的人便出来，招呼那些还留在敌人残存营寨里的兵卒，他们有的负了伤，有的正在收集战利品，待他们进村之后才得知，皇帝如何派来了一位大统领，他又宽厚，又严厉，又能干，又英勇，因此打了大胜仗。

马其顿公爵知道了一切，看见周围敌人一个也没有了，便带着他手下的全部人马，有的是伤员，有的是逃不了的，都来到残存的敌营之中，大肆劫掠。因为敌营之中还残留许多金银、被服、武器、珍宝、粮草，扔在那里。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哪次罗马战役或者特洛伊战役中被攻破的营寨花了几小时方劫掠一空的。

他们抢夺够了，便得意地回进村落，加强守卫，并且传下命令，如果蒂朗或者其部下来了，一律不准他们进村。因为吃尽苦头而想得到一点好处，也是人之常情；可是这座村镇已经半毁，如今却成了巨富。他们将掠夺来的东西都保藏妥当之后，这位公爵便出来随着原野上旗帜的道路赶来，一路上他和他的部下都为那么多的敌人尸体而赞叹不已。

留守敌军残营的兵卒急忙去向统领禀报，说是又有人马开来。蒂朗便赶紧上马，率领兵卒作好战斗准备，因为他以为敌人又回头来进攻那座村落了。于是双方在半路相逢，等到走近，才都认了出来。蒂朗摘下头盔，交给身边的侍童；其他的众将爷也都跟着摘下头盔。等来到公爵面前，蒂朗下马，走上前去，向公爵深深施礼。公爵却一动未动，只是举手过头，未开口说话。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样很不礼貌，于是都没有下马。蒂朗重新上马，对他说了几句话，而对方却爱理不理，但是随他来的众骑士、众士绅却都热情地招呼蒂朗以及扈从的将爷们。胜负双方的人马合在一起，走近营地。

蒂朗问公爵道：

“大人，如果你觉得那片地方使你喜欢，那里林木茂密，而且靠近河边，我便将我的人马移往别处。”

公爵答复道：

“我不想在你的附近，还是我去另找别处吧。”

“也好，”蒂朗说道，“我这样对你说是客气，是对你的尊重。”

公爵不听，拉拉缰绳拍马向前，依旧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他将他的大帐支在一里之外的上游。

蒂朗回到自己的营帐，叫来麾下的三位骑士，派他们到公爵那里，去对他这样说道：

“大人，我们奉统领大人之命，前来邀请爵爷去与他共进午餐。尽管他知道爵爷的饭菜更好，但是他已经准备就绪，只要到那儿洗洗手便可以坐下来吃了。”

“这个人真讨厌，”公爵回答道，“我不去。”

于是他生气地转过了背。那三位使者不再说什么别的话，从树荫底下走出来，正要上马，公爵却将他们叫住，对他们说道：

“去对蒂朗说，如果他愿意来跟我共进午餐，将使我比到他

那里去更为高兴。”

“大人，”其中一位使者，也就是迪亚费布斯答道，“既然大人的驻地没有一处炊烟(叫我这样说真是可耻)，怎么还吃得成饭？你只能给他吃鸡吃的食，牛饮的水。”

公爵气忿地回答道：

“我可以给他吃母鸡、火腿、鹌鹑、野鸡。”

三位骑士不想再听他的了，便回转自己的营地。

他们走后，有位骑士对公爵说道：

“你没有听明白他的话；他对你说的是你只能给他的统领吃鸡食，喝牛饮。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鸡吃的是谷子，牛饮的是清水。”

“凭着我父亲的骨殖！”公爵说道，“他说的是真话，我却没有听明白。这帮外国佬很高傲，如果我听明白了，我早就叫他们抱头鼠窜地逃回去了。”

听了这样的回报，蒂朗便不再去管他，自己与在场的众爵爷、众将爷一起吃饭。饭后，蒂朗骑上马，带着二百名骑兵到一里之外的一处名叫米拉佩斯的村镇去。这座村镇就在河边，当时土耳其人占领着它，后来得知战争失败，便放弃村镇逃走，只留下原来在此地土生土长的希腊人，而且还有充足的存粮。统领率军一到，村民便将村寨和堡垒的钥匙献上。统领进了村镇，便发布命令，凡是向军队供粮者，一律公卖公买，因而营地的粮草得到村镇的充分供应。

统领又向村镇的官吏们发布了命令，在附近竖立起六七座绞架，每个绞架上吊一个尸体，然后四处传播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因为企图强奸妇女，另一个是抢了东西，第三个是买了东西不给钱而被绞杀的。蒂朗回到大营后，发出公告，命令全军：第一，不准进入教堂抢劫财物；第二，不准强奸任何地位的妇女；第三，不

准买东西不付钱。如有违令者，立即处死。众兵卒听了公告，看了绞架上的死者，大为震悚，军威为之大振，蒂朗也更受众人拥戴。

入夜之时，被包围的土耳其人（他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派人前来谈判，因为他们非死即俘，没有其他希望。他们要求统领保全他们的生命，他们甘愿放弃自由，充当奴隶。这一次蒂朗发了善心，不再严厉对待，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给他们送去了粮食。

次日早晨，统领下令架起一座美丽的大帐篷，跨在两边河流之间；帐篷上面悬着一口钟。这座帐篷是做弥撒和召开会议用的。这里正好是一片大草地，位于蒂朗和公爵的两座营寨之间，到了做弥撒的时候，蒂朗出于礼貌，派人去请公爵来参加，但是公爵生性高傲，竟然予以拒绝。他手下的众贵人却都很高兴地来了。蒂朗十分谦虚，丝毫不拿统领的架子，望弥撒之时总是随在众贵人的后面。弥撒结束之后，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派圣乔治侯爵，埃戈斯·维瓦斯伯爵，以及两位男爵，作为军使，去见马其顿公爵。他们到了公爵面前，圣乔治侯爵代表众人，说出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三十四章

蒂朗如何派圣乔治侯爵等人作为军使去见马其顿公爵

“公爵大人，不要为我们的行动惊讶，因为我们是奉我们的统领大人以及众位爵爷之命才到此地来的，目的是要求你将你

从我们敌人营寨里得到的财物，按照规矩，分给我们。”

侯爵不再说话，等着答复。

“我耳朵里听见的真是好消息，”公爵答道，“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你们以为我会这样做吗？我们流血流汗，日夜辛苦作战，保持着骑士道的本色，对付信仰的敌人，享受不到一点儿肉体的快活，舒适安乐的睡眠，只是天天与铁甲打交道。我们的双手也摸不着声音美妙的乐器，只是日夜紧握着剑柄矛把；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卧室里教堂里的美貌妇女；我们的双脚也跳不了舞，做不了游戏；眼睛只能看着敌人，脚只能冲向敌人。如果我们从包围中冲杀出来，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也是全属正当。你们凭什么来要求与你们完全无关的东西？去对你们的那个统领讲，还是回到他的本乡去吧，否则我就得让他喝足够的清水，喝到一半便够他受的了。”

侯爵反驳道：

“我既不是喇叭也不是传告。我看你还是自己去对他说，或者派人去对他说，他会立即满足你的。至于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我们相互了解，亲如手足。你的那些勇敢，我都懒得用耳朵来听。你这种人只能叫做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害怕的骑士。你除了连连打败仗，牺牲了许多镀金马刺骑士的生命，还干了些什么？许多高贵的人，不是战死便是被俘，难道不是你的过失？你任意洗劫了敌营，不是按照军中规定，也未根据皇家御旨，而是像小偷和窃贼那样行事。哼！你直至今日，还保留着这个职位，根本不是由于你有什么能耐，那是只有高尚的人才当得起的，而你却靠的是奸诈欺骗。你就是用这种手段背叛了你的皇帝。他对你十分痛恨，而你还这样大模大样，自以为是，说话如此无礼？”

“我知道，”公爵争辩道，“这些疯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你想

说的，都是你那公爵兄弟，或者是那个新的统领想说的。这一次，我饶了你，下一次可不行。”

“饶了你自己和你手下的那些人吧，”侯爵说道，“我不用你饶，你也饶不了任何人。我敢断定，佩拉公爵以及我的新统领从来不说坏话，他们的光辉名声将会传之永久。他们现在围困着曾经将你围困的人，为此，全体骑士都精神奋发。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现在还说这样的话有什么用，”公爵答道，“我已经说过，我不愿意。”

“既然你一口咬定不愿意，”侯爵说道，“那么我们不得不诉诸武力了。武装起来，集合你的人马，不到一个小时，你便会看见颜色了。”

众军使便都上了马，返回营地，看见统领和众爵爷众将爷还在大帐内议事，侯爵便将公爵的答复，以及双方所说的话都一一作了回报，最后说道：

“大家上马，这样的侮辱不能就此了结！”

侯爵说着，便冲到帐外去备马，其他的人也都跟着。

统领看见营中乱了起来，便尽力劝阻，并且立即发出一道公告，谁也不准备马，违者处死。他自己上上下下地到处奔跑，拉住那些骑士的马缰，不停地劝说，要求那些爵爷们别闹事，说如果自己人内部闹起来，那帮土耳其人会乘机反扑的。

“我们多丢脸啊，我们的营寨都在他们附近。我们是自己人，不要互相残杀！”

他这样向众骑士反复劝说，不能用骚动和混乱来玷污骑士道。如果再不听，便要用骑士道的纪律来予以处罚。蒂朗总算这样好说歹说地将众人安抚下来。

然后，他又到了马其顿公爵的营寨，看见他已全副武装，跨

着战马，率领着手下。蒂朗对他也作了一番劝告，便返回自己的营寨，但公爵却仍然不准其部属卸甲下马。

等到恢复了平静，蒂朗便命人到敌人遗留的残营中去，将敌人尸身上的长衫都脱下收藏起来。有几位骑士问他留着干什么，他回答说万一有用。

正当战事进行之时，摩尔人已经打败，在追兵前面抱头鼠窜，迪亚费布斯便考虑到了目前，也考虑到了将来，如何为蒂朗造就名誉和声望。他在战场上作战时靠近蒂朗，向他索取代表统领职位的指环。蒂朗没有答话，便脱下手套，捋下指环交了给他。迪亚费布斯待留片刻，其他人正在敌人后面穷追猛赶，他却叫住了手下一名侍从，此人十分忠诚可靠，便将指环交给了他，同时教会他见了皇帝说什么话，见了卡梅西娜说什么话，见了其他人又说什么话。

这位侍从奉了主人之命，立即掉转马首，踢动马刺，一直不停地奔驰，抢在所有人之先奔到了君士坦丁堡。侍女们正在王宫楼上的窗口闲看，看见他来了，认识他是毕里默斯。她们急忙走进皇储的房间，向她禀报道：

“殿下，毫无疑问，有人来送我们骑士的消息了。毕里默斯正在十万火急地飞奔而来，他带来的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这么说，是因为他的马跑得太快了。”

皇储放下刺绣，立即来到楼梯口。她看见毕里默斯正好跳下马来，马身上汗水淋漓，仿佛雨水那样在往下滴落，便向他动问：

“好朋友，你带来了什么消息？”

“殿下，太好啦，”毕里默斯答道，“皇上在哪里？赶快让我见他，我要向他讨赏呢。”

“当然要赏你的了，他赏我也赏。”

她拉住他的手，将他领到皇帝的寝宫，使劲地撞门。毕里默斯见到皇帝，下跪禀报道：

“陛下，好消息，请给赏赐吧。”

皇帝立即答应。毕里默斯便呈上蒂朗的指环，详述了战役的经过，如何将土耳其人打得一败涂地，真是伟大的奇迹。

“统领与迪亚费布斯正在率军追杀那些正教和陛下的敌人，将他们杀得落花流水。统领大人交给我这只指环，回来呈给皇上，以示我们的上帝护佑陛下的圣宠。”

皇帝答复道：

“朋友，你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我十分欢迎。除了天上的荣光，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皇帝下令全城鸣钟，全体朝臣都到圣索菲亚教堂去向上帝和圣母表示谢恩，有幸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众百姓得知这个好消息，看见皇帝如此快活，便全城欢腾起来，都由于帝国恢复了古老的主权和自由而高兴。

皇帝赏给这位来报信的侍从两千杜卡，一袭绸袍，以及一匹西西里骏马和武器等物。皇后赏给他当时自己身上穿的一件衣服，那是一件貂皮出风的黑天鹅绒礼服，而且当着众人，将其脱下，命他换上。皇储赏的则是一挂粗重的金链。

次日，皇帝写了一封信函给统领，打发这位侍从带回营地去。

蒂朗安抚了营地众人，当天便点了一千六百骑兵出发，去收复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村镇和城堡。

又过了一天，苏丹派来三名使臣，求见蒂朗，但是因为河上的桥断了，他们是乘了一条渔船过河来的。过河来的使臣之中，有一位十分有学问的人，此人主意极多，土耳其大王将他当作父辈那样尊敬，在异教徒中间，这样能有主见，能言善辩的人，实属

少见。这位摩尔人名叫阿卜杜勒，然而由于他的智慧，获得了所罗门的绰号。他手执一根木杖，杖头上缚着一张白纸，高高举着，作为和谈的信号。

马其顿公爵看见了他的这个信号，也以同样的信号答复。于是这三位使臣便直接来到了公爵的大帐里，以为这一位便是统领，便向他呈上信件。公爵将来信看过，说不是给他的，便派人去通知蒂朗，说是苏丹派使臣来了。当时蒂朗正好在大帐内望弥撒，于是便立即下令全体集合，升帐接见。

众爵爷众将爷到齐后，蒂朗升帐，众使臣受到礼貌的接待。他们向蒂朗呈上苏丹的信函。信函被当众宣读，其内容如下。

第一百三十五章

苏丹致蒂朗的信函

朕阿尔米尼，奉天旨意，乃巴比伦之大苏丹，三大领地：希腊帝国、耶路撒冷之所罗门神庙、麦加之圣庙之主宰，普天下一切摩尔臣民之统治者，先知穆罕默德神圣教义之保卫者，肃穆尊荣，万世一统，谨向白郎·蒂朗阁下，信仰基督教之希腊统领，尊贵荣耀之骑士，致以诚挚之敬礼：启者，经由朕躬与土耳其大王以及五位王爷并国内十位王爷共作商议，如若阁下愿意和平，休战六月，吾等均将欣然同意，以示对上帝之尊重。来者三臣，均已授权，祈予信任。

信函读毕，蒂朗便请三位使臣阐明其使命。其中一位站起身来，向众人施礼已毕，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此人便是名叫阿卜杜勒·所罗门的使臣。

第一百三十六章

苏丹的使臣如何阐明其使命

“我等代表至尊的苏丹和土耳其大王，谨来此向希腊大统领白郎·蒂朗提出请求：阁下以胜利之手，已经攻克我方光荣的营寨，其中无数财宝，也已被阁下以及阁下之所属占有，此乃兵家之常事，不足为虑。唯在此杀戮之余，阁下所俘之众多高贵骑士之中，有一名孩童，彼乃大苏丹之小舅子，苏丹妃之亲弟。因此，恳请阁下以骑士之尊，凭你至爱的贵妇之情面，无论她是贵妇或者小姐，已婚或者守寡，或者目前尚在争取其爱情之时，仅以上帝将来升尔天国的允诺，予以援手，赐以自由。倘若不是由于仁慈，而是要求赎身，则是金是银请提出公正数额，必将如阁下所愿。”

使臣说完之后，蒂朗立即作了如下答复。

第一百三十七章

蒂朗如何答复苏丹的使臣

“公平正直地办事，不会令人觉得难堪，虽然其结果如何，还得要看运气。因此，即使难以确定，也不必担心。我们是能够郑重考虑的，这当然不在话下。我凭着我的权力，正想对苏丹做些好事，而不冒犯我们至尊的皇帝。既然阁下以我在人世间所至爱之人的情面，请求我释放一名俘虏，出于对她的尊重，我也得照办。因此，我就将他交付给你，连同另外四十名。我已经应允，

也对你的使命作了答复。”

蒂朗召来典狱，请使臣们随着他去，点出四十一名俘虏，交给他们。典狱立刻照办。

众使臣走出大帐之后，有一位认识土耳其人的希腊骑士，他知道俘虏之中谁地位高贵，谁可以索要高价，便开口说道：

“统领大人，我当着众贵人之面，请你将你答应众使臣交给他们四十一名俘虏的话，重新加以考虑。这些俘虏之中，有的是能够要求付出二万五千或者三万杜卡才可予以释放的。因此，需要更改一下，应该释放那些拿不出钱来的人，留下能够要高价的人。他们如果要走那个孩童，那就太心满意足了。”

“我能够拿更有价值的东西给人，”蒂朗答复道，“我的灵魂便更加得到安慰。赐予，不能以无价值的东西，而应该以价值高的东西，这才是正理。我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以及皇帝的名义，赐予他们以自由的。”

蒂朗说了这些道理之后，又对所有在场的众爵爷、众将爷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众位爵爷，众位将爷，我们已经知道苏丹和土耳其大王来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休战是否能使皇帝满意，也是否能对国内的事务有利。”

马其顿公爵首先讲话，他说道：

“高贵的爵爷们、将爷们：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决定，因为我是皇室近亲。如果要商议，就在此地商议。人家已经给我们六个月的休战，也许还会延长，这样的和平，皇帝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只能如此。要是能延长到一年两年，那我就更满意了。在这期间，我们能够得到休息，也能够迫使敌人让我们自由生活，造成这种局面对我们大有好处。”

佩拉公爵听着便忍不住了，由于皇储的原因，马其顿公爵和

他经常互相使坏，因为两人都想与皇储结婚，所以佩拉打住了公爵的话，开口说道：

“命运总是对追求它的人格外垂青，对这些人是一种方式，对那些人是另一种方式；然而命运更多的是反对骄者，因为骄者无视一切，因为骄者只要求独一无二，因此骄者必败。诸位大人来到此处，并非是专为这样的骄者撑腰的。因此，诸位大人，我认为，为了给皇上效力，为了使帝国和百姓得到彻底的休养生息，我们不能让敌人休战，给敌人和平。此次战役，我们依靠上帝的帮助，得到了胜利，我们以后还能够得到。现在我愿意听听各位大人都有何高见。”

许多人认为可以接受休战和和平，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佩拉公爵说得对。

“如今，”蒂朗说道，“大家都已发表过意见，现在轮到我了。为此，皇上才交给我统领的权杖的。”

于是他便取出了皇帝命令他带交总兵以及其他将爷的信函。众人读过信函，蒂朗又说道：

“我站在皇帝陛下这一边；我对众位大人众位将爷说：要给这么一帮恶劣的家伙以休战，实属无此必要。凭着他们使我们流的那么多血，凭着高尚的骑士道精神，我认为他们所要求的六个月休战或者和平，是由于众所周知，在此期间，热那亚人的船队又要来到。这些船队正在不停地给他们运送人员和马匹。这样一来，他们伤亡的那么多人，又会有那么多的人来补充。到后来，基督徒这方面便无足够的力量将他们赶出去了。他们在绝望之时，便提出来要求和平。我看，这样不行，也干不得。如果有可能，我将继续不停地战斗下去，直至将他们全部逐出于帝国的国门之外，缔结最后的和平。”

马其顿公爵却又说道：

“蒂朗，你不要和平，不要休战，我却是要的；我就要这样干。我还要劝告我的部属，也都跟我一样干。”

“公爵大人，”蒂朗答道，“请不要将皇上安排好的事情打乱。如果你要乱来，我便将你监禁，押回皇上那里去。此事使我极为恼火，因为我不是到这里来取得什么好处的，我只是来为皇帝陛下效力，对他表示尊重的。我已经得到了他很多的荣耀，因而我在这里负责，如同一位普通的骑士一样。而你呢，大人，你丢掉了你所有的土地，尽管你如此高贵，却含羞忍辱地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听听那位著名的贤哲莱克西是怎么在其书简中说的吧：‘任何骑士，必须保持人间三事：曰荣耀，曰财富，曰生命。为荣耀，以财富和生命予以保持；为财富，则以生命加以保护以防被夺；为生命，则必倾注荣耀和财富以使之继续维持。’因此，公爵大人，应该鼓励所有参加战斗的人，让我们心甘情愿地起来，去恢复你的失地和你的家园，切勿将我们的良好目的引入岔路。”

此时，公爵眼睛里满含着泪，站了起来，走出大帐；而蒂朗则率领其部属，也回进自己的营地。

蒂朗下令，在营地附近一道清澈的河流边上架起一座凉棚，摆开许多桌子。蒂朗请来众使臣以及得到释放的众俘虏在左边下首的一排桌子坐下；又请来众爵爷众将爷在右边上首的桌子落座。然后端上来烤鸡、火腿、雉鸡、米饭、炖肉等等佳肴，以及各种美酒。众使臣看见自己和众爵爷众将爷受到同样热诚的款待，心中十分高兴。吃罢饭后，又摆上了各种点心、甜食，以及坎迪亚名产白葡萄酒。

席间，圣乔治侯爵问他们在此次战役中损失了多少人。对方答复说，大约有五万多人或死或伤或俘。餐毕，众人又回进大帐。蒂朗命人去请公爵来听给众使臣的答复，但是公爵回答说

他不能来。

众人与众使臣都在大帐内坐定，沉默片刻，蒂朗便开口作了如下答复。

第一百三十八章

蒂朗给使臣们关于其使命中各事项的答复

“骑士们的高贵品德，在于追求光辉战斗的结局和荣耀。你们可惜已经忘记古代希腊人的名声，那是与特洛伊一样永世难忘的。当今皇上继承了光辉灿烂的古代希腊骑士道，享受着全世界君主的至尊至荣，而土耳其大王和苏丹两人竟然对上帝毫无畏惧之心，也不怕举世基督徒百姓和摩尔百姓的谴责，竟然以暴力僭越帝国之尊号。我依靠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助，赐我以力量，必要诛杀此二罪人。彼等极为恶劣，竟然与皇帝为敌，侵吞他帝国的大部分土地，而且甚至还想吞没其全部。我认为，此乃极端残酷，极端野蛮之行为，有辱于皇帝的尊严和名声。以上所述之种种事实，请即回去禀报土耳其大王和苏丹。现今我决不给予他们和平或者休战，除非他们当着众骑士之面，脸向天方，庄严设誓，在六个月之内，他们以及他们部下的全体人员，立即撤退，交还全部侵吞的帝国土地。不要以为我说的话无足轻重或者是夸张吹牛，我是为了争取上帝及其正义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的是判官，而缺的是律师。”

他的话讲完之后，使臣阿卜杜勒·所罗门站起来反驳道：

“倒霉的命运，你怎么会让这位新上任的统领在此次战役中得到胜利呢？他获得了光荣，名声，尊严，而给予摩尔人以极大

的损失！为了增强你的精力，统领大人，我愿作为敌人，给你一些忠告，让你记住那些维护你的尊严和名声的事情，因为慷慨的命运已经作出了表示，勇敢的统领。但是你应该千万小心，不要丢失它，因为那是给予品德高尚的骑士们的。在罗马人的时代，他们有了你现在这样的运气，就会心满意足，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高贵，由于光辉的现实而忘了你的名声。不要以为我会在战争的威胁下乞求和平，既然你不同意，那就等着新月出现后的第十五天，就会有无数的摩尔人到来，将连大地都站不下。”

阿卜杜勒·所罗门将脸转向河水，这条河名叫塔拉西梅诺，说道：

“宁静的塔拉西梅诺河啊，你的脸是白净的，但是过几天便是血红的了！战争将会十分厉害，符合全世界的名声。统领大人，我为你的皇帝哀叹；但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一个最美最好最强的国家，必定会受到邻国的羡慕而想侵占它。为此，希腊人历来都要对付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残酷的战争。这很不公平，为什么要按照你们希腊人的要求，让已经占领了许多土地的诸王和诸贵人将土地交出来。你与你的部下最好还是抓紧你们的信仰，那才是好基督徒所应该做的。”

说完，众使臣便告辞走了；他们已经到了河边，蒂朗还给他们送来许多礼物，他们十分感谢。

他们乘小船过河去后，蒂朗命令迪亚费布斯当夜便率领人马押送俘虏回君士坦丁堡去。

迪亚费布斯进君士坦丁堡时，城内的众百姓，男男女女都到街上来看俘虏。到了广场上时，皇帝及众贵妇也到窗口来观看。所有的俘虏都用绳索捆绑着，一个连着一个，后面便是夺到的苏丹以及其他人的旗帜，在地下倒拖着，作为胜利的表示。皇帝及众人都称颂蒂朗，称他为胜利者；众骑士十分高兴，都因为打了

胜仗而欢欣。迪亚费布斯以蒂朗的名义，交给皇帝四千三百名俘虏，为了让希腊人得知他的高尚和慷慨。皇帝欣然接受，下令严加看管。

之后，迪亚费布斯上楼去向皇后和皇储问安致敬，又向在场的众贵妇施礼。皇帝命他当场脱盔卸甲，给他换上一件绣金缀珠的袍子穿着，袍长及地，以御寒冷；又命他在宝座前面的踏脚上坐下，众贵妇都围在他的周围，让他讲述战事的经过；从出发的那一天讲起，一直讲到眼前。可以想象，迪亚费布斯是决不会忘记满口称赞蒂朗的，他那如此辉煌的功业，使皇帝感到不知怎么说才好。不但皇帝满意，皇储当然更加满意。那天晚上，迪亚费布斯在宫中受到百般款待，要什么有什么，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仆役，当然别人不行，他只要姑娘们为他服务。

晚餐之后，皇帝拉着女儿的手，迪亚费布斯则挽着皇后的胳膊，走进专为迪亚费布斯准备的房间，后面尾随着众贵妇，对他表示十分的尊敬。迪亚费布斯跪下，对皇帝及众贵妇表示感谢。直到半夜，君臣还在谈论战事。皇帝动问，统领下一步想怎么干。迪亚费布斯答道，毫无疑问，在几天之内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一场恶战。皇帝为了让迪亚费布斯休息，便带着众贵妇出了房间，不许迪亚费布斯相送。

次日，皇帝买下了俘虏，从国库里提款，每名俘虏十五杜卡。将款项全部付给迪亚费布斯，以便他转交给蒂朗。

皇储得知迪亚费布斯办完了公事，便将他请到自己的闺房。迪亚费布斯正想去见她说话，也想见见自己钟爱的埃斯特法尼亚。皇储一见到他，便对他说道：

“我的好兄弟，你从那位俘虏了我灵魂的骑士那里，带了什么好消息来啊？有朝一日当我看见他，我能让他待在我身边而不使别人妒忌吗？说真的，你要相信，我想见他，要比世界上一

切事物都重要。可是我认为他却很少想到我。这是他的天性，我得用爱情来重新获得他。如果你凭良心说话，你便会明白这是真的。”

迪亚费布斯答话道：

“殿下说的那些话，真是冤枉了那位著名骑士了。如果被他听见，那就是将他的灵魂抬上九重天去，如同你的光辉名字在人世间所有女人之上一样。无论风雅、美貌、品德、尊严等等方面，我都无法以语言来表达，因为这都是殿下的天赋。因此，我以高贵的蒂朗的名义向你致谢。至于我本人，我则将我的灵魂和肉体一齐置于殿下脚前，随你处置，决不违抗。不过殿下说的话，有些使我惊讶。它有点儿是在责备纯洁的爱情，因为蒂朗的天性，在爱情方面、荣誉方面都不会有亏于殿下的。如果殿下知道他为了爱情而辛劳，殿下便不是责备他而是表扬他了。他每夜在上战场之前总是从不卸甲，全营正在熟睡之时，他却在守夜。有时候逢到大雨滂沱，他回进帐篷时，便直接到我这里来，向我谈起你；如果我想讨他喜欢，便跟他谈两个钟头，话题始终不离开你。他在上战场之时，从不向任何圣徒祈祷，嘴里念的只有卡梅西娜的名字。他经常这样说：‘为什么在打仗时我只向卡梅西娜祈祷，而不向什么圣徒求助？其原因就是那些圣徒有很多人求助，而求助卡梅西娜的，只有我一个。’”

皇储听见迪亚费布斯这样谈论蒂朗，心里十分高兴。此时埃斯特法尼亚开口说道：

“你们已经说了不少，如今轮到我了。我求你们听听我的吧。殿下，请你说说，除了蒂朗，有资格头戴皇帝冠冕的，还能有谁？除了蒂朗，配得上做你的丈夫的，又能是谁？而你，殿下，幸福便在手边，却不立即去取。有一天你会得后悔的，因为无论是谁，都应该爱爱我们的人。你完全明白，蒂朗不是要你的尊贵，

你的财富，你的地位，那么，你难道不知道他为什么爱你？他只是为了殿下的品德。在人世间，真是找不到足以与他相比较的骑士了。你的父皇别无他求，只盼着你早些结婚，而你还能到哪里去找这么现成的青年，他勇敢、宽容、热情、聪敏，处事老练，谁能与他相比？为什么上帝没将我变成皇帝的女儿，你是埃斯特法尼亚，而我是卡梅西娜？如果那样，我敢向你保证，我就决不会拒绝他。如果他来掀我的裙子，我便连衬衣都脱下给他，用不着他多看一眼，便尽情地让他称心如意。倘若殿下去下嫁给什么外国的君主，你难道能担保生活中不会有苦恼。倘若你与本国的什么人结婚，譬如我的父亲，凭着他的地位，他该做你的丈夫，但是我反对他。你要做爱时，他却会打起鼾来；你要聊天时，他却要睡觉了。如果你选择佩拉公爵，可惜他年事已高。殿下，你需要的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知道保护你，也保护整个帝国，而且不仅保护而已，还能够扩张；他也懂得在寝宫里到处追着你跑，有时候赤身露体，有时候只穿衬衣。”

皇储对埃斯特法尼亚说的这番话，不禁哈哈大笑。迪亚费布斯说道：

“埃斯特法尼亚小姐，对我说句真话：如果蒂朗有幸而做了皇储的丈夫，那么你呢，你挑谁做丈夫呢？”

“迪亚费布斯大人，”埃斯特法尼亚答道，“我向你保证，如果皇储和蒂朗结婚，那么根据道理，我便嫁给他的一位近亲。”

“如果讲到亲戚关系，那么这位近亲便是我了。尤其是因为我一向听从你，如同蒂朗听从皇储那样。她那美貌和尊严，真该统治全世界的。那么，你愿意接受我当你卧室里的侍从长了，吻我一下作为证明吧。”

“那可不行，”埃斯特法尼亚答道，“我没有皇储殿下的吩咐，不能做任何事情；我是她从小将我带大的，而况又是当着殿下的

面。”

迪亚费布斯便跪了下来，双手合十，向皇储请求，虔诚得仿佛对着天国里的一位圣女，应允他吻埃斯特法尼亚。但是无论他怎么请求，也得不到允许。于是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冷酷的心啊！蒂朗可从来没有想过向殿下这样热切请求；不看见蒂朗这样做，我决不会快乐和幸福的。”

“迪亚费布斯兄弟！”皇储答道，“现在别再强求这种事情了，因为你还没有能改变我的心的习惯。”

他们正在这样尽情调笑之时，皇帝命人来召唤迪亚费布斯，叫他立即出发回营地去。

此时，海岸边的守卫来禀报皇帝，说是有五艘巨舶正从东边驶来。皇帝怕是热那亚人，便留住迪亚费布斯，命他当天别走，同时又命兵卒到港口登船，严阵以待。等到这五艘大船来近，人们才知道这是罗得岛的教主派来的军队，为首的是一位修道院院长，他率领着许多白十字骑士，舍舟登岸。迪亚费布斯正在港口，等着接待他们。双方相见，都是熟人，分外高兴。迪亚费布斯将他们请到皇宫，皇帝正在宝座上端坐，于是圣胡安院长趋前施礼问安，开口讲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三十九章

圣胡安院长对皇帝的启奏

“尊敬的陛下，我等奉罗得岛教主大人之命，来到此地，因为敬悉著名而伟大的白郎·蒂朗，骑士之最，正在陛下朝廷，担任帝国大统领之职，因此，我教主派遣一支人马，共二千名，均已关饷十五个月，前来支援，为陛下效力。未知统领大人现在何处。”

皇帝看见他们来到，十分喜欢，拥抱了院长，向他们表示欢迎，并且向教主表示感谢，隆重地接待了他派遣的人马，安排房舍，提供各样所需，处处十分优渥。

他们休息了四天，迪亚费布斯便带领他们出发到营地去。离营地尚有五里之时，他们得知蒂朗率军攻打一座堡垒去了，老远便可以听见猛烈的石炮轰击之声。蒂朗看见石炮已经轰坍了一大段堡墙，便下了马，向前冲锋，直抵墙前，但是不幸一块巨石击中了他的脑袋，将他击倒在地。他的部属拚命抢救，将他拖过了壕沟，正在此时，迪亚费布斯带着院长大人率领的人马来到。

堡垒里面的土耳其人看见来了这么多人马的援军，十分惊慌，失去了一切希望。里卡多将负伤的蒂朗安顿好之后，又来向堡垒继续冲击，尽力冲了进去。土耳其人胜利无望，便拚死相搏，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决不轻饶。他们凶狠地拚杀，尽管他们不仁不义。因此，攻进堡垒的人见人便杀，毫不留情，到处是刀光剑影。圣胡安长老正好赶到，率军也攻进堡垒；他手下的人马也获得了许多战利品，作为胜利的标志。然后他来到蒂朗的卧榻旁边，向他说明教主派遣他们前来助战的意思，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四十章

圣胡安院长如何向蒂朗说明自己的使命

“作为骑士道的一支，我十分钦佩你的功业，蒂朗大人，你的辉煌名声已经在全世界传遍。你作为一位高尚的骑士，救助了

无依无靠的人。你不像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看见危险就避开，以免影响他们的荣誉；而你却是按照骑士道的精神，哪里危险最大，便去那里，因而得到的荣誉也最大。这便是古代骑士的作为，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功业已经永垂不朽。这些情况，我们的教主已经统统得知，因此，在此宗教信仰亟须加强之际，他派遣我率领二千军马，以及这些骑士团的骑士，来到你的麾下，听从你的指挥。”

蒂朗对教主以及院长本人的竭诚相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他说话十分费力，脑袋上负的伤还在作痛。于是请来了医生，用羊头浸泡好酒，以麻布敷在头上，到了次日，他便大为好转。

全军班师回到营寨，这座堡垒和村镇便留下给希腊人管理，因为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受尽了痛苦和镇压，队伍在营寨里休整了数日。此时，已经到了土耳其使臣们所说的新月出现后的第十五天，土耳其人果然来了，一直来到桥头，在河流对岸扎下营寨，正好与蒂朗的营寨隔河相对，而断裂的桥梁则横在中间。首先来到的是土耳其大王的军团，由他儿子率领，因为大王头颅上的伤口尚未痊愈；然后来到的是亚细亚大王及其军团；后面便是阿非利加大王及其军团，卡帕杜西亚大王及其军团，阿尔米尼亚大王及其军团；随后是埃及王及其大军团。这个军团里有十分勇敢而且武艺高强的骑士，摩尔人中间还没有这样精于战事的人物。其后便是许多将爷率领的军团，其中有前来助战的卡拉布里亚公爵之子，以及马尔菲公爵，蒙托罗伯爵，卡塞塔伯爵，瓦伦蒂诺伯爵，布尔根萨伯爵，阿拉克里伯爵，丰迪伯爵，阿基诺伯爵，莫罗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伯爵、男爵，他们都是被土耳其大王或者苏丹所雇佣的，其饷银为骑兵每日半杜卡，步卒每日半弗洛林。统统加在一起，总共有二百七十个军团。

等到全军安排就绪，便部署了投石炮的炮位，次日便连连向

着对岸蒂朗的营寨轰击，迫使蒂朗不得不将营寨移到高山之上，靠近一条溪流，那里有清水和草地。有时，所有的石炮一齐轰击，不管是多么晴朗，天空也会被遮暗，因为敌人一共带来大大小小七百多门石炮，虽然他们上次在营寨攻破时已经损失了许多。

蒂朗手下的部属看见敌人有那么多人马，未免吃惊。他们真想此身是在此地的百里以外；另外有些人则心里只好想，有着这么好的统领，赏赐十分慷慨，应该卖力。因为皇帝交给迪亚费布斯带回来的买俘虏的款项，蒂朗收到以后，便委托两位伯爵，让他们在全军中分掉了，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要。有人对他提起，他便这样答道：

“你们要利益，我却只要荣誉。”

苏丹看见没有办法过河来与基督徒作战，便赶紧下令修复木桥。蒂朗看见敌人在修理桥梁，便到离开此地约有一里多路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很大的石桥，桥的两端各有一座石山，山上各有一座小碉堡。当时敌人来侵略这片土地时，曾经到过这座石桥，但是控制桥头的骑士不管敌人怎么许愿行贿，坚决不肯背叛上帝和祖国的皇帝而与敌人合作，相反地，他还经常率军从桥头的碉堡出发，去攻打土耳其人占领的城镇。因此，如今别无他法，只能赶快修好那座木桥，以便人马过河，继续对帝国进行侵略。

且说蒂朗到了桥头的碉堡，见到那位骑士，与他相商。这位骑士名叫马尔维，他有一位十分勇敢的儿子，父子两人各守一头的碉堡。他们手下的大约三十余名骑士，都在战争中发了财。他的这位儿子，名叫伊波利托，后来与蒂朗成了好朋友，几乎不离左右。父子两人都知道蒂朗是勇敢善战的好骑士，父亲便请求蒂朗授予他儿子伊波利托以骑士的称号。蒂朗十分高兴地照办

了。

蒂朗到一座大森林里去找木材，砍下许多最干燥的，按照河面的宽度量好尺寸，将粗大的木干用大钉子一根一根地并排连接起来，一直伸到河心，然后将这些木排置于石桥之下，木排之间又钉上木条，木条上面又铺上宽木板，从岸的这一边铺到那一边，看起来十分像一座木桥。他还在木板的隙缝之中塞满了鱼胶，完成之后，两端各系上铁链，固定在石桥桥头，上面还以青绿的枝叶加以伪装，做到一切齐备。

此时，苏丹和土耳其大王也已修好了木桥，他们的步卒便开始陆续过河，而他们的所有石炮则都留下不动，担心基督徒会忽然冲过来，以便保护木桥和过桥的步卒。蒂朗看见他们陆续过桥来了，便将人马兜到石桥，从石桥上过了河，到了彼岸等待着。摩尔人看见蒂朗的人马到了彼岸，便急忙从木桥上退回来，转身向上游开拔，以便与蒂朗的人马遭遇厮杀。蒂朗眼见敌人前来，却又拔营再过石桥，仍旧回到此岸。双方这样都从桥上来回过河，连续进行了三天。

于是土耳其人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这个局面。轮到埃及国王发言；这是一位勇猛而精力充沛的军人，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他开口说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四十一章

埃及国王如何设誓阐明自己的意图

“诸位的意见如此分歧，都是由于没有阐明真正的目的，因此越说越糊涂；那完全是由于诸位对于战争的无知。为了阐述明确，必须限于两件事情，才能得出结果，这样，诸位总该弄得清

楚，这也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这个结果是可以达到的，要不是由于诸位的过失，将前进的道路予以堵塞。我们应该得到自由和荣誉，而自由之路和胜利之路都是敞开着的，只要懂得怎么去获得。我本人不喜欢不冒艰险而获得的荣誉，因此，首先是给我十万兵卒，由我率领到彼岸去；其次是你们诸位都留在此岸，在我与他们战斗时，立即过来支援。要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胜利。然而一切事情的未来，都要由命运来决定，反正我们的人马比他们多，因此，无疑必操胜券。是否可行，尚请诸位考虑定夺。”

全体王爷、爵爷、将爷都一致赞扬埃及国王考虑得周到，于是苏丹便作了如下的结论：

“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说得容易，做起难。我的求胜愿望不允许我认为你说的只要十万人马的话有什么不妥之处，只觉得未免太少。你带我们全部人马的一半去，我带另一半。谁先与敌人遭遇，那另一半便前去增援，不要害怕冒险。这样相互增援，我们定能得到光辉的胜利。”

会议就此结束。

埃及国王高兴地指挥了一半人马。苏丹则率领着另一半陆续过桥。蒂朗得知敌人将全军分成两半，一半在此岸，一半在彼岸，便这样说道：

“他们中我们的计了。”

他立即下令拔营而起，向着埃及国王指挥的人马迎去，并将所有的帐篷、辎重、车辆、侍童都收进两座碉堡里面。蒂朗率军走走停停，等着黑夜来到。太阳即将坠落到赫耳枯勒斯石柱的后面之时，蒂朗的人马却忽然过了石桥，命令步卒占领桥头附近的一座小山。步卒全部上山之后，又命令骑兵一队一队地上去。苏丹的人马刚好到达此地，看见敌兵几乎都上了山，便从山坡向

上仰攻。他以为上面只有四个军团，便冲上山来，将敌人冲散在山里，而且杀死了七十余名基督徒兵卒。蒂朗则一路厮杀，一路后撤。此时天色已黑，土耳其人也退回到山脚下，支起帐篷，想等到次日天明，再上山去将敌人一举全部俘虏。但是苏丹不准部下卸鞍，害怕基督徒像上一次那样，趁黑下山前来偷袭。

蒂朗后撤到了山上，看见众爵爷众骑士都精神不振。有的走到这儿，有的走到那儿，不是流泪便是叹气，哭丧着脸在抱怨说，如今被异教徒这样追杀，难免要当俘虏了。蒂朗看见他们这副模样，便将他们召集拢来，对他们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众位骑士，你们犯了重大错误尚不自知。首先你们冒犯了上帝，其次你们违背了骑士道的规矩。即使你们是妇女，也不至于如此泄气！你们应该鼓励其他的人；你们这样怨声载道，还没经过任何斗争，就要违背骑士道，难道不觉得惭愧吗。我看你们的天性又回到了精神萎靡的老习惯上去了；你们应该是光荣地自己献身，而不是这样可耻地制造混乱和烦恼。唉！对你们的制约竟然如此无效。帝国的法令规定：谁敢面对面地看着敌人，就得将其制伏。我向你们请求（如果这样请求有效的话）努力振作起来，打好这一仗。依靠我们的上帝和圣母的帮助，我保证让你们在四小时之内战胜敌人，让你们高声赞美这场战役。”

听了统领的这一番话，几乎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安慰，除了马其顿公爵。他于人们正在战场上作战之时，便已派出自己的一名侍从回去禀报皇帝。此人将要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便下了马，抛弃马匹，装出从重围中脱身逃出的模样，哭哭啼啼地进得城来。他进到皇宫里，逢人便问道：

“不幸的皇帝在哪里？”

他上楼进了大殿。皇帝此时已经得知马其顿公爵的侍从阿尔比回来了，模样苦恼不堪。皇帝便立即从皇后和女儿的后宫

里出来，登上大殿。阿尔比一见皇帝，便哭倒在地，捶胸扯发，表示极度的不幸。

“毫无疑问，”皇帝说道，“照你这副模样看来，你这位侍从带来的准是坏消息了。朋友，别让我担心了，赶快都说出来吧。出了什么事了？”

那侍从将双手向天高举，说道：

“办了坏事令人痛心，因为他本来不想办好。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去做该做的事，就难免落得痛苦的后果。陛下由于低估手下的统领和大臣而去相信名声不佳的外邦人，而况对这种人既不了解，而且还一无所知。皇帝陛下啊！由于陛下自己做错了事，只能自作自受了。陛下知道是什么吗？不是赞美而是诅咒，因为陛下已经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陛下已经废黜了英勇而著名的马其顿公爵作为皇位继承人而去提拔一个邪恶的外邦人，他在战争中一败涂地，逃遁到不知何方去了。这便是你这当皇帝的人的报应！你还不如祈求上帝的慈悲，让你到什么僻静之处去深刻忏悔，去为你受到重大损失的臣民痛哭。都是由于你的罪过，无视上帝的忿怒，死了那么多基督徒，使我几乎都数不胜数。摩尔人将他们围困在一座小山之上，他们没有面包，没有酒，甚至连饮马的水都没有。到了现在这个时刻，他们大概都已经饿死。我是满心痛苦地走了，而陛下，你留着尝尝这苦恼吧。”

“啊，我真不幸啊！”皇帝说道，“可悲的恶运竟然如此作弄我。一件快乐的事刚过去，接着却来了一件悲惨的事，随后还不知道要来多少。如今我失去了一切希望，我只能舍弃所有的财富，到人世间去乞讨。”

皇帝掩面痛哭着，回进后宫，扑倒在床，万分苦恼地说道：

“我还算什么希腊帝国的皇帝和君主呢，既然我已经失去了

一切？我丢掉了皇位，我的财富还有什么价值？由于我的过失和错误，我们都要当异教徒的俘虏，虽然我有一个善良的女儿做继承者，但是又有何用？我自己成了摩尔人的奴隶，怎能忍心让侍奉我的皇后、贵妇、侍女又去侍奉摩尔人？眼看着这种事情就要发生，真是多么痛苦！我的心立即就要粉碎而破裂了！”

皇储走到父皇身边来安慰他，因为皇后以及众侍女都无法安慰得了皇帝内心的痛苦。

此时，这项坏消息已经传遍全城，众百姓都在为战死的亲友而悲哀痛哭。做母亲的伤心欲绝，抬眼向着天空，为了国殇而号哭。真仿佛敌军已经将城市攻破一样。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蒂朗这里如何。

经过一番鼓励劝说，众骑士心里又都有了希望，信任统领的领导。

蒂朗在营地高处布置了严密的守望，经常亲自去巡逻，安抚兵卒。他又带领一名将爷，来到山后，不让人看见，潜行下山。他们到了下面，脱下铠甲藏在树丛里，偷偷地来到了马尔维大人守卫的碉堡附近，然后用事先约定的信号，即双手各握一石，轻轻地互相敲击。马尔维听见信号，知道是蒂朗，便打开桥上的门，进了碉堡，办起一切必须办的事情。首先是弄来许多油，浇在木板上；又弄来许多鱼胶、硫磺之类引火之物，与许多干柴一起，堆放在木排之上。然后又以两根长绳，一根在这头，另一根在那头，分别系在木排两端的铁链上。准备停当，蒂朗就地指派两名钓鱼的渔夫，每人手里拉着一根绳子，放开木排，乘着小船，拉着顺水流往下游漂去。蒂朗吩咐他们，不等木排靠近木桥，决不要点火。于是木排无声无息地向着下游漂动。到了河道拐弯之处，木排卡住不动，便将绳子收拢这一头，放松那一头，木排便顺了过来，等到过了弯道，只要再扯齐绳子，木排又会恢复横亘在河

面的状态。

土耳其人看见河面上燃起了这么长大的一条火龙，都吓得四散奔逃。苏丹抛弃了营寨，带着全体人马惊慌失措地向着木桥上跑去。苏丹骑的是一匹好马，因此他抢在河面上的火龙之先逃过木桥，有许多人也跟着他赶快逃了过去。如果渔船上的那两名渔夫按照统领的吩咐，稍稍迟一点儿点火，桥上的敌人便非死即俘，一个都逃脱不了。摩尔人在过木桥之时，有许多骑着马的，由于互相推挤，纷纷落下水去。木排的火势十分猛烈，一会儿便点着了木桥，以至于大约有二万二千余人马没有过得了桥，其中有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儿子，以及安德里亚公爵、马尔菲公爵、布尔根萨伯爵、蒙托罗伯爵。还有许多将爷丢掉了马。火势那么猛烈，而且又担心基督徒兵卒会猛扑上来，这些爵爷、将爷只得自顾自落荒逃命去了。

蒂朗望见河上起了火，便偷偷地上山回到自己的部队里，心里很高兴。这时众人都已上了马等着去抢夺战利品，蒂朗却决不允许这样做，他告诫众人说道：

“今天我们还得不到光荣，等到明天，我们就连光荣和战利品都会到手的。”

于是统领下令，当晚要严加防范。他说道：

“他们不可能都过了桥的；在绝望之中，他们也可能向我们扑上来。”

等到天已大亮，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统领下令吹起喇叭，全军都上了马，同时命令将辎重、车辆、侍童等集中暂留山上。他率领全军下山回到原来驻扎的营地，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还留在那里未曾逃走的敌人。有几位骑士向统领建议，冲到平原上去，追杀他们。蒂朗却回答道：

“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我们便有了充分的权利

和自由如何处置他们。然而仍旧切勿大意，因为我们失去一个骑士，等于他们失去一百个。我答应你们，等到明天，我们就能追赶他们，杀进他们中间去了，因为别无其他，只要去争取荣耀便是。”

迪亚费布斯看见土耳其人已经一败涂地，想起了蒂朗的荣誉和幸福，便要来了他的指环。蒂朗问他道：

“兄弟，你要它干什么？”

迪亚费布斯回答道：

“我想派毕里默斯回到皇帝那里去。他们没有我们的消息已经有许多日子了！皇上得知新的消息会感到欣慰的；皇储与众贵妇也会为了这样的功业而觉得光荣。”

“那么兄弟，请你叫他回去禀告，”蒂朗又说道，“立即派船运送粮草，以免我们有断粮之虞。”

毕里默斯便奉命出发了。等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内，看见人人都愁眉锁眼，妇女都哀哀啼哭。他走进皇宫，景象更糟，不是抓破的脸皮，便是撕碎的衣服。逢到任何人都不理睬他，仿佛从来都没有这礼貌一样。他对人说话，人家也不予答理。他以为是皇帝死了，或者是皇后死了，皇储死了。他来到大殿，逢到有几个相识的人，他们也都是满脸苦相。另有一些人，则跪在那里祈祷；还有一些人，一面哭泣一面诅咒一切法国的事物。他走近这样的一个人，动问是否皇帝遭到了什么不幸，还是另有他故。那个人回答道：

“这一帮叛徒，假装成骑士！自从犹大出世以来，还没有看见过像他们那样行事恶毒的。要不是我可怜你，我就禁止你和你那帮人开口说话了，因为你们干的事实在太可恶。让我走，要不是天国里圣徒慈悲，我便将你从窗户里扔出去。”

毕里默斯只得低下头，走到另一座殿里，逢到了皇帝的一名

侍从，便笑脸迎上去。那位侍从却喝道：

“你这样得意洋洋干什么？你怎么敢走近皇帝的私室？”

“朋友，”毕里默斯恳求道，“你不要因为心里苦恼便对我发怒，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请去禀报皇上，说我求见。如果他在苦恼，我却带来欢乐。”

那侍从不说别的话，便进了皇后的房间，皇帝正与皇储以及众贵妇都在这里，关着窗户，各自伤心。侍从禀报道：

“陛下，门外来了那个与可恶的叛徒白郎·蒂朗一伙的人，名叫毕里默斯。他肯定是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他说要求见陛下。”

皇帝说道：

“对他说，叫他快滚。如果我要抓住他的无论哪个主子，我便要从宫中最高的塔上把他推下去。”

皇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想到了这样会使皇储加倍地痛苦，因为尽管蒂朗造成了损失，她也不会将他的一切都忘掉的。

侍从将皇帝的话答复了毕里默斯；毕里默斯说道：

“凭着我的信仰，我是不会走的。我的主公蒂朗以及他的部属从未做过什么叛逆之事，而况我们也不是做这种坏事的人。如果皇上不愿听我禀报，那么就请皇储出来，我对她说的话将会使她十分快活的。”

侍从进去将这番话回报皇帝，皇帝便命卡梅西娜出去，听他怎么说，但是不准他进殿。皇储来到殿外，仍然愁容满脸。毕里默斯跪倒在她脚下，吻了她的手，然后开口说话道：

“尊贵的殿下，看见殿下这样巨大的变化，以及整个皇宫整个城市这样的变化，我的灵魂十分不安。我因为不知其中原因，而且问到谁谁也不说，所以非常奇怪。殿下如果愿意告诉我，便是莫大的恩惠。我也十分惊讶于那位侍从传达给我的皇帝的旨

意。倘若皇帝陛下不喜欢我的主公，那位闻名于世的蒂朗，他又已经成就了没世的功业，那么就请对我说明，我们将立即离开这个帝国，免得我们再辛苦作战，冒生命危险。因此，请殿下给我明示，让我去转达给他。”

痛苦的皇储听了毕里默斯的话，眼睛里满含着泪，将公爵的侍从前来禀报的话说了一遍。毕里默斯听见这种坏话，不禁双手捧住脑袋，这样回答道：

“殿下，那个送这种消息来的人应该抓起来；他惹得皇帝陛下和你以及全城的人都人心惶惶，以为出了大事。如果蒂朗没有打胜仗，将苏丹赶走，烧掉了大桥，在河边包围了敌人二万多人马，我甘愿受罚，碎尸万段。为了证明，请看蒂朗交给我带来的统领印章的指环。”

皇储听见这样的好消息，便快步走进宫殿，将毕里默斯讲的话统统禀报皇帝。身体衰弱的皇帝，由于过度的快乐，竟然昏了过去，从宝座上跌下。大家立即召来医生，使他恢复了知觉。他便将毕里默斯召到面前，让他将这好消息再讲一遍。皇帝听罢，立即下令，全城鸣钟，全体到大教堂去，在那里对上帝及圣母高唱赞美诗，做感恩弥撒，欢度这次重大胜利。回到皇宫，皇帝下令将公爵派回的那名侍从监禁治罪。毕里默斯请求皇帝立即派船，运送粮草到营地去。次日，毕里默斯便带着向蒂朗以及全军的称颂和祝贺重返营中。蒂朗得知此事，对马其顿公爵的所作所为十分骇异，但是过后也就不再去想它，因为既然真相已明。

毕里默斯回到营中的那天，土耳其人失去了一切希望，知道无力再战，只得好死不如恶活，甘愿投降当俘虏。

其中就有那位摩尔智者阿卜杜勒·所罗门，他又一次被委派为使臣前来与蒂朗谈判。他将一条毛巾系在矛尖上，此时已是黄昏，他们都已两天没有进食。蒂朗看见他的信号，便立即给

予答复。阿卜杜勒·所罗门便上山到了蒂朗的大营，向他行礼问安已毕，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四十二章

阿卜杜勒·所罗门如何向蒂朗阐明其使命

“伟大的统领，真是令人赞叹，你虽然出此奇谋，却没有将苏丹抓住。如果你像惯常那样谨慎小心，肯定不会失算。经验证明，一切都如你预计那样发生，那真是命运之助，使你的谋略获得成功。你的品德，尽管鲜为人知，却是足以拯救你本人以及你的人马。这件事情，增加了你的荣誉和你的名望。如今我要来向你说明的，是我们的那些可怜兵卒，我跟他们一起，向你的慈悲发出呼吁：饥饿，饥饿。伟大的统领，如果由于你的恩惠，我们可以意见一致，那就是，出于你的宽容和仁慈，请饶恕我们的性命，那么你的令名也将在你的敌人家里得到交口称颂。我请求你的大恩大德，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别去管那些还想反对你的人，他们只能想自讨苦吃。”

统领将这位摩尔人请进大帐，连同其带来的随从，给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然后，统领便集合众爵爷众将爷，将此事提出来一起商议。众人一致同意蒂朗所说的意见，于是便命人将阿卜杜勒召来，对他作了以下的答复：

“阿卜杜勒长老，我等何德何能，无非是但求尽力将事情办好而已。我是相信众人的勇敢的，因为我们有理由要显示一下骑士的最大能耐，我们也不会忘记皇帝受到的冒犯。既然真理是在我这一边，我相信上天的帮助，用不了多久便会亲手给予苏

丹等人以应有的惩罚。为了让他们看见我是手下留情的，叫他们都带着武器到那片草地中央来，而且不要全体在一起，而是一百一百地来交出武器，然后交出马匹。请你就按照我说的话这样去办。”

使臣便向统领告辞，按照命令去执行。

等到所有的武器都已交出，统领便命令将这些武器送回营地，然后牵来马匹。土耳其人满心感激，因为他们得到了活命，虽然当了俘虏，生命总算保全。他们交出武器马匹后，统领命令他们来到山脚下，在守兵监视下饱餐了一顿。然后蒂朗又下山，到了那些为摩尔人打仗的众爵爷和众基督教骑士那里，命他们跟他上山到营地里，集中于一座帐篷里，让他们尽情地美餐一顿。许多人看见统领这样优待俘虏，心中不满，觉得这些人真是没有脸面，竟然来帮助摩尔人攻打基督徒。蒂朗手下的有些部属，找进帐来当面指责他们，俘虏们自知理亏，羞得吃不下饭。

蒂朗命人将这帮俘虏严加看守，等待船队到来，将他们运走。统领只将阿卜杜勒留在身边，因为他说的话总是头头是道，可备咨询。

有一天，众爵爷众将爷用餐已毕，要求统领将智者阿卜杜勒召来。他来到之后，蒂朗命他讲些什么良言，以娱众人。

“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心里难过，而且也未作思考？”那摩尔人回答道，“请给我时间，等到明天早晨。我将思考一夜，以满足诸位大人的要求。”

佩拉公爵说道：

“长老，这可不行。我们刚好吃完饭，要吃点心呢。”

蒂朗下令在草地上铺了一方绸毯，上面放条长凳，让摩尔人站在上面，周围还派了一队兵马看守。阿卜杜勒见无法推脱，便说道：

“既然统领这样吩咐，我便来讲几则故事，让诸位大人记在心中。”

于是摩尔人站在长凳上，开口讲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一百四十三章

阿卜杜勒长老给众人讲的故事

“伟哉上帝，伟哉上帝！上帝高于一切，应该给予不折不扣的敬爱。杰出的统领，英勇的骑士，你不要觉得奇怪，好像我是个基督徒。要知道我也有你们的二分之一；因为我父虽然是摩尔人，我母却是你们的种族，因此我爱你们。伟大的统领，我看见信仰最终将会克服异端，自由将会克服贪吝、卑鄙、骄妄，憎恨将要让位给慈悲，绝望将要让位给希望。在德行的重击之下，虚伪将要粉碎，你的意志不再受到阻碍。在嫉妒与荣耀之间，在邪恶与德行之间，总是进行着无尽的斗争，然而，应该感谢统治一切的上帝，光荣的主宰，因为如今，邪恶的一边已经失败，善良的一边已经胜利，虽然仔细观察，却不尽然。眼前看见的是崇高的皇帝陛下，恢复了他丧失的尊严，而那帮罪恶小人，却正在哀叹，因为彻底的失败而正在恼怒中咬牙切齿。而你，英勇强大的统领，光辉灿烂，前所未有，世无前例，即将使崇高的皇帝重新登上宝座，拨开一切云翳，止住所有泪水，使全希腊回复明净，压抑我们这帮摩尔人。你配得上头戴星星的冠冕，因为你为帝国恢复了和平，好让百姓休养生息。你的令名传遍世界，过去已是如此，如今当然更甚。然而统治一个国家，使其繁荣昌盛，要比夺得一个国家更加值得赞美！毫无疑问，已经到了集中你的一切能耐和智慧，准备作无穷无尽的伟大统治和管理

了，如果你真有统治者的才能的话。你过去所有的功业，想到还有许多要来，便真是值不得一提了。你的荣耀，只有一句话，那便是你手中的公正。我们已经看见你面向作祟的命运奋力战斗，成为胜利者，但是你要当心，敌人还会卷土重来。战争从来不是由于爱，仇恨也从来不是来自爱，也不是来自慈悲。爱是来自永恒广大的心的荣华。不要以为敌人换了武器便软弱了，因为你自己也十分需要更换新的武器。不要以为敌人顺从了温和了，便不当作一回事，应该相信战争更加有欺骗性，如果作祟的命运做出笑脸来奉承吹捧的话。我们已经看见你如何精干地办理了公众事务，如今我们要来看你如何使顺利的命运繁荣昌盛了。许多处于逆境和困难之中的人无目的地挣扎，也有许多人逢到了强大有力的对手，都是惨败于顺利的命运之手。汉尼拔在卡纳打了胜仗，到卡波亚去过冬，吃的是美味的食品，睡的是舒舒服服的觉，还时时悠闲地沐浴，于是由于懒惰和享受败于马尔塞洛之手。特雷比亚河中冰冻的热焰，也就是他在伦巴底首次出马获得胜利的地方，从此便在卡波亚沐浴的温暖的逸乐中熄灭了。和平往往比战争更加危险，它使许多有才能的人受到毒害，原因就是由于让他使用才能的对手不再存在。于是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身体疲弱，因为他的才能失去了价值，完全没有了作用。的确，没有比跟自己的习惯和心情作战更为严重的了，因为它没有停歇之时，因为它是在墙内作战，也就是说，是在与自己打仗。这种战争披着和平的外衣，比披着真正的铁甲还要厉害。我不必举其它的例证，只要讲一讲罗马人是如何被安逸和太平所软化的。他们从来没有被战争打败，从来只有征服别人。据许多作家所写，罗马人完全是被寻欢作乐、好逸恶劳所葬送的。西比翁，那位在罗马元老院中谁都畏惧三分的好人，不顾老卡图的劝告，竭力主张不让迦太基灭亡。据弗洛鲁斯所说，西比翁所

以这样做，是害怕罗马人不再有了迦太基这个厉害的敌人，便将沉溺于享受逸乐。毫无疑问，这样一来，罗马便会好得多，战争少了，胜利便多了。如果问我为什么，那么我就说，我认为有许多人已经到了休息的时候，因为上帝给了他们好运。但是我却有不同的意见。我对你们诸位大人说，生活和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敌人始终在进行着斗争。于是，你瞧，我便与一般的意见不同，因为从此以后，你的工作将会比以前双倍地增加，而你将以此为乐。你不用费力地勉强去干，但是却要精神百倍，因为重大的斗争还要到来。全世界的人会了解你，因为你总是出生入死，有时有幸，有时失利；而且不仅是你，还有那些听从你的人。你有一位年迈的主公，他运气不好，不断地摔交，弄得一败涂地。你要让他看看，从哪架梯子才能达到这样的胜利，而且将来怎样保全自己。他不应该爬得过高，只应该恢复他失去的东西，满足于上帝赐给他的尊严，以及并非靠才能得来而是靠血统得来的权力。权力不能造就人，不过是将他显现而已；荣誉也不能改变习性和价值，也不过是将他说明。使他明白，虽然他是主公，然而首先要有才能，其次才是运气。叫他尊敬上帝，热爱祖国，执掌正义，舍此则国家虽然繁荣，却不能长久。也要懂得，任何暴政都不能持久；英明的君主要被人爱而不被人畏。他要经常精神振作，头脑清醒，思想敏捷；追求好名声，厌弃不光彩。我认为，他的地位愈高，就愈被人看得清楚，做什么都无法隐藏。他的权力愈大，便愈不能随意滥用。为君者不能经常与百姓分开，又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亲疏适中。他应该停止浪费，远离贪欲，因为前者耗费财富，后者毁弃声誉。应该珍惜时间，不使轻易流逝。花钱要慷慨大方，心里始终想着那位富于智慧的皇帝说的话：他不爱黄金，却爱统治占有黄金的人。最好是要富有的大臣，而不要漂亮的大臣，因为要知道，一

个富有的国家决不会贫困。切勿忘记他那可怜的国家从前曾经经历过的灾难、贫穷和困苦。要让他感到幸福，因为他实现了誓言。真正的君主，当别人的罪恶使他的国家造成困难，而他则以自己的才能，将别人驱逐，然后修补损伤，重建倾颓，严禁暴乱，恢复和平。他的心，应该爱护被统治者，因为爱护便产生爱情，否则一个国家的被统治者都没有了爱，那便是最危险最不牢靠的了。凡是君主的心中，不能忘记古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的那句原则性的话；他说：保卫祖国的，不是武装的兵士也不是财富，而是真心的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并非是以武力胁迫而来，也不是用金钱引诱而来，只能以良好的工作，优秀的成绩，充分的信任去争取。君主也应该与其部属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使微小的事情成长壮大，而双方相互龃龉，则使伟大的事情也会失败毁灭。我们可以古罗马政治家马科斯·阿格里帕为例：他是个竭力保持和谐的人，是一个好主人，因而他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兄弟、伙伴和朋友。除了上帝和真理，友谊便是最宝贵的了。对于并非结成友谊的人，不要与他商量事情，应该听从作家塞内加的意见，将一切事情都与忠心的朋友商量。然而首先是要保证对他忠心，其他都可以不论。要学会识别吹拍的朋友，或者可以说温和的敌人；只能接受真正的赞扬、尊敬和请求。要避开阿谀奉承，如同避开毒药一样。不要轻易交友，但是一旦结成友谊，则不要轻易抛弃。如果可能，最好永远不弃。要是非得这样做不可，也要谨慎地逐步脱离，不要操之过急。有句老话说：不要将长久的友谊破裂，因为可以肯定，朋友的朋友，也会是你的朋友。不要以为你不爱的人也不被别人所爱，大人物往往犯这样的错误。应该设想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不能忍受别人强加于己的桎梏。爱不能以爱或力加以强迫，因为谁都知道谁。不要瞎猜疑老朋友会给你损害，也不要毫无原因地

轻易信任任何人。如果有怀疑，就离得远一些。不要去听信那些告状者或谗言者，如果他非说不行，不肯改正，就得加以责罚。有一位皇帝曾经说过：不惩罚告状者、谗言者的君主，同样犯了错误。亚历山大大帝虽然年轻，却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曾经斥责了一位名声不错的重要告状者，结果良好：据说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得了病，正要服下他的医生菲利佩为他调剂的一服药，却接到了佩米尼奥的一封信，信里控告菲利佩被敌人大流士以金钱收买，要害大帝的性命，因此要当心其叛变而在用的药里做手脚。亚历山大大帝读了信，不露声色，尽管医生进来，仍然若无其事地喝下了药，然后给他看那封控告的信，可是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的病却好了，那桩控告纯粹是捕风捉影。君主应该轻视说坏话者，至少也要以沉默来责备或者拆穿其谎言。要记住屋大维大帝写给蒂培里奥的那封信，信中叫他不要因为别人说他坏话而烦恼，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真正对他使坏。另一方面，人还是比上帝有利，对上帝，谁也碰他不着，只好使劲说他的坏话。君主应该将思想放在这一方面，不仅像屋大维这样值得赞扬，而且还有罗马的伟大市民庞培，帕蒂亚国王，以及雅典的暴君毕西斯特拉托。君主也不应该对企图刺探其隐私的人发怒，而且其本人也不去刺探他人，因为英勇的心从不以此为念，正相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胸怀若谷。君主的仪态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此他的行为举止不能是隐藏的秘密，无论朋友或者敌人都能够看得见。也不要在会议上隐藏自己的意见，而对他人隐藏的恶念却必须予以揭露。西比翁便是由于有了这种信心，才敢于将迦太基的密探带进罗马营地。同样，凯撒以宽阔的心胸，释放了杜米尼西，此人是他敌人庞培手下的大将，虽然此人知道他的许多机密；更有甚者，凯撒一旦获得了敌人的机密文件，却看也不看，就一把火烧了。要知道当君主的必须遇事冷静、临危不

惧，这样一来，他的精神才能接近上帝，才能克服一切虚荣，不会被痛苦、悲哀、畏惧、邪念的乌云所遮蔽。君主也应该懂得，忿怒就是丑恶；只要提起残酷，就是罪过，不能容忍，因为他有可能比别人做更多的坏事。塞内加在他的悲剧中说的一句话很真实：一切国家都是在一个更大的国家之下。因此，要避免一切忿怒和恐惧，感觉到自己与部属之间深有联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为了自己，而且都是来自上帝。不要骄傲或者嫉妒，那不是君主的毛病，而是普通人的毛病。凭什么理由君主就应该觉得骄傲，既然他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赋予？唉！他还能感到什么嫉妒，既然他看不见在他之上还有什么人，在他之下却是众人？君主应该懂得，他的责任便是一切信仰的基础。说谎的人不相信真实，而真实则不能容忍一点儿虚伪。因此，如果他要被人相信，他便要始终说真话，习惯于说话不撒谎。没有比一位撒谎的君主更可笑更危险的了，在他的治理之下，国家就会动荡不稳，摇摇欲坠。说话肯定而明确的人，就会坚定民心，产生希望。决不要欺骗他人，同时，也尽可能不要让别人所欺骗。对于一个不畏于人，不求于人的人来说，阿谀奉承又有何用。只有有求于人，有亏于人的人，才需要阿谀奉承。也要当心，不做一个被表扬的人，因为要表扬的，是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他说了什么。不要对任何人发怒或者威胁，因为这对于君主不合适，一看就令人害怕。他要报复，也得不动声色；他的惩罚，却是宽宏大量。要注意，切勿过分快乐，而要经常想到国家的不朽灵魂，但是看到它们的光荣伟大，也不要自己悲哀。不要拒绝与人交往，因为上帝创造你，不是让你只为自己，而是让你为了全体公民的事情。应该时刻想到自己的臣民，给予应有的对待。尽力以公正的态度维护正义，威严之中保持宽容。要做到乐而不淫，迅而成熟，慎而有信，悦而有节，威而温和，食而适度，宴而尽礼，言而亲

切，严而仁慈，议而必决，断而自然，笑而不躁，坐而端正，行而有方。他应该在给予酬劳时使用的是马刺，在行施惩罚时使用的是刹车；面对敌人以笑脸，面对同胞以苦脸，如果都是罪有应得的话。对于英明的君主，其臣仆的过失，应该看作自己的创伤，如果不精心治疗，不能痊愈。如同古罗马历史学家蒂托·利维奥所说：应该挥着泪，忍着痛，加以严惩，仿佛割掉自己的肠子一样。君主心中应该如上帝一样，满怀慈悲；那些谴责慈悲的贤哲纯属错误。宽宏大量是君主的美德，如果缺了它，就不配以国王的名义统治国家。对于君主或者国王，最需要富于人性，因为他占着首要的位置，而其他人则都在他之下。君主也应该清心寡欲，那是人类的美德，而在君主身上，则尤为出色。没有比清心寡欲的君主更美的了，相反，也没有比放纵贪欲的君主更丑的了。得到好处或者被人服侍而感恩，即使禽兽也知道，如果人不知感恩，那是极为丑恶的事。对于君主，优美和帮助是他的装饰。不知感恩往往削弱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给予的服侍被遗忘，便没有人再来服侍。最后，要让君主懂得，他的责任是光荣的，他的光荣也是责任重大的。原来他自由自在，但是当了君主之后，他就要辛苦工作，忠诚办事，为人表率，因为君主和国王首先要遵守国家的法度，而老百姓的错误往往来自统治者的恶习。当君主，除了王冠和权杖之外，不应该爱任何其他。那两件才是属于他的东西，被他统治的人所以安宁，便是由此而得。这是相当光荣然而困难，因为被统治者往往是多头的，如同勒耳那水蛇的头，砍掉一个又会生出许多。君主应该才能出众，不以高龄为耻，然而具备其家世和地位的品德。他要威严庄重，摒弃鲜衣珠宝，不能寻欢作乐，过往今来的事情都不在他眼里，只是注意长远永恒的重大事情。他也要在宫廷里练习跑马舞剑，和平与战争都能应付裕如。他应该学会罗马人的统治方式和艺

术，那就是：保持和平，宽容臣民，压抑骄横。要让他知道，眼前的生活最终是危险的，劳苦的，不应该坐下来玩耍、作乐，或者休息，而应该尽力去开拓永垂不朽的道路。因此，让他好好地学习古人的丰功伟业，不要去追逐暂时的利益，而要求接受古代伟人的训导。有一位伟大的非洲君主，其事迹值得永远记得。他带领军队攻城略地，来到萨莫拉（这件事后来成为许多罗马君主的榜样），为了免得军人耽于逸乐，将两千名坏女人逐出城外。因此，你的这位君主也应该在其城市里驱逐纵欲淫乐，纠正滥饮享受，否则，不仅胜利没有希望，就连得救都有困难。如能以这位君主为榜样，他就十全十美了。有那么多人的名字，由于其德行，成为圣徒；他如果知道以这些人为师，那么他一辈子就会得到光荣。高贵的心胸时时要以这些古人的言行作为榜样，不能忘怀。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与古人一样的赞誉，那才是极大的快乐。不失时机地寻求古人的美德，也同样值得羡慕。不太看重荣誉，也不害怕羞辱的人，是不可能高尚地生活的。许多人因为知道善是好的，要想从善去恶，这样的努力，值得称赞。我说了许多情况，但是实际上不过微乎其微。考虑到诸位大人诸位爵爷德高望重，真是还有许多可说。而你阁下，是杰出的统领，完全知道一切事情都在你的肩上，然而只要胸怀伟大的爱，便不会有任何困难。这对你是根本不用说得，因为你的品德无限高尚，为所有的人所敬爱。你作出的判断和得到的忠告之中，也包含着为你效力的人的爱。奇隆之于阿基利斯，帕利努鲁斯之于埃内阿斯，菲洛脱特之于赫剌克勒斯，勒利乌斯之于西比翁，也不如你这样受到皇帝的重视。因此，你应该将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因为仁慈能够忍受一切劳苦，爱情能够完成一切工作，同样，获得荣耀和光辉的人，就有理由担负起责任和辛劳。重大的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大地深处挖出黄金，从遥远的东方运

来胡椒，从萨比亚树汁中提炼香料，从悉达湖中捕捉摩西塔鱼；象牙要到印度才能得到，而珍珠只在深海方始采得。只有花费大力气才能获得宝贵而重要的东西。而品德，那是十分宝贵而且重要的，当然也不能轻易获得。好名声比黄金更加灿烂辉煌，然而它是要努力勤奋才能获取而且得以保持的。玫瑰开放于尖刺之间，品德产生于危难之时。去采集玫瑰，手指要冒危险；去获得品德，人的内心需要努力。因此，你的心要以光辉的原则紧紧围裹，等到你觉得已经结束时，那才是真正的开始。君主要谨慎细心地处理公众事务，而且要与那些办事同样认真的人共事，那么等到灵魂脱离肉身而升天之时，便会轻松愉快地向着永恒的宝座飘去。如所周知，这是西塞禄的意见。愿上帝保佑诸位大人和我们的荣誉。”

第一百四十四章

众爵爷众将爷如何向统领要求颁赏阿卜杜勒

当时在场的所有贵人、爵爷、将爷，看见阿卜杜勒说得这样好，给予众人以如此诚意的忠心良言，对于每一位都十分有用，便一齐站立起来，请求统领给予这位智慧的摩尔人额外的恩赏。统领本人也情绪激动，站起来对众人说道：

“众位大人，众位爵爷，请说说要给他什么恩赏，我一定照办。”

他这样提出，众人都很高兴，便互相商量起来，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无疑最高的赏赐莫过于他的自由。于是便提出来，释放阿卜杜勒及其同时被俘的儿子。蒂朗很高兴众位大人这样向

他求情；为了使他们更加满意，便同时也释放了另外二十名俘虏。阿卜杜勒扑倒在统领脚前要吻他的脚，但是勇敢的统领谢绝了，回到自己的大帐。

两天以后，船队运着粮草来到。卸船已毕，统领与众大人商议决定，其他俘虏都上船，运回首都交付给皇帝。于是一切照此办理。又重新任命那位总兵为船队统帅，由他指挥驶回君士坦丁堡。众俘虏登船后，总兵命令他们脱掉衣服，进行检查，发现他们都带着战争中劫掠来的东西，有的是钱，有的是珠宝，总共约有十八万杜卡之多，俘虏们的薪金也有一万多杜卡。于是全部都交给了统领，立即在全营中分掉。

总兵下令扬帆起锚，正好逢到顺风，不几天便抵达君士坦丁堡。皇帝与众贵妇在楼上窗口看着船队进港。总兵押解俘虏下船，来到皇宫。总兵登上大殿，向皇帝施礼问安，并吻了他的手和脚，呈上统领的委托书，向皇帝献俘。

皇帝满心喜欢，对于统领也万分称赞。下令将俘虏严加看管之后，皇帝便带着总兵来到后殿，让他觐见皇后、皇储，然后便动问营中之事，统领及众骑士身体如何，部下兵卒情况如何。总兵诚惶诚恐，向皇帝禀报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四十五章

总兵如何向皇帝禀报营中情况

“皇帝陛下，真相不能沉默不语。勇敢的统领之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佩，尽管有人在陛下面前说相反的话，制造错误与混乱。那是一帮小人，他们想欺骗轻信的人。我要将真实的详细情况，向陛下禀报。由于同战败的土耳其人军营发生了矛盾，圣乔

治侯爵及其兄弟佩拉公爵以及其他众爵爷在军中鼓噪，几乎鼓动陛下另外任命了一位新的统领。但是全仗我们冒着危险，流着血汗打了胜仗，不但为他们解了围，而且救了他们的命，所获得的战利品，照理应该归我们分配，却被他们统统取走。可是蒂朗不愧为一位正直的统领，他安抚住全营，不准再为战利品闹事。陛下，他真是世界上少见的将才，甚至亚历山大、西比翁，或者汉尼拔，也比不上他这样机智、能干，而且有骑士风度。他懂得战争，善于指挥，像他这样的人真是从来未曾听说过，后来我们都以为要打败仗了，不料却又都成了胜利者。他的指挥功劳真是值得称颂。”

皇帝问道：

“他是怎么指挥的呢？”

总兵答道：

“陛下真是遇到一位能干的人了。他关心部下，爱护兵卒，救助伤病员。如果有谁受了伤，他就将他安置在自己帐内，侍奉他如同帝王，医药、饭食从不间断。我想如果上帝要他做什么好事，仅仅这一点就已足够。”

“请你说说，总兵，”皇帝问道，“他给兵士们吃什么口粮；他怎么维持部队的纪律？”

“禀报陛下，”总兵答道，“每天早晨，他命令备好两千匹马，轮到谁便是谁；一千人全副武装，跨在马上，随时作好战斗准备；另一千人则步行。他们都在营寨内外巡逻，一直到中午。然后由另外一千人上马，一直巡逻到晚上。至于那些巡逻完毕的人，也不是就此卸甲卸鞍，他们要整天穿戴整齐，随时准备发生什么意外可以立即上马。到了夜晚，他便将巡逻的人马加倍，成为两千矛骑兵，两千步兵；另外还有两千后备，整装待发。一到午夜，便互相替换。陛下切莫以为统领大人整夜安睡；不，他时时起

床，与兵卒们说几句笑话；有时到这里，有时到那里，因此，整宵几乎睡不了囫囵觉。有时候我叫他上床，我留下替他，他怎么也不答应。到了天亮太阳出来，他便鸣钟做弥撒，要望弥撒的众爵爷便都到大帐里来。也不要以为他是个不讲究礼貌的人，他会拉住我的胳膊或者别人的胳膊，让到帐篷的一角，请众爵爷前面先行。望弥撒之时，他对众爵爷就是这样尊重。弥撒完了，便召集众位大人开会，动问营中粮草如何，是否需要立即派人催粮等等。会议之时，他只讲营中之事，从来不讲其他。会议之后，统领就进了自己的或者任何人的帐篷，身穿铠甲便在长凳上或者地下的毛毯上睡两三个小时。起身以后，就到了吹喇叭进餐的时候。他总要等到众爵爷吃第一道菜之时才坐下来同吃。使我奇怪的是，他总是邀请许多人来进餐，而食物不缺。他常要供应四百人的饮食，有三十头毛驴往返地运送鸡鸭鱼肉等各种食品。他干活那么辛苦，而睡眠却那么少，真是令人惊讶。用餐完毕，吃罢甜食，便又再次开会，研究当地还有哪些村镇，哪些堡垒，哪些地方，还在土耳其人的占领之下，有没有必要前去攻打，派谁带队出战，是否要配备重武器如石炮、石弩等。而且一旦决定，便立即实行。陛下，我可以说，我们已经这样光复了七十多处地方。这位统领真是指挥有方，要比公爵当我们统领之时高明得多。”

“他的伙伴和部属呢？”皇帝又问道，“他们在作战时表现怎样？”

“都很好，陛下，”总兵回禀道，“今晚或者明晨，迪亚费布斯就要到了，押送我们俘获的爵爷们。”

“怎么，”皇帝问道，“俘虏之中还有爵爷？”

“圣母马利亚！”总兵答道，“俘虏之中有安德里亚公爵，马尔菲公爵，卡拉布里亚公爵之子，还有好几位伯爵、男爵和骑士。”

皇帝更加高兴了，简直从来未曾这样高兴过。

“你担任的总兵职务，”皇帝又问道，“他曾经对你的权力加以限制吗？”

“没有，陛下，”总兵回话道，“他交给我陛下签署的信件之后，便一直叫我执行原来的职务，在他的营中，也在公爵的营中。他命令他自己带来的总兵当了我的副手，因为我先在那里，当然合情合理地我是第一把手。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陛下，都是蒂朗的功劳。”

次日，迪亚费布斯押送俘虏到了城里，一路上又是吹号又是奏乐。皇帝和众百姓同样为了那么多的俘虏而十分赞赏。他们到达皇宫前的广场时，皇帝正在窗口。迪亚费布斯对皇帝施礼致敬后，立即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又吻了他的手，以及皇后和皇储的手，又拥抱了众贵妇，然后又转身向皇帝转达了蒂朗向皇帝表明的诚挚祝福、衷心问候，以及良好祝愿。仁慈的皇帝听了十分高兴。于是迪亚费布斯向皇帝提出请求道：

“陛下，我请求允许解除我的职责，因为押送俘虏的人自己也是俘虏，尤其是这些俘虏都觉得自己要比押送他们的人尊贵得多。如果陛下也这样认为，那么这是由于我负的责任十分危险，因此请求陛下免去我再看管他们的职责。这是规律，谁都想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尊严。明白的人会看见，我的职责已经完成，完成得好还是不好，是非自有公论。为了使我的愿望与陛下的旨意相符，我请求律师立下一纸文书，以备将来查考，并且请希腊帝国皇储，马其顿的埃斯特法尼亚，逍遥寡妇，普拉塞德米维达，以及皇后陛下本人作证，证明我已经完成我的职责，将全部俘虏押解来京，上缴皇帝陛下。”

于是便立下了文书。皇帝接受了俘虏，又与迪亚费布斯交谈了一会儿，问起统领是如何看待这些俘虏的，如何对待他们

的。迪亚费布斯便禀报了应该如何应付他们对待他们。于是皇帝便将他们都监禁在皇宫的塔楼里面。

迪亚费布斯得空来见皇储，到了她的房间里，正好她与众贵妇都在。皇储一见他，便从座位上站起，向他迎来。迪亚费布斯紧走几步，在她面前跪下，吻她的手说道：

“这一吻是殿下紧锁在心牢里那个人的一吻，而不是我带回来的那些其他任何人的亲吻。”

众贵妇和众侍女都围了上来，他就没法再说别的话，怕别人听见。皇储拉着他的手，走到窗口坐下。皇储召来埃斯特法尼亚，迪亚费布斯便开口这样说道：

“如果大海是墨汁，沙滩是纸张，我相信也写不完高贵英勇的蒂朗向殿下表示的良好祝愿，衷心问候。因为一切事情，都是从其结果才表明一个人是该褒奖还是该惩罚。对于一位英武的骑士来说，爱情只有到死才结束。殿下如果不理解那位骑士对你的崇敬，便是不懂得热爱生命，因为他比任何骑士都值得接受殿下的伟大赏赐。”

迪亚费布斯说完之后，皇储亲切地答话道：

“我的愿望比你的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既然人们的判断根据的是事实，那么所有的贵妇都将要谴责你，因为这些事实目的不对，又不完整。迪亚费布斯啊，我的兄弟！我愿将整个生命交给你们，如果你们能善良、真诚，按照骑士的要求行事，使得人世间所有的人都理解你们，称赞你们。至于你对我的表扬，我真奇怪你的背上竟然背负得了如此重担，然而我仍然作为你主人的一个谦恭的仆人而接受下来，并双倍加一地还给你。”

正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皇帝进来了，看见女儿与迪亚费布斯正谈得热闹，便说道：

"凭着我祖先的遗骨，看见姑娘们在跟骑士谈笑，真是美哉。"

他叫女儿出宫到市集广场上去。迪亚费布斯伴着皇帝先去，后来又回来陪伴皇后和皇储。他们到了广场，看见广场上已经搭起了一座看台，上面铺着锦缎。等到众贵妇坐定，皇帝下令将全体俘虏押到广场，席地而坐，其中有基督徒也有摩尔人。众俘虏都坐下了，只有安德里亚公爵不坐。他说道：

"我是习惯坐在宝座上的，难道如今将我当作奴隶看待？当然不行。可以压服我的身体，但是压服不了我的心。不要勉强我。"

皇帝看见他这副模样，便召来判官，将他手脚捆住，一动不动地坐下。统统坐定之后，全体沉默了片刻，于是皇帝宣布了以下的诏书。

第一百四十六章

皇帝给予被俘的众骑士众爵爷的判决

奉天顺运，君士坦丁堡希腊帝国皇帝费德里科诏曰：稟遵祖制，帝国得以绵延，繁荣昌盛，至于万世，因诏告天下，尔等小人，均不法之骑士，背叛基督，收受异教徒之钱财，手执武器，啸聚成众，随同敌军向我进犯，意欲摧毁神圣之正教，实属无法无天；并在我国土之上，横行不法，肆无忌惮，按照骑士道之规矩，应予严惩，剥夺其爵秩，逐出其世家，以免其祖辈蒙此永世之羞辱，为其罪不容诛，特宣布尔等为基督之叛徒，生则为众唾骂，死则堕入永劫，以儆效尤，钦此。

判决书宣读完毕，走出十二位骑士，身穿长袍，头戴帽兜；皇帝也换上了同样的服饰，命令众俘虏一一走到台上，剥去其铠

甲，按照骑士道的规矩，一一削去骑士的称号。这在本书之首已经言明，不再赘述。

安德里亚公爵眼见自己以及同伙受到这样羞辱，不禁气闷塞胸，肝胆俱裂，立时身亡。

皇帝看见此人身死，不准将他下葬在神圣的墓地，而将尸体弃诸荒野，任凭猪狗咬啮吞食。

然后将他们的盾牌都首尾倒置，倒过来写上这份判决书，传遍基督教国家各地。教皇以及日耳曼皇帝看见了，称赞此项判决十分公正。这些骑士受完了惩罚，便都囚禁于牢。皇帝说道：

“我们执行的是正义，不对任何人滥发善心。”

他下令将马其顿公爵的侍从带来，在他脖子里套上铁链，当着众人之面，宣布处以死刑，因为他实在捣乱，要将他头冲下倒挂着吊死。迪亚费布斯看见这名侍从要被拉去处死，立即上前到皇帝脚前跪下，恳求皇帝慈悲，饶他一条性命，否则那些坏人就要说，他是由于说了蒂朗的坏话而被处死的了。但是皇帝怎么也不肯答应。皇储看见迪亚费布斯恳求无效，便从宝座上站起来，跪在父皇脚下，与迪亚费布斯一起请求，将此人交给他们处置。但是皇帝还不应允，于是皇后和众贵妇众侍女也都来请求。皇帝说道：

“谁看见过议定的判决可以改变的？决不可以。”

皇储拉着皇帝的手，仿佛要吻它，却趁其不备，偷偷地摘下一枚指环，嘴里说道：

“陛下可是从来不这么严厉地将人处死的。”

“对我说空话没有用，”皇帝说道，“就像他说的那样。不过你，我的女儿，你愿意将死刑改免，那就改免了吧。”

皇储便将指环交给迪亚费布斯。他便骑上马立即跑到刑场，将指环交给典狱。那个人已经上了梯子，差一点便要吊起来了。

典狱放了人，迪亚费布斯便将他带到行馆，然后自己又回到皇宫。后来不久，那个侍从进了圣方济各修道院，出家当了教士，不再惹是生非，一心侍奉上帝。

次日，皇帝下令将不能赎取的土耳其人集合起来，分别遣送到威尼斯、西西里、罗马、意大利等地去，出卖为奴。卖不掉的，便给人交换武器，马匹或者粮食，视需要而定。在可以赎取的基督徒中，有一位公爵以八万威尼斯杜卡赎走了。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儿子，花掉他父亲五万五千杜卡的赎金。其他的人也都陆续被赎走了。那些没有人付钱来赎取的人，便设下誓言，忠诚为帝国效力，给他们发了武器、马匹、饷银，编入军团。有人不愿打仗的，便戴上脚镣，在城里和宫里的塔楼上劳动，使得这些建筑生色不少。

总兵和迪亚费布斯要离京回营之时，皇帝从其宝库中取出一部分钱，连同众俘虏的赎金，命令他们带回给统领。

临行前一日，迪亚费布斯得知皇帝正在休息，便来到皇储的房间，逢到埃斯特法尼亚，向她行了个屈膝礼，对她说道：

“尊敬的小姐，我的好运使我首先逢到了你。不知道我的请求你答应了没有。如果命运给我青睐，让我做你最亲密的仆人，我就不胜荣幸，尽管你的美貌、风度、尊贵都是我远不能相比的。然而爱情能够使意气相投，不值得爱的也会值得相爱。既然我爱你胜过人世间的一切姑娘，既然你是感情丰富的小姐，我的要求便不致于辱没了你。不要不对我说话，也不要借故躲在皇储身后，要将你的手稍稍伸出一点儿，做出胜利的记号，作为你的选择，也免得我失望。如果你的意思正好相反，你也不用假装，你那没有爱的羞辱和混乱将会受到众贵妇的责备，说你缺乏教养，将你贬为庶民，就是因为你感觉不到爱情的光荣。你将被放逐到后悔的岛上，永远得不到休息。如果这还不足以打动你的

善心，我将在骑士学校里向众贵妇众姑娘宣布，我如何向你提出要求，而你如何残酷地拒绝。我一方面受到谴责，另一方面等于生命受到判决。我请求皇储来做公证人，我将怎么办。”

他说完之后，埃斯特法尼亚笑容可掬地答复道：

“无知不应该得到原谅，你就睁开眼睛，别找借口吧。看看那些贵妇怎么议论你而说我的好话，这两者是调和不得的，因为矛盾深着呢。这需要你好好注意，不再冒犯我，还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而且尤其是那些了解你说过这种话的人会说你的坏话，因为你说得太随便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那最大的错误就是想在好人面前掩盖错误，而且还想诱使我为你掩饰。但是我向你保证，我决不像耶稣基督那样，再使一个拉撒路复活。不过我也不会为此而抛弃我那一点儿爱情，那是比你想的还要多呢，而你还假装不知道。”

迪亚费布斯正想答话，皇帝的一位侍从走进房间里来了，说是皇帝召见他。迪亚费布斯请埃斯特法尼亚在这里等他，他立即就会回来。这位姑娘很高兴地答应了。

皇帝见了迪亚费布斯，便将俘虏的赎金交给他以及总兵。迪亚费布斯向皇上称谢。后来他将这笔钱请总兵拿着，伪称自己不会计数。皇帝命令他们天明之前出发。迪亚费布斯回到房间，看见那位小姐正在眼泪汪汪地沉思默想，知道皇帝已经下令命他启程回营了。迪亚费布斯一面安慰她，一面自己也禁不住将要分别而伤心。

他们两人正在卿卿我我，难舍难分，皇储从宝库回进房间来了。她身穿白色绸衫，因为天气很热，头发披散在背后。她一看见迪亚费布斯，想转身就走，但是迪亚费布斯将她拦住了。

“你要我告诉你吗？”皇储问道，“在你的面前没有关系，因为你就像我兄弟一样。”

普拉塞德米维达在旁插嘴说道：

“殿下，你没看见埃斯特法尼亚的脸色吗？她仿佛刚在火里烤过一样，红得像五月的玫瑰。我猜迪亚费布斯的双手趁我们在库里时并没有闲着。我们在那里等她来着，可她在这里却有着个心上人呢。叫你肚子痛痛死。我如果有个心上人在这里，我也会像你这样与他耍一会儿的。可惜我是个石女，谁也不会爱我的。迪亚费布斯大人，你知道我心里在想着谁吗？我在想伊波利托呢，那位蒂朗的侍童。如果他是骑士，我便更爱他了。”

“我向你保证，”迪亚费布斯说道，“下一次打仗，他就会有成为骑士的光荣了。”

他们正在这样调笑，皇储说道：

“你要我对你说吗，迪亚费布斯？我在宫内转了一圈，到处寻找，也没有看见蒂朗。我的心都凉了；我以为我来不及见到他，我便死了呢。可是有一件事给了我安慰，尽管忧愁，却不痛苦，因为我爱的是一位英勇的骑士，品德高尚，最使我高兴的是他的慷慨豪爽，因为总兵对我说，他的开销最多。那些爵爷们为了保持地位和身份，当然都是心胸宽广的。可是你看蒂朗，他在此地既无财产又无家庭，在人世间别无他物，只有他的荣誉。我真想做他的父母、姊妹和女儿，等于爱人和妻室一样。因而，我的兄弟，你就能够给他带去许多问候，其中天不知地不知地藏着半驮金币，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寻欢作乐。因此我和普拉塞德米维达一起下到库房，将金币点了数装进口袋，等到吃晚饭的时候，请将你的人叫来。如果我不在，就由埃斯特法尼亚或者普拉塞德米维达交给他们。请代我嘱咐他，叫他爱护自己的荣誉，因为他的荣誉也是我的荣誉。等到他将这笔钱花完，我会再给他的。我决不允许他手头有任何窘迫。如果我知道，如果我转着纺车他就能保持荣誉，我肯定就会这样做的；如果以我的血可

以将他升上最高的职位，我也会这样做的，只盼上帝帮助我。一切事物的结果来自命运的双手，一件好事会产生另一件好事，我将尽力为他这样做。因此我已经请皇上封他为伯爵。有一天，逍遥寡妇对我说，她知道我爱蒂朗，因此，应该给他一个爵位。这句话，我会一辈子都记得。我有一位婶娘，她在遗嘱里给了我一片伯爵的封地，名叫圣安琪儿，我将赠予蒂朗。这样一来，如果有人知道了说我爱蒂朗，我就可以有理由说，我爱的是一位伯爵。我的信任全寄托在他的英勇之上了。”

迪亚费布斯听着皇储说了那么一番充满诚挚爱情的话，不禁大为赞叹，说道：

“上帝啊，殿下，我真感激你对蒂朗的尊重，以及你给他的钱财；他的高尚品德确实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然而殿下说了那么多恩惠和爱情，理应十分加以重视，如同老话所说：有者不给予，常有者才给予。我认为恩惠要看来自何处。既然来自殿下，那就有福了。因此，我以那位骑士的名义向你请求，让我代他吻你的手和脚，然后代我们全体亲属。”

埃斯特法尼亚忍不住了，因为她心里充满着爱，便开口说道：

“我是不能离开迪亚费布斯了；我不再怕羞，也不再怕人议论我，因为我的荣誉反正已经不行，那是殿下你让我这样干的。说实在话，我真羡慕殿下对蒂朗骑士这么好。因此，我要学殿下的榜样，也要送一些东西给迪亚费布斯。”

她便走到自己的房间，写了一纸文书，藏在胸前，又回进皇储的房间。

埃斯特法尼亚在房间里写文书之时，迪亚费布斯又在那里请求皇储，让他吻埃斯特法尼亚。但是皇储仍然不答应，也不允许。于是迪亚费布斯又说道：

“殿下，既然我们的心愿相反，当然我们的行事也不会相同。这样说明白了，双方也便毋庸争论，我们之间这件事就算过去，如果你的话不变，那只好怪你自己。到目前为止，我是殿下的臣仆，无论是你买的我，或者俘虏的我，不等你吩咐一句，我便立即干活。唉，我真是瞎了眼睛！如果我有七条命，也仿佛仅仅是一条，一心只想为殿下效劳，不管冒何等艰险。但是殿下竟然不肯满足我，让我享受一点儿果实！从今而后，请你另觅一位兄弟或者仆从侍候你吧。我不想代你向蒂朗说什么话了，也不带钱去给他了。我一回到营地，便向他请长假，回我的故乡去。有那么一天，你会因为不能再见到我而痛苦的。”

他刚说完这些话，皇帝进来了，动问迪亚费布斯怎么还未启程。

“陛下，”迪亚费布斯答道，“我正要回行馆去，一切都准备好了。”

皇帝带着他走出房间，来到大殿，又对他和总兵谆谆嘱咐了一番。

“我真不幸啊，”皇储说道，“迪亚费布斯准是生气了！他什么都不想为我干了！是我命运不好逢到这些半疯的法国人。埃斯特法尼亚，你赶快去，请求他别生气。”

“我这就去，”埃斯特法尼亚答道。

此时普拉塞德米维达插嘴道：

“殿下，你真是少见！在这打仗紧张之时，还不知保持骑士们的友情。他们以身家性命保护你殿下，保护全帝国，你却为了亲一个吻而喋喋不休！亲一个吻有什么不好？在法国，不比握一握手更重要。他要吻你，你便该答应他。军情紧急之时，他要伸手到裙子里面摸摸你也没有关系，以后，到了和平的日子，那就不行，就是坏事了。小姐啊，小姐，你真误事！打仗的时候需

要武器，和平的时候也少不了弓弩。”

此时埃斯特法尼亚已不在房间里，于是皇储便到她的房间里来找她，请求她快去。

“我真怕他就这么走了。他一走，蒂朗因为爱他，也会离开的。尽管他因为爱我而不走，别的许多人也会走的。我们想打胜仗，也就打不成了。”

“你要想办好事情，”普拉塞德米维达又说道，“别派任何别人去，最好是殿下自己借口去见皇帝，然后找他说话，他便不会生气了。”

皇储立即来找父皇，看见他们还正在谈话。皇储上前拉住了迪亚费布斯的手，请他不要生气。迪亚费布斯答道：

“殿下，我一切都试过了；我以为殿下跟我一样，觉得前途危险重重，难以捉摸，因此，这样的事情，只有看见做了，才能心满意足。可是殿下却像圣彼得那样，为了免得死在罗马，便逃了出去，可是被人认了出来，说他不爱别人。因此，只有两个办法：要么让我吻她，要么让我走人。满足了我的心愿，我便听从你的吩咐，叫我做什么便做什么。”

“如果恶行使无耻也变成了荣耀，”皇储说道，“我便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姑娘来答应你的这个要求了。相反，如果荣耀产生了无耻，那便没有什么可耻的，因为我并不盼望那个俘虏了我灵魂的人，会像你那么叫喊：吻呀，吻呀。”

皇储的话刚说完，迪亚费布斯便跪倒在地，吻了她的手，表示感谢。然后走到埃斯特法尼亚身边，在她的嘴上吻了三次，表示三位一体。

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既然你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我主人的允许，让我吻了你；如今我自己愿意，让你占有我，不过只能在腰部以上。”

迪亚费布斯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抱住了她，抚摩她的乳房，捻弄她的乳头，无所不为。于是便发现了她藏在胸前的那件文书，以为是什么人写给她的情书，便木然地停住了手。

“读一读那上面写的字吧，”埃斯特法尼亚说道，“不要生气，也不必心情沉重；不要让那些人以为你失去了理智，便产生怀疑。”

皇储从迪亚费布斯手里拿过文书，便读了起来。

第一百四十七章

马其顿的埃斯特法尼亚写给迪亚费布斯的文书

祖祖辈辈，天道日显，厥余弱女，身心自由，宜抒己志，书以述怀。余马其顿之埃斯特法尼亚，马其顿公爵罗培托之女，面对上帝，手捧圣经，谨宣于迪亚费布斯·德·蒙塔尔特之前：愿与君子，缔结良缘，生生死死，永为夫妇。爵秩领地，并一万威尼斯杜卡，三千马克银币，以及珠宝首饰，锦绣衣被，均作助妆之资，唯宝贵之最者，则为此玉人也。

如有三心二意、弄虚作假，则人神共诛，甘愿按凯撒大帝律令处置。

并放弃骑士道之权利：不授命予其他骑士，俾得夫唱妇随，子孙永昌。

埃斯特法尼亚沥血谨书。

第一百四十八章

迪亚费布斯如何与皇帝及众贵妇告辞返回营地

这位埃斯特法尼亚实际上并非是马其顿公爵的亲生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王子，英勇的骑士，皇帝的表弟。她是王子的独生女，王子不幸早夭，留下公爵的爵位。他在遗嘱里写明，等她年满十三，爵位便由她继承。她的母亲是一位有权有势的贵妇，是皇室的监护人，为了要再生几个孩子，便与阿尔比伯爵结了婚，由此，阿尔比伯爵又获得了马其顿公爵的爵位。现今这位姑娘可是已满十四岁了。

到了晚间，一切准备就绪，就要出发。迪亚费布斯喜气洋洋，在皇储约定的钟点取到了钱，回到行馆；趁他手下的人在备马整装之时，又回到皇宫，向皇帝以及众贵妇辞行。尤其是埃斯特法尼亚，两人海誓山盟，恋恋不舍。

“迪亚费布斯啊，我的主人！”埃斯特法尼亚说道，“全世界的一切善都在于信。你不见《福音书》里这样写的吗？‘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① 你却看见了我还不信。信了吧，你占有的我，比全世界任何人都多得多了。”

他们当着皇储和普拉塞德米维达的面，连连亲吻，淌下许多眼泪，就像那些恋人惯常那样。迪亚费布斯又跪下，代表蒂朗和他自己吻了皇储的手。走到楼梯口时，埃斯特法尼亚追了上来，叮咛他道：

---

①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

“为了毋忘我。”

说着解下脖颈上的金项链来给他戴上。

“小姐，”迪亚费布斯说道，“我收下了。如果一天有一千个小时，每个小时我都会想着你的。”

他们又亲了吻，迪亚费布斯才回到行馆。全体人员上了马，牵着骡子，在半夜两点出发了。迪亚费布斯事先已经请求皇帝派了船队将粮草运送到营地。

他们回到营地，见到蒂朗大家都很快乐。总兵和迪亚费布斯一起将俘虏的赎金交给统领。统领便将原来分配过钱的伯爵们召集来，将钱交给他们，命他们照原来那样分配，还分配了其他马匹、军械等物。分配完毕之后，迪亚费布斯向蒂朗禀报了一切经过，并将皇储托带的钱交给他，蒂朗看见了，十分高兴。尤其是看到埃斯特法尼亚写的文书及她以血签的名字时，他感到十分欣慰。

迪亚费布斯说道：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她用线绑住手指，手指胀红了，便用针刺出血来。”

“如今，”蒂朗说道，“我们就要赢得我那位小姐的一句话了，因为埃斯特法尼亚站在我们一边啦。”

迪亚费布斯说道：

“我们要不要称称她给的金子？”

称着一看，共二担①，都是杜卡。

“她多给我了，”迪亚费布斯说道，“她对我说是半驮，那只有一担半。贵人们总是这样，慷慨大方，总要比答应的多给些。”

现在让我们转过笔来，看看敌营内的情况如何。

---

① 重量单位，即一百磅。

总兵和迪亚费布斯前后启程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士气低落，因为他们打了两次败仗，便连声诅咒世界和命运，给他们带来那么多的痛苦。他们进行了统计，战死的和被俘的，总共有十多万人。他们满心忿恨，开会商议如何杀死蒂朗。最后决定由埃及国王承担此责，因为他在摩尔人中武艺最为高强，骑术精熟，而且像意大利人那样武装，人马均穿铁甲，头盔顶上羽饰辉煌。

众人一致同意派他到基督徒的营地去。于是先命令一名号兵去通知蒂朗。此人来到河边，举起杆头系的手巾为信号，对方营地也立即以同样信号作答复。蒂朗下令以小舟将此号兵渡到此岸。

此人到了蒂朗面前，为埃及国王及其十名侍从请求安全保证。蒂朗欣然同意。次日，埃及国王即率领着侍从等人前来。蒂朗也率众贵人到河边迎迓，按照王家礼数予以接待。众贵客均全副戎装；统领及其部属也全副戎装。国王披着十分华丽的大氅，全部锦绣缀珠。统领则在铠甲外面披着皇储所赐的衬衣。蒂朗谆请随同国王前来的两名摩尔人，进他的帐篷里监督宰杀一百对阉鸡和母鸡，之后还准备了其它种种美味佳肴，摆下丰盛的筵席款待，欢宴直到晚上。次日，国王在营寨内参观，看见了许多马匹，便问为什么。统领回答道：

“陛下，这是在向你致敬。”

“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国王说道，“我们的营寨便不会毁了。因此，我要将你杀死，因为是你使我们落得如此悲惨痛苦。许多人当了俘虏，许多人溺水而死。我对你极为痛恨；我要求正义，这不足为怪，因为战争中的敌人谁都会痛恨，战争从来不会产生爱。我向你指明，你将死在我的手里，因为你生性凶残，杀害许多无辜。所有受到你伤害的人，都会说你是个最坏的

骑士，行事极端残酷，生性卑劣下作，简直不是言语所能形容。”

蒂朗便以相仿的言辞答复道：

“你的舌头好像很厉害，大概是由于你忽而说好话，忽而说坏话，习惯使然。而我，我是用我的利剑惩治那些学你这种坏样子的人的。因此，你的那些坏话，便不必予以讨论了，尤其是在我自己的营寨里。”

那位国王还想答话，蒂朗转身就出了营帐。国王也便回到了自己的营寨。次日，他召集了全体摩尔人，以及所有基督教的王爷、爵爷，在一片草坪上举行会议，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四十九章

埃及国王召集会议商量对付蒂朗的策略

“我并非是那种光说话不动手的料；我是凡事必动手的，而且我相信命运，就像一名好骑士那样，由此而博得荣誉和名声。因此，众位大人众位爵爷，我想让你们得知基督徒那方面的情况。一点不错，我看见他们日夜有骑兵步卒守护着营寨，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像他们袭击我们营地那样去袭击他们。自从这位统领到任以来，他们的人马经过了很好的整顿。”

苏丹问道：

“据你看来，他们的步骑一共可能有多少？”

“大人，我看，”国王回答道，“步卒不到四万五千，骑兵大约有十万或者到不了十万。他们人马不多，但是纪律严明，组织良好。你和我们此地的人都知道，与马其顿公爵在此地当统领时

大不一样；他不懂打仗，经常被我们打得一败涂地。要不是这个法国来的魔鬼，我们早就进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那座漂亮的教堂也改成了清真寺。杀了皇帝，将他的妻女为奴，其他所有的姑娘贵妇也一律归我们支配。倘若这个统领还活着，一切都要成为泡影。因此，我要对你们说的是：我们只能想个计策，才有可能杀死他或者抓住他。因为他不占上风，是不会来跟我们作战的。他们知道是我强彼弱。如果诸位认为可以，我将个人与他挑战。他是英勇的骑士，不可能不接受。等到我们决斗之时，如果你们看见我占了上风，便让我将他杀死。如果看见他占了上风，便趁机给他一支冷箭，不管怎么样，也得将他杀了报仇。”

众人都认为国王说得对。

会议结束，埃及国王进了大帐，便命令写成战书。

且说苏丹帐下有一名仆从，从小便侍候苏丹。此人幼时是基督徒，生在塞浦路斯岛的法马戈斯塔城，在海上被摩尔人的船只抓获，当了俘虏。由于他年幼，生性谨慎，便改宗当了摩尔人。成年之后，他知道了自己的出身，便想重新改信基督教，于是采用了以下的方法。有一天，他武装整齐，骑了匹好马，来到石桥的桥头堡，那里是由马尔维大人驻守。他来到桥前一箭之地，将缠头解下，系在矛尖上以示和平。碉堡里的守卒看见他只是单矛匹马，便也答应了信号。摩尔人走近时，一名弩手没有看见马尔维给的信号，射了一箭，射中了他的马匹。

“喂，先生们，”摩尔人喊道，“你们怎么不讲道理，已经保证安全还要杀我和我的马？”

马尔维大人很不好意思，请他下了马，立即叫人医治，答应他如果马死了便赔他一匹好的。于是摩尔人便讲起来，他是来改宗信基督教的；他想求见统领大人，如果他愿意，请统领大人在他行洗礼时当教父。只要统领大人接见他，他会将许多对统

领大人有用而且有利的情况禀告他。于是两人约定次日再到此地见面。马尔维大人立即将此事向蒂朗报告，请他务必要来见面。至于那个摩尔人，则满心高兴地回到营寨，将负伤的马匹给苏丹看，然后牵到兽医处治疗。苏丹问他，他到哪里去了，马又怎么会受伤的。那位摩尔人这样回答道：

“我出外散心，骑马到石桥那里去了。我远远看见一个基督徒，便向他走去，他也驻马在那里等着。等到靠近他时，他却射了我一箭。于是我策马向他迎去，一个回合便将他打于马下。我下了马，想取他的性命。他却跪在地下，请求我饶恕。我天性宽宏大量，便原谅了他，与他做了朋友。他答应我，将基督徒营中的情况都告诉我。”

“啊呀，这真是个好消息！”苏丹说道，“那我就能对基督徒营地里的情况了若指掌啦！我请你明天务必再去，求他讲给你听，他们是否要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里面情况怎样了。”

摩尔人一一答应。次日，他请求允许到桥头碉堡去会见他的朋友，其实他是想一去不复回了。他挑了苏丹马群中最好的一匹马，跨上它便向桥头而去。发了信号便进了碉堡，受到众人的欢迎。不一会儿，蒂朗便来了，他先向马尔维大人及其子致敬，然后走进一间房间，里面马尔维夫人正在向摩尔人问话。蒂朗拥抱了夫人，回头向摩尔人致敬。摩尔人便说起他如何一心要皈依正教，做一个基督徒，回到真正的信仰，并且恳求统领收下他当一名仆从。

“我请求大人注意，根据昨天或者前天会议的决定，他们要来送挑战书了。但是大人千万小心，不要接受挑战，因为只要你占了上风，就会对你本人不利，连你的部属也要受到损害。”

蒂朗对他给予的警告十分感谢，而且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位仆从而十分满意，便带领他到教堂里，让他领受洗礼。蒂朗和

马尔维大人之子两人当教父，马尔维夫人当教母，给他取名为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在受洗时，他说道：

“大人，由于上帝的恩惠，我受了洗礼，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将以此信仰从一而终。如果大人要我留下侍候你，我是十分愿意。如果要我回到原来的营地，每天给你传递信息，那也可以，因为在我那营地里算我知道情况最多，苏丹大帐里开会时，每次我都在那里侍候。”

蒂朗摘下自己戴的一挂金链，送给他作为礼物。马尔维大人之子送给他四十杜卡，而夫人则送了一颗钻石，价值二十五杜卡。他临走之时，将这些礼品都交托给了马尔维夫人保管。

蒂朗请他仍旧回到营地去，土耳其人有什么动静，便将消息随时报知马尔维大人，由他再通知蒂朗大营。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回答道：

“尊敬的统领，请你放心，我决不会做什么坏事。我既然已经改宗，我便是一个基督徒，对你是忠心耿耿的，就仿佛我从来便是你的仆从一样。我明白你有理由因为我曾经是摩尔人而不太信任我，但是到将来你会得知我对你忠诚的爱的。然而，统领大人，我请求你，如果你有什么糖果甜食的话，赏给我一些，让我带回去送给苏丹，他喜欢吃这种东西，我便可以以此为借口，来来往往，不致于使他起疑。”

马尔维大人答道：

“我可以给你。”

便命人取来蜜枣、糖果等各种甜食，请众人尝了尝，装了两盒，交给西普雷斯·德·帕特诺，他便带着回去了。

他回到苏丹面前，苏丹问他基督徒有什么消息。他答复道他的那位朋友还不想离开此地。

“除非你先拔营而去。大人，这是他送给我的糖果和甜食。”

苏丹很高兴，叫他时不时地常去，他便将探听到的情况报告给马尔维，马尔维又向蒂朗禀报，使统领十分满意。

这个西普雷斯·德·帕特诺是立誓要反叛苏丹的了。

且说埃及国王命人写好了战书，召来一名号手，将战书交付给他，命他送交希腊统领蒂朗。这封战书的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章

埃及国王致蒂朗的战书

埃及国王阿培纳马尔，征服费兹王、博希亚王以及特莱姆森王等三王之赫赫胜利者，今咨尔希腊统领白郎·蒂朗麾下曰：

废话毋庸多言，唯由命运支配之事实以决定胜负。现睹尔竟以女服衣于铠甲之上，以示对彼姝之爱，则朕亦必设誓于吾爱之前，以长眠于麦加之先知穆罕默德之名，与尔决一死战，必将尔加以宰杀、击败或羞辱于校场之上。朕将亲以双手，捧尔之颅，献于吾爱，以作酒器。倘若尔竟敢拒绝交战，则必将遭受万般唾骂，为爱情为荣誉所不齿。尔之奸诈恶行，两度破我大营，实属天地所难容。朕有权利，必将严惩。因此，交战双方，以一对一，或步或骑，由尔自择，以命相搏，至死方休。答复可交号手埃希托带回，俾约定时日，相会沙场。

本月一日于东岸大营，并签章。

埃及国王。

第一百五十一章

蒂朗如何与众爵爷商议答复

蒂朗念该战书已毕，便在大帐内召集会议，请与会者各抒己

见，是否作复，如果作复，则是否接受挑战。马其顿公爵首先开言，说道：

“我认为，应该予以答复，如同神父唱了，唱经班就该跟着唱。此战书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姑娘的问题，第二个是背叛的问题。前面的问题说的是他爱上了土耳其大王的女儿，据说这位姑娘十分美貌，而大王已经答应他，等到战争结束，便将女儿嫁给他。你看，如果在你的故乡，你爱上了一位可敬的姑娘，怎么办，因为他说的是出身高贵的姑娘。另外，如果正义不是在你的手里，你就不要应战，我们的上帝会在战斗中创造奇迹的。”

“大人，”蒂朗说道，“我在故乡爱的是一位寡妇，可是我敢说她是一位姑娘。我爱她，我们想结婚，所以她送给我这件衬衫。自从离开了她，每次我要出战，我总是要穿上它。”

佩拉公爵开言道：

“我认为你说得不够。他爱的是土耳其大王的女儿；这位大王有七个王国在他属下，而埃及国王虽然不如苏丹，地位还是在国王之上。他的领土广阔，连卡马尼也是他的属国。你知道卡马尼有多少土地吗？它比整个法国、整个西班牙都大得多。我对你说，因为我到耶路撒冷去时到过他的国家，后来又因为信仰而去朝拜加利西亚的圣墓，横穿过整个西班牙。所以我认为，如果你要表示公平而且对你有利，你还不如说你爱的是：我们的皇储。于是你的爱便也是堂堂正正的了。因为他的爱，尊严而有地位，对他有利，你也该不次于他。这是我的忠告：我认为皇储是天下无双的。”

“我不想，”蒂朗答道，“使皇帝陛下对我有任何怀疑。”

西诺波利公爵插话道：

“既然这事是正当的，毫无任何欺诈，也没有什么不名誉，皇帝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屈辱。我知道他会愉快地应允的。”

“即使陛下应允，”蒂朗又说道，“倘若逢到皇储因为我是个外邦人，没有地位，没有爵秩而生起气来，怎么办？”

卡桑德里亚公爵答言道：

“没有哪位贵妇或者姑娘因为被人爱而觉得不光彩的。这位皇储殿下很聪敏，你这样做，只会使她感到骄傲，心里高兴。”

“没有人能够改变上帝创造的秩序，”蒙特桑公爵说道，“一位国王被一名普通姑娘所爱，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相反，一位女皇被一名不知父母、出身不明的士绅所爱，也不算什么。这是忠诚的表现，其言行不会惹人讨厌。”

圣乔治侯爵发表意见道：

“统领，你真是有所不知。谁都知道，骑士们为了爱而做出许多功业，爱的是在世界上具有光辉名声的姑娘。谁忘记了过去，便是忘记了他自己。”

费拉拉侯爵开言道：

“人世间任何妇女，没有比被男子所爱更快乐的了，因此，别给她穿什么夹脚的木鞋。如果她是那么高尚，她是会因为你而感到高兴的。”

“我等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佩克斯卡拉侯爵也开言道，“老实说，我们有的祖先受到谴责，有的祖先却被拯救。如果我们的统领凭着皇储的名义成了胜利者，便是属于被拯救中的人，即使他手伸进她的裙子，也只会引来爱情和荣耀，因此她身上才穿着衣服。”

蒂朗命人将这些意见都一一记录下来，写成文书，送交皇帝，倘若将来有人说他坏话，其责任便不在于他。

会议到此结束。他回进自己的营帐，提笔写了致埃及国王的复信，其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二章

统领蒂朗致埃及国王的复信

真即是真，假即是假，假者不能掩真，徒增其光辉云尔。余白郎·蒂朗，巴比伦苏丹之征服者，土耳其大王之战胜者，谨咨尔埃及国王驾前：

来书所言余铠甲之外，御一女服，此情属实。因尔亦设此誓，邀余决一死战云云。

有言在先，尔设此誓，必致名誉扫地。莫若速去麦加，面壁十年，痛悔前愆。余所爱之妹，举世无双；尔所爱之女，瞠乎其后。尔之所爱为土耳其大汗之女；余之所爱为希腊皇帝之女；彼为摩尔妇，吾为基督徒；彼则矫揉造作，吾则温柔亲善；恰如敝履败絮之于金枝玉叶，实有天壤之别。至于余之头颅，将作彼之酒器，则务祈暂缓，且待余敉平尔等鼠辈，再行双手捧上，只恐战败之囚，无福消受耳。余已有约于皇储殿下，四战必胜尔等，五战则俘尔酋，献于殿下。至于两度攻破尔营是否行事奸诈，且听罗马皇帝之言：称敌方为奸诈者，必属谎言。此亦为余之答复。尔之谗言，实属可恶，必为堂堂正正之骑士所鄙视，也不为正当骑士道规矩所允许。尔乃自愿入余彀中，何谓背叛之有？如有异议，悉听尊便。

等因奉此，余白郎·蒂朗，谨以上帝与圣母之名义，以皇储卡梅西娜之名义，为维护余之权利与名声，接受尔之挑战，决斗到底，至死方休。并根据接受者之权益，决定选择马战，各披普通之战甲，不得有诈；其兵刃为：十二拃长之矛，矛尖四指；五拃长之剑；一掌宽之斧；二拃又半之匕首。马匹之甲，各听自便，唯马首之盔，免其利刺，鞍鞯必须撤镫而已。至于此战谁为判官，实难决定。尔为摩尔人，余乃基督徒，难保不无偏心之辈，上下其手。另觅判官，也属难办。余乃大军之统

领，分身乏术，而且身为骑士，不作令人猜疑之战斗。苏丹不可信，彼乃无信之徒。对于无信者，切勿示以信。倘若余胜于尔，彼能保证余之安全否？倘若尔来吾营，万一尔胜吾败，余之部属也难保尔之安全也。如所周知，余于尔围困马其顿公爵之际将尔击溃，其后尔率军前来向余进犯，余即迎头反击，便使征服三王之赫赫胜利者弃甲曳兵而走。至此，其理昭然，此番该余前来进攻也。蒙上帝允许，皇储批准，并以骑士道之荣誉为证，谨订于八月二十四日，四天之前，四日之后，驻马东岸尔之营前，恭候尊驾，以遂尔之心愿，俾不再称余之作为为奸诈耳。来书既谗言满篇，理当不复，但观今后，是否好自为之。众贵妇、众骑士必谓余言之不谬。

此函一式二份，签章后其一由你的号手埃希托带回。

八月五日，白郎·蒂朗手书

于特朗西梅诺之营地。

第一百五十三章

马其顿公爵如何以言辞污蔑统领蒂朗

蒂朗写毕复书，请众爵爷观看。众人都说写得好，表示同意。蒂朗便将号手召来，将复书交付给他，并赠送一件银绣衣服，二百杜卡，对他说道：

“请你禀报苏丹，这位跟随你去的护法，要在他面前为我说话。”

埃希托接过文书，便带着护法走了。

他们到了对方营中，众人都很高兴。护法向苏丹说明，他要在全体王爷、将爷、爵爷面前说话。苏丹立即吹起喇叭，召集众人来到大帐。众人到齐之后，苏丹对护法说道：

“你家大人要你来说什么话，现在可以说了。”

这位护法便开言道：

“希腊帝国大统领，代表希腊皇帝，命我向诸位大人宣布，诸位想来不会不知道战争的惯例，那是所有的王爷、爵爷都必须遵守的规矩。既然在场的众位王爷、爵爷两次战争失利，丢弃了旗帜，便不能再举任何旗帜。如有必要，只能代之以幡。此乃骑士道以及战斗者向你们要求遵守的规矩。如果你们不遵守，那么胜利者就可以处置战败者，那便是：于一面盾牌上画上你们众位王爷、爵爷的纹章，拖在一匹马的尾巴后面，拉着它周游全营，乃至周游各个城市。因此，你们如果不想受到这样的羞辱，便得老老实实地遵守惯例。”

“想出这种事来的人真是可恶，”苏丹说道，“既然是战斗者的规矩，我也便无话可说了。”

他便命人将自己的旗帜以及部下的旗帜全都收了起来，只留下幡。然后这位护法转身向埃及国王，问他道：

“陛下，我们的统领已经答复了你的战书，他请问你在交战的那天，你在铠甲外面披什么衣服，以便他在众人之中能够认出你来，与你交战。”

“朋友，”国王答道，“请以我的名义对他说，我很高兴，我将与他剑对剑地决战，但是对他说，我并不高兴他做的那些坏事。为了满足他的要求，这场战斗将是合乎礼仪的，我不致于由于战胜了他而犯罪。告诉他，我将于铠甲之外披一件猩红短袖长外套，是乃我所侍奉的贵妇所赠，并在盔顶戴一金鹰，鹰嘴叼一小坠，上绘彼之肖像。如我见他，或他见我，我必将按照战书行事，亲手结果他的性命。”

那位护法回到蒂朗大帐，将一切情况如实作了禀报。

土耳其人方面，则已下达命令，准备如期交战。

次日，马其顿公爵由于嫉妒蒂朗的功劳，在大帐之内当着众人之面，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来：

“蒂朗，你不是按照骑士道的规矩办事，毫无忠诚可言。你还不如学你说摩尔人那样矫揉造作的好。他们理屈词穷之时，便手执利剑，顽固到底。你想到东岸去与那么多土耳其人交战，他们的人数足够对付全世界的了，而你还想充作一个能干的统领，保持你的地位，你的英勇名声，难道你那弄虚作假、蒙骗众人的勾当做得还不够？你应该扪心自问，你造成了多少错误。你贪生怕死到了盲目的程度，看不见同土耳其人交战乃是极大的错误。你毫无知觉，不懂得这将使我们遭到多大的危险。显而易见，你对这个问题毫不考虑。你是心甘情愿地去战斗，殊不知这在眼下并无必要，其结果是叫我们统统去送死，而无损于你一根毫毛？对于你，世界很大，足以有你寻找活路之处；你可以去率领一帮强盗，到处横行。但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便可悲了，有家有室、拖儿带女的便更可悲了。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异邦人任意摆布？你说你已与苏丹约定，愿与埃及国王决一死战，实际上你是在欺骗我们，要将我们出卖给土耳其人。你说，他们给了你什么价钱？难道你不就是三十块钱出卖了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犹大？也想将我们出卖。你说，难道你不就是那个杀死兄弟亚伯的臭名昭彰的该隐？难道你不就是那个不孝的西佩里王的儿子，奸污其母，将其父摔死在城堡墙下？也许你也就是那十恶不赦的卡纳特雷，强奸自己的姊妹马卡鲁，逃到罗马人的军队里，背叛而且出卖了自己的祖国？蒂朗啊，睁开你的眼睛，我们都是神志清醒的，十分了解你是个什么人。我们知道你的历史：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从你的祖国逃出来，不敢再回去，却与我们的头号敌人结成联盟，他们天性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你却与他们十分融洽。你在写给埃及国王的复书里，不是说：对于无信者，切

勿示以信吗？因此，我们又怎么能信任你呢？怎么能将你当作弟兄，听从你的号令呢？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你所做的坏事，在暗中算计我们，破坏希腊帝国，真该让你做一次下油锅的考验作为奖赏。在基督教世界，还未曾听见过有人做你这样的坏事呢。人们觉悟了，便会向你扔石头的。我们信奉基督的人将来直接上天堂，而你这种假冒为善的人准是直接下地狱。根据众人的意见，你这统领的职位，没有我的批准就不再能担任了，从今以后就此撤销。”

公爵的话音刚落，众人立即大哗。因为众人都已戎装齐楚，手执器械，有些人甚至已上了马，仿佛立即便要出战。许多人来得正好，他们的坏心眼正盼着换个新的统领。

蒂朗听了马其顿公爵的这番疯话，十分生气，便开口说了如下的这番话。

第一百五十四章

蒂朗给马其顿公爵的答话

“你若以为你干的好事都已成陈迹，被人遗忘，不痛改前非而想东山再起，那你真是痴心妄想。为了省事，你就听听你的那些丰功伟绩，而且免得越掏越臭，只消说些天天叨念的事就够了。我这个人不喜欢说长道短，弄脏我的嘴巴，不像你那样，有一根如簧之舌，惯于鼓弄。我说的无非是我所知道的那些事实而已，因为我不至于会去割断皇帝的儿子——那位英勇王子——的盔带，在他头上首先猛击一下，将他的性命从现世送到了来世；我也不至于会害得那么多的公爵、伯爵、侯爵、男爵，以及那

么多的骑士、兵卒，战死在帝国的旗帜之下，使你获得了这个常败统领的美名，因为你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这无一不是由于你的过失，而你从来不重视你自己的荣誉，那可是骑士最宝贵的东西。我并非是那个抛弃了阿尔比伯爵爵位或者马其顿公爵爵位的人，这两个爵位都已不属你所有。你丢掉了卡帕杜西亚城及其全省，那是希腊帝国最大的一片土地。你要是头脑清楚，便不应该再打扮得像个骑士，或者与认识你的人相处。你认为希腊人都以为你忠于祖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有看法，然而不对你说。如今你倒一反畏难怕事的常态，让你的心关心起内部的矛盾来了。先祖有话说：谁要听坏话，谁就先开口说话。如果错误便是优点，那就无法为皇帝、皇后和皇储效力了，我只能以你心里的鲜血来洗手。然而我是相信上帝的，那些由于你而遭到不幸的妇女，以及那些向上帝要求正义的牺牲者，都会为我而报仇的，就是由于你说我是为了钱而出卖了我们的军队。你所发明的谎话，再没有比这话更高超的了。我不愿再多说，任凭你去信口雌黄吧。可以告慰的是：我说的都是真话，谁都可以相信，而你说的那些假话，只是玷污了你自己。”

录事听着统领所说的这些话，便一一记录了下来，因为他次日即要回京去。然而到了众人都在望弥撒的大帐里，统领对众人又说道：

“众位爵爷，众位大人，出了这桩事情，我的话并非就此算数。我请求你们大家，根据皇帝陛下授予我的权力，到了约定的那天，仍旧作好出发交战的准备。”

马其顿公爵却回答道：

“蒂朗，你最好是去睡觉，别想去干什么傻事了，反正我是不会带着我的人马出战的，我想其他人也同样。因为谁也不会听从你的命令；你的权力对我们并不生效。我们不服从你，这并不

奇怪，尽管会使你不高兴。免得你昏头昏脑地要犯错误，我再对你说一遍：如果你能证明你是被授予了这样的权力的，那么如今你提出来的要求才合理，但是你的权力与你想负的责任并不相符。你我都已发现，错误是在你，而不在众人没有接受你的忠告。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分歧请诸位骑士评评理。如果不这样，你就太不知羞耻，竟然丝毫不顾我的意见；而我的意见不能满足，我是决不甘心的！”

蒂朗答复道：

“值此军情紧急之时，不允许我来作无休无止的论辩。我的双手将忙于做必要之事，而不是辩论和记录。我做得不对的是：我对他人进行了劝告，却没有对自己进行劝告。我从来不曾见过我家里的人将荣誉拿来争论。我由于上帝的帮助，将尽可能予以保持。至于我的权力，虽然直到如今由我掌管着，却也未必见得十分高兴，因为从一开始我便从未追求过它。既然这顶桂冠并非为我所求，但是我的良心却使我要继续努力执掌到底，以便使在我麾下的众爵爷身体健康，太平无事。我觉得授我这权力时并没有什么遗憾，既没有欺诈，也并非草率。然而当时皇帝陛下挑选了我，没有征得你的意见，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不过因为当时你不在皇上驾前。为了不让人说我非得要有此权力不可，我很高兴你们另外推选一人，我立即可以让位。至于我们的人马，你还说不经你的许可，不能出战？我就非出战不可。到了约定的日子，就得去面对敌人。如果有人不愿意跟随我，我便率领我自己的人马去，他们是不会不去的，尤其是罗得岛教主手下的人，靠着上帝的帮助，他们会成为胜利者的。公爵啊！如果你怕打这样的仗，对于讨厌它的人来说，它确实是又可怕又吓人的，那么你就与众侍童在一起，与伤病员在一起，留在营寨里吧。”

这一天便这样过去了。

次日，统领命令吹号集合望弥撒。所有的爵爷都参加了。统领对他们说道：

“诸位爵爷，诸位大人，你们要和我一起来担负起这场战斗的责任。由于皇上的命令，我担任了指挥的任务，多日以来，我劳神劳力，以我的智慧和勤奋，想尽种种办法，使得诸位在我帐下保持了健康的体魄。如今我很高兴，也觉得宽慰，因为马其顿公爵要我交出统领的职权。既然在此地我们已经同样面对着敌人，诸位的任务便不再属于一人，而是人人都有了指挥的责任。此项责任我已尽心竭力地承担多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无非是为皇上效力而已。我们可以另外推举一位来替代我。诸位切勿以为这种变更会冒犯我，我是决心与诸位共生死同患难，尽心为皇上出力的。诸位之中任何哪一位，如果将我视为兄弟，平等对待，我将十分高兴地服从他，侍奉他，直至战役结束。”

圣乔治侯爵听见此话，按捺不住，没有征得他人同意，便开口说道：

“统领大人，凭着上帝，你的荣誉不会受到损害的。你去实现你与埃及国王订下的战约吧。如果我未穿铠甲，穿了衬衫也要去，照样投身战斗。我向圣乔治立誓，如果有人没得到皇上的命令而当了统领，我便结果他的性命。蒂朗就是我们的统领，是皇帝陛下任命的。我们听他的号令，就像听皇上的一样。”

佩拉公爵开言道：

“统领大人，你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便怎么做。如果你吩咐我们将马其顿公爵杀掉，你便将此任务交给我好了，看我不立即收拾了他。”

“谁胆敢另外出来当统领？”西诺波利公爵插言道，“我即以出鞘的剑，将其从头至腰劈为两半。”

卡桑德里亚公爵应和道：

“我向诸位保证，谁要是挑拨离间，制造皇上任命 所 不容之事端者，我将立时手刃之。”

“我还未曾说话，”蒙特桑公爵也说道，“马其顿公爵 如此 胡说八道，清楚地表明他是在阴谋破坏我们统领蒂朗的 荣誉 和名声。”

圣马尔科侯爵跳了起来，站到长凳上，拔剑出鞘，喊道：

“谁敢制造分裂，站出来，我当着众人的面与他决一死战。蒂朗是我们的统领，他公正，善良，实在，从未干过马其顿公爵所说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如果如今得不到公正处理，便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也非要解决不可。”

费拉拉侯爵喊声最高，叫道：

“我请诸位都听着，据说马其顿公爵最近打了败仗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妇女都在广场上哭喊：‘那个胆小怕事的马其顿公爵在哪里？是他打了败仗，流了希腊士卒的鲜血。那个昏庸无能的骑士在哪里？我们要结果他的性命，因为他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剥夺了我们心中最爱的人。’她们都将你当作敌人，要将你的尸体装进棺木，运到哭泣着的妇女那里。假如你当时死了，也许还有点面子；然而你却贪生怕死，虽生犹死，还满嘴胡说八道。”

埃戈斯·维伐斯伯爵连忙说道：

“既然我们皇帝陛下任命蒂朗为帝国的统领和判官，马其顿公爵，请问你为了什么目的要和我们的统领捣乱，在我们众人之中挑拨离间，毫不顾忌你那可耻的背信弃义行为？我不可能帮你说话，因为你说的并非真话，完全不合情理，一心想要并非属于你的地位。至于说到统领的家世，你只要去问众位骑士，人家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没有人会听信敌人的证明。因此，你不应该对我们的统领胡说八道。你最好少说几句，不然他会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的。他的能力超过赫克托；他征服敌人，

赢得名声，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如果有人说他的坏话，我也非得要他认错不可。上帝不允许你马其顿公爵这样反对我们的统领。他是公正、善良、实在的；他在世上不会受到惩罚，而你却要受到惩罚，以儆效尤。”

他的话说完，便不再做声。

马其顿公爵却进行了反驳，针对着圣乔治侯爵责问道：

“我原以为你真是一位骑士，然而你的行为却完全相反，所以毫无疑问你是个名不副实的人。我对你的荣誉没有说过一句坏话，了解的人都会知晓，这并非我的习惯，然而你的那些坏事说出来会让谁都听不下去，可是我又忍不住不说。你没有理由忘掉你对我说的那些话，叫我不要揭穿你的那些欺诈行为。你做了多少许诺，立了多少誓言，为你的那些罪恶掩饰？我不奇怪，因为那是理所当然，你对我干的坏事全是儿子学老子。你的那些丑行在君士坦丁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家都拿你的丑行开玩笑，但是尽管令人厌恶，我却可怜你，你最好还是别再开口。”

“众位爵爷，”普莱加曼伯爵说道，“你们看，马其顿公爵已经走出帐外，请听我说一句，不听也没有关系。但是要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看这仗是非打不可的了，然而我看这却使不得。你们无缘无故地去冤枉一位统领，但是凭着荣誉，这职位是属于公爵而并非属于别人的。在众骑士中间说的那些坏话，你蒂朗如果要听，我也可以说说。可是我不愿意因为高傲而显得不公正。马其顿公爵是应该担当此职的，这么重大的责任不是你所能担负得了，你还是放弃了统领的职位吧，要知道有许多人在等着看笑话呢。想想你干了些什么，因而被人议论纷纷；光荣不说话，而是要靠干得出色。”

看见公爵已经走了，蒂朗不想再听什么人说话，也不想与伯爵说的话辩论，便留下记录，请众人各自回帐，嘱咐他们作好战

斗准备。

现在回头来说皇帝，他正在急切盼望营地的消息，此时看见来了七艘船。船进了港，才知道是来自西西里，载来四千士卒和许多马匹。他们都是奉西西里新国王的派遣而来的，且说其由来。

如前所述，西西里国王的长子是在法国，娶的是法国国王的女儿。他是一个聪敏能干的人，老丈人十分爱他，不让他离开朝廷。但是后来他得了病，以致一病不起，便去世了。他的父亲西西里国王，得知死讯，十分伤心，可是他的兄弟，也就是国王的次子，已经出家当了教士，不愿还俗以承继王位。

国王见小儿子不肯服从，也病倒在床，不久便抛下了王国，灵魂升天，遗嘱由女儿，也就是菲利佩的妻子继承王位。

菲利佩夫妇登基之后，想起蒂朗从前对他的好处，便决定尽可能地给他支援。但是女王以及国内其他人等，都劝他今年不要出征，因为女王已经怀孕。因此他便派遣墨西拿公爵替代他当统帅，率领五千人马出发。而女王则由于和蒂朗的一段交情，另外派遣了二千人马，由潘塔纳莱大人担任统领。

他们进港登陆，逢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那位录事，他是从营地带着埃及国王的战书和蒂朗的复书，以及会议的全部记录乃至支持蒂朗的发言等等材料来呈报皇帝的。他们在走进皇宫之前，墨西拿公爵问道：

“大人，上帝保佑你，愿你万事如意。请你告诉我，希腊统领白郎·蒂朗现在何处？”

“爵爷，”录事回答道，“你所动问的那位英勇骑士，如今正在营中；那里既非村镇，也非城堡，他的大帐面对着土耳其人，就在特朗西梅诺河岸边。”

“他在干些什么？”潘塔纳莱大人问道，“他的人马是否在打

猎作乐?”

“是啊,圣母保佑!”录事答道,“首先,他的大帐门口有的是宽容,使众人都满意;然后踏进一步,便知道谁是善,谁是恶。他知道谁可以交往,进行合情合理的谨慎判断。那是当统领的人对待所有人的态度,尤其是因为他是全军之主。他决不贪污腐化,不受威胁利诱。他还有一样好处,他有什么便与众人分享,从不私自保留。那种给得多但是要得更多的人,不能说是慷慨大方;这种人多得很。但是那种一切都不留,实在身上没有东西便连衣服都肯脱下来的人,才是真正的慷慨大方。朋友有急需,他立即帮助;朋友便会甘心情愿地为他出力,听他吩咐,即使是力不从心,意图也是好的。所有的人都会对你这样说。至于说到他的高尚,英武,文雅,那真是世间无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他几乎每天出战,攻打土耳其人,总是胜利而归。他总是与朋友友好相处,分享快乐。他常与妇女们跳舞。他的心地既和善又坚强。在他的帐篷里,有人练武,有人发功,有人打牌,有人下棋,有人快活得发狂,有人安静地沉思,有人谈战事,有人说爱情,有人弹弦琴,有人拨竖琴,有人拉提琴,有人吹长笛,有人还表演三重唱。几乎没有人不想与我们的统领在一起寻欢作乐的。这是给上帝最好的荣耀,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的。如果有一千位爵爷在他的面前,他都会一一予以敬重,使人人对他满意的。他对自己人敬重,对外邦人更敬重。几天之前,来了两位德国男爵,他们都是有权选举皇帝的;他们离别之时,都说从未受到过如此盛情的款待。”

说完,录事告别,进皇宫上了楼,看见皇帝正好用餐已毕。皇帝看见了他,十分高兴,便动问营中的情况,是否缺粮等等。录事恭敬地回禀道:

“陛下,眼前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爱情和荣耀。”

他说完之后，皇帝从桌边站起，录事便将带来的文件一一呈上。他呈上的第一件便是埃及国王的战书，第二件便是营地的会议记录。皇帝看了，回头对女儿说道：

“卡梅西娜，我的骑士们都让蒂朗做你的情人呢。”

皇储将脸羞红了，像朵玫瑰一样，好一会儿答不上话来。然而她克服了羞涩，鼓起勇气来答道：

“父皇，蒂朗是一位胜利者。有这么一位高贵的骑士爱上我，使我很高兴。他高尚而勇敢，是多次战败土耳其人的英勇骑士，毫不畏惧马其顿公爵的谗言。请陛下不要再轻信那种人说的流言蜚语了。我爱他如同一位亲人，对他的部属也一样。我见不着他，但是我也不自己送上去。我不想干这种事情。如果陛下以为有这种事情，请不要没有弄清真相便冤枉我。不要怀疑那么爱你的女儿，上帝会证明我的清白的。陛下要是相信我有这种事情，真叫我的心冻成冰了。”

“不是的，我的女儿，”皇帝说道，“说的并非此意。读一读这份文件吧，看看众骑士的意见。”

她读了之后，心情宁静下来，转身对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我吓得身体里都没有一滴血了，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做的事已被发现，那个如此可恶的魔鬼叫我给了他钱，真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是为了支援蒂朗，算不了什么大罪。因为这是钱的问题，最终还是为了助他一臂。”

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殿下，你这是高尚的行为，因为这是对一个人给以支援，应该从其良好的意图来考虑。你爱蒂朗是要与他结成合法的婚姻。我了解你在皇帝提到你爱蒂朗之时，你的高度热情使你失去了内心的谨慎。”

她们正在这样说话之时，西西里的两位爵爷进来参见皇帝。

皇帝予以亲切的接待，十分敬重。在答复他们来到此地的意图时，他们呈交了国书，以及从前和现在的协议书。皇帝一一接受下来，当场签了字。皇帝请他们也进见了皇后和皇储。两位西西里骑士十分夸赞皇储的美貌。皇帝下令打扫行馆，安排食宿，之后，便召开了御前会议。

临行之时，潘塔纳莱大人对皇储说了以下的这番话。

第一百五十五章

潘塔纳莱大人对皇储说的话

“皇储殿下，十分清楚，大自然真是创造了杰作，使殿下具备了超凡绝俗的美貌，如今我才明白了圣徒们在天堂上看见了神圣的元素会感到如何的光荣。如同圣经中的《诗篇》对耶稣基督的祈祷所说：‘主啊……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凭着上帝，殿下，我敢肯定，如果我一辈子的日子，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如同我现在在殿下面前这样，那便如同《诗篇》所说的昨日和一更了。因为时间虽长，不如眼前一瞬；痛苦的人觉得日子无穷，幸福的人却觉得光阴如箭。我现在便是这样，那忍心离开此地的人真是活该，只能在世界上到处流浪，永远不能得救了。在我们的国家，陛下的美名早已远扬，陛下的品德也重振了早已式微的武艺。我觉得殿下的容貌胜过我所听见的赞誉何至万倍，真不愧为世人所称道的仙子。我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殿下的美丽和智慧，我只能以我的双眼予以供奉。”

此时，皇帝走进了房间，皇储便来不及答复他所说的一番话了。皇帝便和他谈论了一会儿当前的战局。

墨西拿公爵进来时，已经到了他们该去行馆休息的时间。他们便向皇帝告辞。到了行馆，看见皇帝吩咐的晚宴已经摆好，他们便坐下进餐。他们走后，皇帝动问在场的众人，说道：

“诸位曾经听说过，或者在历史上看到过，哪位在他国担任统领的人物，会得到亲戚朋友们的支援吗？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多亏得这位蒂朗，才有一万人马花他的钱而为我效力。那就是现在刚到的一批，以及前次罗得岛的教主派来的一批。因此，我想亲自到营地去安抚马其顿公爵和我们的统领，不然，有一天他们会互相残杀的。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两次，不能再发生第三次了。如果我能亲手抓住马其顿公爵，真要砍掉他的头颅。”

皇帝便下令召集他的部属，作好准备，出发到军前去。

“怎么了，陛下，”皇后问道，“你只带这么一点儿人马就去？”

皇帝答道：

“在这里的两位西西里爵爷和我一起去。”

皇帝的全体侍从人员，很快便作好了准备。

次日晚上，皇储已经上床睡觉，埃斯特法尼亚走进卧室里来，将她叫醒，对她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殿下，在我的眼前，仿佛迪亚费布斯显现了似的，他对我说道：‘埃斯特法尼亚，我亲爱的，我和蒂朗多么想来见你，因为只有见着了你，我们才能战胜土耳其人。’因此，殿下，他惊醒了我，我便来对你说，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心愿，那么只好立即将幻想化为现实。既然他们不能来看我们，我们可以去看他们。”

皇储说道：

“别再多说，给我衣服。”

于是她急忙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来到皇帝的寝宫。皇帝还在床上，她便对他说道：

“父皇，姑娘们听说打仗便害怕，然而仗还是照样要打的。我是来向你请求不要拒绝我提出的两件事，那是我非做不可的。第一件事是：父皇陛下不能没有我而到任何地方去，因为你年事已高，只有我最能照顾你；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会在你床头侍候你；你有什么需要，也只有我最明白。第二件事是：由于自然的规律，谁先出生，必将先死，尽管也有少数例外；如果我伴随父皇一起去，可以目睹战事的进程；倘若有此必要，我还可以助陛下一臂之力，不会有任何畏惧。”

“我的女儿，”皇帝答道，“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以及你的心愿；但是对于姑娘家来说，还是不要到战场上去为是，那里十分危险。尤其是你，你还十分幼稚。大敌当前，我不能让你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父皇，”皇储又说道，“请你不要为我担心。不能在敌军之中看见你，才是我要争论的问题。我要在危险之时做你的女儿，侍候你，也像在和平之时做你的女儿，侍候你一样。因为我决不会不庇护陛下的灵魂和肉体，直到将来我送你入土为止。我感觉到有些不祥之兆，倘若我不随你去，我的眼睛将不能再见你了。”

“我的女儿，”皇帝说道，“既然你愿意，那便这样吧；因为我知道你想做什么，做不到是不罢休的。去和你母后说说，她愿意怎样，去还是不去。你们得赶紧作好准备，我很快便将启程。”

皇储便立即召来城中能干的铠甲匠，命他们打造了一副锁子甲，一半是金，一半是银；用极薄的金属片同样也打造了臂甲和护手，右边是金，左边是银。此外，还打造了一顶小巧的头盔，全部用银，盔顶上可以戴上她平时所戴的金冠。她还要求父皇将西西里女王派来支援蒂朗的人马，留给她率领指挥。

军队出发之时，她穿了一件绣金外褂，披在铠甲外面，那是她特地命令织造的。她跨着一匹纯白战马，手执权杖，指挥队伍。

她的随从是六十名姑娘，都是朝廷里最美丽最文雅的贵妇；由埃斯特法尼亚担任总兵，佩拉公爵的女儿萨拉德里亚担任统帅，孔特西玛担任典狱，普拉塞德米维达执掌战旗，上面绘着一种名叫“爱之价值”的花卉，以及一句铭言：“然而并非对我”；埃利塞奥高举旗帜，逍遥寡妇担任寝帐总管，还有其他许多人，也都各司其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来到蒂朗的营地，却没有看到一名强壮的兵卒。营中都是奉统领的命令留下的侍童和老弱病残。

蒂朗是当月十九日子夜时分出征的，而皇帝的一行人马则是次日上午九时才到。日日夜夜监视着基督徒营寨的土耳其人很容易看见这里的一切。而蒂朗是乘着黑夜过的桥；前一日，他就已经命人将牧人和探子都抓了起来，免得被他们发现。过了桥，他向上游行进了半里多路，便折向右手，到了土耳其人营寨之上的二里多地，天明之时驻扎在一个名叫埃斯比诺萨的山谷里。众兵卒都带着一天的粮草。

皇帝在营寨之中安顿好之后，便命人召见马尔维大人。马尔维立即来向皇帝施礼问安，并且禀报蒂朗的情况及其每天的战绩。皇储听见赞扬蒂朗，心中十分高兴。马尔维大人请求皇帝搬进他的碉堡里居住，那里十分安全。于是皇帝一行便移驾住进了碉堡。西西里的两位爵爷以及他们带来的人马，则都在河边扎营。

马尔维大人秘密派遣他的一名随从到埃斯比诺萨山谷去报告皇帝、皇储以及西西里人马来到的消息。蒂朗次日得知以后，也保守着机密，因为他不愿意让有些人见到皇帝和其他人等一行。他只是秘密地对迪亚费布斯讲明。

到了半夜，全体兵将整队上马。首先走的是步卒，由迪亚费布斯指挥。然后是四百名矛骑兵，马匹都披甲。蒂朗要求迪亚

费布斯埋伏在离敌营约一里多地方的一些山岩后面，任何人都不许暴露出来，就连他本人也不行。即使战斗失败，看见蒂朗被人杀死，他与他的部属也不准动一动，不得出来援救。这样还不够，蒂朗命他立下誓言，作为保证。

迪亚费布斯便这样埋伏了下来。蒂朗则带着其他人马，其中没有一名步卒，也没有一名侍童（只有伊波利托，那天当了骑兵，也参加了队伍），来到敌营的石炮打得着的地方，那里没有壕沟也没有寨栏，几乎是一片平阳。敌营里发现了，守卫的兵士便大声喊叫起来。他们几乎整夜都有一万七千多人在马上，以免像上一次那样遭到偷袭。蒂朗看见敌方营中有那么多人，也不敢冲进去。摩尔人既然已经作好准备，那些跨在马上的，便出营与基督徒对阵。

双方都在调整阵势。蒂朗将人马列成这样的战阵：全部骑兵列成一队，马首成为一线齐。所有的人马都站整齐了，只有马其顿公爵不肯听从统领的命令。皇帝的旗帜在中央，西诺波利公爵在左翼，佩拉公爵在右翼。统领从战阵这一头跑到那一头，要求所有的将士都保持战阵，靠着上帝的帮助，当天他们便能取得胜利。此时，天已大亮，敌人那边也在调动队伍，列成战阵，于是蒂朗便对着他的人马讲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五十六章

蒂朗对全军将士的讲话

“我并不满意于没有危险便挣得来的荣誉。从我们正当的权利中会产生真正的希望。诸位光荣的骑士！我们所渴望的日

子已经来到，你们都会战胜你的敌人，获得光辉的胜利，每一个人都会重新得到他失去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应该挣得这份无上的光荣。危险只会向后退缩，不必将它当作一回事。为了将我的想法说得更加明白，你们不应该忘记大流士，他本人和他的人马因为在战斗中不听指挥或者由于有人心怀嫉妒，以至于全军覆没。我们可以将这些抛开，但是如今最重要的是应该鼓起骑士的英武精神，奋力战斗，杀开一条自救的道路。我向你们要求，你们都如同我的兄弟，都是英勇善战的战士，一定都会成为胜利者，获得荣誉、光辉和自由。如果我们战胜了，众位将爷，整个帝国便重归我们所有：城市、村镇、堡垒，便回到了我们的治理之下，为我们所有。倘若命运不济，使我们战败而退，那就一切相反。要记得，我们的自由将会被信仰的敌人所束缚。他们不善作战，只靠人数众多。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生命而战斗的。要记住，我们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以及第二次胜利。英勇的骑士们，不要害怕敌人人数众多，因为寡能敌众是肯定无疑的。众则需要更大的力气去指挥，去约束，而战斗胜利的关键却是良好的纪律和统帅的指挥。因此，众位将爷，要记得我们是有荣誉的，我们已经为了荣誉而战斗过两次。不要去想他们还会更加勇敢，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他们战死的人，以及鲜血流成的河，而要去想他们失败的惨状和苦恼。为了前面所说的一切，我们挺身出战，因为和平没有可能。等到我们战胜了，他们的财富和武器都将归我们所有。战斗之时，要有十分的热情，因为他们已处险境，在我们的胜利面前将要碰得头破血流。万一有人胆小怕事，要想临阵脱逃，就得想一想，这是干什么。要宁死也不能回头，不能不知羞耻地逃走，否则立刻会被敌人追上，像羊那样被砍成碎片。如果奋勇地战斗，我们将得到浴血苦战的胜利。回头看看那座碉堡吧，那里便是那位最最高贵的骑

士，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他的女儿，皇储殿下，他们正在那里观战。亲爱的人儿啊，我们都是那么爱你！ 我们作为胜利者，凯旋归来，到了皇上和众贵妇面前，吻着他们的手， 该是多么光彩！ 但是如果打败了，逃亡到了他们面前，该是多么耻辱！ 谁敢以这种样子出现？ 泥土埋了我的眼睛，野兽撕裂我的肉体，我也不会这样做。”

他没法再说下去了， 因为他看见土耳其人已经作好了战斗的准备。

第一百五十七章

苏丹如何部署其队伍以及战斗如何开始

苏丹看见基督徒列成战阵，便也立即调动他的庞大军队，作了如下的部署：前锋为长盾矛兵，矛兵后面为弓手弩手。中军为受雇于土耳其大王的基督徒骑士。他们的马匹都披铁甲， 头盔上羽饰辉煌， 与弓弩手之间至少相距十五步。殿军则全部是土耳其人，带着四百多架石炮；他们认为这些石炮至少能够杀死七百多敌人。等到战阵列好，埃及国王派出一名号手，向蒂朗传话，对他应约而来表示感谢，必将在当天将他杀死或者俘虏；还说等到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要在城门上塑一尊金像，等一会儿， 他便能尝到长矛的滋味， 就知道苦得不好受了等等。蒂朗也命他答复说，他是既高兴又喜欢，因为他带着那么多的糖， 是尝不出苦味来的，然而他也不会轻饶任何人，当天就要叫他血流遍地。

蒂朗重又约束好部下的人马；他心里十分坚定，没有任何畏

惧，鼓起勇气盼望获得伟大的胜利。土耳其人开始施放石炮，几颗炮弹从高空飞过，没有伤着任何人。蒂朗用一根丝带将一柄战斧系在胳膊上，手里拿着一面小旗，指挥队伍。在右翼指挥的佩拉公爵，将人马都向中间集中，那里是旗帜的所在地，人马兜过一个圆圈，将后背对着敌人，一步一步地移动。左翼西诺波利公爵指挥的队伍，则保持着阵脚不动。等到佩拉公爵的队伍转了过来，又列成阵势，蒂朗便挥动小旗，于是西诺波利率领着队伍以同样的队形转到了中间。两支队伍的脸都对着迪亚费布斯所埋伏的山岭，后背却都向着敌人。队伍开始奔跑起来，然而始终保持着整齐的一字形，哪匹马的马头也不超越另一匹。

土耳其人看见他们这样奔跑，便高声大喊起来：

“他们逃跑啦，他们逃跑啦！”

有些矛兵扔掉了盾牌，有些连长矛也抛掉，那些弓弩手也都丢弃了兵器，向基督徒追赶上来。至于那些骑马的，为了跑得更快，都将马身上披的甲摘掉了。蒂朗时不时回头看看，看见敌人都追了上来，队形已经杂乱无章，便放心了，只是保持着自己的队形，继续奔跑。那些马快的敌人，已经挺起长矛，向他们的后背刺来。

皇帝正在碉堡的塔楼上观战。看见蒂朗的人马转身逃走，以为战斗已经失败。头天夜间，那些姑娘们一晚未睡，都在虔诚祈祷上帝和圣母，盼望基督徒胜利战胜敌人。

蒂朗看见敌人的步卒已经远远落在后面，而且也已经过了迪亚费布斯埋伏的地方，便挥动小旗，于是全军勒住马头，停下脚步，每个军团各自分开，相距一石之遥。土耳其人看见对方忽然停住，知道上了大当。蒂朗命令佩拉公爵的军团首先出击，他的人马便猛烈地冲向敌群，奋勇战斗。蒂朗看见敌人陆续到来增援，便又命令圣乔治的队伍冲了过去，然后又增加了西诺波利

的军团。各个军团一个接一个地都投入了战斗。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场面十分壮观。

蒂朗看见手下的人马几乎一半多已经投入战斗，正在相持不下，又看见鏖战的人群中卡帕杜西亚国王杀伤了许多基督徒(他是从他头盔上的金狮和小旗认出来的)，便取过一支重矛，直向他冲去。对方看见他冲来，脸都没有转一转，挺矛等着。双方的冲刺如此剧烈，以至于两人都连马滚倒在地。两人又都立即勇猛地站立起来，拔出了剑格斗。然而由于人群过分密集，难以充分发挥。双方的人都来支援；土耳其人花了很大力气，赶开基督徒，才使他们的国王又骑上了马；这一边是毕里默斯，他挡在国王面前，好让蒂朗也再上马。他不停地挥动武器，直至普莱加曼伯爵的军团过来，经过统领身边，帮助他骑上了阿格拉蒙特大人的马屁股，将他从人群中带了出来。由于无主的马匹很多，便牵来一匹给了统领。统领跨上了马，又投入战斗，用胳膊上系着的战斧奋力砍杀，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为了别人的权利而血战，以便取得解放这个国家的胜利而博得荣耀和声名。

统领命令所有的军团都投入战斗：一部分从右，另一部分从左，穿梭般地进行。此时，只见许多头盔掉落地下，双方许多骑士非死即伤，景象十分壮烈。蒂朗重又冲入战场，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他不在一处战斗，而是哪里需要便到哪里去。

埃及国王逢巧看见蒂朗正在奋勇厮杀，便将卡帕杜西亚国王和阿非利加国王两人叫了出来，叫他们将其他人放在一边，只要设法将蒂朗杀死。两人同意，便回进战场。此时蒂朗正在战斗，马其顿公爵忽然来到他的背后，从后面刺了他一剑，正刺在头盔下面，将他的脖子刺伤，正好被伊波利托和毕里默斯两人看见，他们便大喊起来道：

"背叛的公爵！你为什么竟然要杀害世界上最好的一位骑士？"

他们终于彻底相信了他是怎么的一个人。此时，敌方的三位国王，都手里挺着长矛，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找到了蒂朗。三人同时向他冲来，但是只有埃及国王和卡帕杜西亚国王两人同时举起长矛。双方的冲击十分猛烈，以至于蒂朗连人带马都倒翻在地。他的那匹马已经受了七处伤。

阿非利加国王是因为看见了蒂朗旁边的马其顿公爵，便偏过矛头向他冲来，正中他的前胸，矛尖透出了后背，使他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且说蒂朗倒在地上，怎么也爬不起来，因为马匹压住了他的腿。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但是他正倒在地下之时，敌人的另一支长矛刺中了他的头盔，击落了他的面甲；又有一支又刺伤了他的左臂。他要不是英勇善战，就没有命了。埃及国王看见他倒在地上起不来，想立即下马取他的性命。但是这位国王的腿刚离鞍，阿格拉蒙特大人正好过来，一矛刺穿了他的大腿。他觉得伤口十分疼痛，便也滚倒于地。蒂朗看见了，反过来向他跑来，但是由于人群密集，无法靠近，而他却站起来后，拾起地上的一枝长矛，从人群中一点一点地向蒂朗挨近，未到面前，便挺矛刺来。蒂朗由于面甲已失，被他刺中面颊，以至于掉了四颗牙齿，流了许多血。蒂朗仍然奋战不止，伊波利托看见他在步战，便尽力靠拢他的身边，从马上下来，对他说道：

"大人，请你上我的马。"

蒂朗此时已在战场边缘，离开鏖战的双方远了一些，便跨上了马，对伊波利托说道：

"你怎么办呢？"

伊波利托答道：

“大人，请你当心，即使他们将我杀了，到死我也要侍奉你的。”

蒂朗又回进战场，寻找埃及国王，而埃及国王因为伤口疼痛，已经离开战场。蒂朗找他不着，便返身冲入敌阵，不一会儿，便逢到了卡帕杜西亚国王。对方挥剑来斗，将蒂朗执斧的手砍伤。但是蒂朗奋身向前，一斧击中其脑袋，将头盔敲瘪，使其当即躺倒在地。蒂朗立即下马，将其头盔带子割断。

有一位骑士从旁边跑过，用怜悯的声音喊道：

“大人，请不要将国王杀死，他已经受了重伤。既然他已经受伤而且战败，就让他多活一会儿吧，你已经是胜利者了。”

蒂朗说道：

“你是什么道理，竟然动心要饶恕我们共同的敌人，他是如此残暴，想凭他的武力就将我杀死？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可恶，这是他应得的惩罚。如今是你死我活之时，我们的胜利只能来自我们强大的威力，而不是只靠高尚的品德。”

说罢便摘掉他的头盔，将其头颅砍下。蒂朗的这柄战斧真是出众，完全被他砍杀的敌人鲜血所染红。此时战场上横尸遍野，血流成渠，蒂朗又跨上战马，许多敌人成群地围住了他，想将他杀死。他受了重伤，从马上掉了下来。但是蒂朗又立即站稳身子，没有因为摔交而摇晃，也没有因为负伤而畏缩。他冲进敌群，奋力作战，支援他的部属，然后又重新跨上战马。

这是一场残酷而激烈的战斗，战斗越激烈越残酷，便越显出它的光荣伟大。双方这样长久地战斗，不知不觉天色已近黄昏。

且说迪亚费布斯还在山背后埋伏着，他不禁咒骂蒂朗，说道：

“他总想独自将荣誉包揽下来，不肯让一点儿给别人。叫我

就这样待在此地，什么也不干。但是，凭着上帝，我也要沾点儿光。我们冲出去吧，冲到战场上去，不要害怕危险。”

他便率领众人从埋伏之处奋勇地冲杀出来。土耳其人看见出来了那么多援军（他们以为没有其他敌人了），士气便动摇起来。

受了点轻伤的苏丹，从战场上撤退下来，对部属说道：

“我看我们的人马越来越少了，还不如全部撤军吧！”

蒂朗看见苏丹率领人马丢盔弃甲，倒拖着旗帜转身逃走，便带着人马追了上去，追杀了一阵，夺了许多旗帜。这场战斗从清晨太阳出来，一直打到午后三点。摩尔人是那么多，以至于基督徒都杀得精疲力尽。战斗是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还在敌人后面追杀了三里。因此，蒂朗真可以称为战争之王，无敌之骑士；如果说，以前命运偏向土耳其人一边，如今上帝却让蒂朗光荣地将它颠倒了过来，站在基督徒一边了。等到战斗停息，时间已经很晚。

统领率领人马在归途中经过一座城池，此城一向归圣乔治侯爵所有，他的侯爵爵位即由此得来。但是土耳其人早已将它占领，交给了埃及国王管辖，而国王则在城内囤积了许多粮草。当天，埃及国王看见战斗失利，腿上的伤势又十分疼痛，便与苏丹分手，没有跟着他一起逃到贝尔普伊格城去，而是带着自己的人马来到此地驻扎，因为此地城池坚固，粮草充足。蒂朗的追兵到达时，天色已黑，便在城外扎营，直至次日。当天晚上，许多伤者得到了包扎和治疗，也有许多因为伤重而死去。在河流东岸，还从来没有过这样激烈而血腥的战争，许多妇女成了寡妇，许多姑娘成了孤女，但是她们却已经获得了免遭缧绁之苦的希望。

次日，蒂朗调集军队攻城，土耳其人奋力抵抗，因为城内还有精兵良将。攻城四次，都没有什么结果。圣乔治侯爵见状，便

绕着全城走了一圈，走到犹太门外之时，便叫起一个名叫雅各布的犹太人的名字来。那个犹太人听见叫自己的名字，知道是原来的主人，便出来开了城门。圣乔治便立即带着人马进了城。他们已经占领了半个城池，埃及国王以及众摩尔人还未知晓。侯爵派人去报告统领，叫他不用再费事攻城，城池已被占领，只要从犹太门进来便是。于是蒂朗便率领大军进了城。他们进城时，圣乔治侯爵已将土耳其人打败，捉住了埃及国王。此人尽管下肢受伤，还顽抗到底。土耳其人看见基督徒大军进城，便统统投降。侯爵捉住国王后，请统领来将这名敌人处置。统领却回答说他从不杀死俘虏。圣乔治侯爵听见蒂朗这么说，便抓住他的头发，一刀便砍下了他的首级。

城池占领以后，发现了许多粮草。侯爵说道：

“统领大人，上帝保佑我们打了胜仗，还占了这座城池。我们可以在这里驻守，万一敌人卷土重来，我们便可以打开灌渠的闸门，放大水淹了田野。这就没有人能够进得来，进来了也出不去。如果敌人当时来得及放水，我们也便进不来了。我对我这城池很熟悉，我已派重兵将灌渠看守住了。”

统领便动问道：

“请告诉我，侯爵大人，你怎么会失去这座城池的呢，既然它这么牢固？”

“我对你说了吧，大人，我错托了一个小人，还将他封为骑士，给他财产、珍宝、住房以及女人。他一听说土耳其人占领了贝尔普伊格，那里离此四里，就是目前苏丹将其大军撤退之处，便急忙将城池交出去，连同古老的自由也交了出去，自己当了土耳其人的一名将官。”

蒂朗虽然得到了胜利，却并未喜形于色，也不准部属举行庆祝，因此谁也看不出来他像一个胜利者。他也不许任何人提，唯

以敌人的痛苦来限制住自己的欢乐。他只是当着众人的面说道：

“如果迪亚费布斯执行了我的命令，我就能杀死苏丹，俘获所有的爵爷了，帝国也将全部得以光复。”

现在回过头来说皇帝。他十分痛苦，以为蒂朗已经战败，但是后来马尔维大人派出的一名侍从飞马来禀报战场上的好消息，便转忧为喜。那人向皇帝叙说了统领如何投身战斗，如何追击土耳其人。皇帝知道得到了光辉的胜利，便当着众人双膝跪下，举眼望天，双手合十，向耶稣基督和圣母千恩万谢，因为敌人已经战败，卡帕杜西亚国王已经死在统领之手。他还祈求上帝保佑统领的平安，因为如果不是他，便不可能有任何胜利的希望。皇帝还这样说道：

“毫无疑问，我们的众爵爷众骑士，亏得有了蒂朗的指挥，才能得到这一次战斗的胜利。原来他们是连连打败仗，自从这位英勇的骑士来了之后，他们都成了胜利者了。如今土耳其人已经没有了希望，只能等着灭亡，而我们却有着继续不断地获得胜利的希望。蒂朗的英明指挥，使他身边的人也能聪敏高贵起来了。”

不一会儿之后，皇帝骑着马，与西西里来的爵爷们同去视察战场；皇储跟着也一起去了。他们来到摩尔人遗弃的营寨，看见其中还有许多金银财宝。所有的人都想拿，但是皇帝不准，而是指定潘塔纳莱和马尔维两位大人负责保管所有的战利品，等着根据胜利者们的意见再行定夺。

皇帝一行正在摩尔人的营寨中时，皇储远远看见了一个小黑人，便策马跑了过去，下了马将这个小黑人从躲藏的帐篷内拖了出来，抓住他的头发，来到皇帝面前，说道：

“如今我也可以在统领面前吹嘘，我是勇敢的骑士了，因为

我冲进敌营抓了一名土耳其人。”

皇帝与众人都很高兴，看见皇储如此聪敏能干。

迪亚费布斯看见蒂朗因他不服从命令而生了气，羞得不敢露面，皇帝来了都躲着没有出来迎接。皇帝听着众人叙说战斗的经过时，所有的人都提到了，唯独没有提到迪亚费布斯，便对皇储说道：

“我觉得好像迪亚费布斯是战死了，因为没有人提到他怎么参加的战斗，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埃斯特法尼亚听见了这话，忍不住当着皇帝和众人的面淌下了眼泪。皇储便站起身来将她带了出去，免得众人看见她的痛苦。回到马尔维的碉堡后，她便派出一个人去打听迪亚费布斯的消息，并且写了如下的一封信送去。

第一百五十八章

埃斯特法尼亚写给迪亚费布斯的信函

倘若爱之有恒，你该给我确实的信息。战事结束之后，切盼与你会面。爱情诚然令人受尽折磨，然而我如今最大的希望只在你身上。如果你还活着，只盼我滴在此纸上的泪水能够打动你的心。可是我只怕我的眼泪竟是白流，因为陛下说你已经战死。我实难抑止我的哭泣，羞耻已在我脸上留下痕迹。我求你，快到我身边来吧，否则我也只能死去，让人们在我墓石之上写下“遗恨”二字，以此表明我是为了爱你而死的。

第一百五十九章

迪亚费布斯和蒂朗如何由于埃斯特法尼亚的信函和解

她找了一位可以信托的侍从，命他将信送到迪亚费布斯那里去，而且还嘱咐了他一番话。迪亚费布斯接到情人来信，高兴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将信拿到蒂朗的房间，给他去看。蒂朗看过之后，便将送信的侍从叫来，向他动问皇帝和皇储的情况。侍从便将皇帝率领众人视察敌人遗营的情况一一说明，还说到皇储如何策马冲进摩尔人的帐篷抓住一名黑人小俘虏的事情，还说这小黑人现在正好好看管着。

“说是等到一有机会便送来交给大人。”

蒂朗听了侍从的话，十分高兴，便命迪亚费布斯去谒见皇帝。迪亚费布斯便立即飞马而去。

他一到马尔维碉堡，便直接进了皇帝所在的房间。此时，全碉堡的人都知道迪亚费布斯来了。所有的姑娘们都打扮好了来看他，尤其是埃斯特法尼亚，她受了那么多痛苦的折磨，掩盖不了脸上留下的痕迹。她们都进了皇帝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禀报战役的经过。皇储听说蒂朗负了伤，脸色便由于痛苦而变了模样，打起精神问道：

“对我说，统领的伤势严重吗？生命有危险吗？”

“不严重，殿下，”迪亚费布斯答道，“医生正在给他治疗，说他已经脱离危险。”

“然而我想他一定受了许多苦。”

说话之时，不免流下泪来。众姑娘和众侍女也都哭泣起来，

就连皇帝也不免弹泪。这样哭了一会儿，迪亚费布斯只好在旁安慰。

然后皇帝问起双方损失了多少人。

“凭着我的信仰，陛下，”迪亚费布斯答道，“我说不上土耳其方面死伤了多少，但是我可以禀报陛下，从此地一直到圣乔治城，不能走大路，因为路上满是死尸，必须绕过一里多路。至于我们这方面战死的，我倒可以说一说，因为统领已下令将尸体都收集起来，以礼埋葬。首先是马其顿公爵，他是被长矛刺死的；还有是巴比伦公爵，费拉拉侯爵，古阿斯特侯爵，普莱加曼伯爵，都是主要的几位。至于众位骑士，那就很多了，其中有总兵大人，大家对他都尤为哀悼，因为他是位很优秀很高尚的骑士。算在一起，总共阵亡了一千二百三十四人。统领下令，都以礼埋葬，尽管马其顿不应该这样，因为阿格拉蒙特大人和伊波利托两人亲眼目睹他怎么暗暗地刺伤了统领的脖子，但是统领从来不提这种事情，尽管他受到了伤害。”

皇帝对蒂朗的这种高尚行为十分赞赏，不知如何赏赐他为好。当时迪亚费布斯的身体有些不舒服，皇帝立即派人去照看他，如同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

皇帝请求两位西西里爵爷暂时留下，因为他要派人去询问统领，如何分配这些战利品。他派出了两位骑士，去征求蒂朗对处理俘虏和战利品的意见。蒂朗请他们回禀说，既然皇帝在那里，一切听凭皇帝作主，并且将俘虏立刻全部送去。于是皇帝便将战利品都分配给了众人。

蒂朗的伤势略有好转之后，出来视察城池和营地，因为摩尔人离此很近，而且他的全部人马也无法都在城里住下，因而另外扎下营寨。当时苏丹带着他的残兵败将还驻扎在贝尔普伊格城内。从蒂朗所在的圣乔治城，离贝尔普伊格城，相距仅仅四

里海程。苏丹在那里觉得很安全，一连半个多月连房间都没有出，因为打了败仗，也因为死了卡帕杜西亚国王，因而时时伤心悲叹。但是他还不知道埃及国王也已经死去，因而仍然很想知道他的消息。此时，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向他禀告道：

“大王，你是否让我去走一趟？如果我找到了我的朋友，我便能知道他的消息了。”

苏丹当众答应，对他嘱咐道：

“骑上我那柯雷朗莎去吧，那是一匹好马。”

西普雷斯·德·帕特诺便穿上蒂朗送给他的白色锦缎衣服，衣服上绣着一枚圣乔治十字，再在外面套上一领羊毛长外套，便骑着马上了路。等走远了，土耳其人看不见他之时，他便脱下外套，搭在马背上，然后取一方毛巾，系在矛尖上，向前走去。基督徒营寨的哨兵看见了他，以为他是自己人，便没有说什么话。他进了城，找人指点了统领的住所。统领一见到他，十分高兴，便向他打听消息。他回报说，苏丹受了伤，现在已经好了。阿非利加国王和土耳其大王以及大王之子，头上的伤势都尚未痊愈。此外，他还说，城内由于打了败仗，仍是一片惨像，还说他很高兴能够来见大人，因为苏丹想要知道埃及国王的生死。

“请你对我说说，”蒂朗问道，“你认为那一仗他们损失了多少人？”

“大人，”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回禀道，“他们的将爷们已经计算过，一共死伤十万零三千七百多人。他们都说，从来未见这么激烈的战争。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他们便受不了啦。马匹劳累不堪，都驮不动了，走了一整夜，都未曾走到贝尔普伊格。半路上掉队的不计其数；有累得动弹不了的，有负了伤的。那一夜，许多人因为来不及治疗而死在路上了。伤口一受寒，便非死不可。阿非利加国王还是搭在马背上驮回去的。”

“你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有的，大人，”西普雷斯·德·帕特诺答道，“有七艘大船从土耳其载来了麦子、谷物和其他粮食。而且据说还载来了卡拉曼大王和他的五万人马，还带着他的女儿，说要配给苏丹为妃，伴同他来的还有印度属地的国王。”

“这七艘船都已卸下货了吗？”

“没有，大人，”西普雷斯答道，“由于逆风，进不了港。”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蒂朗很喜欢他，给了他一些礼物，还有糖果甜食，让他带回去给苏丹。

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向蒂朗要了安全保证以后，便回去了。回到苏丹那里，给他看了统领给的安全保证，说是他的朋友千求万求才求得来的，还报告说埃及国王已死。苏丹得知，十分悲伤，因为在摩尔人中间，他是最喜欢这位国王的。

蒂朗的伤势已经大为好转，便带了一名熟悉地形，了解他要去的那个地点的秘密小道的人，免得引起麻烦，便来到海边。他从一座山上望见了贝尔普伊格城，以及那些卷起了帆的船只，因为仍然进不了港。统领看完立即返回，并得到消息说皇帝率领西西里来的两位爵爷和他们的人马，出去攻打附近的村镇和城堡了。不几天之内，他们便攻克了许多城镇。西西里来的爵爷们很想见一见蒂朗，然后再听候皇帝的调遣。迪亚费布斯知道了，便以统领的名义请求他们，一切要听从皇帝的安排。

蒂朗得知皇帝又已出征，他便与佩拉公爵率领一部分人马也出发，留下圣乔治侯爵看守城池，暂时代理统领。蒂朗快到马尔维的碉堡时，得知皇储与众侍女在碉堡里，由迪亚费布斯保护着，他便召来伊波利托，命他到皇储那里传话。

伊波利托来到皇储面前下跪，吻了她的手，这样说道：

“我奉我家主公之命，来到殿下面前，请求殿下允许他在此

地进出自由，不致惹得殿下恼怒。”说完便住了口。

“真是个出新花样的骑士！”皇储说道，“这算要求我什么？统领大人难道不知道我们都是在他的统率下和保护下吗？难道他不是认为任何人一旦有问题，他便可以将其逮捕、判罪或者赦免吗？那么，他为什么自己来要求什么安全保证？你去对他说，他当然可以随时前来，用不着请求我的保证，因为皇帝陛下和我都知道他没有犯什么错误，用不着什么保证。他不用害怕，与土耳其人总这么打仗，还会害怕。”

伊波利托便站了起来，一一拥抱了众姑娘，可以想象其中尤其是普拉塞德米维达，她看见了伊波利托特别高兴。

伊波利托回到统领那里，传了皇储的回话，但是蒂朗不肯行动，又将伊波利托派了过来。伊波利托来到皇储面前，又一次说道：

“我家主公再次向你请求，殿下，不要拒绝他，因为他没有你手书的保证，是决不会进碉堡或者到你面前来的。”

“我真不明白你家统领是怎么回事，”皇储说道，“他没有得罪皇上也没有得罪我啊，要什么保证？”

埃斯特法尼亚插言道：

“殿下，你就给他一个保证又何妨？”

她便送上纸笔，请皇储写下了这样的保证。

第一百六十章

皇储写给蒂朗的安全保证

盼望与疑虑之交织，令汝无所适从，然而未知何必作出安全之保

证。高贵之统领如有不端之行，实非余之心愿。因为此，保证阁下行事安全，来去任意，毋违骑士之美德也。

九月十日于马尔维堡。

第一百六十一章

蒂朗如何得到保证便去向皇储问安

蒂朗取得了保证，便立即上了碉堡，看见皇储正在一间大厅里坐着。皇储一见他进来，便站起身来，而蒂朗也同时提高嗓门，几乎以全堡的人都听得见的高声说道：

“给了我安全保证啦！为什么不肯给我安全保证呢？为什么如此残忍地束缚住我呢？一位出身这么高贵的姑娘是不应该将她的仆从囚禁起来的。给我安全保证，恢复我的自由。”

“啊，统领大人，”皇储说道，“我很满意，给了你这份安全保证。我看谁也不会为了我或者为了皇上而将你囚禁起来，触动你的一根毫毛的。”

“有了这份安全保证，殿下，你便囚禁不了我啦！”蒂朗答道，“因为我觉得在监狱里过日子是最残酷最难熬不过的了。”

逍遥寡妇插嘴说道：

“殿下啊，你的这座监狱无非是件爱情的衣服。这件衣服尽管是黑的，却绣着希望之花呢，里面穿的衬衣还能将他引到殿下身边来。”

于是皇储明白了蒂朗提出要求的目的，便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如果幸运要将你囚禁，如今已经到了还你自由的时候了……”说着便将安全保证夺过来撕得粉碎，又说道，“你有什么道理，统领大人，非要得到安全保证才到此地来呢？如果

我错了，我也是错得诚实，错误大于罪过，而你却得到胜利而来了。此地太太平平，不过增加了古时希腊人征战的光荣而已。我给你的安全保证，完全是看着皇帝的面子，以免他将你当作敌人。”

皇储便一手拉着佩拉公爵，一手拉着蒂朗，在他们中间坐下，与两人谈了许多话，谈到许多在战争中牺牲的贵人们爵爷们。蒂朗对马其顿公爵的阵亡表示哀悼，也为里卡多和毕里默斯的战死而深为悲痛。后来他们又谈起了皇帝，他正在各地收复村镇和城堡。他们当着皇储的面，决定次日出发去和皇帝会师，因为他攻打一座城池已经三天，还未曾取胜。皇储说道：

“上帝给皇上赏赐荣耀了，如果你们两位去支援他的话，那么我也非去不可……”于是她命人将自己的俘虏押来，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像你们那样打过硬仗，便将你们俘虏来了，我也会抓得住这种凶恶的敌人的！”

说了这些话，他们便都站起来去进晚餐。但是那天晚上皇储吃得很少，因为她的目光一直在看着蒂朗。公爵却与碉堡的女主人以及逍遥寡妇谈得很起劲，谈打仗的事情，谈蒂朗的胜利，对蒂朗满口称赞。逍遥寡妇心里不免产生了对蒂朗的爱情，但是不敢显露出自己的痛苦和关心，以至于好几次昏厥过去。皇储将公爵叫过去到她那边去坐。公爵回答说等他与两位贵妇谈完后再过去。

皇储在对蒂朗说这些话的时候，埃斯特法尼亚正好就在旁边，她听见皇储这样说道：

“幸运使我来到了这里，不是想要看打仗，而是想要会见那位主宰着我的自由的人。我内心的痛苦并非是我的激情所能治疗的。我得不到自我安慰，只能说些亲子之爱的话来说服我的父亲，因此你不要以为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你其实不知道

我来到此地的真正原因。可是我自己谴责我自己，无非是使我自己痛苦的内心得到一点安宁。不过我对邪恶的恐惧要比对希望少，而对希望又比对恐惧少，因此就将邪恶可能来自你竟然忘怀。如今一切事情已经见到结果，显示出它怎么造成，有什么价值，而且干得多么光彩。这场战争已经表示得明明白白。如果我不来，尽管没有什么错，爱情和你本人也会阻止我的。因此，最后我还是放心地亲眼来看一看了。”

她沉默了，不再说话。

“过去的错误，”蒂朗回答道，“比起如今使我感到的痛苦来，真是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是我从未感到过的。它确是到了极度，甚至要失去知觉，那完全是由于我看到了你那天仙般的美丽，胜过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这就叫我非得爱你不可，而且在你身上看到了那么多的美德，我只是奇怪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缺陷（总是说请宽恕和请原谅），那便是：你不是按照你应该爱的去爱。如果你像我一样去爱上帝，你早就作出奇迹来了。我尽管比别人差，但是比别人爱得真，但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爱。你的话说得好听，要怎么怎么地爱，然而真正的体验却在何处？也不见使生活完美？因为一个人心里确定了，就会从怀疑产生希望，也不致于觉得羞愧，仿佛坐在鞋匠的板凳上，而是应该怎么爱便怎么爱，也就是说，爱着对方，给他一切人世间的荣光和宁静。因为，殿下，在我们之间，不用怕真正的记忆，因为你的应允总是说了算数的。记得与你分别之时，你当着埃斯特法尼亚的面，对我说了以下的话：‘蒂朗，你要离开我了，盼你活着回来。我在这里等着你，怀着你对我同样真诚的爱情。上帝是公正的，他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如果蒙他恩赐，让我实现我的心愿，我也让你实现你的心愿。’然而事与愿违，殿下，许多高贵的姑娘说话不算数，不过，殿下，我们可以这么做：将我们的这件事情请教别人，请教那

些有能力进行判断的人。我说的便是逍遥寡妇：她的那张嘴当我一来就对我说了些关于你的不可靠，不能信的话，那纯粹是胡说八道。为了消除怀疑，免得你的荣誉受到损害，也免得我有意见或者有所知晓，我在这方面提出来的是卓越的埃斯特法尼亚，而你可以提出来普拉塞德米维达或者迪亚费布斯。”

“我常听人说，”皇储答道，“你的父亲是位法官，所以你也学会打官司了。当然并非由于这个道理，而是你故意要这样纠缠。我知道你是为了免得受那些法官的谴责，他们都袒护你，而别的法官一旦知道事情与爱情或者荣誉有关，就一定会惩罚你。因此，倘若你非得勉强坚持不可，那便是你自取灭亡。你也别怪上帝，他将你造成了这么一个与我荣誉和声名作对的人。”

他们两人正在这样谈话，普拉塞德米维达走了进来，坐到蒂朗的脚前，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只有我，才是真的为了要你好。我很同情你，任何哪位贵妇都没有对你说叫你卸掉铠甲的。我相信你的那件衬衫已经千疮百孔，不知道是绣的花还是撕破的缝。我曾经看见过它被穿上和脱下，香喷喷的，如今却满是窟窿和铁锈气味了。”

皇储说道：

“将手给我，它是从不会饶摩尔人国王一死的。”

埃斯特法尼亚便拉过他的手，放到皇储的膝头上。皇储看看这只手，抓起它，亲了亲。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光彩，”蒂朗说道，“我只觉得感激而高兴，然而我看见了脚，那是我早就应该想到了的。如果殿下允许，让我吻你的手，那真是多么幸福，如同连脚连腿都一起吻了一样！”

皇储又拉起了他的手，对他说道：

“你的手，统领大人，从今以后便享有着对我的特权，它原本

便有此权利的。”

她站了起来，因为夜已很深，免得公爵或者他人有什么闲话。众人便护送皇储进了房间，向她道了晚安。当晚，公爵和蒂朗睡在一张床上。

次日清晨，喇叭响起，众人都顶盔贯甲，上了马匹。蒂朗携带了几架他留在碉堡内的梯子。皇储愿意和他们一起去，便穿上那身特制的盔甲，也骑上了马。他们一直来到皇帝那里，他正在攻打一座设防的城镇，里面有许多外邦人，都是苏丹的人马，正在拚命保卫自己。公爵和蒂朗他们将皇储留在离城镇较远、矢石够不着的地方，由迪亚费布斯和别的几位骑士陪伴。蒂朗正好在西西里人战斗之处的下方，他立即命人架起梯子，靠上城墙，第一个爬了上去。他正要登上城头，一名土耳其人向他抛来一块石头，使他不得不将脑袋偏开，差点儿失去平衡，于是石头砸在梯子上，打坏了梯子，在墙上断裂落下，将失去了平衡的他，也一齐带了下去，落地却并未受伤。他立即命令又架起一架，边上还架了两架，尽管上面射下飞蝗般的弩箭，连手脚都难以伸得出来，但是蒂朗仍旧重新往城头上爬去。

此时皇帝已到阵后去看女儿，便问是谁从梯子上掉下来。人家向他禀报说是统领。这叫他很不高兴。后来，看见他又爬了上去，便派人去传话，叫他不要再爬城墙；传话的人回来说，他非爬上去不可。此时所有的梯子都已靠上，众人强行攻上了城头，冲进城内，将城内外的敌人杀伤俘获了许多。

城镇攻克之后，西西里来的众贵人都来会见蒂朗，并将国王王后的书信呈上。蒂朗很高兴地接受了，并且很好地招待了他们，请他们向国王王后致谢，也对他们愿意前来助战表示感激。于是众人都出了城，来到皇帝及其女儿所在之处。蒂朗向皇帝致敬之后，皇帝对他说道：

“我的统领，以后打仗，你就不要再从梯子上爬城墙了，这样太危险。只是靠着仁慈的上帝帮助，我们才收复了这座城镇。不过我相信你，你是有权利总能够获得胜利的，这在历史上还从未看见过。但是你千万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不要为那些只想保全自己生命的人而去拚命。我盼望你健康地活着，少去冒险。如果你的愿望也是这样，就别不相信我的话，有时真会不幸而说中的。”

统领回答道：

“陛下，我应该更好地行事，让畏缩胆小的人鼓起勇气，无所畏惧。如果我们想努一把力，我们该怎么办？陛下在这方面并不内行，而且也并不符合你的尊严和年龄。你可以以此维护你的品德，然而并不是上阵交战，因为这种事情的结局是难以预料的。”

皇帝听了蒂朗说的话，心里想他倒真是热诚而忠心。蒂朗则护送皇帝及其女儿进到城里。

次日早晨，皇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收复何处的失地。有人说是这里，有人说是那里。最后统领发言道：

“陛下，我已对你禀告过，请你不要再继续前进，而是率领西西里来的众贵人回到首都去，同时将那些俘虏也押解回去。他们需要很多粮食，而且还要严加看管。公爵和我两人足以承担收复周围城镇的任务。陛下只要下令船队运来粮草，因为仗打了那么久，农民都无法耕耘。军粮十分必需，帝国都难以提供了。”

“昨天我得到消息，说是有五艘船，”皇帝说道，“装载的都是麦子，就要到达卡法。”

“这个好消息使我很高兴。”统领说道。

于是立即命令特朗西梅诺河畔的所有磨坊都转动起来。次日，蒂朗又将营中和圣乔治城中所有的俘虏，都押送到马尔维的

碉堡。之后，皇帝便率领西西里的众爵爷来到此地，其他人马均在河边扎营。公爵带着足够的人马；蒂朗命令再调来一些人马给公爵，也根据需要增加了他自己的部下。到了碉堡内之后，皇帝命人召来蒂朗、皇储以及众侍女，对他们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统领，命运对我们的总兵毕蒂尼亚伯爵如此作对，以致使他不幸而阵亡，你觉得由谁来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为好呢？”

蒂朗双膝下跪，回答道：

“陛下，如果你愿意将总兵的职位给予迪亚费布斯，他一定会十分感激陛下的。”

“我当然要满足你的愿望，”皇帝又说道，“由于你的功劳以及他的功劳，我就任命迪亚费布斯为总兵。另外，我也将我女儿的圣安琪尔伯爵领地赐给你，连同属于领地的一切权利和收益，再加上阿尔塔福亚的地租，大约有六万五千杜卡。我盼望上帝还能够给你更好的东西，因此，明天我们将要举行一次庆祝，祝贺你得到伯爵的爵位。我宁愿封你伯爵而不封你侯爵，虽然侯爵地位高，然而伯爵含有同袍之谊的意思，因此，我封你这个爵位，使你觉得和我更加亲近。”

蒂朗回禀道：

“陛下，我万分感谢赐予我如此重大的荣耀。我将看重它如同值得四十万杜卡地租一样。但是我不能接受，由于两个理由：首先是我为陛下效力，时间并不很久，不值得受到如此重大的恩赏；其次是生养我的父亲如果得知我有了什么爵位，便失去了再与我见面的希望；尤其是怀胎九月，生我之时又如此痛苦的母亲，更要痛不欲生。我便成了不孝之子，因为我是唯一的儿子，人们难免不会骂我，我也决不可以让他们受到痛苦。我向陛下表示万分的感激之情，我只愿意永远为陛下效犬马之劳。”

“那可不成，”皇帝说道，“我赐给你这块伯爵领地，并不是你

的，如果你不要伯爵这个头衔，至少可以接受权利和地租。”

“我很怕惹恼了皇储殿下，”蒂朗回答道，“如果我不接受她给我的领地。”

“这块伯爵领地，”皇储插嘴道，“是我的一位姑妈给我的。我的一切东西，都从属于我父皇；眼前的东西，以及我的财产，就连我本人，他都可以任意支配，因为我是一个听话的女儿。他可以给人，也可以扔掉。因此，你没有道理不要这给予你的东西。现在我证实这笔赠予是送给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的。”

皇帝又坚持要他接受，蒂朗又回答道：

“陛下，我不能接受。”

“谁都有道理从你的话里看得出相反的意思，”皇帝说道，“而你却真的是在这样坚持。你应该想想，我赏赐给你的东西是增添你的荣耀，你应该觉得满意而不应该拒绝，因为我是赐予者，你是接受者。我为你保留着所有人在世界上都要寻求的美好礼物，那便是：荣耀和利益。如果实在地说，这都是不应该这么毫无兴趣地不肯接受的。倘若你要人们以为我这是要酬答你为我取得的荣耀和利益，那你就错了。那只是一般人的见识，女人和姑娘的见识。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这样的赏赐，我便只好设想你要与我告别了。”

“上帝不允许，”蒂朗回答道，“我不会在需要的时候离开你的。然而，陛下，既然你一定要我接受伯爵的领地以表忠心，我想迪亚费布斯与我那么亲近，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让他接受了爵位吧。”

“那我有什么办法，”皇帝说道，“我给了你，你接受了，又让给别人或者送给别人，都只好随你！”

于是蒂朗扑到皇帝的脚下，连连吻他的手脚，表示感谢。皇帝便说道：

“明天我们留在此地，为迪亚费布斯举行庆祝，给他伯爵的爵位以及总兵的职位。因此，你得明天来邀请我，邀请皇储以及全体贵妇。”

这些事情，迪亚费布斯本人还一无所知。统领离开皇帝，便到了马尔维大人那里，请他为第二天准备火鸡、火腿、鹧鸪、母鸡等等，烤好许多面包，以及其他种种需要的东西。迪亚费布斯与几位骑士从碉堡外面一起回来，看见蒂朗正在忙忙碌碌，便向他走去，问道：

“兄长，你为什么这样忙碌，有了敌人的消息吗？”

“不是的，”蒂朗回答道，“不过你快到皇帝的房间里去，去吻他的手和脚，他已经给了你圣安琪尔的伯爵领地，还任命你担任总兵的职务。我正在准备明天的庆祝呢。”

迪亚费布斯听命去了。之后，他到了埃斯特法尼亚的房间，那里的众贵妇都与他开玩笑，要他也给她们在他领地内找个工作。

皇储进来了，他立即跪在地下，吻她的手，为了皇帝的赏赐向她致谢。皇储用一条围巾包了一千枚杜卡，交给他，对他说道：

“兄弟，收下它吧，等回到你的房间里再打开。我要你向我这样保证。”

他便保证按照里面所写的话去做，虽然他收了下来，觉得很重，但是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他出来，到了蒂朗那里，对他说道：

“我已经去吻了皇帝的脚和手，也吻了皇储的手，我觉得这是合乎道理的，因为是你让他们给我伯爵领地的……”

他跪了下来，拉住了蒂朗的手要吻，然而蒂朗没有答应，而是按住他的头，在他的嘴上吻了三次。他们两人谈了很久；蒂朗

对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在意，比起他要为他做的，便算不了什么。

“我相信上帝，以后我会给你更有价值的东西。”

迪亚费布斯再三向他表示感谢。

“如今，统领大人，让我们看看殿下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

他将包裹交给蒂朗，两人解开一看，里面是一笔钱和一张字条，上面写道：

谨以区区薄仪恭贺吾弟荣任总兵并领圣安琪尔伯爵之秩。仪虽薄而情弥深，实为环境使然，敬希鉴谅。细微之数，想能海涵云尔。

看了这张字条和这一笔钱，两人都沉思起来。迪亚费布斯为了试试蒂朗的耐心，便说道：

“你看我们是收下还是退回？”

“不能这样！”蒂朗说道，“父女两人都是这么慷慨，如果将它退了回去，那便是过分严重地冒犯了他们。”

他们一起将明天的一切事情安排停当，便又到了皇帝的房间里，谈论了好一会儿战事。迪亚费布斯走到皇储面前，再次向她千恩万谢。埃斯特法尼亚也在旁说了许多好话，帮着感谢皇帝、皇储。

皇帝来到河畔，看见许多人在那里布置桌子板凳。皇帝动问，这是为了什么，做什么用。马尔维伯爵回答道，为了次日举行庆祝宴会。

蒂朗挽着皇储的胳膊，两人沿着河岸走去。皇储对他说道：

“蒂朗，你说说，你为什么不肯接受父皇要我给你的伯爵领地？三次我想说话，三次我没有说出口来。其实我真想说：‘收下吧，那是我给你的。’因为难以为情，我不好意思说；老皇帝没有察觉我是那么坏，怕羞之中就掺杂着爱情，然而你对着我看的

眼睛，表示了你一切都接受，却叫我怀疑你不接受，是否因为那是属于我的。”

“上帝不允许，”蒂朗回答道，“让我想起这种念头。这块伯爵领地，要比给我十块公爵领地或者十块侯爵领地更加使我感激不尽，就因为它是属于你的。上帝自会这样赐予我所要求的东西，那便是：他会以你的心愿证实我的要求。你是十分清楚我的意图的：我这辈子决不要什么头衔，除非是当皇帝。你知道你会怎样将我杀死吗？那便是殿下所具备的极度美貌。自从我第一天看见你，穿着那袭黑纱的丧服，在我的眼前袒露出酥胸，发出金光的长发，脸色仿佛玫瑰和百合柔和的色彩。自从那一天起，我的灵魂便做了殿下的俘虏……唉，谁要是爱上了你，谁便得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尽管我为你痛苦，我也不能因为你不可怜我而不痛苦；我这是罪有应得，我只能在上帝面前不断求告：‘给我正义！’到时候，你便会说：‘我真是没有爱那个真心的蒂朗，他是真心爱我的啊。’那么我就要像一名侍从对待一位贵妇，或者一位骑士对待一位姑娘那样，请你让我跪下，划一个十字，对你献上我的崇敬。这种对你本人的崇敬，也会要求你赐我一件礼物的。”

说到动情之处，蒂朗不禁双眼饱含了潸潸泪珠。不一会儿，皇储便答复了以下的这一番话。

第一百六十二章

皇储给予蒂朗的答复

“眼泪有时流得确有道理，有时却是骗局。你的要求实在严

重而且令我苦恼。因为你要求我做的这件事，我既不能也不应去做。凡事开头坏了，结果不会就好。如果想想你我的荣誉，我就想对你说，别急于想做这种对你不名誉对我蒙羞辱的事情吧。为什么要急于收割呢，既然你的麦子还没有熟？凭着你那一无所有的运气行事，你真是疯了！”

此时，皇帝向女儿走了过来，她便并未再说下去。他们说了些其他别的话，便都回进碉堡里去。

次日清晨，皇帝在一片草场上望弥撒，命迪亚费布斯跪在他与女儿之间。弥撒完毕，皇帝将手上戴的指环举到嘴上吻了一下，于是所有的喇叭一齐吹响，一位护法高声喊道：“向最勇敢最高贵的圣安琪尔伯爵兼希腊帝国总兵大人致敬！”

之后，便开始了庆祝和舞蹈。一整天，皇储没有做别的，就是与总兵跳舞。到了宴会之时，皇帝命总兵坐在右首，众公爵坐在左首，皇储则坐在总兵的右首。蒂朗担任总管，负责安排庆祝和宴会。其他的桌子都坐满了众贵妇众姑娘，她们的对面则是众爵爷众骑士。再下面，则是众兵卒。至于那些俘虏们，那天也都上桌吃饭，因为是全体举行庆祝。在那天，甚至连马匹，蒂朗都是用面包掺着麦子喂的。

在宴会进行中间，蒂朗集合了全体护法、传告、谒者，散给他们上千杜卡的瑞尔小钱。散钱之时，喇叭齐鸣；众人都拥到皇帝桌前，高声欢呼：

“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正餐之后，送上甜食。众人又都纷纷骑上马，举着总兵的旗帜当着皇帝的面比武。演习了几个漂亮的回合，都无损无伤。然后又驰马来到苏丹原 来的营寨中，纵马夸耀了一圈，又飞马而归。

到了晚餐的时间，仍安排在原地举行。晚餐十分精美，端上

来的是各种不同的肉食。晚餐期间，蒂朗看来似乎很忧伤。皇储命他走到身边，开口问他道：

“告诉我，蒂朗，你有什么苦恼，什么难受，以至于都上了脸，老是在我眼前显现？对我说，我请求你！”

“殿下，我的坏处何其多，都无法估计。我活着真没有意思，因为明天你就要走了，而我，可怜巴巴的，留在这里的痛苦之中，要见你而不能。”

“谁做了坏事，”皇储说道，“谁便要受到惩罚。因为这完全是你自找，劝说皇帝将全部俘虏送回首都。这种坏主意，我真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人会出给自己相爱的人。不过你若是要我假装生十天二十天的病，为了爱你，我是会这样做的，于是皇帝肯定便会留下来看护我了。”

“那么，我们将这批俘虏怎么处置呢？”蒂朗问道，“我找不出什么办法来解除我的痛苦。好多次我想吃毒药，好多次我想自刎，想突然死去，但是都摆脱不了苦恼。”

“别做这种傻事，蒂朗。”皇储说道，“去找埃斯特法尼亚谈谈，看看她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使得我不负责任，使得你精神振作。”

于是蒂朗立即到了埃斯特法尼亚那里，将自己的苦恼讲给她听。他们便合计好，等众人晚上入睡，所有的姑娘也都上床之后，两人，也就是蒂朗和总兵，一起到她的房间里去，商量有什么办法治疗他的心病。两人就这样约定。

到了晚上，碉堡里的人都入睡了，众姑娘都躺下了，众贵妇也都与逍遥寡妇一起睡着了，只有五名侍女睡在他们要经过的那间房间里（皇储和埃斯特法尼亚便睡在它的里间）。普拉塞德米维达看见皇储还不想睡觉，却叫她去睡，后来又闻到洒香水的气味，立刻便料想到有什么秘密的好事要进行。

到了约定的钟点，埃斯特法尼亚手擎一支蜡烛，到了五位姑娘睡的床前，一个一个地看了看她们，是否都睡着了。普拉塞德米维达既想看又想听究竟是怎么回事，便不肯睡着。等到埃斯特法尼亚举了蜡烛来看，便闭上眼睛假装入睡。埃斯特法尼亚以为她们都已睡着，便轻轻地开了门，不让人听见；门外，便是那两位虔诚地等待着的骑士，就像等着弥赛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一进门，她就灭了蜡烛，一手拉住总兵，将他往前推，蒂朗在后紧跟，便都进了皇储的房间。皇储正在里面独自等着。

现在且来说说她怎样打扮：她身穿绿色锦缎长袍，周身缀着又圆又大的珍珠；脖子里戴一挂项链，用镶珐琅的金叶串成，每枚叶片上或嵌红宝石，或嵌金刚石，没有任何其他掺杂；金黄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小帽，也是片片金叶编织而成，闪发着光辉。

蒂朗看见她这身打扮，便跪了下来向她行礼，不停地吻她的手，两人说了许多情话。等到时间差不多，应该分手了，两人便依依告别。蒂朗回到自己的房间；如此良宵，谁能入睡？一个由于爱情，另一个由于苦恼。

白天很快来到，人们都纷纷起身，因为当天皇帝便要启程。普拉塞德米维达起身后，便进了皇储的房间，看见皇储正在穿衣服。埃斯特法尼亚已经穿了一半，坐在地板上正系着帽子，一双手仿佛不听使唤，尽管表面上平静，眼睛却几乎睁不开，什么都看不见。

“圣母马利亚！”普拉塞德米维达喊道，“告诉我，埃斯特法尼亚，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我去叫医生，让他来给你治疗。”

“没有什么事，”埃斯特法尼亚回答道，“一会儿便没事了，不过有点头痛；晚上河边来的风吹得我着凉了。”

“要当心，”普拉塞德米维达又说道，“我就怕你会死掉。你要是死了，那可罪过。要注意，不能让脚跟作痛。医生说，我们

女人的毛病先是从趾甲开始，然后到脚上，然后上升到膝盖和大腿，有时候就进了私处，引起严重的疼痛，从那里又上升到了头上，进了脑子，引起头晕的毛病。这种毛病可不能小看，据贤哲加伦——也是一位名医——说，一辈子不止就发作一次，然而尽管难治，却不至于就死，有许多药物可以治疗。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因此，你不要奇怪我会治疗这种病，你只要将舌头伸出来，我就能告诉你病在哪里。”

埃斯特法尼亚便伸出了舌头。普拉塞德米维达对它仔细看了看，说道：

“我的父亲曾经教过我，我看你的模样是昨晚上流过血。”

埃斯特法尼亚急忙回答说：

“真是的，是鼻子里出血。”

“我不知道是鼻子还是脚跟，”普拉塞德米维达说道，“不过肯定是出了血，因此，你要相信我对你说的是真话。殿下，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将我昨晚上做的一个梦讲给你听听，只要你不嫌我讨厌，不生我的气便是。”

皇储听着普拉塞德米维达的话，觉得很有趣，便笑着说，随便她讲什么，她不对她生气，什么都事先原谅她。于是普拉塞德米维达便开始讲起如下的一场梦来。

第一百六十三章

普拉塞德米维达的梦

“我将昨晚我做的梦都讲给你听：我在外间屋里和那四位一起睡觉，朦胧中看见埃斯特法尼亚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进来。她

一手挡着光，走到我们的床边，看看我们是否都睡着了。她看见我们一动不动，以为我们都已入睡，其实我是半睡半醒。我迷迷糊糊地好像看见埃斯特法尼亚轻轻地开了房间的门，蒂朗大人和总兵大人正等在门外，两人都穿着短衣，披着斗篷，佩了剑，脚登羊毛软鞋，走路不会出声。他们进来后，她便灭了烛火，走在前面，一手拉着总兵大人，统领大人则在后面跟随。她好似领着两个盲人那样将他们引进了你的房间。殿下，你浑身洒了香水，熏了麝香，穿得齐齐整整，不露丝毫肌肤。蒂朗进了房间，一把将你搂进怀里，不停地吻着。你说道：‘放开我，蒂朗，放开我！’他却将你抱到床上。此时，普拉塞德米维达走近床边，说道：‘啊，上了床啦！谁看见过你，如今又有谁会看见你！你只有独自一人，没有人陪伴，再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啦！那个人哪里去了，刚才还在的，在我做梦的时候？’仿佛我是从床上起来，穿着衬衫，凑到门上的锁眼窥看着在干什么。”

皇储问道：

“你还做了什么梦？”

她哈哈大笑，觉得她说的话很使她开心。

“是的，圣母马利亚！”普拉塞德米维达又说道，“让我将一切都讲给你听吧：殿下，你拿了一本祈祷书，说道：‘蒂朗，我让你到此地来，是让你休息一会儿，因为我实在爱你。’蒂朗却不相信你对他说的话，于是你又对他说道：‘如果你爱我，你便不应该还有怀疑而使我不放心。这种事情对我这样一个有权威的姑娘来说是不方便的，我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不要拒绝我对你的要求，我始终保持着我的贞洁，没有一点污迹。只是求了埃斯特法尼亚，才得到了这样的机会，让我有了真正的爱的热情。因此，我求你，就满足于埃斯特法尼亚负着责任来让你获得的机会吧。’蒂朗答道：‘殿下，我将你抱在怀中之时，我看见你极度地痛苦，仿

佛是冒犯了你，感到了爱情的谴责。然而，我不愿意让你不相信我没有真心实意；我是有充分信心我们有着相同的意愿而不用担心将来的危险的。但是既然殿下不愿意，我就满足于这样来讨得殿下的欢心了。'殿下又说道：'住嘴，蒂朗，你不会有什么痛苦的，因为我的尊贵不过是处在你的爱情之下。'于是你要他设誓，不能对你生气：'如果你非要这样，那么给我的损伤和痛苦难道仅仅是一点儿？我将一辈子为此而悲哀，因为我的贞操一旦失去，便无法挽回。'这些你对他说的话，他对你说的话，都在我的梦中活龙活现地听得见。后来，我又看见他连连地吻你，解开你胸前的衣服，着急地吻着你的乳房；吻够了之后，他的手又伸进你的裙子里面，要替你抓跳蚤。殿下当然没有应允，因为如果应允了，那誓言便毫无危险了。于是殿下便对他这样说道：'遂你心愿的那时刻，自然会来到的，我的贞操保留着，就是为了你。'他便将脸扑到你的脸上，你就伸出胳膊抱住他的脖颈，他也就抱住了你的，如同树上纠结的藤蔓，两人连连亲吻。后来，在梦中，我又看见埃斯特法尼亚在那张床上，伸出两条洁白的腿，低声地在说道：'唉，别弄伤我！可怜我点儿，别太折磨我了。'蒂朗于是对她说道：'埃斯特法尼亚，注意点儿，别那么喊叫，不知道隔墙有耳吗？'她便扯起被单塞进嘴巴，用牙紧紧咬住，免得出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她仍然免不了高喊一声：'可怜的我啊！这么疼痛，我不得不喊啊！我看他是要杀了我啦！'于是总兵大人便按住了她的嘴巴。我的心灵听着这种甜蜜的呻吟，觉得自己真不幸，不能与伊波利托在一起成为第三对。我的心灵仿佛也有些不自觉的爱的冲动，尤其是对我的伊波利托，就是由于我不能参与蒂朗与皇储、总兵与埃斯特法尼亚他们的拥抱作乐。我越想越苦恼，不禁身下都湿淋淋的了，正好用来洗濯我的心灵、我的乳房、我的肚皮，抚慰一下我的苦楚。我的心灵仍然在锁眼里

窥视，只见埃斯特法尼亚过了一会儿之后，如何张开胳膊，瘫了下来，嘴里还在嘀咕道：‘你瞧，残酷的人，凭你的那点儿爱情，就毫不留情地叫一个姑娘丧失了贞操！没有信仰的人啊！叫我怎么来宽恕你呢？我爱你比怨你更强烈。被你打碎的我的信仰在哪里？你拉住过我的手的右手在哪里？昨晚上你念着名字赌咒作证的那些圣徒在哪里？你还说决不伤害我决不欺骗我？你这个人真够讨厌的，非得要夺走我的贞操，好像真是知道我心里爱你……’她还喊叫皇储和蒂朗，给他们看她的内衣，说道：‘我的这些血，只有爱情能够偿还。’这些话，她是含着眼泪说的。后来她又说道：‘有谁还来爱我，还来相信我，我这个不知保护自己的人？我既然不知保护自己，别的姑娘也不会来管我。我只有一个安慰，我没有做什么有损于我丈夫名誉的事，而是让他实现了他的心愿。在我结婚之时，众朝臣不会来，穿礼服做弥撒的神父也不会来，我的母亲和我的亲戚也不会来；我也不用花力气脱掉衣服换上礼服，也不用花力气上床，因为我已经上过了床；乐师不用再奏乐唱歌，朝臣不用再跳舞，因为我已经秘密地结了婚。这一切都是我丈夫的意愿。’埃斯特法尼亚就这样，说了许多话。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天快要亮了，殿下与蒂朗你们两人又尽情互相抚慰了一番。过了一会儿，鸡就啼了，殿下便谦恭地恳求蒂朗赶快离开，免得让碉堡里的人看见，而蒂朗却要求殿下山盟海誓，答应他了却心愿，如同他兄弟一样。殿下坚持不肯，仍然手操胜券。他们走了以后，我便醒过来了，没看见伊波利托，也没看见任何其他人。不过我想这大概都是真的，因为我发觉我的双乳和肚皮真是湿漉漉的。我的苦恼如此严重，以至于禁不住在床上翻滚，仿佛一个病人无药可救，就要死去。我是真心爱伊波利托的，只好一辈子受苦，就像埃斯特法尼亚那样。我闭上眼睛，怎么就没有人来给我服药？爱情搅乱了我的感情，如果伊波

利托不来救我，我便要死了。真还不如睡着了的好！毫无疑问，正在做着好梦之时醒来，真是太痛苦了。”

此时，众侍女也都起来了，走进房间，来替皇储梳洗打扮。望过弥撒之后，皇帝与西西里来的众爵爷便出发返回首都，而由佩拉公爵押送全体俘虏。蒂朗与总兵一直送他们到一里之外。皇帝命他们回去，已经说了第二遍，他们便只好从命。蒂朗向皇帝与众爵爷告辞之后，又来到皇储面前，动问她有什么吩咐。皇储撩开面纱，禁不住眼泪汪汪，只说了句：

“你……”

便说不下去了，只有依依惜别的饮泣和叹气。她落下面纱，以免皇帝和他人注意。

人们难以记得有哪位骑士曾经逢到过蒂朗逢到的这种怪事。与皇储分手之后，他便策马而返，走了几步，便马失前蹄，控制不住，摔倒于地。但是他刚摔倒，便又爬了起来，伸手抓住马蹄，说是马蹄在作痛。皇帝和众人看见了，都向他跑来。他做出仿佛在察看马蹄的模样。

皇帝问道：

“统领大人，你怎么摔下来了？”

蒂朗回答道：

“陛下，我发觉我的马有病，便跳下马来看看，但是铠甲的重量将我绊了一交。这不奇怪，陛下，人总是会跌交的，马有四只蹄子还跌交呢，而况人只有两只。”

他立即又跨上了马，双方各自继续各奔前程。皇储正在流泪，不愿回头，便问埃斯特法尼亚，蒂朗出了什么事。她便将她从皇帝那里听来的话讲给她听。

“毫无疑问，”皇储说道，“我在离别之时也发生了这种情况。我独自一人，便有点儿怕，因为我感觉到的痛苦，还会日益加重。”

她们一路这样谈论之时，蒂朗已经回到马尔维大人的碉堡。他给总兵下令，命他率领一半步骑，驻扎在营寨之中。

“我到港口去，”蒂朗说道，“去看那些船只是否已经将货卸完。如果粮草不够，我派它们再到首都或者到罗得岛去装运。人家对我说，今年麦子收成不错。如果再不够，就到塞浦路斯去运。”

当晚，蒂朗到了港口，看见船只几乎都已卸完。众船主和众水手看见统领来到，都很高兴，向他禀报说，热那亚人的七艘船已经进了贝尔普伊格港。

“我们十分小心，怕他们到此地来追赶我们。”

蒂朗说道：

“这便表示他们更怕你们，因为他们不敢来找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我们反过来去吓唬他们一下？”

他们便找了一艘渔船，武装好了，派到贝尔普伊格港去侦察一下，究竟有多少船，船上有多少人。当天晚上，他们将麦子全部卸完。次日早晨，那艘去侦察的渔船回来了，带来消息说，有七艘大船，已经卸下全部马匹，所有的兵卒已经上岸，现在开始在卸麦子和其他粮食。

“凭着支持我们这个世界的上帝，”蒂朗说道，“我们要尽可能地去吃掉那些麦子，既然他们已经将马匹卸下。”

他们很快地将船只准备好，船上尽可能地载了许多弓弩手，许多兵卒。此时，港湾里还有三艘战舰，但是由于正在修理，不能跟着一起同去。当天晚上，蒂朗率领着这几艘船便出发了。从这个港湾到那个港湾，不到三十里路。天开始放亮，晴朗而美好。港口外陆地上的人已经看见蒂朗率领的五艘船，以为是卡拉曼大王的座船来到，毫不在意。等到船已靠近，进了港口，那些船中的每一艘都立即靠上一艘敌船，兵卒们便跳了过来，加以

占领。另外两艘敌船不一会儿也同样被占领。由于敌船上人很少，因而没有花费很大力气，也没有杀死什么人，便顺顺利利地将敌人船上的大麦、小麦、咸牛肉、塞浦路斯酒都搬过船来。毫无疑问，这些粮食以及其他各种食物，对于基督徒的营地来说，真是极为有用，解了燃眉之急。连年的战争，麦子和肉类很久未从海上来到了。蒂朗将一部分麦子给了马尔维大人，其余的他都转运到了圣乔治城的营寨里。

在回程的船上，蒂朗审问了敌船上被俘的土耳其人，了解敌人方面的情况，是否与西普雷斯·德·帕特诺说的情况相符。那些被俘的土耳其人回禀道，毫无疑问，卡拉曼大王即将率领一支舰队来到，由印度酋长相辅。卡拉曼大王还携带女儿，一位十分美貌的公主，要将她下嫁给苏丹。

“他还带来许多姑娘，各种各样的都有。土耳其大王儿子的未婚妻也在其中。她们统统穿金戴玉，锦绣的裙子上都缀着宝石和钻石。”

另外一名土耳其人禀告道：

“有一天，我看见过卡拉曼大王的女儿，大约已有半个月，是斋日之前的礼拜五，她穿的是一身缀满宝石的裙子，真是价值连城。那些姑娘共有二十五位，都带着陪嫁，等着配给众爵爷，其中也有卡帕杜西亚国王的未婚妻。我们到了港口以后，听说有一名坏蛋法国人，他担任了希腊人的统领，打了许多胜仗，名字就叫蒂朗。此人是干过大事的人，但是他的名字可不好，因为蒂朗的意思便是财产篡夺者，或者就是强盗。你可以相信我，根据他的这个名字，他真会这么干的。人家说，他写了一封信给埃及国王，不敢与他一对一地决斗；又听说他爱上了皇帝的女儿。等到他打赢了仗，他便会骗上那姑娘，然后娶了她，杀掉皇帝，这都是法国佬干惯了的。真是些坏东西！你看着，如果土耳其人和

基督徒都让他活着，有一天他会当皇帝的。”

“凭我的信仰，”蒂朗说道，“你说的全是真话，这些法国佬确是坏东西，而且比你说的更坏，因为他们是强盗，总是在大路上抢东西。你已经看见他骗了皇帝的女儿，篡夺了统治权，然后，谁能挡得住他不去强奸所有的姑娘呢？”

“但愿上帝让我们过一个美好的感恩节吧！”那名土耳其水手答道，“我看你真是很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

当时伊波利托正好在场，拔出剑来便要砍掉这名土耳其人的脑袋，然而蒂朗立即跳起来，夺去了他手里的剑，继续在那里毫不在乎地让他说自己的坏话。只听见那土耳其水手又说道：

“我敢发誓，凭着我受洗的水，如果我能够抓住这个坏蛋蒂朗，我要将他吊上最高的桅杆。”

蒂朗哈哈大笑，被那水手说的话逗得十分开心，仿佛是什么别的人干了坏事，被人吊了起来。蒂朗取了一件绸缎上衣，三十枚杜卡，赏了给他。后来上陆之后，还放他自由。想想这可怜的水手得知此人便是蒂朗会怎么样？他跪在地下，求他饶恕。蒂朗很高兴地原谅了他，对他说道：

“对坏人要说好话，对好人不要说坏话。”

蒂朗将各船上的水手召集起来，与他们一起用餐。餐毕，蒂朗对众水手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众位船家，你们已经都得知，卡拉曼大王和印度酋长的消息。他们势力强大，而且还携带了一帮已婚和未婚的姑娘。此外，他们还带来一笔捐款。这笔款子是摩尔人与基督徒打仗之时，从摩尔人那里捐来的。西普雷斯·德·帕特诺向我报告说，他听见有人对苏丹说起，这笔捐款共有三十万杜卡，因为要攻下这个帝国，每一家都多少要拿些出来，有的人家拿出了四十杜卡之多。有人说，从突尼斯王国，便得到了七万杜卡。因此，就该

想想我们有多么光荣，我们将要得到的利益又有多少。请你们大家都讲讲，看看我们能不能战胜他们。”

第一百六十四章

众水手向蒂朗提出的建议

“我们都知道，统领大人，土耳其人乘坐二十三艘热那亚的巨舰，即将到来。热那亚人收取的运费是每人两个半杜卡，每马三个杜卡。为了使这笔运费不落空，在将他们剁成碎片之前是不让人碰的。运来的人马是如此之多，非得需要一半基督徒的力量，才能按照我们的愿望将他们战胜。但是我们一共只有十二艘船，三艘战舰，他们却有二十三艘战舰，都是热那亚最好的；此外，他们还有四条捕鲸船，两条三桅船。因此，我们劝你不要去以卵击石，因为陆地上的战争与海上的战争不能相比。船舱一关上，就无路可逃了。”

那个说了蒂朗许多坏话，名叫加朗松的人，原籍是斯洛文尼亚，是个十分勇敢的水手，他站了起来，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统领大人，不要对我的冲动觉得奇怪，因为我曾经长久以来是你们的敌人，然而我所了解大人身上的许多品德，使我祛除了我对法国的仇恨，因此，原来我是俘虏，如今我蒙大人释放，获得自由，我想作为一名水手，理应提出一些建议，因为我是在海上长大的。倘若你肯接受我的建议（尽管冒险也相信的话），我就能够使你打败敌人。我且说说试试，看你能否接受。如果不行，你便另听他人；因为两相权衡，总该取其最。毫无疑问，他们有二十三艘巨舰，加上其他船只，一共大小三十艘左右。谁想

战胜这三十艘船，便得按照我的办法行事。如今你有十二艘船，三艘是战舰，你要尽量将它们的货卸空，使之轻载，而对方的船则都是重载，将全部船帆都扬起也不如你行动方便。因此，战与不战，便取决于你。尽管你只有十二艘船，你也准能取得光辉的胜利，能够攻击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的舰队。如果有哪一艘敌船从背后来袭，那也是很可能的，你不用费多大力气便能控制住它，使他们大为惊慌，因为他们知道你在陆地上屡屡战胜，而况你在港湾里已经俘获了七艘船。想想看，他们准是对你十分畏惧，躺在床上也会嘴里念着蒂朗的名字而惊醒。尤其是，你要想想你会得到多少战利品。谁敢先下这个赌注？他们会给你扔来大块的石头，然而玩弄石头算不了什么，应该玩弄弩箭，可惜玩弄不一会儿，便会头晕，没有了精力。如果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指挥过自己的战舰和大船，在土耳其打了十一年海战，得到了许多战利品。”

“可以啦！”蒂朗说道，“别再多说了，只要一切安排就绪便行了。将一切船只统统卸空，做好准备。”

蒂朗下了这道立即卸船的命令之后，骑上一匹好马，带了四名随从，来到马尔维大人的碉堡。次日，又来到营地。营地中静悄悄的。但是人们立即来向他报告，说是有一天早晨，来了七千多土耳其骑兵，于是普罗西达侯爵立即率领人马出去迎战，以为自有人前来助战，但是出乎意料，恰恰相反，一个人也没有，敌人看见众寡悬殊，便向他冲来，将他杀死，砍成碎片。残兵抛弃营地，一直向城墙下逃去，逃进了城。此役大约一共战死了一百八十人。

“圣母马利亚！”蒂朗说道，“你们真是胡来！谁让你们一受到刺激便出战的？要知道他们若非人多势众，是不敢到此地来露面的？而你，圣乔治侯爵，你在上次作战时已经打落了牙齿，就

不要再出战了！既然敌人已经杀到此地，你为何不打开水闸，就像我嘱咐你的，将他们全都俘虏？要不要让我再告诉你一遍？才能不在于财富有无，而是在于勇气和智慧。我没有在此地，你们该受这种耻笑。”然后他又说道：“别忘记我们争取来的古老自由，受点儿惩罚也是理所当然。”

他又对他们说了许多话，最后蒂朗命令总兵到营中去挑选两千名最好的兵卒。总兵走出营帐之外，想了想统领的话，又回了进来，问道：

“我有一个困难，向你求教：你的命令是要军中两千名最好的兵卒或者弓弩手。我怎么才能知道谁好谁不好，谁勇敢谁不勇敢呢？”

“既然你不知道，”统领答复道，“那么我便来教你。你发出一个假警报，说是敌人来偷袭了。你来到各营，下了马，检查每一个兵卒的马刺，凡是马刺系得松松垮垮的，不要。系得整整齐齐的，交给我。因为那些系不好马刺的，便不是好兵卒，也打不了仗。”

总兵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回进来问道：

“那么步卒呢，他们不系马刺，怎么看得出来？”

“情况相同，”统领答复道，“只要检查那些步卒的服装，是松垮的呢还是整齐的。你能分得清楚了，从此以后，也能分得清谷子和糠秕了。”

统领率领这总兵挑选出来的两千精兵出发之时，圣约翰修道院的院长来见统领，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我知道你会再要到海上去，不满足于被俘的那七艘船的。我请求大人允许我跟随你一起去。

蒂朗回答说，他十分愿意。

统领到了港口，看见所有的船只都已卸空，已经作好一切

准备。

“统领大人，”那位名叫加朗松的水手说道，“我觉得大人最好命令将两艘战舰派到海上去。看见敌舰来了，一艘立即回来通报，另一艘则始终追随着卡拉曼大王的座船。倘若你能将他的这艘船俘获，你将得到许多财宝，极大荣誉。”

统领问道：

“怎么才能得知哪艘船是卡拉曼大王的座船呢？”

“大人，”加朗松答道，“凭着它的船帆。它的船帆是全红的，或者还画着他的纹章。他的那艘座船上用的绳索完全是丝绳，后舱的舵楼上铺的是一层层锦缎。那艘船真是十分华丽，因为船上带着他的女儿，她是从来未曾到过海上的。”

统领便给两艘战舰发出命令，其中一艘不必返回，日以继夜地跟踪敌舰；到了夜间，要在舰尾悬挂一盏灯笼。

次日，西西里来的众爵爷将皇帝护送回到首都，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便向皇帝告别，又返回军中。他们抵达马尔维的碉堡时，见到许多大车，都是运送石炮到港口去的。他们被告知，说统领大人正在港口。他们便来到港口，又得知他正要出海，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请求他带他们同去。统领很高兴，因为他们都是岛民，都习惯于航海，于是便任命了几位担任船长，率领兵卒和弓弩手登船。尽管这些船只并不很大，但是配备的人员都很精壮能干，器械粮食丰富充足。其他的一些船只则装载着麦子、马匹，以及其他各色人等。

不一会儿，人们便看见一艘战舰扬着帆，划着桨，飞一般地驶回，报告说敌舰已经临近。统领便立即下令，全体人员统统集合，准备好石炮以及其它一切。此时已近黄昏，在港口外的敌舰清晰可见。于是统领的旗舰首先起航。土耳其人看见了，大为高兴，都说这艘船是他们的了。卡拉曼大王叫她的女儿以及船

上的众贵妇都到甲板上来，来看这一艘船，还说不一会儿他们便会追上它。不久，潘塔纳莱亚大人和墨西拿公爵两人各指挥的两艘船也出海了。于是土耳其人和热那亚人更加欣喜若狂。

卡拉曼大王对女儿说道：

“你看见的这三艘船中，你挑选一艘最喜欢的，我要将它俘获，送给你。”

她回答说，她要首先看见的那一艘；她喜欢它，所以要它。随后，阿格拉蒙特大人指挥的船，伊波利托指挥的船，都依次出海。圣约翰修道院院长指挥的船在最后，因此他是殿军。他出海之时，天已几乎全黑。

热那亚人看见十二艘大船来到海上，十分惊讶，不知它们是从何而来。不仅如此，随后又驶出了许多捕鲸船以及其它船只，还有渔船和那些没有桅杆的舢板，也竖起一根木竿或者船桨，固定在船上，顶上悬起一盏灯笼。统领的座船首先将船尾的灯笼点燃，于是仿佛事先约定了的一样，大大小小的船只都按照命令将灯笼点了起来。等到灯笼都点着了，按照灯光的数目数了数，竟然一共有七十四艘。敌人看见了那么多的灯光，以为一定也有那么多的船，不免互相嘀咕道：

“毫无疑问，是罗得岛教主的船队到此地来了，还有西西里国王。他们都有许多船只，已经派到威尼斯去了，大概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便集结了那么多船只来捕捉我们了。”

他们商议后一致决定，逃回土耳其去。

“对着七十四艘船开战，冒这样的生命危险，还不如逃回去为妙。”

于是有一艘热那亚船将一盏灯笼明灭三次，这便是全体转向回来的信号。一时各船纷纷尽力而逃；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居中，有的北上。但是有一艘战舰始终尾随着卡拉曼大王

的座船。这艘船经过了许多岛屿，向塞浦路斯而来，想有可能，便到亚历山大里亚海边靠岸，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船只尾随着它。但是它一直担心后面有战舰跟踪，而蒂朗的座船却就跟在这艘战舰的后面。双方都尽量扯起满帆，连三角帆和辅助帆也都扯了起来。

早晨来临时，蒂朗发现自己的船一艘也不见了，但是却看见卡拉曼大王的那艘座船就在前面。到了中午，蒂朗的座船就赶上了对方，于是双方互相用石炮轰击，战斗十分激烈。土耳其人的石弹犹如飞蝗般射来，人在甲板上都几乎无法行走。每颗石弹都能将人打倒在甲板，尽管他全副武装，顶盔贯甲。但是统领的座船上有许多弓弩手，第一仗便将敌人射死射伤许多，但是他那艘船也不敢靠拢上去。此时双方都已经抛出了抓钩，互相牢牢地抓住，要想脱身也脱不了。蒂朗的座船有个有利的条件，他的兵卒都穿着铠甲，戴着头盔；倘若有一个战死或者受伤，便由另一个代替穿戴。他们还从桅楼上向敌人抛去致命的铁棒。

第一仗过后，双方休息了半个小时。人们休息过来了，重又开战，而且都越战越勇。土耳其人抛出许多石灰，想迷住敌方的眼睛，后来又用勺子泼出沸油，又互相抛掷燃烧的沥青。从白天战斗到黑夜，一直未曾停止。双方船上都伤亡极众；折断的长矛，破损的盾牌，连同标枪、弩箭，飞矢、檑木等等都漂浮于海面，以至于将尸体都挡住了，沉不下海去。

现在我们暂且放下双方的战斗，且来看看其他众爵爷、众骑士在干些什么。

其余的十一艘大船看不见统领的座船了，因为灯笼已经都熄灭了，但是他们却看见了十余艘敌船，而且就在石炮的射程之内。于是他们便一艘挨着一艘地靠拢过去。伊波利托不愿向前靠拢，却逆风而行，拉开距离，在一边观战。他看见潘塔纳莱亚

指挥的船情况危险，有许多土耳其人跳了过去，以至于船上敌人比自己人还要多。于是伊波利托指挥自己的船靠上敌人的船，因为土耳其人大部分都上了对方的船，船上留下的人很少，于是伊波利托便轻而易举地攻进了敌船的舵楼，将土耳其人和热那亚人统统杀伤，扔下海里，因此他就挽救了潘塔纳莱亚的船。这援助来得十分及时，仿佛一服救药一样，使船上所有的人都感到放心，感到安慰，又鼓起了勇气，产生了新的希望。于是伊波利托的船又向别处驶去，去帮助最需要的人。

潘塔纳莱亚大人看见土耳其人的船上已经没有了人，便将自己的船员分出一半，占领了该船，又扬起帆，追赶其他的敌船。不一会儿，便首先追上一艘，双方正在交战，又来了一艘敌船助战。战不多久，两艘敌船都宣告投降，于是潘塔纳莱大人便俘获了三艘敌船。这十一艘船还加上两艘战舰，用这同样的方式，一共俘获了十四艘敌船，击沉了两艘，其余的都逃跑了。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说蒂朗。他们双方仍然在交战，一直从中午打到了晚上，第二天又从日出打到日落，二十七个小时过去了，蒂朗没有得到援助的希望，只能抛开担心，接连不断地奋勇作战。

“即便是我下地狱，”蒂朗说道，“我也要将你攻占，否则便死。”

在战斗中，蒂朗的胳膊上受了箭伤，后来，又在爬上舵楼时腿上中了一箭。土耳其人没有办法，便有三个人拚了命跳过舵楼，但是刚过来，便落进了海中。

卡拉曼大王看见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便取出一只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币、珠宝、衣服，还命自己的女儿穿上一件金线绣成的裙子，脖子里系一条金丝编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珍宝箱子上，将她连箱子一齐扔进海里。然后他又将船上的其他贵妇也

都一个个抛下大海。最后，卡拉曼大王与印度酋长两人躲进女儿的空船舱，脑袋枕在床上，蒙住脸，等着人家来将他们杀死，已经将船完全放弃。

将敌船占领之后，蒂朗虽然受了伤，一上船便动问卡拉曼大王在哪里。

“统领大人，”首先冲上敌船杀了好多土耳其人的一位士绅答道，“他害怕战斗比战斗本身更加厉害。他躲到船舱里面去了，蒙住头脸，等着死呢。印度酋长也与他在一起。”

“印度酋长也在他那里？”统领又问道。

“是的，大人，两人都在。”

“押他们上来，”统领命令道，“我要对他们说话。”

那位士绅便去执行命令。但是卡拉曼大王不愿上去，他说他宁愿死在女儿的船舱里也不愿死在甲板上。

“别这样，”印度酋长说道，“我们到甲板上去吧；要死得像一个骑士。”

但是那位大王怎么也不肯上去，以至于那位士绅不得不强迫着他上了甲板。蒂朗对他们以礼相待，因为他们都是骑士，而且善良。他自己站了起来，请他们坐下。但是由于腿伤，他请他们原谅，因此也在他们对面坐下，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六十五章

蒂朗对卡拉曼大王以及印度酋长讲的一番道理

“尊敬的王爷，尊敬的骑士，在上天的主宰和帮助下，我们取

得了胜利，战胜了你们。你们不是由于缺乏能耐，不肯努力；你们为了你们的事业，已经像骑士那样尽量地保卫了自己。你们之所以失败，不是由于兵卒不行或者力量薄弱，而是由于缺乏正义。我们的上帝，看见你们残暴的统治，企图要将希腊帝国全部灭亡，那是毫无道理的，因而冒犯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和救世主，因而他为我们忠诚的信仰，赐予我们以力量，我们才得以战胜你们，将你们置于缧绁之中。然而，尽管你们如此残暴，死亡一千次也不为过分，尤其是你，卡拉曼大王，竟然如此残酷而且不人道，将自己的女儿和许多摩尔贵妇溺死。如果她们落在我们皇帝手里，她们将首先获得自由。而你，尽管不配得到宽恕，但是皇帝的仁慈也会饶你一命，并非因为你有什么优点，而是因为他的高尚和慈悲。”

他说完话，便沉默着，不再多说。

卡拉曼大王以如下的这番话答复。

第一百六十六章

卡拉曼大王的答复

“你说的那番话，使我无限地苦恼，也使我想到奴役的痛苦，我不仅不想活，但求从速一死。然而不幸的命运过分慷慨，结果却正好相反，而且我要忍受的痛苦也不仅仅是一点儿，都是为了增加你的荣耀，贬低我的忍耐。我求你，随便怎样将我处置，只求从速决定。对死亡的犹疑，还不如立即去死为好。你说我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这不关你的事，也不关任何他人的事，因为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不管她怎么死，总比她在我眼前受辱的好。

至于那些财宝，我也不能让任何他人去享受。你不要以为你能改变我的心，我早就宁可投身大海，或者投身大地，没有办法，才被你的人强迫拉到你的面前。其实应该是你来见我，尽管你是胜利者，而不是我来见你的。我并不认为我们的骑士或者士绅，会在各个方面，会在尊贵、高尚、精神、武艺等各个方面，不如你们法国人。如果有一天，我得到自由，我会让你看看，你是如何冒犯了我这个主宰着诸王的大王的。”

蒂朗不愿意和这个卡拉曼大王多说，而是很有礼貌地请他回进原来的船舱里面去。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服从。等到他们下去之后，统领将手下所剩不多的人分了一些，来到这艘船上管理，便回到本船命令扬帆出发。人们将船上的排水孔打开，里面流出了那么多的血，仿佛船上装的都是血似的。老水手们都说，从未听说过或在书上看到过在海上有这样的血腥海战。土耳其人的船上，除了两位王爷，已经一人无存。统领的座船上，四百八十人中只剩下了五十四人，以及十六名伤员。陆上的战争转移到海上来了，显示出蒂朗确实是最勇敢的人，他的荣耀和品德表明他将来的无限前程，人们都交口称赞他是位英勇的骑士。

蒂朗的两艘船来到特朗西梅诺河口附近时，看见了跟随土耳其船队来的那些捕鲸船，正在驶进贝尔普伊格港，一路往里逃着，一路大声哭喊，报告船队的覆灭，王爷们的被俘，兵卒们的死亡的消息。苏丹与众人得知，便也一齐举哀，痛苦不堪，惊讶于一个外邦人怎么会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也诅咒命运竟然对他如此偏心，于是他们勃然大怒，决定对敌人的营地发动突然的进攻。

他们进攻了两次，都得到了胜利，将基督徒都赶进到城墙里面，俘虏了布尔根萨伯爵和马拉特斯塔伯爵。他们发现这里打

仗顺利，杀死了许多基督徒，便同意交还尸体，表示胜利。之后，土耳其人便提议停战，然而不是由于他们爱好和平，而是由于他们害怕打仗。

蒂朗回进港口，看见他手下的许多船只以及俘获来的船只都已回来，心中十分欣慰。当时圣约翰修道院院长不见统领返回，曾经再度出海寻找，找了两天，统领终于回来，而修道院院长与其他人也都返回，其中只有伊波利托还不见回来。

伊波利托不见主公之后，以为他一路直追到土耳其去了，便命令舵手也向那个航向驶去。但是仍然找不到统领，却发现了敌人舰队里的另一艘船，正在同一方向航行，于是便追了上去。那艘敌船向前逃逸，看见无处可逃，便停靠在一座几乎无人居住的荒岛上。此时正值顺风，伊波利托不一会儿便追上了，但是敌人却弃船下了小艇，登陆而逃。伊波利托俘获了这艘敌船，船上已经空无一人，但是却装备充足。

统领此时看见只有伊波利托尚未返回，便派出三艘船只去寻找，正巧逢着他带着俘获的敌船归来。统领看见他胜利返航，十分高兴。

这位伊波利托是勇敢的骑士，性情开朗，精力充沛；他的生活比较突出，因为他想处处模仿他的师父和主公。许多人常说，首先你要考察一位骑士，然后才将儿子托付给他；因为一位高尚的人会培养出一千个高尚的人出来，如果相反，一个邪恶的人，也会教出许多邪恶的人。

马尔维大人得知蒂朗胜利归来，也十分高兴，便骑马来见他。出发之前，他派出一位侍从去禀告皇帝，又派了另一个人去通知营地，营中众人也大为高兴。皇帝得知如此重大的消息，便命令全城鸣钟，大放焰火，举行庆祝。皇帝与众朝臣都十分钦佩蒂朗的英雄业绩。皇储与众贵妇也欢欣万分，对他交口称赞。

马尔维大人与蒂朗见面后，建议他应该去朝见皇帝。蒂朗也巴不得要去，因为可以见到皇储。于是等到一个吉日，可以顺风启程之时，蒂朗率领全体人员，驾着全部船只，解缆扬帆出发。

到了君士坦丁堡附近，已有人向皇帝禀报统领大人率领全部舰队回朝，已经在望。此时皇帝还不知道怎么迎接，怎么祝捷。他命令立即在水上建造一座巨大的木制栈桥，至少要三百步长，上面全部架起华丽的绸缎遮阳。皇帝还命令在市场中央搭起一座平台，上面也用锦缎刺绣作为帐幔，给他本人以及皇后、皇储、众贵妇使用。从平台到栈桥的桥头，全部用红天鹅绒铺地，以免他的统领用脚踩着泥土（且说等到蒂朗刚一走过，谁都想抢一片这红地毯留作纪念，以致有许多人被抢割红天鹅绒的刀剑、匕首伤了手）。

等到舰队进港，岸上船上齐声欢呼。统领的座船将船尾靠上栈桥，便带着卡拉曼大王登陆。他右边是这位大王，左边是印度酋长，自己走在中间，而众爵爷则都在前面开道。城内的众百姓都涌出来欢迎，甚至天上的诸神也仿佛在俯视着他们，不仅仅是凡人而已。为了表示格外的尊重，所有的教士也都列队出来，捧着所有的圣物，真像要将他置于天国最高的位置一样。众人便这样光荣地凯旋，来到市场上皇帝的面前。皇帝身后则簇拥着众贵妇以及朝野各界人士。

蒂朗上了平台，走到皇帝面前，跪下吻了皇帝的手，便叫卡拉曼大王也吻皇帝的手。但是大王却予以拒绝；蒂朗急了，便举起手套，在他脑袋上猛击一下，并将他按倒在地，对他说道：

“恶狗，狗儿子，现在你吻了脚还吻手，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是被迫的，并非自愿，”卡拉曼大王答道，“如果你我是在另外的场所，使我无所怀疑，我会让你懂得如何对待一位君主的脸。但是我向先知穆罕默德以及这把胡子起誓，等到有一天我

自由了，我要叫你吻我黑奴的脚。”

他便默不做声，不再说话。他的同伴，那位印度酋长，为了免吃苦头，便跪了下来，吻了皇帝的手和脚，十分顺从。但是蒂朗却对着卡拉曼大王作了如下的一番答话。

第一百六十七章

蒂朗给卡拉曼大王的答话

“在场的这位印度酋长，他可以讲讲我们之间的关系。来到此地之前，你就不敢试试我的耐心，如今到了皇帝面前，你便道理十足起来？你的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我不想答复，但是每一次你要作出一副女相之时，我便要提醒你，因为我不但战胜了你的肉体，而且还压服了你的勇气，是你自己选择了贪生怕死的道路。你跪在船尾甲板上，在我的面前当胸交叉起胳膊，向我求饶，而且说出这种高贵人士不齿于开口的话语道：‘我是你的阶下囚，你是我的主子。’当时我发了骑士的善心，以那么高的代价，饶了你的性命。至于如今在场的这位高贵的酋长，他满怀骨肉之爱，他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本应该向他表示感激，而你却对他十分忿恨。真不知道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位君王，就如那位波兰的国王，约好了德国皇帝在指定的那一天交战，却可耻地临阵脱逃了，将对手抛弃在战场上。”

蒂朗的话说完，皇帝便命人将他们当场戴上镣铐锁住，关进铁笼子里好生看守。

皇帝走下平台，由众贵妇簇拥着步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那里歌颂和赞美我们圣母的恩典，赏赐下如此伟大的胜利。蒂朗

挽着皇后的胳膊，皇后对蒂朗的功业极为赞赏，对他说道：

“统领大人，你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了，因为你的骑士道精神和高超的武艺战胜了那两位王爷，使你的名声大振，使全希腊帝国受益。你是如此尊贵，倘若你在我那时候来到德国，我那父亲当时还是罗马皇帝，向我求爱的人何止千百，如果我看见了你，我也会从千百之中将你挑选。然而如今我已嫁人，到了垂暮之年，我的希望来得太迟了。”

他们谈着话，一直走回皇宫。皇储一路上听着他们的话，便开口对蒂朗说道：

“我的老母亲在自己怜惜自己呢。她也是想开个玩笑，因为爱情之火烧着了她，她无法忍耐，看见你是全世界上的骑士之花，功业崇高，因而想到她自己过去的花容月貌。假如在她那个时代你真的来了，你是真能够博得她的爱情的。唉！真是疯了，想要合乎情理而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而且已到晚年，还在后悔过得清白，没有过着寻欢作乐的日子！”

“爱之罪理应受到谴责！”蒂朗说道，“我要受罚，因为没有爱也不懂得被爱。在你面前，我不愿意贬低这些话，也不愿意使你不高兴，因为冷酷的答复是留着给予不知道风情的妇女的，她们想冒犯君子，却反而受到冒犯。这对于高贵的姑娘很不恰当，尤其世家出身。”

此时皇帝走了过来，问起统领的伤势如何。蒂朗答复道仍然有点发烧：

“此次航程使热度升高了。”

皇帝便命他立即到行馆去休息，并且派去了医生。经过诊治，医生嘱咐卧床才能痊愈，以免胳膊致残。蒂朗只得听从医生之嘱。皇帝每天来看他一次，并命令皇后和皇储每天晨昏都要来。还有逍遥寡妇，出于爱心更甚于怜悯，也一直在病榻边服

侍他。

现在我们回头来讲讲土耳其人怎么对待留在营地的基督徒。自从统领和卡拉曼大王在海上进行了一场恶战，俘虏了两位王爷之后，土耳其人便不停地攻打圣乔治城，杀伤了俘虏了许多基督徒，抢走了许多马匹。战斗十分残酷，基督徒如果落到他们手里，几乎都难以活命。他们十分苦恼，日夜思念蒂朗，没有了他，便不敢出去打仗。尽管有聪敏的总兵大人迪亚费布斯以及那位阿格拉蒙特大人在，也就能够维护他们的生命，他们仍冒着战争的危险。在军情紧急之时，他们都向蒂朗呼吁，仿佛他是一位圣徒，否则便觉得不安全，对土耳其人十分畏惧，因为蒂朗率领他们打仗胜利时获得的勇气，如今由于他不在而烟消云散了。他们专门为此而祈求上帝，帮助他们使蒂朗回来，因为蒂朗便是他们的希望。

他们派人送交一件信函面呈皇帝，请求他将他们的弥赛亚蒂朗送回军中，因为他们是习惯于在蒂朗的指挥下取得胜利的。另外，他们也写了一封信函，直接给蒂朗，其内容如下。

第一百六十八章

营中诸将士致蒂朗的信函

世间最高贵之剑，非君莫属，天上人间，无出其右，素为仰止。卑职等奉命驻守营寨，未能听号令于晨昏，实为汗颜，而又交战屡屡败北，羞辱莫甚。复仇无望，伏祈大人垂怜吾等，前来军中，重振神威。卑职等如盼云霓，当效犬马，大张杀伐，必报前仇。卑职等在大人麾下效力，非止一日，素为拥戴，幸勿弃吾等若敝履也。此禀。

第一百六十九章

皇帝如何命其女儿将营中来函递交蒂朗

皇帝接阅营中将士送呈的函件之后，得知军中的情况，了解他们士气低落，心存畏惧，正在犹豫未决，应该如何处置，是将信函立即交给蒂朗呢，或者等着，等到他病情好转。就这样，便过去了三天，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出于无奈，便将信函交给女儿卡梅西娜，让她送去，并且请求他，等到他身体好了，能够骑马了，便请他回营寨去。

皇储奉命进了行馆的房间，见到蒂朗，亲切地对他这样说道：

“骑士之花啊，你军中的将士都在呼唤：‘饥饿啊，饥饿啊！那位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打仗总是取胜的骑士在哪里？他如果不来，我们便没有了希望。’我将这封信函送来给你，它的封皮上写着‘面呈骑士之最’，那不是你，还能是谁？”

蒂朗接过信函，看了一遍，然后交给皇后，其他众人也都看了。皇储便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统领大人，如果你还想回到激烈而残酷的战场上去，必将重获昔日光辉的名声，因为你能够打败土耳其人，只要你在那里一出现，他们便十分害怕，举不 起手来与你对抗，使得开端就变成了结局。你这样为皇帝、皇后陛下以及为我效力，使我十分快乐。即使你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的爱，也可以为了你自己的高尚和仁慈。”

蒂朗答复道：

“殿下，你不用求我，因为皇帝陛下说的话便是给我的命令。皇帝陛下也不应该求我，只要命令便是，我不过是一个一心要为皇上效力的仆人。殿下清楚地知道，我是如何想为皇上尽我的力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我不能做的事情，只要殿下命令，我拚着命也要去完成，如果那事情是能够增加殿下的荣誉和利益的话。请你向皇帝陛下禀告，我就在此地。为了殿下，你只要命令，我便去拚命。”

说着便拉住了她的手，她便半推半就地让他吻了起来。

于是皇后便站了起来，手里拿着《日课经》，离开床头，与一位侍女一起去祈祷了。而皇储则留在那里，与埃斯特法尼亚、逍遥寡妇，以及普拉塞德米维达等在一起。蒂朗依然拉着她的手，连连地吻。皇储别无他法，只好对他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七十章

皇储责备蒂朗的话

“尊贵的统领，我清楚地看到，我说的这些道理反而倒扇起了你的欲火，但是我可不喜欢随你这样胡来，因为易于得到的东西，容易失去它的价值。我看见你那贪婪的手，如果放任它的话，它便不会讨它女主人的喜欢了。你的那对爪子不知羞耻，因为皇后就在此地，如果给她看见，便会将你看作不守信用的人，没有耐心的人，可能对你说，你别碰她的女儿了，从此以后，关闭了自由来往的门。因此，你为什么心里没有一个真心诚意的愿望，能够防止你招来流言蜚语，使你蒙受耻辱？唉，你那良心怎么办，如果你轻易相信了一个不忠实的同伴！我真觉得你应该将那害

死了那喀索斯① 的泉水喝干，以便将过去的事情都忘掉，连同荣誉也忘掉。如果我由于父皇请求你重返战场，引起了你因为爱我而怨恨的思想，那么如今且听我最不中听的一句话，我是毕恭毕敬地就在你的面前，如同你许多次就在我的面前一样。我只好躬身求你，请你为我父皇效力去吧。”

第一百七十一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可恶的命运给了土耳其人以力量，要我与我即将占有的宝贝分开。你可以看见，这便是受苦也甘愿的目的，”蒂朗答复道，“他人的利益却使我受到损害，只能叫我痛苦不堪，因为有了共同的痛苦，才能使痛苦者受到安慰。倘若不应该做的事非得去做，那便是任何事情都应该做的了。我真不懂得我怎么要去学会为了爱情而受苦？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我不在殿下身边而更加使我的健康受到损害呢？我常听说，打仗使人烦恼，而奏乐唱歌使人快乐。因此，应该如此补偿：你，殿下，应该寻找致你死命的敌人而不应该寻找愿意侍候你的人。我是奴隶，我是臣属，但是奴隶不应该抱怨其主人。古代的骑士不这样，现代的骑士也不这样。但是可以将这些都抛在一边，我们可以另找补偿。那个配得上这宝贝儿的是谁！只能是我蒂朗，只有我能享受能占有这位最高贵最美貌的卡梅西娜。如果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我爱她。然而倘若殿下生气了，强迫他没有你而生活，那便等于是强迫他为你而死。我觉得我的骨肉虽然顶不住，但是我内心的希望却是在坚持。如果我被抛弃，我也无法到我姊妹那里求援。

① 因爱恋自己映在水中的影子而投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化为水仙。

我对你说的，只有爱情，因为我活着就是受苦。所以我说，我宁可留着不走，可以天天看见你。因为我留着，一切美满；我一走，便要倒霉。”

皇储听完，便答复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七十二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我相信你并非要在有荣誉感的爵爷和骑士面前表现出两种矛盾，说什么又是爱情，又是痛苦，因此，你那张嘴巴就不像是骑士的嘴巴了。如今你仍然好好地活着，说那些做不到的假话，影响人的声誉。这一些，我完全懂得，你就别以为我分不清芥菜和芹菜了。你为什么头脑里老想着我呢？因为我常听说，一只盒子里不能同时装进荣誉和罪孽，因此，你也不要抛弃你的光荣和名誉吧。你应该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战胜了大流士将他杀死之后，便去占领其城池，城里有大流士的妻子和三个女儿。这三个姑娘是世界上少有的美女，那是谁都知道的，因为上帝格外照顾了她们。大流士的死讯传到他妻子女儿耳朵里后，第一位将军进到宫里来了，她们便在他脚前跪下，恳求不要杀死她们，要让她们将大流士的尸体安葬。那位将军满心高兴，因为看见她们非常美貌，心里产生了爱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她们回进后宫去后，那位将军和其他兵卒便去禀报亚历山大，说那母女四人是如何美貌，请他也去看一看。亚历山大被爱的天性所打动，回答说他很喜欢，便出了军营，到王宫里来看她们，不大一会儿却回来了。众将军兵卒便问他，何故便回。亚历山大答道：“我怕我见到了这些姑娘未必喜欢；我年纪大了，五官的感觉已

经足够满意，否则我便将它们连同我的荣誉和高尚的武功一齐丢弃，而况我更不愿为了一个外邦女子而失去我的自由。'这位骑士将高尚的格言铭记在心，我要你也像他一样。如果你像他一样，同样受苦受累，却不会丧失你的荣誉，然而你仍然没有借口可以冒犯我。我们的好运招来了人们的妒忌，使他们失去了对自己力量的认识， 然而对我们不尊重，也同样是对我们运气的对抗。现在回过头来再说我要说的话。我请求你不要为了我的过失而失去荣誉和名声，因为好骑士会谴责你的不忠诚和女人气，谴责我欺骗你，说我蒙蔽你的才华和高尚。所以我求你要好好看看古代的那些骑士的所作所为，他们开头很好，结局却十分悲惨。你看所罗门，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却去溺爱一个女人；你看参孙，他是人世间力气最大的人，可是他有弱点在头发里面，于是被一个女人欺骗了，她诱使他自己说出来，便割了他的头发，将他交给敌人，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他的巨大膂力； 再看看大卫王，看看我们的祖先亚当，他瞒过上帝的嘱咐，偷吃了禁果；看看维吉尔，那么伟大的诗人，却被一个姑娘所欺骗，日日夜夜地关在一只笼子里，挂在那里示众，尽管后来他报了仇，然而已经蒙受了耻辱；再看看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那么伟大的哲人，也都被妇女骗了。其他还有许许多多，我便不再讲了，以免将我自己变得十分繁琐。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有她们那样的本领，对你表示出许多的爱情，假惺惺地勾起你那真诚的感情，吹捧你这个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你将我们帝国的领土都光复，那又怎么样呢？蒂朗大人，瞧你所干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爱什么人而将你的荣誉和名声束缚住， 失去你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那么多胜利的光辉。因为对于一个姑娘来说，要你失去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可以对你说，在人世间， 没有更加神秘的东西足以与姑娘的心相比了， 就是由于她嘴里说的总是与心

里想的相反。如果你们男人了解了我们女人的邪恶行为，世界上便没有男人会爱我们，除非长得十分美貌，因为男子爱女子总是一种天性。同样，了解了我们的缺点，你们也不再会爱我们，要不是自然的欲望控制着你们，恐怕你们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了。因此，我求你，为了我对你的爱，别去招惹什么贵妇或者姑娘。难道你不记得智者所罗门说的话：‘有三件事情我易理解，但是第四件事情我却不懂得，那便是：船在海上航行的路，鸟在空中飞翔的路，蛇在石中爬行的路，但是我不懂得青年在年轻时走的是什么路。’诗云：

岩石上你看见
蛇在爬行的路，
便发现女人的
全部暗藏的心。
没有人能知道
鸟儿飞往何处，
也不知道青年
将会堕落还是幸福。

所以我对你说，蒂朗，抛弃爱情而去争取荣誉吧。我不是说你一切都不要了，而是要在和平之时享受快乐，要在战争之时不怕艰苦。学学那些罗马人，他们都是人世间的君主，他们高尚的心来自智慧，他们所说所作的光辉事迹，还墨迹未干。然而我不是说，你走吧，我心里一点痛苦都没有；我为着你经常冒着打仗的危险而提心吊胆。因此，我祈求耶稣基督仁慈的心，赐给你光辉的一生，死后进入天堂。这是上帝的最高意志，他要使人世间的一切都从属于人类，得到兴旺和发达。因为我看见你睡着和醒着时总是一切事物的征服者。我认为上帝真是会要你这样做

的，而我则会对他说：‘主啊，让我遂了我的心愿吧！’”

皇储说完话，蒂朗便接着说道。

第一百七十三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复

“不朽的殿下，机智的敌人总是在研究而且考虑如何才能欺骗对方，使其反对朋友而且蔑视高尚的品德和身体的力量，然而那却是无限痛苦的希望。除了我想看见你侍奉你的愿望之外，这种无限痛苦的希望使我超越了人而几乎变成了神；将我上升到如此崇高的程度，以至于目光能够洞察一切，仿佛大地上的事物没有了你，都不值得我一瞥。我不再费事来列举你的仪表品德等等，不过我并不隐瞒我的真心要求，那便是，那些热情的吻，如果我能够每天都得到，那就该叫做最最光彩的了，而且应该高高地供奉起来。因此，我很满意，殿下称我等有更多的尊严，但是，说话总要谦虚，所以你不要急忙下结论，古往今来的博士们，他们的判断却相反，他们却说女人胜于男人。这是完全正确的，你只要看《圣经》，尤其是‘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那是错不了的，说圣灵，也就是《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时，首先显现在女人面前而并非男人面前，因此毫无疑问女人是比男人优秀。仁慈的上帝知道你等有那么多高尚品德，值得受此殊荣。因为耶稣是先向圣母和抹大拉显灵，而不是向众使徒显灵的，因为他知道他们不配，所以才到女人面前去，说明他总是认为她们是有更多更高的尊严。为了更加能够说明这种尊严，我还可以对你说，上帝创造男人之时，用的是泥土，创造女人之时，用的是

男人的肋骨，那是一种更加纯洁的材料，借以显示女人是以更加高尚的材料所造成。除了《圣经》上这些权威的话之外，经验也可以证明，一个女人去洗手，洗了一次又去洗，如果水不干，那就仍然是清澈的，干净的。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去洗两次，不用说，便会看见水好像洗了许多次那样又脏又浑的了。由此可见，男人总是离不开他所制造的材料，决不可能超越他本身一步。可以证明女人比男人优越的事例还多着呢，那就等到另一天再讲吧。”

此时众医生来了，而皇后也念完了《日课经》，向蒂朗走来，动问众医生，何时可以允许蒂朗进宫。

“陛下，”众医生回答道，“大概还有三四天。”

皇后便带着众贵妇走了，留下蒂朗与众医生在一起。上帝知道，皇储也随着一起走了，蒂朗的心里有多么难过。

皇储回到了她宫中的房间里，想想蒂朗说的那一番话，内心涌起一阵极度甜蜜的情爱波涛，不禁头脑昏眩，不能自已，倒在地下。众侍女看见这种情况，都大喊大嚷起来，惊动了皇帝。他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以为世界都已毁灭。

他看见女儿躺倒在地，仿佛死了一样，便扑在她的身上，号啕大哭。而那位母后则捧起女儿的脑袋，枕于膝头，那么撕肝裂胆地哀号，眼泪流得满脸满胸，以至于全宫都听得见。众人立即奔到蒂朗的行馆，去将众医生召来。那位来召人的骑士偷偷地对众医生说道：

“赶紧回宫去，皇储情况不妙，如果不及时赶到，恐有性命之虞！”

众医生放弃了蒂朗请吃的晚饭，匆匆忙忙赶回宫中，便向皇储的房间奔去。蒂朗的心里立即明白皇储出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些男男女女的哭喊使他肯定了这一点。

尽管他仍在病中，他也起床便跑，到了皇储的房间，看见她已经苏醒过来，躺在床上。因为众医生来得及时，使她恢复了知觉。皇帝看见女儿已经好转，便与皇后一齐回房去了；众医生跟着也走了，他们由于皇储的病折腾得劳累不堪。此时正好蒂朗进来了，慌张得简直像个疯子，但是看见皇储已经好好地在床上躺着，便脸色煞白，走近了她，声音痛苦地这样说道。

第一百七十四章

蒂朗动问皇储怎么会发病

“我从未感到更大的痛苦，也从未感到如此的不幸，以为我要失去我的宝贝，那是我在世界上肯定有希望占有的。我真不知道这可恶的疾病竟然引起你这样的苦难。如果病魔能够拿起武器，我发誓要凭着我受到的洗礼，与它决一死战，狠狠地惩罚它，让它决不再敢使你受苦。感谢仁慈的上帝，他同情我，答应了我的祈求，尽管我是一个罪人，因为你是我胜利的奖赏。考虑到我痛苦的生活，虽生犹死，却要看见你也要走上这一步。我听见了哭喊之声，不知道心里有多么痛苦。一想到你，我便对自己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就会来叫我的。’但是我必须看见是什么疾病使你活不了，以至于我也变得无依无靠。倘若这种事情发生，我要祈求仁慈的耶稣基督别让我看见，我宁愿先死，以免逢到这样的恶运，这样的痛苦，使我的目光混乱，再也见不到你的光彩。这是我的权利。不使我明白，我决不会快乐。”

皇储立即说了如下的这番话来答复。

第一百七十五章

皇储对蒂朗的答复

“我求你，蒂朗，别让我的希望落空，因为就是你引起了我的疾病。我在疾病发作之时，心里想的便是你的爱情。这爱情控制着我，使我身不由己。这完全是真的。爱情最好秘密保持着，保持到我们只有快乐而不掺杂恐惧的时刻，然而谁能将火隐藏而不让它冒烟？我对你说的话，就是我内心的信息。因此，我求你去见皇帝，不让他得知你比他先来看我。”

她将衣服蒙住头脸，叫蒂朗也这样把头蒙在里面，对他说道：

“吻我的乳房吧，让我得到些安慰，让你也可以安心。”

他很高兴地这样做了。吻了乳房之后，他也吻了她的眼睛和面孔。她说道：

“大人，这可是最高的奖赏，因为这本来不是你的本分。这种事情是恐惧甚于危险，等到觉得恐惧之时，便会后悔得无地自容。”

蒂朗无法回答皇储的话，但是他心满意足地走了。他走进皇帝的房间，众医生都在那里，他们责备他未得允许便下床。蒂朗回答道：

“我是连命都不要了，因为我非得来看看皇帝陛下不可。我眼看你们急匆匆地从我身边奔跑而去，我只能认为是发生了什么重要大事。”

皇帝便回答了他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七十六章

皇帝回答蒂朗的话

“如今我的女儿卡梅西娜已经恢复了健康，然而这一次发病使我感到极为痛苦，仿佛一个只有一只半眼睛的人失去了一只眼睛，真不知道这一次还能让我的心灵得到什么安慰。我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已经失掉，我既看不见她，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因为她嫁给了匈牙利国王。在我身边的这个真是宝贝，眼见着她仿佛是死去那样，简直叫我痛不欲生。但是感谢全能的上帝救助我们，既救活了她，也救活了我。如今一点危险都没有了，我也感觉得好转了。因此，我请你去看看她，她看见你去看她，准会十分高兴的。”

他们便这样谈了一会儿，但是众医生却不停地催促他，叫他回行馆去休息。

“这是我的热望，”蒂朗说道，“在必要之时守在皇上的身边。”

皇帝见他如此忠心，十分高兴，然而也劝他遵守医生的嘱咐，不过不妨先去看看卡梅西娜。蒂朗听了皇帝亲切的话，很是满意，因为他心里巴不得去看皇储。

蒂朗进了皇储的房间，看见皇后在里面，见他前来看望，显得很快乐。他们谈论着皇储的病。蒂朗看见没有与皇储单独说话的机会，不得不告辞走了，免得众医生见了去告诉皇帝，说他老是赖在皇储那里不走。临走时，他低声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那位聪敏的埃斯特法尼亚将他送到楼梯口，对他说道：

"蒂朗大人，请你要么救我，要么让我去死，将我的尸体泡在我的眼泪中，埋到那位游手好闲的总兵经过的路上，让他可以说道：'此地长眠着那位爱我的人儿呢。'因为可怜的我只配得到这样的奖赏。我在一点儿微风中便战栗得如同麦子的一根细茎。我的血都流尽了，正常的体温已经保护不了我的心脏，应该得到的赞美却变成了责备。虽然凶狠的妖魔在折磨着我，我不后悔。我干了什么了？我犯了什么罪而要离开他，受着那么多的苦？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与他在梦中相爱和想象。对我说，统领大人，你能为我解脱这种折磨着我的痛苦吗？"

蒂朗便以如下的一番话答复她。

第一百七十七章

蒂朗如何安慰马其顿公爵夫人

"舌头总是要说出心里的愿望，而作为一位骑士也应该有天性的良好感觉，因为如果他不使用应使的武器，那便不是一位好骑士了。倘若你亲眼目睹了这位总兵大人在战斗中如何英勇，完成他的职责如何出色，你就应该有光荣的耐心，考虑到他将要博得的荣誉了。要回答你，还不如沉默为好。然而，夫人，我还是对你说一说。你已经看见皇储如何吩咐我去完成我的任务，由于他们对我的极大期望，我是非去不可。等我到了那里，即便他是在鲸鱼的肚子里，我也会命令他立刻出来。"

公爵夫人听了这些话，十分满意。于是蒂朗回到行馆，看见众医生在那里等着他。他们叫他躺在床上，检查了他的伤处，发现已经恶化而加重，因为他和皇储在一起时燃起的爱情之火刺激了伤口的痛楚。

与此同时，蒂朗营中的那些人，正在为他的伤势着急，因为由于他不在，他们便打了败仗。众将士对他如此爱戴，真是使人钦佩。

且说苏丹派出使臣，到营地来与蒂朗谈判。使臣到了营地，发现统领不在。他们很遗憾，便派人知会皇帝。皇帝立即命令他们进见，可以来去保证安全，因为任何君主都不应该拒绝使臣来见。

众使臣到达君士坦丁堡时，蒂朗的伤势已经大为好转，每天要进宫去，和皇帝谈论如何安排他重返营地的事。

皇帝既然已经命令使臣来见，便不让蒂朗离开。众使臣抵达的那天，皇帝率领众朝臣以及城中父老，出城一里前去迎接，而统领则早已到城外恭候。使臣中的阿卜杜勒·所罗门，一看见蒂朗，尽管他是苏丹所派遣，便立即下马，跪在地下行礼，对他十分尊敬，又不断地表示感谢，因为他曾经是特朗西梅诺河边战役中被俘，后来被释放的人。统领请他再上马，一起到了皇帝面前。皇帝亲切接待，对他们分外尊重，因为这位使臣来自亚美尼亚王国，是卡拉曼大王的兄弟。众人便请这位阿卜杜勒·所罗门讲话，因为他比旁人都了解情况。于是他便开口讲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七十八章

苏丹使臣如何说明其使命

“尊敬的陛下，我等是奉信仰穆罕默德教世界的众位圣主，也就是巴比伦的大苏丹，以及土耳其大王，印度酋长，和军中其他君王之命，前来晋见皇帝陛下的。我等有三件事情，要向皇帝陛下禀报（当然首先要向皇帝陛下请安问好，恭祝万寿无疆，国运

昌盛)。其中第一件事情是:双方休战三个月,包括陆地与海上,如果陛下接受的话。第二件事情是:我等得知这位高贵的统领以利剑战胜了卡拉曼大王以及陪同他的印度酋长,现今这两人均关押在京城;倘若我等以卡拉曼大王三倍体重等量的黄金,是否可以取赎;另外,在称他体重之时,也可以在贵方秤盘之中添加宝石,直至达到足够的份量。至于印度酋长,我等可以缴付其一个半体重等量的黄金为赎金。第三件事情是:陛下如果愿意和解(抛开其他一切,但求保持和平),苏丹将对待陛下如同父亲,陛下也可以对待苏丹如同儿子;倘若这样的议和可以成立,他将娶你女儿卡梅西娜为妻,但是必须遵守如下条件:如果生男,则信仰穆罕默德教;如果生女,则随母信仰基督教。其母也同样,保持基督教信仰不变。倘若能够做到,你我双方便不再互相交恶,互相敌对。苏丹将由于此项婚姻交还其在你帝国版图之内侵占的所有城市、村镇以及城堡。此外,他还给你两百万杜布拉作为赔偿,与你世世代代友好,谁敢来寻衅,便助你一臂之力。”

使臣说完之后,皇帝将他的提议仔细考虑了一会儿,便站起身来,走进另一间大厅,身后跟着统领以及全体朝臣和谋士。他们在那里商量了一番,由于统领伤势未愈,一致决定接受停战。于是皇帝又回进大殿,到了众使臣那里,对他们说道:出于对苏丹以及土耳其大王的爱护,并且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同意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休战三个月;至于其他事情,则留待以后再议。

于是签订了停战协定,由皇家传告向公众宣布。土耳其方面也同时宣布。之后,皇帝便时时与众朝臣众谋士商议其他的事情。他们之中有许多为了获得和平,竭力称赞皇储的婚姻,以至于使得蒂朗内心十分不安。有一天,蒂朗正好在皇储的房间里,他当着那里的众侍女这样说道:

“唉,我来到这里真倒霉,因为我看见两个敌手联合一起了,

他们否决了你应该有的权利！残酷的蒂朗啊！你为什么还不去死；你看见那个父亲联合了那帮谋士来对付自己的女儿？怎么能将如此美貌，如此贞节，出身如此高贵的宝贝，拱手去送给一个敌对的摩尔人，一个我们神圣信仰的敌人任意作践，随便糟踏呢？如果我能讲一讲我们的皇储之完美和杰出便好了，那是我所热爱和侍奉的人，只有女神才能比拟。唉，我都在想象中看到了我的肉身所达不到的地方！那几个最最残酷的使臣啊！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信息！有一个被我俘虏过，如果我知道你是这样惹我生气，我当时就决不会饶你。我对待你不错，你为什么想出这种残酷的办法来对待我？你这个名叫阿卜杜勒·所罗门的使臣！如果你是对的，你为什么说你爱我。如果你不知道，那我便要使你得知，虽然你没有残酷对待皇储，但是你残酷对待了我。真是干得好事！你这样做，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还不如死了的好，一了百了，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姑娘们，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痛苦。你们说说看，是离最爱的人近还是远。对皇储的希望，现在离我最近，她的火焰烧着我，我感到热，然而这火焰也使我流出痛苦的眼泪。而那个人却离得那么远，尽管他有希望，但那希望并不像火焰那样烧着他。其结果是，他的痛苦单调而漫长，因此，离得越近的人烧得便越厉害。如果殿下走了，我不再能见到你而感觉的痛苦，就如同坦塔罗斯一样，要想摘苹果，苹果逃走了；要想喝水，水便退下去了。因此，我怎么办呢？倘若殿下走了，我只好一死了之，以表明我爱殿下更甚于爱我自己。”

皇储听了，立即开口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一百七十九章

皇储如何安慰蒂朗

“如果命运使你主宰了我的健康，那么我的生死便都在你的手心里了。你那毁灭我的力量便成了你的荣耀，如果你喜欢这种力量的话。如果我将自己保留着，作为你的功业的奖赏，那将多么高尚。你怎么能够想象我这样的一个人，会投向一个摩尔人的怀抱。我的心，那么高尚慷慨，怎么能去与一个狗摩尔人为伍？他有那么多女人，然而没有一个是妻子，因而随时随地都可以抛弃。世界上有那么多英武高贵的君主要想娶我做王后，我都予以拒绝，如今却来考虑这件事情，那就未免过分。除非我是疯了，或者丧失了理智。如果你怕我父皇会听从众谋士或众朝臣的话，那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皇帝订条约，要凭着我的一句话，是或者否。可惜你的爱情和希望相当轻浮无常，因为作对的命运总是捉弄那些不信任具备崇高价值的情人的可怜虫，让他们不堪其痛苦，而我真是一开头就没有将你像现在这样认识清楚。因此，高尚的骑士，请你排除那些私心杂念吧。相信你的卡梅西娜吧。她会为你而保卫你的一切权利，就像你保卫你自己的一切权利一样。你可以吩咐我，如同我的主人，为你做你喜欢的一切。”

她正在讲这些道理之时，皇后进来了，他们不便再讲，但是皇后却动问他们在讲些什么。蒂朗便回答道：

“陛下要问我们在讲些什么，我们正在讲那帮使臣竟然猖狂得前来要求将皇储下嫁给一条狗，一个狗儿子，一个被上帝所不齿的东西。他有了老婆，便不会背弃吗？肯定会的，陛下，他会

将她抛弃的。等到将她带回国去，她便没有好日子过了。谁能来保护她，帮助她呢？他能向什么人求援呢？向她的父亲？不可能，因为他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求她的母亲，更不可能，需要漂洋过海，何等苦恼，那是所有的妇女都害怕的。另一方面，难免有一名什么土耳其人，以暴力来胁迫陛下，以至于母女同归于尽。一想到这些事情，我的灵魂便会哭出血来，浑身都是冷汗，耳朵里只听见宁可死也不愿看见不爱本国的骑士而去嫁一个讨厌的摩尔人的这种事情。从今以后，一谈起这种事情，便是莫大的耻辱。我宁可让我的灵魂安息于天，我的肉体长眠于地。”

皇后听了，便打起精神，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安慰蒂朗。

第一百八十章

皇后安慰蒂朗的话

“不讲道理的理由，说出不合情理的话，应该立时加以回绝。这帮使臣是心存不良而来，想玩一套花招。你去跟皇帝说说吧，因为我和我的女儿知道该怎么做，皇帝还没有同客人深谈，让他谈两次吧。尊贵的统领大人，你是个讲道理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事，你站在我们的一边，谁敢来犯便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尽管目前还没有必要。倘若非得要试试我的耐性不可，那我可以向你担保，那些说坏话的人自会有他们好瞧的，一个也饶不了他们，也给别人一个榜样。如果这件事情真要办，我可记得一千种死法，我会毫不迟疑地去死的，因为我可不怕死。我已经吃过苦头，对外国佬怕透了，我那另一个女儿便是嫁到了外国去的。为此，我流了不知多少眼泪，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哭，只有怨，到了晚上

睡不着觉，只能以泪洗面。我们别去说它了，说起来也只是痛心，我看也没有办法了。因此，尊贵的统领大人，你的骑士道为众人所称道，我宁可将我的女儿嫁给一个熟悉的亲热的好丈夫，尽管他是个穷骑士，也比人世间那种胆小怕事、庸碌无能的大老爷们强得多。谁也不要想让她这辈子与我分离。我喜欢的是勇敢的骑士，他懂得为自己为家人去争取荣誉，为世人所称颂，为后人所景仰。如果不是功业卓著，清清白白的人物，我和我的女儿都不能接受。”

“母后陛下，”皇储说道，“缺乏判断的骑士还有什么勇气？的确，高贵、勇气和判断总是在一起的，然而对于一切大人物来说，判断要比勇气有用得多了，因此而受到世人的重视。”

正在说着这些话时，皇帝进来了，便动问他们在谈论什么。统领回禀道：

“陛下，我们正在讨论这些天来一直听到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那便是：皇后陛下提出这样的要求，说道：如果她有一个儿子，她宁愿看见他在勇气大人手下效力，而不依附任何别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大自然所能给予的才华。皇储不同意，却说：勇气大人虽然了不起，然而智慧大人却比勇气大人更加崇高而伟大，如果没有判断，便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皇后陛下和皇储殿下两人正在为此而争论。请皇帝陛下说说，她们两人孰是孰非？”

皇帝说道：

“我在没有听取双方的道理之先，无法作出判断。因此，我的女儿，你先说说你的道理。”

“父皇陛下，我不能在你面前说这种话，也不能在我敬爱的母后之前抢先。”

“说吧，”皇后说道，“你父亲已经吩咐你。显示出你的聪敏

才智来，我不会因此而不疼爱你的。”

皇储还在母后面前忸怩了一番，不肯先说，然而最后还是顺从了父母，终于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八十一章

皇储如何偏爱智慧

“关于什么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古代的贤哲有过许多名言。他们这样说，是因为看到财富值得重视，富贵之人兴旺发达，受人尊敬。其中有一人，便是维吉尔。他写的书籍，讲的便是如何获得财富。还有凯撒，他将世界上的财富都看作是幸福。其他的人，却说是骑士道；在这些人看来，骑士在世界上博取荣誉和名声，打败敌人，获得胜利，还征服许多土地和国家。其中之一便是卢卡诺，他写的骑士道著作，便讲的是征服大部分世界。另外有一些人，则说健康最重要，因为它保持着生命。其中之一便是加伦，他写的书籍讲的是如何保持身体健康。还有君士坦丁皇帝，我们的祖先，他为了健康，可以丢掉罗马帝国。还有另外一些人，则说世界上最宝贵的是爱情，它使人们生活得快乐美满，从而积德行善，其中就有奥维德，他的著作中讲的都是爱情。还有帕里斯，他与海伦，便是诉诸行动了。另外有些人讲的是好习惯，因为有了好习惯，则条件差的人也能自得其乐。再有一些人，则说的是智慧，因为有了智慧，人们才能认识上帝及其自身。其中有亚里士多德，他写了一本关于智慧的著作；有所罗门王，对于他，上帝还表示了特殊的恩惠，专派一名天使去对他说，特赐他三件礼物，随他喜欢挑选，那便是：超过世人的智慧，多于常人的财富，

征服敌人的胜利。他却挑选了智慧。天使赞他挑的是最好的，因为有了这件礼物便能够得到其他，因而他成了最富于智慧的人，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金银的人，同时他也征服了他所有的敌人。这一切，莫不是他的智慧所赐。反过来说，这些还不够。至于那些保持好习惯的人，如果不是有智慧，没有一个会成为顾问或者议员，即使是军人或者骑士也不行。那么多保持着老习惯的人，维持着他们的统治，一旦失去智慧，随便换个什么人，便会毁了一切。因为智慧能打赢胜仗，能恋爱成功，能敛聚金银，能抵御邪恶。如果一个人有了智慧，众人便会让他当官员，当公爵，当国王，当老爷。然而一个人尽管有不少勇气，这些事情却都做不了。因为一个人只有勇气而无智慧，只算是个疯子。而我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害怕死亡，因为它便是从此生到来生的可怕结局。一旦灵魂出窍，谁都看不起那副躯壳了。我的结论便是这样，请母后陛下说说吧。”

皇储说了这番盛赞智慧的话之后，于是皇后便也开口说了起来。

第一百八十二章

皇后如何答复皇储说的一番关于智慧的道理

“许多正当的理由，往往因为说得不清楚而失败了。我不像我的女儿，我没有学过各种艺术，因此不能如此深刻地表明我的意图；既不能引用贤哲的话，也不能引用科学的话，我只能从我天然的道理出发，来阐明我的见解，以便皇帝陛下和在场的诸位

清楚地知晓。首先，我要说的是智慧不应该给予骑士，因为任何哪位骑士有了智慧，便干不出光荣的功业来了，他想到在战斗中冒的危险，以及将来还要继续冒的危险，他便失去了冒着危险去追求荣誉的精神，只好去当一名懦夫。因此我说.智慧简直不能和勇气相比拟。你知道谁有智慧吗？只有那帮市民和律师；他们居住在一起，大家维持着正义；他们运用智慧，各自过日子，太太平平地生活着，避免一切战争。而一名穷人如果天天显示出勇气，便会成为一个伟人。譬如亚历山大，他是一个穷人，由于有了勇气，便统治了世界。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女儿，由于赫克托和特洛伊罗斯的勇敢，以至于希腊人十年都攻不破特洛伊？你再看那位亚瑟王，以及朗塞洛特、特里斯坦，尤其是那位英勇的骑士加莱亚，他与博尔斯、佩塞瓦尔一起，以极大的勇气收回了圣爵。这一些人在世界上成就的功业，不是由于他们的智慧，而是由于他们的勇气。一个没有勇气的骑士，与其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所以由此可见，勇气要比智慧更有价值，而且不应该相提并论。因为智慧的人总是逃避死亡的危险，满足于一帆风顺地得到的东西，毫不关心甘冒危险的光荣。而英勇的骑士则出去征服世界，甘冒饥渴寒暑，到处攻打城池、村镇、堡垒，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智慧的人从来不干这种事情，夏天避着阳光不出汗，冬天安安静静躲在屋里，生活十分规律。如果村镇或者城市失火，他只是心痛财物的损失。他当然更不喜欢战争。而在需要作出选择之时，他肯定只挑好的不挑劣的。英勇的骑士则完全相反，他总是要去消灭敌人，越是受到损伤，他越感到满意。为了证明此话不虚，请看看蒂朗，他打了那么多大仗，努力去恢复失去的土地，使得我们自由地生活，使得你父皇可以太平地坐在宝座上，这一切都是由于有了极大的勇气的缘故。十分明确，勇气是主，智慧为辅。我已经对你说过，正是耶稣基督

由于有了极大的勇气，才能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的死亡，以救赎人类。这里根本谈不上智慧，智慧只能怕死，只能造成亚当之罪，因为他的智慧太多了。然而有勇气的人会与死亡作斗争，他自己死了，也就是将死亡杀死。要想征服天国的人，必须要有勇气与世界与肉体斗争，与恶魔斗争，不断地斗争。如果没有勇气斗争，他的作为便毫无价值。看那些殉教的圣徒，以多么大的勇气去献身，因而获得了永恒的光荣。那些忏悔者则都是智慧的人，他们需要高度的思考，才能进得了天国。如今你该明白和理解我讲的一切道理了吧，倘若你都懂了的话。我允许你将一切道理都说出来，维护你的权利，显示你的智慧，如何勇气是精神的力量，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想赐予我们的使徒，让他们去传布天主教的信仰，那便是《使徒行传》一书中所写的，因此，我将请求你父皇主持公道，立即将我的道理予以宣告。”

皇储不甘示弱，即刻答复如下。

第一百八十三章

皇储给母后的答复

“由于我的天性，我应该服从你，因此我也提出我的一点儿小小的道理，向我最亲爱的母亲说出来，同时也要求得你的宽恕，如果我说的话有什么不妥而冒犯了你。为了不使听众厌烦，而使得说话简洁有力，我就明白地将我的基本观点摆出来。首先是亚历山大，那是陛下所称赞过的，虽然他以勇气征服了世界，也算不了怎么了不起的事。我以十分的尊敬提出亚里士多德，正是由于他的智慧，才使亚历山大统治了世界，他劝告他将所有的

战利品都付之一炬，以便使他的士兵产生要想取得更多的欲望，从而避免懈怠，决心继续打仗。至于凯撒，你说他是世界上的伟人，其实他的一切都是凭着智慧得来的，一旦他有了荣誉和财富，他便不可一世，残酷待人，于是他的部下便将他刺死。至于其他人，我便不再说了。因此，按照陛下所说，智者从不满足，所以我们的上帝就天然地明白是非和善恶，吩咐我们扬善避恶，不取不义之财，那是智慧的人都做得很好的。然而智慧仍然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世俗的，另一种是心灵的。心灵的方面仅仅向我们提出，要我们谨防犯罪，叫我们以上帝的戒律，为我们创造天主教信仰的十二原则，让我们认识这辈子活在人世间的罪孽，叫我们忏悔，使我们满足，而且给另外的那些人以惩罚，凡此一切，均为智慧所为。至于世俗的方面，那就是人都贵于自知，也要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读那些富于智慧的书籍，让我们加以模仿，因为智慧的人可以说是支配着全世界，而有勇气的人则只知道绝望而死。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帝是怎么来到世界上的，他是不是凭着勇气而来的。说这种神话的人真是疯子，因为所有的神学研究者都宣称，上帝是凭着广大的智慧才来到人间的，因为他知道人类的天性由于亚当犯的原罪而丧失了，倘若不是由他来建立一个神与人的联盟则无以补救。因此，由于女人便是人类丧失天性的原因，所以上帝广大的智慧便将补救之事依靠于女人。经过他的选择，他选了一个没有任何罪孽的清白女人，然后便来到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而受苦，而牺牲。由此，便明白地显示出只有勇气便不足以完成如此重大的功业。因为智慧是大自然的恩赐，它是在理智方面的，它掌握着一切高尚的事物。而勇气则发自内心，如果稍稍触动它，它便会死去，肉体也就消失了。因此，需要一个有智慧的医生随时为它治疗各种疾病。经常凭借勇气的人，寿命往往不长，他总是置身于人

世间的种种贫穷和痛苦之中，因为开头不好，结果也不会好。如今陛下你该明白，要想获得天国的光荣，只有依靠智慧了吧？至此，我向父皇请求，不必去深究我使用的言辞，只要看我的道理讲得是否正确就行。”

老皇帝听女儿的这一番话，不仅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道理也讲得十分清楚，满心喜欢。然而皇后却即刻又开口讲起如下的一番话来。

第一百八十四章

皇后再次给皇储的答复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宇宙，便会看到它仅仅是靠着勇气而维持的，如果勇气消失，世界便不一会儿也就消失，走向彻底的毁灭。这就再次说明勇气比智慧强韧得多，这便是我要向你强调的一个原因。你年纪还小，在这种论争中未必见得事事知晓，你应该清楚地感觉到，因为智慧来自头脑，而勇气则发自内心。因此，贤哲都说心是人体最高尚的器官，而其它器官都从属于它，听它的号令，任何器官都不能自作主张，都得听从于心。肉体的一切品德都开始于心，因为它是自然的主宰。倘若一个人令人感到讨厌，从他的外表便可以看到其内心。如果内心沉睡着，其它的器官就都不会运动，也没有了感觉。因此，很清楚，心便是其他器官的主宰。如今你可以看看，由于天然的道理，心是肉体的主宰，如同勇气是智慧的主宰一样。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将心放在肉体中间，以便很好地加以保护，如同战争之时，要将国王置于兵士们中间，不能让敌人伤着一样。因此，俗话说，勇气是

头脑，是一切品德之始，如果没有它，人就毫无价值了。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足以证明我说的十分正确：没有勇气便不能得到天国的荣耀，也不能征服世界。最后，我请求皇帝陛下作一个明确的结论吧。”

皇帝立即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一百八十五章

皇帝给皇后和皇储的答复

“如果我们的糊涂思想和朦胧认识，在我们天性的引导下，以及本性偏见的作用下，使我们远离了无数结论而毫无结果的话，那是再讲多少道理也不能穷尽我们事物的种种变化的。你们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有道理，因此，你们无须律师或者辩护士来帮助你们说话，理由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你们两个都说自己是对的，因此，明天早晨你们都到此地来听取判决。我将与我的众骑士与众博士组成顾问团，开会研究，不偏不倚，公正说话。”

皇帝出了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那里召集了众骑士、众博士、众律师开会研究，会议进行得十分热闹，许多人站在勇气一边，同样也有许多人站在智慧一边，还有许多人则不知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

最后，皇帝倾向于投票，根据多数作出决定。次日，到了指定的钟点，皇帝率领众贵妇进了大殿，登上宝座；皇后在他旁边落座，皇储则坐在他们前面。众爵爷、众贵人、众骑士也都依次入座，以便听得清楚。

众人都坐定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皇帝便命令内务大臣宣读判决词。内务大臣站起来，跪倒于地，开始宣读如下的判决词。

第一百八十六章

皇帝命令宣读的判决词

谨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名，朕，君士坦丁堡及希腊帝国皇帝鉴于皇后与皇储之间之论争，已在上帝面前，并经御前会议表决，阐明智慧为自然与人世之天赋，其他品德均无出其右，一如星辰之光来自太阳，普照宇宙；然而同时人类也亟需勇气，否则将一事无成，是以勇气必紧随智慧之后，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互为唇齿，亲如手足，因此，骑士之兼备智慧及勇气者，必将功业卓著，主宰世界。今咨尔皇后，宜多称智慧，予以荣耀，出于自愿，发自真心，庶几母女和爱如初也。

此项判决词对于双方都予以赞扬，不偏不倚，因而听众对于皇帝称颂备至，作出如此公平的判断，正如俗话所说："佳树产佳果，有德行的骑士便有公正的判断。"

在宣读此项判决词之时，苏丹的众使臣，以及卡拉曼大王和印度酋长均在场。于是皇帝与众爵爷、众骑士商议，举行一次盛大庆典，然后将答复给予众使臣，让他们可以回去复命。皇帝将庆典的筹备任务交给蒂朗，包括比武、竞赛、舞蹈以及其他等等。蒂朗接受了下来，因为别无他法，于是他宣布十五日之后举行。

埃斯特法尼亚看见众爵爷都来参加庆典，唯独总兵不来，便书写了如下的一封信函。

第一百八十七章

埃斯特法尼亚写给总兵大人的信函

骑士不能失信，否则便为不忠。而夫君却冒犯了妾之爱情，因你曾答应立即归来。如此失信和冒犯，实在难以宽恕，难道你的诺言还不如一茎麦穗？我不知你为何不来见我。倘若你有了新欢，我们之间的爱情便算完结。上帝啊，我宁可死也不受此辱！说过的话不再说，谁能说爱情必然坚贞？你应该去摧毁你的一切敌人，而不应该如此对待你的妻子。我的好心将会变成恶意，而你便会失去荣誉。只求夫君别让妖魔有乘虚而入之机。好的希望与坏的恐惧在我内心斗争不已，我的手弱不胜纸，只能就此搁笔。

第一百八十八章

总兵大人给埃斯特法尼亚的复函

难道我已经死了，脱离了一切闲言碎语，是你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知道你是在期待的痛苦之中；你的美貌值得我去热爱，你的人品仿佛一位圣者，应该受我膜拜。有了这些念头，使我非给你复函不可。如果你相信我的手还在使用武器，那么你也该相信，我接获你信函时之快乐和高兴。我发现你为了爱我而夜不能眠，如果你不想活了，我也立刻去死。因此，我要立即给你复函，恢复你的生命。我要对你说什么呢？我对你的崇拜是坚定不移的，我的思想里只有你，只爱你，记得那夜我们在床上说的话吗？那时月光进来，你以为天亮，说道："可怜我埃斯特法尼亚的呻吟和呜咽，别显示出你那强壮雄伟的力量！"又说道："让埃斯特法尼亚再与迪亚费布斯睡一会儿！"又说道："如果我

有运气能够变魔法，将白天都变成黑夜就好了！”不过我会如你信中要求的那样，立即回到你的身边，让你满意。不多写了，愿你平安。

第一百八十九章

皇帝下令举行庆典欢送苏丹委派的众使臣

写完复函，迪亚费布斯便交给了送信来的侍从，对他说道：

“朋友，去交给夫人，我因为军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我的岗位。但是皇帝举行的庆典结束之后，我可能就会回去的。代我吻皇储的手，也代我吻夫人的手。”

侍从告辞后，直接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进了皇宫，看见皇储正在与埃斯特法尼亚谈话。她们看见了他，仿佛得到了什么奖赏那样立即站了起来，埃斯特法尼亚笑容满脸地问道：

“那个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服从了我的意志？”

但是那侍从却什么也不说，走向皇储，吻了她的手，然后又走向埃斯特法尼亚，同样吻了她的手，将复函交给她。她接过复函，举过头，仿佛在祭天，然后她便读起信来。两人都很遗憾，因为总兵不能在庆典时回来。那位侍从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打算，是否回来。

庆典的日子到了，总兵秘密地来到离城一里之外，停驻在那里，等待次日。当日，埃斯特法尼亚无论如何不愿出来参加庆典，因为她所爱的人儿不在。皇储劝说她半天，说她不参加，她自己也不参加，弄得整个庆典没有了意思。皇储说了这些话，埃斯特法尼亚便不得不参加了。

等到做完隆重的弥撒，众人都来到市场，只见市场上上下下

都遮盖起来，用的都是白色、绿色、紫色的毛料，墙上则挂起了织着法国人物的丝毯。市场周围摆满了桌子。皇帝的宝座十分华丽而突出，整个以锦绣围裹。皇帝在中间坐着，周围则是众使臣。桌子上首，坐的是皇后及其女儿。卡拉曼大王和印度酋长则坐地而食，因为他们是俘虏。姑娘们和贵妇们坐在右边。城中任何妇女只要想吃，都可以坐上来。埃斯特法尼亚坐在桌子正面，其他侍女随在她的后面。众爵爷、众贵妇则都坐在左边。市场上还摆出了二十四个大柜橱，里面摆满了金银制品。第一个柜橱里陈设的是本城的纪念品；第二个里是教堂的金器皿；然后十个内都是用箩筐装着的金币，是皇帝的财宝；然后是他的金杯、金餐具；再后是他的珠宝，然后是银盒、银罐以及镀金的餐具。只有白银的器皿才上桌子使用。所有这一切，摆满了二十四个柜橱。至于银币，则都放在每个柜橱下面的阁板上。每一个柜橱都由三名身穿长及地面的绣衣的骑士守卫，他们每人都手执一根银杖。这一次，皇帝将他丰富的财宝统统搬出来展览了。在宴饮的许多桌子中央，已经圈出了一片比武和竞技的场地。

这一天指定参加比武的选手是统领、佩拉公爵，以及西诺波利公爵。皇帝正在进餐之时，他们便上场了。首先出来的是佩拉公爵，他的坐骑披着宝蓝底子的绣金马被，而西诺波利公爵则是半绿半灰的马被，蒂朗的则为墨绿天鹅绒的马被，上面缀满了杜卡，这些杜卡之大，每一枚至少要比普通杜卡贵三十倍。就凭他们马匹上的那些马被，便已经价值连城了。

有一天，蒂朗来到皇储的房间门口，逢到普拉塞德米维达，便问她，皇储在干什么。她回答道：

“天哪！你为什么要知道我女主人在干什么？如果你早一点来，你就会看见她还在床上。倘若你看见她就像我看见她一样，你的灵魂便幸福了。恋爱的人，越是多见，欲念越盛。因为我想，

看见总比心里想象甜蜜。进去吧，你会看见她穿着内衣，正在梳头发挠脚跟，因为时间还早，我们的欲念就要没有了。我们都会快活的。因此我想说说我的欲念：你为什么不将我的伊波利托带来？由于很少看见他，我都记不得他了。我一想他，心里便痛苦。任何别人在任何时候都替代不了他的。”

“姑娘，”蒂朗答道，“我求你说真话，如果运气不好，皇后陛下在里面，或者其他人在里面，那便不好了。我求你帮助我吧。”

“你大人别说啦，”普拉塞德米维达说道，“这是两方面的事：你来了，我放你进去。我知道皇储不想使你的爱情毫无结果，而你则欲念极盛。我愿意帮助你，因为有了欲念得不到满足，便是痛苦。希望很容易失去，要它回来便难了。”

于是蒂朗进了房间，看见皇储手里正握着她那金色的长发。一见他，便问道：

“谁允许你进来的？不得到我允许便走进我的房间，既不方便，又不大好。如果皇帝得知，便会归罪于你。你走吧，因为我的乳房由于害怕而在战栗呢。”

蒂朗对于皇储说的话不加理会，上前将她一把抱住，连连地吻她的乳房、眼睛和嘴唇。众侍女看见蒂朗这样搂着皇储，都不吭一声。然而她们眼见蒂朗的手伸进了裙子里面，便都来帮他的忙。她们正在这样拉扯嬉笑，皇后走过来要想看看女儿，她们都未曾听见，直到皇后已经出现在门口。

蒂朗立即躺在地下，钻进一堆衣物下面，而皇储则就坐在他的上面，继续梳理头发。皇后到她身边坐下，差一点儿便坐在蒂朗的脑袋上。蒂朗此时的羞愧之情，只有上帝知道！他这样忍耐着，而母女两人则若无其事地在谈论即将举行的庆典。终于有一位侍女取来了《日课经》，于是皇后站了起来，走到房间另一头去念经去了。皇储怕皇后会发现蒂朗，不敢动一动，仍旧在梳着

头发，却时不时将手伸到裙子下面的衣服堆里，给蒂朗梳头。而蒂朗也时不时拿掉她的梳子，吻她的手。忍耐了一会儿之后，侍女们都站到了皇后身边，将她挡住，于是蒂朗才能够不声不响地站了起来，手里还拿着皇储的梳子。

他溜到了房间外面，自以为安全了，没有人看见他了，却迎面看见皇帝带着一名侍从穿过大殿径直向着皇储的房间走来。他别无他法，只得迅速地回进皇储的房间，对她说道：

“殿下，没有办法了，皇帝来了！”

“真倒霉，”皇储说道，“一桩险事刚过，另一桩却又来了。我对你说，你总来得不是时候。”

于是她立即让众侍女们将他与皇后隔开，随后领着他轻声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他身上堆了许多床垫，即使皇帝进来，也像平常那样不会看见的。

此时皇帝已进了房间，逢到女儿，她说要梳头，皇帝便坐下来看她梳头，直至皇后念完日课，所有的侍女都打扮齐整才离开。皇储走到那房间门口，动问她的手套，里面说道：

“我将它放在一个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方了。”

于是她又进了蒂朗躲着的那个房间，将盖在他身上的床垫衣物等等都拿掉，他便一跃而起，将皇储用双臂搂住，在房间里又蹦又跳，连连地吻她。

“多么美丽啊！从未见过这么完美的姑娘。殿下真是又聪敏又能干，难怪那个苏丹想要占有你了。”

“你是被外表所欺骗了，”皇储说道，“因为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完美；那只是你心里的愿望，使你这样说的，因为任何东西你爱上了便越想爱。尽管我穿的是一身黑衣服，用面纱将头发遮掩住，你那眼睛里也会出现爱情之火，因为只要一见面，你就能够满足。因此，我能给你荣耀，光辉，名声，如果这还不够，你还

不满意，可想而知，那你就真是比尼禄还凶残的人了。吻我，让我走，皇帝还在外面等着呢。”

蒂朗无法回答，因为众侍女抓住了他的手，不让他在玩笑嬉闹之时将皇储的头发弄乱。看见她要走，而他的手又碰不着她，他便伸出一条腿，伸进她的裙子下面，用脚尖挑弄她的私处，并把那条腿放在她的大腿之间。皇储立即挣脱，逃了出去，出了房间到了皇帝那里，而蒂朗则被逍遥寡妇送出了花园的后门。

蒂朗回到行馆，脱下鞋袜；这双鞋袜是他在裙子下面和皇储有了肌肤之亲的，因而便将它们宝贝似的装饰起来，缀上了珍珠、宝石和钻石，价值二万五千杜卡以上。

在比武的那天，他便穿上了这双鞋袜，谁看见了，都会惊讶于它那宝石的精美，而且也从未见过如此华丽的鞋子。他的右边小腿上，不穿胫甲，只有左边才穿。他的头盔顶上，安着四根金柱，金柱上面是骑士加莱亚所取回的圣爵，圣爵上面为皇储给他的那把梳子，上面有这样一行铭言：“美德无处不在”。那一天，他就是这身打扮上场的。

比武场中央，有一座铺着锦缎的平台，平台中央有一只装饰华丽的宝座，座位下面有一根轴，可以向各个方向旋转。宝座上坐着打扮华丽的智慧女神西比拉。她坐在宝座上不停地旋转，显示出她的伟大。宝座下，她的周围，坐着遮住了脸的众女神，在古代，人们都说她们来自天上。众女神周围，则坐着富于热情的众妇女，其中有爱朗塞洛特的希内布拉，爱特里斯坦的伊索尔特，爱优里赛斯的佩内洛珀，爱帕里斯的海伦，爱阿刻琉斯的格里塞尔达，爱雅宋的梅迪亚，爱埃内亚斯的迪多，爱赫剌克勒斯的达亚米拉，爱特塞奥的亚德里亚娜，还有爱着义子伊波利托的费德拉王后等等。她们的爱情最后都被情人背叛，例如雅宋便背叛了梅迪亚，最后将她消灭；再如特塞奥对待亚德里亚娜，他

将她骗出父王的王宫，带到海上，将她丢弃在荒岛上过痛苦的生活。她们每人都手执鞭子，哪个比武输了跌倒在地的骑士，便要带到平台之前，由女神西比拉判处死刑，因为他欺骗了爱情。众妇女便都向西比拉下跪，请求饶他一死，改为鞭笞之刑。在如此众多妇女的请求下，这位骑士只得卸下铠甲，当众挨打，打得滚下平台，滚到地上。每一个跌倒在地的骑士都受到这样的奖赏。

众选手一早便来到比武场上，他们只与披着绸缎、锦绣或者金片马被的人交手。

皇帝下令举行庆典之时，总兵便知道了，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他趁着皇帝正在用餐之时，进到广场上来；且看他的一身装束：双色的马被，半是猩红锦绣，半是深色锦缎，锦缎之上还绣着禾束，每支禾尖上缀着一颗珍珠，而禾秆都是纯金的。这幅马被十分华丽奢侈。他的头盔也是同样料子，头盔上的凉帽也缀着珍珠和金片。从他身上佩的剑，可以看出他是赶路到达的。他率领着三十名士绅，都披着猩红的斗篷，有的镶貂皮，有的镶鼠皮。后面跟着十名骑士，穿的也都是绣花衣服，脸都用帽檐遮住。在这一队人前面，走着六名号手；在总兵之前，则是一名装束华丽的姑娘，手执一根银链，其另一头则套着总兵的脖子。此外，又来了十二头驮骡，都驮着猩红的驮鞍，系着丝绸的缰绳。其中一头骡子背上，驮着他的床铺，另一头则驮着一床锦绣的粗毛毯子，毯子上有六支长矛。其他驮骡的背上，都是驮的他的衣物。这一群人绕着比武场走来，到了皇帝面前，向他深深鞠躬致敬，后随的人也都依次致敬。皇帝看见他们都遮着脸，便命人询问这位如此奢华的骑士是谁。这位受到询问的骑士的部属却只回答道：

“此乃幸运骑士是也。”

大家听得莫名其妙。

皇帝便说道：

“既然他不肯通报姓名，但是仍然看得出来他是被一位姑娘用链子锁着的，无疑是爱情的俘虏。再去问问那位姑娘，是什么爱情使他这样受苦；如果他不说出名字来，他的盾 牌 上总有文字，可以知道他的名字。”

皇帝的侍从立即去执行命令。那位姑娘回答道：

“这位骑士因为使一位处女顺从了他的意愿，因而受了伤害，所以他有罪，就得这样锁着。”

她也未多说一句话。侍从回来向皇帝回报。

“那是骑士们的事情，他们总是爱了人而不被人爱。每一个人都想回到青年时代，宁可不要休息也要那痛苦的生活。对我说，你看了他那盾牌吗，上面写的是什么？”

“陛下，”侍从回答道，“我看了好几遍，那是西班牙文，或者法文，写的是：

痛苦无穷尽，
专心为爱情。”

此时，总兵已经到了比武场的另一头，腿上架起长矛，问是谁来与他比试。众人回答说是与西诺波利公爵。

于是两人相对而立，开始冲击。到了第五个回合，总兵猛地刺去，将对方撞下了坐骑。众人便将其扭到了平台上的西比拉面前，剥掉铠甲，一顿狠打，为那些被情人所欺骗的妇女们出气。

鞭打的仪式完毕，他又来与佩拉公爵交锋。到了第十个回合，总兵刺中了对方的面甲，对方失去知觉，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上。

“这个运气不错的人是谁，”蒂朗问道，“他竟然将我的好朋友都打败了？”

于是他立即戴上头盔，跳上马背，绰起一支粗矛，来到比武场的头上等着。在他作好准备之时，众人已将公爵拖开，等他恢复知觉，便也扭到西比拉面前，按照同样的手续鞭打了一顿。蒂朗在场子的一头等着，但是总兵却说他不想再继续比武。众裁判回答说，他一定得完成那规定的十二回合。众贵妇以及比武场周围的众人看见这位陌生骑士打败了两位公爵，也都正在兴头上。

于是皇帝说话道：

“等一会儿，看他能不能奇迹般地将我们的统领也打败。”

“打不败的，”皇储说道，“如果神圣的三位一体保佑他，让他将统领打下马来，那么他真是可以叫做幸运骑士了。”

皇帝又说道：

“凭着上帝，在我年轻时我也未见过十个回合便打败了两位公爵的，也未见过像这个骑士这么大模大样的。另外，我看那些驮骡背上的驮鞍里外都是绸缎，连骡子身上的骡被也是锦绣的。在我帝国境内没有这样的骑士，只能是外邦国王或者王子。因此我想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我怕他会赶紧溜走，免得落在被他打败的人手里。”

于是他命令两位穿着打扮整齐的美丽姑娘，以皇储的名义，来到那位骑士前面，请求他说出他的姓名，那是她们十分想知道的。

总兵答话道：

“如果我接受命令，我想殿下不会以这么一点儿小事而得到什么重大价值的。然而为了免得我的话白说，你们可以回禀殿下，我是来自极西的地方。”

姑娘们带着这句话来回报。总兵被迫和蒂朗交手。两人放马，而总兵却总是将矛架在矛托上，使矛高仰。蒂朗看见他这样，

很不高兴，便也停手举矛，不再交锋。蒂朗动问对方，为何如此遵守礼貌，是否由于他是统领，还告诉他说，那是用不着什么礼貌的，就按照规矩进行比武好了。

传告将蒂朗的这些话告知对方，叫他放心尽力而为。总兵却答话说道：

“去对那位发话的人说，我确是出于礼貌；然而请他小心，我会像对付别人那样对付他的。”

于是他换了一支最粗的长矛。但是正当两人要对刺之时，他却又抬起了矛尖。蒂朗急了，将自己的长矛扔在地下，因为他无法为受辱的两位公爵报仇。皇帝命人立即上前抓住他坐骑的缰绳，不让他有时间逃走。众裁判走了过来，将他十分尊敬地请上西比拉的平台，脱掉了他的头盔。那些女神们都高兴地迎接他，敬重他。她们都知道他便是总兵，便请他坐在西比拉坐过的宝座上，而西比拉则与众女神坐在一起，捧上点心、肉食等等来给他吃。有的给他梳头，有的给他擦汗，众女神都尽心竭力地侍候着他。

按照规定，凡是打败了选手的人，都可以坐上这个宝座，直至另外有人也取得了胜利，才接替他坐上去。

皇帝得知此人便是总兵，心里感到宽慰，在场的皇后与众贵妇也同样。埃斯特法尼亚听见众人在纷纷议论这个消息，说是那个陌生骑士便是总兵，剧烈的爱使她内心十分激动，觉得眼前一阵乌黑，便失去了知觉。皇帝身边的众医生立即替她诊治。因此，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姑娘们爱得过分，苦得过头，均为不宜。

恢复过来之后，皇帝问埃斯特法尼亚，为何发起病来，她回答道：

“因为我的内衣太紧了。”

总兵在宝座上坐了一整天，因为没有对手来将他替下去。

到了晚上，点起了许多火把，继续比武。下午两点之后，人们都吃过了饭，同时进行舞蹈，表演哑剧以及各种娱乐，使得庆典格外热闹。一直进行了三个多钟头，皇帝以及众人都睏倦得睡着了。

皇帝为了免于每日来往皇宫，便在市场上搭了一座帐篷，让众贵妇可以休息，以便日夜作乐。

这场庆典热闹了八天。不日，便有众骑士来争夺总兵的宝座。其中有一位上场的骑士，是皇帝的亲属，名叫大贵人。他服饰整齐，他的马后背上站着一位姑娘，姑娘的双臂按在他的双肩上，她的脑袋高出他的头盔，露出了她的脸容。有一行金字，写的是：

情人们请看，
出其尤者无。

从前也曾有过这样的骑士，马背上带着个姑娘，就像圣克里斯托巴尔背着耶稣基督一样。马被上、马额上都写着这样的铭文，因为他所爱的情人名叫莱奥诺尔：

向他致敬众情人，
最佳最美无止境。

蒂朗便与这位大贵人交手，斗了好几个回合。最后有一个回合几乎要了他的命，因为蒂朗刺穿了他盾牌的边缘，刺破了护手甲，刺在头盔上，将他撞下了马。由于他又壮又重，倒翻在地时断了两根肋骨。但是他也给了蒂朗盾牌中央一击，由于他使的矛那么粗重，竟然并未断裂，双方相撞之力如此之强，以致蒂朗的坐骑后退了三步，膝头弯曲着地。蒂朗觉得自己要倒下，便

将双脚抽出马镫，但是不得不将右手撑在地上。这样保持着平衡总算没有全身翻倒，然而他的马却起不来了。大贵人尽管受了伤，也得拉到平台上西比拉的面前，照样鞭笞不贷，不过小心地不再伤着他断了的肋骨。至于蒂朗，则由于也落下了马，马也死了，而且还用手撑地，因而众裁判认为他也已经全身着地，只除了一只手，判他从今以后不使马被，比武时去掉右脚的马刺和右手的护手甲。

蒂朗因为坐骑失蹄而觉得难堪，立誓这辈子不再比武，除非是与国王或者王子。

随后总兵从宝座上下来，由另一人接替他坐了上去。总兵则替代蒂朗，当了比武场上的选手。整整八天的庆典，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天天都热闹非凡，人人欢笑嬉闹，尽兴吃喝。

蒂朗不再参加比武的次日，穿了一件黑天鹅绒镶金银边的大氅，上面绣着一株名叫苦爱的灌木，它结出一种小白果实；可以做念珠，腿上穿了一双比武时穿的长袜，一只绣花，另一只却没有，脚上的一双鞋也同样。他走出帐篷，备上最好的马。他已将比武时用的马被、铠甲、头盔和盔饰，都命人送给了大贵人。后者连连致谢，估计这一套东西要值四万杜卡。

这几天里，蒂朗天天坐在皇帝的帐篷中与皇帝以及众贵妇聊天消遣。尽管他每天换衣服，但是从不换袜子。有一天，皇储对他开玩笑说道：

“蒂朗，请告诉我，你穿的这双袜子，一只绣花，一只没有，是不是法国人的规矩？”

那天正好是庆典结束的一天，他们都到佩拉城去。这话是皇储当着埃斯特法尼亚和逍遥寡妇的面说的。蒂朗回答道：

“怎么了，殿下，难道你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你不记得那天皇后来了，我藏了起来，用你众侍女的衣被盖住身子，皇后差一

点儿便坐在我的脑袋上？后来你父皇也来了，我躲到那间小房间里，用床垫堆在身上，等到他走后，我与你开玩笑，我的手够不着你，但是我的腿和脚却够着了。我的小腿夹在你的大腿中间，我的脚稍稍往上一点儿，如果在这世界上我真能够得着的话，那便是我的欲望得以满足，我的爱情真正销魂的处所。但是我怕我的罪孽不会让我得到这种光荣。”

“蒂朗啊！”皇储说道，“你讲的那天的事，我都记着呢！我身上也还留着印记呢！然而有这么一天，你会像现在这样两条腿的袜子都绣上花的，你爱怎么样便怎么样。”

蒂朗听见她说出这样的话来，话中充满爱情，便假装掉了手套，跳下马来，吻着她衬裙下面的腿，说道：

“应该在这里吻它，接受它，向它表示感谢。”

他们一路这样说着情话，到了佩拉城外。他们看见远处来了九艘战舰，已是相当临近。皇帝命令停止在此比武，要弄清楚战舰来自何处。不到一个小时，这些战舰便快乐地靠岸了。皇帝十分高兴，得知它们是从法国来的。舰队的统帅便是蒂朗的表弟，曾当过法国国王的侍童，现被封为布朗契子爵。他受其叔，也即蒂朗之父所嘱，知道蒂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异教徒的战争，战争还在继续，而老人家则已经好久不见其儿子了；另外，子爵也受蒂朗母亲之命，想要到战场上一显身手，便决定和一帮骑士以及士绅，率领法国国王给予的五千射手，来襄助其表兄一臂之力。因为法国国王已经得知蒂朗为保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陛下建立了重大功勋。这些射手每人都带一名侍从、一名侍童，因此法国国王便封他为布朗契子爵，统帅他们，给他们封地，发了六个月饷银，装备了舰队和粮草，一切整备妥当。舰队途经西西里时，又受到该地国王的迎送，以许多马匹相赠。

蒂朗肯定他便是表弟莫森·阿梅尔，便立即与总兵以及众

骑士划着小船，登上战舰。众人见面，十分高兴。然后他们一齐上岸，去向皇帝问候致敬。皇帝欢迎他们的来到，而且尤其是由于那些对方的使臣尚未离开。然后他们又去向众贵妇致敬问安，她们都看着蒂朗的面子，对他们十分敬重。皇帝便决定次日举行比武和竞技。

布朗契子爵向蒂朗要求借给他一匹坐骑，因为他也想参加比武。皇帝与众贵妇则劝他，海上一路航行而来，想必疲劳。但是他却说了许多好话，坚决表示，尽管经过航海，却并未觉得疲劳。蒂朗见他如此坚决，便给了他一匹最好的马。随后皇帝又赐他十五匹最漂亮的马，皇后也赐他十五匹，皇储在父皇命令下也赏了十匹。总兵则给了七匹最骏美的马。其他众爵爷也纷纷相赠，以至于那天他的行馆里便有了八十三匹城中最好的马。

他带了法国国王御赐的马被出场，马被上绣满了公狮母狮，脖子上都悬着金铃，还有几只挂着银铃的小狮子。马匹行走时，这些缀在上面的铃铛便发出悦耳的响声。

随着他，出来八百名脚登金马刺的骑士，他们还都未正式受封，因此他们的马匹上都没有绸缎、锦绣或者缀金属片的马被。其中有许多人，那天参加了比武，便被授予了骑士的封号。子爵本人也并非是骑士，他知道这项规矩，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命令，等到全体人马上场之后，他便下了马，走到皇后坐着的平台，请求皇后陛下恩准，封他为骑士。皇储在旁答复道：

“怎么，难道让皇帝亲手封你不好吗？”

“殿下，”子爵解释道，“我立过誓，不从男人手里得到骑士的封号，因为我是女人的儿子，而且爱的是女人，我便是为此而来的。我在女人身上得到荣耀，因此，这便是我要请一位妇女封我为骑士的道理。”

皇后便命人向皇帝禀报，皇帝带着众使臣过来，对皇后表示

同意，于是皇后便将他封为骑士。皇储取出一柄她父皇的剑，此剑十分华丽，剑柄剑隔均为宝石镶金。皇帝则赐给他一副金马刺，也是镶满了钻石和各种宝石，而且还命几位公爵的女儿给他扣上。但是皇帝却只允许他扣上一只，因为由妇女封授为骑士的人只能带一只金马刺，而另外一只则为银马刺。目前的情况便是这样，他脚上是一只金，一只银。他可以佩金的剑，可以穿绣衣，然而不能穿袜子，不能用马被，要用也得是半黄半白。这是封他为骑士的贵妇的规矩，而且那位贵妇还得要吻他。因此，随后皇后便吻了他。

子爵从平台上下来，进入校场。这一次演习比武，由佩拉公爵率领一部人马，蒂朗率领另一部人马。为了便于区分，双方头上均插一小旗：一方为绿，另一方为白。蒂朗在场上应该接战十名骑士，公爵也应该接战十名。开始之时，双方打得很有次序，后来又有二十名上场，然后又增加到三十名，于是便逐渐混杂到一起了，每一名骑士都尽量地发挥其双手的作用。蒂朗则尽量照看着他自己手下的人马，看见哪里情况不行，便挺起长矛杀到那里。他逢到一名骑士十分勇敢，竟然将他的长矛打落一边，于是他拔出剑来到处砍击，仿佛一头饿狮，使得众观众都十分惊讶于他显示出的无穷精力和勇猛。

皇帝看着这场比武演习，十分高兴。等到持续将近三个小时，皇帝走下平台，骑上马，急忙走进校场，将双方分开，因为他看见众人动了肝火，而且有了许多伤者。众骑士奉命下马，卸掉甲胄后，来到行宫，大家谈论这场精采的比武，都眉飞色舞。那些外邦来的人都从未见过这么勇敢的人，以及那些披着华丽马被的马匹，还有各式的武器。于是举行了盛大宴会。皇帝在中间坐下，命令所有参加比武演习的骑士都坐在周围进餐。进餐完毕，有人来禀报港口来了一艘船，没有樯也没有帆，全船乌

黑。消息传到的同时，便有四名全身服丧的美丽姑娘走进大殿。第一个姑娘显得雍容华贵；名叫荣耀；第二个姑娘名叫贞洁，熟知骑士与贵妇的爱情；第三个姑娘因为在约旦河中受洗，名叫希望；第四位姑娘由于遗传，名叫美丽。她们一齐走到皇帝面前，向他问安致敬。由于希望是为首的，便由她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九十章

希望所说的话

“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我等前来向你申诉：由于命运作对，我等的愿望未能实现，只能永远在外流浪。残酷的自然规律，使我们经受各种痛苦，因为情况越来越坏，从来未见好转。命运对我们的女主人如此歧视，竟要我们离开安居的港口，扬帆来到作对的风暴之中，冒着沉船之险，拼命挣扎，方才到达此地。我等来到这个港口，是想寻找那位名叫亚瑟的著名国王，他原来居住在英国岛上，不知陛下是否知晓或者听说，以便我等可以将他找到。因为我等带着他那名叫摩根的嫡亲姊妹，在险恶的海上寻找他，已经四年。我等的船，满是痛苦，如今终于来到你的可爱港口。我等便是伟大的亚瑟国王陛下的贵妇和姑娘；我等一直在为他而受苦哭泣。”

皇帝听着这位可爱的姑娘的陈述，一听见摩根，这位亚瑟王的聪慧姊妹已经来到的消息，立即便从桌边站了起来，带着身边所有的骑士，到了船只停泊的港口，上了船，看见摩根躺在床上，穿着一身黑天鹅绒，而整艘船也以同样的质料覆盖着。为摩根作

陪的是一百三十名极美的姑娘，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皇帝亲切地会见了她们，在她身边的座位上坐下，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九十一章

皇帝说的话

"请你收住你的眼泪，尊敬的王后，眼泪是不会有助于你寻找的人的。你来到我们此地，使我十分高兴，可以给你应有的尊重。你的那四位姑娘，要求我向她们报知我是否知晓那位著名英国国王的消息。我以自古以来的权威，可以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在我手下，我有一位不知何人也不知姓名的重要骑士，他有一柄杰出的剑，名叫埃斯卡利博，照我看来，此剑必有神效。与他相伴的，是一位老骑士，名叫费心无情。"

摩根听见皇帝说出这样的话，立即从床上一跃而起，跪倒在地，求他赐恩让她一见。皇帝一口答应，拉她起来，携手共同回到行宫。

皇帝将她请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座精美的笼子，所有的栅栏全部都是银的。此时亚瑟王正在那里坐着，那柄剑横在膝头，他垂下头目不转睛地看着。众人都看着他，他却谁也不看。但是摩根立即将他认了出来，对他开口说话，他却不答一言。这时费心无情却认出了女主人，连忙走近栅栏，向她问安致敬，还吻了她的手。正当此时，亚瑟王却忽然开口说出如下的一番话来。

第一百九十二章

亚瑟王的话

“忠诚要求他人之德行，有此愿望则并不困难。这是真正的判断，是我等心灵之主宰，不会弯曲我等悟性之脚步，于是品德便是善之希望，而恶则将陷于损害与混乱。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将其希望寄托于未来之善。尊贵、财富和能力，都算作德行之善，应该慎于使用。然而并不是说它们即是善。因为有些出身高贵之人，传之后世而并不富有。但是他们尽管贫苦，他们的心却足以证明其品德之高尚。不是这样，便算不得高贵。另外一些，出身一般，然而富有，他们品德高尚，善于运用，比自然所赋予的更多，因而更为可爱。这些人之中，有圣洁之博士，有哲人贤士，他们也都同意此话，因为德行都互相联系。他们说，有了一桩，便有了一切，而觉得缺了一桩，便一切皆缺。因为其中有道理也有恩惠，那是最重要的，而尤其是它即是上帝神圣之爱。我说这些，是由于我看见这悲惨的世界罪恶遍地，如今坏人当道，他们弄虚作假，欺世害人，然而却兴旺发达，我还看到世风日下，无人忠诚，从前可爱天真的妇女姑娘，如今受到金银的蒙骗，从此再也没有高尚的爱情了。”

费心无情当着众人问他道：

“陛下，请告诉我们，你是从这剑上看见这些事情的吗？姑娘们的感情又怎样了呢？”

他后面提的这个问题，是皇储叫他这样问的。亚瑟王答复道：

“让我看看，然后再对你说。”

他将剑看了一会，便说道：

“爱情、仇恨、欲念、厌恶、希望、绝望、恐惧，被人发现的羞辱，胆大妄为，怒火烧心，寻欢作乐，凄凉悲惨。然而她们应有的高尚品德则是贞洁地生活。”

“陛下是否愿意对我说说，”费心无情又问道，“男人们厌恶的是什么呢？”

他又看了看剑，回答道：

“聪敏而不做好事，衰老而仍不诚实，年轻而不肯听话，富有而并不仁慈；还有懒惰的主教，偏心的君主，骄傲的穷鬼，撒谎的老爷，无畏的囚徒，缺乏纪律的民族，无法无天的国家。”

皇帝问道：

“问问他，大自然的财富是什么？”

亚瑟回答道，一共有八项，以次便是。

第一百九十三章

大自然的财富

“首先是家世好，其次是长相美，第三是强壮有力，第四是灵敏矫捷，第五是体魄健康，第六是眼目清明，第七是口齿清晰，第八是青春快乐。”

皇帝又问道：

“问问他，一位君主登位时，应该设立什么誓言？”

亚瑟王这样答复道。

第一百九十四章

君主登位时的誓言

“其一为保持国泰民安；其二为祛除一切邪恶；其三为政治公正清明；其四为办事宽宏大度；其五为抑止专横残暴；其六为一切为博爱，一切为上帝；其七为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真正基督徒之本色；其八为如同爱护自己儿女那样保卫平民百姓；其九为事无巨细听从众议，一切为了公益；其十为忠心当好教会之子，不对教会征税、敛钱或者嘲讽；其十一为为人善良、忠厚、真诚；其十二为对坏人必定严惩；其十三为对贫穷困苦的人要亲如父母，加以爱护；其最后为博爱众人，教导人们自尊自强，敬畏上帝。”

众人又问了他许多其他的话，他都作了合情合理的答复。然后笼子的门开了，谁愿意进去便可以进去。众人取掉他的剑，他便失去了记忆。皇帝命令将剑还给他，便问他什么是荣誉，因为皇帝还从未逢到过有学问的人讲起这个题目。于是亚瑟又注视着剑，和颜悦色地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一百九十五章

荣誉从何而来

“对于豪放而出身世家受人尊敬的人来说，要知道什么是荣誉，并非难事。因为出于自然，大部分人都喜欢它，追求它；倘若他不配，就如同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也不会得到。因此我说，在上帝的帮助下，荣誉是值得尊重的品德。但是光荣和名声却与

荣誉和称颂之间有着区别，因为荣誉和称颂是获得名声和光荣的道理，故谁获得名声和光荣，谁便同样获得荣誉和称颂。但是荣誉也不同于称颂；称颂是出于尊敬，名声和光荣有时可以与它等同。光荣是光明，也就是名声；它是命令，而荣誉则产生于光荣。因此，荣誉有时属于可怕的事物，因为它胆敢蔑视权威而去冒险。这是被迫而从善的道理，从善的结果。这是一切品德普遍皆有之物，并不在于人们的光荣，而是出自人们的仁慈。所以人们若是要想得到最高的荣誉，便须聪敏而高尚，那是极难达到的。外表和特征只能显示该显示的事物，那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然而内心的东西却隐藏着，外表看不出来。谁也无法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但是可以看出其表现。因此，荣誉值得尊敬，它表现在德行上。光是内心所想是不够的，要求在于外表的表现。因为荣誉是外部的道理，如同尊敬便是外表的动作。它如同荣誉一样，也要对受尊敬的人有所表示。因此，荣誉便是德行作出的尊敬的记号。”

皇帝于是又请费心无情动问亚瑟，众人的武艺是怎么回事。于是亚瑟王便又作了如下的答复。

第一百九十六章

习武之人所必需

“一位骑士既然习武，其首要和必要之事便是忍受得了甲胄的重量；其次，便是手持兵器，进行不停的锻炼；其三是禁止吃肉；其四是不怕睡得不好，生活困苦；其五是为了坚持正义、大众幸福而不怕牺牲，因为这样他的灵魂便能得到拯救，仿佛一辈子贞洁而虔信；其六是不怕流血；其七是随时能够保卫自己，攻击

敌人；其八是逃跑最为可耻。”

然后又问他如何获得智慧，亚瑟王答复如下。

第一百九十七章

如何获得智慧

“智慧可以用五种方法获得：其一为特殊之祷告；其二为自我之学习；其三为教师之辅导；其四为广泛之研究；其五为不停之探讨。”

皇帝又动问幸运之赏赐。

亚瑟王答复如下。

第一百九十八章

幸运之赏赐

“幸运之赏赐凡五例：其一为巨额财产；其二为崇高荣誉；其三为美貌妇女；其四为多子多孙；其五为和睦相处。”

皇帝又动问何为高贵。

亚瑟王便答复如下。

第一百九十九章

高贵之品德

“高贵必须具备四个突出之方面：凡骑士者首先行事正大光

明；其次诚挚恳切；其三忠心不贰；其四洞察一切；否则便极为上帝所厌恶。高贵者了解其部属和臣民，毋辱于上帝之所赐。”

皇帝还动问骑士如果失利于征战，当作何思。

亚瑟王又答复如下。

第二百章

骑士征战失利者当作何思

“骑士之于征战中失利者，当思六件事情：第一当思胜利本应来自上帝；第二当思上帝给予他人者，必亦将给予我；第三当思在上帝与众人面前理应受此屈辱；第四当思人世间君主失利者最为大多数；第五当思必为自己之过失而铸成大错；第六当思命运之轮常转，成败难测。”

皇帝又动问君主应该如何与臣属相待。

亚瑟王又答复如下。

第二百零一章

君主应该如何对待臣属

“凡是高贵的君主应该以此五项对待臣属：首先是要他们遵守纪律和规矩；其次是对他们要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第三是要爱护他们，尊重他们的地位和人格；第四是要尽量保护他们的安全；第五是要重视他们的利益，决不以暴力侵占强夺。”

众人又问了许多问题。然后皇帝为了免得使他过于疲劳，便取去了他的剑。于是亚瑟王又谁都不认识了。此时他的姊妹摩根王后从手指上脱下一枚红宝石指环，显现在他的眼前。亚瑟王立即恢复了悟性，站起身来，亲热地和姊妹拥抱接吻。她对他说道：

“兄弟，快感谢面前的皇帝、皇后以及他们的女儿吧。”

于是他立即称谢致敬。当时在场的所有骑士都来吻亚瑟王的手，伴同他来到大殿，跳起舞蹈欢庆作乐。皇帝请摩根王后跳舞，因为她在人世间所要求的愿望已经实现。她接受了皇帝的邀请，到船上去取来其他并不表示哀思的服饰，带着她的众姑娘进到一个房间，在里面更换。等到她们穿戴整齐走了出来，只见她们穿的都是镶貂皮出风的白色绸缎，同样料子的衬衣。她们的女主人穿的是一件深色绸衣，缀着珍珠，绣着花样，外衣是绿色绸缎，也镶着貂皮出风。她的衣服上，还绣着一具水车作为铭言，每个水斗都是黄金制成，下面都有窟窿，用金线将水斗全部串起，上面的那句铭言则是用珍珠连缀而成，写的是：无知者徒劳。摩根王后与亚瑟国王便以这样的衣着来到皇帝面前，当着在场的众人这样说道：

“久旱之后得到清泉，众人得以畅饮，岂非盛事，因此我与我的骑士感谢此等殊荣。”

众人便都立即跳起舞来，不再多说。摩根拉起蒂朗的手，因为看他最有权威，两人跳了好一会儿。随后亚瑟王站了起来，与皇储跳舞。舞蹈结束之后，摩根请求皇帝允许她与亚瑟王一起回到船上去，在船上举行了一场小小的晚宴，因为她知道皇帝陛下品德高贵，人才出众，在世界上无出其右，而且待人宽厚，使得人人觉得各得其所。

皇帝不让摩根再这样称颂他，便开口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作复。

第二百零二章

皇帝给摩根王后的答话

“可爱的王后陛下，我认为你具备了所有人类的高尚品德，可以说是占据了首善的地位。长久以来，你在海上漂荡，寻找你失去的兄弟，显示出你行为的忠诚。你的要求应该予以满足，因为你要求我登上你的宝船，我十分感谢你的盛情。”

于是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向船上走去。皇帝挽着摩根的胳膊，亚瑟王挽着王后的胳膊，费心无情则挽了皇储的胳膊，都登上了船。只见船上已经取掉一切遮盖的黑布，张起了绣花的帐篷，也一点闻不出舱底的臭味，而是一阵阵的芳香。晚宴之际，众骑士与皇帝等以及众姑娘一起，莫不开怀畅饮，席上水陆俱陈，菜肴丰盛。

晚宴结束，皇帝率领众贵妇以及其他人等离船登岸。众人都十分惊讶于此次的所见所闻，以为是魔法所为。

皇帝登岸后，在海岸边的宝座上坐下，周围簇拥着众贵妇。此时蒂朗与其亲友们尚在船上，等到船要扬帆起航时，他们才跳下一条小船要返回陆地。皇帝看见了，便对女儿卡梅西娜以及众侍女说道：

“我们来给蒂朗开个玩笑吧？我们在这些摩尔奴隶之中挑出一名，让其将他从船上背负上岸，到了水中，假装跌倒，使他宴会时穿的鞋袜都浸湿，还没有办法更换。我很想知道他会怎样表现。如果那摩尔人只弄湿了他的鞋袜，他一定会破口大骂。我们

便可以得知，他是为了爱还是为了恨。”

众人都一致同意开蒂朗的玩笑，而那个摩尔人也愿意为帝后效劳。他便涉进水里到了小船旁边，将蒂朗背了起来，快走到岸上时，仿佛不胜其重的样子，原来他只想弄湿他的脚，不料却全身滚在水里。

于是蒂朗便这样湿淋淋地当着众人的面从水中爬了上来，只见皇帝、皇后、皇储以及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心里知道他们是在拿他开玩笑，便一把将那摩尔人的头发揪住，叫他跪倒在地。那摩尔人无法，只得跪下。蒂朗便将穿着绣花鞋的脚踩在其脑袋上，严肃地设下了这样的誓言。

第二百零三章

蒂朗如何设下誓言

“我谨在上帝和我的姑娘面前，设下此誓：不在床上睡觉，也不穿衬衣，直至将一位国王或者国王之子杀死或者俘虏为止。”

然后将脚又踏住他的右手，说道：

“你是摩尔人，使我受此辱，然而我并不在意。你在皇后陛下面前的个人行为，我并不认为是罪恶，虽然命运将会使你倒霉。”

布朗契子爵此时走了过来，将脚踩在摩尔人身上，开口这样说道。

第二百零四章

布朗契子爵设下的誓言

“由于你已失去了贵族的地位，你是一名俘虏，你的罪行便只属于个人，不值得惩罚，因为你是服从命令而干的。因此，我在上帝与诸圣徒面前郑重设誓：如果不在战斗中面对四万摩尔人，或者自己统兵，或者在统领麾下，取得胜利，决不返归故乡。”

此时总兵也走了过来，将脚踏在那个摩尔人的头上，也设下了这样的誓言。

第二百零五章

总兵设下的誓言

“我以软话尽量克制自己的愿望，然而我对蒂朗的爱却又燃起了火，而且越克制越旺盛，如果可能，我将以新的希望重建我的生活。为了我觉得我对武艺的热爱，我谨在上帝以及我所爱的贵妇之前设下此誓：我不刮胡子，不食肉，不坐下，直至在战场上拿下苏丹那面绘有圣爵的红旗，否则决不罢休。”

此时伊波利托也走了过来，一脚踩住摩尔人的脖子，也设下了这样的誓言。

第二百零六章

伊波利托设下的誓言

“将来无论我将遇到何种危险，无论我将受到何等挫折，我在侍奉我主公蒂朗之时，为了增加我的荣誉，已经尝到过土耳其人的强大力量，然而为了锻炼我自己，为了取悦我美丽的贵妇，没有她的允准，我得不到她更高的爱情，因此，你们都听着，我在此设下这样的誓言：不吃面包和盐，要吃就得双膝着地；除非亲手杀死三十名摩尔人，决不上床睡觉；这就是我的誓言。”说着，他一把抓起摩尔人的头发，踏住他的后背，又说道：

“我这辈子一直等着，以此剑来实现我的愿望。”

第二百零七章

蒂朗给摩尔人的赏赐

蒂朗眼见他的亲属为了对他的爱都纷纷设誓，心里高兴，便将所穿鞋袜上所缀珍珠宝石统统取下，赏给那个摩尔奴隶，另外还加上一件身上穿的大氅。随后，他又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甚至衬衫，全都去送给了他，只除了鞋袜。摩尔奴隶认为好运来了，从奴隶立即得到自由，而且还发了小财，摆脱了一辈子悲惨的境地，不再受穷受苦。因此，皇帝不禁感慨道：一名骑士真是手头阔绰，随便给人赏赐，从不考虑如何再能得来。

苏丹的众使臣看见举行了如此盛大的庆祝，十分惊讶，尤其

是听见蒂朗及其亲属设下的誓言，明白已经失去一切议和的希望。阿卜杜勒·所罗门对伴同他一起来的众使臣说道，如果有太平的路，别等什么答复便回去吧。

且说当天晚间，皇帝率领全体朝臣回到君士坦丁堡。第二日，望完弥撒之后，又都回到集市广场上，那里还是布置得像第一天一样。

苏丹的众使臣也都来到那里，当着众人之面，听取皇帝给予的如下答复。

第二百零八章

皇帝给予众使臣的答复

“人世间没有比你家苏丹说出如此冒犯上帝和世人的这种话更令人气氛而痛心的了。有许多话，我不忍心说，因为我不想这样做，说出来也使我羞愧。我认为我这样也属正当，因为他人也该遵守律法，那是在于情理之中的。虽然有些人办事不讲道理，我也耐心地听了，以免使上帝不喜欢。我请求阁下宽恕，不要再做违背神圣天主教信仰的这种事，我这是为我妻子女儿向一个在我等律法之外的人说的。我还要最后说一句：无论给我多少财宝，也不能叫我释放卡拉曼大王和印度酋长，除非恢复我的帝国，诚心诚意地议和。”

听见了这一番话，众使臣便都站了起来，向在场的众人告辞，上路回去回禀苏丹去了。

庆典已经结束，使臣已经回去，皇帝急着开会商议战争之事，而蒂朗则急着要谈恋爱，总是围在皇储身边打转，因为休战到期的日子不远。皇帝已经表示，愿意他的统领尽早到军营中

去，整顿队伍；而统领本人也天天督促自己部属，作好一切准备，好去面对土耳其人。

蒂朗不停地恳求皇储，给他恩惠，让他顺遂他的心愿，得到满足，因为他的一切幸福，都取决于爱情的最终结局是否都能顺利圆满地达到。

“最穷的人如果得到最富的生活，结果便十分美满。而我，一方面是爱情，另一方面是痛苦，而痛苦却总是与我为伴，因为我的热切希望遭到你的冷遇就会变成失望。我过去的苦恼又将重复，因为大地、海洋、沙土都无法再支持我痛苦的身体，只有我对将来幸福的一线希望才能使我忘记对你的热爱。因此，无论你给我多少痛苦，让我天天盼望，我也要这样盼望下去。然而殿下如果接受我的要求，你也不会徒劳，因为你知道我的坚定，从生到死，此心不渝。所以，我也敢于当着埃斯特法尼亚的面向你恳求。这些可爱的姑娘，我无一不将她们都看作姊妹，这也是出于我的爱。如果你对我毫无同情，你怎么能对我怜悯？如果你仍然如此美貌，你怎么会有慈悲？两者必须择其一。那另一种呢，倘若不行，只得一死了之。不要犹豫不决，告诉我，殿下，你怎么决定吧！”

皇储明白蒂朗对她的一团热情，便和颜悦色地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百零九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复

“蒂朗，你的话我非回答不可。你的心愿我知道，但是我的

名声清清白白，直至目前无可挑剔。对我说，你有什么道理一定想要上我的床？只要想想，对于姑娘家来说，多不好听。我们说话都要根据信仰，尽管有些姑娘不顾贞洁犯了错误，谁能保得住我的名字就不会在这有些之中？倘若我答应了你而不让任何人得知，也难说我一定隐瞒得住。我怎么来原谅我自己的过失呢？因此，蒂朗，我的大人，请求你让我保全命运赐给我的美貌，不会轻易夺走我的处女贞操；贞洁的姑娘是不会有坏名声的。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你爱我，我不是不快乐，然而我怕爱上了一个花了大力气也占有不了的人，因为外邦人的爱不坚贞，他们很轻易地来了又去。请看雅宋以及其他许多人，可怜的梅迪亚吃了他的苦，只得杀了孩子又自杀，落得一个悲惨的结果。从今以后，我不再想跟前的事情，只想着过去，以及必须侍奉的人，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心愿只能依靠最崇高的上帝来实现。倘若一位姑娘想要什么，尽管是不好的东西，她也要遮遮掩掩。我不愿意与君王联姻，我将永远侍奉我的父皇，想到他年事已高，需要我的孝顺，尽管他常对我说：'卡梅西娜，趁我有生之年，让我看到你与一位骑士结成良缘，我便心满意足了。我的心愿便是如此，勿论他是外邦人或者是本乡人。'许多次，我为了他那慈祥的话而掉泪，而他却以为我掉泪不过是怕他去打仗，那是所有的姑娘都担心的。他赞赏我的怕羞，赞赏我生活的贞洁，心里觉得放心，但是我的美貌却使他担心。每次你当着他的面夸奖我美貌时，我心里便很烦恼，然而我并不否认我喜欢听到那种议论。唉，蒂朗！我享受着许多自由，然而我不懂得爱情的艺术，其开始是很困难而使你怀疑的。如果我不爱你，那是运气，我便一切热情都没有了。记得在马尔维硐堡那天夜里，我真是苦恼得要说：'谁没有怜悯，便不应该得到怜悯。'"

她不再说话。蒂朗对皇储说的这一番道理很恼火，因为她

显不出有什么爱情。他自以为有幸而在爱情方面大有进展，如今其结果却正相反，心里万分懊丧，便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百一十章

蒂朗给皇储的答话

“无数事情总是掩盖着，不为人所见。我便是如此，起初不觉得你对我并无一点儿爱情，到后来，我只是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为你效力，以增加殿下的荣耀和光辉。如今好了，我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我便不想再活，凭着这么点儿爱情，我不再侍奉你这不知感恩的人了。唉，残酷的命运啊！为什么你要将我从那位著名骑士维勒塞默手中救下来，如果我早知道我迟早会死在邻居之手？我看见我说了许多话，也并未能引起殿下的同情，显现出一点儿理性和宽容，凭着信仰，以解救我痛苦的生活。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空话了。一位人世间那么高贵的姑娘，竟然破毁了我的信心，我还能去相信谁？”

“信心是什么？”皇储说道，“我很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能对信心有用？”

“我很愿意，殿下，”蒂朗答道，“你假装无知，以掩饰你的不是，因为这种无知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凭我的一点儿知识和体验，我可以说一说，如果冒犯了你，就求你原谅。因为我觉得信心和真心是有联系的，信心是相信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凡是上帝所归属的事物，只要按照教会所说的话去相信，因为自然的道理用基督教的教义无法证明其神圣的秘密，只能以圣经为凭，因

此，这种信心便拯救了我们。而上帝是真心的，他不可能说谎，他的金口说出来的话没有不是真的，因此，我们应该坚定地相信，毫不怀疑。信心和真心便这样联系了起来。但是殿下，你却正相反，不但破坏了信心，而且否定了上帝的真心。因为反对上帝便是否定他，于是信心完全破坏，圣经也被破坏，变成了上帝的敌人。殿下借口要给我派来一位朋友，叫做希望，但是它的职能却只是让无数人绝望；它只有一项事业，便是一辈子怀着希望，无论做多少好事，具备耶稣基督的圣经多少优点，最后才得到天国的光荣。我惊讶于殿下如此伟大，我却从未听见你答应什么人或者感谢什么人，也丝毫不慷慨大方。关于这一点，可以以宫中所有的贵妇作证。当时我竟然如此不幸，我想侍候你，服从你，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你却为何不给我这自由？我已再不愿意相信这样高贵的姑娘会有偏见，谁对她尊重，她却冒犯上帝，因此，没有人会信任你了。我想我也不会再受痛苦。我要验证我的命运；我已多次验证而证实。我的最大痛苦便是无法向你表示我无限的爱情；那怜悯是你引起来的，因此，我只盼到时候不用怕便向你表示我的生命长久不了。我要时时哭泣我的不幸，然而极度的爱却又使我害怕未来的危险，那些小小的不便，在我看来却觉得会使你受到损害。我怕坏事会随着你而来，姑娘啊，因为我断定死亡将会来陪伴我，引起你的痛苦，而对我来说，却不过是远离你的光辉形象，记住你的音容笑貌，受到你的拒绝而已。如果这些过去，便将遗忘一切。我很满意我看见过你怎么怕羞，总是口称原谅，记起你最后的话，别将黑的变成黄的。我为你而痛苦，也曾经对逍遥寡妇和埃斯特法尼亚说过我的痛苦。如果由于我是一个外邦人而你了解错了，或者我有什么过失，也请你按照骑士那样对待我。我离家时怀着无限的爱，一路上一直感觉到它，那便只是由于皇储殿下。我不求其他，只

求怀着希望走进这个房间，使我的痛苦有所缓解。”

皇储听得不耐烦了，只好打起精神，又开口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百一十一章

皇储给蒂朗的答话

“真是缺乏见识！你以自然的天赋，想要获得高贵的名声，结果却做了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用你的手，用你的力，想进入我的房间，而且当着这些贵妇和姑娘，难道不是妄想？既然你会以巧嘴滑舌这样说话，我就有耐心的耳朵来听。我答应你相信你，就等你做出一个好模样来。”

正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皇帝走进了房间，看见他们说得热闹，便动问说些什么。皇储回答说道：

“陛下，我们正在询问统领，他讲得很清楚，什么叫信仰。他正在对我们说呢。”

统领不等皇帝再开口，便急忙说道：

“陛下，吾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命令我们要相信书中所讲，都是真的，是纯洁的信仰，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我们便是在这种基督教的信仰和规矩之内生与死的。如果违背它，便是异端，便要剥夺神圣教会所给予的一切幸福。因此贵妇们和姑娘们都该知道保持她们的信仰，不能破坏，否则将被驱逐出教，死后也不能葬身于神圣的土地。”

皇帝加强口气，回答说统领的话说得对，句句是真理；信仰破坏，是件严重的事情，对于男女都一样。但是他如果当

真得知蒂朗与他女儿谈论的是什么，他便不会称赞这些道理了。

皇帝拉着卡梅西娜的手上楼去了，谁都不许跟着。他们是到宝库里去取钱交给蒂朗，让他带到军营去的。

他们上了楼，蒂朗留下来和姑娘们在一起，回想起皇储说的话，这才明白逍遥寡妇知道了他的秘密，他说过的话。蒂朗想试试能否让她听从，便亲切地开口对她说了如下的一番话。

第二百一十二章

蒂朗向逍遥寡妇以及其他姑娘讲的道理

“想到未来的危险，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如果那位全知全能的人失掉了智者的悟性，他便无所作为了。对于不幸的人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回想起从前的幸福。因此，我也回想起以前冒犯了皇储殿下。我知道她为何抱怨，说她的爱情在我身上不起作用，因此我的过失就没有道理使人相信，作为我的话的证据。我的灵魂想要找到安慰，能够表现出我真想为殿下效力，让她殿下心里明白我值得她的爱。至于你们众位，应当正正当当地结婚。在此地，我的亲属，也是我的姊妹埃斯特法尼亚，她有许多家财，我还想给她更多。至于逍遥寡妇，她等于是我的思想的秘书，我要给她一位公爵、伯爵或者侯爵作丈夫，也给她许多财产，让她满足。你们众人也都会富有，例如普拉塞德米维达以及其他诸人。”

埃斯特法尼亚为自己也代表众人向蒂朗的好意连连称谢。

逍遥寡妇对埃斯特法尼亚说道：

“你为你自己致谢吧，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谢他。”

她转身向着蒂朗，和颜悦色地说出如下的这番话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骑士蒂朗　　（上册）
作者＝（西班牙）马托雷尔　　加尔巴著
页数＝５０３
ＳＳ号＝１１４３０５０６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８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